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三四冊目次

皇明通紀集要六十卷

〔明〕陳建輯
明崇禎刻本

江旭奇補訂

.....

一

皇明通紀集要六十卷

〔明〕陳建輯 江旭奇補訂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通紀集要序

治天下有本孝是也昔

舜曰大文曰止武周曰

達皆於是而造其至也

後世不能徒標仁義道

通紀序一

德之名而去上古淳風

遠矣臣旭奇一介經生

七科不售無以仰答生

成淹忽老矣幸遭

聖明御極

宸駕臨雍乃得恭進孝經

以上襄至治蒙

恩嘉納寵錫一命之榮且

因是而

勅諭各省直督學諸臣首

通紀序二

重孝經

王言渙汗一舉措而普天

士子莫不津津誦讀荷

歟休哉亦足以贊揚

聖天子之孝治矣然孝治

天下又有本法

祖是也如徒勤繼述之心而

不克盡憲章之實孝猶

末也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驅逐

通紀序三

胡元而乾坤再開無論

大經大法皆酌古準今

定爲畫一之制以垂示

無窮卽片言之

謨一事之

裂荷尊而行之治天下有

餘裕兼以

文皇帝之峻德成功則天協

帝故紀綱法度益修而

益明也嗣後

通紀序四

列聖相承卽間出

睿思以求盡美要亦不過

於禮樂刑政間因時制

宜以裁成久道非別有

治術也故至今二百八

太祖

十年天下享平成之福
此豈後聖之聰明不及
前聖哉蓋

太祖當開國之初身歷兵荒
窺天人者深閱世變者

通紀序五

熟且一時從龍輔佐非
名世則大賢故立法精
詳垂

訓簡切允足莫安

社稷於億萬年無事也後

之

聖子

神孫卽聰明可以驟帝馳

王然當此太平世宙何

所用之惟有躬已南面

通紀序六

以守

二祖

列宗之成而已爲臣舍此而

別曰致君堯舜謂之孝

治可乎善乎先臣張居

正有言曰遠稽古訓不
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
王不如家法之易守臣
因是而有感於今之學
士大夫矣咸思誦古而
不知法今考之經傳無
不萬言立對及時事小
有所嘗輒茫無所措此
無他耗心於帖括陳言
而於

祖

宗之家法近事未之深究

耳臣自叨轉以來需次
閒居感

聖恩難報因將

國朝通紀諸書潛心參閱

謹采其有資治道者集
成一編以補孝經之用
今

聖天子純孝格天勵精圖
治大小臣庶夙夜在公

自乾惕率繇輿

祖

宗同歸一揆况臣衰病不

敢再瀆

明廷然海內好學敦倫之

士當咕嗶之餘力行之

通紀序九

暇誠能於

祖

宗明訓精心講求未必非

化文章爲經濟收行誼

作真才之大關鍵也故

謹梓而與天下共之冀

真才倍出而仰佐

聖天子之孝治齊舜文邁

武周則臣前進孝經之

涓滴微忱藉此而更益

一塵矣

通紀序十

奏書臣江

旭奇

謹序



皇明通紀集要

凡例

一國朝明良相繼聖謨賢烈超軼千古在朝在野津津紀述者不下百餘家雖識大識小均足仰贊一斑然編年敘事義理詳明當以陳建通紀爲得體第草創之初不無蕪漏今爲廣採諸家而合訂之汰有餘

凡例一

補未備或者繁簡爲庶幾耳

一通紀自洪武起至正德止今復採諸家以嘉隆至天啓五朝續焉庶成全紀以便觀覽

一諸家紀述甚廣不能備載惟擇其有關風化可資治道者錄之其餘常儀細故俱畧去

一元死節諸臣應載元史茲一槩不錄惟國朝崇祀及褒揚者載之

一朝臣有賢奸政事有美惡然據事直書是非自見不敢妄加揚抑以滑公論惟於至善至美處謹用圈點標識之以寓贊揚微忱

凡例一

一國家治亂之機禮樂征伐等事與夫嘉

言善行凡足爲當世鑑者識標出以惕觀感兼以備策論之用

一隆萬以後政事多存章奏今雖刪繁就簡然止就原文而裁取之未嘗際括其詞以備史權或失紀事之體所不計也

皇明通紀集要目錄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至丁酉十七年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二十七年吳元年止

第四卷

皇明通紀八 目錄

戊申洪武元年至二年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戊辰二十一年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甲戌二十七年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止

第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止

第十二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三卷

皇明通紀八 目錄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午十六年止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庚申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八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止

第十九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止

景皇帝紀

第二十卷

庚午景泰元年至丁丑八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皇明通紀 目錄

第二十一卷

丁丑天順元年至甲申八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二十二卷

乙酉成化元年至甲午十年止

第二十三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二十五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七年止

皇明通紀 目錄

第二十九卷

乙丑嘉靖八年至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止

神宗顯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辛巳九年止

第三十五卷

壬午萬曆十年至丁亥十五年止

第三十六卷

戊子萬曆十六年至壬辰二十年止

第三十七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甲午二十二年止

皇明通紀 目錄

第三十八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丙午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九卷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至壬子四十年止

第四十卷

癸酉萬曆四十一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光宗貞皇帝紀

第四十一卷

庚申泰昌元年盡八月止

第四十二卷

泰昌元年九月至十二月止

熹宗哲皇帝紀

第四十三卷

辛酉天啓元年正月至二月止

第四十四卷

天啓元年三月至五月止

第四十五卷

天啓元年六月至九月止

第四十六卷

天啓元年十月至十二月止

皇明通紀 目錄

第四十七卷

壬戌天啓二年正月至二月止

第四十八卷

天啓二年三月至五月止

第四十九卷

天啓二年六月至七月止

第五十卷

天啓二年八月至九月止

第五十一卷

天啓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止

第五十二卷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至十二月止

第五十三卷

甲子天啓四年正月至三月止

第五十四卷

天啓四年四月至七月止

第五十五卷

天啓四年八月至十二月止

第五十六卷

丁丑天啓五年正月至十二月止

皇明通紀
目錄

第五十七卷

丙寅天啓六年正月至四月止

第五十八卷

天啓六年五月至八月止

第五十九卷

天啓六年九月至十二月止

第六十卷

丁卯天啓七年正月至八月止

皇明通紀集要卷一

東莞 陳 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太祖高皇帝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先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穎州人劉福通、徐州人李二、新州人羅田、徐壽輝等起兵攻陷鄆、縣，天下大亂。自胡元人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即位日久，宴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蠭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

皇明通紀卷一 第一節 高皇帝

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順帝、徐之兵起，初樂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復詭言明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遂及陷、穎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遂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

高皇帝

皇明通紀卷一 第一節 高皇帝

太后陳氏徙居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次王，次肅，王次臨淮王，上季子也。先是陳太后夢一朱衣神，佩紫如龍，燁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縣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取河水，濯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幃，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御膳，將餐，忽灼燦如燄，家人焚火走避之，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道一僧，詢故，因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

不飲至正四年甲申 上年十七時使早疾父等三
兄相繼病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
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 上乃遊江
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怠
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隔麻湖中遇群兒呼迎聖駕叱
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時元
政不綱四方兵起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
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
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亦洶洶不安其豪
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上乃祝伽藍神卜笑得吉遂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三

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謀執見子興子興見上
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卽命往往
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宿
州閩子鄉人也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禍定遠
與子興爲鄉到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公謀還宿
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子興撫如已出馬公尋卒
子興爲女擇配以帝孫達有智私宏配之子與妻
張氏曰今天下大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聚傑成功業
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之卽
高后也 上在甥館湯和愛心推明爲萬夫長上

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候與交備酒酣踞上備陳
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
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
公耳安謹事之後以女入侍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道去趙均用彭早住
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 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
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
據濠以孫德崖等爲已用趙稱承義王彭稱淮王
一日執元帥囚於獄 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四

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人釋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

春 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
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
人率先歸附

五月張士誠攻陷高陵又攻陷興化縣卽入據高陵
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俊整器量恢豁第國勝美貌長
軀勇毅多智兄第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韓滉兵
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

是遇 上尋地至妙山國用事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
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但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
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俸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勝又字宗異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上大喜遂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
盡餽餉甚見親信 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
皇明道紀 卷一 高皇帝 五
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策策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室見其失務協諸將以成
功無效彼所爲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
時滁州合肥人吳德沈爲少言笑勇畧過人遇亂聚眾立寨保護鄉里復爲千戶至是率所部伏謁 上
命領前鋒
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儀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酋降其衆

上兵取滁州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衝上橫衝其陣而退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
滁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 上喜其才勇卽命爲帳前先鋒
見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難與 上失焉文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幸父隴西王禕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 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皇明道紀 卷一 高皇帝 六
上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卽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養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爲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滁州上以二人膽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上多死早住亦死均用專據滁州狠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肅整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游水日三潮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操兒
法演操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舞真善妙法
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舞真爲大元國
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君臣宜淫而
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視日外間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又進臨肝貽兵勢益振元主乃
留脫脫總制各省軍馬討士誠於高陲大破之士誠
突圍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陲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
皇明通紀卷一

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請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
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王意少解欲遣使將平兵
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
弗吉爲辭王乃召上將其往亦令禱神上曰事
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往與敵再戰
卒元衆斃元兵每日暮攻敵重圍復去明日復完壘
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上以計給之乃飲兵
人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戲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
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黃輝女居前丁壯翼之徐

引而去遂還滁陽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設伏
調側令再成伴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
兵大敗滁城得完

虹縣胡大海來謁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
合用爲前鋒

濠州孫興祖王志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奮猛有
智謀二入年皆十九

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
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邀上仰與偕往畧無難
意二子喜其隙計迫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大
皇明通紀卷一

者有所見少頃勒馬仰轡因罵二子曰如此
不夫矣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道爾

害我于駭汗夾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尊敢如
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

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
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上問其意

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
日月麗天附骨插鬚聲音洪亮不可言受命應在
千日內道人姓張諱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
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入授以太

極數學時天下大亂，兵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去，違則囚壬寅，上率師下豫章，因召中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庶舍殞爲火，盡燒柱亦爲火，燬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日，當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當遇泰與敵戰於康郎山，沒其勢甚危險，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初皇明通紀八

卷一

十一

豫章受圍，上問何日解圍，中曰：「當在七月丙戌及庚子。」乙酉，益日官斧曆是月差一日，實辛酉戌解。上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稍介，寡與人言，嘗戴

銀冠，人因號曰銀冠道人云。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

正月，潞師乏糧，諸將謀所向。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與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後，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散。前約再成候

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眾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縱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還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棄夜遁去。遂據其城，先是子與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謀於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上令合潞三門兵於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人叱使膝行以見。子與論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上問子與曰：「兵出

卷一

十一

皇明通紀八
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懼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與猶未知和州已拔命。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上乃入，擲定城中報子與，遂脫。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掠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潞來，多掠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家家得

完民大悅

定遠人茅成和州舍山人仇成來歸二人驍勇有膽畧上皆留置麾下

上與張天祐等議分號和陽城計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御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絳住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時濠州舊帥徐德盛之弟徐瑄與和州同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與德盛有隙聞之入怒瑄自滁來和德盛聞子興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盛留後上遣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徐軍與德盛軍圍德盛爲子興所執上大驚亟呼耿炳文與祝策騎欲迎德盛軍先發在道者忿著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盛第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以出德盛於是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盛去既而徐達

等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上統其軍

皇林兒立

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收元龍鳳道人至和陽檄滁陽之子郭某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上爲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

虹縣人鄭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衆分出戰必挺身破敵咸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兵總管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濠州懷遠縣人童遇人家貧遇年十一歲其父所習愛其驍勇力過人狀貌高偉年十三歲其父所習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衆日事訓練終必無成聞上駐師和陽兵有總律恩威日著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兩隊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鳳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源通源通淵通伯仲與其弟廣合肥八張德勝葉井無爲

人桑世傑和州舍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寨以杆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蘆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聞上駐師和州家傑獨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率舟師來歸爲君弼梗道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訓李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弼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始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關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營于游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進退不安等以小舟與我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湖若洞台大由池河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從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西驍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軍聲大震上遂定渡江之計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舻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上督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郡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督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衆安民何

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窺伺止用昇計籍鄉兵悉稅戶朱成英文通茶仇隆等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備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譴然太平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攻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

合肥人楊瓚率衆歸附。瓚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
草。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衆
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相魯灰等以巨
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塞民兵元帥陳瑄先
則以衆數萬來攻太平。上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
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繇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瑄先
腹背受敵。大敗。遂擒瑄先。上釋不殺。與之語。瑄先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洋曰。生我謂何。上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

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人附。爾既以
豪傑自負。必欲試其機。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
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瑄先
海牙阿魯灰等見瑄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
駐谿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瑄先初意
其衆未必從。故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
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
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瑄先

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殺之
還。瑄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
爲報書。上知其詐。以書報之。遂進攻集慶。元帥張
天祐等至方山。瑄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
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瑄先追襲
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瑄
先及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瑄先。乘後
擊之。什地攢槊刺死瑄先。

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陳瑄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管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師結寨采石。礮聲相望。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丙申 元至正二十六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皆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遁。

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上率諸將進取金陵。諸軍水陸並進攻陳

兆先。管而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

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

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之宿衛。

環上而寢。悉屏人於外。獨留焉。國用一人。附侍

卧榻側。上解甲酣寢。遽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

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陳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援棚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爲民除亂耳汝等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入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上嘉福壽之忠命爲棺衾以禮葬之。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十七

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新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冠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潞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士多效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破其料館等處茂才始收合潰散暨塞於天寧州。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鍾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爲主今日展換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

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經軍士之過欲實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軍諸將浮江東下。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輒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一八

六月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彭德李實如黃瓜

先是有童謠云李實黃瓜瓜民皆無家

諸將奉

上爲英國公

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

行中書省總吳國事

遣使聘

龍江泰

從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爲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令兵亂

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泰元之者才器老成人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還報

常帶老本
在而不死

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奏問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

爲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

定遠人王弼率衆歸附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於三臺山以自

固至是率所部來歸命宿衛帳下

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

檣稱名號遣將進據昆陵

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司

皇明通紀

卷一

十九

牙倫與弟士誠俱以公選夾帶私鹽緣爲奸利

資性輕財奸險頗得衆心已之夏士誠因

郵稱至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破元

主聽信讒言下詔脫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

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江及鎮江常州

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爲勦敵

上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錄通州遂有吳郡

昔鬼意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

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睦保境恤民

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致於交

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

軍於龍潭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

誦許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常速出軍攻毘陵

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

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上復遣兵

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

應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

達曰張九六狡而善戰使其勝勢不可當當以計

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

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

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

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日棄

營有謀士誠隱諸郡九六力爲多旣被擒士誠氣沮

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

以謀我乃諫之

十月丁亥上第二子生

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

將湯元帥以歸士誠餘是氣益沮乃奉書請和願歲

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兩以爲犒軍

之責。上復書數其開募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願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圍西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西守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虎迎戰敗之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

皇明通紀八 卷一 高皇帝

三月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花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紮與戰

上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擒其元帥朱亮祖屬縣太平旌

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克祖蘇州六合人初爲元募兵元帥克太平時亮祖來降上喜其勇賜金帛

俾仍舊官亡何復叛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千諸將弗能當至是被獲縛以見上曰爾當何如對

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

從征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胡良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通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每寇至輒破之

七月郢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拔其城

皇明通紀八 卷一 高皇帝

八月張士誠襲受窘辱乃請降於元元大討之衛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上命舍人李文忠策應合兵攻破其城既而僞平章

陳友諒發兵寇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冬十一月上聞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瑄以其衆降上命

悉徙其妻子將校至建康賜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奄至徽寧時
徽州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
甚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
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
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皇明通紀集要卷一

終

皇明通紀人 卷一

高皇帝

二三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

東莞 陳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以康茂才

防顏犯民廢耕釋故設管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

利今軍務實股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

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

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

館舍迎通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

付任之意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命廖永安尙通游奈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游

寇梁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前陣

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

回馬駛涉倫梁瑞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

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掛遂破苗僚於昌化

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焚

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賊何患不富貴乎衆

咸奮勵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嘉授文

忠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廖永安樂將嚴新破

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樛水陸奄至文忠出青大敗

之復取所斬俾賊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進走

十月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

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

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

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

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處

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

之永安不屈囚之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

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民間

豈無武勇之材宜稍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

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太平有

功者一體升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

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萬兵

千農之意也

時羣雄割據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

謀取浙東胡大率兵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華府

不下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

之功。瑛曰：如此，實帝王之遺天下，不難定也。上喜，即授博士，留難，參預謀議，未幾，以木平爲股肱，郡命瑛爲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縲縲蔽江，僞將蘇同侖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蹀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千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餘人，殺溺甚衆，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間道，嚴其援兵，於無錫，銳氣殆盡，自是敵兵不皇明通紀卷二

敢犯境。良歸，不敢涉大江，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以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美之。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上遣使往慶元，命其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開爲質。

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交背，終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開而遣之。

金華民獻能詩女子，上命誅于市，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費賢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欲寇青陽石埭等縣，金院張德勝復破走之。

上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皇明通紀卷二

衛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衛甚人，多智術，石林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爾宜與同，會常遇春同心協力，攻開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

四月，張士誠遣李驪張使常州，吳良擊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時，上親征浙東方憂趙賊剽劫，開捷大喜。

六月，上自金華還建康。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吳淞山
定海州

會廷王
丁華

陳友諒
趙普

七月 上以無爲州逼近肘腋命元帥朱文瑄秦友

諒率兵進攻克之

八月徐達克滑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

張士誠侵常州吳復敗之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

綢繡并衣一襲名馬一匹

俞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殺于陣

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主小明王走安豐

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今趙

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皇明通紀人 卷二 高皇帝

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

開心懷疑求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

通數術善畫策普勝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

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謀達普勝果疑客客假道來

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

往友諒所說以開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

自言其功俾伴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

歸于我者及是憤滑山之欺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

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取再進進取處州

卷四 田宋
王天壽
李天壽
王天壽
王天壽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恭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

知天命有在過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

普褒嘉之

時福寧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

請降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

皇明通紀人 卷二 高皇帝

以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辛子

誠幼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

我爲天下用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諺以時

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制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

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一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

以春我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

每以剛方不合授坊主常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

映湖水時曾通原字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

將分韻賦詩蓋獨歸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

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
 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恐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
 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寄之方國
 珍反屏上憲省復舉基為行省都事旋以議討方氏
 屬管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為乃棄官歸
 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基間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
 念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
 天命將有歸于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州府
 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所能耶適
 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九

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
 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朱濂治民之才不如
 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
 舉司提舉造世子受經以濂琛並為管田司僉事基
 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
 初友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過之文遜戰死
 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

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餒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
 罵曰賊奴爾縛吾生必滅汝新汝為庸也遂奮躍
 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達殺五六人復罵曰虜
 非吾主敵也肩不速降賊怒射死之妻邵氏生一子
 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邵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
 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
 無後要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邵氏即赴水
 死侍兒孫氏收邵氏屍瘞之抱兒逃為僑漢軍虜之軍
 中惡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屑漁家鞠之僑漢
 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啓登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上

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
 裔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
 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遂父老號雷老
 告之故與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
 實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
 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陳友諒欲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
 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併竊乃使人殺壽輝遂
 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收元大義軍
 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偕大

關聖廟以
道士心
天聖後集

賊聲言東下建康聲動武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
氣欲奔韓之賊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米晚也劉基
獨張目不言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
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
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
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
也上深然基策
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使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
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
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建爲所
皇明通紀卷二 高皇帝 十一

何爲里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爲久
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被此虜則庫寇騰
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閩者持書索小舸徑至友諒軍
中友諒見閩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
江東橋又問橋如何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
歸語康公吾卽至則呼老康爲號閩者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
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命馮勝常遇泰率三萬人伏
于石灰山側徐達等軍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
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於盧龍
皇明通紀卷二 高皇帝 十二

山今城嶺令饒黃檝於山之左側赤檝於山之右或
曰寇至則舉赤檝取黃檝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
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兵禦之
特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進退
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
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閩者之謬卽命第五王師
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棚其勢甚銳時
上云晝中張益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
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
雲衆莫之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檝舉上

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鼓鼓震黃戰舉楊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趙舟位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翰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棹倒山江海龍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上曰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一三

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吳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遂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僞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兵搗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位帥兵往過衢州都事王愷止後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舢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獨先解驛矣大海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爲廣

信府

七月 上第五子生

遣千戶王時齋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僉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

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欲奉五朔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

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謀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上曰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十四

不候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矢一條令自盡招其弟康僉行樞密院事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數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

甲申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

己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

丙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先是上遣博士夏煊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禍基干至誠禍生干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虎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調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卽率師鏹

卷二

十五

霍溪所進德濟開援王弼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宜慰王漢二上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支諒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

上親征
文粹

三

八月 上親征陳友諒 上怒友諒悖逆決意伐之
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過流而上至安慶先
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

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爲
宜輕拔江州今九江府領其巢穴上從之長驅過

丁竹居
序

小孤友諒將丁督郵迎降抵江州五風友諒始知之
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棄于夜奔武昌我師遂

而下
克江州

推諭江
諸郡
明廷瑞
將約降

克江州乘勝進抵新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施師
攻安慶下之傳有德平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
冠時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
車衆降用爲將

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兄江州已被遊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養止若干車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坐胡床

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

卷二

二

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勢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過蘇蘇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常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降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拔此之分此吾特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梁鉉彭指揮諸八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彼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以北

孫元初

孫元初

孫元初

功績茂著，雖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

待之如此，况如是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

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廷瑞得善遂

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

我師克南康。

偽漢餘千守，將吳宏建、康守將王浦、卽王漢二兄、袁

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

已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

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拒之，克明欲援師以救我，聞金

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

愈，明通亂人。卷二 第二十五 十七

降愈察其非誠，掩甲夜趨比且入城，克明單騎出走，

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

掠撫州建康等十八縣印詣降，愈留克明軍中，令其

弟志明還新淦，啟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

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

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

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

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取炳文閣守

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亟

遣常遇春援之，伯昇棄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正月，朝廷瑞既降，上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朝廷

瑞祝宗等俱迎新城外，上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

昌王溥餘千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眾來見，寧

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

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臺于

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

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人民得保

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

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

皇明通亂人 卷二 第二十五 二十八

甚苦之，今吾悉去其戢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

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

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咸悅。

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泰政、胡大勝，李

文忠聞卽率兵馳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

金華撫安其民。

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

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晉雲，時二郡賊煽

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穀懼其合劉基、丁母

憂，回卽迎入城，一夕定之，蒸發善金處屬縣，諭以固

字所部何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壁奉命往感
起發苗軍中途聞幾驅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
朱絢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
拒戰于剡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

三月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萬圍諸全諸全
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

無以應援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張榜于賊境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

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暨。勦捕賊。見勢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一
九

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相蹂踐

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

上既定洪都乃率胡廷璠等還建康

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于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施口。聞變。旋師赴之。宗

尋敗走南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

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上同起兵濠梁遇待

平章面議
與趙鼎相
餘作覲

契不與之
俱生

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銳銳心常憤憤出怨
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薛伺間
作亂至是帝開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
欲爲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
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帝召榮
等西詣之具伏帝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
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
榮等凶悍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于主公將害
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
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卷二

11

元擴麻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上常遣使還好旣而察罕亦以書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懷璚代

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宋鞍

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

安封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

軍兵立時以禦外寇之東敵明之至是來歸之土聞其

帝兵員固平兩開丁
 羽兵二部月餘夕完
 見望而六觀望其
 丁等十

工進于前。文事武備。王則寺百。韓文。立。不。其。命。爲。

沿淮行營參政將兵從征同增有轉頭者亦聚衆千

人立梟桿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江淮

行省平章

癸卯元正二十三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大夏

改元大統

二月上初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唐

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

國之本在于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

荒蕪兵食盡資于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

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

未能盡觀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王千餘石以給

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

其故可謂令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

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除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

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上怒其叛國事召再興責

之命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

再興懷怨遂執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是紹興陸以

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

賊于義烏擊破之陳勝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

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

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

成樓櫓濠塹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

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

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

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

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

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各號不正宜先伐之陳

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上遂

伐陳氏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爲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讀其編歲日使乃

作大戰鑑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坐鎮而來自必必

勝之計是月王成聚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

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

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

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街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

殺傷甚衆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

其僞將金指揮擄戈直前德勝等弓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

其平章劉昭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

大正等不
地無聲
無所死

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善曉
江間知趙天麟等拘于城下文正等不為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延城至東門敵發數弩中其腰
臂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趙德勝既死南昌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
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執拾
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
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拾命王於城下殺
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
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盡止半月始達建康

皇明通紀

卷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友諒曰文正等雖虛而戰固
絕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臣等將不利用師久乏糧
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
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
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實貴
子明得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
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撲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
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
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大湖口是月丙戌

非火攻不

皇明通紀

卷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
戊子合戰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
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
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通
膠沙常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
援舟驟邊水湧上舟遂腹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
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同守建康明
日巳丑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遇
鎮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于仰攻往
往退縮上不憚親執旗旛四麾右師少却上命斬
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以彼
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
不可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
置火藥其中至哺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
數百艘烟焰障天友諒弟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
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通海及郭興
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
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飄而
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

以金木
紀日庚

敗永忠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溺而遂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上以普遣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計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昔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候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讐，我自破公江州，遂蹂躪黃陂、沔之地，固舉龍興，與君也。十一郡倉為我有，今又不皇明通紀」卷二 高皇帝

悔復起兵，鑄院困于洪，原南敗于康山，殺其弟廷珍。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地天理，憐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寇。帝常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命通海與眾議曰：「湖木有淺處，舟難回旋，不利戰。其若入江，據敵上流，役舟若人，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于上，請移軍于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火勝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水陸結營，立湖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候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統江下流，欲

友諒中流
矢而厄

張定遠復
至黃陂倉

錦禁江逃回。上慮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胸，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遠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

初，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安，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南昌，上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者雖多，惟友諒兵勢強大，號稱巨敵，既敗，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于危，而後安。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眾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眾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

與友談塵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
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側舊舟忽為敵砲擊碎矣
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凡三十餘人
時有肩輿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
長舉錯謫謫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
陵上每出顛必前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
首詞上厭之命沃以旒酒顛依極多終不醉曰公
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待薪殿之火息殿視正坐宴
然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提鏡諸僧良不堪月
皇明通紀卷二 高麗書本 三十一

猛作條忽達小孤上諭衆聞顛言輒來白至馬
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前行損人衆上聞之
怒令顛去投之江久之衆與偕來上曰何不死之
衆曰顛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飾
承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你殺之
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
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
張士誠稱吳王以其弟士信為丞相
九月上班師還告廟飲宴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
永忠及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皇明通紀卷二 高麗書本 三十八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

東莞陳建輯

太學江旭奇訂

甲辰元正二十四年

位上即其至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
九乃率諸臣奉上卽吳王位建百司官屬

二月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
之城東有山高冠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
此傳有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
鐵山崩後陽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泄

僞漢陳同食驍提善禦馳入中軍帳下上方生胡

皇明通紀卷三

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

應手顛墮

僞將岳州張率兵來援至夜蒙山我師敗之擒澄

張及僞丞相張必先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

陳理使陳理銜壁肉祖率張定邊降上憐之命官

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兄府庫儲蓄令理自

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饑

困命給粟賑之

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景爲參知政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鎮金床進上親之謂侍臣曰

此與孟昶七寶溺帶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
知矣陳氏父子雖奢極後安得不亡卽命殺之

三月上還建康封陳理爲歸德侯

句容儒士戎簡見上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

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

亦費力多矣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

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

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復必死

關殺傷多矣吾故緩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

彼何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六

皇明通紀卷三

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者生靈獲全

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

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

司

以劉基爲太史令時僞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士

誠及平定南比次策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

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上謂中書省

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

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

建寧志
祠于南昌

建寧志
祠于南昌

建寧志
祠于南昌

將臣韓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所以崇報于是中書省以死事之臣韓成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敕贈有差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親爲散騎舍人

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有十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九月 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七海趙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

聖明通紀卷三

門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追授光祿大夫柱國江准行省平章事楚國公

設起居法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曰侍左右記言勸時漢僞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 上以手書諭鄒愈

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授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既而復

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享爲副討之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陵山寨遂進攻贛州圍

建寧志
祠于南昌

建寧志
祠于南昌

建寧志
祠于南昌

之未下 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奉謀遇春
瑞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
瑞困處孤城猶能貪財豈能逃遁但恐破賊之日
殺傷固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謂國家用二
則可謂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
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
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
前克湖廣崇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
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上命時天瑞拒守益
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

聖明通紀卷三 南皇帝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庚辰 天統三年

正月 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
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 上褒諭常遇春等

曰子開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
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繼非偶

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
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所嘉

二月 日旁有一星一月

傳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圍諸全胡德濟堅守求
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

人聞道諸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避以俟。大軍文忠曰：衆寡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若夫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爲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嘆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卽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聲震天地，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還指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燼其營落，俘韓謙等六百餘人。其僞太子僅以身免。

時江西湖廣皆平，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德被擒，餘皆退。使奉書欲來歸事漢，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有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著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諺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

聖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人言

上待士之誠

金明通紀

聖明通紀

時上欲先取兩淮，乃親討將士，命將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遂者亦勇，故士皆銳。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弓馬不素習而彼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日：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與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六

上覽書喜，召世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冀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上待士之誠。

四月命處州總制蔡瑄、胡琛等討陳友定。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胡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阮德榮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擄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

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聚果收沒琛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上痛惜之追封歸雲郡伯上命遇春帥吳復得有德等取安陸及襄陽論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鄧愈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過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堤使所築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遠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就亮遂克其城遇春表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已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葉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殺八百餘石元餘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

湯和帥師擊江西湖盜姚大猷斬之

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

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曾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蕭德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命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遇欲分我勢非有大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六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易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

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人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駝沙汭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祜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殺士卒二千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濟竟無擾亂良為之得赦也

禁種稷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右有二年軍國之費

使民得
養生

爲夏上明
子孫立

上帝降
元年降
聖書降

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賦私所
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農因民造酒靡費米
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于民
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
得種秣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
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恩等
各以蒙古所授宣敕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僞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
母彭氏同聽政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九

命韓政等進取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爲
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上命李善
長以書招之不從上曰濠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爲
張士誠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上卽命韓
政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能支出降

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六月元徐州守將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
徐宿二州來歸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卽先
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上嘉之命爲江
淮行省恭政仍守徐州

諸書古今

爲孔子
爲此之師
僞夏主明
外道使不

卜地于
山之陽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上因
謂待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子後世吾每于宮
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與治國之長規孔干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
挾書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上覽而嘉之遂
爲取道伐蜀之張本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上累文祭之
辭極哀痛後祀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招建康城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旦周
開五十餘里
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群臣謂曰
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
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
張氏驕橫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
伯昇呂珍之徒皆醜醜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
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蔡軍輩迂濶壽生不

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幸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
 可計日而定 上喜顧述曰諸人局干所見獨汝合
 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備閱士卒擇日辛亥命
 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
 士誠 上御戟門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
 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羣雄西有陳友諒
 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戒乎二人
 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
 不過貪富貴割據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
 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頗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一

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
 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
 妄殺戮毋發丘壙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妻姑蘇城
 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
 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
 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
 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 上問諸將曰爾
 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逕吳者必覆其巢去巢
 者必蓋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
 勢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而取吳張天驤濟原明

徐達

等皆強硬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寧虞天驤輩
 俱能必併力敵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
 驤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其若出
 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疲然後移兵姑
 蘇以取之

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偽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
 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
 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
 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二

我師之背常遇春據有長興大港入結營東岸復
 出敵背日填塞溝澮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
 義親亦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其
 船大敗之其巨太子及呂珍朱選等以舊館降得兵
 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
 餘珍過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命將李伯昇
 及左丞張天驤率城降
 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
 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鳳歌
 天瑄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

民不知者
更事也

其全城歸順杭州守將爲平章潘原明遣員外方
計緩我乎。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遺秋毫無犯。杭雖
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
其誠，引入卧內，歡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
歸原明，遂封府庫，車馬錢糧，乃執首將蔣英劉雲
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
一卒下，借民金卽殊以殉。繇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
更事，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上以原明全城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一三

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
畫像，刺蔣英劉雲心血以祭之。

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
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于鮑魚口，遂進圍城。達
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
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監弓弩火銃于上。
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着物糜碎，礮聲着人皆死。城中
震恐，士誠雖屢出兵挑戰，然忽忽計無所出。時指揮
茅成軍、葉門徐達督攻，門上誠兵出拒，戰成率先
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上痛惜之，遣封東海郡公。

民獻奉
畫像
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奉酒香花迎降。緒
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東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
僞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
聞風皆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殞。
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
其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
命去之。曰：昔堯之時，崩茨土，增采椽，不飾，可謂極陋。
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
小則生靈
林兒殞
建立宗廟
社稷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四
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惑心一縱，亂絲是
起。宮嘗謂珠玉非寶，飾飾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
何必極雕飾以殫天下之力也？旣而新殿成，制皆朴
素，命博士熊鼎題爲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
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
多費繒書，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不愈于丹青乎？
時有言稱所出文石可以築地者，上曰：爾不以節
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
之勞，况遠取大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勅
協力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

增修禮樂
一宗廟雅樂
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

樂舞之制

下詔禁文頌美之辭。上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邇觀臺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固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遺。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上遣使以書遣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

聖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五

上世閣下克虎其功，且以戶與章書致禮，而來使子助，即興起用，遣江河致禮，同往爲祭。其爲生者慶，勿非無故也。今江河去而不還，子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統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統其統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衆，所慮者，朕思道操柄于遠，閣下思齊抗衡于泰，關合寶之兵，蓄變於肘腋，上信之與，生微于延部，恐閣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聞，坐使諸

命免太平

結禍猶一發首尾莫能救，此際爲閣下憤，所以數四遣人率書檄，轉致是乎？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僅卽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瑄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母，胎後悔。

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謬中，皆皆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衆，蓋因久雨兵革，生息未遂，管之燭熟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爲人上者，同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雷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免免，少駐民力，省臣傳獻，對曰：僮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其發政施仁之本也。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管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其租糧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念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聖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六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佐義，舉義舉義，舉義所以克

集大職肇序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侃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過絕亂界消靡羣

多可便宜行者而謙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祗獲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

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一七

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川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

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

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

必三年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簡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別身有

差

俞通海既敗張士誠兵于滅渡續復提兵桃花塢勝

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歲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皆下淚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則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五月初 罷翰林院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十八

六月天不雨 上甘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子以天旱故率者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得時軍中所需蔬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上曰

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饑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減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

免民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 上仰皇帝位 上不許善

長等力請曰殿下起稼梁不附民土遂成大費四方

諸臣勸 上仰皇帝位 上不許善

長等力請曰殿下起稼梁不附民土遂成大費四方

聖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獻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咎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安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至亡滅遺譏于後吾豈得更自顧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弄權不繇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黜二人面云好狡百端詭譎萬狀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九

張士誠被圍既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常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不決遇春撫王禰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禰應曰諾即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渚潭其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勢窮

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蘇州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詣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

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堅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而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殘僕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二十

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畫謀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放論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從自苦耳且公不開陳友諒乎踰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糜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

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
公特潮州援潮州失麻興授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
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忠生
粹有變從中起者公此將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
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
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
不失爲萬戶侯況肯許以資融錢假故事耶且公之
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
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
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饗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三十一

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
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退春因乘勢奮擊
大破之追至城下遂築壘追之自是士誠不復得用
矣士信張帳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
方進桃宋及臂忽飛礮碎其首而死徐達令軍中築
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
傷達督將士破胥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蔡達率衆
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
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
兵降周仁徐義潛元紹及錢泰政皆降肅時士誠軍

此等忠義
附錄

大潰諸將遂囑附登城城已破士誠將使副樞劉毅
收餘兵前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
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兄兵敗謂其
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
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
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通自縊
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
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叩戶經伯昇決戶
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甦達又令潘元紹
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瞋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三十二

此等忠義
附錄

出胥門途中易以戶屏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官吏
家屬及外郎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
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上以書達神保大王
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固不肯起
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
遇善長怒罵之太祖欲令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
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
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
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顧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

今日之古

張和飲

計方國

開疆制千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各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徐達爵賜金帛有差

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華雄既平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馮勝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二十三

將之獲寶和伏誅
道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卽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果假義謀以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檣廊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爲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不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祿爲副率諸衛軍討之論之曰汝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爾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國珍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墳通遁追至盤嶼與

曹興以

哨信通

太廟成

建德府左

北取中原

取廣西

命將出師

必在得入
得在得入
得在得入

合戰敗之犬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

復命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命瑛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榮以城降進台州國瑛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乘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率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喻伯通亦降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二十四

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備命政李善長爲左相國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經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南征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安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經江南取福建胡廣平章楊瑄左丞張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荆襄等衛德澤兵衛慶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政務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

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思遇春不能勝但思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見敵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敵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即馮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有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副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其識之達等拜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二十一

命辭出

上既論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遠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誅兄至于弟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

子紀元初

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世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弃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間陝雖有數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二十六

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王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海濱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應人民未知反爲我讐輩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就

神聖皇帝
加茂四郎

立憲皇帝
明治四十四

建康浙東悉平

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至是命李善長傅祿楊憲劉基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書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三十七

奸貪之吏得以貨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宋上遂命頒行之

時方國珍遁出海島上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勦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昆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賜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平

袁州

孔希學

孔希學

孔希學

孔希學

孔希學

孔希學

孔希學

孔希學

孔希學

孔希學

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趙王宣隆進取澤州下青州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帖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學鄒縣簿孟思諒等遁見汪瑛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上出視園丘世于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大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祇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勩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以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因史直書善惡

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眾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聖哲在

爲民。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因鄒之明日，善長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威于神廟，願爲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如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起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卽位禮儀進。」上允之。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

終

卷三

高皇帝

三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

東莞 陳建縣

太學 臣江旭奇訂

戊申 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

壇內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

詣 太廟追尊 四代祖考妣皆爲 帝后

立妃 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初 上

率師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

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

分不寐時常助上規畫動合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一

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 后謂 上曰方

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

人爲本顧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

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

難保也 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爲 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苦興曰食卒蕪羹亭豆粥

津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圖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

懷煥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

孫皇后嘗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姬清

即帝位

立馬氏爲
皇后

立世子標
爲皇太子

以不殺
人爲本

人心所
歸即天
命所在

人爲本
顧者扶
之危者
救之

人心所
歸即天
命所在

人爲本
顧者扶
之危者
救之

人心所
歸即天
命所在

人爲本
顧者扶
之危者
救之

人心所
歸即天
命所在

人爲本
顧者扶
之危者
救之

人心所
歸即天
命所在

人爲本
顧者扶
之危者
救之

人心所
歸即天
命所在

人爲本
顧者扶
之危者
救之

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以李善長爲中書立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

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官官先是劉基陶安言千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一

上曰通鑑中書及都督府議像元舊制設中書令欲

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

之元氏胡人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

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克更事未多所宜

專禮師儒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

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唐同取

東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官官取廷臣勛德

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者人動有典則者新進之賢者

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

之道輔導得人各盡職能進退之木必以授良臣

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者人動有典則者新進之賢者

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

之道輔導得人各盡職能進退之木必以授良臣

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者人動有典則者新進之賢者

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

之道輔導得人各盡職能進退之木必以授良臣

皇明通紀

卷四 漢書

三

萬金之壁不以什拙工於是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
詹事府詹事兼太子少傅兼太子少保兼太子少
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兼太子少保兼
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少傅兼太子少保兼
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
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
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
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
置賓客論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

初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
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
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
神明而致齋既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
以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

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
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干先律以齊之
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
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使
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

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
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
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
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
詔製宗廟器御
大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居新宮
天下府州縣官來輔性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
姓財力俱困營衛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
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
人貪者必蝕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
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設尚寶司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字將達里麻恭啟陳子琦謀
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友達至
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
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
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
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友定疑其有

聖在雲霄

聖在雲霄

聖在雲霄

皇明通紀

卷四 漢書

四

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
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
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
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
詔製宗廟器御
大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居新宮
天下府州縣官來輔性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
姓財力俱困營衛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
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
人貪者必蝕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
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設尚寶司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字將達里麻恭啟陳子琦謀
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友達至
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
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
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
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友定疑其有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字將達里麻恭啟陳子琦謀
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友達至
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
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
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
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友定疑其有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字將達里麻恭啟陳子琦謀
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友達至
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
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
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
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友定疑其有

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之友定勢變退於省堂斷藥飲之恭取文殊拜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上以賜胡深子禎禎歸其肉以祭父

二月胡廷瑞等陷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奉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今兩廣之地遠在南

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入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五

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

仲尼之道
天地之道

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

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參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論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至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六

定賦役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遇有興作于農隙徵發上慮經營興作役及貧民故定此例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同回司天監詔湯和還明縣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東守臣李景昌遁上與劉基論用兵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

是以兩軍之間夾處生成敗之機有精兵不如良將是

基對曰臣蒙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策初

未必皆然及至推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
在上者之勝不若至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
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
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圖國奇正
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
論古法耶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
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陳州
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傍師
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二

信草下之古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
命禦彼邊疆與子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
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
乃足下丘壘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
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
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
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客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
歲足下繼不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
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
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

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
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
洛君弼納款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
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
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淵源務副使領海鹽動棄官歸
鄉里率衆保陣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
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若自守圖
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
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慙謝奴求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八

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
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
車就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至以懼此刑也又使數
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嘆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
奴縛至者視此於是入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
者頭子密不能及也覲歸之還供有循惠二州嶺表
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
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
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表奉

城南海光
德祥閣

寶壽寺

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堪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而遲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

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

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請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

聖明通鑑 卷四 洪武 九

唐名臣實錄李勣異議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歟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輪城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提其中央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克之
河南諸郡皆下獨潁州守將郭雲勇而有謀聚戰

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

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郡武延平汀州

三衛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上曰富貴易驕難難易忽久遠易

聖明通鑑 卷四 洪武 十
易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論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子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官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嬖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劑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新州進竹算知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

定天子祭
禮記

祭典
禮記

祭典

禮記

賁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新州所
建竹園爲用物但未有命而木獻之受之恐天下
靡風皆爭逞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
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定天子祭祀見服上謂南安曰五見禮大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紅袍

餘不用

五月禁官官不得典兵預政

上巡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

處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通魯花赤拜

皇明通紀卷四 典武 二

任率官吏父老迎降薄貴等州郡以大降附亮祖分

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

時王禕出爲漳州府通州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

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

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

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

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

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

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冊所

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

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
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轉擊焉有時
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
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

也夫民待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

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進而得

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

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

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所天永命之道

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初方將立法垂憲以

皇明通紀卷四 典武 三

定一代之兵制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

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上嘉納之

七月廖永忠進兵大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

老迎降進天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

州大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敏

任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

指揮耿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

境阿思蘭部將李職敗知勢不可爲乃率所部諸永

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葉舞陽歸山

南陽府志

卷四

兵武

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

上遣使慰撫中原老稚孤貧者

時潼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

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德入關請之

曰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

年及其子孫息荒而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

復何辜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捷之日毋掠擄毋焚

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

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放

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咸拜辭而行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爲號襲天甚

矣其更之改其印爲真人印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自中灤渡河取

衛輝元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師至彰德龍二復出

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師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

攻廣平元平章周闊先通鄆縣縣尹都文王率耆老

降克趙州獲元將侯金悅進克臨濟獲元將李寶臣

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

會于臨濟通攻元都

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進攻之指揮郭英

北行

元主避走

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宜出其不

意破之翌日天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

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國翼而

出與戰良久英伴取敵棄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

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李羅遜克通州

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遂

明羣臣會議瑞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

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

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數飲斷壁求活耶左丞相

失烈門等皆勸國守京城不聽卽命准王帖木兒不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古

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

去如上都

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濟化門擣濠登城而入大

將軍達登濟化門樓執元准王及丞相慶童平章達

兒左丞丁敬等城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

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官人妃主令其宮

寺護持掌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擾

元主嘗以國祚問術士對云平歲萬歲不必慮惟日

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亡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

惟十惡不赦

放元官人

御史中丞劉基

善長及基留守京師

久當使紀綱振肅而授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

李彬犯法罪當處善長素愛彬所緩其獄基不聽奏

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上回京書長想

之基求退遂歸

命學士席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

有司言費小不足斷

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

至開奢汰之原啟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語中

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

承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

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

也

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上賜

一封制朝議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及殘上

哀悼親制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先是有卿

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日爾何由

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發

舉人以此爲盡職耶命黜之

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

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

天下之賢共成之何以干戈擾攘疆域未一致賢養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

厥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察昧事不師古而

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

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顧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

欲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

以資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弃

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

常遇春等取真定

之謂侍臣曰廢舊職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
害有益也使發此心以治天下豈至誠公命左右碑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

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趙山西所過擇人
中要害

鄧愈討蜀之莽張養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

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于基雄未定之秋

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
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虞戰袍

聖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齊擊製猶天雷之臨首諸將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
且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哉今天

下一家倘富貴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

看報一來朕心悅矣甚至京師贈基祖父母皆永嘉

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其辨髮胡髻胡顯胡

語一切禁止

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

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誦玉璽觀侍太子

說書命諸臣分番夜直上時臨幸南輝古今詩論
文字是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故有是意

上

上御文樓太子侍四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

國事上問曲室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

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授吳世子及為

帝又輕聽見錯亂則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乎此若為

諸子講此則當言蕭王嘗上尊天子無獲天下公姑

如此則為太子者知藩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

王室盡君臣之義

聖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遣使領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稱

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

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

徽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絕

康寧基江左掃蕩確定華夏臣民推戴已至中國

圖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釋字大同已

承正統方與達通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

爾四夷君長首領等遲遲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二月徐達與鄧將驍日開橫斷帑本兒出太原出

保安經唐唐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

解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使達
不得戰還無所依此法所謂扼吭搥虛者也若彼還
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
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進兵其鋒
甚銳萬騎突至傳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卻
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馮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
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
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
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王將可縛也達從
之會擴廓部將餘鼻馬潛使入約降且請爲內應達

大宴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至以舉火
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
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
敵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然燭坐帳中聞變倉卒
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說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驛馬
從十八騎遁去道不及遂克太原餘鼻馬帥餘衆降
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夜遣傳友德薛顯將
步騎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惇忻霍絳荷氏平
陽等處皆平
前奉使汪河自陝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

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上嘉之擢爲吏
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
是敗

一日遇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
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
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
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成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
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
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又一日朝罷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
皇明通紀 卷四 元

布衣歷戰陣十五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
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
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
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
之將帥輕安肥馬氣張赫赫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
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
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至
喪身滅名今曆數已膺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
日愆一日自非簡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更未嘗設
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怠惰廢之時勿爲驕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晉書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勅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綸祠有像祀之

以功臣胡大海等再成趙德勝承永安命通海張瑄

勝桑世傑配享太廟

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

詔曰朕本布衣率眾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

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崇之

初興師旅定羣雄軍需錢糧供應浩繁止此數郡以

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

第難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

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慰吾民

朕意焉

遣使賁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

平岡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

賞爲大將軍等城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

將軍征進其營兵出澤遼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

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

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

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孽務在殄滅

勿以細故爲慮

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戎以全鄉曲繼率英豪渡大江逐西賊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視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歎歎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歿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錫鳴山序其甘爵爲像以祀之

命巾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錄鎮海濱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皇明通紀 卷四 兵武 三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定翰林院官制

進前因于勞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

命都督孫遇仙等二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濱之神

命祀馬祖諸神樂壇于後湖

二月 上耕藉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祀承服

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

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一年復

更爲皇陵立衛守之

詔增天下神廟壇於國丘之東方禪之西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飯諸請客至自裁米嘗鄙辱之傍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屬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量則損驕則情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皇明通紀 卷四 漢武 三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之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及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上謂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爲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

即使過千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
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詔修元史 上謂延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

錄元雖公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

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朱濂潭州府

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

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兵諸書以資參

攷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

及至正事蹟

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追俘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橋渡河攻西安府

三月大軍至西安府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

屬士民迎防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

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

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

應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

豈以小嫌介意哉夫聖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

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

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等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衛

橫席以兵出沒其間豈皆非助敵足下當時不能圖

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爲

犄角者皆被靡寬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

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

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不足

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

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姪

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

墓所在深風遺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

就華當以漢賈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戒之及

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

四月大將等進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

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

陽然後從臨西攻臨洮進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糧

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隴得之其人

民足以備戰其地產足以供軍餉今以大軍蹙之

思齊不西走胡東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勿郡自下諸

將然之趨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乃進馮勝統諸將

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乘張

命傳上京
校同四府
進瑞麥

良臣守慶路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願將
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遂季恩齊赴
京入見上以其順天愛民深嘉慰之命爲江西行
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千京師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人學
徵元同回賜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屠法占
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陝西鳳翔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
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
修德致和以昇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昔帝舜之世不
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
涇州諸將以師來會達恐其黨相援乃分將抄其出
入之路以兵圍慶陽良臣挑戰擊敗之
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
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側其勞不覺徒步至
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山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
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六月 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

游昇嶺山

過春山
八九

常遇春卒

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濂對
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後
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
然之
元也速復侵通州光是來侵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
騎至是復至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德
命李文忠爲副由遵化度虜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
錦川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遂破開
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浮斬其宗王慶生等遂進
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截其歸路虜果夜遁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遇伏大破之斬其將繼任凡得軍士萬人車馬兩馬
三千牛半五萬全師還京
七月七日大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開
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愍至龍江上親
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
曰朕東撫高麗西抵上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
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
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階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
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
妃後勅葬遇春于鍾山之陰

造太廟畢成。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制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蓋夏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

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室依常時，服于是，造酒醑孟盞及揮施地，皆

體節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親周禮所記，未

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

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于酒醑醢醢司原

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

皇明通紀 卷四 高皇帝 三

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為張良臣等援，遣將韓

札兒攻破原州，徐達遣右丞徐禮將兵持扼馮勝亦

駐軍於驪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徐禮緩急相應。

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兼正守邠州葉國珍

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等追擊之。札兒

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

又以其兄恩道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等為羽翼。姚

暉等為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戰

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為我

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

充泥嚙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降。八月二十七

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

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比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

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

京。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

慰，權甚優。命皇太子送永忠歸家。

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王明昇竊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

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福。昇欲宋國

皇明通紀 卷四 高皇帝 三

入覲，率於羣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

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

詔李文忠代領常道春之衆，圍慶陽。文忠行至太

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

廣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聞外之事有利於國者，

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禦進止，吾恐敵食殲不可

復制，豈不失機？東曰：諾。遂由代出，屬門關九月，師次

馬邑。元運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華

壽帖木兒，次白樺驛，又擒察磨四大王。時天雨雪，文

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

敵五十里文忠至達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
先遣人開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
悉衆來攻文忠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
人必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當
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
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善哥舍不見虜
而還先是元王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
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
將復斬之來降元王無復南意

源作傳

卷四 元史

三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舉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
因諭禮官崔亮等考求前代有宋祥符九年南郊值
雨就太尉廟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皆建屋
以備風雨之文乃詔有司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
壇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達其臣虎都魯來朝貢
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
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
興俞通海張瑄吳良吳良臣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

成孫與鳳凡二十有一人或者肖像祀于廟生者
其位

十月高麗使者辭歸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顯諭以
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使人出沒尤
當慎禦又以六經四書進鑑漢書賜之

今天下郡縣皆立學

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里元
其敝稱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
間彼類風靡敝本校之設名存實亡况兵燹以來人
習於戰國惟知于戈莫識里豆恒謂治國之要廣化
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

學校未興

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
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
之習此最爲急務常速行之

皇明通紀 卷四 興武

三

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
甚衆克勤據經陳義開者悅服

遣使致書元至書略曰朕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
不能控禦致諸將徐懷不軌靡有議定禍亂以安生
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
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
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

皇武元

分據秦晉互相警衛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
歲出師齊魯經洛河大無起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
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
故土上策也未幾邇將來報君車破兵弱連開平朕
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羣盜今
遠寄沙漠欲幼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
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華夏已
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
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此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
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國易慮安分順天以存
皇明通紀 卷四 漢武 三

一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以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之曰刑以輔治
唐虞不免親舜命皋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辜
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
極刑爲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敷養庶之治厥實
觀此深有所裨即當體之

甘霖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賁平定中原征南時士

甘霖降于鐘山蒼松稱賀上曰休咎之徵靡各以
短應朕德誠將焉足以致斯翰林雅稔對曰事人之

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霖降體下
敬格天地萬和民人故嘉祥便著起居觀曰帝王
思及于物順乎人而甘霖降陛下寬租減徭復
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危素曰王者敬
養耆老則甘霖降于松栢此陛下尊賢養老之所
致也並告千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德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儆惟恐
不至焉敢當此一或忘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
災異之兆乎皆諸公庸懦之史條非所以垂示于天
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皇明通紀 卷四 漢武 三

三

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襲蘭州守將
指揮張溫挫其鋒保保少却還明溫收兵入城敵兵
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守將昌指揮于光來援
至馬蘭驛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懼將
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然兵精
大軍行至矣數惡敵之城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
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余英
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

御史中丞章溢率上儒侍親親友道人祭之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媿寺人外戚權臣禍亂災

之禍曰木必蠶而後腐。腐之禍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周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親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戒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狎。義不寵。寵之禍何自而生。不幸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開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時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

聖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皆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舊。且能和睦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惟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禍發。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

丁未年

庸何如。基曰。此小憤。將懷輟而被牽矣。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奈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占城國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齋。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

李文忠以所俘脫剌伯等獻京師。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聖明通紀

卷四 洪武

六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

東莞陳建輯

太學江旭奇

庚戌洪武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

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經陝西出征

王保保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

元上都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室築于城東

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室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

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附祭于月壇從之

皇明通紀卷五洪武

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

山川及墓錄其碑圖發付使者還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庚東修崖等處

上曰前代僭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

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

以有罪人居耶

二月上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

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

寧國廣德滁州今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

信嚴州衢州婺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

煩勞今年糧稅亦與俱免

湖廣慈利土酋覃星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帥兵

討之初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誅其

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

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殲進兵賊

衆敗走乘勝追至其塞山勢險峻三西陡絕下俯江

水一面僅有路繞通一人官軍不能上置屋乃遣人

皇明通紀卷五洪武

詐降使使都下黃永謀往報爲虛所執盡知我虛實

拒守欲爲持守計未請軍餉上遣使讓之限以

日月平城檄催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

乃還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于奉天門及

文華殿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爾行

之而久遠秦廢之而追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

治亂不齊特賴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

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

分茅胙土以爲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

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實功臣之後然
事畢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標
爲秦王第三子綱爲晉王第四子棟爲燕王第五子
爲周王第六子棟爲楚王第七子棟爲齊王第八子
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檀爲蜀王侄孫
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素操用金鑄
人字大札與同邑黃暉字殷少少同學元至正末素
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暉爲待制徐達下燕京下令
元臣咸輸告身素與暉約死于難暉從人張年勸暉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勿死暉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素走所居報恩寺
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
死是亡國史也達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
學士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素驚微
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
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元朝
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余聞元
忠臣守安慶爲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上嘉其節
立廟和州祀之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
薄其爲人至是既忤旨責金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

論年憂懼而死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
道二場論一道詔詔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
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歷五事試之
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
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

一如京師以羣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
遣使賞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
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
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觀人心天命何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
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
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
強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于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
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
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惟君其審圖之
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炫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之握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
編脩王康往祭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
受之轎往返數四不決康厲聲呵之乃奉御製之于

大破王

保其

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柱置位于殿前廉南面布宮
 之其君臣拜伏以禮成禮而還
 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
 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
 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千五百口右
 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
 斬之械德濟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
 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
 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
 不聞韓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
 皇明通紀入 卷五 洪武 五

軍之威死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
 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
 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關外之比矣彼嘗有敕
 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願將軍錄此績
 其軍法是用遠使師軍中諭意自今將威克厥愛等
 事始應孫興祖事聞 上甚悼之遂封燕山侯聖像
 祀于功臣廟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廟見擒其
 平章視其犬白海之于駱駝山元太尉營于平章沙
 不汗孫兒只八刺等拒戰賊之逃攻紅羅山楊恩德

元

元

元

等一萬餘人請降遂達大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
 知元君于本月十八日以疾薨于應昌府文忠等進
 製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諸
 王并寶王金寶王冊大圭玉璽圭五竿玉斧元太子
 愛猷識穆達臘破脫身遁追之不及遁中與擒元將
 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通太尉
 子軍擒元童伯答兒獲馬駝無算朝廷遂空
 五月詔給存恤之祿

今天下郡縣設義舉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敢有徇
 習元人焚棄屍骸者生以重罪命刑部若之律

皇明通紀入 卷五 洪武 六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弘矢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
 及郡縣學諸生習射

定服色之制

戶部奏蘇州連建三十萬餘諸捕守臣罪 上曰蘇
 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勦其力今積二年不消民
 困可知著遠其官必責之千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
 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遺免之

詔定鎮海廣城間請神行號

夏久不雨 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期四鼓
 上素服神靴從步出詣山川壇設蒲席露生香燭于

日頃刻弗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盤進
 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
 之曰卿瀾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
 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故惟仁者不矜
 其功而智有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
 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
 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于當時
 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
 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
 皇明通鑑卷之五 洪武

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
 貴矣
 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開元主祖遂相率稱
 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
 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
 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詔示進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
 麗古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
 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懸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

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進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
 大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賞換給印信還領所
 部居本地羊馬草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
 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
 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

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見有侈
 大之詞責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君子聖
 何乃智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訕元雖
 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
 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負而以此張之四方
 皇明通鑑卷之五 洪武

有謙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改之
 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
 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
 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未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
 元雖夷狄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
 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
 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
 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理不必效
 之但令服本俗服于中宮廟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

令就謝賜買的里八刺第宅于龍山封爲崇禮侯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
 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
 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備之用充矣從之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七月僞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
 友仁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援矢復戰斬首數百級
 時守兵甚寡欽軍入城遣使開道走寶雞請援友仁
 攻益急興旺發其檄捕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
 報卽令傅友德領兵夜襲木槽關中山嶽令軍中人
 皇明通紀八 卷五 藝武 九
 持十炬燔于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
 諸諸備情大明集錄
 詔禁民備後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
 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帖給予民
 今有司點閱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
 斬
 建諸王府
 中書省臣丞楊憲以罪族
 宋濂王禕等連橫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 上聞訃震悼
 遣封新開公親臨奠祭
 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土蕃克和州招諭土蕃元帥
 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
 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于是和州以西北梁烏思
 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及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
 瓜哇開西洋鎖里國各適使來朝貢
 禮部尚書南凱等請進勝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德
 隆治洽熙然大和一舉樂以爲未過今天下雖定
 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服
 皇明通紀八 卷五 藝武
 而可自爲逸樂哉不許
 十月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遣使致書元太子愛欲誠理達刺曰君之將擴廓帖
 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
 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
 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通元史告成朕以先君爲三
 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諡以垂後世用諡曰順已著于
 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刺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
 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况何如進還之
 聞其寄闕之

十一月壬辰

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駕出勢干江上

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

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

將功績丁酉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

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

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

之二年以征討表服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

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

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

聖明通記 卷五 洪武

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甚多此二人者已列公

爵宏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依功立封書云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

等宏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

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

宋國公鄧愈魏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中

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

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鼎營陽

侯郭興華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廷安侯陸仲平吉安侯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東侯陳德勝江侯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

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子錄斯春侯並食祿一千

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

宣寧侯曹彬空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

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

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

文臣徐達而下並受開國輔運推誠官力武臣封

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

聖明通記 卷五 洪武 十二

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

也仍編賜諸大臣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

及帛百匹其餘有差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鄧國公俞通海號國公丁

德興濟國公加封取再成泗國公

封汪典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上有而

弗問然弗與諸侯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

賞封典祖廬州合肥人張德勝子

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

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酬功刑罪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矣君集有功干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特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肝膽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過

皇明通紀

卷五

山泉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屢戒飭而不能悛至于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當自効從朕有功無過顯固利其所侯革直殺面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贖罪之家一以贖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上大宴羣臣宴畢因歸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

皇明通紀

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後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

皇明通紀

卷五

一計然不知友諒制而輕士誠後而備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牢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旋行中原安能不下或勸朕遣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關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關蜀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漳關之兵者知

卷五

皇明通志

卷五

十五

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降之
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陳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
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靡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
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
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
絕因獸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
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
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胃之勞矣于是
達等皆頓首謝

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
提舉司募商人入鹽中鹽如此則軍餉不乏民獲其
利從之

大明志書成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
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
戶各有差
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

皇明通志

卷五

十六

征南將軍周楊瑒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
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
檣時陳德汪與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
都上賓論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
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
墮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師尚爾况
北邊荒蕪之地水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
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加給蔚朔寧夏等處

將士

二月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
州金谿人

諭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
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子陵寢禮部定議合祭帝三

十五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

放元寇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餼糧之數并處

立特留往諭置遠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張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蜀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遠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鑾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

卷五 漢武

十七

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瑩明通鑑人卷五漢武十七與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督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反文州楊科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真仁壽守之以鎖索橫斷關口開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益兵固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盤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壽遣指揮章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其出白鹽山攻南城寨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壘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

卷五

傅友德既克階文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選戰艦百餘艘艦皮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進友德擊敗之戴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置塘兵兵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復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

卷五 漢武

十八

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上聞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彼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候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奮發府鄉與等拒戰永忠分

軍爲前後陣前陣旣捷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
散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穀溺死者甚衆
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

五月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
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
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
僞必滋夫墨石之剛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鍊之
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
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
頭抽腸之刑恭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二十九

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
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
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永忠至豐塘關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關口
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渡關以
出其上流人持機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
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知覺也
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
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
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

旣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鑼而
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炮
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
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
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鎮頭張等皆過去永忠入
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
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
望風奔散乘勝抵重慶大銅鐘夾明昇君臣大懼其
右丞劉仁勸昇奔處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
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十

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
碎豈能効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
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請永忠納款永
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
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而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
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
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
大享拒戰以象敵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
器衛之象中矢却走自縣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

會湯和道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享等家
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關志舉城降
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僞知
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達克保寧執吳友仁罰地悉
平

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銜鑑之
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
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
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廉官曠職卿等居持
銜秉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二

而已也
上謂詹同曰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
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上曰
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乎心者
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
爲治者遵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
不慎也

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
成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朕詞或節韻不雅乃
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

得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
時古樂皆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
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備爲舞隊
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
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諂諛淫蕩之
樂悉屏去之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開歷代賢君事
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表世之君遠天慢神感名
災譴朕爲是懼每于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二

欲示警戒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十農來朝奉表
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
答阿者欽蒙以金幣封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
侵擾疆域被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
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上感
其意及答班瓜十農性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
占城安南即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事據兵
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
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

無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達
若爾國有能習中爾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
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征以示
懷柔之意

八月改制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
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
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
臣論

是月復開科鄉試

便則科鄉
試時之後
此有關係

上十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爲雪霜之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三

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安少濟以寬上以其書

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基曰若使我當國

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南番暹羅國王參裂昭昆牙渤泥國王馬漢沙三佛

齊國王哈喇禮八刺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

貢

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

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

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並
獲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嶺攻克剌學士等寨

聖恩

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崩衆悉北奔又遣指揮
孫恭等領官軍自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剌不花儲王
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
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圓牌九銀字國牌二皆
送京師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帳什器衣服
有差

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侯
賜居第京師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
功

九月上觀大學衍義至是錯謂人情莫不欲善三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四

王生之而不傷其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

生之而不傷厥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而眞

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朕嘗思爲君惟民所重者民刑濫刑者陷人子

無辜騎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音深戒也

十月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

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

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

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銀券子孫世襲

皇明通紀纂要卷五

皇明通紀集要卷六

東莞 陳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壬子 漢武五年

漢景王

漢景王

納之

復召用薛顯

世襲

皇明通紀 卷六 漢武

漢景王

議征沙漢 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二事未

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

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故遣汝等分道征之于是令

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

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

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南將軍領

將韓政曹良臣為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

兵十餘萬共四十萬

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

馮勝等擊元唆王兵于朔方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

西取甘肅趙西涼敗元將失剌罕至永昌又敗元將
朵兒只兒于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其十餘萬進拔肅
州元平羊不花戰死降太尉鐵納兒等獲馬萬匹至
瓜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伯寶
丘勝等分布戍守扼塞關塞而還

李文忠守兵擒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刺莽來勝連遁
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
驍驍重子驍驍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
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
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

皇明通紀 卷六 漢武

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勝海虜來
益衆文忠據險為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
失故道之水溺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
尋水勝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
為文報報以祭廟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程
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查厲獨引麾下數
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
還士卒復大獲寶貝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
戰沒事聞 上驚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
廟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爲僞僧。

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祁溪等洞蠻夷作亂。命魏國公郭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

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實慶衛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滿騰浪爲莫洪州。古州等處發衆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山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

皇明通紀

卷六

三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瞻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爲養濟院。

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願祥寶由聖德。上曰。朕家德不敢當之。且草

本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于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積也。

七月琉球國瑯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與戰不利。指揮張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九月周德興等討婁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

皇明通紀

卷六

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稅。

十一月征南將軍郭愈楊璟等班師還京。靖海侯胡祖德京師先是顧督餉定遠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顧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時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

身元幼主

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漢祭遵爲將軍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畫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各無勢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親前代獲亡國子孫必赦俘虜社謫示中國其有賜示優待者不久非錫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候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汝謝斷賞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

皇明通紀 卷六 洪武 五

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如議與師保身救民一時借併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于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親二生乃間魚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家座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質的里八刺歸二生宜督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性族數百里滿亘于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當草野名

身元幼主

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十二月內使奏增餉免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何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祭爾 洪武六年
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參殿糾劾之事
徵孔克表爲翰林修撰克表溫州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

皇明通紀 卷六 洪武 六

國文錄

熟老楊汪廣注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于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觀內選張雅等四名山東解觀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給便餐食與皇太子親王送爲之主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讀史政事蔣學才徵彭通宋善王儀吉等皆拜給事中

趙正史

趙正史

趙正史

趙正史

趙正史

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人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談以

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

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若人者將

忿怒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

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卽周禮所謂刑亂國

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

曰用德則德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

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

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

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

王明道犯矣卷六

文人耳基峻監不如卿也

二月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

示諸王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爲本文統次之

大軍出縣門傳友德爲前鋒虜絕塞遁追獲故平章

字羅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于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

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于傳說

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

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錫之能

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

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

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章之足稱者宜令有司采舉

傳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

僻險民多負販私鹽卒通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

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干璉奏上二事皆不

先闕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樞事恨之適有旨逮豪

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林史誣基善相地以

談洋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

王明道犯矣卷六

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相庸請加重

辟又欲逮子璉獄上皆不聽惟奪其諱而已基入

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

以臨江侯陳德總諸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岔擒僞

副樞失剌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陝秋師再出戰

于亥刺河敗其衆斬首六百級擒僞僞都等五

十四人

五月祖訓錄成上自爲序仍命宋濂序之

七月以左丞相胡惟庸爲右丞相

命宋濂授奉歷代好臣之職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修大明曆
八月命唐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曆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脤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朕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脤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遣使賞勸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勛業已

皇明通紀卷六

九

成而賞賚錢利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憂衆難任其勞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攻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滙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于滙泥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誨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九月賜臨濬造作軍士衣米論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疾苦庠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

修曆六人

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濬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論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諸之辭質寔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近時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自今凡諸論臣下之辭務從簡古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

皇明通紀卷六

九

對偶悉從典雅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泰府紀善林溫以恒言注釋群經時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群經要旨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收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類要

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朱晟率其討之道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遠見擒斬都甚衆又招降僞國

公吳化都等萬八十八人

李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

寫二十條取通止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中則親為

損益務求至當未幾律成

十一月潞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

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生

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

耘耔割獲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

皇明通紀 卷六 洪武 十一

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

法子孫不得干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

禕奉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

改節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脫微服雲

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親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

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

殺我大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上惡其惑世亂民乃令郡

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

不得爲尼著爲令

甲寅 洪武七年

正月春闈江樓成上親爲之記僕在金川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

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稅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

訓其族人

三月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

州街道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在招之郭買的不從

者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

皇明通紀 卷六 洪武 十二

日買的罪固當然爲兄弟者告之下從統之而已

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

其所獲牛馬給之

四月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

新城

置鍊冶凡一十三所

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

之日牢饋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宰非常用致

齋三日而供三饋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

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

大明日曆

萬曆二十九年

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
唐同宋濂等集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
之大者爲聖明實訓五卷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都之

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
朵魯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
羊以萬計獻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衆哥及其金銀

并斬其妻從各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

皇明通紀 卷六 共五

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祿率沿海各衛兵出捕
至琉球大掠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鎮守北平淮安侯李雲龍有過人上書言之 上命
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恭僖妃薨都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
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爲禮近人情

命諸儒臣備考諸書以報于是 上親定制于爲父
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

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庚書使內外爲守名

曰奉憲錄 上自序之

萬曆二十九年

上御武樓宋濂侍上春訪天下諸學之士蒙河日宣
稱郭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領之未幾
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 上
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
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擬爲翰林應舉
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

遣崇禮侯買酌里八刺北還命官者咸禮表上花帖
木兒送之辭行 上謂之曰爾本元君于孫國亡就

俘裝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
皇明通紀 卷六 共五

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爾君之
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學士議理

廷議論以順天保祝之理使自裁審

十月皇長孫榮英生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以李善長同列侯具
良周德興等監督之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爲已

業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紀生者備歷艱辛
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郡縣定禍亂收元洪武今紀

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處上帝有責思之再三兵
後苦歟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
不顧身沒于戰場庭不至家見無所依父母年高妻
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開
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養者有之
亦朕過也與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
具名以酬朕賞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官功臣庶于語曰古者賢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
其于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于洪
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鑑
皇明通紀 卷六 十五

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辟雄
接接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銳帥大軍而四出
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于白刃之仗歷戰于猛
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
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
朕為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
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樂好侮則功入世榮不在
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
十二月靖海侯吳禕奉旨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
三部故兵三部無賴快私逞怨曼引平民富室瀕海

大授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軍獲死罪不可誣良民
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
賴以安士弘潞州人權南雄府通判卒子官三郡之
民悲思之
乙卯 洪武八年

正月 洪武政記成
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
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
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日擊
其苦解寡孤獨饑寒困路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
皇明通紀 卷六 十六

如此者宛轉于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
惻然故躬提師旅營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
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
朕之初志子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我輔
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二月 御製資治通訓成
三月 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
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
教化廢雖中村或墜為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
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

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時上以爲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置塾立師守令以時稽督之于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詔造大明寶錄

申戒有司給由赴京必告農桑學校之績有不如制者罪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皇明通紀 卷六 集武 一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欲相胡維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憾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游奇奸謀深惡基乃遣醫求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其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語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遣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同常寮爲我奏其表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陳寔當如循璣耳幸

集

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丈夫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知無不言每遇惡難勇氣奮發計畫立效外人莫能測其機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諫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慶鑑集窮情集翠眉公集

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屬殿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激久爲國大害上覽皇明通紀 卷六 集武 一

其奏即召還陝西按察使事虞以文言曾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荷腰木田皆深莽闢望莫肯下山開種益困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國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勅有司務從簡素毋作奇巧華麗游觀之事以勞民廢財十一月甘霖降于關丘青林之上時上詣齋官省

祝壇揚觀親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
嘗之甘如飴詔群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
詩以頌德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
莫測若特群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祝妖而能懲妖未
必皆凶蓋間矣而懼或象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
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後心易縱朕德不逮
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敢哉因著甘露
諭以示群臣

發罪人于鳳陽工役屯種

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
皇明通紀卷六

是攻今特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擬上
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冠遼東都指揮馬雲葉
旺擊敗之遁去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丙辰漢武九年

二月太安州民于萬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
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
等省安慶揚州徽州等郡今年稅糧

命中山彥湯和額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佛元
連臣伯顏帖木兒人寇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
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傳之未幾
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
無算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
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
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
撫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後
文訊之

皇明通紀

卷六

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召其子璘爲中書舍人孫
恆爲儀禮司序班濂歎于坎選良馬賜之上親作
歌召群臣咸和贈以示寵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強
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
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成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
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欽天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犯下詔求言于是山東
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
主事茹大素等皆應詔上言上擇其可行者施行
之

弱又有山西平遙謝葉居并言三事尤切直按尼
 昇字伯臣漸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
 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即為
 書以上其答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
 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
 視誅殺人如滅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
 管杖徒流處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
 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
 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
 得罪或以贖罪多家為殷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
 哉
 五明通鑑 卷六
 幾古之為士者以歷仕版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
 之為士者以混迹朝闕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也
 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撻楚為尋常之辱其始
 也朝廷取天下之上綱羅擄穢務無遠近有司催迫
 上道如捕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
 或非其所用而所用或非所學泊乎居官一跌于法
 則必屯田工役之什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夫國治于亂世之餘猶理結于禁亂之後緩之則端
 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群邪
 之不正朝夕異令實謂不准青勞于上臣周于下治

為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起也
 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
 踰千里之國以封年久未遑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侯
 有事則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
 也書奏上怒其疎闊我骨肉遠繫刑曹問狀病死
 獄中
 八月丙申賜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
 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
 祭
 改各省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五明通鑑 卷六
 將征雲南命潯川侯傅友德總行川蜀永寧雅嶺等
 處修治城池圖漢于是金甌皆定中昨乾溪等寨酋
 長皆相率來降
 十月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
 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
 第一廟 淳宗居中第二廟至是始定此議皆為正
 殿後為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
 享歲祿則設果朝 帝后衣冠于神座而祝之
 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囊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

公鄆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沔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愆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上咎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豈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皇明通鑑

卷八

宋濂

二二二

皇明通紀集要卷七

東莞 陳 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丁巳 崇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空早與銓注即今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千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費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車送之著爲令

二月宋濂辭歸潁行賜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

皇明通紀 卷之七
子又賜衣一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廉以六十有八 上曰誠此綽侯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源頤首謝 上復囑口大江漲不可行空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既抵家

上表謝恩後歲一來朝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實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輪租外悉免復著爲令

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制

燕輿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曾以蔡氏左旋之說爲

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

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

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

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

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自右旋

四月鄧愈沐英等破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

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

三萬

命御史李鐸往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

皇明通紀 卷之八

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

及鐸至璉即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

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

始定天地合祀之典

五月諫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衛荆斯等處

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

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

施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

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後罪不勝誅其

新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秋南番勝巴國入貢賜以金幣

九月免浙江秋糧以去年水災故也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時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爲口

縱恣荒淫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

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曉時而後

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

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大第筆

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故耳

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使欲逸樂朕

皇明通紀 卷之四

既隋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昔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爾群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

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

秉政爲通政使

十月改作大內宮殿成

其門四門曰午門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

正殿曰奉天殿上徹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

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

右曰武後殿之門左曰奉天門右曰奉天門之

殿殿後則後宮之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

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

門內有殿曰武英殿上徹殿殿之東爲東門之

居也制度皆如舊而加增蓋觀瞻益闢壯矣

衛國公鄧愈卒自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諡

上哀憫追封寧河王謚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視非

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念器量宏偉

沉毅謀恭慎審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

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

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督會事漢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國

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

被執而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

皇明通紀 卷七

真大馬口夷虜兩害我代主必滅爾爾不知吾大

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

懼遣使人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上曰漢真當

危難乘意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

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襁

褓中封爲西梁侯以報真功

有內使以文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上怒責之

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諫草臣曰自古賢明之君

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以已未聞

近習發侍得預謀有況關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

事人不
中政事

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倖事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干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整肅故立法寺人不遇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四川松潘等處蠻寇為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帥師討平之置松江衛戍守

十一月皇孫允校生

皇明通紀本 卷七

戊午 洪武十一年

正月進封湯和信國公

給朝奉文武百官牙牌應帶出入以防奸偽

三月河關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

日今各官來朝坐課其殿最第為三等以稱職而無

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

有過而不稱職為下不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

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禁奏事闕白中書省

上諭吏部曰朝廷嚴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

非為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關安府知府賈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才起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堂于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

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葬皇祖考妣即今 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念劉欲報

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妻姜氏為義惠侯夫人 皇明通紀本 卷七 洪武 六

人親撰祭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誠議理達刺祖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

蘇松楊台海盜 南番彭亨關及百花關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二國前代皆未通中國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

以梅殷

冰夷封

西者

捷奏至京

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

以梅殷為駙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已未洪武十二年

正月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寇築城東麓

山南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三月上德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

國子學官李思勉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初諭國

子師生日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

皇明通紀 卷七

愧于所學偉功名立于兩間斯誠為賢也若懷詐自

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煩焉如李思勉馬

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遊期在嘉言善行破朕未

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

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香味不足

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

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輔弼贊而

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

賢之道恨不能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者不

倦今思勉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遊殿庭之上

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

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

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空禁乎且思勉等事朕

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為師為

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無如李

思勉馬懿之為也

五月靖海侯吳瑄卒追封海國公上親臨奠墓塑

像祀于功臣廟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

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

皇明通紀 卷七

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

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

東夷接壤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

開諭來者今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誠

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屏納

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北平久雨詔免其田租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

玉為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

葉昇靖寧侯張溫曾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

謝成平

謝成平

謝成平

謝成平平矣金朝興宣德侯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蠻寇彭晉貴等平之

宋國公馮勝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遣使齋勸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即放歸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

卷七

皇明通紀卷七
以儒士吳沉為翰林院侍制上御奉天門祝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其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真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一上謂禮部曰為國得賢不如為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室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

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

番禺知縣秦言廣東鎮守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訪求卜筮人

庚申 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惟庸黨逆謀已定詎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

惟庸居地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皇明通紀卷之洪武

西出奇走衛輝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

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撻亂下奇垂斃右將折德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輟登城眺察則見

彼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面上下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徐節等

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掃戶六人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謂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

計盡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享年十七父母

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忍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

卷七

十一

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 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領頤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

北歷代志

者十餘年上憤其賊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薄層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府賦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故元國公火脫赤加院愛尼屯泉和林為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錄是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

卷七

十三

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衝拔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

明王之訓

三月燕王之國北平以為誠為燕府長史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司馬曰朕以匪德託千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誅奸惡錮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獄之際無不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

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免天下田租

上朝侍臣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
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
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震奉天殿詔停齊庫二王府工

七月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三錠置
其袖曰弟歸勿宣德成敬諸比出宮門納驍中伴醉
脫褲露金闌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
九開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聞吾出入

皇明通紀六 卷七 十三

無聞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眾乃服

九月置四輔官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
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
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祐襲毀為春官杜政趙民

望典編為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
賜生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

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

以憂卒餘皆坐罪然此職遂廢

十二月爪哇國王八達巴那務遣阿烈齊刻特奉

金葉表朝貢遣還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

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
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
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歌樞密副
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眾沐英領兵出古北口

嘗一面克高州高州詮寧諸部遇驍騎河獲知院李

宣并其部眾而還

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上則下茲授官非其才則不
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去佞者去之部臣以邪
皇明通紀六 卷七 十四

正為難辨上曰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
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
財以養民故為君者官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
飲猶恐損人况可重為徵歟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
于庶人未有不備財而能為國家者上曰人君當
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

為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慕民之羨而陰奪其

利乎唐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鬪民取利海內

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

詔免秋糧

詔免秋糧

詔免秋糧

詔免秋糧

詔免秋糧

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

三月大赦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

明絲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

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

五經四書則無經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

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經知道今以五經頒

賜之使其講易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

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于此也

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典

請行時德典年老上末之許德典請力益且彰其

嬰鏢狀上狀而遣之

六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是月海鹽捍海塘成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

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

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

微并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

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

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

以王孫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

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

毒郡縣上命江夏侯周德典充征南將軍安慶侯

仇成充副將軍征之進討諸洞皆平之德典還京

上勅賜慰勞賜田一庄

皇明通紀卷七 十六

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貢

惟雲南特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通逃

九月朔命賴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

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

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

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

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

喉禁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

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

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安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蘇四川永寧趙烏撒友德等率大軍銑辰沅趙貴州十一月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碧羅魁苗蠻犯牂牁風迎降時聞廣多盜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約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

皇明通紀 卷七 十七

江陰侯吳良宰 上震悼輟朝親為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樞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于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壘之雲霧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為神兵飛至

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達里麻擁兵陣南岸直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沂沅潯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奔洞者先之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眾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俘眾二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寨夷人益喜慰軍解大振友德自率眾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繼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

皇明通紀 卷七 十八

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國南鄙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眾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繼下關為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大呼賊眾驚亂新關而入海寧山上軍下攻之

唐書

賊腹自受敵遂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橋慶平
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錄是車里及麻笈和泥等部
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

唐書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
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
楷幣聘之

唐書

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
要策十二事上嘉納之

唐書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皇明通紀 卷七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勅使在
本州知州等官

唐書

三月南雄侯趙庸稍置戶爲水軍
置錦衣衛及鎮撫司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諭傳友德
曰諸蠻何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
大軍蕩除諸郡蠻服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

守禦
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撤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
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懼懼相率來降蠻地

悉平乃以烏撒烏衆芒部三府地近四川秦隸四川
布政司

明書

康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
銀坑冶及青緞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上
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
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兄控制邊境貴
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
趨利不知顧害豈可聽也

明書

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增師生廩膳
詔有司繕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鉉家

皇明通紀 卷七

爲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
國學既成上將釋菜今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
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
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
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
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
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賢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
廣平府史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於此
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

明書

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

由之正心
楊瑞平
金朝興
嘉寧始

廣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鐵冶鐵 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七月 上一日錄因舉令御史元凱送東宮覆審連滅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嘉喜從之

晉陽侯楊瑒卒追封芮國公
宣德族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
旌表貞定孝姑劉氏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

皇明通紀 卷七 三十一

知印洪武七年劉巡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壽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病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麻以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湯以進姑復起月而卒劉氏噴之合側園中欲還合葬於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後其術從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官軍首定等處勦捕凡攻城寨數十諸夷解服

結為對

皇后崩

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千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欺瞞我遂大行考較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既黃服淋瀝之衣衾初雖敝不忍易每置衣裳餘帛緝為巾緝織工治絲有荒類遺弃者亦伸絳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蚕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也 后初未有子常育 上兄子文正弟于李文忠

皇明通紀 卷七 三十二
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不稱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焉勉令務學醇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血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嘗

濟之以寬仁 上前殿決事或震怒同官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眾子正奸穢德不可恭怒致復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

卷之三
孝
孝
孝

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黨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上嘗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上幸太學還。后聞太學諸生有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至是。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其母乎。妾不忍其無罪而死地也。上曰弗服之經萬一無効吾當爲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恟恟終身不復立后。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道衍卽姚廣孝姊孫人勿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太祖擇名僧輔諸王。文皇帝時爲燕王廣莘自請于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于與大王戴也。

卷之三
孝
孝
孝

既而。文皇自求廣孝于。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廣孝在燕侍。文王帝宴時天寒甚。文皇帝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文皇帝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聖殿下是箇龍正要急行毋緩其後果驗。止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船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皇明通紀八。卷七。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國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舉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船等鈔入一錢。十月徵者儒崇德鮑恂上海金忠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

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卿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

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沉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象。賜之以示褒寵。

此莊

孝陵成

十二月吳成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猶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名。特開釋。孝陵成。

皇明通紀

卷七

二十一

皇明通紀集要卷八

東莞 陳建輯

大學 江旭青

癸亥 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時太學初設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故簡用公又以學中多公族子弟欲得威望重臣鎮壓之今曹國公領監事助糾繩

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

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子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

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上諭刑部尚書問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

情不可湮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

免御史并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

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

再三詳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六月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

政用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

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于悅上忍

於賊下人君者事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言犬馬者乎

七月遣御史錄囚于諸省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瑛以杜奸詐之弊

高遣使張伯崔清來貢以達命却之令禮部諭王

安陸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

廟

華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與典源陽正同名故止名與其父郭山前諱

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

甲子 洪武十七年

正月親國公徐達鎮守北平

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

讓與潘奉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砍安頸流血讓抱

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潘

結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

給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

給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

縱灌聚薪焚夫火方熾灌即投火中死冠裳俱而去

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二月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鐘山之陰名曰貢臧

三月大赦天下

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為定制

詔舉秀才人才

舊國公李文忠有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觀之是

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

致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賜墓鍾山配享太廟製

像功臣廟位皆第三

皇明通紀人卷八

四月傳安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額國公食

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皆定侯

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錢券子孫世

襲而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若征

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

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

幣有差

六月令朝觀官上土地人民圖上覽輿地圖侍臣

有言輿地之廣言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

周人東漸西漸撫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

配

視射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

地之大小

七月河南大水命賑恤之

肝貽人獻天書伏誅

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上善

其言

九月江寧處士陳遇幸遇初為元溫州路教授兵亂

隱千家國初以泰元之薦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

俾典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為先生而不名上嘉

屢幸其第各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常命為翰林學士

皇明通紀人卷八

者再又命為太常卿為禮部侍郎故後除禮部尚書

皆同辭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為救解上亮其誠未

嘗為忤命其子充宿衛亦辭蓋恬淡蕭退始終一致

至是卒遣中官賜祭此賜賜墓鍾山

十月冊李氏為淑妃攝中宮事

粵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

積分猶授時之數兄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

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

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漸差臣今以

孔子之教
天也

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 上是其言推
統爲監正欽天監監正李德茂又言故元至元辛巳
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
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
消長之法非是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
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
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
上謂部臣曰近命遠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
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五
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
遠禮義女尚貞信官宰居遠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
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
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
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
乙丑 洪武十八年
正月福建按察司閩屋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
大方誣訐屋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
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

五原正見
徐建奉

卒于官
二月初昏五原正見求直言
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達自五年
北征還卽命沿途輯守歲鎮于燕至是年始召還京
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 上愴悼罷朝親爲文祭
之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
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
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勲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爲萬
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
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六
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
用其請耳但著其勲烈宣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
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
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
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旃不自矜至於
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入財寶無所取婦女無
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 太廟望像祀
於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
皆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福左都
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

王姬次代王姬

武寧夜侍飲強之醉既命內侍送至為與王時所
起趙月陛下北庭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
約之口且不仰納者為後期及解旋粉之令其子
通文交堅米送女侍中侍武寧因拒更遣數十金
約資秋以謝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塗練子寧次
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
次之並授翰林修撰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
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

皇明通紀卷八

荒若窮近遠擊恐士馬疲費饑餉艱難陛下為聖
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

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
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

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
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

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四月五日雲再見

雲再見

恩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
侯周德興率師討之蠻寇聞王師至輒棄匿山谷退

則欲復出剽劫和等乃於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

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
之賜鈔五萬俾還鳳陽而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

海卿等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
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

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眾
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

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勸得實以煥專擅威柄
皇明通紀卷八

并文徵等誅之

六月上聞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
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

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
室大臣皆在所繞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買直而不

能用竟死長沙實廣國賢欲相之以后弟不可曰恐
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之何避

私嫌乎此其於用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
帝亦漢之聰明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

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

屑屑於細故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又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愆期歲苗有盼詔今歲秋糧盡行蠲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着宿連各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恤罪有司極刑九月大學士朱善請周易至家人上曰一家之閭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雋親愛之恩嚴則無閹門之失

皇明通紀卷八

九

命蜀王閣武於中樞蜀王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義旁及釋典上所鍾愛呼爲蜀秀才王至中樞首開西堂以讀書自娛閣武餘暇召儒臣李叔伯衡及各僧來復遣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時詔嚴革有司之爲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薦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築城役日用錢糧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熙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且死矣汝收吾骸骨歸

墓耳烈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照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文訴不訴皆死爲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昭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昭感疾卒季用傷昭死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同郡王叔英修撰作孝子傳以傳十一月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上命釋之併諭

皇明通紀卷八

八

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輪作者依律釋放宜與縣主簿王復春不肯廢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常州同知仍遣廉吉士楊瑞齋勸勞之

丙寅 洪武十九年

正月 上謂侍臣曰治民根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冀之莫不厭食喜富當重農事薄賦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

治民根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冀之莫不厭食喜富當重農事薄賦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

四月 河南大水命贖民鰥子
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

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以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矣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選用之

處州麗水縣賣卜人然望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諸闕誣告謀逆知縣倪孟賢詢父老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卽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八詣闕辨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耆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都縣禮送里目進呈

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上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它如漢重帝之兩處唐德宗之環林大盈庫不必備責也

大盈庫不必備責也

大盈庫不必備責也

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上可其奏

十二月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上親爲之序丁卯洪武二十年

正月詔修闕里孔子廟

二月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論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家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卽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祇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用如此皇明通紀

卷八洪武

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上讀洪範太息以爲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懼曰此五帝之還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爲訓釋

浙江蘇州等處道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

淳繁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
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
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
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
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
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
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
者特時有未至耳

夏四月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
皇明通鑑 卷八 洪武

兩得罪有免宜併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
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
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
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
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七月 真臘國貢象及香

八月封何真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饒劬子
孫世襲真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奉政山西浙江
湖廣布政司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
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

元統元年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爲
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
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
司處之

十月從建歷代忠臣漢祿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下
壺南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
福壽等歸于鷄鳴山之陽每歲致祭

罷馮勝歸鳳陽

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
皇明通鑑 卷八 洪武

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皆定侯陳
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
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草生馬來進上曰馬戶劬豆
之給其費不經故嘗命驛馬草生聽民出賣今復來
進豈朕言不信耶無亦有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 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陞浙江道御史凌漢爲右都御史漢勸獄平恕
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非當爾律有
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廉得其事故有是擢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故元四大王來降上憫而有之且厚其賜賚命應

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精銳二萬被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

皇明通紀卷八 洪武 十五

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以友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賊悉聚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機若欄楯然拔大竹筒於兩旁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其分軍爲三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砲銃箭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魔衆復前英奮戰銳

三軍大呼而應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蟬以死巨帥刀斯耶

如耶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

遣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

反矣

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

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建坊始此

上覽史因論曰千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驕凶德

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

適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千方之

皇明通紀卷八 洪武 十六

言抑揚太過甚有所激而云

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

襲封東莞伯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

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去

海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

等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勢

師費財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

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

馬傾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

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兒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軍士男女寶璽圖書馬駝牛羊無算，遣人入秦，遂班師。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十二

七月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千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庫儲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繇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

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蔡罕襲爵，改封潯陽侯。

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

九月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

冬十月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孫恪爲金寧侯。

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鑄是過于券。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遂朝，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衆降，不能遇之以禮，迺縱欲污亂，又嘗恃勞，遣人入城，規何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爾功勞屈法，有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

征北諸將於奉天殿，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九月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

冬十月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孫恪爲金寧侯。

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鑄是過于券。

以虜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十，連登是年進士，上親選授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庾西室，諭之曰：爾籍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地以聞，縉退。

卽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繙不誣其狎侮胥議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繙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慮繙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論繙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繙封事其畧畧有云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銷鉢置刑奸罔上何法爲奸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陛下誠信有間刑太繁勢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又言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于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太常非俗樂可肆宮妓非人道所爲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感治厝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申播種之時不用建除之謬又言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典師取實真偽莫明神仙徵應謾護真信中明旌善之豪徒爲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畿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

皇明通紀

卷八

丁九

言事類

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臺寺宦官之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勅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子農墾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因州縣孝廉人材驟歷華勞惟理員販者冠裳輿馬赫奕賢者羞爲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商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錢糧之俚諺勸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宜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封事萬言皆治平良規一不能備錄也切直如此望主非惟能容之且愛至而玉成之恩猶父子其一時非常之遇也

皇明通紀

卷八

二

以卓敬爲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言慮未及此耳

徐允公嗣封魏國公封常昇開國公

皇明通紀集要卷八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九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已巳 洪武二十二年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三月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之詔從公侯各

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

源各陞爵上賜王弼緡錢五萬造第賜陽鈔二千

錠與韋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二千錠彩

段三十表裏安富厥家英通源各賜資有差

七月召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京師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八月更定大明律

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

書沈綽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

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

色不變君子難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綽又曰

自古君子常以小人常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

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

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上與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

奇五

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

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

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

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焉

可樂以一言乎

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路危常慮患乃不

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于易

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十二月徵士梁寅卒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以見老解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授受揭明與

韓制天下名儒修建禮樂南溪已六十餘矣時以

燕服書成辭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歸居石門山

四方士多從之樂稱爲梁

南安侯俞通源卒

詹王辛上諭禮部辛原各曰父子天性誼法公義

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議曰荒

庚午 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命晉王成祖分道伐虜

貴州苗叛延安侯唐勝嘗討平之

贛賊湖蠻叛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討焉

討之擒獲酋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大賀山
擊斬蠻兵千餘還京

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暮年願
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
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以失節難渝定制詔
從之

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戍太寧已
歿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
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
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進歸進學縉對曰此生

皇明通紀卷九

其武三

厚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才
必等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有
一律荷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
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定馬政

二月國子祭酒朱訥卒

涼國公藍玉討西番敗其衆千大渡河

三月燕王師至延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
忽哥亦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
口諭友德等曰吾語諸將軍受命兵少莫備朔

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
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

乃兒不花等馳廬帳于延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
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安乘雪速進遂抵
延都隔一磴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
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

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
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大德遂不
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
令醉飽慰諭遣還虜甚喜過望進無遁意將至營

皇明通紀卷九

其武四

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
而還遣人報捷京師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
入朝獻其銀印金銀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
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
揮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亦爲工部侍郎賜紗帽金

幣襲衣鈔錠有差

四月築京城外垣

閏四月除百官基年奔喪之制

旄南忠建二宣撫司監叛涼國公藍玉討定之
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必先善長坐他果削祿一

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為首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楊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詔求仙人張三丰

六月選用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

八月召涼國公王還京尋詔還鄉賜養甚厚仍命工部具舟送之時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皆于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

十月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諫意伯復以基次子仲璟

皇明通紀卷九

為閣門使

初基自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孫仲璟繼為所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耆儒臨安錢宰等修纂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注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之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進命禮部刊行

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尊亦

警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干所宜言謹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視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煉其箭悉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

詔刊行讀會定正

十一月置景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

皇明通紀卷九

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星俾得就養上憐其志從之

是年潭王梓舉卒

航海侯張赫雄武侯武卒

相人袁珙入獄

吉因無職王問其姓名珙召至北平一見依地叩頭仰對曰殿下龍顏臣委天高地厚大明麗日月乾坤內義真太平天子臣王問度不後命時珙曰年踰四十榮祿過時當是時珙後召珙為太常寺卿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珙後召珙為太常寺卿父子忠貞珙出入禁廷未幾珙老病歸水常少

卿忠誠能傳父術遇文初
天命有之無憂也蘇人衆大
成書靖雅後降忠
成籍會有言楚工子重
建者道往祀遂奏無他異
宣德中常侍上言天顏
赫懣宗人有盜度謀
害者未七日樂安反書
至官
辛未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十三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
屯種

二月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
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
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修與子甚無謂也
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七
下之人無賢不肖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

高帝助謀若此諫未盡善
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鑄渾天儀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
六月頒書於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
子巾服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調衫

上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遇士于堂下結綢帶曰
此何物對曰此綢巾也周以與之願上則萬幾皆
齊矣上法明日召道士至命爲通官取符籙中
十三項顯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蒙綢
巾以爲榮

命都督朱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
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僞王子別刺峽
圖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
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

九月罷關門使
嘉興府通鎮麗安獲私鬪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
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八
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
之例壞萬世之法今律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
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自失信於天下也 上是之

詔諭如律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聖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爲
民社之福二曰懷釋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

懷夷狄以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
福五曰褒封祝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
橫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節食
量九曰增置關防以並奸弊皆奏 上曰所言知時

務達事變但謂易邊將一就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庸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克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体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十一月命賞民閭子弟能誦大誥者

十二月龍江衛吏以過罰書為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歿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困之何以為

皇明通紀 卷九 滿武

九

勦徽大慚吏得終喪

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聞文為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為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敎諭今授長史越資妄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賴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為田園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問公儀休事乎德慙而退

二月俞通淵兵克龍里四寨又克泗洞及赤沙上黃

洪州迷洞

三月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寶賊數多諸洞悉平

船艦疾朱壽率舟師海運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諡曰懿文

涼國公藍玉征罕東 西戎

五月俞通淵班師回京 上進封建侯侯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黔寧王謚紹靖時英守雲南聞 皇太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聲飲食為少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

皇明通紀 卷九 滿武 十

聖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贈三代皆王爵

選秀才張宗濬等偕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日以為常

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

繩之言雖淺可以喻深

敎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 上問民間疾苦崑崙州學正吳從橫山陰縣敎諭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纂要

事無知對 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乃歷指古人

身在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舉伊尹寧戚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為蘇湖

三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臻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

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

效汝等所為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為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

宜寬之極邊其以補論天下學校使為鑒戒

皇明通紀人 卷九 洪武 三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喜禮遇

獨優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

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

續藏金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

貴最為勞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

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教之數又計田畝出

穀之數與其贖身錢數而為之書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聖皇

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為 皇太子

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連迭兒追至徹徹

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

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

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切諫

其略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 陛下但

當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

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為恥不得

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

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琬之秦始皇秘之名曰玉璽自

皇明通紀人 卷九 洪武 三 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

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知三代三代之賡

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乎玉璽亦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太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疏奏 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諡曰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

名其子
其讀書之盛曰正學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 命改爲朝鮮

十一月藍玉兵大相與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

魯帖木兒權送京師伏誅遂于印部州築城置總兵

衛鎮守之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孺子都趙

勉夫婦坐法皆素夫教誨當引退以屬廉恥吏部以

聞遂免官

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僧詣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主

閣下云天服降者及周顯仙道送藥視其藥一日溫

京藥二斤一日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

注之沉香醃以服 上服在未時至酉未過體抽掣

藥之效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國底疑朱紅彩迥異

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癸酉 洪武二十六年

二月殺京國公藍玉吏部尚書屠城玉狼懷不學恃

功橫暴莊奴假子數千嘗奮民田民訴之御史玉執

御史捶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比度喜峯關御史

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評其陰事

者 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每侍上宴容止倜儻絲兵

在外事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追征西歸意望進爵

時已封京國公 上命加太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

爲太師乎及奏事 上不允玉退曰疑我矣遂爲逆

謀錦衣衛指揮蕭顯上告捕訊 上集羣臣廷詰玉

強辯轉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屠城叱玉吐實無

徒株連人玉大呼曰獄即吾黨遂并殺獄時鶴慶侯

張翼等數百千家皆坐逆黨片戮數萬人

三月 上諭戶部曰朕相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

粟以儲之正欲備荒賑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主

奏請道途往返動輒數月則民之飢必者多矣爾戶

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

民然後奏聞若爲令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請成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

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賁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

者其入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

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

之人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

氏効之遺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
至今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
春坊右庶子

滿江鄭氏自其祖錫教子孫勿異費至濟傳十世
矣貧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司凡出納雖絲毫
咸有文可覆無敢私給錫惟事女工不使與家
子孫調行考錫教與錫事女工不使與家
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僅施居親表哀
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戚如此家以田
惟擇爲報長數以準入觀上議之後被入妄訴
其家與權臣通賄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
入人爭先就吏上備情之凡其加錫與從弟
所以長久之道計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記
其家世孝友以聞達有是謂

皇明通紀

卷九 法武

五

徙慶靖王于韋州原封慶陽名梅余妃所生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建按至孟津有司欲舉財以

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

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

書勞勉之

十月後封喉莊王子雲南

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上考

驗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印詆量罪降爵

重者奪爵爲庶人不卽削

十一月封皇子德爲谷王

擢秦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基

爲右贊善時天下卑官入覲者上親詢以民間政

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

華善文辭故有是擢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

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

爲虐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

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六

正月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飢煖

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于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

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

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

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論民間但有墮地皆

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植棉花幸

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

寧人

四月都安南朝貢

詔免孝子鄭安童軍役安童永州新陽縣人父玄戊定邊已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年領老而無依諸閭自陳上憐復其身

八月詔國子諸生習讀春秋

九月青州府日縣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腸肉食之不念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風風化遂遣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五

天下禮部議曰人子所當爲也臥水割股前古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臥水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嗣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水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告不得已而割股臥水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

詔從之

寶字通志書成

應建 洪武

十月罷建喉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今雲南土廣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者復加興造之役非惟瘠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喉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十二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六

傳安 洪武

是年太子太師額國公傳友德暴卒

上 洪武

定遠侯王弼卒

訓成 洪武

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叔明卒葬於安生山謚曰懿

皇明通紀集要卷之十

東莞 康 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乙亥 嘉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何資斬之

二月宋國公馮勝卒

四月停造遼王宮室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蠻成蘭羣臣表賀上曰野蠻

成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

何用賀焉

貴州土管何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信國公湯和卒 上懷悼輟視朝親爲文授使者以

祭封東甌王謚襄武聖像功臣廟復配享 太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爲除陽王郅曲率先推戴聽命惟

謙願 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

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

二本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

徙岷王國于雲南

免五府糧餉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

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

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

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官之主未諳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

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安身行伍爲人調用者

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

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

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爲

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羣雄之

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荒務習奸滑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

來卽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

得底統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爲觀

朝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揚子西廡朝夕覲覲以求至
管首尾六年凡七應猶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
多是古今非奸吏弄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
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
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
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
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平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
戒之哉

冬十月冊馬氏爲 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
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三

叛酋黃世鉄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首莫金分
兵勦大藤峽江南巖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首
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
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
班師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處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系
各擬二十字爲一世以某字爲名命之首其下一字
則臨時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
仁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祚翊
常由慈和怡怡神鑄靜迪先猷是也

洪武志書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
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
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

皇朝通紀

選才聞右以浦江鄭沂爲禮部尚書鄭幹爲池察御

史

定天下官員朝祖之制以辰戌丑未爲期

朝鮮王李旦遣人請印詔不許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四

三月燕王春劾率師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
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迨至兀良哈禿城遇
哈喇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皇朝通紀

五月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庭罷莽大夫楊雄從先

是行人司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

皆有功於世教若漢楊雄嘗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

仲舒之賢友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及時改

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 上從其言

八月復免應天五郡秋稅

九月大興發仕武臣論之曰元初兵革中原鼎沸人

洪武志書

大興發仕武臣論之曰元初兵革中原鼎沸人

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宜力其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甲寅賜皇曾孫文燧生太孫允炆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五

十二月攻破調水克宗那革買摩訶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勇畧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剽平峒寨擒斬餘賊不可勝計諸夷附服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金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三條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昭待考試官取奉和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

地土子無預并

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開縣陳鄭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釋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瑩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較書嚴叔載正字童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樞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舛逆益怒謂其胡誑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爲監黨餘皆胡黨戴瑩不與焉詔有三吾讀成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二人皆北人也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六

古州上寨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平戶吳德鎮撫并率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交燒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擄戰不已遂中身而死乎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并乎臨難捐身而忠孝并大丈夫不能命追贈爲指揮僉事尋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市

恤其家

四月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共金賜思恭

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

命燕王築大同城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太師資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特旨旌爲博

皇明通鑑 卷一 洪武 二

士承使李士易謀事竟發文皇帝封建詞亦何皇若欲立朕爲嗣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橫擾藩閭皆阿順不違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

九月上命戶部下今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

應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選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倅遼東海運

十一月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績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塲下糠公私通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敗而巴令漢席父兄之庶生長膏粱統綺之下農桑

皇明通鑑 卷一 洪武 八

勤苦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千一衣驕若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上不豫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

晉王堯誼曰恭

齊泰爲兵部尚書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

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卽以香湯洒掃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紼立於階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夕水夜不就枕算先是太祖不豫多暴怒遺詔數者甚衆太祖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諷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有嘗深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

皇明通紀

卷一 洪武

十一

外草臣百姓望見其踐瘠之容深黑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朝喁然有至德之思焉

是月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帝諱承攸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宮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冊立爲皇太孫太孫生而慈慈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至

性孝友異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痺也痛楚號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聞楚聲卽惶惶若不欲生親吮吸之周匝盡旬餘始愈太祖聞之呼侍醫問狀得其實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太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踊哀慕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倒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極周居喪之初日則

皇明通紀

卷一 洪武

十二

呼與同食夜則挾之同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寄諒諄懇有加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句云兄弟相懷本一身太孫遽應祖宗繼體宜同能嗣後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爾時政治嚴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皆讀律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帝聽政每震怒輒誅夷狠籍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犯法

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 太祖不覺氣平矣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候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獻之 太祖未之信也拘降里婢僕及原醫詢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爲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 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還者獲強盜七人都送太孫審太孫一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一三

兄仰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 太祖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故見其人雙眸炯炯視端詳定非盜也 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慎審故 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附錄或曰太孫頂頗頗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一夕 錄文貞之侍側太祖命咏新月錄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

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圓圓相也有清光偏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照招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餘能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圓圖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

是日薨孝陵援遣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緣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更民軍士悉舉 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 帝令人賁勃勸使還國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 上出令曰三年之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十四

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太子祖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人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忍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平復傳諭曰繼文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葬不能違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知社宗廟之際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詳詳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 陛下少抑致情俯循衆議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

郊社宗廟朕將執事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儻。罔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旣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啓運。懷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太

皇

皇明通紀

卷一 洪武

一

立孝陵衛

初省州縣

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度周王橐爲廢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逼謀者。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重

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執制之干澄曰。不然。燕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詢景隆大素金寶。王不能

應坐反軌之及其世子。國官眷屬送至京師。創爲虜虜人遷之雲南。

燕王簡壯士爲護衛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至異人衛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繇是靖難之志決矣。時建文帝尊禮賢士。募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國大事必成燕王。竊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

皇明通紀

卷一 洪武

一

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道衍長州姚廣孝也。初視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善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覓古詩曰。檣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旣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

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平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摩王自說連擲之脫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試道衍疎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密齋和尙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于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前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于道衍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一十七

宿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子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于道衍云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密理副留翰林充編纂

九月長星西門有聲如雷

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懷誠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衍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清宴言召入將殺之濟

叩頭曰陛下幸四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

滿前監察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吏先是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諫河州

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幾未明求衣日肝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期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十八

聖臣宿衛疲于伺候職廢業荒上下懈弛臣恐措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待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

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衛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關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

國之噬臍無益也。帝領之乃擢用張昌爲北平左

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仲察燕府動靜徐爲之計

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孺請以

德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殺于蜀王

十二月辛丑朔帝省郊壇

封右都督沐成嗣西平侯

詔永直言

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卽位來小大之獄務

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

之半

皇明通紀八 卷十 洪武 十九

詔釋剌面軍及徒人還鄉里

皇明通紀彙要卷十一

東莞陳建輯太學臣江旭奇訂

已卯建文元年昔為洪武三十二年
永樂初華葛曆中復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

進郊祀頌
上嘉納之

勅修高皇帝實錄

詔京省開科鄉試

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

規朝廷所爲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還

密有委托使諭爲內應諒許諾還至燕復命王覺其

皇明通鑑卷之二

二月都督陳煥來

命都督僉事耿獻左僉都御

卷之五

此役羽黨也。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袁孝子忠獻
裝飾相之愛。畢白曰。宋忠面方五大。身軀象張。

得面方五小，行步如過謝。貴早肥，氣短，景倩身小，
錢聲雄，眠臥顛仆，押髮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

詔尊 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

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第九

魏吳王允鑒衛王允燾徐王立子文奎爲皇太子詔

萬寶老聖田典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拊恤壻

贖民鬻子減田租

皇考既謚懿文帝諱允峻及皇子生復命文奎

年與譚同無乃不辨乎小子且見其效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衡府紀善留史局是修江西

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爲霍丘學訓導入見帝

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喜擢

周府奉祠正尋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逮吏是修以

嘗請免改櫛府留禁修 太祖實錄好薦達知名士

建文

坐斤之不爲助。請惟而人。

拊膺之哀重矣。聞入京。太后自遣使慰勞。及入。解

贊繫之衣帶遂韞于東廡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陳

漢官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錄上曰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廉滄其學靡不究

爲文數贖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

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

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初湖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

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它日是奇爲士修

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笑之

夏定國

燕王

燕王

更定官制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曹鳳昭劾王不

敬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審奏曰燕王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

錫與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

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

警上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

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

思部漢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劾蕭王入朝

至刺血書懷辭上曰子生處忠節之邦幸勿

皇明通紀卷十一建文

一死之得空可以含笑于地下而子孫流毒天下時

九李亦中節死早敬字惟恭安人生於洪武二十

不華色帶詩書夜歸失道得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

中昭諸王多僭敬乘間言之上曰爾言是我不

文皇帝即位敬不奉迎乘輿建文上曰爾言是我不

款日受起家親弟敬死有條罪經日如生

年劉球其也事不備以節後四十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

燕王還國

召樓璉爲翰林侍書

建宇士連金華人文皇帝命孝肅卓不可改命

建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燾至京師尋遣還時太祖

小祥文皇帝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文皇

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

爲彼將先備三兄弟輝祖朝也輝祖亦勸上留之

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寧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

力保無他道之照入輝祖庭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

還國文皇帝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

起高煦官力爲多上悔不用輝祖之言

皇明通紀卷十一建文

博士黃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

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

良久遇有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紉于街者輒拂其

塵簪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

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

異何以過此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譁聲徹內朕

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

教意者朕有平德殿行事無禮欺外仁義而內實多

欲欺悖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

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

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諱官人相爭是其常事

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

連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連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連昱及連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子廣西昱放爲民理降爲銅陵典史

命宋忠

三月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位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緣忠麾下胡騎指揮間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耿耽練兵于山海關而張禹謝貴則

皇明通紀卷上 建文

五

帝何動定約則俱發

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章德順德

命宋忠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抹使巡行天下問民間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

昭抹訪北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爲之備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

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府

上曰求直言而以直弄之人將不食吾餘復命原官

靖難兵南下是時上南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者

欲中大義于天下不應使相連反波有疑獄便須

湘王有憂
自焚死

據雖未盡丹徒有疾不可得矣不報軍命田昌隆各在好籍舉出就戮乃當陞大呼曰有來請臣可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四月湘王栢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偽造寶鈐兼殘虐殺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而乘馬執京躍入火而死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待詔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文皇因託疾伴狂走卧久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皇明通紀卷上 建文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之被謫遂稱病大者閉牕推牕曰疾甚宮中亦杖面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遂辰告歸貴曰殿下本無恙公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遣中官逮燕府官屬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堂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葛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

齊府人曾各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

逢辰死之先是文皇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起義期對未可至是遣還官屬又密勸張信手致文皇信誓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執也不如轉船爲禍信因謝見文皇

勝爲威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文
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勅在此實就
執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也疾召
道衍謀事忽然檐瓦墮地碎文皇不懼道衍曰天
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陣
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易約盧振內應一面
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文皇
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擒
貴尚餘無能爲矣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俟內官
來逮所坐各收下就令內官召貴尚付之將必入

皇明通紀

卷上

開縛耳初四日王申文皇稱疾愈御東殿伏兵左
右貴尚不深慮果入爲壯士縛文皇尚扶杖坐方
進西瓜令投尉拳碎之已而曰永出不堪取刀割之
于是兩廡伏兵盡出猝葛誠下殿文皇極杖起曰
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皆斬之聞者
驚相告猶猶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克
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紇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聽
吾王自制一方矣亦下
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瑒走居庸關都
督宋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瑒守關

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禍
王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權布政司吏友直爲本司右
叅議戊卒金忠爲燕府紀善
金忠與相士京張阿聚忠當成趙州不樂行瑒見
曰此尚書皆法當大貴忠所仰賴瑒亦不樂行瑒見
至燕即召入以起義命忠卜之大吉遂署
紀善待燕王用其謀策後忠卜之大吉遂署
燕王誓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誅兵誅之以清君側
之患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
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
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

皇明通紀

卷上

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書曰皇考太祖高皇
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
建諸子輩罔宗祖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賀天陛下嗣
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藏禍心恣議奪毒
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禍極極極極五弟不
數年間並見倒牽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
王土轉徙流離行路於惻惻相尤可憫閭室自焚聖人
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
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實畏小心

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于皎日諫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奸臣跋扈陛下之聰明詎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蔡楚刺燕備極苦善追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局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于街衢鉦鼓喧旬于遠邇圍守臣府屬嚴密小大稟稟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局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于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惟奸之心不止密臣營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

皇明通紀

卷七 建文

矣伏望陛下卹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漢發德音去此凶惡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遂仰天門敬聽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奸臣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除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備伏候命

江北雖有司諸督撫上曰朕以不德政壞又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救疑獄捐過祖訓窮之以修實政是嚴雖不爲是更有秋兩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寶起兵鎮州遇戰宣及衛

鎮府曹濬侯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

居庸破會襲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賢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死之宋忠會襲被執死之先是忠守懷來守居庸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肅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瑯方邵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過入瑯軍敗走遂拔居庸于是瑯走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備兵懷宋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

皇明通紀

卷七 建文

十

可先擊之忠輕驍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宜爲報仇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旗幟爲先鋒衆遂謀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響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陷者忠衆列陣未成王麾帥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謝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廟搜獲之并擒俞瑯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率陣獲馬八千餘疋餘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寧

而關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附附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葵郭亮叛降燕

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

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既而被紿遺萬獄

大寧兵遣東寧府之守將王選封在馬大寧軍士

用劉貞陳亨等勇起衆一戰朝廷之真性燕王勝而

亨有二心惟萬勇起衆一戰朝廷之真性燕王勝而

用又聞計作清燕萬處稱萬松平召召所獲卒放

按萬書示中厚賞之而又故令同後卒得獲見

之誠諸將將同歸無賞公憤不平北至事發

貞亨遂舉萬松平

許不能白克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秋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

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十一

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碩成徐凱陳璘平

安等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

誅北征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今其下曰一

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

皇務能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書諭諸王削燕獨霸

赦程濟出獄程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濟

朝邑人徐州之捷諸將銜碑叙功濟一夜往祭碑入

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大怒推之遽止曰爲我錄

文來因按姓各行族誅濟姓名獨沒斷處得免上

出亡時問程濟濟曰云云乃免立召僧入爲上建

髮從出亡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上至南

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勸名節清好術

數翔曰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其後翔九十死難

徵雲南兵

已酉耿炳文率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鄭

州楊松率銳鋒九千進據雄縣約忠爲殿壬子中秋

夕文皇度松等夜飲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攻

破雄城屠之九千人皆戰死潘忠來援松文皇先

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十一

俱被執并失鄭州文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

錄問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潯沱河南北其部將

張保降燕言狀文皇厚撫之遣歸許言被縛脫還

又言雄鄭破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北移庶可

併力以禦炳文遂用保言移營壬戌文皇遣將攻

破其東南炳文出戰大敗奔入城爾將軍李堅甯忠

及都督顧成河托指擲劉燧皆被執成降燕兵遂

圍城炳文盡力堅守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

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無算遺馬甲輜重亦無算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炳

文稱老將善戰至是敗帝有憂色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眾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何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矣帝然之親使景隆于江潯賜犀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

谷府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璟初嘗至燕又與之奕璟勝文皇怒曰胡不謝我耶璟正色曰可勝處景隆不敵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敵讓也華命曰景隆疾不起遷至京見文皇劉璟下且云陛下召批後述不得一個字

皇明通紀 卷七 建文

下詳前錄景隆自經死於帝前帝命孫寧不許得歸寧成公子字仲堪景隆子孫寧不許得歸寧成公子字仲堪景隆子孫寧不許得歸寧成公子字仲堪

召削大寧三渡衛初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北兵起齊泰等慮兩王通謀故有是舉及削漢

衛燕王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遣寧王書告窮楚求解勝者不知詔削者寧王喜靖難兵遂起大寧

監察御史廉郁上書不報書畧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

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遺顧戮彼雖可廢而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

暨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不自危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

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獻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

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將不効謀士不効力使使中原無辜赤子困平道路迫于轉

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預國大事者方且揚揚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觀之彼其

勅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既離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營此臣愚

皇明通紀 卷七 建文

以為不待十年必有焚脂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與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

楚蜀于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背勤燕以罷干戈之舉以厚親戚之慰如是天下不勝幸甚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獻職楊文師遣兵圍永平景隆師次德州收集炳文餘眾并調各道軍馬五十

萬進營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青梁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校刻自用楊克任事以

數十萬眾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敗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

在前大軍回擊必成擒矣。請將曰：北兵少，奈何？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爲承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承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

靖難兵援承平，吳高遂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散。北平高壘堅持，而吾以大寧旣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捷計，貞亨間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亨向有二心，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之，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將悉降燕。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丁子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旣拔，燕王駐師于城外，遂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暢，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稱入城，陰結諸胡兵思歸之士皆許之。旣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軍王僧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成卒皆從。

主者隆慶
北平

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寧府妃姜世子皆攜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

李景隆率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欲營，南軍援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頗後軍不繼，乃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一六

勅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墮指者甚衆。燕王諜知之，謂請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璘領騎渡白河，燕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璘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

靖難兵
千五百
隆慶

兵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弁兵糧晨夜南奔

景隆遂還德州燕請將精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

隆然援攻大寧而殿下不從度算神謀制勝料敵無

一不酌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

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

常法但後有商畧無難於言

燕府再上書遂傳檄天下

十二月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叛以城降時景隆

駐德州燕王知其銳意後募曰我先趨大同彼必

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于奔命不戰而屈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其兵矣遂出紫荆關攻廣昌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盟報國

加景隆太子太師

省躬殿成

選募勇諱士以楊本為錦衣鎮撫周拱元為所鎮撫

本中平人輸運王燕王撫本請登臺觀兵見大

水論者一軍無述王燕王撫本請登臺觀兵見大

北向本常持三十斤鐵棒臨陣北軍拔旗無敵前

陣日雖得瓜然常持人排去取不

拔不離旗治法避罪不能用

發費大將軍軍務高總使燕至燕稱國朝處士臣

上書 燕王不報

燕王黃子澄仍留京師

庚辰建文二年 舊為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逼大

同

詔均江浙賦蘇松人得管戶部

景隆遣燕書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荆

關燕王自居庸關建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

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息兵不報

保定知府衛金叛降燕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諸武弁犯法破聘者悉叛走隆燕盡復其舊職

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郭英等進兵真定以國燕

靖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

其將陳亨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陳能俞遠

湖廉聚力戰死之觀國公輝祖廉環先是燕王

逼至國安謂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事而

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復而自用胡觀驍縱不法

吳傑懦而無斷數千皆匹夫其來無能為也惟恃其

眾耳然眾不可恃也人眾易亂從多無益也爾等但

赫馬彌兵聽吾指揮舉之如拾地芥耳耶思爾等過
機當謹以爲戒已未燕兵渡白溝平安伏精兵萬騎
邀擊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征胡讎吾用兵
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落安驍勇
善戰互有勝負燕屢却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驍安
收兵還營時界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
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
燭夜與燕兵大戰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
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
庚申燕王率衆渡河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
皇明通紀卷二 建文 七
寬俱走平安善鎗刀斬燕陳亨已而高煦帥精騎
數千合燕王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單能引其子
及精兵萬餘入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景隆
遂麾諸兵乘敵後燕王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
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吾後矣急馳騎赴之戰甚
力左右曰彼衆吾寡奈何宜退就土軍可以并力景
隆等叫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燕王
三易馬三被鎗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稍却馬躍能幾
及之燕王急走陘登高處佯麾若招後繼者景
隆等疑有伏不敢上燕王遽率衆馳入陣陣動會

旋風忽起折我大將旗內軍大亂崩聲如雷單能父
子力戰死俞通淵滕聚等皆死燕王因命乘風縱
火燔諸營聯河者是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
委弃器械輜畜萬萬計所被殺溺死者二十餘萬人
燕兵又追至月漾橋降十餘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
諭王省死之時燕兵執教諭王省旣而釋之歸坐明
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
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而死其女靜適卽
暹羅簿聞靖難兵入濟陽量父必死節預遣人求父
皇明通紀卷二 建文 七
貴戰竟得之以歸華省子禎判靈州亦拉訖正賊中
官領山南兵敗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靖
難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巍及統兵
盛庸力禦却之先是景隆南奔鉉隨之次臨邑一
時城望風奔潰方對酌端宇忙靴涕泣以死自誓
相期協守濟南以須後援遂趨入募兵并集潰亡士
卒景隆自德州來就鉉丁丑燕王率衆趨濟南已
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燕兵遂圍城疾攻鉉
巍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燕王射書招降生員高
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請罷兵辛巳燕王命

其下隄水灌城中城中大懼鉉曰無恐鉉乃詐令軍民出降 燕王大喜止灌鉉伏勇士關門候 王入

用級下之幾中其計 燕王大怒乃以破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縣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夫突擊北兵皆破之 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八百姬婦國入貢

建文

主

遺尚寶司丞李符成使燕議罷兵濟南圍急子澄等計請和以怠燕得成慷慨請行見 文皇濟南城下文皇執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爲辱命下獄尋釋之

燕門

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九月舉門成遂改題諸門

徵洪武功勳族廢者子孫錄用之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

清遠伯卒繼義上書下義獄

武吉忠兵請和燕王上北平書請下獄結報

徵文皇出義獄中利餘庫中尋陞左參政

徵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陞鐵鉉山東

左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

景隆召還燕不諫黃子澄殺子景同請諒之不聽

平燕將軍盛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

真參贊軍務鐵鉉督兵北進

十一月 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截獲輜重順流

而北王自循河而南庸兵襲其後不克 燕王遂至

臨請掠大名焚我軍餉

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庸鉉率兵躡其營東

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榮劉江襲破得都

皇明通紀

卷二 建文

三

指揮唐禮被執露走乙卯 燕王至東昌府首城而

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方特嚴勝直至前街庸左

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燕王數重合平

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驍往往有

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于昆西

南漸薄 燕王易服潛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

大敗走庸趨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

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先是庸鉉聞

燕兵且至先簡閭精銳柳泉督師盛庸安將士人人

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北時

王獨以一騎殿後，過高煦領，指揮萃聚等兵至，獲浦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既退，駐節陶而衛遂飛檄真定，洽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然燕大喪氣矣。

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呈明通紀集要卷十一

終

臣文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二

東莞陳建輯

大學臣江旭奇

辛巳建文三年

正月享太廟告東昌之捷

靖難兵還北平燕王耻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二月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溺零如兩自燕所服袍焚之以示公者丘福兄王憤志謂未能曰

皇明通紀卷三建文

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于收效况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負未可知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先來者擊敗之餘自靡落諸將曰二百里遠哉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王曰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拔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懼試觀吾破之

大事表

歷城侯驛兵德州約吳驍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三月盛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是旗張等力戰歿之時庸兵營于夾河燕衆來掠其陣庸出千騎追之莊得等力戰斬燕將譚淵等燕小卻文皇更以勁騎布庸陣後燕將未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欽機相牽不能先後亦小却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歿之張皇旗者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先登屢有俘虜至歿猶執皂旗仆北軍異之是夕戰酣迫暮各飲兵入營文皇以十

皇明通紀卷三建文

卷三建文

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將士相顧遲疑不發一矢以上有旨無使余負殺叔父之名也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兵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以息復起相持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而庸軍中昏暗不辨只尺燕兵大呼乘風縱騎庸軍大敗踣踐死者無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方走將脫遂還保德州真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軍家橋甲申與靖難兵大戰擒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軍不相援安敗績閏三月吳驍平安帥師及靖難戰于藁城敗績初安

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北出真定聞庸敗乃還燕
王謂諸將曰吳傑嬰城固守則爲上策若軍由卽歸
避我不戰是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
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韓又令校尉荷擔抱嬰
兒伴作避兵奔入真定城中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
中無備傑等出師掩之遂出軍滹沱河王聞之大
喜夜起兵渡河諸將以時日不利王曰拘小忌者
誤大謀遂遣騎兵遇河上流疾卒輜重從下流度與
南軍遇于藁城傑等列方陣西南王曰方陣四面
受敵乃以軍糜其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復自以驍
皇明追紀 卷三 建文 三

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傑安發火器大弩射王矢
集旗幟于鬚毛竟不及王時安于陣間縛樓前
數丈登樓見內軍勝大喜麾軍力戰無不一當十
王望見安樓率精騎直趨樓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
隱而走倉大風發屋拔木傑軍亂追奔抵真定城下
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鄧誠陳鵬俱被執安傑入保
真定南兵降于燕者悉得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體
矣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
復謫齊泰黃子澄論燕罷兵

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詔大理少卿薛昂報
之書稱臣燕王某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卷子澄謹臣
大惡激上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以中臣臣
歷忠懇號天高不聽夫小杜則受大杖則走臣詎忍
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
哉故以兵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推劬臣亦
不敢用爲喜恒用傷懷念此元元蒼赤皆皇考所
息養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流血成川暴
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比聞泰子澄皆已竄逐
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
皇明追紀 卷三 建文 四

士皆曰是直緩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
衆當悉召還而今聚境使迫有加無已是奸臣之身
鮮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立然
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而況人乎書至
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安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
羈大名暑雨爲淦不戰自罷意遠東諸將入山海關
次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橋北平彼側巢穴歸援
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亦適至
矣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
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使持報燕別

為榜諭數十言刻印萬紙授諸令散燕軍中崑至燕
軍王問來意崑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暮即旋師
王怒曰是給我也崑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崑崑
戰慄伏地王令發崑南還

四月吳傑平安盛肅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書言比荷聖明允臣所
奏論以輕兵息民而崑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肅登
發兵絕臣糧餉要殺臣將按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

束不敢赴闕而傑等必欲求釁略不見捨與此所下
詔旨殊皆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疑孤臣父子之欣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建文 上

幸也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構制如彼臣自救之
計敗一日而忽哉恐陛下實有憐臣之心每為奸臣

所沮輒復此懇無任戰兢俟命 上覽書歎曰燕王

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何必用兵為也
召孝孺諭意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二散即難復聚

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計提書當不
遠耳幸無感甘言 上然之遂下武勝獄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統觀海衛指揮使張壽春中言兩事危急坐妖言

論次

平陰縣

平陰縣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北兵日擾城
下樵採滑出兵追之輒引去于是城中乏薪毀屋以
炊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危紙
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

王悅清言緩其攻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燕將

劉江于平村敗績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高煦及三郡王不
睦于世子孝孺言于 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問
也世子見疑 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建文 上

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世子燕地世子得書不
啓封押安俱致下所三郡王儼馳使告世子且友
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啓

視蹙曰嗟乎幾殺吾子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
水西寨約期進攻北平 燕王聞之即日還兵援保

定

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

丁丑燕兵聞水西寨道別將朱榮圍定州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

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大興定

十月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瑄率步兵三萬援昭

水西寨撫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陳齊眉山下王

潛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瑄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

等俱被執房昭韋諒脫走遂失水西寨靖難兵還北

平

徙慶王于寧夏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

燕滑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命兵部右侍郎徐屋招集兩浙義勇

皇明通紀卷三建文

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

糧輜通燕寇鐵嶺

皇少子文圭生

十二月丙寅燕師使出北平

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按梅殷汝南侯恩祖從子

尚高后長女寧國公主有謀能騎射天性恭忠最

爲太祖愛幸受密命輔上以舊勅一遺詔一付

之既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殷拒之曰

皇考有遺詔王怒遽更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

耳殷制使者耳鼻口授答詞曰留口與殿下言君父

恩義不可違王不料遂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

革命日殷聞變大驚勸欲死王迫公主嚙指血爲

書以招殷殷歎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侯之

見文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文皇恨

之去年冬陳瑛言殷有私謀又詎說幾得罪明年冬

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驥令人掠殷家置橋下驢

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懷不平發其實文皇

怒罪兩人兩人曰上命也益怒立命力士持斧瓜

落兩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公主疑出上意率衣

大哭曰駙馬安在上咲解之以二子順昌爲中府

皇明通紀卷三建文

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會事

燕兵口南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刑

壬午建文四年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

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

靖難兵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史目鄭華

死之靖難兵攻汝上郡指揮薛鵬被執攻浦指揮王顯發

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與史黃謙歿之。
二月內師集濟寧餉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
更定尚書以下勳階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
爲先鋒追蹙之王辰燕王至渦河安進至泥河遇伏
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駐
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

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歿之

四月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小河亘十
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一戰斬陳文再

皇明通紀 卷三 庚戌

燕王真 燕王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 燕

王見失兩將兵兩御力自督戰安標長餘追及之忽
馬蹶不前燕將王麒麟躍馬入陣援法

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
之時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福國公求號何

福亦引兵會安軍擊大振燕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
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蔣州千戶

李斌等十餘人斌號勇敢號威謀軍並懷會大將各
飲兵還營燕諸將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

寨觀臺而勦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高十

義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 王然之下今日
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曰江汝所之子
是諸將不敢復言遷當是時 王已不詳甲鼓日矣

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 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
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敗績指揮使宋瑄
力戰歿之福走都督平安陳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

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
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歿之

時平安營于靈璧會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備突至殺燕兵千餘
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爲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

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却之高煦伏起 燕王還兵來
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日三砲突圍出師就

樞子淮河度辰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斃
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喧噪壁俱滿營遂破

安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王縱性
善等南還性善別服躍入河歿自是南兵益衰矣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北兵南來 上用齊黃謀
遼東兵十萬至泺與鐵鉞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

文帥之至直沽遇張瑄、朱貴等，被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

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堅

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庸、張瑄遂克盱眙縣。

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難兵趨泗陽，知淮安府徐安邀

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

王彬承之時，燕兵既渡淮，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

先鳳陽徑趨滁和波江，或謂先淮安自高郵以達揚

真，即渡江可無後顧虞。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

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女子，陳淮安、高郵、溧、池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梁銳兵聚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

非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真當時惟徐安守鳳陽，

毀橋，欲舟以斷來路，務嚴守淮安，不肯假道。又都督

孫岳備禦甚嚴也。

靖難兵至儀真，詔曰：燕兵勢將犯關，中外臣民坐視。

子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立即勤王，共

除大難，宗社再安。子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

無不慟哭者。

遣刑部侍郎俞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

分道徵兵

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據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

復召齊泰、黃子澄。

蘇州知府魏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建康成郡，至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真，幸

日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稍數日援兵，幸

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

太后命，命慶成、王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

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徽州知府陳彥回糾眾勤王。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樂平知縣張彥方糾眾勤王，次之。

前永清典史周縉糾眾勤王。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

左都督僉事 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

植歿之。

燕得陳瑄降，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

待。王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

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

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瑄、王佐如靖難兵

議和，分遣諸王守城門，景隆往伏地稱臣，連天命，遂

蘇得還甚恐。上復令同諸王往。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上會羣臣憫哭。或勸幸漸或勸幸湖相孝孫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

甲子遣人齎報書四出超援兵爲燕騎所獲。

乙丑靖難兵門于金川上書。皇太后。

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卒與諸劬哭去之京師大譁。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見率同僚十八人叩殿前

殿之幾案會輟朝覲及大理寺丞鄒瑋當陛大呼南

進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

平亦之欲并誅景隆不果。

大內火。帝以燒開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日

也城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譁言不如

過去。上弗聽候自發程濟告以祝髮出外可免難

從之或曰。上方急時一官捧太祖遺像至曰曩

受命嬰大難則發誓得楊應能度謹及祝髮程濟曰

數也可奈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爲上剃髮從水關

出宮中火烈甚傳言上崩而實遁去濟從以文

皇即位後心嘗疑之密索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

以他事錮洽凡十三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備訪張

儼備路上所至又遣太監鄭和等遣船募士下西洋

物色之竟不得相傳建文遁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

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滇南詣寺僧曰

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跌

坐自稱原姓名曰前胡給事名訪張儼儼實爲我來

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骨鄉土耳以聞于朝

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竊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有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以或良書旨朝廷不忍命太監經侍當時吳亮往審

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了

後還片肉于地汝戲侮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不能

仰既復命夜繼來別室于是迎入大內號稱老僧

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帝嘗賦詩曰華落西南

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

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新新蒲

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又

有貴州金絲長官司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侯天

命消殘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國罷榜嚴聲懽笑看黃屋寄雲梯南來瘴嶺千層迤北望天門萬里過欽段久忘飛鳳簪袈裟新換袈裟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曉朝

安王極及文武羣臣兵部尚書茹瑞等奉迎乘輿勸進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復業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遞行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當變時和尚方壯年投剃走西南重

皇明通鑑

卷二

建文

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遂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旁松栢灘灘水清駛蘊蘊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為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易乾卦山中人固謂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俱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誦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誦葉盡乃返泉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戒日注酒一壺候客客至輒飲不則拉攤

牧豎人飲半酣呼豎兄和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頤而秀爽指柔白翦翦落筆成章不甚工然意氣渾瑩又能感俗人或曰和尚為建文時御史成之日其徒問師師外宜銘何許人和和尚張目曰松楊問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

雲門僧在會稽之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其遞流也終不得其姓名

河西儒無名姓 文皇人京賤儒被為衣道走其冬至金城行乞而中金城邊地極寒備常承焉明年過河西侯莊浪豪管家為備取直積買年裘被之雖極

皇明通鑑

卷二

建文

寒必以為衣覆之焉益破縷縷不肯脫及即永新市故為衣必覆其上人間不答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飲倦作時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備欲與語備走南山避旬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數年病且歎呼至人謝曰我外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即火我無埋我骨管家從其言
補鑄匠無姓名往來蕪慶間業補鑄所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鑄者教之不索謝但令負擔從或後學者至即遣先學亦如是數年人呼

卷一百一十五

一八

卷一百一十五

爲老補銅匠錢布果不擇受膏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財稍積囊積遇風雨乘暑輒不出買酒飯自酣飽常寄宿蕭寺中忽薨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

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漸

詔至臨海湖上人覲入縣庭聽詔或歸語樵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擲

樵投河歟

北平瀋州縣官朱寧等并去二百九十有一人

皇明通紀卷之建文

翰林修補王良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璋監察

御史魏冕衡府紀筭與修實錄則是修成之

燕王賜收左班官員曰奸臣黃子通齊秦陳建德

郭任虛趙廣太僕卿陳璘之駙馬黃福尹昌隆張

魏毛大德蕭曾鳳韶王純黃魁戴德榮孫永壽王

二十五人右前閣王純黃魁戴德榮孫永壽王

張敏孫昇翼太宰大芳陳芳同鄉紀來史鍾凡二十

六人右繕稿仍以方孝孺爲首二榜共五十一人出

資格收之官民人等鄉紳諸臣來者皆從爵有差自

是猶獲得官其乘乘機贊劫者紛紛離禁之弗止也

既而鄭賜王純尹昌隆自獻贊并釋張統就幸成之

方孝孺

社與國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帝位

景隆指黃福爲奸福曰臣誠死罪但目爲奸則非亦

有之餘俱獨節矣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燕王清官三日詰問上

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王遽出尸燬燼中伏而哭

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議禮葬之時官人

遭戮略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哀杖哭闕下

帝位虛凡三日

已巳燕王謁孝陵還卽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橧

皇明通紀卷之建文

齊王傅爵土

王申葬建文皇帝

命復洪武舊制

革除建文年號得洪武三十五年未改

遷典宗孝康皇帝主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

子遷呂太后子懿文陵

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璽爲廣澤王居陳州

第三子衡王允燈爲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

繼爲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璽允燈爲

庶人允繼改驍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成

進封徐增壽為陽武侯諡忠愍 上憫增壽之

世襲

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

不屈 上親召問不答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

取伏招輝祖默然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

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

寬典止勒歸私第章其祿米而已

齊泰被執至族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奸臣

九族外親之親以泰為首高彌等二十六戶皆就逮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十九

抄沒克軍先發與州屯衛大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

年發其肅衛多道成者

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徒子

文雷福遠等六十五人皆就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

人皆發克軍

族誅右副都練子寧

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先是姚廣孝囑 文皇南下

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

文皇領之既革命驟來召不赴逼之衰經就闕下

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

王子嗣在 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弟

忤旨繫獄捕族誅下獄傷之已欲草詔召出孝孺

自執其經見哭聲徹殿陛 文皇降榻勞曰我家事

耳先生無過勞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大抵數字投筆於地復大哭且哭且罵曰成即

成耳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

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 文皇震怒遂繫諸市罵

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

計今謀國用舊忠臣發憤令血淚交流以此殉君今

抑又何求烏乎哀哉今庶不我尤 時年四十六詔收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三

其妻鄭氏先經成宗族坐成者八百七十三人

召御史高翔翔表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誅沒

其室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咸

遷又發其先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

澤園

府前御史尹昌隆以為北平按察司知事以其曾上

書切諫至是覆案貸之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勉刑部尚書秦照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

族誅諸臣
大赦天地

大赦惟名在奸臣拘者不宥

詔吏部及翰林院奉文學行誼才諸之士

召待詔解籍中書舍人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

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上卽位首召用之瑛請追戮建

文黃觀諸臣不許

八月吏部尚書張統恭卒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

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是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間利書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執權自縊

左僉都御史景倩犯駕磔殺之景倩本耿姓真寧

皇明通紀卷三十三建文

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性慈憫儒術大飾革命日方

紳諸人盡焚而倩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倩

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倩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諸之曰我恐不

爲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扶其轎墮血御衣文皇大怒命鑕帝刷其肉肉盡罵已足後精美迭見時入

殿庭爲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

村里爲墟

始開內閣于東閣門內以待詔解籍爲侍講中書舍

人黃淮爲編修直文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也

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焉尋復以胡靖爲侍講楊

榮爲修撰楊士奇爲編修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七人

並直文淵閣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大

臣造膝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

始退

建谷府長史劉舉至京下獄自經死上既登極環

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

親戚儼之戒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

允爲戮殺可也蓋順天心毋自蹈刑則殫賈目曰稱

謂我學劉殺即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

皇明通紀卷三十三建文

對上語稱稱殿下遂下獄自經死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洪國公歲祿二十五

百石宋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陽城侯鄭

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

食歲祿一千五百石陳璘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

成安侯並食歲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

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千石徐祥與安伯徐

理武康伯唐雲新昌伯趙葵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

輔子信安伯譚忠新寧伯千石以上並世襲男

恩恩伯食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房勝富昌伯千石

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李景
隆茹璫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伯
陳璉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駙馬王
寧永春侯不附權貴以查誣罔故封世襲餘將士論
功高下陞賞有差

詔諭四夷君長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

十月初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僧道衍爲左善世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命解縉等繕閱建文時奉臣章疏時上於宮中得

奏章千餘通覽之多千犯者乃命縉等繕閱關係軍

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

等空皆有之衆猶皆未對修撰李貴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

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平朕非惡盡心于建文

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

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

冊妃徐氏爲皇后

十二月詔求隱逸以江西儒士軒伯壽爲山東布政
司左參議
戒諭靖難功臣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文選十二終

二

皇明通紀卷十三

東莞 陳建 輯 太學 江旭 奇訂

成祖文皇帝

癸未 永樂元年

積五歲不亢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復封周齊代岷王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上

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

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

皇明通紀 卷三 永樂

命監察御史巡行天下咨訪利弊興革之宜以聞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改北平府爲順天府

皇于高煦率兵備開平

武安侯郭英卒

三月朔文武百官請立皇太子不允

虜寇追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進襲又不奏聞

上以欺蔽誅之

徙山西澤潞無田之民耕于河南裕州

命修比干墓及祠

賑民于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孫

嘉慶元年

上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爲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

贖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

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時嘉興蘇松

諸縣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原吉至浙

江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拯

治之法要在浚濬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上從之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

等浦水患乃息

代王桂綬禁殺人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梗所爲不法

極拘諸司印信嚴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皇明通紀 卷三 永樂

續封功臣李彬等爲侯伯

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洩漏獄事誅

五月詔議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

順聖高皇后

勅府州縣嚴除荒田租稅之數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

高皇帝實錄成

九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刁

退谷侵畝巡地據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謂兵部

上
下
下
下

上
下
下
下

上
下
下
下

上
下
下
下

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

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

沐晟遣人諭之才還答果悔懼乃遣所據知州及威

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

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上初命庸鎮守淮安旋

移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

出怨言心懷異遂削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齊尚建文

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者

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皇明通紀 卷三 永樂

日本人貢

禁校匾名文考

十一月 上欲知天下命吏部尚書蔡義等凡郡縣

考滿至京選其職廉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

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上謂給事中朱原

直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

盡知故還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體汝

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

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

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然况遠千里尚

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深諭之

罷遣清河民夫

閏十一月封聚倉為安南國王李芳還朝鮮國王

十二月解縉等奉勅修古文列女傳成上親製文

序之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

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責之

以建文遜去大內火皆燬故也

上謂蔡義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于守令守令賢

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

皇明通紀 卷三 永樂

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行卒未能悉其

才行必考滿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

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

廉之實具奏

許諸人得奏利民利國之事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以舊河港未盡疏通

故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

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

三月收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熲爲驛宰

王奉懿文太子祀

廷試賜晉榮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平江伯陳瑄帥舟師海運以給北京歲爲常

四月戊戌册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郡王高煦爲漢

王高燾爲趙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

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爲不可復召咨解縉縉

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上又密問黃淮亦曰

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風

上意遂決

皇明通紀 卷五 水樂

儲左善世道行爲太子少保始復封姚賜名庶子

上自是猶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

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進上乃召還之

文華營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脩已治人之要

具于此書克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

知要知要便是爲治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

五月上諭諸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

際凡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上將前孝陵鐘示衛請其法駕上以皇考忌日

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勅遼東諸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

舉人

命翰林院出題更試會試下第舉人釋文詞優等者

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上召見皆賜

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

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千學已有根本但

更當進步耳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蘇湖廣孝初爲僧其姊嘗

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

預靖難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旣

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行不納

皇明通紀 卷五 水樂

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訪之姊不得

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

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

復見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綿絲進獻禮部請

百官表賀不許

饒州潘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

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友

季還饒州會同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

八月老樞送南安說王孫陳天平來朝具以黎蒼父

皇太子
自比事
青

子弑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與師弔伐備辭哀懇上
憐而納之賜居第有司月給其廩會其國故陪臣裴
伯者亦來告急自比于甲包胥乞師與滅繼紀上
憫其忠命給衣食

人君不可
有所好樂
情求此心
為切要

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諭縉等曰
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
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人君但于宮室車
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養廉廣

周王岐王鈞州獲麟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
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慶降嘉禾呈瑞野

聖明通紀 卷上 永樂

魏成謫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象白象靈犀
之屬其來祭典明續胡璠金刀夜祭沿案成作歌頌
以進

博臣非正
道不潔

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
儲貳為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于此
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識否士奇對曰儲臣非正道
不陳豈敢含識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
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
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
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六爻人
有用

皇太子悅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
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
暹羅與琉球脩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安嘉
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于危况朝
廷統御天下設其令布政司舟境者修理乏食者給
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游南衛子戶陳善
等逆指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上
曰運糧所以普軍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

聖明通紀 卷上 永樂

以達大體也其置勿用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興祖衛成權事多專
制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
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試言使之釋疑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
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

黃河清

設天津衛于直沽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糧
別以小船轉運北京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上曰數年兵

華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此石旣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以此重累吾民不聽。

上御奉天門錄因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等官論曰因皆久于獄而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

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女典

十二月安南賀正且使者至。上命禮部勅陳天平見之使者謂陛下威德素仰者貴以大義督懷恐

皇明通紀 卷十三 永樂

不直對。上聞之謂侍臣曰誠主篡位奉片國人攻奪卿等此大罪也。卿等也其臣民其爲下最足

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已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資勅往諭傳曰暴奪陳氏之寶以聞

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錫曹國公李景隆

景隆僭踰不誅諸司連章劾去其罪。上初有召景隆還惟沒其田庄令杜門省愆回奸人逆叛

呼曰陛下非此開門奉迎何以謝今日上折之曰若果來某它人來汝亦

分女直地建國都司衛所

今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

拘項畝任其閒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乙酉 永樂三年

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三年

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曹瑩等凡二十八人以應

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

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

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以驗所學每

皇明通紀 卷十三 永樂

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驛從人皆其家

宰夏總兵何福盡心屯田積穀最多奏請更定屯田

貴謂爲經久之計降勅獎勵之

七月賜鞭鞭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

差居之京州仍賜勅獎朱晟招懷之功

八月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

其父靖難功大輔多從征功也

十月封宋晟爲西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嘉其系遠

安邊之功也子統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

下後

封宋晟

西寧侯

咸寧侯

光祿監

文淵閣

庶吉士

學士

解縉

曹瑩

文淵閣

庶吉士

周忱

司禮監

給紙筆

光祿

給朝暮

膳禮部

月給膏

燭工部

擇近

第宅

居之

仍命

殺賊給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有收藏者奸惡罪之時朴偶誑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借觀密以奏聞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

趙王也殺賊給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有收藏者奸惡罪之時朴偶誑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借觀密以奏聞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

殺賊馬都尉梅殷

是歲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丙戌 永樂四年

正月河南草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可畏也遂命豐城侯李彬討賊賊奔張捕率兵捕之

部建 孝陵碑伐石龍潭山有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燾居守北京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為考試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上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經對曰經史祖備子集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

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纂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事聞上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最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跡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其謂奚用

五月齊王棣內侍縱恣上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

皇明通鑑卷之十一

六月回回使才進王儀上不受命禮部賜

雲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詔近

宣府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軍陽伯陳旭為右參將其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

寧陽伯陳旭為右參將其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

發

上諭胡廣等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

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祝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

十月未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拔

皇明通紀 卷五 永樂

十五

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難陵二關賊皆敗走時賊恃爲東面都及宜江洩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柵江既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橋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

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慶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祭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斯事弟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計聞上震悼輟朝五日柩還 上親爲文祭之極其悲愴

追封東平郡王諡武烈

朱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

遣討安南

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西域亦力把力國入貢即古龜茲國

五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賊死者不可勝計于是三江路宣江姚江等州縣次第皆詣

軍門降

臨

監軍王允燦暴卒郎中忽火起驚仆地卒時年十六

謹曰哀簡

丁亥 永樂五年

皇明通紀 卷五 永樂

十四

正月出翰林亭上解縉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于外漢王高煦怒縉言于 上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復改交趾

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桐江寨及萬劫江普賴山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瓦江斬首萬餘級弱死者不可勝計都邑相繼來降

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于披刺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

是付兵部編軍籍發成邊吏

三月張輔沐晟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眾拒戰每舟

聯巨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載木立棚以拒官軍

輔乘棚未備躬督將士力戰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

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乘風過黃江直抵

閩江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

僞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

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晉瑄鄭禮等侍講讀上

諭之曰人于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寶

皇明通紀 卷三 永樂 十五

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

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

養之深則德性純而氣識廣也它日所資甚大不必

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

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請求陳氏子孫

俾繼王爵今其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且安南

本古中國之地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

今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賊首蒼登

聖安南

等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

一十二萬

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共十七府五州十衛二千

戶所官軍以守之

上諭都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等前往山西採天花

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比聞進詐傳詔查

大爲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即遣御史二員徑詣

山西將進等一千鞠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寬重法若

都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鞠治之雖爾皇親亦不恕

勅張輔沐晟劉儒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皇明通紀 卷三 永樂 十六

七月西寧侯朱晟卒

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后疾劇上臨

問于曰天下既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及大休息惟

上矜念之 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

正不以小過而弃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

聖宗室親之以恩妻不能報 上恩矣願無驕畜外

家后崩 上哭之慟覺命婦入見諭之曰妻之事夫

其道豈止衣服饑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常情朋友之

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人吾在宮中旦夕侍

皇上每承顧問多見謙納今卿翰林之臣數輩請

婦可不有以翼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卒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實露布檄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頌露布至弒主篡國借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柱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蒞等命有司給衣食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上命解縉等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詩書易考索之便縉等受緝成賜名文獻大成既而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脩凡四歷寒暑至是始成書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
十二月戶部都給事中胡濙奉命提訪異人張三丰

垂十年始還
廣東布政使徐奇入覲嚴嶺南廉輩將以饒廷臣遇者獲其草且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

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卽以單目付中宮令毀之

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六上曰輝祖與齊泰輩異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子定天下大有功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迎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宮戊子永樂六年

三月福建監察御史奏以柏生花爲瑞上賜勅責之既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檜花爲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柏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悅者可惡仍降敕書切責之

詔中外羣民子弟自朔髮同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解發五臺山輪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教馬寺主僧懷容等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等若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國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

七月諭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爲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爲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望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李降軍人爲首者王崇胡超陞指揮使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皇明通紀 卷五 永樂 十九

機輒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先是建文未崩主坤帖木兒被獄里方赤立非元爵也得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遂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殺九刺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日相讐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秃孛羅爲安樂王

八月交趾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

于闐入貢

泥國王車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續

越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

滿刺加入貢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剌國榜葛刺國呂宋國合猶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毋思國古里班率并把里國麻林岡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十月侍講楊榮連丁親發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

不許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吐賊簡定戰于生厥江賊績

刑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政劉

皇明通紀 卷五 永樂 二十一

星等皆死之于是賊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爲副帥帥二萬往征之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四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己丑 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

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

悉啓聞處分

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璘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

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市都督僉事平安暴卒安潞州人靈

皇明通紀

卷十四

壁之敗被執遂授此職至是 上忽問安乃尚無恙

安悉經死

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

都御史吳諫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州軍

民缺食請發庫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

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

也即發庫賑之勿緩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置邊城調軍勦合 上以邊戎禍遠止憑勅意慮或

有詐故也

六月命洪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福等陸續

上審授方略令慎行之

八月丘福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

李達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瑄爲寧遠侯時虜酋

脫脫不花王把瓦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

來 上嘉其有榮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 上曰工

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

皇明通紀 卷十四

所運糧糈築城貯之諒留官軍守護以爲人言之

正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約運

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

又築一城每城卽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

虜覺而通則顯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

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

丙城火州國入貢

西域哈烈國入貢

贊善王汝玉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 皇

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教者高下優劣何如對

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教者高下優劣何如對

國書全
可也

漢書

漢書

漢書

日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愠之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之作則所向者爾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仰益治追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并獲其僞將相陳希荀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攢鄧景異逃之又安

詔舉通書吏命吏部試之時松江沈夢登亦在舉中

皇明通紀 卷十四 永樂 三

吏部試擢四夷榜納卷獨進衆請斥之尚書張瑄閱其首腦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宜莫升

王臣逮日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

城知縣

庚寅 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楷於東湖州勒召輔還

簡定伏誅

二月初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

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大閱于鳴鑾成

漢書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池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 上命取觀管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車駕次凌雲峰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屋今爲里蕭條尚敢僞強果何所持哉因問廣等曰將此來不問是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神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書于蓍莖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

皇策

皇明通紀 卷十四 永樂 四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於玄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兵

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

五月車駕至幹柴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前軍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

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

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鏑一掃胡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應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錫既
崑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上令以御
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者許借
貸回京信願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日
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上曰軍上未食朕何忍獨
先飽次聞平宴勞軍士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
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
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

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五

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殺死

長沙妖人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十月上還南京

務本之淵著成

辛卯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聯國公沐

晟勦捕叛寇

勅戒秦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
內監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上命械其長
史紀善與儀等官送京師仍敕王自今勤學問庶幾

霖過

督軍提吉兒友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
河南令馬吉你為指揮徐為千百戶鎮撫賜詔印冠
帶裝衣及鈔帛有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
土地蓋以此輩自昔叛遠至宋歲賂金幣卒為大患
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養損小費以弭重
患亦不得不然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

合通河故
元運河也

三月廷試進士賜歲時中苗衷黃賜及第出身有差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

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

舉劾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羅織凡逮事建文諸臣

得罪深重瑛典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

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

之至是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

潘河南黃河故道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忠紹縱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六月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蕃國還經錫蘭山國其

王亞烈若奈兒貪暴不輯職辭國獻遂切其往來使

刑部奏

刑部奏

刑部奏

臣探知和舟至諫劫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
苦奈兄并家屬頭目以歸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
深較命禮部釋其族屬之賢者國耶巴乃册立爲王
并赦苦奈兄歸國

徵交趾恭政解籍下獄先是籍入奏事適上北往
見皇太子而歸上還京趙王言籍欺上遠出
覲儲君無人臣禮上怒時簡討王偁亦以罪謫交
趾籍偁偁趨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
海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
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皇明通紀卷十四 永樂
七月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

朝
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

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
豐年則缺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甯聞皇
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
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
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
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入包

天下之主
皇帝之德
無所不包

臧王所進楚王書稱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詔諸法
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
位命百司是建文中止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卽位
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
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
憾而信任之卒由與族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
無所不容朕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
聽

皇明通紀卷十四 永樂
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管兵千戶不待朝命輕發
兵捕盜賊請治其專擅之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

除盜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
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
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
隆茹璫等官心術不正又戍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
十一月皇長孫冠命爲皇太孫

張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
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
諸州縣皆平
十二月廣西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蕃

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處狠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固無遠不見。諸人如度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

壬辰 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檮山三日。自是歲以爲常。

命徒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兗州東昌定陶等處。仍蠲其役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皇明通鑑 卷四 永樂 九

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鐔林誌王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饒官教民畜馬。

九月發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爲冷面寒鐵。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京。所奏請無不從。權雲南按察司。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後典政日著。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辦事。作威受賄。新推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斬新。上命官

校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使使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明詔也。臣奉詔擒奸。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恤。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上尋悟其冤。顧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懷白。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十月嘉定寶山。成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顧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懷。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上爲山。立旗表識。從之。至是成方百

皇明通鑑 卷十四 十

大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上製製碑文記之。
命 皇太孫演武於方山。

十一月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其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疑。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蘭。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

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大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并近世胡元分別彼此猶用蒙古純種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

皇明通紀 卷十四 永樂

弛齊黃好黨之禁御林廉吉士錄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迷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

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 皇太子監國

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

永樂十一年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 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

歐陽廣
大臣當
以爲民
言不害
無

畢 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孫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十一月瓦剌馬哈赤太平把禿李羅三酋叛

以野蘇祿貪命 皇太子奉薦太廟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及其

皇明通紀 卷十四 永樂

將潘輝等擒送京師交與張平

甲午 永樂十二年

親征瓦剌

二月詔親征瓦剌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六月駕至撒里哈刺之地馬哈赤及太平把禿李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餘

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擒斬虜無

算馬哈赤等乘夜北遁遂班師

八月車駕還北京

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支運轉漕

遣使尚書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浣馬揚溥南

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有奏義回南

京黃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

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誅之遂徵義

等既而義中道有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全問

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

侍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前視問東官事士

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格違皆臣等之罪乃

皇明通紀八 卷十四 永樂

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

遂相繼下獄

榜笞刺國獻麒麟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

十一月晉王濟熿有罪降為庶人

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乙未 永樂十三年

正月前交趾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邊

文皇新出愛縉之才文皇微紐交趾無謂自

古君臣之使通正朝時京師已若得其地不可

以為郡縣不聽仁宗意致起訛讒文皇迷惘

而欲漢祚不亡宜過寬致起訛讒文皇迷惘

通鑑

滿洲國者由籍由此二端則期治言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于洪

爲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

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復科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于湖廣江西造船二千艘

以從河運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皇明通紀六 卷十四 永樂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

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愧刑部主事劉雲者雲妻安

氏發之詔褒寧平日服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

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九月壽陵成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

瓦剌馬哈朮遣使貢馬謝罪

丙申 永樂十四年

三月收趙王高燾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于青州時

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復之國復賜勅曰既授蕃封

登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吉僊遠不行美意青齊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間于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皇明通紀 卷四 永樂 十五

四月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

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羣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

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此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

周王 楚王 慎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百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殿殿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三人試言之 上未有對 上奇對曰周是二王屬列

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

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

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

因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

十二月故吳王允薨

上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命刻印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丁酉 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橧以謀逆創爵爲庶人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

上巡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七月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嗣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

九月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殿六日己未

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雲細縹流動燭微雲霄庚

甲金水河冰凝瑞光具諸象至己巳卿雲呈彩五

色輪囷變化卷舒滿殿開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

附則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渡宮苑映 上今所御

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日其賂於是禮部率羣臣

上表稱賀

戊戌 永樂十六年

正月交趾清化府僑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

宣慰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曹榮侍講王

英爲考試官取董璣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鼎麟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追封榮國公諡恭靖著有迹於

錄 初令民運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

實錄成上之

殺替善樂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

有疾兩年距隔數子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自端

侍從監國之臣朝夕喘喘人不保曾有陳千戶者

擅取民木事覺 皇太子令論交趾立功數日復金

皇明通紀 卷之四 十八

其軍功有之有諸於 上曰初 上所誦罪人 皇

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見預聞而不

諫止併逮下獄皆死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徐氏元極年譜有此事其女嫁建州攝政

狀元并之若弁冠何邪無亦概其次耶

六月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陞辭 上面

論曰人言東官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

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頂大恥至即就奸觀也濬至

南京日隨朝凡所見 東官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

一日趨朝劬臣某者語諱侍衛提之仍當陞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

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

股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鄉娼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

起行淡推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苦

皇明通紀 卷十四 上覽之大

奏以所見皆誠收孝謹七事審奏以聞 上覽之大

悅自是不復疑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

七月日本商源義遣使朝貢謝罪

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

山

已亥 永樂十七年

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棚封江

爲廣寧伯自是倭寇不敢出入海上者數十年

唐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樂山自食其

耕火種兩股皆自日灸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

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沔廉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

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

師 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

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五明且普召衆僧各坐高几

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浩汗如注水琮訥于應對

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諱字何義胡僧應稱蓮琮

乃大聲訓解鳩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

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志頂禮歎服辭去 上喜

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鸚鵡鳴山以爲修藏

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部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

皇明通紀 卷十四 上覽之大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腹心

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僕密伺上

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股慄見冠

前罪詔諸司即日檢校悛諒者不赦

頗爲善陰陽孝廉少二書于天下學校

皇明通紀纂要卷十四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五

東莞 陳建軒 太學 江旭奇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平賽兒縣民林三妻

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

戰聞往東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泉等率眾從

之據益都鄆石柵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

捕之賊夜乘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

之輩彥泉之眾以紅白旗爲號劫掠莒州千戶孫葵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等性招撫不服殺其從者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

勦之至益都岡之賊遣人乞降許云寨中力盡且無

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

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獲獲

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雖

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振集民夫八百餘人死

拒賊憤志益帥莒州卽墨萬眾併力來攻柳升揮衛

青備倭海上聞安丘陷遂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

亦鼓譟夾擊安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

支使青至猶遲必陷于賊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

山東之賊

其不特已梓出之青不爲風是日驚山衛指揮王真

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

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旗山東左叅政馬振左叅議衛

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

刑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方命失機妬功忌能遂下

升吏部赦出之

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清以聞

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驕脆肉髮體具龍文其

色青蒼

北京官殿成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北京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皇太子赴北京題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

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

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

喜修每日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

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

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旋陵旁顧張

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而後退耆老

進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俱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迎鄉縣處荒民俱就拾草實爲食皇太子見之惻

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窳釜傾
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
召鄉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
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
亦勤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
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
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十日且與六斗
汝毋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即
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
困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宋樂

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

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伏俺三等
上變告周王謀反上使親信大臣覈其實乃用金
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
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辭窮頓首言
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

辛丑 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
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
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肯其妄

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
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辛置之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
讀周述爲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
下求直言

翰林侍讀李時勉陳百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四夷
朝貢沙汰冗官嚴清化民清神刑獄黜陟官罷違僧
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
行其十四事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
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
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王後行非輕舉
也言者固劾都院大臣上令言者與大臣俱跪在
午門對證都御史王彰等懼言日不諫有罪抗言御
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原吉對曰
一人得罪

大宅法王
本朝

丁夏原吉
原吉對曰
本朝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以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
 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
 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
 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
 復命上尚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
 有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
 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蕭條之誅矣或尤原吉背
 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武請 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
 皇明通紀卷十五 永樂 五
 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
 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旁它日法
 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
 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兩侍台叛數寇邊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仍書吳中獄兵部
 尚書方賓自殺時上以北方虜勢重命大臣議將親
 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
 奏會 上召廣泰言今糧備未足未可與師遂召原
 吉問邊備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

阿魯台
上未盡
紅

建寧土野
成樹不

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實儲十喪八九災皆
 周作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尚須講議勿煩六師
 上不憚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
 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等皆繫
 內官監獄于是宿懷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
 言賀與中原吉皆儉邪說聞 上信之命戮原吉將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
 他此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僥運爲憂論才力或
 不及儉邪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壬寅 永樂二十年
 皇明通紀卷十七 永樂 六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決
 意親征戒誓將士誡日啓行 駕及錫鳴山虜聞之
 夜遁
 五月辛未 車駕發臨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
 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類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
 書云當康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
 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
 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還

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次殺胡原前鋒養謀者言阿魯台聞車駕親征大懼盡奔其屬驢牛羊輜重于湖深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羣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元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沙梁驅牛馬車輛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七

九月車駕還京師

閏十二月阿魯台獻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二月蜀主椿薨謚曰獻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瑄等謀不軌事總旗王瑜告

變瑄等伏誅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分恤邪之徒不便而中有黃儼江保等

素厚趙王常陰爲之地日說皇太子之短于上

前希得進見且詐造毀譽之書傳播于外謂上注

意高燧以狂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欲天監

官王射成典賢養密語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等晝夜潛謀連結

貴近圖就宮中進壽樂于上候晏駕即以兵劫內庫豫令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于至期從禁中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希置已定正憲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奈何爲滅戶計泣諫不從瑜遂詣闕告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鞠之召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上覽所僞撰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于斬之上顧高燧曰爾爲之耶皇太子爲之管解曰高燧必不預謀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八

此自下人所爲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

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

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具奏

云公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

紫雲周布輪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柳梅結實符盛

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

官進賀上正色却之

九月朔 駕次沙城房中阿失帖木兒古納白等率

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所敗掠其人

畜始盡都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

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驍王王子也先土千事來降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

忠勇王賜姓名金忠

十一月 駕還京師

甲辰 永樂二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榮侍講金集爲

星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九

考試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樂應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大閱

四月巳酉 車駕發北復親征胡寇

五月滿輝蟬生知縣王士康以失政自責將表率

僚屬省民滿千八等祠越三日有鳥數萬金蟬附

皇太子圖而嘉之驛侍臣曰此誠所格耳

次長樂縣金切收待 上曰饒爾祖通相入處

追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盡樂

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

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復奏請兵逃勦楊榮

金切收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資於衣食

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榮之

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

良善 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

三司招撫如負固不降調軍勦之未遲

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楊榮金切收諭

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也豈天意屬意茲寇乎榮切夜言奉天意勸使諭

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 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

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六月 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滿望惟荒塵望呼

聲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塔山下賊無所

避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 駕次畢脫岡 上御帳殿諭楊榮金切收曰

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賊事悉以付之

朕優辭奉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切收對曰

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也克稱 皇上付託

上儀

是月十六日巳丑次蒼麓戌上不豫次日次檜木

川上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

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麟等密召楊榮金

切收入御帳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

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恭悉以入內帳召匠

入銷錫製爲梓成權欽而鋼之殺匠以滅口命光

祿朝夕膳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計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皇太孫灝行啓 皇太

皇明通紀 卷五 永樂 士

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謹無以防僞 皇太子

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

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

孫歸即納上 皇太子從之即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

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

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

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皇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

是月初十日壬子 梓宮至京師

出見原官
外中千總
原官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見原官
民軍百長
皆供儀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

繫內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

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

省供億繼請蠲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

辦金銀數事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事金同等

于獄三人繫緡衣衛獄者十年楊溥在獄中十年家

人供食久駭絕根不能繼又 上命臣測日與死爲

鄉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

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

皇明通紀 卷五 永樂 一三

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閭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

其手獄中讀書之功最多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

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

減賦北直隸山東粟四十萬斤楊士奇人奏事上

望見士奇來笑謂奏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

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情蕭傳言

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斤以供香族其數太多民何

以堪 上喜曰吾聞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

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

庶幾以輔吾不逮

邵止西番取寶船

赦解縉妻于還鄉官其子願中書舍人

文皇嘗手書大臣十人奏教等名

對曰義天與聖人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

遠小才學至剛而用之好惡不遺黃鍾子

直而奇人怨不除治疏上以示東宮曰至方

朕已洞明徐德之忠誠上以不足論又問尹昌

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故王文翰不

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出給奏示渴士南

日今人率謂經狂士就所論評皆

有定見也敘其家屬官其子願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十一

皇太常少卿周納為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為副

祭郎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

敬休之人宜寬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軍王椿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上遣書答

曰叔家來見戚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悽悽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

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

族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奏義日古者山澤之
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
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

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

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

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

月釋哀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命廷

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蒼

然遂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

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

麻經出親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

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羣

議定然後奏開府君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

宮在礦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

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

折衷亦未嘗然不必再以誣人羣臣聽從其便

次日賜宴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鐵圖書各一其文曰魏冠糾縲輸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 冊妃張氏爲皇后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冊立皇太子孫爲皇太子封次子瞻堉爲鄭王瞻墉

星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十五

爲趙王瞻墉爲襄王瞻墉爲荆王瞻墉爲淮王瞻墉爲滕王瞻堉爲梁王瞻堉爲衛王趙勝梁衛四王後

絕國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治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福治交趾徇民所好祛民所惡勞勩調飭躬勩不倦每戒郡邑吏曰新造之邦宜修撫字政令條畫親爲究心交人愛戴如父睦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恩恤疾病躬造視之拔賢者與之共事及以道教其民中爲忌者誅奏福有異志文皇深惡其妄曰此君子不容

于小人察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號泣不忍別

召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遠諸人方并嚴嚴賢溫舉連坐之法賜緣邊將士鈔幣時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凜守邊將士晝夜嚴警始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好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

星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十六

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諸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然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誥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忘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補治南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巡邏頭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詔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建之上一覽疏真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買胡人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

是月庚申葬長陵

作獻天監于禁中

望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仁宗明皇帝 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案不作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

給朝服有禁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則民其微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服官皆集朝服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華生唯民間無者退席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差

原古義亦從隨風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

日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西澤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授以朝服以羣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一日慶驥奏朕願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服官領馬者過午矣士奇復奏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覲李慶驥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為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各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冤網掃地矣上一日爾就

望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大

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一日繼今今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驥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

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

奉弘文閣

奉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備從征交趾陷城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畫節於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卹其贈衛太子少傅諡節愍

復嘆謂愛日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推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上時決意欲復都南京云

禁民告誹謗

翰林部尚書金純等曰日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爾須嚴切禁止

皇明通紀

卷五

七

趙王高燾之國彰德

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

徙岷王樞于武岡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文皇北征晏

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

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

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麥萬計先是瞻

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

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規報朝中事又曰廷議

旦夕發兵取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

弟間譏構至此乎耕子不足謀遣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

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

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

問少師寒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

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

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加救焚拯溺不

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

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

皇明通紀

卷五

七

果命用鹽運使肅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詣戶部

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

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

爲天下主寧與民尺寸計較耶

鄭府審理正命建輔官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

官與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

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

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

任情民皆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

訪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人

光緒

皇太子

試比諸選其文詞典雅論切實者進之會試
尤加慎選蓋其士資皆學而國家得賢才之風上
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
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此果利所選
比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
取六分北士取四分兩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

命皇太子往南京講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
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
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皇明通紀卷之五十五

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蔡義及傅楊士奇早朝
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饒愿所猜心之
腹危吾三人共之懷皇考仁明得遂願全言已沒
然義士奇亦淚下對曰今已脫險即死皆先帝之賜
陛下幸誠之教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卿去
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
人義得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
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蔡義夏原吉楊榮楊士
奇以其意未之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即位以來
諸書勅旨無非仁恤百姓蠲稅之權復役之節可

惟上意

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
但流徙尚未歸瘠瘠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
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
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撫憲
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來義三人
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有
慙色

五月上諭蔡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謀
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
有可為之推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

皇明通紀卷之五十五

非甚者合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同往往被其凌
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
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
慎選擇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
知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開有不才亦當
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獨其容訪可任都御
史者以聞
翰林侍講李時勉罷教習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
奪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陳二本上之上覽
之怒命或士撰以金瓜十六七處所已斷其五更出

不能言時改敬亦言事但改爲御史今日開四一起
「官事」章三上乃下備承術獄先是時勉折騰內
尚不相着及用挺提而其斷骨忽自接入謂忠臣所
感卧病一月而愈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參議楊士奇黃淮楊榮至
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
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遺崩
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
王監國

六月初三日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壬午

是月十二日庚戌皇太子即位

七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推誠至德弘

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后

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

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

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定一科每百

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
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

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

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八月敕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九月壬寅葬康陵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六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宣宗章皇帝

丙午 宣德元年

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舊報謝

二月禮部進耕藉田儀注 上親之謂侍臣曰先王

制藉田以奉家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耒耜

相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

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特親耕矣

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貴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宣德

一

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

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

三月陳智方政討程利兵敗於茶條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爲禮部尚

書

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瑄

充兼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權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

參贊軍務仍陳智方政官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寒義反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太學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服

山關海關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

令文云豈有自不付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若不爲

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

中國富饒食一時驕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

民戡其因主毒害國人 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

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與

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

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

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禍已多中國之人

亦疲于奔走甚矣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即位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宣德

二

之部下彼等原許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寐誠不忍

下此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

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養中

土之人知何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國不背祖宗

之心義原吉對曰 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失今

小國作孽何患不克君以二十年之勦勞一旦棄之

豈不上損威誠顯憂思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

何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

代皆在蠻蠻之域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

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

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對豈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南人意與朕同第末可以遽言耳

呈明通鑑

卷六 宣德

三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愈宣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剖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決招集亡命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卽縛其人白于上上夜召輔臣人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曰臣昨兄命將而其色變選諸臣等而泣在廷

呈明通鑑

卷六 宣德

四

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安卷甲輶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入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辛未發京師晝夜兼程而進發西駕通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成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發發軍家在樂安不肯并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詐詐內實怯備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胆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戊寅發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宏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戍等將兵據曹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樹令還樂安諭衆上仍著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賈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

半已昧其輕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暨其
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
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
不答聞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轅
願假令夕謀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
盡焚兵器及交通逆書壬午移驛樂安城南高煦
將出王斌等立止曰寧一戰歟無爲人擒高煦紿城
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勅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應萬歟惟
陛下命之上今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

皇明通紀

卷六 宣德

五

中禁止同謀屬從者不問庶人至京領禁大內迫逐
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熱視火之
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
大怒亟命壯士昇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
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缸底

人成

遣騎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齊手勅諭
趙王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
乘勝移師彰德執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
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請宣先遣勅趙王歸其

傳言

傳言

傳言

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顧之命
榮傳言今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
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沮
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貴所係務府人狀云與趙連
謀卽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貴狀何以服
人心因謂榮及義原言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
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
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
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
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義乃以士奇言白

皇明通紀

卷六 宣德

六

上上意不釋然亦不復言移兵還還京自是道中有
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
始恩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惟喋喋請盡削
王寵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
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
王最親當恩保全之母戚羣言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嘗
思所以保之之還乃封羣臣言意道袁容及劉一齋
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羣言親險之尤善上
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旦上表

謝恩而官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

謝恩而官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

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奏之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今歸田養

疾疾愈仍來供職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奏之

十月復糧凱貴州思州府通判凱在官九載當陞其

民詣闕乞留上聞而歎曰民不恤萬里跋涉求其

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卽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宣德

七

擇翰林侍讀李時勉之囚復其官

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等賜銀刻圖

書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合弘貞靖賜士

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浚曰清和恭靖

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竊虞復見楊榮獻頌

命定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

慶參贊軍務

命都督僉事山雲充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

西時從獲賊叛懷邊故命雲鎮之

四月廢晉王濟熒爲庶人 置鳳陽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尾刺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至

思朝貢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遠鎮遠侯顧興祖下獄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於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

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

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

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詐不可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宣德

八

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勅書數次戒

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

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

懼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

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遠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

四起升被創歿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聚固

宿將舍卒賊靡象圖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卽

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歿之

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騷既激變交趾陳

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卽果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

福之源。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福
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
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
忍加害其酋長饒以儀禮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
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成山侯王通棄交趾帥師還柳升等既敗於大懼
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賊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
眾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為利請立陳氏後子朝
遂棄交州境引師還通至京府成章爵

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歿之

皇明通紀 卷之七 宣德 九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高表乞立為陳氏
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後將
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請當益發兵
誅此賊耳輔退乃召黎義夏原吉國之二人對曰
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
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
樂中曾蒙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
兵之誠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實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

民兵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
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述憾此事願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
明日朝罷出高表示諭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
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
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齋詔冊封陳高為安南國
王罷征南兵

十一月 皇子生赦天下孫貴妃所生

皇明通紀 卷之八 宣德 十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請位賜號靜慈仙師通將
別宮冊立孫貴妃為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
疾請閑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
賢仍命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優每燕會必命居
后之右焉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尋改南京

薛瑄為監察御史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
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梈二先生講周程張朱
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進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
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

卷之六

太公之元
伯夷之心
在焉世

皇長子
宣德三年

宣德三年
五月

奇等令人邀望欲一識面坦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出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歎而止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戊申宣德三年二月冊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

皇明通紀卷十六宣德二年

三月工部侍郎李新宏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焚亡者多上諭戶部尙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五月贈祭交趾侯節諸臣
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熹以罪免爲庶人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

卷之七

皇明通紀卷之七宣德三年

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咸得而知上悅
工部尙書吳中下獄中私以官木磚瓦作私第故也
八月壬午第二子生是爲郕王
上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營衛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馬以俟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蹕虹橋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奏報几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者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御枚飲甲騎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宣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成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雲虜不能進繼而神机銃墨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

善

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元良令奮前斬賊功多也

十月權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

罪下獄謫居遼東先是上召楊士省楊榮至文華

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漸朝

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

風意所以警肅百僚意長如此則不肯御史效之不

肯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肯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

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

曰通政使顧佐卷六宣德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

風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

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遠又

數日置佐右都御史勅令考驗不肯洗滌積弊佐奏

出其屬不肯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

御史連章劾奏觀貪狼藉并奏其子輒輒制誦道

釋私憾公皆明者實迹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

有有之發輒戍遼東而令觀隨往

權通政使顧佐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

南京御史尤多貪穢效尤成風職穢狼藉

具奏

至是趙泰勸考蔡泰顯不肯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

振與此能顧佐者名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已酉宣德四年

二月顧佐自爲都御史慮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

卒僚屬儼然吏有遺撓者揭撫佐之通謂受皂隸賂

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

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

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歲資千皂不得不遺

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質爲南便此京師大

皇明通紀卷六宣德古

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

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一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

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

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

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通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疏

之曰放皂歸耕佐給薪獨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

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

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姑容汝但改行爲

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父之復有

因告無辜衆在人重罪不聽訴理上怒召榮士奇

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于戶部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爲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四月書諭寧王時寧主權奏謂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諭之

皇明通紀

卷六

主

五月初設鈔關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敦內豎俱罷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凡皆不厭人望上亦察之一日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陛下久然寡學多愆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干請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涸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任

帝閱武近郊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六終

卷六

二六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七

東莞 陳 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庚戌 包歲五年

正月兩朝賀錄成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

按吉天性寬平肅然不報然引諸藩鎮福壽
前不將兒兒年能從不報然引諸藩鎮福壽
實有上城功陳所服金襴初欲發吉上同吉清
運皆有陳所服金襴初欲發吉上同吉清
物皆有陳所服金襴初欲發吉上同吉清
何典焉明日補至 上附自自然不離被汗上命
焉之二時續大夫權量推原吉第一當夜即交宿

皇明通紀 卷十七 宣德

臣等謹將宣德二年正月兩朝賀錄成
臣等謹將宣德二年正月兩朝賀錄成
臣等謹將宣德二年正月兩朝賀錄成
臣等謹將宣德二年正月兩朝賀錄成

二月合議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傳讀錢習
禮為考試官取陳韶等一百人
三月延武賜林震錢林文等一百人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清明節 上侍 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長陵 獻
慶茂中 上幸 皇太后幸皇后還京師途中下馬
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 上頒

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 上頒

侍臣曰朕三舉未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命陳去
人各鈔六十錢一路如之

改江南民運為兌運

擬寬恤之令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廬平湖四縣

四月重修玉牒成

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使通賜玉敕容論王
國中多珍禽異獸朕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七月加賜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佩鎮朔將
軍印帥師巡邊至奇黃嶺遇虜連戰悉斬之並獲其

皇明通紀 卷十七 宣德

家口擊酋提開故有是命秋卒遷封新國公諡忠武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胡濙等請賀上不許勅羣

臣曰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
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

君子之遇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今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

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必有見者此之
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國脩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

以暨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府知府鎮江西靖安人始

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府知府鎮江西靖安人始

爲吏胥呂震薦其大授儀制司郎中至是大臣奏緣州等九州大都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屬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事陽爲木納胥有弊盡輒嘿議之通判趙忱肆設侮鍾亦不校既期月一旦宣勅召府中胥悉前大啓言某日某事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辨立殺六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肅儒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懷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

安南黎利篡陳鼎而自立利遣使奉貢謝罪請封朝臣或請與師討之上不許遣從封利爲安南國王

皇明通紀卷一七宣德

自後朝貢不絕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玉河論成國公朱勇等曰今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忽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中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勒遼軍此行所獲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眾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

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同鑾王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大雪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以示羣臣復賜賞雪宴上聞祝禱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序

十二月二十夜合舉星見十九旗大如彈九色黃白光耀有華羣臣表賀

浙江巡撫侍郎成均蔡澤海旻

辛亥宣德六年

二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

皇明通紀卷一七宣德

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籍其家祚吳縣人

永樂中祚庶吉士爲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

僧戶十年宣德始召爲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疏

疏勸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上覽疏怒其中含

譏諷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下錦衣

衛獄禁錮者數年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

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官強者得以兼井遂致因

循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

徵飲重本抑未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

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金

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幸

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

至尊萬一或有識之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

日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靜既竟士奇叩頭

日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

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賢問

士奇車駕臨幸易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追令中

皇明通紀卷十七 宣德 五

心揣揣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

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草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

卒者縱何窮督諫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

盜皆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僱車駕之玉泉寺換

月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
盜入群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上既
錄二盜款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
金文牒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日愛朕莫如
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慶義嘗以天下太平
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銀及馬故至是有慶
莫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與隣里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
巫以還民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諡文靖
壬子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
二月頒寬恤之政以減省田租額為首
皇明通紀卷一七 宣德 六
三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上下部求賢復出御製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
諸大臣併蘭操曰蘭生幽谷今雖靡其芳賢人在野
今其雖則光曜之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今女
其子輸拒屢請曰天之生賢道遠厥身切學壯行表
君澤民伊傳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泰
莫之之以及是為賢紀綱維倫豈非遠天嗟哉若人于
身矣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子嗣 祖宗統緒萬邦
求賢治賢所冀甚盛才備來布列在位道行身早
若微不費雖獲山耕豈無選禮性而不來悠悠我思

漱石挾流遠引高駘難逃其身而作干道卷阿之誌
梧桐鳳凰爾其翺然予將爾揚

六月脩各郡縣廣濟倉遇有災荒以貸貧民

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親製翰林院銘

七月 上燕間閣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

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

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繇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威王

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為賦

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共于

皇明通紀卷一十二 宣德 七

圖之右

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

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

之勸懲得體人自思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

禮儀及凡迎詔初詣學較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

公差御史多有逾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爾其食

暴畏其糾劾誦使拜跪甘受置辱間有奉法持已不

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

位而邪惡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

院會議申明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觀贊漕運時言便民故事
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

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為人正直明果

一志于國家生民躬勤夙夜真有成績其才德兼備

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

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揚揚福四朝

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

老成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揚一老

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

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皇明通紀卷一十二 宣德 八

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

南番白葛達國入貢又有西境大方國舊名天堂

德那國即回國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脩祖陵孝陵

癸丑 宣德八年

正月 上元夕張燈內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

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 勅文武諸臣及四

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 楊士奇撰太平聖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修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劉楮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錕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黃淮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酒宸翰製

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

建頌

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

皇明通志卷十七 宣德 九

部各事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

一人起送吏部置才擢用

又今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子監

其年不滿者以三科進士仰文華殿親試之拔其

尤者錄其等二十八人與修撰劉倫陳循林震曹丹

修林文鏞鍾復趙恢許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

又今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擢其

優者知縣孔友蘭進士胡端履廖莊宋琬敘諭黃航

徐惟矩等共七人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

進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清農倉之法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運至今

賴之

十一月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甲寅宣德九年

正月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關每軍

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

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關平中納

鹽糧者乞將舊例二千五斗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二

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

皇明通志卷十七 宣德 十

從之

三月交趾黎利死二子賜弔奸臣黎同黎察等僭使

豪民民黨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字七源州土官阮公

慶客中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順于廣西

邕州及太平石居住上勅廣西總兵山雲戒備邊

兵嚴謹守備阮世等避難來歸隨隨便居住使之

得所無失遠人來朝之心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奉于官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

萬尚理學教人壽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座下足兩

處皆寧專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志愉色及遺喪五昧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虛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罕荒助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開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子是作夜行。獨一書與父編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出之路。其言甚精。在霍準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後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

結宜德通寶錢

十二月。寇刺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陞辭命

皇明通紀卷十七

宣德

工

指揮康應等送之還。并齋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其見勅誠開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爾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饕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率敝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世可欺也。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上不豫。初三日。上崩。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

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瑄入殿。臨畢哭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成。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少師史丹劄書。寒義辛年七十三。贈大師謚忠定。

恭上太行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

皇明通紀卷十七

宣德

十一

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除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

封皇弟祁鈺爲郕王。

釋前監察御史陳祥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神父母皆死于獄。蔡祥且未成服。祥再上疏乞歸殯。

終喪制許之。

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繇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養禽獸者。今京師饑官不下萬餘。以俸

言之指擇傳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雖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雖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俸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楊士奇等上言。早開經筵以進聖學。且慎擇儒臣。

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閱于此。

皇明通紀卷十七 宣德

十三

疏奏。上與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葬景陵。

九月勅修宣宗皇帝實錄。

命司禮監太監五揭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檄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

信之。

皇明通紀卷十八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育訂

英宗睿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增鄉試會試取士額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

皇明通紀 卷十八 正統 一

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羅田里以謝天譴吏部尙書郭瑾獨以爲不可去非是食位但王上切冲

再舉起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應之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

優免先聖子孫差役

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

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驍驍躍馬三發三中

上大嘉徵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

武紀願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

竟無殊擢

十二月命兵部尙書王驥巡邊

丁巳 正統二年

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

奇楊榮楊溥尙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禦然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

人皆有獎勵之辭因願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

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

皇明通紀 卷十八 正統 二

異欲誅之上疏爲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以宋

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兵部尙書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

兵敗北虜于莊浪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去驥以甘

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

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咸轉輸之勞驥尋還京

師

六月京師旱

時湖老小兒爲土龍神而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

隄土地用若再來還我土地城隍呼喚不知所起

未幾有監國即位之舉樂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

前者與城隍者獻王再來還我土地城隍也後處

議如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驍復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

陝西軍務侍郎柴車

進費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勅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滯泊自處守正益盛每有功賞雖粉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上君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察皆請罷今有能如餘人何若無

皇明通紀卷十八正統三

功而得官則相繼赴敵者安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戊午正統三年

春宣宗皇帝實錄成

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朵兒只伯走威夏淮楊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捐賑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板縣令窰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實

陝西軍務侍郎柴車

進費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勅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滯泊自處守正益盛每有功賞雖粉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上君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察皆請罷今有能如餘人何若無

皇明通紀卷十八正統三

功而得官則相繼赴敵者安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戊午正統三年

春宣宗皇帝實錄成

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朵兒只伯走威夏淮楊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捐賑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板縣令窰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實

豐後民得食糴糴生上下懷之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況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處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楊成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奎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八月翰林待讀學士會鶴齡王孝順天鄉試初試之

皇明通紀卷十八正統四

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呈為言惟欲請尋場屋以終後西試時齡曰必更試然後澄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虞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納餉所言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諭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倖並支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費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將武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道祿一千石

已未正統四年

豐後民得食糴糴生上下懷之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況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處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楊成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奎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八月翰林待讀學士會鶴齡王孝順天鄉試初試之

皇明通紀卷十八正統四

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呈為言惟欲請尋場屋以終後西試時齡曰必更試然後澄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虞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納餉所言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諭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倖並支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費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將武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道祿一千石

已未正統四年

豐後民得食糴糴生上下懷之

學士曹元
要仕不允

即下獄
之

子城大水

院記
正三品

張益州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蘭從善為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策楊四

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道中官阮江護送

且促歸尋還京師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益持

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赦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奉

陞福建僉事乞致仕新作京城九門成

皇明通紀卷六十五
三月京城大水詔求直言

賑恤軍民被水之家陞蘇州府知縣况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鍾九截滿

日赴京當代軍民請開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捧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

張益州四月倭寇浙東

五月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滄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江宗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刁賓

王嘗遣諸屨屨兒于苗之至是屨遣使諭之降思任

發伴許諾故屨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益微渡江攻之屨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度擊

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屨怒其違

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屨不力按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成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

軍皆沒展聞敗遣春暮處瘴發通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屨知

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王將失律喪師罪當就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皇明通紀卷六十六
六月西坡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

名瑞額詔畫史圖之令大同沿邊等處許官軍戶下人丁耕種免納子粒

七月上命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十月廣遠王貴哈為庶人坐滅絕天理實亂人倫也

十一月遣渾天齊環玉衛簡儀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諡襄

毅雲鎮廣西十餘年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其能及

十二月徙封荆憲王于新州

庚申 正統五年

正月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後謚忠宣

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選提督京營

天順口錄記襄城伯李隆字安誠重器宇宏遠年南京十八年歲中以體貌舉人任職重器文士近

何恭奉承正統中以體貌舉人任職重器文士近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選都省墓畢事還京至杭州

武林驛病卒事聞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諡文敏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鼎入內閣參預機

務先是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

然三先生亦高齡倖倖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

皇明通紀 卷八十八 正統 七

常恭粹報國少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王

衰殘無以効力當換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

具名來翌日即同馬愉曹鼎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

用他日西楊或尤真機東楊曰彼服吾輩矣吾輩縱

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箇名字某入

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

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遣使齎粉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以其名曰

果二千石佐官以備賑饑民也怡等詣國謝各置粉

書後以彰恩寵

辛酉 正統六年

春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取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

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

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

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國邊徼之

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龍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

之不為松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燧修墩堡選將帥

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振不能從

賜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諡忠文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皇明通紀 卷八十八 正統 八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嘉臣教天下詔京師各

衙門除行在之稱

大兵攻肅州賊大破之思任發遣王驥移兵討韋郎

畢章鄭繼等寇虜賊備禦廣新王驥遣備御抵賊境

官王勳書大軍且至賊黨潰卒散走安南傳檄入

安南遣使安南入朝斬其首并縛其妻子米獻七年

班師還京

閏十一月李時勉為國千卒酒

壬戌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

功

海運

吳中卒

大倉氏

讀學士苗衷爲考試官取姚葵等一百五十人

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論破麓川功進封將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璉陞禮部右侍郎工部郎中楊寧刑部右侍郎

餘陞賞有差

令南京造遞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

赴薊州倉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山東武城人以國子生積留今職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諸其妻拜畢呼子曰特吳中一韓請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語詞是至自自言耶是韓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

皇明通紀 卷八 正統 九

趙安吳中一篇詩文止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離遠強笑容而已

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

復命定西族燕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

大軍還復出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

緬甸令緝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思任發不

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旅

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癸亥 正統八年

宣德奉天

劉球上言

以計殺

王驥驥

王驥驥

王驥驥

王驥驥

王驥驥

皇明通紀 卷八 正統 十

王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南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

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

遣餘段羊酒求書程于四庫希彼往謝敬宗爲走筆

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還敬宗漸

江慈鄉人

冊立皇后錄氏

鹿洲太師順章王脫歡歿于也先嗣

十月從封鄭增王于懷慶

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

楊士奇子楊稷有罪建寧法司論死

甲子 正統九年

建寧

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臨幸視講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廨吏部主事李賢上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外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楊士奇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皇明通紀 卷八 正統

十一

六月浙西大水

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命成國公朱昇等發兵二十萬討之踰瀚河渡柳河逆戰擊敗之御史姚廣

土其功詔加昇太保僉進爵有差

乙丑 正統十年

正統

正月雲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鑑等于禮部鑒等舉能者治行超卓上特加勅諭獎賞各賜衣一襲鈔百錠賜雲于禮部復任使吏部過缺擢用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爲考試官取高第等一百三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商輅浙江淳安人宋朝舉三元者三人而輅獨取三元者惟商輅官至內閣祇一時事繁瀉時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嗣位初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

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

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疫甚衆乃遣英齎香幣往祝

南鎮以禳民瘼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濯獻之

皇明通紀 卷八 正統

十二

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塹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

雨也

丙寅 正統十一年

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衆政孫原貞

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族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十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諡文定楊文定

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氣

遣之數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

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攝貴州布政使或勸明
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淵澤卒
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二公可謂兩賢

十月上聞武于近郊

丁卯 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人東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
經進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

祭酒李時勉致仕

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 上言虜
酋也先事候雲端圖爲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

皇明通紀 卷八 正統 一三

城備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諫者寢不
行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

七月朔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
杜寧爲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七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以進士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

劉翊劉吉李泰等二十人

澤潞大捷

癸亥 七反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澤潞大捷

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而寤竟
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禮部尚書胡

淡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拿 上是之

時得免拘執人謂淡得大體

四月福建沙縣民邵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

等討之

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選之與戰不利

都督陳韶戰敗成遣工部尚書石堯都督徐榮督諸

軍討之

河決榮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

皇明通紀 卷八 正統 一四

又經蒙城至懷遠界人下淮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于孟養

無驍還增勝百石賜券令世襲

辛僑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

宗留與其黨陳謙胡問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

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剿掠時承平日久民不

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

寇合發兵征之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劾諭牘從

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

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

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戶于市賊聞之遂死
遁去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八

卷十八 正數

十五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九

東莞陳建輯

太學江旭奇訂

已巳正統十四年

正月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旅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主

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

皇明通紀卷十九正統

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三月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隆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歎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

王驥擒苗賊宣撫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瑄率兵討之

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皆歿六月南京宮殿災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諡文簡

張楷撫平浙賊班師

七月癸亥入南斗

皇明通紀卷十九正統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

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拔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太監金瑛輔

廊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勿勿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

風則雨人情惻惻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半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遣兵北行益急迫脇成國公朱勇縣行聽命

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飲天監正彭憲清
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
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劬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

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晉之曰倘有此亦天命
也會暮有黑雲如織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恐振
怒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晃全軍覆沒鎮
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
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
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符先數日師遣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燕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
紀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遮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
書鄒野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
監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曉去轅來
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
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
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
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
使持書來通和召曹簡章勅與和道二通事與虜使
偕往報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

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蹙
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眾
相踏踏死蔽野塞川官侍虎賁矢被體如爛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
國公張輔尚書鄒野王佐學士曹劬張益而下數百
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
關驛馬二十餘萬弁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
績 上乃下馬盤膝而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
為不執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之弟賽利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
乎賽利王乎大同王乎圖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
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
中圖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
觀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眾何以為計
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勳我不
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
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權其面曰去那顏只欲
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
下之萬眾死亡之中鐵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

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睍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帶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

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齋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卿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五

二十日 皇太后詔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卿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二十二日 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衆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 卿王令旨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卿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隨擁入太監金瑛傳令。旨且退。衆齊欲捧瑛懼復傳旨。籍沒王振等家。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五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五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五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五

瑛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捧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槍裂。頃刻而斃。血流於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執振侄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諡此。卽眞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經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櫛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五

六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二十三日 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略至卽歸。駕都督郭登開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關待投。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旣獻虜笑。

不應寬釋。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刳其營奪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罷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驕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遠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繇是益加敬禮焉。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七

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左右又有哈錦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

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上人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大奉。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兒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連衛兒帳房一頂差連婦管起管下。

二十九日。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皇太子初冲未能親視遠理萬幾。廟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廣州盜黃蕭養國廣州設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濱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醜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聲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獲利斧飯桶中破脚鏹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藏舟以待遂遁入海蕭聚眾盜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八

國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饑死者如蝻制雲梯召公卓術城饑爲所破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達若灘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蕭養其軍賊擁擠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臨賊而死蕭養既服勝遂傳號稱東陽王紀元擢五羊驛爲行宮投偽官者百餘人。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廟王即皇帝位。上爲太上皇帝。

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於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

也。先復遣使至曹辭，俾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通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悉練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人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開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九

擢都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菊爲兵部右侍郎，管理正俞綱爲大僕卿，管理副俞徽選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邸，邸吏部奉勅擇儒官爲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至。是皆歷陞顯官。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繫垂至，騰望之。竦然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被繫，詔獄裁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虜磨罪。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索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

高下

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上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開計，侍講徐瑄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此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威在，百官萬姓皆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是謙言宣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矣。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十

時承平日久，城外壘上等處倉場草束並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經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特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以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陳以交趾黃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東直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

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第一朝
暮乘勝遂闢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於攻城且堅
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
奮發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今
各伏內地以待遁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
宜調邊兵之半入祥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
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關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
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客
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
瑄原吉子也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召宜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
復率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
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喉也
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
泰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
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上皇及也先也先
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
復辭曰上皇諭二八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
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擄掠攻城益急石亨執弓
罵曰寧相不出計策真能及矣既而宜府遼東兵

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繼等挺刀持巨斧突入
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筒
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
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上皇出紫
荊關連日雨雲乘馬騎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
彬執持哈銘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先見率馬拔刀
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
言脫脫不花與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
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
虜之未去者遂破虜於國安遂至關盡殲之奪回人
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
自擁衛筆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
爲所殺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
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進數百萬石承造
軍器數萬件皆辦大發運未嘗愆期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部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皇明通紀

清侯加干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

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得石馬管不奔則六師

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被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

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

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

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

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

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奔其城眾紛

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十三

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眾始定城中老稚懼呼曰

吾為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

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

八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虜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

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幸羊近床進奉尋

備聖節也先來上壽進珠衣貂裘筵宴上皇在

傍庭末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

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

為胡墻耶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

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得朕還中國以禮聘之

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侯他日

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難

象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

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容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

寒甚時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上皇

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

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先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十四

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上皇曰回朝若你做都

指揮也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嘗使容銘致意于伯

顏妻令勸伯顏送還胡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

入洗濯我侍中輓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

并酒一盅來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

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

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

一旦待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上可

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

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追去
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驅人畜入
城堡箭筒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
虜聞遁去

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

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卽 皇太子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諡忠烈輔文廟功臣平

交趾進封公 累朝皆優寵之天下倚重四夷知名

後殉于土木以衣衾葬爲輔沉靜勇毅敬禮賢士爲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一五

武臣之冠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

陵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 宣廟實錄

除中書舍人改御史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

預密勿時以爲異入閤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之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

東第 建萬 太學 江旭奇訂

恭仁嚴定皇帝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

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

叩頭奉酒

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

因奏請遣官使比連冬衣有旨有能識 太上皇者

皇明通紀 卷二十 景泰

行草臣俱謝罪微納原奏事遂寢

閏正月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

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每講畢命中官撤金錢於

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

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痛其義燥

京師烈風晝晦

都督汪金特威曉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

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是

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爲

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

勝勦合機寔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

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爲攔

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以土木人馬通行如

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

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

數十賊以爲神云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以邊國事殷令天下生員約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

千人止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皇明通紀 卷二十 景泰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諡忠愍

四月致臣喜寧伏誅寧懷戒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

欲送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

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

之乃免及是彬與 上皇謀還寧傳命入京令軍士

高碧與俱密著繫繫帶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

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

大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

是於是亦厭兵矣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餘黨悉平與

後封海軍伯

大同恭將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發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賄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開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連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

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

皇明通紀 卷二十 景泰 三

五月處州賊圍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

禦之戰歿

立京營國操法從兵部尚書于謙議也迄今國營之法守而不易

城固原

魏左都督楊俊以土木之變弃城逃歸也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恭

政免者脫欽齋書文赴京請和是時鞏固國政皆也

先事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

先事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

先事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

先事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

阿剌兵又與君臣議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

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論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上皇在虜理安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羣臣出太監與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

皇明通紀 卷二十 景泰 四

孰爲文天祥富而其人耶東未答王直而發赤鳳帝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

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與安復命既而陞都給

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

副使以行初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齋

諸內閣白之遇與安與安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

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實等

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

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斷敵

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斷敵

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斷敵

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斷敵

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
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
不會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大
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
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
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上皇進絳絲四匹及糧
米魚肉煤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
居者布帳布幕簾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
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
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
皇明通紀卷二景泰
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及
今上安好上皇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
在此餘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
今服食籠陋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大過以致
傾危國家車駕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致時無人
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悞何及實即事賦一詩
云重整衣冠拜一上皇偶聞天語重凄涼腹充腹
非天祿草堂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
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
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

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議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
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閒人我還
你們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
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
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時上皇歸也先遣
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
大同一帶擾邊人馬
時虜主脫不花昔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墨
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復虜
報命往問上皇道通李實乃實告以虜情
皇明通紀卷二景泰
二十一日李實等至京奏討使臣來迎不許文武大
臣上疏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
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
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四被處人
馬相繼病歿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
情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
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
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教我君父故送還豈爲
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

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第克說不合理我只圖
 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帶同去還做否答曰
 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
 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
 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替又明日也先設
 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奏奏奉
 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也先曰大師着
 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漢曰
 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上皇餞行又
 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上皇駕起也先率眾
 皇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
 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
 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下千戶與送榮詔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
 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
 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上皇之
 出非逆攻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
 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未迎禮當從
 厚主上當遷位懸難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
 史書難洗我朝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

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
 建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
 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設治其罪遂下錦衣衛
 獄尋會赦得釋

十四日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宣羣臣
 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朝退多
 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點虜豈
 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
 耶眾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
 注送內閣

皇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問京師避位見
 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
 今上迎拜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谷述授
 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
 誠請朝見初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與于朕深
 為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臘虜虜虛
 背恩負義拘我信使率眾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
 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
 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
 恩數遣人馳取上賴天地大恩宗族獲幸得

兩文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詔朝厚開喪師有玷完廟又何顏見爾羣臣乎所請不允

大赦天下

九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建之

十一月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帝詔免朝

南京吏部尚書魏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兩閣陳循驛考試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尊

皇明通紀卷三十一 景泰二年

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朝上皇不許

辛未景泰二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

二月命右舍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輪淮大飢民死者相枕藉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旣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

者人日何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需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

全活數百萬人釋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次者給以棺爲數累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成論出於至誠八人爲盡力或迷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飢帝

于樓鵲上聞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我百姓矣

調兵部右侍郎鄭瑄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謀每朝待漏時必附議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

皇明通紀卷三十一 景泰二年

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爲吏部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滙等三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慎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

驍楊守陳秦絳高明後皆以功名顯

都御史王永擒苗苗草同烈忝鑑山平

六月巡撫李巨破神塘賊

七月王來率兵討貴州賊

詔得賴子錢簡命惠孟子後晉希文並授翰林世襲

五經博士議意伯劉恭七世孫亦授是職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歲警戒當
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結
民心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
賢忠言安賜承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
高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
一事殆欲淚下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
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開笑編修楊
守陳賦銀豆語大寓諷諫

李賢爲兵部侍郎

皇明通紀

卷三

五

變矣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
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
兆矣不足聽也懼乃釋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同禮
侍臣王誠等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聽信他策丁大
體倚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與武得其通報
以妄言伏誅全寅山西安邑人少慧而性聰警學京
房易占斷姿奇才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上
皇旣北狩陰遣使問寅寅遂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
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

洪武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

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謂應焉或之者疑之
也後七年必後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
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
飛九者業之用也南面午衝午也其君位平故曰大
吉旣而也先復入宛京師戒嚴實時在石亨幕下召
問休咎實紱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
房果敗去驗年也先欲奉 上皇商還時率以爲計
獨撫寧伯朱謙 上書懇請 朝廷侍不敢發實言
于亨曰房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獨不爲

皇明通紀

卷三

三

夷狄笑于亨通與于謙計議遣使房果奉 乘輿來
歸後 上皇復位授實錦衣衛百戶

解州鹽池

浙間盜平

巡撫商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
敏代之

北河

叔中書舍人何驥調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
臣耆老如尙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懼姦今
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求朝宏驛置千
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開吏科給事中毛玉
爲奏稱請觀詔陪大臣權惡變奏宜正觀罪等語同

王皇在南宮

正月 上皇在南宮

壬申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

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 朝廷從言

官之議詔絕之而令羣臣具議備邊長策

兵部侍郎李賢 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

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

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

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

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

虜弗能當也

以右金都御史李秉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備抵任

列林聰素盛皆勸玉易積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

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等看議蓋甚盛德也

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友人至今以王振馬順

為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

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

為它日身計乎王憲解乃稍易數語面奏之有旨令

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衛二鎮撫語

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壬申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

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 朝廷從言

官之議詔絕之而令羣臣具議備邊長策

兵部侍郎李賢 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

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

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

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

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

虜弗能當也

以右金都御史李秉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備抵任

景泰三年

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充足

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

斗虜不從乘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

兵官以為礙例乘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為夷人耶事

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帝以乘為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

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盛在獨石五年

邊人賴之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

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為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景泰三年

沂王次子見清為秦王見淳為許王廷臣俱兼官僚

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

舒良謀先喉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

陳循輩惟知威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

知府黃瑄以折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庶兄黃瓖

欲奪嫡陰謀殺瑄瑄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

督僉事武毅發瑄情罪置獄當叙瑄却帝意欲易儲

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

子下禮部會參官議陳循草詔已與眾將發奏署名

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

李侃對東酒洗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

李侃對東酒洗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
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賈太監有
滿朝皆大保一部兩向書之謚王直得所賜元寶和
案頗足款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
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
不辭也茲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毅降黜榮致
仕及 上皇復位玆飲藥歿斷棺鞭尸子政等皆伏
誅

上既冊懷愍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
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

皇明通紀 卷千 景泰 一五

諫也奚賀爲無以應

初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
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
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兄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
長子也與親微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

癸酉 景泰四年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昔
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公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
損度似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

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境也
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典也田以病召
還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金都御史遣治張湫決
河有貞先各理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
憤候假因以玉帶獻於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爲無
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凡也乃更名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 景泰五年
正月 皇上皇在南宮

皇明通紀 卷千 景泰 一六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裕沈馬李紹
爲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濟
徐幹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張寧內丘游何養
新構宣耿恭郭廷璠皆以功名顯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疏曰 上皇被廢歷年 皇上雖降詔書以鑒與
親之思萬機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迎謁伏望
明家法或論唯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南宮或
神明 上皇之心可知則幸甚矣所於國家思義通於
上之猶子也至令親近寵隆詔諭經書以待皇

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
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
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皇上之北征亦為此
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
之艱難思所以集
屬天下之心矣

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
太學生楊浩上疏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
之士聞風快覩今又弃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
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
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
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聰上
疏疏即日罷行疏既上召名震京師

皇明通紀卷千景泰

時又有太學生姚顯疏請凡內外修葺寺院悉行拆
毀用備倉廩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
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祭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
太子見濟遠疾殤殤鍾同手疏請朝上皇沂王
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
尙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故作故同不聽竟上之
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修德弼災十四事其
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

歸集卷上

朝見於南宮以教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
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
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
可消矣疏入帝覽畢大怒時已曠官門閉乃傳旨
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
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道令誣引大臣并
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於卒無
一語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劾錦衣衛變其獄
令囚禁終身

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千謙略曰奸人黃
皇明通紀卷千景泰

竑進易諸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因
家柱石乃總官傳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
求於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宗清議何嫌以背示王文
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
遂出爲安州知州
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
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
下不可不處安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
尺伐去城邊高櫺官門之鎖亦宜灌缺帝怒黜爲
雲南經歷復嘗所淫者未行乃謫戍缺嶺嶺又有御

大理寺卿

大理寺卿

大理寺卿

大理寺卿

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臣則逆盡伐之時盛

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衆居

已已之變以薦起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

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等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

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隨海以避罪還王文往按

其事坐以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

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

齊庶人賄薛谷庶人賄飲後置南京

皇明通紀 卷千 景泰

七月詔頒若鑒錄于羣臣

乙亥 景泰六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龍水僞賊破之陞左

都御史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繪御史鍾

同于午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夙杖下綸禁錮詔

獄

丙子 景泰七年

使竹為

至要領

王倫

王倫

王倫

王倫

王倫

王倫

王倫

正月于謀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與安舒良視之謀

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宦廬盡畀其弟

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諫時年奉五十不界

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

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綠疾在告與安舒

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諫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款息因

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醴

蕭菜之屬為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簾以和藥尤

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

國家分憂不要錢不要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

皇明通紀 卷千 景泰

用人振此才尋一个來換于某果官默然而退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

四月沙灣堤成

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為舉人順天府鄉試右春

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王諫為考試官時內閣陳

循子英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還循等論奏儼諫二

人問卷不公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一帝請

如洪武開舉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命翰林

院復國取中試卷高毅儼等禍不測早朝奏事畢

出班跪稱少保臣高毅有事聞上因召至榻前具

別無計

雖有物
是非法

帝不豫

述夢警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免又不安
於命（義）稱考官可乎由是假等得釋而英倫待春飲
賜舉執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
循等濫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
賜罷職不報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尙書石瑄討之

陸徐有貞右副都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論

府察上遣大臣卽訊劄奪王護衛罪諸官察

是年福建僉事致仕陳祚卒

夏明道經人卷三景泰

丁丑景泰八年

正月帝不豫

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一

東莞 陳 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英宗睿皇帝

丁丑 天順元年

子孫

正月壬午 上皇復位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家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以底窮鄙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守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天順

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執罔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隲人心共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復卽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先是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備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于立爲東宮其事漸洩既而景帝病亟太監與安撫羣臣請復立舊東宮俞頌上

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飲陳鶴輩亦知之李賢固會職問學士蕭鐵鉞曰既通矣不可再也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羣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衆從之奏上有言不允且云待是月十七日視朝議者謂奏辭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勅將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草奏候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東宮議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天順

已定而石亨知 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軹張軹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將薊白于 皇太后及通報於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軹等會於有貞宅時遼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軹首肯之有貞升屋覽步苑集而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歸人不歸是矣遂往會亨收諸門鎗開門納兵近千人時夜固鼓天色勝矣亨軹等惶遽顧謂有貞曰事當濟

否有貞大言日時至矣勿退建寧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亭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亭等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被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昭明星月交輝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對某官某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以是日並入候景帝出視朝而遂前議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入賀遂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成舒具王執張永等下詔獄

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明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天順

日陞右兵部尚書兼職如故

建內閣學士陳循蕭鐸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

項文曜王偉古鏞丁登沈敬等下獄

山前禮部郎中章綸於獄擢爲禮部右侍郎

擢太常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

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

百石都督張軫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軫爲

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

子孫世襲軾視英國公張輔弟也軾尋更名賜

隨爲功相鎮撫哈鎮試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

金事

一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於市陳

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

軍蕭鐸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

有貞猶豫張軾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

侍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

腹入也如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天順

特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

者四十餘人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

故也

奪郭登定襄伯以爲南京督僉

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

仕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跡惟穀以忠謹故上嘗

日親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

賜可致仕

二月朔皇太后詔諭廣景帝仍爲郕王歸西內

王長

王長

王長

王長

越數日命鄭王所立 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嫡妃
廢 皇后汪氏仍為鄭王妃 欽天監奏除景泰年
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鄭
王薨葬祭如親王 諡曰 戾妃 嫡唐氏等俱賜紅帛自
盡以殉葬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官子丞知縣承上疏請同
逃散得出國土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骨間流出
倍鮮好後諡恭愍

少監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

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諡陝西定堯驛丞廖莊還復前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職幸駐南京禮部侍郎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
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輅為刑部尚書九疇輅二
人皆廉介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

初首召用焉

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文中百
有四歲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
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賓
會試以薛理臣原為考試官取夏績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舉進士徐理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授徐有貞奉天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檄前給事中適成欽嶺衛徐正至京陳諫之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文淵預章景泰易儲之
詔時以幹炫于人及 上復位文淵遂自縊死

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鄭王薨 上欲令汪
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
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憐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
其母子之命乃止

皇明通紀 卷六 天順

卷五

六

山東民饑發太倉銀三萬兩賑之有司奏請增減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佛然

曰不可發賑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
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還面
不樂從 上亦覺之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樂

卿言其謬如此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為皇太子

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居高尚不求聞達
春所司具實奏聞

襄王驥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入日矣至是得疏于官中 上覽之感嘆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上問王所遇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榮以詆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遽道為臣言王廉使冤乞奉 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答 上立命雪榮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機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 上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七

拱手 日發受教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陶闕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琯自河間叩馬還京師劾奏亨曹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泣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功有貞等欲加排陷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政而歸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

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為民有貞既降廣東恭政

石亨輩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作疏奏毀謗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義名以親類者持上之命逮秉義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固請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刑於庭拷掠殞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伯誥參橫馬神功之語出有

且言賜乃已諫奸臣內官張永從干故結黨誣臣上怒命收賜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編便為此併執鞠之妄陷有貞賢於獄會是日耿曹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在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即赦出有貞等降有貞皆參恭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參政御史盧顯等調知縣瑄鵬俱謫成遠東餘橫街言路從此不道矣

貞貞與實謀作逆擬出詔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遣諸寮露其逆謀之理門達不露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之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登金齒爲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章草擠之使士權稍休戚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焉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九

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榜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辟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臨治其事緩則人情怠怨事且覺露怨則人情危懼愈求輯脩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輅致仕親以曹石忤權使官解疾懇乞致仕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簾

續修五經

是欲耶輅頓首又問年未老可用乎輅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鵬白金彩幣遣之

請修撰岳正欽州同知時正數爲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京諫令稍自欽裁二人怒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災致謂奸邪蒙蔽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蜚語指爲謗訕內批降遠州復請前御史張鵬楊瑄成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請成遠東錄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究詣曹石謝康兒後鵬瑄不從復請成南丹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一

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詳瑄在內閣以爲言上重違亨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譏斥爲其私人恭謙盧概太常寺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乃與王綱議仍復賢內閣八月請旨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嘗擁駕臨邊懷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議也遠岳正繫詔獄請成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郭

建寧府志

建寧府志

以母老留閨月兵部尚書陳壽潛石意賊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請成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請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欺上思正言乃故還爲民

九月勅左順門開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軼輩每朝退類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武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十一

論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爲用舍

十月遣行人曹隆賁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備過其門客招者傲張魯教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逸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賈詩書動遵故禮亨慨然曰吾薦之乃托賢代爲草奏即日之上之數日上召賢問之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

一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

時廣儲字來近邊求食傳聞實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實璽泰始皇所造李斯所祭亡國之物不足爲寶上然之乃罷巡邊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十二

泰問任于謙久且專度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從首自足上漸悟謙寬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軼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上深衛亨輩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賜卒賜先名輒景泰初自貴州征苗召還干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景泰宥之自是賜與

車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道併殺之齊既死賜一日賜詣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

戊寅 天順二年

正月郊天後 上願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于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昭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廢會昌侯次皆都督干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為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皇明通紀本 卷王 天順

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于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愆吾不能救今若闕求恩澤必大怨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為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戚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懷曰為為人厚禮不妨但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嚴僧徒濫度之禁勅內關及翰林備臣修大明一統志

建庶人

不為如此

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上北狩當獨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哀概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繼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皇明通紀本 卷王 天順 十四

令昌侯孫繼宗第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命毀之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德者輔導之宜授官察次日召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曾魯具與弼具疏固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就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當察亦從容優閒不必辭于是賜以文綺羊酒漿米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

張元振本
加補
乃王儲是
所明主
成其德
正序其
上乃
皇明通紀

皇明通紀

卷三 天順

一五

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兩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與兩謂勅書太重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愛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寮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兩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詣賢乞回賢為言干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賁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

大君之德
不可下移

皇明通紀

卷三 天順

上六

見也遂歸尋卒
時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于預察之固非私意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然見于辭色賢曰于理果不可行者且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然
上一日與李賢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譏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于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干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既還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見復于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曰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議說珍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
雲南總鎮沐璘卒都同沐贊代之
帝來寇延綏中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類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

已卯 天順三年

石亨

二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彪以石亨故累進封侯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得其實遂逮繫詔獄論死

禁朝臣交通

石亨

十月忠國公石亨請不軌下獄死亨貪恣日甚賄賂

石亨

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

斷義勢煥煥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亨門下有

替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

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謀曰大同人馬甲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十七

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

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

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

襄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

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

未遇特選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忽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

幹大事神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于亨

上初猶念其功原有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

者無幾人傳報誘誘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

卒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石亨

上一日從容與李實言及迎駕奪門之功實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

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

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

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

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臣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

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

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十八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品爲功老成

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陽煦之事致干天象而孽

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

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致仕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卒

二月令員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先是法司

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

事得悉。議動。必實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匿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未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匿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何階為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中。有經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揣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奏考官較文。顛倒。空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嫌。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二十九

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於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一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八月。廢會亭。求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據畢南行。直抵雁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掠搶。炮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李賢言于上。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為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初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萬曆

南來別部。尚書秋九。噶卒。上聞之。曰。可猶此。是臨

日清通

十月。命俞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陸辭召。至文華殿。賜欽。上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雍精悍。闖造多智略。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值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何以罪之。眾以為然。敬得從輕坐。釋徐有貞歸田。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二十九

辛巳。天順九年。

四月。大明一統志成。

七月。曹吉祥謀亂。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逆黨盡誅之。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抵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為恩惠。悅以陳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務員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死。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飲酒。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錦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朝出師。吉祥遂令從子欽。統其部。督饒從兄都督驍弟都指揮鉉。達官。

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誘殺孫鑑等說擁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是日晚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虎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官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但開直抵東西長安門殺錦衣衛指揮達果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統王翱於東朝房時禁門覺變不開欽黨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惶散北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鑑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賊千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鎗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酉鎗以百餘騎突陣鎗發神符弓射之斬鎗及鎗於是欽走匿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縱城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時京師有賀三老者賣飲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謀反凡戚親謀反殆盡三老獲免

旌死事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莊贈冠深少保謚忠愍

論賊功加孫鑑等太保孫鑑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虎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死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其剿殺我輩皆忠臣義士不可追避于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國忠臣也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一 天順 三十一

冬勝商阿羅渡河八套寇延緩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欽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 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朕今在任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承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

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

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壬午 天順六年

三月調知鎮江府林鶴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鶴奮然曰塑像非負我太祖子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賤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賢聖賢像爲疑鶴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子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皇明通志 卷三 天順 二二三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

九月四日 皇太后崩尊諡曰孝恭章皇后

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辛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

癸未 天順七年

二月會試場屋災

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坎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恤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弭上見之

復命賢具寬恤事務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陳上皆從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磁器清鋪承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上不從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公而無罪

皇明通志 卷三 天順 二三四

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卽命舉行之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 英廟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臥地固損一肢哭泣未多復損一目頃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廟在南城每不快后每曲爲慰解復辟之後處 景皇后猶盡禮焉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以卿兼學士彭

聖德

下哀痛
為之

時侍讀學士錢溥為考試官取吳鏡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傳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歲贈太保

忠安

下錦衣指揮僉事袁彬獄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積怨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延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據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論之曰從汝李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得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

皇明通紀

卷五

二

者憤激為之不平上諭該官昔者為留房處獨彬以一技尉罪該聖躬當惜其今幸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連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伴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兄不若請着多官庭鞠我對眾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遂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

李賢為門達所誣自止不始為言上上允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甲申天順八年

正月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嬖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着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僉嘆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殯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

皇明通紀

卷五

二

二月二十日皇太后即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為慈德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上即位之明日即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嫺嫺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顧望宜遵遠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明倫彙編

門部彙編

官制彙編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知尊號今日各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為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焉翌日頒詔天下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禁衛門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滿戌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言官劾達欺罔故教諸大臣數十謫成烟瘴達卒死諡所彬復職餞送送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

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

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錫羅景等及第出身有差是初共二百四十七人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瓚樊瑩謝鐸平東陽倪岳後皆顯者甘肅總兵官官城侯衛巡撫都御史吳琛率師

復職

許繼卒

立皇后

吳氏

吳氏

吳氏

吳氏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諡文清

七月立皇后吳氏

八月修吳宗廟皇帝實錄

十月廢皇后吳氏立皇后王氏下詔言先帝

臨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牛玉狗彘已私膠靡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

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仍遵先帝用道

皇明通紀

卷三

帝成命立王氏為皇后明正牛玉之罪

調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益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華太平侯李璋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趙

天順初困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禮職非注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奉門陞者

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平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上是之即命兵部以

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于是有劾者
俱革而紛紛入懇者始息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
撥爲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于此

皇明通紀纂要卷

二十一終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入順

二一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二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

憲宗純皇帝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成豐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子宗彝子謙子昆謙婿朱璘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見自龍門所上疏訟父讞之寃上憫之追復謙放秩遣行人馬璠往祭其墓復覓世襲千戶覓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二月行耕藉田禮

皇明通紀

卷三 成化

皇太后身親建慶齋禮禮部尚書姚夔會大臣收買科舉相率詣京祝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禳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賁理征夷軍務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四月襄鄧山中流民劉千斤等數十萬人作亂贈征兩廣流賊死事副使毛吉等官

丙戌 成化二年

二月重修闕里孔廟成 上製文紀之

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

內使林典護送賢還鄉視葬

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策出身有差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語入主一日之

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

紀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于時遂奏名第一

皇明通紀 卷三 成化

鎮守荆襄王信擊走流賊石和尚等門都指揮同知

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

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

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

廣地方悉平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

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廢雍一子錦衣衛

所鎮撫

置武靖州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軍流民眾議欲令

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察奏言

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

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

別爲處置上從禮部議勿許

五月李寶通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

滿編修羅倫爲福建布臬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

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及覆數千言辭甚切

直倫復請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

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

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

皇明通紀卷三

吾不可集倫雖出而上論益榮之

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

白圭督兵討平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加圭太子少

保

十二月進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

兒等入貢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諡恭敏

丁亥歲化三年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

入內閣辦事

召羅倫還復爲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

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

瑾爲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爲兵部尚書提督

軍務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湯胤勳力戰死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綱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

贈太保諡忠肅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

皇明通紀卷三

九月虜寇開城縣知縣于達急死之徙縣于固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

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

十一月滿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

縣檢討莊杲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爲大理寺

評事以諫止上元烟火也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

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歲與真定武

強縣民爭田詔釋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都往

歸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劾之奏曰田本民有誰共

以在否
後禮部
土建南
天

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
急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汗
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
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
國本耶疏上下部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
是部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有復職至是
復下獄直聲震一時詔福建莆田人
荆門州訓導高瑤請復景泰廟號禮部等衙門會議
云邸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
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具言景泰一時
皇明道紀八 卷王 成化

君臣之失而責瑤之妄事遂寢

戊子 成化四年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邳州成化三年秋糧馬紳
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
朝廷差官校逮繫陳余任壽吳宗劉清馮傑等俱赴
京師下獄

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上嫡母也司
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
彭時因此一寔之禮無可議者 將官當合葬 祔
陵神主嘗祈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

聖子聖孫
不從今

隆夏之時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
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
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
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為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
爭不可復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
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彭
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
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
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入
心不服且于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

皇明道紀八 卷三 成化

太子少師
奏

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 慈懿
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
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
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
乞皇上再三申勅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即日
晚時等具疏進備言附葬附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
婦之懿昭 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
夫有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

有失貽萬世譏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
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子是時等及姚
襄師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大行
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有碍事
有相妨未即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
故諭百官開令權呼之聲動地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
糧子粒

明通紀

卷五

七

七月 上大行慈懿太皇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九月 是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上優詔答之先是 英廟令官人萬氏侍 上于東
宮諸習善類及 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父貴親都
督同知華士萬安認為同宗希進者輩趨其門彭時
疏請修省謂外延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為
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
勝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眾然數年無
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專官必過生育之期故
也伏望會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

嗣廟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曰黜陟人
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十月 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免是御覽林誠
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甲戌儲事輅求退上
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請輅誠輅奏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加納如脩撰羅倫輩皆復收用
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 上從之乃釋誠復
其職

十一月 劉玉項忠等討滿回擒之餘黨悉平初賊聞
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至回原分兵為六
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特與賊伏老伯毛忠梅
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險力拒毛忠戰死軍遽
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遠近聞毛忠
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襲伯郭
亮議以滿回驍勇恐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
益兵赴援其月募出西方中外詢詢占者以應在秦
州不祥項忠曰賊處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
威問罪師直而此兵法曰禁祥去疑背李晟討朱泚
吳威守鳳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待援師至即以
師據賊水陸斷其傍近地賊疲者數伏擒之賊人

兵部議曰：國難時，延尚書陳璘、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虛，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憐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擊，軍機待再有急報，放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布置，賊皇明通紀入 卷五 成化 九

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羣然附和，以為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輒敵時曰：觀項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溺水俱亡，八馬多死。我軍圍困日久，出降者衆。賊將有陽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為謀士。是見勢不可為，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允諾，請許彼出，被擒之逆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潰走。

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廷議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請督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賊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終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論偉之。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修復運河壩閘

旌表上杭縣拔民邵緒紳妻陳氏弟緒纓妻黃氏貞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緒紳兄弟俱避。

皇明通紀入 卷五 成化 十

難道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開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給曰：年存姑，暫避，不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謝姑曰：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死行，至柳灘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尸浮出，尚在抱人成悲之。

已丑 成化五年

春諭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十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彈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

平之德忠左都御史

九月董榆林衛

十月立 皇子祐極爲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

患痘疹幾謚曰悼恭太子

濟通惠河舊道

十一月慧星見出天田入太薇垣羣臣建言皆謂君

臣應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而議政機彭時

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

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

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

皇明通紀

可說時等語之至則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

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實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

史建言城京官皇親與係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

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

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絡皆同聲叩頭 上命

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

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

口實云萬歲關老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慧星屢見西掃太微

北近紫宮其譴告恐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

仁愛之意也因進修德大業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

術謹命令親接見懷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

上嘉納之

論德謝一夢上言慧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

日正宮閣以端治本二日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日開

言路以決壅蔽四日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日謹妄費

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壬辰 成化八年

正月星變免慶成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

皇明通紀

馬江朝宗爲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

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策出身有差

擢陝西左右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奏築邊牆設衛學壘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

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於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

川人

七月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

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

三邊

九月虜獲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繼召諸

路兵暗伏湯羊嶺房至遇伏驚遁盡奔轡重嶺斬二

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

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苑思院副使寫碑宣稱

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請追寢前

命以愼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癸巳歲化九年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辛瞻太保諡文敏

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

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

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

皇明通紀卷三

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於

庫中問舊案大夏先入簡得之藏匿他處都吏備之

不得忠咎責都吏令復入簡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

能得大夏亦秘不言都吏復入簡如是者三日水程

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

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

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

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瑤與國蒙何益此一時弊事大

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哉忠覺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

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

至兵部尚書

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

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

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

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新會縣民劉銘案

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弟金童望

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于銘家祁遠出傭工銘狗見

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獲

皇明通紀卷三

夜鎗之所其瀾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叫

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

尸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視之所瘞宛

然得銘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于水卽

自投水隨夫屍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隣

李逢春買棺收殮銘夜潛發其尸并之大海吳祁自

外歸得第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啓泰恭及聞

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上疏弔哭詞章上之銘狗

吐伏刑部請外馮俊特爲具奏上令有司卽誅銘

梅應表莊氏

六月癸亥

計開上廟貳崇崇允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

懋王發連中上大書賜銀牌賞白金五十兩金帶

一東尋命堂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朔翰林儒臣修續寶治通鑑綱目

勅邊軍如曾遇賊率眾對敵及寡寡不敵者雖失利

不罪其開門坐視見賊及退者乃坐失機

命天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甲午歲化十年

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

皇明通紀八 卷王 成化 十七

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見避無所言以悅權

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

當事者服之謂聰不能默其庸聰曰已不能言而又

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以水災免直隸壽酒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

秋糧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張塘湖千戶所子粒

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

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開

恭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

太 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敵家資進奉托左

右 陞侍郎上問苗何出身曰縣承差乃諭之曰

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

品官左右以官制對乃與南京通政使蓋上不知

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開秩耳

九月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子

粒

十一月復卿王帝號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闕議商

輅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吾皇上此元舜之盛

皇明通紀八 卷王 成化 十八

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百官曰朕有朕叔郡王踐祚

賊難保邦莫安宗社亦經有年屆茲疾痼留之際好

臣貪功生事妄興讒議請去帝號先帝導知誣

枉深懷恚恨以次抵好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王朕

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數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邸王可

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諡云

十二月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內費日後帑金

漸虛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

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

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于蛇虎死千六水者

無異僅得金二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
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皇明通紀纂要卷二十二

終

卷三 成化

十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三

東莞 陳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乙未 歲化十一年

春詔詣河南宏陽等處銀洞兵利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可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詔命封閉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爲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還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皇明通紀 卷三 成化

一

命吏部侍郎劉珝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珝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諸官稱爲第一受知于上簡入內閣嫉惡過嚴余小忌之凡所建明人告于上出不語入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五月上規定皇子膳名書于玉牒遂令文武大臣謁見于文華門悼恭太子薨內官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道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從紀氏于永

壽宮中外臣寮喜懼交并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榷因獨上疏曰皇千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聖朝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情惟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面奉手勅曰朕皇千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不稱宜乃定唐名曰佑橈

皇明通紀 卷三 成化

二

六月 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謚贈爲恭莊僖淑妃殮歛悉如禮時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衛往治萬貴妃卽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益不無疑云七月癸卯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十一月立 皇長子爲皇太子

丙申 歲化十二年

正月兵部尚書白圭卒諡恭敏

五月通惠河成

自成都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源河

七月京師黑青見時方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隙入雖

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多持刀張燈自防見有

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大狸一日早上仰奉天門視朝侍衛忽

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

妖人李子龍伏誅于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

皇明通紀

卷三

三

餘踪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類小僧監皆旅遊陝西

押過一道士妄傳謠語遂苦髮改名所至誑惑迤里

入京貨絲潛住內侍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

之女處以正寢時泥雜官侍入內或登萬歲殿中

惡患御淋上而莫之禁諸臣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爲

佛有非分之興刺事廢校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

具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賜賜奏請搜捕果獲其

所造黃繡袍冠等器舍及子龍皆伏誅

丁酉歲化十三年

正月增先師蓮豆樂舞之鼓

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較刺事自李子龍暴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小便捷乃命選錦衣官較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而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較廣刺大政小事方言俚諺悉採以聞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

日本入貢

二月滅寧王莫培樂安王莫星祿米

時逮捕中書舍人董映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籍沒福建都指揮楊畢家先是畢以殿外人命蒙差

皇明通紀

卷五

四

刑部錦衣衛官勘提畢逃之京師匿姊夫中書董映

家映托錦衣百戶董瑛營解適瑛正欲從西廠刺事

而無跡即潛報于直謂畢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貴鉅

萬進惡百端嘗網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

數千兩來京賄求脫解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

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瑛備管刑具妾供傳

在其叔士偉所將掠妻妾婢僕訊責押追京號徹天

畢竟成廢獲復遣瑛馳至閭籍沒畢家貲財入口赴

京畢父奏亦成于獄

三月罷西廠歸籍直十罪劄劄亦言立廠之後事

情粉據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亦疏直及章瑛過惡上怒即革去西殿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編妖言事發斬于都市人莫不快之

從命在
金西殿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殿仍舊刺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妄革罷直遂奉命仍舊坐厥籍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禍幾不測忠足辯恍惚詞頗剛直竟除名

曾平從
其部尚書

五月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俞子俊爲兵部尚書先皇明通紀卷五

成化

五

是民山奮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

明史紀事本末

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

好民
依錄

十一月山西太原府奸民象冲伏誅大同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有不從者用魔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効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婦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

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比今搜捕七人者誅之

遷羅四來貢

戊戌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爲考試官取梁儲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揚守趾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皇太子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

皇明通紀卷五

成化

六

從天下
皇太子

正誕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從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曉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東宮出請必使左右迎請諸官講畢則語諸官云先生吃茶局丞

卷五 成化

張璠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誠常如此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樂善遇事無
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先較時行道爲急於富貴利
達濟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皂隸折
薪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倫不受既辭表歸結茅居于
金牛山取給于隴畝不受餽遺客屢至留飯其妻語
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傷舍借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
顧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
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諡文毅

已亥 成化十五年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七

春免湖廣荆襄德安府衛所屬吳林糧
六月建整飭遼東邊務兵部侍郎馬文升下獄謫戍
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
更改鉞乘間誦毀鉞徹直還奏文升華建州女直諸
虜交易農器故屢寇邊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
棄者實鉄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轉加王儲侍書萬祺太子少保祺起吏胥所理者榮
最之事雖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處無
敢進諫者
下江南巡撫半律特請江潮築鐵諸戍調官陳鉞陪

卷五 成化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諡襄毅
戶部尚書楊昺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
薛遷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昺
王復薛遷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請四方水旱皆四
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
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
以南直隸大熟謂以歸諸公比直隸大水皆溥與薛
某嘗之旻笑曰諺云女瑁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爲
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八

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謫馬
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垂久已亦得侍進于是虛張邊
警言賊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汪直
言子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
監督便宐生殺陞實將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
之于廣寧竟誣以寇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
軍猝至壯者逃匿唯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
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耗費一空
庚子 成化十六年
奉命太監汪直督十二國營

卷五 成化

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
擢陳鉞右都御史宋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
襄陞太僕少卿遂進右金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
有差

六月御史張珍劾奏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
陳鉞失機隱匿等罪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使覆題請
旨詔從輕辭俸

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
踐之輒陷遂役于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其旁
皇明通紀八 卷五 成化 九

一池忽生大穴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
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七月下御史張珍獄滿戌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
罰俸鉞怨掌院事王越縱珍諷西廠遣心腹指揮往
遼東同王宗襄審勘宗襄阿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
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
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辯乃謫戌

滿魯都冠榆林
罷征安南之議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
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

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遭禍
不細已傳旨崇永樂中調軍鼓時劉大夏亦在職方
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力言利害事乃寢
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寔貯水輒涸樹上作聲惟
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也能照數里

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
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
鮮貢道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
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
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皇明通紀八 卷五 成化 九
遼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
撫河南時秦府諸校肆橫民苦之紘既會治不少貸
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金一疋敝衣數事亨
同奏紘貪狀 上親閱其貲暴數反久詔釋紘繫且
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
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盡奉凡巡撫官率屈
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爲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
敬焉不爲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
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

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紱賢不置。上釋之。

冬封王。越爲威寧伯。

以陳鎮爲兵部尙書。以余子俊憂去也。

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官庄田。時景州獻縣

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官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秤

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濂偕御史往勘

管庄。密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請讀官可得也。濂曰。

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迨召耆民指

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子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

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

皇明通紀 卷五 史化

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 歲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

獻爲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黃華黃珣張

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

贖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國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

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駟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

師。尙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上乃遣內臣

迎之。

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西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

俱同日地震有聲。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

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相度警賊。

秋。汾川王貢錫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隱

孝順事實與之。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己。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冬。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

宿州民妻王氏。磨右側裂生一男子。

王寅 歲化十八年

皇明通紀 卷五 史化

春。召回大同遊擊將軍原崇等官。獨汪直王越其事。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改磨千灰溝。

通妖人王臣下獄。斬于市。臣初爲姦盜。被極傷。歷號

王痛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取人財物投水中。

輒自袖出。負終近傳見。上得爲錦衣千戶。命王越

等偕王臣採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橫。

索貨物。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銀

爲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有書畫玩奏之精絕者。

蘭括殆盡。復拘蘇岸諸生。日錄妖言。不休實欲得胎

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何喬新欲擊之。敬及臣走

臣以先選何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放寬乞諫之語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衣獄稅充率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

罷西廠時言者俱以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似在可已閣臣萬安亦以此爲非便定章去之邀劉羽同上疏珙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上從之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歸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坐其中以明心爲務丙戌役遊太學祭酒郭汝霖和楊龜山此月不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徐樸羅倫檢討羅景韓皆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三

集與之遊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年秋使彭彭彭彭之至京公史部考其學而棄之是役上疏以年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梁芳奏集獻章名于上上旨降旨賜假候其病痊後復入京仍來共藏獻章不歸上疏謝

冬太監汪直有罪獲職其黨 宣伯王越革爵編管

安陸州錦衣指揮吳綬請戍邊兵部尚書陳鏡工部尚書蔣繼祖除名爲民餘貶謫有差時直用事又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跡顯榮件之者卽遭禍謫天下懷

懷有中官阿丑者善帳諸每子 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醺酒一人伴曰某省臣伴罵如故又曰駕至醺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

辭者警追帖然傷一人曰 天子獨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重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姻直結爲私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佐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謂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腹心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竊又聽

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卽報仇軍民被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四

其若害陳越等皆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賄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激陞賞不顧辱毀致使北狄橫忿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懼鋒刃狼草在處缺乏致使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藉沒家產以爲家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卽命三法司會同各官參擬覆奏遂逐直并

其獲片皆盡中外莫不悅之

賜勅戒諭晉王降慶城王府奇禍爲庶人

本朝抗父命占樂城打或平人地方官奏開晉王

本朝

秋飲慶成失教不啓不奏實時禍前頃罪過

庶人

癸卯 成化十九年

春 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

等進講時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爲勞

請諸官宏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

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十五

四月朔是歲陝西右副都御史郎時爲貴州右叅政

以論刺梁芳也陝西人吳送若失父母

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先是汪直既敗文升究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

起爲是歲文升與遼東凡二往皆樹勳績求人尤思

之

十月傳性體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東垣王見慎稱近吳安童謀害正紀事覺

上以有兩大機下 勅切責令戴民屯護善改過安

德

十二月早無雪 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甲辰 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爲考試

官取儒童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銀王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淑心餘千人少學舉子

業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劉講義理之學慨然往

從之遊于是盡去舊學一以求道爲心專用心于內

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罔以故名齋動靜語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十六

默達次未嘗少違對老孺如對賓客恍視喪喪毀除

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鵠衣簞食處之泰然提學

會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 淮王殿下請請

周易特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

業錄

命太監陳奉提督東廠罷尚銘時錄有罪宥之奉爲

人平恕清餘莊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

此則有司之事也母與焉錄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教

人人罪并歸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恐遠邇累日

整衣冠閉門自經李廣東顧爲人

中外安

測矣獨懷思叩頭靜曰不可自古未聞有發家者
我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庶幾治今欲殺諫官將失
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
謀訓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視撫之恩
免冠號哭不起由臣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
扶出至東華門使謂諫撫司曰若等請策芳合謀傾
僕多矣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于家稱疾不起
上遣醫調治使者勿午于道後獄將解時星變出傳
奉官御馬太監王敏請于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
敏疏疏來請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而臣壞朝
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
日天雷將擊汝等矣敏覺懼奔來章璉以寶石進鎮
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
美選也奈何以理得之 首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
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僕
外廷有諫者吾言何可行也時向書余子俊在兵部
恩曰弟幾矣吾為汝從中贊之矣子俊謙不敢恩
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向書王怒屢上疏切
直恩數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三月泰山地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

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請時
報漸繁 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宣儲會飲天籟奏
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
九月大學士劉翊乞致仕許之時李汝省左道亂政
動搖兩本羽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為
同官萬安劉言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
使僕卒誅之求退翊即疏乞致仕歸
十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參預機務
萬曆二十二年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三
春隆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章
罷既而參錄復進用恕上言改令必信不空數毀謗
多激切忤 上意令恕致仕工部主事王統言恕社
稷大臣朝著無與北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
恩南遷判
龍大同巡撫余子俊子俊在大同修傍邊城候倭檢
林所已行者為之工程已有次第論者劾其糜財類
民令致仕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參預機務以李汝省屬之也

丁未歲

丁未歲

四月庚寅左布政使陳遵建赴京道卒選字士賢
 天臺臨海人督學南京愛士有聲陞今職廣民疲困
 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給務為惠養計提督市舶草
 恭倚進貢為嘉選發其偽恭怨選乃誣選矯制發粟
 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從詔奪選官
 運歸衣衛千戶張福達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
 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上言訟
 其冤奏入不報人莫不悼惜之別號克庵正德中追
 贈光祿寺卿諡恭愍

卷三

成化

三

龍吳之子萬安與并給榜舉托李孜政作請吳于
 三法司歸系新廷翰之龍吳為民吳泰太子
 太保令致仕連及吳里成皆降調外南
 嗣工部尚書李裕為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
 李孜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昱
 不右江西人故協謀矯能而以裕代之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
 是年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諡
 文毅
 丁未 成化二十三年

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國子生虎臣上疏請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山架棕棚以資登眺臣上疏請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其項以不知也其項以不知也其項以不知也
 勞之曰爾言是也其項以不知也其項以不知也
 其臣七日言是也其項以不知也其項以不知也
 南陽知府如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
 請之也
 萬貴妃卒葬天壽山
 如擊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凡彼以貴
 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遷居于西內殿年而
 崩至提慶成哀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驚悼
 皇明通紀 卷三 成化 三

卷三

成化

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
 吳三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裕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
 夜金星犯亢宿
 上大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御帝位嚴天法祖勤政
 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諭備三太子頓首受
 命
 已丑 上諭遣部論文武羣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

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授道誠明仁敬崇

文肅武安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李夜各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

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誅戊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頌

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

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

罷吏部尙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敬禮部侍郎黃景

皇明通紀 卷三 成化

京皆附李裕者

十月丙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直東南光芒燭地

疑如龍 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

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子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

象也安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

安特權恬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

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

京兵部尙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尙

書致仕王敏衆節剛勁可察大奸擬南直隸都御

史 影 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願 陛下

法 太祖以待官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選

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

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雖正心之功未之

講也疏上不報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三

歲能文章奉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庵貧無

繼得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

三年文思敏戾數千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

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

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計偕

道出三原時尙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

皇明通紀 卷三 成化

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幸邪肆毒智此

行非但爲令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

人則天下其庶幾乎如之笑而不答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

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

使弘璧延款子家屬題詩爲文祥即奪筆作詩咏云

春來風雨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衡之文祥見

浮沉世事者輒斥且置惟與鄉智及御史湯鶴中書

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迥詔聞言路文

祥上新敗疏請 罷正法進賢劉泰廣有納諫語過

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薛中興再達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附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樂樂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

葬茂陵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方出居以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使依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鄭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將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

皇明通紀卷五 卷五 成化

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入內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

奏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二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一如奉先殿之儀

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繇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衛俱空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會經出入官闕者究問萬安劄旨皆與萬家通好懼

初刑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遇來直懸之曰此事只空寬處共與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振首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祈求親屬之在廣西者

萬安罷安先是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比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畧曰安臣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

皇明通紀卷五 卷五 成化

是大臣所爲予安涕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策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依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臺星與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簡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禮部右侍郎學國子監事丘等進所著大學衍義補

上覽之甚喜。遷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
十二月尹直罷。至正德中方卒。諡文和。
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
薦之也。

皇明通志卷二十三終

卷二十三

七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四

東莞 陳建 太學臣江旭奇訂

孝宗敬皇帝

成申 弘治元年

正月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參預

機務

召遼東巡撫馬文升爲左都御史

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

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皇明通紀

豈宜以此資亂 宸聰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

下獄文升謂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

論備之

三月 上視太學謂先師

勅脩 憲宗皇帝實錄

南京吏部主事儲巖上疏薦舉諸籍遺才丁璣張言

王純叔毓元李文祥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

節辱身今皆弃之蠻夷嶺南之間情實可憫乞取而

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

陳數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

用之

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建光祿大夫柱國太

傅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

從給事中保需等請也

少詹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 上褒納之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

祭告戒諭羣臣脩省

已酉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

皇明通紀

東石城千戶所吏目翟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內閣會

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

極力贊襄與尚不從備是卽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裏

面二字語外人緣是內閣溪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

適壽州知州劉聚著滿來京與聚往返論時政聚嘗

遺書與德言夢一人騎牛背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

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

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

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卽內閣者馬文升發其事

御史魏璋卽率疏劾聚與劉聚妄言朝廷政弊鄒智有

劉吉因入智名下部錄智身雖三木僅餘殘喘神色
自若無所曲撓實事者恨智坐智果欲言罪成王
總上言焉因使請降解智獄中爲懷詩有曰人到
白頭終是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
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
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
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後二年卒僅三十六
大理寺評事夏鏞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
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
以彰其譽有請徒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

聖明通紀

卷四

三

名愈高是賢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
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
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疏而名愈顯而名固歸於人
主之一身矣誠泰極中

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合是男國乃徒建設香

廟將以敬廟於神不已感乎上嘉納之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分八節各繪爲圖每節
賦以義義而上進庶幾目擊貪穢之迹省覽
五月奏仕吏部尚書李秉本贈太子太保賜祭典

出月以孔鑄爲田州知府招平賊鑄平生以忠信
白願事英憲李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斐然言信行
達知田州嗣後倉卒犯城鑄蒞任纔三日郡兵遽已
調發聚議開門守鑄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遽處
諭以朝廷恩威底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廷
談耳鑄曰然則束手同盡乎眾曰卽爾誰當往鑄曰
此吾城也吾當獨行眾猶諫沮鑄卽命騎令開門去
眾請從以主兵鑄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轡而
門啓隨開賊遽馬問故鑄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嗣
案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匪測姑導以行遽入林莽

皇明通紀

卷四

四

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境二亦遁去賊性馬
入山缺矣路皆裸人於側者彌望見鑄四呼求救鑄
問何人乃序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
殺之耳鑄不顧徑入賊寨奔出迎旁亦夾擁如林
至巢穴鑄下馬立其處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
以座亦爾等來參見賊取相置於中鑄坐呼眾前眾
不覺相顧而進眾前問鑄爲誰鑄曰孔太守也賊曰
豈聖人兒孫耶鑄曰然賊皆羅拜鑄曰我固知若曹
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
以兵相加飲勸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

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有汝罪
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
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伏地
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鑄曰
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鑄曰我餒矣可以食
來衆殺牛馬爲羹飯以進鑄飽噉之賊皆驚服曰甚
鑄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
薦鑄徐寢賊羅髮待衛明日賊復進食鑄曰吾今歸
矣爾等能從往取果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鑄
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旣効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遂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弘治

五

解縛還其巾襦諸生奔競去鑄按轡出嶠數十鋪賊
相隨薄暮及城鑄命呼城中吏城中吏登城見之驚
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鑄言第
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鑄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
當自入乃出嶠汝賊少却城開鑄入復閉門鑄命取
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遂終任不復出

令州縣察民壯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以詹事汪諧爲考
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占城國王古來吉性者安南開王不返羈臣叛前而
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 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
賴 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虎我陋邦踰
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冊印昇之臣又告安南數其
不能恤賻抑其奸萌道之遇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
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與屠
公之功臣表蘇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罷飾若干事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弘治

六

其香番物若干錠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鑄受之鑄固辭曰綏遠之仁絕絕之義
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鑄又懇辭曰臣
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問之四
方耶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
使之需

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翊卒贈祭葬謚文和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
昂投治之

辛亥

弘治四年

<p>正月朔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 都魯謙瑄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 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饋遺囑托內閣劉吉素衛喬 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 八月脩憲宗皇帝實錄成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霖 命吉撰辭祭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 乃可封其實欲稽遲以候賄上惡其專橫使中官 至其家勒令致仕</p>	<p>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武宗皇帝</p>	<p>十一月與獻王徙封於安陸</p>	<p>十二月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p>	<p>壬子 老成病難教得不期云</p>	<p>三月册立皇子為皇太子大赦天下</p>
---	-----------------------	--------------------	------------------------	-------------------------	-----------------------

<p>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今災異迭見甚可畏也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 節經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力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 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僧僉德以懷永固勤政務 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 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 求館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批 荅以為切中時弊命擬行之</p>	<p>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太祖高 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令其子孫有不沾寸 皇明通紀卷十四弘治</p>	<p>人 肅興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於是全取 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漢 東驥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 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p>	<p>肅誠憲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 奉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 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 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p>	<p>八月倉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索納 銀額解戶部大倉以備邊儲</p>
--	---	---	--	---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與王岐王益
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湮王榮王岐王二王後國起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
治張獻浹河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論長沙府同知時茂仁
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
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回專委大夏且謂
水陰氣也其應為官闢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
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語奏茂仁為妖言遂繫下錦衣
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請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

十一

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人黃陵湖南浚黃河一壩
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
縣中卒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四府營潁河縣陳橋
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縣宿遷縣小河口一縣亳
州潁河會於淮築長堤起河南南州城經滑長垣東明
曹州諸縣至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獻浹堤分上
命工五旬而事竣

乙卯 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
謚文莊濬平生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故

乎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始一中適
然不肯姘媚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眾
論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加論泰檜稱其於未有
再遣功與虜和不為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
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任
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
軒龍易位初使旁午顛迭西洋皆無一語權歸常侍
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啓之
命禮部侍郎張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
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

二二

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
之大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驕
奉正朔脩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
至其國海島茫茫使捧寸舌小必施過飾非大或輕
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猶
大宜弗城乃止既而中官傅旨命內閣撰三消樂章
薄等復上言三消乃邪妄之說願於祭祀時謂弗錄
臣等謂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
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
本源嗣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

嘉納之

四月張獻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納妖僧至

天監元年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先是南京陝西貴州大震禮部并以聞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脩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蘇胡耀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早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勛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十四

慈寧庫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公噬無厭其桂天下不可言矣上大夫昏夜乞哀於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易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西陰愚消矣疏入人皆爲危既而廣等果以黜敗

丙辰 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年初遊陝西朝邑縣以藥

天監元年

御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衆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與等各有名號製布帛爲旗祭以嬰孩刻日爲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喫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有雷相川者不肯飲藥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族者多被逼殺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縣子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與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上命依律處決以柏川知情不首并家屬械繫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勅勞之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十四

科臣羅澤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澤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之有御史張澤者公差回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禕等亦力諫言遜情輕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桀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恭外不得一親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

德禪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搖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尤慘李忠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災眚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十五

御史啓勲上疏極諫乃寢

皇明通紀卷二十五

東莞 陳建 建 太學 江旭奇

丁巳 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脩大明會典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召徐海劉繼李東陽謝遷至

文華殿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上覽畢

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上覽畢

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

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

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起

皇明通紀 卷二十五

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

乏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

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

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等定天下事在近不

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

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場缺幾千石每石給

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

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

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

邊人歌思之往時繼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

東方准以至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賣邊上軍

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

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獲無處得買也三十年來

無此良法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

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戊午 弘治十一年

正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

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器

皇明通紀 卷二十五

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

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安奏恭守衛者固乞嚴武

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

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真曉未幾城內在處有

火災禮部燬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傲

千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

巳酉承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

則謂其倖趙允綸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

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

制大司經
卿北庭

法入稿

在得教仕
學卒

下獄
帝以重責

京師風霾
各省天鳴
地震求直
言時有刑
部主事鄭
岳以直言
下獄戶部
侍郎許進
疏救得赦

也

九月清寧宮災

李廣自殺

十二月樞密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毅越濟寧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勝情真偽將士張賜盡知之尤能識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構拔與士論少之

已未 弘治十二年

春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八哈察從兵部尚書馬文升

請也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三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

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

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進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景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

謝景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

會試未揭榜舉動無微受賂題詔下景錄命東陽

等重謝敏政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

敏政等是問卷可無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及

多官廷議問舉于唐賈餘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

仕謝景南京太僕寺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家

價率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奏之
以女至是亦卒

六月前阜孔廟災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庚申 弘治十五年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出諸營

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出

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璉惠安伯

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鏊章晉伯劉祺皆准辭退

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四

問新寧伯譚祐岐之劉福如何茲祐時亦有言其短

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卒似勝劉福上意亦

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國營須另選可令

鎮遠侯顧澤代之因問澤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

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

幸皇上留意武臣親賜勅臣等不勝瞻仰

秋命樂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堃襲五經博士

冬火隕入河套

是年旌表軍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陳名小奴年
十五為王三聘婦生二男一女三有採薪蕪至門暴

虎患陳持門柱過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陳負三
有歸苑鄉里哀而葬之陳婦居鄉妻郭子素過娶之
陳始俟服闋至期設祭痛哭又結其二男各外出抱
幼女趙美若潭上置女潭倒投水死有司議奉開子
素長得罪以賄瘞之後二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贊
馬俗相繼爲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吳一貫因知
縣陳釗之請疏於朝故有是命
辛酉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
縣地震尤甚聲震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
皇明通紀八 卷五 弘治 五

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
里偏地窠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
湧出溢流如河

命保國公朱暉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
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陳等至邊規虜所在潛
師河套擒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砲驚遁毀其廬帳
斬老弱百餘級而還

權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節
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盡閉壽乘程赴任先郵陣
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

地方危而復振西邊耕耘架梁緣故不數月消費二
十七萬勝同事者總辦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
實者曰吾子弟皆不請馬免不許

保定府麻白楊都斥遣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鏞上言民困故事言養馬
困於責駒實鹽國於脂課近王府困於侵奪近戚里
困於恣睢當孔道支應爲困有土產貢獻爲困下所
司知之

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關里孔廟

七月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
皇明通紀八 卷五 弘治 六

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
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卽他日貪利營民
之媒謫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
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
行則英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
願添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
斷不可行

九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
壬戌弘治十五年

春廷試賜廣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 上欲於附近地方...

...以京師左右...

...五衛仰思...

...定兩班以萬人四衛...

...上曰官門豈外人可到...

...所為耳...

...少人多...

...之劉健曰...

...有他...

...更於何處...

...上欲...

...御史王...

...上切責...

...事...

...不入主...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大夏謂其使曰：「卿等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得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來起用，不可，畢竟快快。」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就糧實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癸亥 弘治十六年

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皇明通紀 卷五 弘治 九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營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宣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占軍數多。九曰：虛賞被於勢要。十曰：崇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論曰：「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

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爲揭帖寄達。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與我國事世夜省徇私害物者，比乎大夏同輩，下以揭帖達。」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若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劾，願上稱善久之。

刑部尚書周繼、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避。」

皇明通紀 卷五 弘治 十

勅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開達所爲，無足異者。上頷之，明日旨下，一如廷擬。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內侍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可禮罷。」來與劉尚書論事，話甚長，彼老不能興，劉舉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聽惡得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蒙恩，上一日奉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

相與共監踪跡遠不知何以如此答曰當朝大

臣公名第一榮敢敬賀也

貴州安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斌兼左副

都御史督兵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斌太子少保

詔武當設像修醮劉健等上疏極諫遂罷

十月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又令撰真人誥命時學

士劉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

甲子弘治十七年

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

尊報尊諡仍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

子孝莊發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

已有周太后他日附葬附廟之說矣至是太后崩

隨上尊諡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議乃上疏言成

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

於是召禮部會同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門召劉健等云昨見成化朝彭時跪

奏表章先朝大臣都志厚爲國如此因論附廟之

議健等奉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附祔陵既至太廟且引齊宋

諸帝祔廟等以是不敢再議其議以前一帝一

后唐始有二后亦有三后並稱者上曰二后已

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

嗣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即衰之事不足

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

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

廟齊族躬恩德源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

帝一后今若並附乃從朕壞起恐後來漸亂無紀極

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

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

星明通鑑卷五十五弘治十二

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

尤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

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

聖旨會議會議尤可奈先帝阿朕嘗思之夜不寐

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爲重耳先生章是

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使等奏曰臣等計議以親

廟學唐事所禮尚書吳興會議東推執事上直

魯國公孫承宗仲子之官皆於禮爲廟廟之

禮自唐始承宗至宋乃有並稱者其禮已累然

諸帝雖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宋李
廣之沒，仁宗痛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
堂。後世所當法效，與皆從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
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
仍稱太皇太后可否？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
稱。為當。上即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
於此建廟。遂舉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
甚當。上曰：序位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
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
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
皇明通鑑人 卷五 弘治 十三

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
白，都唯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
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
稱得禮云。

國四月，兩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及還京，賜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七月，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懷慶，上出大同
鎮迎官宴，奏言：府勢甚重，近又擢殺墩軍，延緩遊騎，
兵馬調米至乞增兵馬甚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
乃敢殺傷朕官，欲主可還京軍三萬，即日起行，健等

上曰：皇上年子一詩，誠壯懷之語。京師亦須
嚴防，但未左輕動。遂繼奏曰：邊市固急，京師尤重，居
重輒輕，亦須酌顧家。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
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憂。
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
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
其定徐議所討耳。健西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
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通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
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
夏明通鑑人 卷五 弘治 十四

及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我太宗朝頻年出
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
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
缺乏，軍馬衰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
不能禦虜，且因面管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
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為沿途諸將所拒，遂引去。
右都御史戴珊劾任不允，謂累以疾求退，不得。一
日，秋風淅淅，大夏曰：瑞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
下不瞑。月也，公同年好友也，愛知於上，獨不為我一
言乎。上曰：大夏議事，為因劉健難近，求何如

大夏言有病乞休田為情狀聖上憐
而憫之上曰彼救卿來奏乎大夏曰現在告臣往
視之使急徵不能動天今臣已歸下日為候申辨
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
卿家父子也太平未幾何必捨朕而先歸乎大夏
以二上語告璫璫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璫者事府事璫部尚書吳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八月今京有六年一考察
令禮部無服色

嘉靖通鑑八 卷五十五 上 上御機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

大同總兵官吳江本受劍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
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違將輕易起矣殺之漸輔臣
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
相持勝負不新期人不助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
亦不可輕臨若命 所出機閣書內方有軍法要案
之語各處總兵官親帶大隊官軍有臨陣違者上
所以軍法處今使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等以此
事若不從起則可今擬奏請若明旨不許却恐要令
此不行其力與此說 上使中前諭健吳曰昨

嘉靖通鑑八 卷五十五 上 上曰兵部所擬國初總兵官
既奏丁一總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親奏則
亦不甚著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謝曰今
擬 聖諭批荅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
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
律例皆能而退

是月奉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
陳劉機議陳善開那陳字解微陳說不是止云教陳
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諸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微
朕疾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機

嘉靖通鑑八 卷五十五 上 上曰然謝曰聖明如此此
餘百官無事者矣 上曰然謝曰聖明如此此
言處好意心李是勝曰今年暑暑熱風中外臣民
不仰需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謝 上又曰
先生堂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所請亦有顧忌耳又
曰他字亦不妨昨雖偶及此意以為不若朕誤之
嘉靖通鑑八 卷五十五 上 上曰然謝曰聖明如此此

春賜商書對太夏鄉御史冀瑄各元寶一錠時上
有大政 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
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而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
用朕開朝親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
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
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
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
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爲考試
官取董祀等三百人

皇明通紀

卷五

十七

三月廷試賜領門臣董祀謝丕等進士出身有差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大約以天下之爲
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漸者六一曰元氣之病指士
氣委靡二曰心腹之病左右是也開比難剪臣故以
爲心腹之病夫倉庫庫藏之要也一曰兵害元
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飲重而民貧又
食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三曰叢民之害愚田被占於
戚勳草場受侵於官府一日匿之漸旣以兵運又苦
浪費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曰壞名
譽之漸風行無防未嘗四日弛法令之漸五日

方制勝之漸指稱建六曰貴戚驕恣之漸消善
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跪上
皇后母金夫人與夢陽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
前泣訴不平 上不楊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
入救金夫人偕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
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詞俸三月
而巳他日 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瀝 皇后 皇
太子金夫人皆進運出遊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
咸莫聞知第見大張免冠解地蓋因夢陽之言而
皇明通紀

卷五

私治

十八

夢陽也後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來
外事如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關威儀且言
詭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
右當作何執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以
罪之朕誰知此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
快官中之怨使朕受校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
所以令釋彼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亮解之仁也
上屬召劉德李東陽謝遷至慶廟商確政事咸極情

在宋

舊時有言大臣卑弱漸上言大臣要剛正有氣節

五月上不齊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

令近前於是直仰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

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而

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倫

忌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

好惡舉生每動輒出未前坐書榻他做個好人

在宋

十八日皇太子御位

六月上天行皇帝尊諡曰道天明道誠純中正聖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文正一品俸太子

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八月上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太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皇

莊曰七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左都御史兼理平贈太子太保益恭簡

皇明通紀卷二十六

東莞陳建輯 太學江旭奇訂

武宗毅皇帝

丙寅 正德元年

正月 上耕籍田

二月 大學士劉德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 上

降旨慰留之

三月 隕星如雨

上幸太學謁先師

四月 吏部尚書馬文升罷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正德

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射曰 陛下稱端拱之樂

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是之

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 彗星見參井補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 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九月 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任章田上從之

十月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

大學士劉健謝遷罷

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

而劉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錢劉謝辭
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節則同去節

東陽默然

戶部給事中劉道疏極陳時政下獄

刑科給事中呂紳上疏乞劉德謝還下詔獄

十一月 命吏部尚書龔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

事尋加芳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大學士專在內閣芳

性險復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擢桂陽州

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德與韓文謀餉朝政芳潛為

開阻由是德等相繼斥罷黨勢日熾未幾管芳入閣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正德

肆意為奸凡變奏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

民皆芳主之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時遷日體務交作源奏言

宜謹天戒以保治道被杖謫戍死肅州路

南御史薄希徵等奏留大學士劉德謝還論及時事

逮至與呂紳劉德等俱下獄杖貶

罷戶部尚書韓文為理所厄乘一驢宿野店而去

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散餘名文于高唐州知州士驥

刑部主事士奇亦皆坐為民

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時有士人戰亡後以一絕云才名直與牛山齊
食中書日又西四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意味雋永湘中西屋之爽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雷交作觀厥厄
拔社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
何視為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憚于觀
面國政聖學忘于究心乞查究日還侍從遊逸諸人
數其誤國之罪

丁卯 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會有客解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正德 三

之者復被疏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鏡下獄廷杖之謫貴州龍
場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
乘夜伴投江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
夜夜清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州楊孟英皆信
之命獵人索屍懸于江上家人亦咸服守仁海賊商
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日爾有親在未
免為累乃赴龍場驛
八月初十日 肅皇帝生千輿府是歲黃河清塵雲
見異於分野當朔庚辰

附錄

李夢陽

嚴鎮制三邊軍務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
害奏廣設砲之以入土疏經服職守之策且言河套
即古朔方地虜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
溝塹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
清遂興築邊牆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遽乞休工
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十月賜 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
頃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翰林修撰康海救之乃得釋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正德 四

南康縣民吳亞顯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

之捕其家自是人不得席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

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

十八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于焦黃
中紀會飲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來論取呂柟
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議事抑之遂謀所以

蜀王

至京

王

下

王

王

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
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內閣兼預機務尋加太子

太保

建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時以其
築邊太費也王鑒爲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
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

端毅

八月逮劉大夏下獄王鑒屠蒲方爲之辨誦成肅州

衛

大學士王鑒致仕鑒兄時事日非居常戚然不樂遂
累疏乞休歸

八月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
不可不有諫廣東揭陽縣丞

已巳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十月廢寇寧夏復總制尚書才寬

○治未續復河套會孝宗賜楊一清
○要未續復河套會孝宗賜楊一清

四川

有藍廷瑞

任湖廣

大學士

士入內閣

庚午

正月

皇明通紀

五月

起前右

寧夏游

英猶未

斬周昂

并誅其

室夏安

七月

史林俊

應祿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侵陝西漢中等處又
有藍廷瑞都本起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衆至十萬

任湖廣鄖陽等處

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遵征勦四川流賊

府宗室安化王寘鐸與寧夏都指揮何鑑指

廣等集眾反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封拜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六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

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師中外兵討寘鐸

寧夏游擊將軍仇越襲執寘鐸父子賊黨悉平時神

英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越爲內應遂手

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枷繫之又執何鑑丁廣子外

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

室夏安撫地方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國川都御

史林俊調發官兵及羅回否在等處土兵誅敗之廖

應祿擒藍廷瑞并紅口會合都本起越過陝西漢中

張勇

劉瑾

李東陽

三十六縣至大巴山後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精
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箕鐸等伏誅以楊一清總
制陝西三邊諸軍事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壽海內激變寧夏心
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

命法司鞠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
產無算

下吏部尚書張緣獄此獄中

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

五明通鑑 卷六 正德 七

中自罪並除名為民天下快之

論平實錄功封仇儀為咸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

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咸定皆太
監張永等之攻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為奉安伯弟張

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

為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珣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

永壽伯建食祿一千石給詔奉世襲復降李東陽彬

廷和子各一人為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為中書

參政

人

劉瑾

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景祥塋先是都督同知劉景
祥卒以瑾兄張勇祭加等公卿吊賻恐後車馬輿塞

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
賜後瑾敗之夕寄 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于

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
八月十五日傾朝廷葬瑾初寄與二三同惡定計欲

為變及瑾之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寄神英淫陽伯爵以賄瑾得者故削之

復陳魯平江伯熊督漕幾為瑾所陷李東陽力救得
成至是復爵

皇明通鑑 卷六 正德 八

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冒請恩蔭乞賜罷黜不
聽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

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
點盡為句極工巧

十二月陝西巡按知縣王守仁為南京刑部主事

正月四川巡撫林俊調兵討江津亂賊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憲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新

貴為者被旨取都守益等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鄉守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大幸士楊廷和子

四月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諄提督軍務發兵征之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城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俱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諡忠宣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各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眾北向京師戒嚴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李東陽楊廷和聚備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道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請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諭令退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見用事者每怪違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

賞後一切拒絕不許叙皆惡之亡與總制洪鍾護多不合因召致在曉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還傷留不得復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巡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總賊

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按風子名璉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眾萬餘或掠文安璉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却其妻欲污之璉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正德

劉六所擒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為寇于是璉與楊虎邢老虎合為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各為一夥寇掠山東

南京史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備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

總兵官潘安俊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義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嚴傳執務之卒亦不辨兵匪出兵中錫遍檄諸路使是劉

六等經還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聽撫待

以不死藥大等關之所至不絕捕獲且賊中
至德州乘間起兵劉六等來揚中錫調賊之劉
六欲降劉七曰今是漢主國事焉都堂豈能自踐其
言乎潛使人至京師報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山東
所掠金銀軍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
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
驛堂家房產財物由是誘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
玩寇殃民遣錫丞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
錫竟死獄中宥偉革爵閒住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鉞充總兵官太監各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正德

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
權山東樂陵知縣許遠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
定州遠河南罔始人聽進士今樂陵期月令行禁止
轉流賊警機進預築城凌隄實富均役輸月而成又
使民各起哨馬通其麓仍開墾實如圭便可容人
擊令二壁新機乃快千實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
守吾令視吾旗號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剽開
接門米幾贖果至被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
遂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是德文焉其才遠
遠是賊匪而劉七楊寨等以千騎犯利津連平泉

遠至南處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子德平自是
遠遁不敢犯

賊攻徐宿等州賊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於白龍
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因有僧德靜偽稱唐
府官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

俄為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
寶豐縣食事孫碧齋黃榜撫賊煙復書曰群奸在朝

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
御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正德 十二

兄撫慘過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煙殺之攻
破裕州殺都指揮唐濟等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

人謂煙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王遣不能破
德賊賊營二十副燒民居去

流賊趙鳳子攻破縣州同知都米死之贈米光祿寺
少卿其子一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留恩賊破

賊破不屬至死其定東縣縣知縣侯牙與賊戰死
朝廷賜之贈官賜賚

李承勛
李林
大興之

馬文
黃河

先世舉無遺餘取芳永冠絕庭林歷教其惡命
士斬之曰饒吾手休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
賊黨言伏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國中
引衆去之

子申 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復回京師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

肅

遣太監陸岡監錄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正德

十三

時內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錄名令問統
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
廷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士心賊
勢日熾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 宗社吾儕死不償
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岡監錄傳旨令珪
致仕

南昌知府李承勛勦華林賊

二月流賊攻河南鎮兵馮禎戰歿

三月彰德提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炯然時炯然携家赴

李林

劉六等

李林

宜賊總之千總饒備與俱至南京馬駱屬之賊

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爲起舒寧夏

官軍所敗轉寇盩厔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散亡

劉三楊虎邢老虎俱走里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過

一僧者其度牒制髮詐爲僧欲渡江投回江賊尋經

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執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寇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潰走

至黃州麻楊掠軍民船入泮于江下南京擄江官軍

不敵逼至鎮江官軍禦之賊統劉六等欲自遏泰益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正德

十四

岷越淮安復達山東爲楊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

州奔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

無人之境

八月劉六等舟里遭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

九月諭平流賊功封太監各大川第各大寬爲高平

伯陸岡第陸水爲鎮平伯戚寧伯仇銳進封成寧侯

址賜諸將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

事廢二子錦衣衛百凡其餘權勢所托蔡帶之人以

僧級誦功陸完都督錦衣衛指揮請揮千百戶者千

餘人又以盜賊平定錄內開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等廷稱其功實安各磨一千鎰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回籍

本朝憲軍入衛京師時近臣有密獻計者託言京軍軍餉既乏又謂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戍處每歲春秋番換如班祿例上即欲行之遂司總監與谷大同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合部科道皆交章以為不可不聽使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候票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欲出東陽等便陳其十不便狀翌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五

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

少師大學士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宴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寺致雲云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五

十二月八日李五以幻術惑眾偶龍初成化間劉千凡石和南樓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祐之其劉石敗卒挾重寶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聚眾於府署旁坐時一殿室內令其徒黨鼓瑟吹笙歌聲聞於世嘗王天下其人為文武將

後某女嘗為后妃嬪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其像冠服于是人皆專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為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器物接踵而至所積稍重陸續游移他處所惟留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逃走

癸酉五德八年

春江關姚源洞賊聚眾攻吳廷舉往撫之為賊所阻却以威不為動每日賊聚賊詩章以自遺賊不敢加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六

害久之因得以為賊左右之有謀勇有誘而賄之使執其首因致以為功焉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眾散走徽州衢州等處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六

以義子楊青朱軍掌錦衣衛事軍起自人備本統鐵有龍千上賜以國姓

皇明通鑑纂要卷二十七

東莞 陳建 大學 江旭奇訂

甲戌 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得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親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曰不宜創苑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開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皆切時不能行

上始微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翰等四百人

皇明通鑑 卷二十七 正德

三月廷試賜唐皋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於殿前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倭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饒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園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邀復得之遂誅護衛屯田復章羅隆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先爲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爲大司馬爲護衛可使得矣遂遣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鑑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西賢之類可統以通于賢每親寄寶輒稱爲良之寶矣

於是乞復護衛遂蒙金帛實藏于臧賢家分饋諸

賢輩吳學士貴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

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荷聽其所爲吾江西無恙顧矣

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榮楊廷和時三月既

望廷試進士內田官與都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

于十四日役獲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

縱下閣擬旨進東閣官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

動聲疑和進出累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

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稱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

不可與竟不聽

皇明通鑑 卷二十七

四月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按清幼孤盡孝母沒未葬泣血入堽清守柩去

親友或勸之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族

女嫁兒皆以不受賊汗淚至是御史江良貴奏

乞旌表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寧王復衛請復出諸近幸意要

旨出于勢廷和宏以諸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

王賄許復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真

諸近幸以爲宏味之乃共譖宏于上勅令致仕

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

八月降賊王恩爲順州三河丞時上御統被

是草新也

楊楚和 楊楚一

卷之四

乙亥 王筭十年
 春大學士楊廷和奏去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裁
 或英廉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四月慶陽伯夏儒卒
 夏儒以獻房之恩榮能循禮長法實與小心至于
 誠立後首違約東不取侍恩賜爲顯經月是顯後
 皇朝通事人各主正德
 家者若嚴關不失爲賢矣
 丙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
 事先是澤于二月初旬還通使火信昔虜段等往土
 魯魯取贖贖銀尚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
 澤以爲事寧而西夷事寧情停傳行取回京將是
 時其應御史馬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倒騎驢縱
 轡之端印猶未歸復遣使請和大開邊塞之警是
 以澤復之澤復未之便故無恐非愚臣所應遣使
 時澤先將在西番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遠
 西夷王王威侮朕已遣哈密城池全即嚴還

老將張瑄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七月大學士集賢等官近兵部取司驛監大監劉允
往四川請勅臣等屬縣不敢不貢西轡本夷人之故
邪妄不經今違內侍近臣往送者供朝野歸之損顏
雖得改爲不應有此輕舉而凡奏討鹽引鼓萬動擾
屬快驛至千百隻又欲聽其便安處置錢物差撥官
轅趨于法于例俱非所宜所下勅書未敢撰寫不職
謝光祿寺少卿楊璋爲歸州知州上好養書每
日遣使至光祿索子楊頭數十作書看食璋言今天
下民財尙尙何處討許多子爲頭大加裁損上怒
皇明通志 卷五 正德
四
命中用錢貴今率自來回話瑄穿白布裙跪午門外
進傳 旨降三級調外任滿知瀘州
北虜大掠固原平涼等處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漲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四
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晝就通農耕民走人柱穴
中避之賴以保全者兩官百焉此亦前史所罕見
浙江左布政使方見承勅朱朱寧幫欽管人等乞致
仕將朱寧總覺無厭以餉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
三萬給兩民承古今四方臺監前是瘡痍未復邊塞
憂虞滿東兩諸將自冬徂春兩寇爲災甚矣不利待

韓之民數數千里此何時也臣前恐不爲陛下
肯之則已無之則歸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
傷則邦本動搖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
無能以來陛下之禍子無算四方之體道不賞德
賞之中必不以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
賊伏乞陛下斷佛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
乞急行遷按浙江置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
已款款嚴密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永且甘心
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養
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尋常所不料者陛下于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正德

五

是時梅之璽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下人遣衛卒
追所發鈔而以假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堪朝無
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
休以避其責

王從教言志不無謂天下亡命日夜謀爲變威脅
方面守學則結在朝權貴觀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
是懼重其憂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
來威勢日盛制過及于閭閻三司多被其鈴束禮
樂刑政不自天子四方之事益有可憂于是宸慮

俄基廢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拷掠備至幾害成
中外莫不究之御史徐文華等成訟其究乃得減成
論請成遠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食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批等寨苗反

三月內旨遷授開住蔣官馬昂爲右都督科道呂經

養准等極諫皆不報昂以有卒女弟獻于 上善騎

射解朝義達語 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

賜云大瑞皆呼昂爲舅又賜第太平門東 上嘗從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正德

六

駁駟過飲既酣有所召忤旨 上大怒昂謝病歸女

弟始疏

四月時江彬與許恭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猶外

聞衆兵蕭邊者遂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

卒縱橫驕悍民害其後恭焉 上乃于西內練兵時

令彬等率兵入習營機被騎射或時爲角解之戲

上戎服臨之銃炮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持虎爲樂又畏

彬威重軍餉家衛事彬奏願軍皆賜姓朱氏江彬與

彬相親明用蕭敬等僉人蕭賢表祖弄猶爲奸邪

上出曾勸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

安南國王黎嗣爲其臣陳嵩所弑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誌管治國事改年光紹陳嵩子陳果占據

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斬善權倖欲害一清

東陽力救之二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樂儲斬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

曰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

陽即起于床上頓首稱謝

冬土魯魯獲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萬寧

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

功課國朝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我朝中外受國之欺久而不悟也夫給密

三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

考試官取倫以調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調崔樞選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官事

者詎其家人受賄賄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

稱愈復出典會試致羣疑于是言官復譏詆之遂

致仕

上徵行玉石經山湯塔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

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選上幸焉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兵部尙書王瓊勅其

祖命遣人納幣土魯魯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

故也

召大學士楊廷和遣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采儲

力薦廷之既至歸還廷和居已上

廷和奏請封墳既而不行時嘉王疏請陝之邊境

益其封境朱軍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賂

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

皇帝有令禁茲士不可昇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

念親屬之故特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昔道

念親屬之故特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昔道

念親屬之故特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昔道

念親屬之故特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昔道

念親屬之故特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昔道

念親屬之故特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昔道

念親屬之故特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昔道

念親屬之故特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昔道

念親屬之故特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昔道

將不可謂引疾不視事者見亦引疾樂儲曰如
皆引疾與事者于越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
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
封非否也念此土庸且饒澤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
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所懸屬朕合
親親界地不吝勝得地益益謹屏收聚奸人毋多養
士馬毋驕奸人勸為不軌震及是方危我社稷是時
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
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策

皇明通鑑 卷五 正德 九

南鎮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大學士

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眾心不聽

按江彬宣許人欲挾上自松林訪為西北之行
既幸宣府遂建鎮國府第時夜出見諸門大
人入或宣其婦女子是宣民厚賜以求免
之軍士盡歸不歸至毀民屋廬以供費焉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稱天雨水

霍軍士有疾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

又明日歸以眾數萬回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

將率之歸京引去

王守仁請以大同關賊大賊西山界賊大潰盡擒之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繼以暴虐之資懷恨邪之志自緣進州以後事事親
涉遊弄或游衍驕驕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
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
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輒發至導流聞四方驚駭人
與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
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

皇明通鑑 卷五 正德 十
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
是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春一
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
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丁亥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

傳大車鼓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

毬車親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

為樂

宋貝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為平虜伯許恭為安

建伯鄂州功也

庚寅 正都十二年

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詣大行太

后日孝貞純皇后

三月壬午仁平江兩諸縣開縣置官司明示納東

臺為治境度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官將稱 親議天壽山

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

五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開公朱壽遂

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處從以行命內閣草勅

廷和等 上言事自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

其君奉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

復稱威武大將軍公名號無故自擬下同臣庶天

地易位屈辱風俗名義舉國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若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臨天下人心無不危

懼奈何又復稱此萬一宗廟之中或有後引禍

清此為名其本上諫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

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米微義身公家固

不足恤但恐 朝廷之上陸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

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安也疏上不省

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

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西促草勅儲奏曰

勅不敢草 上曰何違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

勅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為君乃自卑

而側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

解立曰不草勅曲此無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

臣是命有罪願就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取奉命

良久 上亦悟察其誠辭劾而起不復促草勅既而

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宰陰受寧王賂謀入寧此

子可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趙藩朝臣各陰有

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

萬一有他吾輩俱鎖矣邪謀豈可聽獨兵部尚書王

璠處部侍郎王德價亦舉其言議遂寢

七月 魏國公孫承澤入陝西 謝鳳鳴廣德流華昌泰州

等地方 魏國公孫承澤而去

丙午 上獲北邊警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

批八丁夫 上處居南園 魏國公孫承澤等

上復議北

上復議北

上復議北

卷三 正德

上

臣等代

卷三 正德

上

建寧府初江潮期 上于宣府治行宮慈慶殿成
慶費不可勝計復葺釣房所貯諸珍玩及遊所收
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過京後數載
念之不置 上厭大內初以釣房爲家至是更以宜
府爲家矣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米總兵官戴欽策納欽女

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支
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皇明通紀 卷三 正德

已卯 正德十四年

主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
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簞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秦岱歷徐揚抵南
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備觀中土繁麗人情洶
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侯景西發內外咸以爲憂
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榆林及諸部司屬咸起
而諫之 上大怒下黃童陸震 良勝萬潮陳九川
等十餘人皆削爵命舒芬張衍慶等隨駕還京

樂輸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叔余廷養等

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輩等六人亦就五日于

是日家師陰遣人構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

自齊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

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變故明驗 車

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獻諫于是有旨命

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

者調外任諸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削俸六個

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輩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萬

皇明通紀 卷三 正德 十四

禁充軍輩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叔余廷

賁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

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賁馮涇十餘人 爲

遂不果出

福建福州寧亂謀其首惡廷養等

五月御史蕭維勛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劾差太監

我駙馬都衛崔元都御史顏頤賁從戒諭之革其職

衛

六月寧王宸濠反被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

達逮建兵攻破南康九江府先是差顏頤賁元顏頤

高郵行京師盛傳以爲必擒治寧王不知止輩護衛
寧府領率林華在京師即乘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
至江西值宸濠生旦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
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賓安福舉人劉
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養正曰事急矣明早
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
吳十二凌十一等飾兵器待旦及旦各官入謝左右
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臺大言曰
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有密旨
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
皇明通鑑 卷三 正德 五

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
太祖法則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
顧獨許達反復辯論明其不可濠曰許達何言曰惟
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縛燧及達曳出
慈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晦濠城中男女無
不流涕執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田金并公差
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並枷鎖千餘令
舉政李教食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賓劉
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提督軍務大元
帥與陳璘等遇月十六日寇賊首開金國吳十二等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遣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
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賊
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初宸濠將反妻姬嘗泣
諫之不聽既就擒置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
哭且曰黃紉用婦言而天下我不不用婦言而公家
皇明通鑑 卷三 正德 六

國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
宸濠提督未至京諸邊將豹房者多逞所見獻
擒宸濠之策而上亦欲假親征南遊適會張忠等
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逞功上出師駐紮
而守仁提奏方至上令達西待至南京奏中途
梁儲將見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慶諸西蠻不曉
杖教坊司樂官減簫旛鼓同監千午門仍發戍廣而
驛使行賄于用事庸僧尙書陸完都督朱瑄結爲

內提禁中動靜莫不密報于敵反謀益固至是事
覺前連軍及警道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往殺之以
滅口云

九月 上發京師

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謂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
都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 論功連遣人迎至
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
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蹂躪今經大亂繼以旱
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音勸
廉倘爲勸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驟起天下遂成土
皇明通紀入 卷五 上

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
吾之此出爲奉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
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
一若違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
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淡付之

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
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從江西勦捕宸濠餘黨時江
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激誅戮以爲功
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廉賈浩繁江西
之民不勝其擾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
邢珣爲右叅政以擒宸濠也

改都御史王守仁廷撫江西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特恩雖恩潛懷
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特正而鎮之以
解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宣
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
守備者所以護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雖天子詔
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
皇明通紀入 卷五 上

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瑄侍
讀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還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冕懇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不報
張忠朱泰屢請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譴于 上前
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
必不至發承前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
仁即行也等輩之黨謝守仁入九華山箕坐 上
覽之曰至守仁學過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

上
事
本

受
江
西
臣

命選江西

五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

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游湖湘登武甯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築儲藉見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旋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巡撫旋踴躍龍江王信瀛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察卯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元

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遙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為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貞第時樞在堂 上臨撫座悼之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旒帳綠帛若干及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上至寶應鎮行遊光湖鎮守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錄索

蘇知府蔣瑞平卯駐蹕淮安都御史蕭爾總兵官顧仕陵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官通獻諸書以出遂宿故

倒書金澤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還張陽第諭三日 上自泛小舟瀝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發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時羣黨欲自獻俘獎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提督守仁乃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三

節略前奏人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十一月庚申稅吏部尚書陸完等至行在下鋪衣轅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遷

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遊有是獲辛巳 正德十六年

正月 上還京

二月 上不豫獲疾豹房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歲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璠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諭之太監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之

二
字

下
注

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
 平豹房敬進奏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
 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
 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
 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
 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
 祀 宗廟君臨天下
 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奉憲提
 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
 保定官還鎮章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三
 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
 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可給賞令還
 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
 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
 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
 外素稱不便故置章最先云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來籍其衆
 戊寅司禮太監畢霖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
 天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
 殿門外既受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閣發癸未發安陸 帝母蔣妃戒曰吾
 兒行荷重任毋輕言 帝鳴咽曰謹受教聲運所經
 屏絕諸王有司佩獻今從官從文藩衛毋擾民丁亥
 內閣楊廷和令儀制司司之令之議儀制由東安門入
 翼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 帝從之至京師乃御行
 殿受策由大明門入日中即皇帝位 帝年俄而大雨沾
 泥埽後閣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兆云
 五月初八日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承天達道英肅
 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帝廟號武宗
 葬康陵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三
 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儲立朝四十餘年多
 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可報有
 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謫言至 君之恬然宸濠初
 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佩皆有籍記及濠誅閹僕籍
 惟儲寬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
 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正德中兩廕子錦衣千戶嘉
 靖初後以定建迎立功賡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
 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諡文康
 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宏從簡
 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

論廟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懇慕即遣司禮監官奉迎

南京給事中孫愷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

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

議大禮尙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 上議漢成

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

禮今 上以孝宗爲考而稱典獻王爲叔又以益

王子崇仁王後典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 帝曰

父母可互易若是則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皇明通紀 卷之三

紀復言程頤漢議最爲得體典國祀事暫屬崇仁王

侯皇太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懷不報

張璉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典獻王者苟定陶

漢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官中猶有父

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

宗後也稱典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

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

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典

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千貴尊與帝匹庶全父

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 帝喜曰此論出吾父

子獲全矣因論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

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

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同極之恩

不容不報今尊父爲典獻皇帝母爲典獻皇后祖母

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

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

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敕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請游覽門責打致疾者追

贈諭祭廢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有各大用馬永

皇明通紀 卷之三

成陸間銳彬等並受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

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加陞都督都指揮者

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又凡正德年

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各兵

部尙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 積年宿弊一旦頓清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 帝

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奉

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 帝

迎于闕內從朝議不謂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

下制諭曰詞廷之思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

典獻太皇太后稱與獻皇太后延和言與獻帝后
尊稱已為君後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
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敢不塞責帝曰朕
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母為托御
吏部尚書齊寧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
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與共加典獻帝后皇字朕
不敢辭爾等臣其承后旨延和等乃乞罷歸不報
給事中熊浚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
趙煥房澂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璉之議上令禮
部知之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三

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典獻帝后止稱皇叔請
去父字

十二月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
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
母為帝為后皆取議當時胎議後世陛下何忍襲
為之奏入留中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果疏皆言張璉倡為邪說
願龍斥之不職

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尤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
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齊寧曰後主此

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字不能從至延和銜璉授意
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瑄語璉曰慎之必大禮
行當行也延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
為大禮既難我也璉快然而去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七終

卷五 正德

三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八

太學江旭奇

世宗肅皇帝

壬午歲次元年

封王守仁

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

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

乾寧宮小室災

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登典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

皇明通紀

鄧繼曾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勃乃從從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與獻

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

陝西甘肅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

御史朱永給事中

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謂近者言官屢進章疏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有曰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力行之意也言有旨而不言是

非改過之吝也錫謂陛下卽位以來政令旣出或

半載而卽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遂改卽如邇者內

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轉而不從中官一

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疏入乃悉下所司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養

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璠言傳錄財貲及玄明宮

佛像毀剽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

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懷不行事屬禮部郎

中屏填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訓

育朕兄武宗諡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

聖祖母貴妃事我憲宗澤隆啓佑本生父興獻王

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不

皇明通紀

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

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

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

太后大禮既舉淵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

帝念嫺歲功封廷和爲伯給諸赤世襲及壽安

太后弟邵喜興國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

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

授太監加祿廩第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縷有差

四月陝西巡按喻茂隆劾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

許錦勳建勸以聞

五月給事中張九敘御史江淵主事雲鶴言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惕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養輝効勞諸臣。皆臣子常職。何足爲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晉秩。及於爛羊爵賞。輕于敝袴。廷和冕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好用事。封錫太濫。皇上釐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庵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爲訓也。宜聽辭免。上從之。各廢一子。惟外戚伯如故。

皇明通紀 卷十八 嘉靖

三

六月江甯疏十漸下所司疏曰 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澤潤。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聲巧伎。迭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或遷延左右。可否五漸也。初食冗費。初詔痛革。今騰驤勇士。不覈實。是謂冗食。御馬數不稽。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近幸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犯法者。率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八漸也。中官

南京江寧

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營從侍。門復啓。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曰不准。有司上奸罪。未正。直答曰有旨。所謂詭譎拒人。十漸也。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濫。宮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初諭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併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家。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

九月辛未

十一月庚申壽安 皇太后邵氏崩

十二月羣臣奏壽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

皇明通紀 卷十八 嘉靖 四

與奉天門祝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策不鳴鞭。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請

塞傳乞之門以消災變。不報。

論從龍功。應以故太監趙山之養子名趙雲者。以爲

錦衣指揮太監楊璉丘清死。復獲山側廢養子楊倫

丘獻南京守効業。義死。復獲其從子戴錦。戴俊。不

張清請廣養子李賢以爲錦。示世襲指揮。本兵彭澤

及科臣夏言許復禮安樂許相繼爭之。不報。

大學士楊廷和言。餘事史通。論臣再三。荷 皇上下

道於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終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諡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侯朝明處分

諭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閻閻爲蒙自縣丞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來等及第出身有差

楊廷和疏請斥還僧道傳羅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皇明通紀 卷天嘉靖 五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杆連石座碎之與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簋豆如太廟儀禮官賈咏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避二親之嫌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力諫不報

七月錦衣百戶張連監倉索羨凌人主事羅崇業擬劾之瑾故哀懇願受笞洪獻以爲實畏已竟督之瑾遂以違制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即逮訊科臣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九月林俊致仕

十月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下以是月于歸蔡震時孝惠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附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衛山公主適長孫氏子志寧以太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聞閭小民有新喪者不得婚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十二月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倚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誤勅皇明通紀 卷天嘉靖 六

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爲虐入秋來霖雨不止饑饉非常正供不給淮楊徐沛田廬漂沒幼穉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

甲申嘉靖三年

五
嘉靖
三年

正月五星聚於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當考典獻帝母典獻后併錄都御史席遷吏部員外方獻夫二廬以聞上曰此禮關

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尊等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致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孝深為許議以聞

楚王榮誠以儀賁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

察院經歷黃籍錦永千戶益能與瑄議合帝心益

勳命取席書桂尊併從里中起輶詣京集議

已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宴賓侍常

南畿許都大饑人相食巡按朱永言民迫饑饉奏蠲

勦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留母軍餘曹

明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帝以是上明以子敘父述實案只隔千里時

洋盜興起閩廣齊濟楚間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

清渠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勃

操江伍文定擒捕

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

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可經文不會議或左

右率行竊權希寵以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而

客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繼

旨詔獄尋降金壇縣丞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濶等各疏言皇上在

宮當如一日與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聖誕

誕辰違傳命婦免明謹數頓殊爾係不小況當踐禮

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綸旨以彰至

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彭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則

是明知恭穆高宗不可入太廟矣太廟既不得考

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

以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上曰朕本生聖母慈

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平本先

皇明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殿西室所司有司以爲時迫切之情應官

即議具奏仍請遣官省罪無赦

五月大學士王鏊奏附太傅趙文恪

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與獻皇帝神主

奉辭赴召方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廣若亦上大禮考

議禮等至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

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親親耳魯嬰齊不受命

歸父漢病己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爲後哉帝

怒謫爲潯州判官

六月以張璠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

土倉番滿速兒冠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祭却之
詔旋遣忠劉灌賜祭葬復其家建念首倡誅瑾之諫
也

員外薛惠上爲人後辭二篇爲人後辨一篇 上命
鎮撫司逮訊

御史段續陳相各疏等因以千進不宜驟加
清秩 帝怒其排妬忠臣 命以千進不宜驟加

七月璽華上言今日典禮官辦晰列十三事
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說二曰祖訓不言立後

三曰孔子射于聖圃斥爲人後者四曰追詔不言繼
皇 上曰祖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

七曰漢宣帝先代俱立父爲皇考廟八曰宋高宗言
定國事爲塚禮九曰古者遷國藏主十曰祖訓皇后

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首十一曰
皇上於大行壽安 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

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陳連名章疏勢有所
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遽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辨

帝切責之

帝罷朝齋居文奉殿金殿民徐文義倡言諸疏留中
必以 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 憲宗時慈懿

太后葬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兒文華門力爭 憲
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

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定期羣臣千金
水桶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其擊之子是

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
皇帝 孝宗皇帝聲徹於內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

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等八人詔
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關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
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

上奪休五品以下朴滿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
有差病創卒者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音溯母嘗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湧
出病愈建醮嚴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孝卒王哀毀

骨立宮嬪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下
所司勘實初命獎諭

大同軍亂殺巡撫會都御史張文錦大同兵素黠
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

聚衆譁衆欲爲亂 上特命法司會議如法司議
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嗣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

五堡運卒二千五百家成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趨之恭將賈繼杖其隊長督之行擁卒郭文柳忠等遂倡亂殺獲其屍走出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親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還鎮已交錦管隊官關山等康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聞變踰牆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眾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帶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為主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撫政失宜嚴眾致變命兵部左

臣明通紀

卷八

十一

臣等言臣等前被之屬聞而後日請方內金獻氏等西征坂卒聞之蓋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盡閉持兵嗚呼兵部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興今若專為權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為總制率都督營統領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勸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赦宥不者進勸無赦遂舉戶部左侍郎胡坤總制上從之是月庚子都督桂勇千戶苗璧主紳等奉璫密獻計擒郭

等十一者揭示勅旨斬首梟示隨撫定五堡軍士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上切責經撫

蔡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繼等四人獲等遂班師還京三月庚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功速焦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律論罪處決文錦恤典廷臣屢言之上皆不許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琬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進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等言當于是書亭德獻夫會公鈞伯侯助仇等六

臣明通紀

卷八

十三

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天子兄弟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為子不宜更立皇上為後人應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免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廟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慈慈壽太皇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太皇后曰聖母詔諭天下安陸松陵山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者請改遷工部尚書趙瑣言顯陵為先靈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太祖不遷葬

太宗不遷皇陵可以爲法。帝命多官集議。唐
晉等亦言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實山川之勝蹟
全支議乞罪之。帝曰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
其再議之書與魏謩復言不可遷

十一月評事韋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今羣臣
以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何至春滿成者豐庶等八
人杖死者王恩等十七人皆臣家大獄關係非小願
復成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
罪上以商臣沽名矯奏降二級調

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
皇明通紀卷二

陽上事王見守臣以聞 命各鎮巡官逐捕並優恤
王冕

乙酉歲四年

三月修 獻皇帝實錄

光祿署丞何淵上疏請立 世宗崇祀太廟禮部會
議科臣楊吉等皆極言其不可 上不聽帝書乃會
廷臣議請于軌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祠廟前後寢
如文華規制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坐位不與 太
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 祖席獨尊之
體避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親定

其名曰世廟

七月命建崇先殿 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
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瑣

言與奉慈殿對峙恐 獻皇之靈不安况外有世廟
可勿更書亦言大工相 民力宜惜 上不聽復諭

大學士費宏宏請劾該部下 旨與宏

王寅世廟垂成 上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

別於太廟

辛卯 帝奉 章理皇太后謂見世廟先是 帝諭

輔臣曰 聖母欲謂世廟廟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

皇明通紀卷二

廟皇太后謂太廟永樂時收對奉先殿經至太廟

言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 聖母賜廟不可

帝以問魏謩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

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謂奉先皆當時

禮官失考非祖制也 皇太后中官宜先見太廟以

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遷

專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從

廟見是彰 祖宗之闕也不可庶幾劉龍曰 高皇

帝率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

后止謂奉先殿魏謩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

附會 章聖皇太后宜奉主後謂親德殿以守祖法
穆尋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奠覲而入立東序后服
副祿而入立西序九獻各西拜是天子與后其承宗
廟也 皇上教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爲不可因其議
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 上同行以從斯禮從之
勅建處士吳與衙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
墓以安存歿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
化初皆厚綿重輓止以示厚遠理亂政始解衣筆楚
非仁厚之道也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嘗錄述
皇明通紀 卷八 十一

宣引用以神聖德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員論上下同加修
省於是工部尚書趙瑄請罷王德殿等工併世廟及
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上納其言併罷仁壽
宮召採木侍卿王軌來京

十一月召一清入內閣

丙戌嘉靖五年

二月廖亦卜刺往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
入套提督王憲總兵杭雄却之

畿內饑 上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八及第有差
七月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章傳言廟享重
典不宜遣代奪俸

三月時 上聽致之暇顧事詩詞問與大學士費宏
討論詹事桂萼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 上
曰朕學詩不妨正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充輔弼
職在諍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

十月 上製敕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
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

編修孫承恩稿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爲法唐

皇明通紀 卷八 十一

庚子宋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者纂栢成詩六十首

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十一月淮河泛溢諸臣上疏請治俱下該部議

丁亥嘉靖六年

二月石瑄致仕以席書爲武英殿大學士卒於京贈

太僕諡文襄

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

三月贈廷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廕一千初宸濠有
反狀瑄州知府宋以方籍集民兵以備禦使至不爲
疏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遣繫南昌獄明日濠反

械以方至舟中以方躍濠不屈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諷上其事得贈廕

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

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五月京邸雨錢

六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劉漢誦討田州叛賊岑猛猛陷潯指揮也其先曰伯顏以歸降世田州府猛

承襲後與恩州仇殺降爲千戶正德中路遠得以

同知潯州事其後復振存唐都部地方亂都御史

史盛應期奏猛等之亂之再討得旨乃分兵

討之

明通紀

通倭寇兵助其亂內應者即劉漢誦人新其兵

邦彥猛急欲走身急可過安南再圖興復猛

卒從之至猛用計劫死之斬其首收所佩印遣

使馳軍門上之猛三子一敗二出亡諸惡首俱被擒

斬唯盧蘇王綬未授首提調實功有差已而蘇綬復

友藩臬諸司素與鎮沮者因倡言猛未死鎮爲歸德

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於是靖江諸宗室復流言

洶洶云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

廣軍務盧蘇王綬既反得旨分兵討鎮信案訪

獲夷無策田州不得并思恩失之上怒落鎮職命

王守仁代之

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

璉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四

李福達獄釋之諭御史馬錄等罪福達山西人初以

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寓

陝西洛州縣儒勸佛教煽誘愚民縣惠慶郡進祿

從之福達用是言日起乃誣進祿等聚衆相俟獨捐

貲還山西而進祿等事露因捕急遂與衆爲亂久之

皇明通紀

捕獲僞稱李五首謀福達聞之驚居五日乃各

目張寅往來大同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賞入京竄入

匠籍輸粟爲山西大原衛指揮其子太仁太義太禮

俱補匠役詭能燒煉丹藥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

同戈鎮其僞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逐入京言司捕得

其二子案繫之福達嘗乃自詣獄置對先後鞠訊者

代州知州杜惠胡傳証之者李景全等凡三千人具

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司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

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爲仇家誣

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屬等爲政坐良罪獄未竟昭

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接山西復竊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助爲通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於法司于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勛女通逆賊賄賂行囑法宜並坐得旨如奏令助對狀具服謝罪上特有之給事程路等先後劾助請正罪助亦自訴且以議確屬衆怒爲言上量不問已而錄與巡撫江潮疏論勛怨事申當奏等復各疏論助請如律上令逮福達來京審問逮至詔會三法司官勘實刑部尚書刑部齊于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証李景全等共指

皇明通紀

卷之六

十九

福達福達語案而前畢昭引証薛良之証者咸廣也訊之役云我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願等以其詞上上怒薛等偏徇欲親鞫楊一清諫止仍屬諸勘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爲民願壽等懼乃雜引前後獄詞指爲擬獄上切責壽等仍械繫馬錄下鎮撫司掠治一時論救諸臣俱遭逮繫於是願壽等更議出福達以薛良抵罪而不及錄上怒甚遂并逮願壽等下獄是月命璵獻夫等署三法司事雜治之壽等搜馬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誼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

淵工部侍郎聞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誅書別有所囑英等頗及福達事上責對狀諫引罪致仕逮聞仲等英書詞連及侍郎孟春仲逮焉壽等廷鞫并狀言爲仇家薛良指爲逆黨又籍周僕等証証入實罪後得白反坐良爲民旣而錄以按部至郭勛致書求解錄素憾勛乃寤治實事指爲福達今考其姓名年歲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奏等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請罪各犯如律有旨薛良証告論處石文舉等証証布政使今陞都御史李瓊按察司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婦人俱

皇明通紀

卷之六

二十

奏成極越避故不宜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富充廣境挾私彈劾成境給事中王科張達泰祐沈漢卿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書顏熙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恭大理卿湯沐少卿顧泌等悉汪淵長遷言官推勘不實太監卿汪玄錫光祿少卿余才廷然俱請吏部侍郎鄭孟春工部侍郎聞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割各職職聞住知州杜連胡傳下巡按御史勘問巡撫畢昭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馬錄放入人罪死未決擬徒上以擬猶壽等復擬發烟瘴地面承成已諸臣出差逮捕至者給事中

常泰員外郎劉仕成邊寺副杜鸞御史高世魁任漢南京御史姚鳳原任刑部員外郎陸金事司馬相俱爲民食都張潤風任御史陸太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滿任咸雄俱開任

將以陝西之役歸功楊一清命賈詠擬勅加恩一清疏辭厥學非賞功之宜武蔭非無効可賞上察其誠允賜蔭餘如前旨

張璠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

齊武疾郭助督府團營

皇明通紀入 卷下 嘉靖

二十一

十一月楊一清等言近歲八府土地多爲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請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有請乞絕勿復許上令戶部推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往勘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任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真鑄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極重權人心惶惑武宗晏駕遂計擒之若永者誠不易得乞賜起用上乃起永

提督團營永至營清查軍馬數目一清歲子嘉靖七年

二月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蓋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湧貴由塚祖宗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籍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一十五升官商悉聚邊鄙自行耕藝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捫腹殍殍道宜復鹽法以裕邊圉霍爾亦云宜復鈔法以存儲戶輕引銀以來

皇明通紀入 卷下 嘉靖

三十二

商賈帝嘉納之

增築邊牆時給事中陸榮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葉爲虜巢其害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爲妨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牆低薄涼草淺隘易奔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進東石勝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增築高厚會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謬矣可知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靳費

三月

南贛巡撫汪鉉奏元日甘露降於長泰等縣
上賜鉉白金文綺遣官祭告鵬於宗廟

五月

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塞蔽而已帝嘉納之

五月

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追陳竊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上嘉之

五月

聖明通紀卷二十八嘉靖三十三

五月

提督三邊備書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甘肅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有賴從之

六月

明倫大典書成上親製文序之

六月

定議諸臣罪以廷和爲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雨廣諸寨平王守仁平之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七月

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穆穆獻皇帝尊諡章聖皇太后尊號

九月

河道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后

陳氏崩

十月

丁未

皇明從紀集要卷二十九

太學下江旭奇訂

已丑嘉靖八年

河南巡撫
正月河南巡撫

河南巡撫潘瓚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饑死凡郡縣請賑濟者瓚駁勘不發河南知府范鏞不待報開倉賑之民播諸議瓚以是惡鏞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即加譴責會有以陝西饑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上切責戶部瓚惶恐上疏乃歸罪於鏞以自解於是給事中蔡經等劾之詔罷瓚永不敘事二月王守仁卒於安南道守仁方官離任不暇奏請

皇明通紀卷二十九嘉靖

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瓚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大學士桂芳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辯諒至謂杖之不死拔之江不殛以賣天聽幾於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濂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

命行義倉社會法
甲申上以春旱特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

林希元

兩不應自咎欲示廷臣

三月僉事林希元上疏政業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輕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恤溺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瘞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賑糴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遲糴禁抑價禁宰牛禁虐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成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皇明通紀卷三十三嘉靖

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四月揚一清等循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

戶部侍郎王軾言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輒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其追斷如功臣田土例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占者俱給原主自今勲戚大臣

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一清致仕璵復入內閣尋復散官致仕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為忌

諱科臣孫應奎陸榮勳等頗恣不法帝下勅舉其罪狀曰張璵自用自恣負國負民桂等尤而效之

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貸璵還家怡怡以需後用尋奪散官致仕孫應奎等既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今方為舉奏應奎首論可原王準之法司訊之璵既

行霍輜乃疏劾楊一清二十四罪帝從之立召璵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詞連一清謂受張密

皇明通鑑卷之九

金弘孝歸交拒擯帝怒欲逮繫一清璵力解曰象下旨曰一清景朝舊臣朕即位首先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注當追理輔臣璵疏請從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休允之

十月房商吉璵僉答冠翰林寧夏塞王璵督兵禦之虜引去

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錄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頤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答曰蓬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有諺謂二種子可為趙韓民仰此而居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噴之聲口遊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蓮子封題貢獻乞頒臣工使知民

十二月癸亥冠冕昌提督軍務王璵勳平

頒大學衍義於廷臣

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穆孔

時等各獻雲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報聞

庚寅嘉靖九年

二月皇后行親慈禮於北郊祭先蠶氏

皇明通鑑卷之九

三月夏言疏曰昔者祀天於南郊祭地於方澤兆於南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實帝嘉納之賜四品服雲烟言親蠶為亂成

法分郊為春朝政帝怒輒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

離罪御史鄧文憲言如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

霍輜舉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

內外失間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意附和降還方輜

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也

也

卷之三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宸濠之平存其忠勇則文定力也

張璁

六月禮官李時與璁等議姚廣孝雖有裨帷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創製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

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

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

九月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已而璁遂以

大禮議合力為薦引清亦盡心贊翊時璁等柄國清稍示裁抑其黨極力攻之誣以賊罪清既去復與

皇明通紀 卷之三 嘉靖十年

訂獄誅成其罪制璁里居忽忽不樂而發昔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污讟死不瞑目上聞而

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十月改奉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蓮豆用十樂用六

佾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

罷從祀中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

后蒼王通殷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璁議

辛卯 嘉靖十年

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學諭璁曰二聖配帝之典天

不可為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

遺成侃為民

太祖配

張璁乞歸尋卒贈太傅謚文襄

張璁御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三月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耕籍田

四月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 上親禱雨於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 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

併詔修省

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樂封典徐

皇明通紀 卷之三 嘉靖十年

達進願與亡繼絕 上九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

忠湯和邵愈後皆許傳襲

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新王一人司香

名牛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入京 上怒

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同年時

言數以事件爭激澤以議禮放結驩爭激謀所以傾

言者至是侃備撓掠言已所自為澤乃微詞挑之使

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 上釋

言出孚敬二書疏以示羣臣斥其佞罔着致仕去澤

遺成侃為民

九月無逸殿臨風奉成。上召翟鑾李時江鉞同觀。收獲諭曰農之辛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聖訓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

十月詔籍沒已故各大用家產。

十一月肝胎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婦不從溺死。詔立雙貞祠祀之。

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嘉靖十一年。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皇明通紀 卷八 嘉靖 七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爭李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辨奏替復劾孚敬強辨飾妖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奏辭言出忠誠令孚敬自陳准致仕。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習疏言汪鉞小人尤邪助奸同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與禱祀不可累舉上怒。

收繫械訊鉞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為報復上益怒命先主使名溺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請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有併指之楊名成邊宗明調外任。

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鉞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孽也鉞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庭之孽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即訊鉞恨恩甚即欲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殺之吾併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皇明通紀 卷八 嘉靖 八

當自敗耳遂得去繫待獄及朝密注鉞以本寺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鉞令番卒搜之西向乃側立口汝能殺我乎死且為厲見殺汝鉞曰吾且殺汝侯為厲未晚也且而自謂氣節平鉞中受諸僥遺何節也恩曰患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因豈有官爵爾人而禁其質乎汝受某金權都憲某玉琢起廢罪可擢髮數耶鉞起欲以手批之為同僚所格遂書曰情真應決王鄧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併安得作僞帝微聞此語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挈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相相甲午冬

宋自見

宋自見

宋自見

宋自見

宋自見

宋自見

行可。長安。銜。刺。血。書。疏。自。縛。關。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寫。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貴。之。

遂得赦死戍雷州。

十一月四川巡撫朱洽獻白兔汪鋐等各獻詩章。

清觀殿翠芳亭錦芳亭實月亭工成。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時白鹿鵲兔疊至。此。

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鋐作詩美上謙冲之德。

之。

皇明通紀卷五嘉靖。

八月都御史王廷相上御史條例六事上嘉納。

之。

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十月復楊一清言。

大同兵變為制亦無定之。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

鶴齡革爵。

十二月冊封諸王。

廖化寧江總兵王叔副總兵梁震等敗之斬首一百。

四十有奇。

甲午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皇后。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

有差。

四月詔理成平獄時巡按李新芳被廣平門卒發。

新芳驚悸謂知府李騰霄謀殺之飛檄徵兵騰霄。

奔遂收經屋吳尚質榜掠備至令吐騰霄飯狀不從。

極之赴復收知縣周謙下獄檄推官楊經鞠之經承。

旨誣謐謀殺部使律斬遂以。上聞又進書巡撫周。

金其濟金不從騰霄周謙亦各訴稱。帝命新芳同。

皇明通紀卷五嘉靖。

稱而收楊經鞠之周金巡廣東士民遞訴溫杜經催。

匪芳署芳携經走周金劾芳舉措乖違構發妄報下。

都察院議。

五月內苑先蠶壇成進絲。

六月南京太廟災。

十二月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

按盧蘇於興復功益肆專橫漸與邦相隙。令。

制之不克邦相相害後立其子。女。邦相。

邦相爭立盧蘇事同下。下。盧蘇。代。盧。亦。日。

勿謂官之如彼諸上官將。日。人。不。罪。發。三。

無謂。手。足。實。

無謂。手。足。實。

乙未 嘉靖十四年

正月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

莊肅皇后崩武宗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謚孚敬以為宜用二字

四字夏言李時以為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

一體霍韜謂累朝事蹟在所當遵 上不悅遂用大

字孝靜莊肅惠安 皇后

吳晉楚曰武宗在位十五年而莊肅皇后崩之

王廷相霍韜所議是矣即如孚敬繼統不繼嗣則

之上字可減則皇后亦當別字孝敬如建世廟而

忘武宗似不可以為廟也世宗當日之言曰解開

皇明通紀 卷五 嘉靖 十一

廷試進士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

第出身有差

四月張孚敬以疾乞休 上遣中官資藥及手札諭

之遣行人勸送歸里月廩與臺存問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

本省開科定解綱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

九月遼東兵變遼東諸衛所存軍一以餘丁三供之

每局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巡撫呂經檄行清

軍由是衆怨之會經巡視遼陽將吏並城築圍牆

及臺諸軍遂大噪舉擁前經巧罷工都指揮劉尚德

以中軍為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衆益開爭起毆

尚德經倉皇踰垣走匿馬苑寺幽室中衆軍遂取符

役藉焚之尋圍苑馬寺拔得經尺裂其衣冠執付都

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時巡按御史曾鏡按

部金復聞變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

乃參奏尚德等違迎瀾失撫字狀而為軍士乞原疏

下兵部以統言為是諭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諱者

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 上從部議尋陞

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業

皇明通紀 卷五 嘉靖 十二

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諳軍事經擬扣諸軍月報帥饋

為飾裝具悍卒於蠻兒等狙遼陽前事復鼓衆倡亂

出獄囚因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軍摘發因恨

經遂率衆持梃突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

餘下徵徭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

我築牆種樹照髮膚拔髮裸而置之衙獄取姐婦一

人同極格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籠

縱火蒸之分其黨為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驅經

及璘囚首捐標環遊五門問孝兒且行批其頰罵辱

備至隨復繫之獄復有鎮守太監王純疏言璘何經

激變請速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都永侍郎周廷起還撫鎮部覆得旨竟從純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囚雄以拊赴欽巡經等夜擁衆入其室盡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及縛之置諸空館閉城門鳴鐘鼓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譟亂擁經及官校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經付官校行銑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軍號中未之及也詔行鹿楊井助捕遼陽叛卒趙則兒等聞

皇明通紀

卷五

庭楊將至乃詣廣寧與經兒合爲通謀益急就密刺二城及撫順所有惡名潛校方畧於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剋期擒捕於是則兒等四人、經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就執以事聞得旨有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楊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就執等勅上詔則兒、經兒、王純等俱坐斬即時處決示尚德壽永成極邊革去世襲雄戌遂衛經革職開任欽吳令歸別用就待有京缺陞用罷吏部尚書汪鈺下給事中薛宗鑑御史曹達獄詔持訊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曹贊等各一級調外任

用先是宗鑑應奎交章論鉞奸邪誤國鉞上章自理上慰留之召費家李時論曰鉞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主意諷鉞始引疾賜還乃出狎等疏責諸臣十二月廷津民李拱臣以女入侍

丙申嘉靖十五年

正月詔復彭澤官秩優加恤典

三月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勳夏言論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

時曰昔丘濟曾諫京師當設四輔以皇明通紀

卷五

十四

臨清爲南昌平爲比分劍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二萬以護京師今若於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利竊上令勘議以聞

癸丑駕還京

詔求紅黃玉以禮神

除禁中餘殿建慈慶慈寧宮併鑄大善殿金範佛

九月改神霄皇后殿曰孝潔遷主於奉先殿西室十月戊子皇太子生

議征安南

冬至簡上大祀天於圓丘

閏十二月七廟成

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九

通紀

卷二十九

嘉靖

一五

大明通紀集要卷三十

大學臣江旭奇訂

丁酉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

徽王嫺得印免撰頌以獻禮官言當獻九廟兩宮以

永盛朕仍聽羣臣上表稱賀上不許

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先是嘉靖十年間刑部郎

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脩祀高東佐次六王至是

武定侯郭助欲進其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倣說

爲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十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

皇明通紀久 卷下 嘉靖

說宮禁勅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廟肅時下廷議皆

謂不可助言性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

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上是勅言進英祀

爲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

四月車駕還京

五月雷震離身殿鳴嘯

七月科臣田浦陳舜英三事請賜銜者馬錦楊慎王

元正劉濟豐熙邵繼邦呂經馬恩等八人不允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令譏訕而

詞考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薛多不經命選

緊典試江汝璧歐陽衡廣東巡按余允俱語獄餘官
所在即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九祀廟

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廷試賜朱璜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景雲見請賀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

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上令付史館

大旱帝躬禱雨御製祝文奏之不應復于宮中默

皇明通紀久 卷下 嘉靖

禱大山足羣臣大賀

六月趙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

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

委宜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

至于稱宗之議恐有未宜不敢妄議上謂皇考稱

宗不爲過情當乃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

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肅

疏諫聽爲民

八月唐肅言奏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衆之斬首八

十餘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立
 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爲宗稱于
 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帝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
 示天下
 辛巳奉睿宗神主祔太廟
 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二月癸卯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
 大略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諸臣莫不感慨
 已亥嘉靖十八年
 正月朔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狹隘獻躬詣與大
 臣明題紀入 卷三
 臣周閣上遣使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
 冊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
 以方士陶典爲保國立教高士典其即仲太
 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將元傳病不能從乃薦與真
 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攜其家于官
 僉字號奉贈太師祭典書于有加 上親按誡法以
 危身奉上能文忠蓋特眷云
 其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樂初死時內閣擬
 二誡御批俱用後得四字藏
 尚書并禮部各疏請止南幸不允

命皇太子監國
 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避遠莫知所
 避錦衣衛炳拼圍入負帝出焰中聞婢有焚死者
 越三日乃行次九村行殿復火帝大怒乃遽繫撫
 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
 遣駙馬鄭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羊祜及武當山
 神
 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皇太子隆慶殿
 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抬首騎登山陵立表于寢陵
 星明題紀入 卷三
 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亭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
 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
 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
 發承天製恩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
 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紀載今
 乘輿親臨乞建廟祀祀典從之
 壬子上還京師
 五月上幸大峪山開工
 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聖諭廣訓
卷三

聖諭廣訓
卷三

聖諭廣訓
卷三

陵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
喀地空虛豈如純山完美矣奉慈駕南附
建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親親達李之城
六月敕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兼
督軍務征討安南
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
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頒御製大符龍飛錄於文武羣臣及各王府
二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
皇明通紀卷三
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
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獨撰
然不遇聲色保復元陽仙詩不求自至帝怒逮訊
死獄中
庚子嘉靖十九年
二月罷武科鄉試
黃錦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
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遊幸以
聞
命修興原宮殿

聖諭廣訓
卷三

聖諭廣訓
卷三

聖諭廣訓
卷三

聖諭廣訓
卷三

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
詔營仁壽宮
四月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胡氏適同邑李華
隨父商遠方姑易氏淫縱日與焉少張柄十餘璫等
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特時切諫姑及焉
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
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所在爲立祠名哀烈賜祭
一壇
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良泰璠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崇府宜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
皇明通紀卷三
郭勛以進復職爲金助工雷壇上悅授是術後術
卒不驗
八月以乘一真人陶典其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
補及壻吳濂俱食博士俸
十月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
禮部尚書魯輯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水土金三星聚於角
十二月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
日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上怒罷朝爲民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

二月有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纂士奉天、順、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安南

四月，安南真登廣面縛軍門納款請罪。上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真登廣爲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銀印，取毛伯溫回京。

安南

宗廟災，成仁二主燬。恭奉成仁二主于景神殿。湖廣奏議方遠宜請開海道。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

皇明通紀 卷三

六月，俺答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

交城王紀輔國將軍表相謀，襲時嚴嵩受賂爲請，得旨，尋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各戍邊，訖而永書。

庶子惟棟與嫡孫懷煥爭立，嵩復受金，亦爲提允。王紀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嵩奸貪狀。帝曰：表相惟棟，

襲爵，行所可勘之，嵩安能任事？勞以人言介意。

八月，起昭慶爲兵部尚書，總督北邊兵事。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明天

聖聖敬皇后。

安南

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

今夏言致仕

上侵詔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等交劾下都察院，嚴

勒未覆刑科，張允賢論都察院長豪勢而慢朝廷，遷

延不勘。上怒，送鎮撫司械訊，再陳辨。上尤之，

命給以被劾，故不領疏中有臣奸何事？臣當何人？何

必更勞賜物等語。上怒曰：郭勛語甚不遜，強悍無

禮。陳鍊王廷相扶同抗違，併劾奏。于是工科高培

等遂盡發后奸邪事，劾生殺人律死，長繫繫于獄。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皇明通紀 卷三

十二月，南料王燦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

與勛互爲奸貪，近因收買，許始附勢以圖利，

終尾敗而反，禍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泊本兵議

遣太監遂督勦，遂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

鎮乾沒帑金伐塞上古城數萬株，請使於哨探，而廉

驕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官商賄，金銀悉按洪源，劾

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遂至會訊，諸劾

王寅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寅請出進倉粟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

近畿飢歉從之。

五月諭平安南功加巡撫蔡經兵部尙書

詔華周府將軍安瀾爲庶人時河南諸宗人缺缺米

三百萬石諸將軍安瀾等五千人詳推行臺門凌逼

撫臣魏有本奏聞遂革瀾爵

七月華大學士夏言職聞任因袁臺諫不糾言者七

十三人奪級外稍有差

嚴嵩入武英殿預機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

等各劾嵩貪婪狡獪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腐敗

疏入不報

楊英等伏誅帝幸曹妃宮既察官婢楊英等以組經

皇明通紀卷三

帝頸謀弒有張金蓮者走告太后后馳求得免詔

併曹妃殺之後常惻然免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六月科臣周怡劾魏嵩嵩恃寵靈恃恩修飾在

內閣違言失色見陛下各陳私背詎大臣已不和

矣安望其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父早上躬耕雪境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

十一月初禮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聽
用兵部謂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
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
惟延緩遊兵二枝可聽徵發上從部議
二月禮部尙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
江南斗米二錢
三月廷試賜泰鳴雷等三百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皇明通紀卷三
五月大學士方獻可卒
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
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零壇靈黍五出者
一
禮部員外錢登科臣王岐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
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鵬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食而
業師崔奇敷姻親焦濟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
其歐陽嶼以汝儉舊師故閱書經伴引嫌而陰箠
及沈坤之取陸燦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
并述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語以聞帝疏請覆武

國狀
以狀
加加
文火

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建訊與二子汝璧等數清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鳳

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耻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方竭而死邊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今休致仍遣官校監于郎次

夏言起用至京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

四月倭寇浙東

命工部襲得書 唐宗通小姑山紀勝詩仍勅官建

皇明通紀八 卷五 嘉靖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等請虜人寇訊有跡令自經燬屍餘磔斬以示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日功者

巡按斬首示衆從之
三邊總制曾鉉劾後河套 上甚壯之本部不決令

鉉與邊臣計議以聞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一

太學臣江旭奇訂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考選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為寶取允思謙等二十八人進翰林院讀書

六月曾統劾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機巡撓楊博附和詔各奪俸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一

曾統遣參將李珍夜劫其營斬虜百一人生擒一

人虜遁去上以統有擒果功命賞銀幣

十一月官中夜火詔速救楊博時爵在獄七年矣及

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久矣自爲墓誌果卒將獨介

清苦忠直性秉絕無干名競進之念居家時有言遠

禁官校以屬按臣乃故以好過從通爵方餽有奏飯

一孟蔬一盤見按臣即與同食食畢官校入繫之爵

即與偕行諸官謂曰蓋亦一內別平爵曰去矣勿復

顧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

石方氏崩

曾統

曾統陳遷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牆曰選

擇將材

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羸曰進兵從安曰轉

運糧餉

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

降用閑

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

職守

曰息詭言曰寬文法曰處孽酋令兵部定策以

開已而復上

營陣八圖詔獎之今本兵議行

曾統

劾鸞十罪令逮鸞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

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剛都御史胡宗明以李

玠代之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二

嚴嵩

論曾統開邊釁禍不可言及言和同附會致

誤國

是命廷臣集議吏部開淵禮部費家都御史屠

橋等

覆言輕信曾統罪不容追命奪言師傳以餘官

致仕

遠統歸京即訊

兵部

奏虜首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延軍上曰此曾

統開邊

召之也會勸以開仇鸞先被統劾因訐統起

取軍

權倖免重罪偶復委罪自解法司會擬統罪律

無正條

宜比失陷城池例斬上欲擬所犯正例千

是擬

以夜結近侍官以劄具獄親可斬于市妻子流

三千里

統家無餘資妻子很獨天下冤之

文苑傳

鄭王上

魏書

魏書

遠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萬所阻何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上怒竟坐與統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遂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

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歲及演進珠十首以簡禮息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上手批其連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動慰細物一無賴子耳爾與今時之西儒也請欲爲爲之

皇明通紀卷三

十月殺大學士夏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衡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詔引漢誅

漢方故事成太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

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謚莊敬

五月總兵戶尙文卒其子陳叙功代乞卹典科臣沈東請贈以封爵上怒東肆欺市美令錦天衛建詔十一月巡撫河南胡纘宗以事被賜武知縣王職制

籍以殺人坐絞子策走京師以長至日假朝承隨班奏纘宗以私隙故入人罪違其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空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爲呪咀上怒遂訊已命刑部尙書劉詒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勘王

縣以夙因誣妄纘宗詩詞頌美無訕詆語謂詔以同里故黨纘宗上怒曰詔頌美乃云湘竹英皇何

耶纘宗廷杖與詔俱削籍僑良材奪俸可官詔微著

平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

皇明通紀卷三

四月湖苗平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廐見殺副師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歿事聞各贈官

賚子賜謚立祠祀之

八月虜大入寇丁汝養楊守謙論疾仇鸞進太保虜酋俺答疏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自宣府走

薊州塞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

之虜乃伴督衆親我師而別從間通至黃榆溝緩垣

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掠懷柔順義遂遣通州巡

按王忬先期駐遣州阻之不得渡分掠密雲昌平諸

州縣忤夜令人總城走京師請授 上聞遣都御史
王儀以三千騎援遼州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
同兵至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
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鎮
兵賜襲衣玉帶得密啓奏以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
閩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辛巳虜自北河東渡潞水
西北行大掠民貲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
御底內臣八人去見使酋跪坐毡帷謂曰若歸見天
子好爲我致書及啓書多幾語求入貢 上召嵩本
階入便殿示以虜書授劄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五

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聞於
事虜大舉寇宸宮闕乃許之賁何異城下盟不可議
奏入時已暮 上便馳騎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今條
奏貞吉大言 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速獎故都
督周尙文功并釋沈東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
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子百金損十萬金虜且
立盡乃即擢貞吉兼御史蕭萬金往募首功癸未虜
繇鞏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
上勅責遼繫王儀王汝孝即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
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開城固守會仇鸞兵掠食諸

村儀令人捕之難諸欲鸞兵大譁儀爲御史所劾遣
至以懼怯不職削籍時上下恬熙忽遭變本兵京手
無措卽偵報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寇者說
言卽返報復遣一卒亦被爾日數十報卽城中數十
驚于是大同軍放爲推警掠村落無所忌卽捕之輒
自說曰遼東軍蓋衆頗諸部處謀云輩之入寇者也
警方衆寵眷人不敢忤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爲
諸道先卽掠食見於警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汝葵
無可奈何輒今日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
稱遼陽軍入遂謁蓟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六
汝葵受計於嵩令諸將勿輕戰虜自去耳諸將固
不敢戰乃諺曰汝葵有禁勿戰語稍聞禁中而警
率具故逮屯郊外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
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警遠避無從戰自謂擊虜
職不能回薄城也而虜乘殘中貴莊遣中貴道詢汝
葵守謙求於虜 帝乃命執汝葵下獄而遣官自軍
前逮守謙卽訊丙戌刑部彭鵬會訊汝葵守謙罪斬
具爰書少緩帝怒點等比周亦遣獄廷杖奪俸時虜
已東京師解嚴丁亥葉二臣子西市梟以徇貞吉廷
議任譴申理周尙文沈東不能得首功杖九

十、諸務漸興、史已丑、虜將金帛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會營率諸鎮兵尾之、脫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從東南行至昌平、猝與營軍遇、縱騎蹂躪、營軍餽糈獲、得裨將力援、免虜術古北口、故逼出塞、營先後得二百級、自効無功、帝詔進太保、賞資甚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躡虜獲首功、比訊、準後功未減成邊。

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食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間有奏劾、必陰中之、如科道王燁、陳瓚、謝瑜、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皇明通紀

卷三

七

十月、仇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干門戶、而格闕于堂、與可乎、帝命宜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海、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詣各關、練士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侯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郎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部尚書胡松、願利器械、上悅、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逋、以俟軍興、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二等給糧、陳長及投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

上清節

徐學詩

仇鸞

孫應奎

議恐兵軍援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借者財、臣所借者信、始以厚招之、終以薄行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況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于官、饑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嘉靖三十年

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食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皇明通紀

卷三

八

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爲中書、亦擬劄奏上、帝知其枉、中旨留之、三月、虜酋俺答去冬求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服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常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間趙鍊、會仇鸞等議、警爲許、兄弟以問嵩、云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宏以一年二市爲準、帝乃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一日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日虜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日堂堂天朝、與

大同
大同
大同

大羊市損國家大威曰曰蘇傑威憤誓決戰和則
厭其效用心五日將士偷安憐天下修武之志六
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日國
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經
中國之心九曰阻胡虜役猾之計十日忘天下根本
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關馬市陰修武備夫果
欲修武何籍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
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
或謂管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
得少償其價賈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
皇用過紀
卷三
嘉靖
九
我當不失信不知鹿類日舉安能盡服其欲且小信
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極互市費微不知損
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 帝謂阻撓邊務今錦
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關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修答與子脫脫等共易
馬二千七百餘匹
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爲仇黨分調
住創包藏禍心空稍裁抑驚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
失事軍機律擬斬絕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片等導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

東黨百數十人以致道居侍郎史道曾蹤跡之義
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黨請
爲賞格擒捕尤之
俺酋執蕭片等來獻詔磔于市時虜旋市旅拾諸之
國指片等以自解其實片與明錄在虜首不足爲有
無而首惡喬源丘富爲虜腹心爪牙者則宴然如舊
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朵顏叛逆哈丹兒陳通事訊鞠
禮部請告謝靈壇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親仁宗神主升祔孝親皇后主于太廟第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十
九室
史道主市虜以竊馬索厚饒弗予輒大譟大同市則
寇宜府宜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竄焉掠
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
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今虜以牛羊入市盡謀
力止虜又請開市遠東巡撫許學達督本兵方止得
寢至是虜以市利薄三寇大同寇接李達時乞速備
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
不許頻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
云稱廉非策 帝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

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

把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謀力戰潰圍死守佛

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問之相曰以此一

腔血報聞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蔣子

千尺

四月倭寇浙東倭率萬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

岸攻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擄居民無計

事聞命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與疾出本兵趙錦

奏選虜虜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

督戰上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督戰

戎政游擊陳時代之鸞聞命志極疾徐階因寄疏

述虜謀略上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

反律當追戮得旨剗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

斬沒其資

八月詔遷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萬負國大罪併遷郎萬泉附

權納賄請職云

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議戍邊起翁萬達為兵部尚

書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

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逆司

御史驗時言諸臣條對不為不多討虜擒胡不為不

盡而不見其有功者皆羈大臣嚴嵩以隱忍歸為

熟計以佞阿柔倭為盡節欺陛下誤國是以致大

患日甚一日耳

皇明通紀卷主嘉靖

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誤國十罪舉曰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萬惟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

制也權者人主取世之具而嵩以擬自竊弄威福是

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言于人

歸功于已足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果致

機密漏泄足礙奸子也今孫嚴受忠貞肩奏提要除

是竊軍功也逆黨以貪虐論革萬受三子金戚追兵

部薦為大將是黨倖逆也胡虜深入嵩處故獲初戰

及皇上速治汝變竊計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耶

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惠豐科臣
屬汝進以劾嵩降與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復黜
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廢削而士
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銷饑
欺君貪汙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
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
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諸賊
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
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
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提騎緝訪即與厥衛
皇明通紀卷主嘉靖
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奸三畏葸謀
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
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
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
材望者結納之便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
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
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者致仕以全國體
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即訊繼盛曰非二王
誰不懼嵩者且二王家事寧不慮爲嵩敗耶繼永
衛上其請命杖一百血肉盆起乃下刑部擬罪尙書

何登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擬耶中史朝
寅持不可嵩聞之請補外任侍郎王學益贊其具
獄尋遷一級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銘女爲裕王妃
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
廷試賜陳謨等四百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海賊汪皇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
而南自白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海濱海數千里同時
告警
房寇宣府大同總兵劉梅郭都坎之詔各加卹廕
皇明通紀卷主嘉靖
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神額及春秋祭文
武選郎中周冕劾嚴世蕃奸狀削籍
詔城京師外城
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候四千
人突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殺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
把總指揮千百戶縣丞諸官奪舟而去
儀犯松楊知縣羅拱辰禦却之賊浮海李大猷以舟
師進擊斬首六十九級
房犯遼東總兵岳德等擊敗之斬首四十七級
五月倭攻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鄭顯科逃匿指程

武倫文縣丞宗整戰死

六月吏部尚書黃鑑致仕給事朱伯辰前籍時通政趙文華黃緣萬父子擢通政使至是郎陽都御史缺萬順指會舉文華吏部尚書鑒遂以文舉名主伯辰疏其懇登授而寵路日彰恣會養而廉隅盡喪御黨羣穢縉紳共劾開散猶玷班行臺憲何堪命使文華奏係吏部廉所親伯辰論臣者且許鑑以不得一品愆望上乃出鑑削伯辰籍仍留文華

七月虜酋俺答把都兒等大舉入寇攻揀箭等路關南大震固原寧夏游擊陳鳳朱玉率兵援紫荊鳳玉

皇明通紀

卷五

五

大擊勝之前哨馳去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恐以騎兵縱我分道遁去

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浮海東遁

八月師尚書爲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運糧不軌結東壯日舉兵郡以他事遣李至鎮

向部疑恨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諠矣開關納之城庫歛糧去尚部有令勿先舉官勿

殺生備校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師詔家多金在鎮

師尚書既出攻城而拓城亡鎮子衆虛席所蓄淫其

姪婢識其人以語師詔遂圖報賊索之不得乃破城

獲嗣之因掠 帑吏復聞大康索所恣者二人縣

官執其人絕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宣徵兵追捕大敗

官兵成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

九月上聞嚴嵩民多無食何也詩曰四邊饑民來京

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上允之復思民有身無一錢者仍生蹙道路令以六

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澤與

其子松焚之後贈漆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

立祠

皇明通紀

卷五

二六

甲寅 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

二月倭犯松江殺縣丞劉東陽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庚頑指揮李元律等歿之

倭陷嘉善

倭薄通州揚州衝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歿

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舉歿之

五月科臣王國楨言招降賊首非計本兵擅言虛本

徽州人以通番入海復營新庵自贖有司不收之致

有今日故驗實擢降非示顯也 上以國楨言是令

一唐勳撫降順者待以不威賊首不赦

侯海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國有勇力智謀者可用舒苦資身無幾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多出楊徐許令賜降還還故土有擒斬賊徒

皇明通紀

卷五

七

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

八月俞大猷敗倭于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

燕

命駙馬鄭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尙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帛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沈心濟處効馬章裴裴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

祥祥實撫慰帥帥姑止章壽

十月虜攻劉銀邊牆警報有至上進厥校往察其狀見楊博報甲登陣前止古北口垣上衆將士守禦甚力上大嘉獎萬金領守牆將士總督楊博總兵

周益昌各衣一襲

倭寇分掠嘉湖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朱某爲孫源發五經博士

海賊犯乍浦陷崇德復攻撲清殺把藥指彈藥六

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爲進止故敗

皇明通紀

卷五

八

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

賊情文華爲商稅人既出德龍自恣百司震懼財賄

竄進比倭寇掠掠北湖

三月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

百餘級

國月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

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殺之并殺指

揮黃添祥等八人

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銀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

猷遣游擊白汝等督戰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還

使進剿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錢等歿之文華固急督戰其掩敗爲功經調坐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編文華遂卸經回諭經玩寇殃民之罪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蔣盧鏜等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至江涇永順兵出湖州攻其前鏜及保靖兵蹙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歿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皇明通紀人 卷三 嘉靖 元

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殃民之疏則已上矣究哉

遣官校逮張經及參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以失機論處經上疏自辯不報

倭寇常熟知縣王鉄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掩擊俱歿之事聞贈卹有加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關知縣錢銘率狼兵禦之歿于賊事聞贈卹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歿所

吏部疏請遣欽尉宗圖文冊從之任環大猷敗倭于鶯豆湖俘斬百八

副使王崇古敗倭于靖江

秋七月倭突入歙縣流劫績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歿亡卒三百餘人

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圖賊于許墅圖賊殊格開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食事董邦政把總莫宗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撤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道盡殲之文華欲優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卿甚已而欲倖剪殘孽自將固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斃文華所統兵或者千餘人師大皇明通紀人 卷三 嘉靖 十

潰文華益愆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千總督進問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與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

羅龍文宗憲皆操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

嚴嚴萬父子真得殺以指揮職銜浙浙中三司與巡

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汪宣葉宗清背誓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圖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關庭獻殺市曹以彰回典但其作孽聯禍原在海上汪宣葉宗清就彼奏示王汝賢處殺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爲奴萬父子受賄賂欺

投降有威且言 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
座東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
今作叛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斷曰旨下再議三法
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萬曰原着兵
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未
減法司亦不敢會名萬父子喲然不應竟累自云汪
直背率引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
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發邊衛充軍

十月裕王第一子生

十一月獻京城大辟囚詔決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

皇明通紀

卷主 嘉靖

主

機件不省而論萬之楊繼盛與焉繼盛詣朝審口吟
云風吹柳樹滿城香族族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
義士可憐長板見 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
平過漢唐性癖生來驕氣此身原自不隨楊文舉
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
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
夫命爲滿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游擊曹克新統川兵進擊賊于用滿斬首一百三十

餘級

總兵俞大猷又追賊于老鴉嘴斬二百餘人奔新塢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
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歷次官民八
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
禎同日奏焉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一終

卷主 嘉靖

主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二

太學江旭奇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文華自祀海還吏部尚書李默以盛氣折之文華遂劾默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而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諷訕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喬樞子屬父律絞竟死于獄三月顯陵宮殿成

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鍾死之

皇明通紀卷三十二

倭寇萬餘趨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

十三里橋三戰皆捷斬首三百餘戰首徐海等駭懼

稱爲神兵會橋脂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典兵以來

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食

復遣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餞上疑其言

不實每以同黨文華大懼謾罪千人而又訐華賦之

過以逢上時浙中倭報甚繁按諸晚才望大臣一

員督師應授部已議沈良材往而爲文華保全計

百于上遂置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念

國矣

五月倭酋更按阮鴛于桐鄉胡宗憲以計陷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陳東麻葉漸與海爲戚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其部衆遁者我兵追破其舟斬溺追盡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溺甚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園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首梟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橋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綬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勝子有司祠祀

皇明通紀卷三十二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九月朔崇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

力主勦官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退兵自老遂集

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潮屬中

賊徐海是浙軍通軍

十一月獻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廢一

子錦衣千戶

虜寇遠東葉總兵殷南贊遊擊嚴慈官死之贈卹有

差年總督王忬奏按蘇志軍幕職

賊嚴嵩死附議典入直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立孝子夏賜祠賜通州人曹石工志行純篤歐陽瑜理學名臣日造其廬劇諱不忍去

二月虜入大同殺守備唐天祿殘毀村堡三十二所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

六月止陝西採礦

工部尚書趙文華罷時三殿事屬工部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乃以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允諱文華以

皇明通紀卷三

與工在即不得已具疏瀦上怒罷之

宣大總督湯顯祖按路糧兵事時備倭管子辛愛妾桃松案與收令哥通辛愛欲殺之逃入關

楊順納之以聞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得朝廷歸之

謝環視之而富卒不歸科臣吳時來劾順請餉六

十萬寇至輒委無兵桃松案一通凶淫婦耳失策納之又自誇盛德虜酋來索又張皇惘惘反爲虜所困而逃撫路將受賄隱匿本兵許論比周爲奸乞罪之

命速順稽詘獄與許論俱削籍

敬胡宗憲擒獲海寇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光祿寺火

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尋削籍鶚先督學浙江道倭逼會稽守臣閻門棄外之民鶚率

生徒散武林門納之空活百萬故起拜巡撫時總督

胡宗憲黨于世蕃建議撫賊世蕃庇之而鶚力主勦乃移鎮閩閩創立巡撫兵費稠雜鶚遇賊于福寧大

破于連江等處至福清海口皆募土著應敵大破之而世蕃令御史宋儀望劾鶚久徵客兵參蕃民閩駭

皇明通紀卷三

恐淫縱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宜罷斥章下

兵部世蕃復陳給事中劉佑劾之乃請降建歸京師

鶚立論不顧且光有撤客兵請賦善后疏上以鶚

嚴立責功前建勦賊允合應斷察其無罪乃免歸國

人思慕之科臣吳時來劾當今于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危軍

餉以充饑困受饒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

聖斷不貸而鶚以爲歸鄉王汝孝以三千而伸得還

處察克廉以三千而卽轉寺卿楊順狀君而三處其

不與事會侵冒而三廢三遷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

事張勳劫其受賄報效而偽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

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謂美官以餽

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數年當將百萬寶

容親讓位俱騰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

符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案爲文管家武選職

方祁祥爲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

獄具擬祁祥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章俊大至犯浙福沿海群邑贈福清統知縣葉

宗文劫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咸

長明通紀八卷主 五

大同圍解時楊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甯博視鎮

事

胡宗憲獻白鹿

大率帝齊祀高亥犬而沾足群臣表賀

雷州潮州地震

六月浙西饑分賑樂清等縣

閏七月楊博以大同右衛築土堡墩臺接連左衛溝

溝二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勵

九月册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

十月廢紀達賊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

已未 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前軍都督府火

二月巡按方輅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逮

之下獄論死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于世貞忿繼盛

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弔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遂以世

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

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

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

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與世蕃書非

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

世蕃遂告嵩嵩本逮獄論死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群邑而廣東流

倭在都安漳浦者尤熾南畿廟灣倭倭合衆來攻淮安

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捷

聞廣子陞賞有差

山西卒亂都督揮鄭印討平之

廣王長子薨

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延撫肅遠防秋

太平興國
四年

太平興國
四年

敢問之者至是漢偏為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款
始有戒心徙建其幕

軍當選吳鵬曰宜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宜
大則宜大安在平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郭
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初史李遂命劉顯率統
卒藏江北倭子劉家庄初江北軍士慮顯懷其成功
實有煩言李都憲藏江北軍悉展顯節制遂得奏捷
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
人焚其營往返凡五日總督葛綽以聞帝大悅亟加
陞賞

十一月詔以朱燕原籍婺源縣子孫朱聖世襲五經
博士

皇明通紀卷三十九年
七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郭懋庸總理天下鹽政鑒勸海
內

嘉靖三十九年

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
字上以立子為儲帝難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
監璧等擬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旨天下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虜獲于灰河
斬首二十八級奪高輓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
峯口外窺犯蕭懷素乘虛攻其巢穴以率制之虜果
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獲備虜首果並塞塞一

皇明通紀卷三十九年
八

滿之稍嚴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諭增此
各軍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解叛因應亂軍退求
實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種月權原類即可得
奈何求實乃議發贖八一金補減折糧餉始散事
命捕給為首者斬之
三月寧夏地震嘉興湖州地震屋廬皆壞如布帛
延胡宗憲尚書師勦寇延撫亦龜節制兵由被
門通謁庭拜下風
八月御史鄭存仁承望舊官疏劾鄭曉曉具脫獲
上曰曉每事備執糾是白也

卷之六

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管運 祖宗大訓今之國當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

夜半中旨渙領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十一月陶仲文卒

辛酉嘉靖四十年

二月京師不雨 上禱玄壇得雨

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儼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篆

秘方

皇明通紀卷之六

三月桂孝子王在復復太公人聞父讀書城外忽遇

倭亂同父奔入城居中途相失復已脫身二里許展

轉尋父聞為倭寇所執急趨父所見倭以刃背擊其

父即以身蔽之痛哭求免倭怒揮刃父子俱害二首

墮地而軀骸猶相紐不釋子臺使上聞旌其廬

異產

真定府一處人于右腹下

四月為壽宮災官乃上齋居之所

勝犯延綏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蠲陳百五事一禁賄賂以

絕僥倖二簡督府以肅邊鎮三省工銀以塞侵漁四

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恤營軍以蓄國威從之

六月詔賞賚附夷人衣幣有差

七月為壽宮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鄧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

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

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鄉疏辯令供職如

初

御田產嘉穀異類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告太

廟百官表賀

皇明通紀卷之六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典南試先是中允吳情典應

天鄉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

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五月御史鄭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濫勢專利私擅僭

賞而其孫錦衣嚴鶴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

文等賈役不法詔嵩致仕歸世蕃即削坐煙瘴充

軍鶴龍文等戍邊年錮于獄應龍起還通政叅議

海軍
軍機處
軍機處

六月知縣海瑞與現奉職時鄒應卿以總理鹽法
運行辭邑勢焰甚盛其妻役行裝五綵與以十二女
界之今長騰行滿伏至以文錦飾廟白金飾滿器飲
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
軒車應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欲威去慈谿知縣
霍與珥亦清懷不屈應卿嫉遂監御史袁淳劾之俱
落職

九月三殿工成

景王薨

十月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即訊制籍

皇明通紀卷三

十一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

陵松柏先是上以冬至日奉安顯皇帝后神几于

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是以是日降大悅禮部請令

百官稱賀許之

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

福建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

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接兵不遠已而欲掩運

留之吳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

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

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恐賊覺擇奸劉

五人詐為劉卒齊入時參將畢高舉政翁時暮在城

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入忽爾殺

入城中驚亂畢高翁時暮等皆舍皇親城走城遂陷

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

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參政王鳳靈繼妾

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走平海衛倭

船泛海

癸酉嘉靖四十二年

三月詔脩鳳陽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

皇明通紀卷三

訓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

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是戰也繼光前一日

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顯懈弛謂繼光遠來或

困不為備繼光即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雞鳴摩食晨

壓賊壘賊攻之賊舍卒大亂自相蹂躪遂獲滿之無

遺類此為閩中戰功第一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嚴嵩上疏言臣年八衰願皇上哀其無告放歸于世

妻孥倘以終餘年上曰嵩有鴻侍養已恩待矣尚

遣望耶

虜寇追東總兵楊博追擊遇伏戰死事聞卹賚之
虜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起諸鎮兵入
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
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
責當事者植入必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
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調發以應
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
積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
十二月無雪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十五

正月以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今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
各一萬兩發劉善給輸官軍徐階曰春防既實秋防
將引以為備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
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然之

閏二月歲伊王典模爲庶人國除

三月審熱法司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戊邊時沈
東以警備不與舊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
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東無
子爲置一妻未及抵京舍夫在獄同居族舍妻楚萬
婦欲歸奉養爾夫恤窮無資欲置給夫則舅又旦夕

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今夫送父終年仍越獄待罪
司亦爲之請不聽

四月大雪祈得雨表賀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

虜大入寇至于鄂家將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
河水凍而還薊州胡總兵率入馬三千追至順義爲
虜所圍盡沒于虜虜竟得志復歸墻子嶺出邊去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龍文乘軒不
驛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十四

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藥死

林潤復劾鄂總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
級倭患絕

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嚴世蕃
嚴文傑

嚴世蕃
嚴文傑

嚴世蕃、嚴文傑、文至京、刑部尚書勸其交通、房謀叛、顯証得、直保、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連

配有差

四月、敕嚴、納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衛王厚燾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準辭、二千石、敕賜養論

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併鉛篆、命子玉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王羅萬象、得通意于趙樞、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遂許、旨徵大順入、帝信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

皇明通紀八卷三

五

訊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詳傳狀、皆論斬、極斃于獄、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宜府洗馬林突入、持禾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前擊之、陸馬幾盡、之部眾致死、奔去、我兵得其盛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山西巡撫張慎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紳、王宗茂等、首發、苗、奸、流、離、羣、黨、乞、宥、過、錄、用、上、怒、命、錦、衣、察、京、訊、報

正、月、服、歲、內、饑、民、
上、諭、徐、階、南、幸、承、天、拜、親、後、取、藥、服、氣、階、奏、聖、宗、院、久、未、平、正、宜、如、意、就、攝、若、復、違、涉、長、途、不、惟、失、空、設、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前、撫、按、進、取、為、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為、聖、躬、計、二、為、國、家、計、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若、長、途、分、勞、聖、躬、天、佑、矣、待、進、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遂、以、為、事、彼、時、尚、命、皇、明、通、紀、八、卷、三、嘉、靖

大臣行、今、處、境、多、虞、根、本、空、虛、臣、等、在、外、能、無、憂、畏、母、致、輕、舉、以、聞、臣、等、是、乃、亂、兩、幸、之、議

二月、主、事、海、瑞、上、疏、曰、陛下、初、年、刻、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未、浹、紀、新、弊、名、各、日、滋、二、王、不、相、見、八、以、為、薄、于、父、子、以、新、疑、傳、辱、臣、子、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進、人、以、為、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繁、國、方、難、濟、諸、臣、猶、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象、天、機、相、繼、妄、奏、修、建、官、室、工、部、極、力、營、辦、買、香、市、瑣、戶、窮、民、求、回、出、無、一、人、為、陛下、言、者、夫、豈、修、以

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

留關新河

皇明通紀

卷五
一述
上

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
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
下何得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
歎息自悔疏竟留中

三月詔開新河新河即盛應致所開故道也自南陽
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四應
致所鑿河形再鑿而深廣之八月間河功成實糧運
錄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通滿陵岸
坦平無阻阻于是奏露乃息

五月帝久御西內黑氣授官心疑之諭內臣慎火
皇明通紀卷五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作亂衛卒以承天月報擁衆入
府門歐擊書吏知府鄭文茂庶得其爲首者執而鞭
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晉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
上曰軍士玩法至辱守臣其令守捕嚴捕首惡俟律
治之

妖人張朝用以白蓮教惑衆副使黃忠捕誅之
九月詔禁僧尼戒壇說法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
通回原籍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言妖盜本爲
一途恐投刑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上雖脩玄西內然樞綱總攬朝政肅

行下

出使東平

上

然九卿應屬奉公循法圖敢譏慢中官飲具無或干
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卯興夜分至五鼓
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
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臣以方士王金等進乃
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
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
大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
命出沈東于獄

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部慈賴以溢額爲功加
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

皇明通紀卷五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掠富寧略盡
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恭將崔世榮戰死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啟請
裕王入主喪事以代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訖

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
未有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惟惟惟敬天勤

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
心蓋愆戾美端在後賢皇裕王仁孝天植庶知風

成即皇帝位勉脩令德每致傷諸凡稍非恭稽舊
典違旨得罪諸臣存者加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

復職方士各正刑章
壬子裕王卽皇帝位
釋海瑞於獄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三

太學臣江旭奇訂

穆宗莊皇帝

丁卯歲庚午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
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康
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祇天
衛聖肅皇后

刪陳氏爲皇后李氏爲貴妃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樞楊思忠尹

星明通紀人卷三十三

相魏良綱李川欽陳珙吳時用周怡深宋顧存仁趙

曉張還袁世榮何惟和趙錦張蔣高黃正色方新張

橫凌儒申仲王時舉楊恩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

劉世龍唐繼華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

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應復職贈諡祭若楊繼

盛郭希淵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諡

若楊勛王恩薛寧鑑何光祿張紹張鳳浦鍾曾紳葉

經周天佑伍喻臧應奎十二人繫獄成邊斥死贖下

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貫李瑞豐照楊慎名王元正

羅洪先徐文華張翥張侃劉濟劉馬鐸程啓元盧

璣陳讓系齊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應全官資

待驛閣滋相世方王與齡章齡三十八人至尚書能

成諫止其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

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

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

刑部侍郎郭懋卿戊邊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閻仲文官爵請命

議盡燬修建齋醮官殿禮部情其費請止去屬類從

之

吏科給事胡應嘉疏太祖之制躬臨聽納列聖相

星明通紀人卷三十三

仍弗替治道斯隆今張泰僅憑札顧上下高閣朕

左右投匭百弊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上大

怒編張等請補外

上幸慈皇后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實天關

聖一皇太后

陞兵部主事海瑞爲尚寶司丞

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

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諫者以先帝

爲詞乎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

倦皇上奈何以初政而違意乎奏留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禮部尚書高儼請冊立皇太子 上諭皇子向幼

追贈王守仁為新憲伯謚文成周尚文為太傅謚武

少保謚文莊呂柟為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瑄為少保

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俊為太子少保謚端簡

華大工員蓋諸臣時徐杲等以匠役冒職入座而內

府工役以工完為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

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 上心惡之至

皇明通紀人 卷五十五 臣等

足又以内官監李芳言之乃下吏部議革一時紀

沙汰

三月內官李芳請革上林苑監奏增祔候皇諫從之

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謂 先帝尊稱獻皇

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

者蓋獻帝雖貴為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贈為

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

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未安 先帝進獻皇于太廟

而世室之祀並舉之 聖慮周備以待今日臣以為

獻皇附太廟干載後不免遺 若祀專世廟則萬世

不祧矣不報

葬肅皇帝于永陵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

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正陳以劾高拱充總裁

官

初上踐祚時政令有可更者如印錄建言諸臣明

正方士之罪大學士徐階欲請於遺詔中行之高拱

非之謂是暴揚先過且移屏詔臣豈無應得者何容

漫為市恩遂與滑有隙

五月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蠹國併劾李春芳聲勢

皇明通紀人 卷五十五 臣等

初行旨切責康言科道陳瓚歐陽一德成化中

奏劾康為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時承法

瑞復言徐階專 先帝無能改於神仙土木之誤誠

亦有之然憂勤國事休休有終亦足多者康乃甘心

屬犬搏噬善類詔降康二級補外

尚書高儀等疏言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乞時召大臣

各奏章疏便殿面議納之

六月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謚肅敏梁材謚端肅

曾銑謚忠愍楊守謚謚恪愍商大節謚端愍孫繼魯

謚清愍林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九卿科道紛然劾拱甚有稱爲大兇惡者寺丞何以尚請劾拱拱因謝病求去上留不許拱堅卧不出乃許馳驛歸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爲國子生

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忤寬詔復忤原職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業語多刺時觸上怒落級外補

傳諭聖駕十二日幸瀋陽高儀以絕幸無名悉開遼游之端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王明通紀八卷三十五
五

朝鮮使者請留觀幸學許之

八月科臣吳時來薦譚緯威繼光宏督練邊兵從之上幸太學賜輔臣宴鈔錠有差

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血字號太學諸生因中試不及輒違真試王希烈孫鍾道殿之祭酒呂淵

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喧嘩難辦詔刑部尚書孫植鞠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

命同者坐戊谷衙門屬風聞一無所問後復編號如初

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

王世貞

鎮外即虜地邊報東虜上營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見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上乃止

建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九月御史龐尚鵬劾內閣卿朴軫相臣體乞致仕去

提督團營內使徐階等疏圍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請勿遣內臣輕變先帝之法從之

十月虜寇薊州殺衆將吳昂

黃台吉寇偏頭關上怒命速索鎮巡劉燾王之諫

王明通紀八卷三十五
六

副參田世威等訊治命關部與文武臣察商禦虜以聞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

建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請誅嚴嵩請保安州爲民請父子深街之會楊

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通虜犯大同順安殺被擒者自報首功鍊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刑夜寬

寬多少冤順顧之何順恨之還與總按路楷誣以交通妖賊竟坐鍊死後嚴氏敗鍊尋以遺部獲歸至是吏科給事陳瓊追論順使置獄及邊儲銀七千兩

賜楷共殺鐵鍊子襄亦爲父訟免通命遠順及楷勸治坐交結近侍律斬

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制爵鎮高牆至是復國歲加祿米四百石

詔賜侍郎何喬誥文定復曾鏡官傳潮朱廷立俱追奪原職從禮科王治奏也

戊辰陰曆二年

正月享太廟

再錄獲罪諸臣故大學士夏言尚書萬鏊都御史江潮御史郭弘化王時柯郎郎胡璉余昫悉復其官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二十二年

正一員人舉承緒失職死詔停正乙其人封號奪其印止以香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

以趙貞吉爲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屬可大用上心屬焉及還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廉代一日上手詔諭輔臣調

療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講官添注詹事府

太監李芳議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監三萬斤允之

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養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曰動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

復曰勤視朝以肩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命允言淡

聖躬者獨中不下事干內廷者稍遲不允甚且田而

養長矣軍機處情呼吸立變而樂至違期臣願不時

進覽曰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謫外陸風儀偶遭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議諸項緣近

臣專擅官官攻發切齒中僞譖以欺誤陛下得無人

共言而不暇察乎疏人上怒命廷杖削籍親御五

鳳樓潛察杖者而中朝圖吏戒毋納給事從人部郎

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綰紳而身

自掖微星閣人共署之文熙且言且掖以出得不死

皇明通紀 卷三

王嘉賓疏救不報

二月上耕藉田

太祀天地于南郊

張居正張南各疏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捧持

公正通詩書諸大體者居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

說民情以爲親賢成德之助從之

上謁殿

三月冊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過閣臣子御道西召

謂曰先生良苦朝贊輔臣頓首謝曰願還下勳學

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唐晉清顯

聽者悚悅

殿試進士賜羅萬貫及第出身有差

決西反滿
勢為驚人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有合為

夫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皇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

不知內庭事妄言耶時舉等乃復言皇后乃先

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開羅之德稼木之賢脫簪待

巷之規使聖后抑鬱成疾已為不可乃云別宮暢

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意者乎上曰待疾愈即還

皇明通紀

卷三

九

宮無多言

科臣張齊劾徐階上曰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

為飲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

切責張齊降調外任已而楊博等復疏劾齊致仕

朝廷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乞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

毛懷竟坐齊得受邊商銀十餘萬引例謫戍監候追

駁發遣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

三重詔令四聚名寔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入上

嘉其忠懇命部院勸諭以聞

九月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

十月戶部尚書劉繼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

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耀即時召商收買及體

乾為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

上疏抗論財用調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抗

進令齋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齋上忌者毒毆其吏匍

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

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

降着開往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

皇明通紀

卷三

十

之上命縱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懷言刑

人子市與眾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

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無難第

錮之

十二月廢遼王

已巳

正月御史鄧承勅麗尚賜心術狡猾行事乖謬吏部

尚書楊博議覆言尚賜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

來吏部專事掩飾為欺昨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

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強仕迄今餘商十年

通鑑纂要

三才圖會

通鑑纂要

通鑑纂要

歷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備錄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實案今以題履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平公議乞留之不隸

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衛鎮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疎練無益之弊有四未謂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勝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險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千車戰虜入近邊利千騎戰虜在邊外利千步戰三者通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

星明通紀 卷三十三 隆慶 十一

之邊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順陛下更子臣浙兵戰守三千為銳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使臣總領車騎令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瓖而獨任繼光上是之

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二齡來說

二月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係奉九制一曰致戒懼二曰端遊幸三曰戒嗜好四曰發給首五曰習奏事六曰嚴票旨七曰慎傳奉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

通鑑纂要

通鑑纂要

駙馬鄭景和卒

三月土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陛下收戶部銀盡以供建蓋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歌歌等物進監極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校尉楊侯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

淮陽徐大水奏開勸借買錢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

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制疏屬四議月費五議恤婚嫁下總辦

星明通紀 卷三十三 隆慶 十二

大學士殷士儋曰伏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羣言以通上下之情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察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費籌畫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舉用非奏疏所能周必宜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與諸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官府纖細並許清查釐正更召補更面賜商略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香稅即復議

山海關
李欽

鄭田
李欽

陳以
李欽

孫子
李欽

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爲哉
六月陞海陽爲右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
總理河南衛大立上五惠十二圖上以兩留覽下
其章于所司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察將劉寶于獄二將失
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
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有何功能可議用
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
俸二月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
皇明通紀入 卷三十三 隆慶 一三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序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十二月起大學士高拱入同兼掌吏部

庚午 隆慶四年
正月陳以勤乞骸骨歸諫條六事以補袞闕一曰僥
權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賍吏四曰廣用人五曰檢
民兵六曰重農穀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郵傳
夫廩如例

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皇
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先帝勵
親之政而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

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
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
務武備巡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久不煩
于假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
夕至又不費于那移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忠奏
入上褒嘉並如議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執請釋繫獄司丞鄭履序內官
李芳等詔釋履序爲民芳等克南京淨軍

五月戶科李已陳吾德陳節用疏因劾崔敏等故傳
買金瑤科擾紛紜上怒杖已百繫獄吾德削籍

皇明通紀入 卷三十三 隆慶 一四

鄭門傳傳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鄰于僊
酋挾其妻闖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譴曰此孤
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僉答即急
之爾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
慰其厭憤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
漢賈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僉酋老且死而黃白
古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最狹置塞外其
與黃白吉攜則兩利而存之弗攜則以師助之外
以博與誠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譴然以爲不
可僞酋婦悉我我其孫日夜沸騰僉酋亦悔且念乃

以納奉而據十萬里歷年古因論以存卹恩而要其轉振不信舊婦戚且僥口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寧有豐世服屬無貳奚有于族人遂訂盟通貢市焉而南房亦食漢財物順市于是僉各款塞縛族人獻關下詠之封僉酋爲順義王諸房皆解辦受封比屬國而僉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毗與僉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僉其欲干是利漢財從僉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勝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遵賞如例

皇明通紀 卷之三 隆慶 七

六月掌吏部大舉士簡供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觀勝之責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選諳非選諳則多才力不堪之人矣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富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略低弘可當大用卽驅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

事者輕則罷職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款之干先又嚴降爵之條以繩之干後康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上曰宜加意得人悉如議行賈三近日近年州縣長吏率恭甲科而輕視事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難在舉人則爲易始思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曉在舉人則爲愚民低昂之間嚴最便與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濫竽充數難爲棟樑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皇明通紀 卷之三 隆慶 七

七月勅諭中納恩諭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播惡亂黨宜追戮兩尸遂治其子釋姪結納其家得旨始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爲民資產如數籍入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籍戶科給事中李己內犯張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爲民恩等繫獄如故籍法司憲恩等有內憂欲借以脫已及已獨舉東給舍徐爾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辛未 隆慶五年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特簡臣以朝堂次日行調兒禮不惟臣等獲過瞻仰之私而東宮

亦可開習禮義養成儲德。上許之。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
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舍。彈劾等官。其官甚
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
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
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股正茂。總兵官
俞大猷。各陞賞有差。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隆慶

仍月給廩。歲給夫。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

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九月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尊駕親痛。聖容微
減。于前矣。夫。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

微陽初生。正宜進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靜慮。選御
有常。毋令其禍志。遞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

漢訓。帝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
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壬申 隆慶六年

正月東宮行冠禮。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上疾有瘳。

二月。皇太子出閣讀書。

四月浙江黑龍。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
輪。日光掣電。水雹隨之。

高儀兼大學士人。閣。

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爲酒。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隆慶

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后及皇貴妃咸侍。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

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

東宮。勿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

國。皇圖拱奏曰。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

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輔佐。不敢受死。且奏且

哭。大慟不止。兩宮亦失聲。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

出。翼日。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歲。詔以明年爲萬曆

元年。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契天明道肅然寬仁顯文光武
粹德純孝莊皇帝廟號得宗

一日內使傳旨至開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
皆若曹所爲吾且逐若曹矣已令臺諫程文駿遵等
六人勅焉保必欲出之保故按其奏保閣臣張居正
視陵地歸庚午有旨召成國公內國六部至會極
門拱以爲且逐保也中使以旨授成國宣讀之乃
責拱專擅無人臣禮意欲何爲吾母子驚懼不安令
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翌日踰險
驟車出都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隆慶 元

召首輔張居正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得大略惟
上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
皇太后

上御平臺召首輔張居正至座前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曰父皇謂先生忠先生幸
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憂務惟在
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
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銀幣居正上
疏謝曰竊惟召見輔臣乃祖宗朝盛舉先帝
隆御六年潤澤施政屢經羣臣奏復俱未蒙賜

允我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卽慨然發自
衷修明實典仍望皇上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
遠奸使官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家熙悠久之治
天下幸甚

居正既得國慨然以天下爲已任中外想望丰采其
爲政大約尊主權謀利實嘗言高帝真得聖之威
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裘
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
於上丙子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隆慶 二

其家爲門者所執上召內使三十以白金遺妃
曰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

補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以
寒暑小故廢罷兼請酌定朝講日期諭曰朕方在
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寒未安今後除大禮大
節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時以召大臣諮問外
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
衆只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人員遇免朝
之日止于午門外行禮畢卽各供職事不必候補犬
祥之後還照常行禮

關臣張居正請正制誥之體。疏曰：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敘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以資破爲榮，不必詳其開歷。此制體也。近來詞誥誇後，多至數百十言，或本無實行，虛爲誦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諒其君猶謂之倖，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之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奉聖旨覽

皇明通紀

卷三

二十一

聖旨覽

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圖冊留覽，還宜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黔國公沐朝弼有罪，遣歸衣衛，逮至京師。廷勅

之楠皆備至，張居正奏請念其先世勲勞，乞寬其罪。

得減死安置南京。

大錄馮保掌司禮監。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三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四

太學臣江旭奇訂

癸酉萬曆元年

正月御史鍾繼英上疏劾倭半年降謫時正月十九日早。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章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輔臣張居正隨。有看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大臣既下殿。隨有一幸儒者。與朝夕同處。供其飲食。男女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自閩老高掛所來。欲陰行刺。皇明通紀卷三十四萬曆

外傳

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泉皆駭懼。薛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移時乃會問。故倒厥衙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三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承事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章等懼事演遂罷。而高老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獄已中。泣啞不能言。遂處斬訖。

皇明通紀卷三十四萬曆

二

惠州山僻。荒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故伍端黃世喬等。特嘯聚其中。盡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同乾冒顛至。穆宗時。監一清。賴元爵。益為巢穴。而曾廷鳳。江漢王。果。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為寇暴所從。來遠矣。時督撫殷正茂。以嶺東故多盜。往廉當事。雖率兵首事。然徒嘗寇。取所獲一二。以奉。報。虛。返。即。名。殺。賊。耳。恐。不。大。舉。將。為。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不。可。化。誨。既。稱。盜。而。猶。據。堅。巢。如。故。此。何。為。者。也。自。非。望。風。解。散。已。列。為。編。氓。者。不。得。言。撫。于是大督文武將吏進焉。

其巢俘斬監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詣走
匿隨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提調賞賜有差。
居正柄政。上眷顧殊絕。每日御講筵。講官出就座。
居正以待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帳。膝密
議。上有所欲言。正字即走出殿門。言止乃入。一日
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
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
。隆冬進講。以毯一片鋪於地。居正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內使旁侍。竊搖扇。上目之。還宮杖
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吾為無家法也。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滇戎也。自漢道唐蒙通
巴笮。開徙為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備能討平
之。然亦弗靖。有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焚入屯聚。
中出沒為寇。歷時蜀守臣告急。居正請於上。
以曾省吾往討之。曾有備。器微兵。積餉為坐困之形。
而募水士從間道搗其廬。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總
兵劉顯者。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
當并聞事。遂治之。于是顯竟奮不顧身。受曾方暑。以
平蠻自効。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

俘賊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
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
學問必溫故而知新。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
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篇簡
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刪定。編定
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呈。雖章句淺
近之言。然亦行遠升高一助。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
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鑣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俞夢麟王應選等及第。出
身有差。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萬曆二年

上命吏部都察院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
門。面加獎賞。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進獻。上以
獻。聖母太后甚為嘉悅。中使馮保謂輔臣曰。主
上冲年。不可以異物獻其好。上尋以白燕送出。
穆宗實錄成。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荅已得封。而獨已土
蠻連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蹇。詔言脩貢事。屢年入寇。
時張居正當國。令大築平賊。修烽火。前後所以授賞

張居正
上疏

事者甚備，虜人犯輒大創去。至是，復建州屬夷完
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賢
與總兵李成梁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
奇，獲牛羊無算。捷聞，諭功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軍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
綸奏上：「御屏中繪天下疆域，列上公而下郡
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名，上命設於文華殿後
省覽。」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乙亥歲曆三年。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王

張居正
不滿意

武清伯李偉請自建墳塋，工部尚書郭賓題擬折
銀二萬兩。上嫌其薄，刑臣張居正等曰：「孝在無違，
而必事之以禮，思雖無傷，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
不思不滿意，不知節富而物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思，
非所以厚之也。贈誥之讀，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
方正宜勿遣。」上報可。
輔臣張居正奏論邊事，總曰：「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
等報稱，建賊二十餘萬，侵犯遼東前哨，已到大東前
兵前糧倉，是火至於上屋。盡慮面諭臣等，此時

張居正
不滿意

臣等已歸，而奏事非廢騎在退之時，料無大事。
請寬。聖懷今據前線總兵官戚繼光稱：「前首久
已解散，時下正議舉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
虜有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
東所報皆屬夷誑實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本更不
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
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
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
借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
此舉指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後常以處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六

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

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皆親麗宸翰賜輔臣及六卿與講經臣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上賜輔臣居正御書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當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保衡華法道古爲世名

實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郊禮新舊圖考疏曰舊禮

者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世宗皇帝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然

皇明通紀卷五萬曆七年

大率合祭者爲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

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夫禮

因時制宜本乎人情者也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

者十年矣而竟定於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

順故舉以歲首人之始也以下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

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

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於霜露之下夏至盛

暑而駢奔於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

義斯爲長矣故世宗雖分圖方之祀而中世以後

竟不親行雖舉奉大享之禮而歲時禮祀止於

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空廢而難行矣况後世乎

臣竊謂宜遵高皇帝之定制事循列聖之攸行

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二祖並配斯於特義允

協於人情爲順

十一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譏

居正

是年王梟復糾誘盜邊東夷長王台與子虎兒罕統

送境上糧車傳致獻俘詔錄梟加台龍虎將軍秩

丙子萬曆四年

皇明通紀卷五萬曆八年

正月六日上御文華殿開講上謂居正曰應禎

以三不足之說誣朕于廷杖先生何不肯居正曰無

知小人在梓妄言故有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

面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不要避怨居正曰

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上曰科道

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上曰朕中言應禎有

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視之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

正又申解一二語上乃雲頰

御史劉臺劾奏居正專擅福引張四維周張瀚爲

植黨居正甚怒見上曰臣之所處危地也言

者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與順悅
下耶則負國壻公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
肯起上爲下御座手掖之上亦怒甚詔下臺
徽廷杖之百遠戍之居正復其疏爲解免杖奪職還
里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七月時歲北不登又多水旱

上數下詔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動督賦益急閭
閻愁嘆盜賊竊發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九

帝實有司加意牧養

十月山東撫臣秦昌邑令居官貪黷竊取帑金及遷
去任又推吏卒金上持疏示輔臣曰此人與盜何
異居正曰方今法紀粗張貪風未止若娶太平須足
官不要錢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耻如此居正曰
惟自恃進士故敢放肆皇上用人惟當攷其功能
不必拘以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僚亦當顯擢
貪賊壞法卽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曰善

時太倉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美金而民間復
苦輸粟終歲動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閭臣請令

歲賜民收拆十分之三實公裕寬民力其兩利之道
上從之

司禮監太監馮保之侄都督馮邦寧時以貴倖使酒
淫市人適遇張居正班隸姚曠者勸之邦寧半駭姚
曠曠卽捧其衣袂同赴朝房白居正居正卽致一帖
與馮保言其侄使酒失儀宜加戒飭馮保扶其侄四
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

丁丑萬曆五年

二月復龍虎山提點張國祥真人之號還其金印
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十

士中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張嗣脩曾朝等等及第出身
有差時居正子嗣脩名在二甲第一上啓姓名援

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也

上在講筵論顏色勃如也贊作背字居正忽從旁
屬聲曰嘗作物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說者

謂居正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

司禮馮保被抑中貴毋與朝事毋輕銜命出使卽出
使備極卑事幸免譴罰餘是內侍皆然上初卽位

與小內侍戲見馮保至卽正襟危坐小內侍侍

上戲者保骨險罪之故官中皆憚保卽 上有所責罰非出保口毋敢行者 上稍長積不前平左右親輒稍短保於 上前 上以太后故不發然心推之五月詔修 慈慶 慈寧二宮首輔張居正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謂舉廢今羣臣貴有頌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舍以木
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獠窟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闢其藩者 國初甫能定之其
皇明通紀 卷五 十一
後馬恭襄撫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滿平至 世宗廟諸獠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 三朝不可撲滅前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者不能決獨首輔張居正推舉大司馬凌雲翼請賜 聖書屬凌計賊許暫歲入帑金十一萬爲助瀕行居正謂凌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今五指北三八寨諸獠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統三十萬人道並進克木夷山摧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

幾百里置郡縣提聞 上賜賚有差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次日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諭若於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
上奉 聖母慈旨遣 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覆奏曰查我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處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鞠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 世宗皇帝以舊歷奉玄始有暫免不決之令然
皇明通紀 卷五 十二
此實延年姑息之弊非我 祖宗審慮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素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之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圖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屬賊天理傷敗弄倫仁人之

所痛惡覆轍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
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且積勞不勦焉禾不茂
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仍見犯罪者身被誅
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于幽
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
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疫之變下或招致凶
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
而已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鞠皆
已果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令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
理不通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貽斃牢獄而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十三

九月張居正父訃音至 上手諭宜慰仍遣官賜賻
銀五百兩綵絹十表裡所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
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一百對麻布五十疋 兩
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上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
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省葬事完日卽迎母來京侍養
居正屢疏守制不允乃上疏乞暫還 諭旨辭俸在
官守制并請預 允歸葬從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大內火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十四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府張居正丁憂奪
情吉服供事縱修吳中行疏言元輔張居正乞歸守
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懃勉
特至此卽 帝主念茲釋茲之虛心奚尚屬但事有
輕有重時有常有變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
觀聽攸關正宜慎重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
安者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刑十九年
餘矣則子之歸壯至強無強至父與其父之從衰得
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照彼此未離而今長逝于數千

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解其苦第一
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棄絕之容粹
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
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計
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家國令甲丁
守制二十七個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區喪有律惟
并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
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
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非祖宗之法也所望以
恤其私情全其大節者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十五

而察其求賢之心亦願皇上擇而用之何如耳
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
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心術之端邪之非
以稽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各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
如輔臣者踵出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
輔臣卽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
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于以憂勞萃
輔臣之一身使其垂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
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上疏皆言其忘親貪
位居正大怒時禮部尚書馬自強曲爲解居正晚而
以一手燃指曰公健我公健我堂院王錫得徑造夜
次爲之求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
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
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十月
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卽日驅出國門
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日
班班者何下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道之琢之永成
是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微不惜
細心寧辭碎首貴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
孝復加錄錄且禁獄遲三日始食解發成爲更幸楚

時鄧元標觀政刑部其妻而跪上越二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

御史曾士楚吏科陳三謨名上疏留居正居正請在官守制以素服入閣謂中陳璘乞休璘已久病貽書馬自強云師相謂宜倡疏留勿遺我各自強嘆曰此老不起矣心先死也

戊寅 萬曆六年

正月禮官請舉大婚詔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戶科給事李涞疏言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不允

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七

上力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敘錄有加

上行冠禮

三月太婚禮成上兩宮聖母徽號仁聖皇太后加懿安慈聖皇太后加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湖廣巡撫陳瓚居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加綏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又伏哭前致詞瓚停居正母生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瓚曰幸一番盼之瓚即起揖謝曰瓚安能重公如公乃能

重瑞耳見有掩口

居正所縣藩臬守巡持廷糸磨鉅不長跪者真定守錢普創為步輿以輟居正既畢葬守巡前居正卧標居正欣然改服上所賜服以御禮成大出金幣勞賞

馬士強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東閣大學士遼東報捷斬敵四百七十有奇總兵李成梁等陞賞有差

五月張居正奉旨還朝召見於文華殿西室上問沿途經見稱稱何如民生何如遊事何如居正

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八

是劉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命復其官予祭葬宗室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是肅宗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

意抑損或自相乖亂不可為訓閣臣擬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等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今至是不足以釋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受者十一事上

請勅禮官集羣臣議者為憲令昭示諸侯王諸侯王既感泣益親上而得厚親疎有體又不至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嗣勳致仕

已卯歲曆七月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嘉靖中河決堤隄
呂崔冲龍崗周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絕
則成決高家壩或決黃浦或決入淺淮楊諸湖忽為
巨浸及其大決從小河口白洋河挾永湖諸水直又
逼泗洲其患且憂在陵寢上以問輔臣張居正
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上乃
降璽書卽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
以便宜欠任責成出帑藏及督所折科漕粟八十餘
萬金不問出入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於治年而
成事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蜒綿
亘殆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其勢既不能及陵
寢又高家壩既塞淮不能奔黃浦皆壅遏漕舟會黃
河歸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
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于輪轉入大司農矣

烏思藏僧鎮兩堅錯求進貢堅錯者即喇化王答剌
刺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為場所尊
禮

詔更定時享祀文

四月詔停錢糧上方以賞資缺資命主計錢
大錢進用京師小民多以為不便聞臣力請停錢
上命罷之

蘇松大水
該年歲次

張居正
調補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
暇請酌減織造段疋上諭准減半織造
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所謂帶徵者
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
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
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
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
臣聞通紀入卷五十四

有司規避累年積逋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
為完舊欠實則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為明年之
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
無已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胥吏愚
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
欺騙適足增絲毫之徵甚至不才官吏兩翼取便漁
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凌其膏血以塞奸
貪之囊橐孰若施賑濟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
上之仁哉臣等愚見今無查舊曆七年以前節年通
項悉行蠲免上允行之

時有戚臣被殺刑侍郎翁大立坐其家俾僕三人磔
呼冤莫之省已而殺人者敗露有旨怒其率意議
刑無辜受戮遂請爲民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贈卹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
清勤積官嘉典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治
高寶河堤稍勞延干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清在
寶應築土石二堤支工銀四萬餘兩錙銖磨美上下
皆不得欺媚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
司令人密促其板墜下救起絕矣尋復甦使入城凡
二日氣絕年僅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
皇明通紀入 卷五 萬曆 二十一

庚辰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
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廷謨等及第出
身有差

首輔張居正服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
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食事居正附太傅從
之
行耕藉田禮

萬曆十四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脩會典

十一月 詔慶民田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
飛說曰影射曰卷說曰掛虛曰過額曰受獻久久相
沿以爲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墾
莫可如何始受其害矣其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
子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而天下盡受其
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
得不請減額而國家又受其病矣聞臣張居正與次
輔張四維申時行請 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
皇明通紀入 卷五 萬曆 二十一

有捷法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故凡莊田屯田民
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好蓋既
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徇困豪民不能併兼而
天下吏民皆與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敷陳 讀烈以裨 聖學
疏曰頃奉 聖諭實臣等以盡心輔導竊以爲遠稽
古訓不若返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
臣等謹屬儒臣時 累朝 寶訓分類編摩曰制業
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等事總計四十四
款雖管窺蠡測之見求究高深而脩德政治之方亦

已略備矣伏願 皇上睿神聰覽電能力行則 聖德愈進於高明而臣等區區之忠亦少效萬一矣
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靈陽莫已復入犯永奠堡我師卻敵追奔出虜寨可二百餘里至鳴兒匿得級七百五十四捷聞會 上春祀併敘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李成梁各陞賞如格
辛巳 萬曆九年

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議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磨穴故事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萬曆

二二三

三月災兒爲右都御史總督劉遠初兒爲高拱所厚有問於居正者謂當去之居正曰兒去誰可代耶已而以功擢總督在宣大十一年人爲侍郎適遠左殺將之報至居正問兒曰速不亥在禍未歟也居正曰奈何兒曰在餉易紳耳居正領之亡何餉道總督缺居正趨王國光速定國光列數堪任者居正稱首曰不有與兒耶國光以語兒兒曰老臣大馬勞苦遠隨日久何苦復出之國光以復居正居正曰兒有宿願未酬豈忘之乎兒曰必欲用兒非加尚書銜不可居正曰當爲擒遠不妄之賞可也竟以右都出

多事

四月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 訓錄畢以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餘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 上俞允

上躬行大閱

首輔張居正請存問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以彰優

禮晉頤盛典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萬曆

二四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五

太學江旭奇訂

壬午 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遣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率教視浙師浙故有募府親兵四千五百人乃故少保胡繼宗倚之起戰功者餉資至廉官廩不貲後稍爲裁縮猶猶月一金時承平久富四者以桑孔爲急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適富錢法不行兵無所得食因相率爲言撫臣吳善言不習兵弗聽令于錢自如乃洵洵爲惡語兵有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萬曆

二點魁曰馬文英楊廷用者遂捕其黨設謀闖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窟辱之兩臺亟爲請命稍稍解然資與自書脫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明日二點魁陽自縛以詣吳及兩臺曰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隄外待矣請司訓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事聞廟議以張佳胤視浙師許便宣行事吳朝選里使張既拜命即促裝朝辭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幾變邇來文網漸密日相厲以束縛弗堪而城中諸櫓各設役夫看守舊例諸土著戶捐錢果

游手充之至是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倚彙有力以免而游手驕犬寡亦絕上虞人丁仕卿素舞文與市僧相結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遂忿然作亂郡中巨賴子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鄉紳曾免應役者因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佳胤方赴嘉禾而警至曰速驅之尚可離因二也促者皆備恐無入色張談笑自如挹臺治事而諸巨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櫓揭長竿裂所掠祖衣幟之哀白办而向官司可二千餘張乃從說率乘肩輿出迎謂之曰汝曹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二

母反反則天千後六師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此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詎司府縣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勝散而氣益張乘夜後大掠諸巨室且憤火光燭天其量與巷哭聲連且張乘燭坐堂卓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焚之則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戡哉自計日還可使也烏合可刈也遂命游擊徐景星偁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畏夫驍汝成而不使汝一

飽女寧無快快也。今者使汝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于亂成矣。快無他勞。不可以汝曹。倒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汝功。衆踴躍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黠魁謝。必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汝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賈有賞也。卽不幸。死矣。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稱叛卒乎。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俾營兵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萊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

皇明通紀八 卷五 萬曆

三

之官巷口。又敗之章家橋。遂擒捕丁仕卿等百五十餘人。要諸司同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梟之。轅門餘悉放歸。合於是諸公賴子皆潛匿。解散不救。復吐氣矣。張固念此。得李。猶未屬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樹于營。曰。還而餉。不以錢累者也。咸帖然服。又曰。二黠魁始鼓衆。怨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叛敵。汝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貴家欲贖。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索。衆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黠

也。而又責我。張既已廉得各營倡亂者名。乃命顧養謙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等。至臺詰之曰。汝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汝故自新。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膳食而驕于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及索。夫復何言。又斬之。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戮汝。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國吏民懼。呼。浙自是無警矣。張疏上聞。上大悅。遣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起還都。其監司顧養謙而下。還齊有差。

皇明通紀八

卷五 萬曆

四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三日。其出五車口。桂星以南時。首驍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計聞。上大震悼。兩宮聖母及肅王。賜賻優厚。贈上柱國。諡文忠。子一子尚寶司丞。遵官。諭祭治葬。如例。復詔太僕官護其喪歸。

秋七月三。吳大水。

陝西旱。

上初重江陵。御札不名。以倭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奉臣諫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江陵破。餘威尚存。言官奉事。欲稱元輔。則碍新

政張肅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未幾而張肅
遂無所不至矣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號楚漢翰林
一大條爲記贈之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燒九卿給
事御史投刺入至四五徽侯綬帥延飲必上座後事
敗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
拾矣

神廟宮中自號禹裔故已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
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至江陵疾有疾高者妄傳江
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梓擘謂江
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高遂落職

皇明通紀

卷五

上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妃所出也詔赦天下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飢殍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
坑三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俄歿頭插
草標上街自鬻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縊歿
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歿將渾身衣服賣盡只
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歿官差
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
滿坑臭穢韓王念其節義將桂花紗衣一套救之婦
言我夫已歿我何處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歿
是年王果既諫其子阿台叔投退加奴仰加奴勾比

卷六

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

十月禮部尙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

莊

癸未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儀等三百

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儀劉應秋等及第出

皇明通紀

卷五

六

身有差

是科選庶吉士史夢麟等二十八人

加上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仁聖上加康靖

慈聖上加明肅

陝西地震

六月浙江巡撫張佳胤奏請悉減織造以寬民力

八月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而太倉銀庫歲人

甚火戶部疏請以蠶之有餘補銀之不足爲一時權

宜之計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

關臣申時行等因議折三分之一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

十二月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偉建言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慈寧官火

李植孫

御史李植孫馮保十二罪先是太監張誠見惡於馮

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誠密請保所為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密橫狀聞李植因而論之上遂執保於禁中御史江東之亦疏論保罪狀因請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

皇明通紀卷五

七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海河李成梁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李成梁用火攻亂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秦謀海是役得級二千二百秦捷督臣周詠撫臣李松茂成梁功各陞廕

是歲還加奴仰加奴乘水堅復糾虜大掠把吉諸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密與總兵李成梁計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死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

因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繼為號案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如今必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劍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劒砍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橫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馮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還加奴子元孫李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藏焉共得級三百一十一李成梁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賜爵有差自是海因警服

甲申萬曆十二年

皇明通紀卷五

八

四月御史李可立追論張居正罪惡詔奪其官及謫遣副都御史丘樞中貴張誠籍其家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二千兩白金十萬兩長子敬修不勝恥自誣寄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篆傳作舟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敬修自縊外家人從死者十餘人自居正沒後朝士更易殆盡攻者氣銳莫可解閣臣厭之雅陸光祖正言推抑一時引重初光祖為小卿以事候居正于朝房諸大僚候者無不屏息立語光祖獨索坐居正不喜又調護劉臺傳應祖甚力因收折事與居正力辨居正大志尤祖正色曰相

公奈何。詔拒人徵及居正敗無附和時局語人皆服其特操。

五月，潯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有欽定，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刑部尚書潘季馴等疏言故臣張居正、蒙旨抄沒國法已正，眾憤已平矣。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同，子孫之戚，相繼懇乞。聖慈保全餘孽，帝憫之，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意。

該部便行文與撫按官知道。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刑部主事董英冰阻內操請邊方

六月，御史沈時敘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因上疏乞休，上溫旨慰留。

樂平知縣周祚以給賞款變軍士詔逮之，閣臣救免。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定從祀學宮，與儒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順義王黃台吉、疾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各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以三娘子欲令已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收比妓。

爲妻三娘子各略也。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光是三娘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與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酋次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娘子意欲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沈老酋何用？乃命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耳。於是娘子通利害，乃歸之。及黃酋次，扯酋當嗣，洛又論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娶則封不誣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

是年，祖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皇明通紀卷五十五、乙酉、萬曆十三年、四月、御史鄧鍊請停止燒造磁器，特賜停減、時民間苦旱，上焦勞疾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六月、慈寧宮成、八月、慈宮完美，宸衷悅懌，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還御新宮、上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騎追至，經案甚夥，多不核舒化爲刑部尚書，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爲若

好以已爲是代有司事也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得緣是以備罪 上領之

露王府卒爲兵馬史目鞭笞王奏之 上怒遣史目詔獄掠奪繩其捕卒七人化奏曰史目雖微亦命官也今縣府卒以難過矣奈何波七人盡矣乎得旨釋之

封壯力克爲順義王哈屯比妓爲忠順夫人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遂起南京右僉都御史五月抵京乃置冠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

皇明運紀 卷五 萬曆 土

下拂賦差煩苦官吏殘食此皆弊未易爲未知能如願否耳至日親者校道路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最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閣大臣及歸本于君身表南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淡談三遷皆特簡也南京爲華聖地官號吏隱右都總長御史稱獨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積重歲月且遷北矣瑞以爲御史職糾舉表百官南上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爲約東諸御史皆嚴

海瑞

且暖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即論一人至逮訊獲職又有一御史爲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稟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爲大宴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展頓絕往時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肯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

皇明運紀 卷五 萬曆 土

房察爲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狠藉吳人號爲倭房公而擬阿房官賦以志恨竇故知瑞蟻食不少借疑將發摘者逆爲疏劾瑞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供職奏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極其誣詆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察貪污狼籍私案巨萬數者欲吐瀉同臭穢聞海瑞之

風宏塊然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嘆之。且天下爲寰
甚易。爲瑞甚難。寰宇食養之利而反笑瑞爲迂拙。臣
等之所痛心也。惟陛下幸察後。哀大敗露。罷職。又
以侵官地。至削輔。

丙戌 萬曆十四年

正月。皇第三子生。遷其母鄭氏爲貴妃。刑部主事孫
如法奏。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開進封。鄭一生子。即
封貴妃。何以釋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則羣疑定。
上怒。降如法邊職。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竊惟同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三

本係于元良主。雖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
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皇上受天眷命。自萬曆十
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今。麟

趾益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安在于並伏望。皇上
深惟國家大計。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
之望。

輔臣申時行再乞。宸斷。冊立。東宮。

科臣姜應麟沈璟請冊立。皇太子。上怒。降處有
差。科道臣各疏申救。

上諭。關臣去朕。覽科道收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

之降處。非爲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切
長故。先掃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
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
卿等出票來者。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
克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弟宏道。中
道。俱進士。有才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
身有差。先是。內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
第三。而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國徽州人。音楚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十四

上不懼。置二甲第一。而擬進士。故末卷舒弘志爲第
三。弘志巡撫應龍子。年少。策奇麗。而詞多譏刺。時政
且侵言官之橫者。大臣恤而不取。顯置之於前列。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上神明。且得人也。

遷應吉士李春英等二十二人。

輔臣申時行等疏曰。竊見連日以來。屢覆四塞。伏蒙
皇上特頒宸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今諸
得而略蔽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夫賦稅有定額。催
科安可已也。數年以來。求見徵。徵併督于一歲。或

本色折色。並徵于一時。有司畏懼。查叅。惟圖避免。生

息休養之無術而輟官撻楚之日聞民安得不困乎
竊以爲宜令司計之臣積寬文法分別重輕酌量緩
急庶幾催科有撫字而民受賜也二曰徵派加增之
害夫國費有總民力有限譬之負擔力任百斤者不
能任一石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有用
不足而增者方今財詘民窮惟正之供尙不能繼額
外之派又何以駐竊以爲宜令各該衙門漸次節縮
因事而增者事已卽裁之不足而增者稍足卽罷之
嗣後更不加派如此而民力可少蘇也三曰刑獄繁
多之害夫兩造聽訟期于分辯曲直理枉伸冤已耳
近來問刑官員或濫受詞訟或多入罪名有一詞而
破數家者有一事而累數十人者甚者立斃杖下瘦
灰獄中無辜之民良可矜憫宜令有司受詞問罪各
務公平無以贓罰積聚爲詞因而假錄科罰如此而
民命可全也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夫一人耕織十人
聚而衣食之欲無饑寒不可得也況今十人作之一
人用之作者愈勞用者愈賤欲無匱乏其將能乎宜
令大小臣工悉尙簡約尤望皇上以身率先克儉
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袍服再加量減江西
未完磁器悉與停罷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德意必

有不令而行不嚴而化者矣其他妨害民生之事不
可枚舉伏惟 聖明裁察

畿內大饑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聞臣請急安撫流移禁
賊攘奪

十月聞臣王家屏守制回籍

祀賂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蓋蘇紫溪濬以督學批
行而胡元瑞請之也

南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
孟麥飯下同齊民于諫不忍且 文皇帝嘗命以天

不祀于德意未稱宜 詔禮官定議或祠食懿文太
子之側

丁亥 萬曆十五年

正月申時行等請禁邊疆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
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期以舊歲迎春日據城舉
事幸有移賊一人出首當卽擒拿首惡六七名其餘
隨發隨捕未至猖厥此誠 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
但今年歲能數人民流離飢餓切身起爲盜賊乃理
勢之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爲然前 勅旨申嚴保

甲、每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頃者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饑民無窮即如山西饑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朝廷焉得入人而濟之惟是隣近協取市糴通行米穀灌輸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訪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閭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爲變也臣等以爲宜禁止通糴之令講求平糴之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七

法各該地方聽商民從宜糴買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或不至嗷嗷待斃河海思亂也

癸丑詔傳午朝百官踰殿趨朝禮部鴻臚寺俱罰俸

關臣申時行等恭請並舉 建儲 封王吉典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先是李材爲鄖陽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鄖陽者年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爲典據營兵皆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既參將署爲書院擇以是月朔興工營兵梅林王所鼓衆譟亂毀學牌位材閉門不出潯州人王鳴鶴以

新選守備至調參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鶴具廷恭禮甚肅參將止之鳴鶴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然起立鳴鶴因諭之教以擁參將詣督府謝罪鳴鶴亦隨請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材領之兵所請十二事材俱唯唯鳴鶴止材勿一舉曲捕材不從鳴鶴請委令矢統兵士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鶴伏劍逐部膽諭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爲計衆皆感泣已而材下所允十二事於丁副位議丁惡鳴鶴之有定亂名也厲詞責參將米萬春言軍士所請之非分不許兵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八

士爭入求辨門者謂之違大詔譟丁走匿破虛中鳴鶴聞之單騎往喝曰汝真反耶譟爲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通鳴鶴匿丁於參將室中夜亂兵圍參將第聲言必欲殺丁鳴鶴請參將家丁三十人擁空輿出城有送丁剛使下船歸襄陽鳴鶴身自前導賊不敢逼翌日請李材終開撫之事實慈未罷鳴鶴以他事呼梅林王所等十八人入城縛之以肅亂衆帖息

十二月關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

是年 上止關講一次

是年那林孛羅引西虜仇怨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

素我兵往援國解

是歲南京都御史海瑞病作屢疏乞歸上皆不允

竟卒于官俞都御史聞人王用汲入視焉悼歎有

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

雖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

衣冠獨櫛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雨泣動天簞食

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

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歸

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

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詔贈太子少

保加祭二壇賜謚忠介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五

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六

太學臣江旭奇訂

戊子 萬曆十六年

二月 上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
惡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 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
觀政要

三月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
皇帝是錄

時黃梅賊首梅堂屠三漢劉汝國余孟新四人創首
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李家搶掠事聞撫按斬州守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徐希明暨楚撫約南操江令兵勦之生樹余孟新及
劉汝國餘黨悉平州判陳策次之旬餘獲其尸身中
三鎗面色如生

四月直隸江浙大饑南通州數百人邀搶米來人船
餘縣數百人搶民間糧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糧稍
遲即將衛官圍擄倉官細射慈縣縣生童二三百人
擁入士夫之家迫脅借貸事聞 命撫按嚴法懲警
首惡以靖地方因下弛平糴之令禁遏糴之風以甦
民困
嚴嚴雲南冒功之宜先是雲南巡按蘇瑋上言破緬

之役皆蠻莫思願諸酋功兵備李林以罕襲頂請援
糧兵一千未至中道聞夷罷兵會有夷商三十餘艘
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故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
割首抵緝上功幕府妄稱萬數書奏 詔遣材等巡
撫劉世曾自劾不能簡發及科道嚴實命降世曾爲
民材與游擊劉天偉俱以詐冒坐棄市罪下獄聞臣
論救不允

順天舉子
黃誠

國六月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稽
止五篇李鴻文理難通潘之偃茅一桂任家相李昂
張毓塘噴有煩言而王衡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生公覆試

內閣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
高桂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
人其一名王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
同茅一桂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
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
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之曲避嫌疑是以鬼
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之營求進取是以盜
賊自待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請但行覆試爲臣
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

已甚而其知臣男亦不爲不深矣然臣顧反而思之男試則嘗試疑則當疑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清朝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臣奈何輕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之世臣社稷之衛卽今我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應士當世不以爲嫌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書應舉之途伏惟皇上越此覆試未行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臣男之或黜或留必無愧色也

皇明通紀

卷五

四

三

詔禮部會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看得七卷文理平通一卷文理亦通奉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都准會試

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臣阿從失職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救疏曰昨見御史馬象乾論臣等阿從失職臣等當卽出閣自陳待罪此非矯飾蓋具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則聖德有光今日元輔時行忽傳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問臣不勝感懼已具揭陳救外竊自念臣之進用原以

先年張居正爲奪情事起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能出頭諫讓居正回諫言者以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夫皇上本以件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卽以處居正之事處臣臣今日卽歿何以辭張居正之鬼責哉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上怒發鎮撫司勘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閣臣王家屏服闋有旨召用
已丑萬曆十七年

皇明通紀

卷五

四

四

往敗劾汝國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斬黃問白晝張蓋八縣治開倉庫取富民粟散給餉民官兵逐之往吳楚兵大集吳淞把總王夢勳將三百人最後至深八爲賊所敗幾殲賊置之而去其屬袁國臣誓衆復前遂大敗之奪其若汝國受服道金堂寺生得之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伸干獄時王錫爵子衡以真才居解首高後等疑之形干章奏已經多官覆試衡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朋奸疏劾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救之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尙書許國掌詹事府吏部侍郎王家屏克主試官取陶堯齡等三百五十八

三月，廷試鄉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考選庶吉士王肯堂等二十二人。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視朝建儲。

十二月，禮官請舉禋祭，上以玉體未安，遣官恭

代大理評事雒于仁疏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思宋

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遂撫貴州都

御史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三面聯播，士大夫率謂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五

播僻處西南隅，夷以千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

赴川黃軍門調有微勲，剪除未爲長策，以故獨撫按

並主撫而貽主勳，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

蜀不赴黔。

是年，慈寧縣有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而

高有一尺，血腥澀到船上，船卽出血，澀到人足，足亦

出血，約半時方止。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關，中有藥王廟，王卽扁鵲

州人也，封神應王，是歲上玉體違和，慈寧皇太

后禱之，立泰康軍爲新廟，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

能醫者附焉。

焦竑上養王面說郭明龍不平以爲當衆爲之。

孫一謙溫麻人爲南都司獄官，能不以獄爲利，于因

甚有恩舊，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

給，又軟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卽訟繫四初入

獄，獄卒驛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

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

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

時時見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饒

者，子囚飯之半，囚得不炊，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六

曹即視獄，因有苦故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不

食我，是時兵部侍郎王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

臣，久之刑部尙書楊李陸光祖侍郎琅邪王世貞皆

加歎異，欲爲之地，而一謙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

矣。王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

欲低，體有苦處方畝地，補不能作數行，喻蓋紀定也。

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還轉非其道，作文慰勉

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船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

爲某地主者，與之應，妻于曠之不數日遂卒。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烟反，高先入貢，且以斬繁夷

克五十乞陸賞是年竟與都督秋以此遂雄長諸寇
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勦巢必
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雖視之後稍饒食張
海色失諸酋及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藏叛
夷懇祖父殉國崇以都指揮驟崇崇與南關坪心
固已騰踊張矣
庚寅 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

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申時行計國王錫爵王家屏

四臣于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叩首問安畢

皇明通紀

卷之萬曆

七

上以鍾于仁疏手授時行

天語諄諄辨析其妄誤

時行等懇請寬宥將于仁原疏留中以昭 聖度

上復諭時行等以任勞任怨時行等固進云近來

皇上朝講補疎外延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靜攝

臣等亦不敢鼓數煩勞 起居但一月之閒或二三

大或三四次閒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

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脚

軟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 謹立東宮係 宗社大

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

崇禎
正在今日
上崩於外

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
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 皇
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安今出閣讀書
上曰也要生來聰明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
成人雖有磨砢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
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
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數十丈許 上復
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
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內立時長父
司禮內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 皇三千亦至但不

皇明通紀

卷之萬曆

八

能離乳保遂役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

在榻右上手携之 皇三子俯立一乳母擁其後

時行等既見因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

仰見 皇上昌數之仁齊天之福 上悅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

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

兒亦五歲尙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稱前熟視

皇長子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

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矣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
成器 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

三月，許事繼于仁，告病，特旨着爲民。

六月，虜入陝西，洮河邊外皆蕃族與虜隔絕。國初

設茶馬司，與蕃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

後常抄掠諸蕃，不能支悅，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

天巴。于是虜騎鼓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驁，擄莽

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

奎，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奎卽單騎赴之，不介而

馳，虜人初來，持鎗自白，奎輒拔刀所之，虜大譟，射奎

創甚，還營，舁之。臣檄大帥劉成嗣擊虜，不勝，虜遂入

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

呈明通紀

卷五 前督

以戊辰，尙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切責關義，趨之東

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市，賁送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召見閣臣，申時行等于皇極門內

暖閣，示以趙可懷奏云：虜王過河，侵犯時行等，以虜

欲搶番，聲言內犯。上曰：番人也是我之赤子，督撫

官受朝廷委託，平日所幹何事，不預先防範，到虜

過河，纔奏可見邊備廢弛。皇祖時都全重處矣。上

又曰：近時督撫把將官輕賤率制，制帥但有功，然

督撫有陞有賞，都認自己之功，及至失事，卽推與將

官，時行對曰：督撫只是調度，職定川武官。上曰：

特賞亦宜

文獻內
城古相
有三

三反案
特免之

古時杜預諸葛亮皆談將兵立功，時行對以將材難

前日有御史薦二人，其一原是材，其一又老矣。

上曰：趙充國亦是老將，卿爲朕股肱，用心分理，廢弛

不止。陝西時行對以款貢二十年，保全生靈，何止百

萬。上曰：款貢亦未可恃，若專事媚虜，使虜心驕，意

大豈有厭足之時？時行頓首出。

八月，次輔王錫爵奏陳安撫定計，疏曰：方今文武內

外之事與古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

事則不懼，今則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史恬卒玩甲

敵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

皇明通紀

卷五 前督

鎮內警則退。朝震怖惶，受止辦，嗷嗷迫尤，首事此

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冒言征伐，今則

不然，武官在費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險中

觀圖爭險，出塞之功，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

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

彼此支吾爲熟套，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犯邊一事

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相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

不戰，皆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三反者，乃

安危得失之大機，惟皇上留意。

九月，詔停刑

易州人周言張世才上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好民竊取爭鬪請立官開採聞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致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將月朕自有自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耶激耳豈有謹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千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激脂者蓋此輩心懷無失志欲來榮不思君上之

明通紀

卷五

上

疾但慮身家之望固于此時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已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離間父子之天性以成已賣直圖報之進志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朕于所奏一槩留中不發者怪其助激播弄過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別故至于鄭國泰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我朝戚臣未敢有干預國政者而國泰出位妄奏朕姑且容之耳其違儲之事還候自行不必又有陳情徒費紙筆欽此 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請便于明年冬傳旨冊

立如再來煩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

十一月十九日 聖母萬壽 上出臨受賀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有 旨准致仕

于肅慈諫改諡忠肅

辛卯 萬曆十九年

正月時當 廟享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原任行太僕寺卿今被論降調熊瑞祥本內訐稱御史崔景榮諸事 上傳諭閣臣云御史是朝廷耳目

他在外邊鬧了聲息却便規避反著總兵護送他以致失事庫藏錢糧他該查盤及奉來私自饋送罪尤

呈明通紀

卷五

上

重子祝大并該重處他欽此

三月宋繯病求罷不允繯商丘人老成練達有古大

臣風初石星代繯為戶部欲振刷奸竇以清儲蓄一

日與繯特滿同生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

省黃金若干繯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

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生侈心星默

然一日有旨及大倉陳腐若干明年清糧可收折者

繯曰大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

從何指置言者亦阻 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

臺諫餘陳即曰此套子也繯有直言激切指斥棄衷

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微書名耳卷而封之千機
行皆精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實事大臣所不及者
宋通判懷然曰時事得失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
心事可怒及言官畢竟是有敬者若一弊不理就如
癰疽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此後數
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曆之政遂衰人咸思宋德
之言

二十日彗星見而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
在東北方室宿度分尾長約三尺

天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疏曰昔孔子大聖尚稱
皇明通紀 卷六 萬曆 三

飲酒無量何損于德但以攝生常理而論凡外克常
內必虛虛必生痰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臣
每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爲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
濕何如真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悔悟以此爲第一義
臣聞孔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獲
遠之則怨此言難養惡愛甚深幸 皇上拜念今民
間尚有宅禁以被除不祿稼禾斷穀不入臥內堂有
皇居清閑之中而至尊乃日耳呼暴之聲目近腥
穢之氣者側聞先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抑
火戒怒南無懺悔之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

傳德以此爲第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
言事在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情之所便古帝
王以爲獨一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之憂危故早朝
晏罷抑情瘁體爲天下也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數
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強臣聞惟天子得
以祭天地故諸侯卜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脈
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爵貴可接者臣聞天子謂之
官家官以官爲家不以家爲家也今太倉之儲謂之
內帑官卽此是天子私藏無他私也運者 國儲耗
竭邊費浩繁諸司縮手不敢輕議蠲賑無非爲 皇

皇明通紀 卷六 萬曆 三
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析一家額進之外又有加
運此在處豐易處之時且非今與況儉歲乎在凶用
偶乏之際尙曰權宜況本無之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
與奢而用之不經適猶不及耳自天子達于庶人憂
貧者未必自知取者必先于幸 皇上思之

八月太白經天
十月朔部大臣合疏請建 東宮時首輔申時行在
告而諸國等猶列時行名者皆以諫 有旨切責時
行因具密摺辨明在告未與其事中書舍人黃正寶

遂摘揭中語劾時行奸詐可據 上震怒廷杖正實

一百爲民

禮科羅大紘奏內閣所下時行密揭辦明違儲公疏初不與知但云社稷之計裁自宸衷毋惑羣言已奉旨諭慰科吏白時行欲觀御批遣人取回原揭臣誤許之徐日稽留臣造門索之遂拒弗與夫青瑣森嚴而使給音洩漏臣罪何辭但時行通其辭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內交高廟神聖必陰殛之有旨着大紘降邊方

禮科胡汝寧言公疏始上許國竟首時行此國之失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三

也聞帖不必送科送科未必無意帖既落科亟令索回不欲傳抄見成心矣此申時行之失也乞嚴論二臣謝和以全終始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可素繼應秋主事蔡時與御史章守誠發一本谷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免之

大學士許國乞致仕許之

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之矣東安城走郎中項德楨過公署策曰民方惴惴未可舉止國門治具合樂徐進吏聽諭乃定

是年石商奴

禮部尚書趙志昇吏部侍郎張位八東閣

王辰 萬曆二十年

二月丙辰拜時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賜爲會長劉東賜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時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爲衆積糧十八日東賜糾黨入帥府曰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黨繼圖變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偕之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積中璫拜謀劫總兵張維忠以和餉激變報二十五日復索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二六

勅印維忠與之因自縱東賜遂于翌日在總兵任職拜主謀據城僞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王文秀等雲左右參將因扶慶王代請責罪承恩乃勒兵徇玉果營剽中衛衛廣武參將熊開臣等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獨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遣黨王虎等隨掠鳴沙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子龍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盛納充主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三月間總兵李勝承總督魏學曾徵文淵總兵進剿別道游擊盧式趨鳴沙州張弼兵陷河扼城南渡

戰獲賊千正等八人及虜船十八艘賊鋒少挫李昫乃分發渡河剋復各營堡廣武爲游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寨圍堡靖虜參將吳繼祖轉中衛勦捕王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子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斃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李昫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迎虜二十五日虜着力兇打正等引松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虜聲言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已與哮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辭疑胡服糾虜攻王泉急二十九日哮雲引着力兇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來併傷驍賊具款壩虜遁走塞李昫等既抵鎮城賊千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湖湖成賊無翼望日許朝土文秀脅慶王至東城土樓乞誓罷兵願縛獻首惡承恩于南城還謂我軍中都司李銀曰吾父出萬死爲國捍虜蒙恩至上將攝臣朕削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自惡

具在乃不罪倡亂罪載亂吾寧保此完城結何奴自全耳國投詰勦城下賊既甘言求款會軍中樞樞悉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促駕餉調延緩莊混兵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城下整濠監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賜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據我糧堡二百餘車二十九日中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木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十五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領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譎降以張傑管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于二十四日單騎往覓被繫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是時頗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橫恣迄無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劄一申令違者立新以徇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備顧天堦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王象節等十八人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西及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邊接壤修貢滿夷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儒不得戰其王李昫酒千酒而優酋聞白平秀吉起人奴襲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因聞朝鮮弛備千四月

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等、擁舟師數百艘、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棄王京、今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綠援之、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帶神炮火礮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檄糧自辦、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于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二十日、並逼城下、呼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元

率將馬孔英等先登却敵、遂拜入城、擒斬百十七、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看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援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山西兵、唐集軍聲益振、自是之後、賊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詔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六月、忠順夫人三娘子上書、鄭徵、以洮河失事、謝懼、七月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殲、史儒、从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命兵部尙書石星、度越

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下是游客沈惟弘、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惑之、以待郎宋應昌爲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替畫、石星以沈惟弘可佐、緩急、題假游寧赴軍前、請金行間、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炊相屬、翌日、賊數出身、師逼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饑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三

相繼、賊以饑民報、爲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賊竟不應、虜亦數關、人李剛堡會、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或于招撫、詔罷秩、以夢熊代、賜劄如之、十七日、夢熊任事、申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侯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兎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勦兵、遣裨將李望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助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劄斬補腦二人、會麻黃、李如樟等、皆會張

左右翼夾攻李軍半壁二處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獲虜級示賊賊爲短氣

九月三日奉將楊文提浙兵至巴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者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受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慶戰而李如松肅如黃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遣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縱張條下城懸賞欲總督陽許滑論呼皇明通紀卷六

卷六

三

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聞念追東賜顧足歎口遂至是耶伴爲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頸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賜顧皆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肅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軍夏巡撫嗣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呼氏尙多擁者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呼氏以賜劍從軍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調梅御史出塞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呼氏家呼氏方與牛乘馬飯聞承恩擒乘馬趨出呼氏欲拒殺如松給

簡令卸甲拜倉皇繼聞皇自然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新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宣等總督慶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詔建前總督魏學曾得免爲民已便與致承恩等獻俘

禮部尙書李長春請冊立不報尋罷去

十一月詔承恩極刑承宣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塞逝土客中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

慶熊右都御史慶一子世錦承正千戶朱正色右副

皇明通紀

卷六

三

都御史梅國楨太僕少卿各給一子世錦承正千戶李如松左都督廕一子世錦承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官保示賄庸加蓋署都督同知廕一子世錦承指揮食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乘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尙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承正子戶而肅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貴制勅庭貴尤異總云

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

上調東征將士與各將發同金十萬兩餉慰且重賂賈格先是宋應昌召山海關士馬無糧徵調未集而

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西謬信惟教應
倭西向南所羽檄徵兵七餘萬至者半請置三軍以
副將李如相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于楊元
急趨遼陽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教歸自倭稱行
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多詐
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教標營于二十五日督
師渡江

建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則
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將羽檄徵天下兵
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西番啓

皇明通紀

卷三

三

行幸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
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關下巡撫王繼
光乃一意主動尋得旨戒毋貪功妄殺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七

太學臣江旭奇訂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六日抵平壤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猝退是夜倭襲李如相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創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輕麗兵令祖承訓等偽效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發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懸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

皇明通紀卷三十七

師裝露明盛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相等隨後從大面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踵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擊鼻端出火應兵急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賀首後勁已蹙突斃于燥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獲首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衆于火及從東城跳開無巢腥聞十里十九日李如相遂奪明城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崔成鏡道爲倭酋清正拒守闕開城已破則並奪王東王京爲

朝鮮都會咸鏡忠清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衆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外護亦欲倭竟中鈞墮爲倭支解李如相李寧等乃益速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矣天且雨我師乃退駐開城

閣臣王錫爵還朝謹瀝密試請立東宮疏曰方今國家之事莫大于建儲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

皇明通紀卷三十七

小臣激貼改逆而皇上親發人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羣臣不得激貼再改于是羣聲寂然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顧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舉行之典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恐皇上機務殷繁簡貼未暇以至稽延日期遲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貼而改遲今以何者而又緩是非蜂起道路喧譁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皇上按壓矣臣新從外來自行密議以實渙汗之直不欲使外廷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轍

故此疏手自磨寫不示同官。皇上一覽之後，乞即
越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降諭，決在秦月奉行。
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則曉曉之
徒皆咋舌愧歎矣。奉聖諭，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
今銜寒馳驅疾趨來京，忠勤可嘉，朕心欣慰，欲出與
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
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令
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
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尙少，倘後有出冊東宮，平封
王乎？欲封王是背違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
明通紀 卷三 萬曆
故朕近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降一
併封王，以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並封疏曰：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
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撓越倫序，致啓
爭端。今皇上嫡子尙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歲，
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遵大
奉行，臣思皇上所慮不遺焉。中宮耳，而此事甚
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
命焉，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

后養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
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嫔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違位
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遲久以待將來未定
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皇長
子既以中宮爲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
加封，上則使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己出爲
嫌，下則使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
嫌，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尙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若可以曲全恩義，鎮服
人心耳。奉聖諭，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
明通紀 卷三 萬曆
與有一代之制，我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
之意，豈敢背違？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真，誠
朕今擇卿所擬前論，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爲朕家
事實，盡費心特諭卿知之。
禮部欽奉聖諭，將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
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
並封聖諭，疏曰：昨者臣歸至寓所，忽有六科給事中
中一齊來見，盛稱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三
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貴臣蒙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將來萬世誤

國之罪者歸于臣。一昨去年以前原無特頒之旨而今忽覺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諸臣累次陳請甚至以此得罪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服之而今結局止此家口安能遠服三則歷朝儲位嫡出無幾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有待嫡也今不決近事而遠引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急勸皇上照此而行早定大典也二十八日奉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並封隨該卿

皇明通紀

卷五

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偽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捨常例後有悔將何以處原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見之其于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

工部郎岳元聲草擬將誦通儀制司郎中顧允成跪納陸至遂聯名上犬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在盛年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遲誤大計疎入刑科王如聖光祿丞朱結京就繼上維京職云

時授同知

皇上命及中官員屬中官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遵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臣恐中官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咨之錫爵錫爵不能如李必之安曲叩請如自擬勅難以厭中外之人心光祿少卿命杰丕王學曾僕耶陳泰來于孔兼又繼上上怒王朱誦茂杰學曾爲民元聲允成納陛得寬員而並封前旨未收元聲與張顧于陳暨李啓美曾服職鍾化民項德禎面詰錫爵於朝房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詔已草除挽回二字別無商量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

皇明通紀

卷六

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錫爵曰初意皇長子出與三千五千等戚亦自有別元聲曰等戚微事非關臣事錫爵唯唯

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三道進前頭裏山等隨屯白石口應龍伴今當移居等約除因被番兵搶奪衙門萬壽齊賀都司王之翰軍覆餘殺傷大當會繼光請罷即撤兵要乘機進擊蓋送師傷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繼龍因上書自白上謂本前朝廷原無意於撤大兵一語自總督門請然今御史報與本前奏機關迥懸

殊行嚴查奏母姑息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項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決詔遣兵部侍郎邢珍總督以車駕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屬携黃白金入燕行間爲原奏何恩執詣泰江縣二月間臣請會議冊典不允復請面陳冊儲事體不報

閣臣王錫爵疏爲自省各諭失詳聞言愧服懇乞天恩容令認罪改正奉聖諭昨卿懇請召對其悉忠懇朕非不使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誦不知皇明通紀卷三

足何人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取爲臣下模範諸祖度調國機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若是既屬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合恐欲商量別處之法不可盡棄激憤以事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必俟二三年中官無出再行冊立

閣臣王錫爵請定冊典以信初詔朕曰今幸聖心洞然截止封王之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奉臣自可無言願臣私通計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此奉臣之所以疑也皇長子始生

之時業已爲之獨單覃思乃明以皇太子之禮待之矣此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今年十二之後却及別尋題目虛儲位以待嫡子此奉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宮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朝者紛駁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故臣復苦勸皇上既有此合恐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冊立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寧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執事哉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

處之今疑君銜上愈甚制制特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解其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特中官有出無出希覲望恩盡或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後有小疾自昨冬已而朕矣其冊立已有自了卿不必附衆疑阻閣臣再請定冊典以息羣疑疏略曰八月初疑皇

口不明也。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曰：爲皇上千思萬慮，絕不如亟行。冊立以懷之，固其懷而處之，何人復敢爲疑侮哉？爲黨附至于覃思之典，請一切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爲希冀至于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聞。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諭禮官從隆具儀，上請庶可以少安人心矣。奉。上諭云：豫教還候旨行。時諫者言王京俊二十萬，且聲聞自楊帆入犯，經略宋應昌、益徽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閉金二

皇明通紀

卷三

九

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連祖承訓等，以萬眾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花大同、江接翰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祿、龍山、舍散果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馮成土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禮部郎中陳泰來、附極邊雜職賈嚴、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降三級調外任，皆以攻訐。臣故也。東師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不復調款。及碧蹄敗，頗氣大索，人煩師絕，咸海氣蒸，滿庭瘴，遂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倭款議始用

而倭獨糧並煙，衆生惡瘴，其酋行長亦德平壤之賒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經略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送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還李將軍軍，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討乘間擊情歸，而倭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則將劉綎、師兵五千趨尙州，島嶼、嶺廣百七十餘里，懸崖饒削，中通一道如發，灌木叢雜，勢不得成。列倭前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露間道踰槐山，出島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我師

皇明通紀

卷三

十

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徵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明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譬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望而卻授之，存亡與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復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加倭視我兵疲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漢、蘭白之國，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收朝鮮，非鄉鄰關比，朝鮮西則東保，蘭建並無

同治庚午
夏四月

庚京師聲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卽議撤安少需時日俟倭盡歸置留防戍部援南兵暫留

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閣臣請進講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繁臣李材

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六月沈惟敬歸自金山同倭酋小西飛單守來請款

而倭隨犯威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

漢江爲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

命李平胡查大受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經

皇明通紀卷之四

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

張輔之謂倭聚金山原伴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送

無故請旨非人情今倭犯晉州情形悉露安節制征

勦遠鎮都御史趙燿亦報欽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

九日倭從金山獲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又

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羈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尙議

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略尙志南兵二千六百合

剿遠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尙之大丘而本兵

謂留兵萬六千復轉餉非英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

議撤兵省餉前後異同終無堅決

七月星變羣臣上疏請上出御朝議時彗星漸近

紫微垣紫微垣者千象爲君故問部力請

皇帝勅諭內外羣臣頃者皇天垂戒災異薦臻朕

仰承天心仁愛且威且懼已齋居思過及已責躬

兼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窮屋之下邊

方荒撤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以干天和是用痛

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

縣兵餉增加亦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

煩詞訟以利賄賂或重稱收以取餘羨甚或精通之

稅已蠲而復征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爲精

皇明通紀卷之四

采以剗勸爲風哉沒得者市惠以文義問岸有偷安

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輕同爲民害而撫按官

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提給鑽刺者登干薦書惻惻

無華者列爲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從但

以小民得所爲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爲撫按官

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卽時議處好食不

法誥虐害民者奏奉卒問如有真民寔政德惠及民

者卽是據特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借宣軫念

責成司道謀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送

詳議奏聞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

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敢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恤感戴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貪將藉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著督撫等官補漏風弊嚴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爲時日不得頃刻那養公禮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徇意顛倒使將官不知白愛以軍軍政朕又念東征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上

將士荷戈異邦三伏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恭不得不然其在朕心體無憫憫前經咨所報將士所獲勞功已著該部記著候旋師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絕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國不至騷擾否數價不至騰貴在都察院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撫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率屬奉公表用循良斥追苛虐措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辭亂真才無以虛文先寔政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天國治至意欽哉故諭

臣正德
子萬曆

八月萬壽聖節請受朝賀不報
我師克渡江歸谷鎮已得上諭本兵官計對不許賁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價劉綎益聖尉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領奏議代矣
十一月十九日上御暖閣中獨召閣臣王錫爵叩頭賀謝畢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錫爵對曰臣受皇上高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報何況臣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錫爵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目今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四

外廷諸務雖漸有頭緒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其所以速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詞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機室爲人言動擾錫爵對曰聖意豈有不定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說臣竊懼皇上有何難決之享平白受人迫等閒氣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錫爵曰此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皇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

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言畢 聖駕欲起錫爵叩頭退出

閣臣王錫爵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捧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臣曰前者朕以卿而見苦請豫教冊立朕已親見況今春有旨以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握讀再四不勝欣感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一向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五

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大臣等之所以直吐忠懷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卜年千萬與天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卽曰子啓最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豈亦爲身之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越閑越早越宮中吉祥歡喜不須迴避之時設臣下可以進言幸皇上勿以爲疑以解衆心之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國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

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手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且此舉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卑臣位亦斷以爲 皇三子次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也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上

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于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論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行不許又來滋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親接見講官今 皇

長于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
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伏乞 聖裁奉 聖諭昨
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
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申調于卿等
今卿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
見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具今欲行冠禮儀從
何行朕意欲督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
未遑論卿等知欽此

閣臣王錫爵催請出閣疏曰今日又蒙 賜手札諭
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
呈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七

夕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
門造具所用器皿物件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
言其過費出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
省費論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下午出閣部臣楊
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房商量此
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備舊案並不見有出閣買金
玉之事印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擬
爲內臣開寫之誤在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
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諳
書藉而先講服玩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但

目今 國用空虛之極民生國窮之極運籌籌之
極人情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
費以虧 國帑 聖明歷歷所洞顯者伏望 俯採
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旨其買辦一節或別
期該監示數省之數或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
甚驚擾矣

閣臣王錫爵請寬官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
中葉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這廝詞窮引黨
救同類奸生可惡孫繼有者輩了職爲民不許朦朧
呈明通紀 卷三 萬曆 八

推用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較相解來
京究問葉繼美姑且開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等
讀之不覺汗流滿背不知 皇上何以 怒至此竊
詳繼美敢意明稱 皇上英明斷斷事事裁決且深
憫臣等焦心勞思言伸救即此四官顯是爲 皇
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奉見之公論也其所以欲
寬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輔臣者乃專
是數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爲
是今 赫然動雷震之怒既重則繼美仍將孫繼有
加重處分而譚一召等至于參官全開自 皇上而

言國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事益隆而自臣言之召
侮縣臣激怒縣臣 朝廷之上與大獄縣臣萬世之
下以爲排擠直臣蔽塞言路皆縣臣等且益危益
苦益窘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
之所矣且扭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
有官吏犯賊退臣失事之甚始間一行之今忽爲臣
等當歲除歲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即諸臣不
足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 父母震怒如此魂飛
魄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宴樂
也目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

皇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當免冠徒跪而待罪臣等亦倦倦于臣等之去留
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即臣等亦倦倦于臣等之去留
今不使之安而反趣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
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矣伏望聖賢 嚴威將譴一
召等免行拿問孫繼有照舊降處其葉繼美遂中立
原係言官且其議論頗平原無觸犯並乞 聖恩免
其罰治則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謠言客而妄言
之氣自沮矣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由國講學時年十三歲破疑

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請閣臣一人入直看讀
而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直西
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皇長子內侍曰後銅鶴
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
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刻切安
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 殿下何以謂之亂
德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舉括之更
覺明切

一日講官焦竑叩以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
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盡其昌請問
皇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歎服
王際成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僉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僉民所食
馬糞

閣臣勸請賑濟衆 聖諭云昨者朕覽僉民圖說時
有皇貴妃在傍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五千兩
助賑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
所奏者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

閣臣王錫爵請 親行 廟學

四月閩臣王錫爵以病乞歸職五上

五月閩臣王錫爵入疏乞休上御筆特旨云朕之

不逮有累于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屢懇辭特准暫

輟閒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

學士特賜路費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

員護送馳驛去

八月孫丕揚尚書吏部更定選法親自抽籤計缺時

人喇銓部爲籤部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

貴州增中額五名者爲今

皇明通紀卷三十七

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代于寧遠宋應昌猶刺刺大

兵不可撤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

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款倭將小西飛

適留廣寧叩謁爲言請封及抵遼陽微聞關酋表文

且至始主議旨撤兵上嘉養謙力主撤兵多勝

略已石司馬星因朝鮮餉不給并議撤餉經兵而總

督孫請封貢並許因奏云沈惟敬初人倭即言封貢

倭以是退王京還王于屏跡晉命後因中朝無意

許貢還就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經

略宋應昌嘗有將始請貢之說貢還定寧波關白

安封爲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催散從諭行

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祚歸自倭管即有和親

之說說云和好親密儀制即中何喬遠等乞請罷封

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

松開封票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

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九月

朝鮮疏請許貢保國上始切責羣臣阻撓封貢本

兵不能主持追祚御史郭寶等詔小西飛入朝決

計時改總督侍郎孫鑄新受事差伴抵京石司馬倭

皇明通紀卷三十七

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關不下既集多官

面譯要以三事一勅倭盡歸集一既封不與貢一誓

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上復諭于左關詳定詔

加周視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

十日也上乃定封議命臨惟敬勸李宗城充正使

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

是年疏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陞人東閣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七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八

太學臣江旭奇

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亡
開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
授指揮衛賞資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
長授都督僉事

二月會試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
吏部侍郎劉元震克王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八

一

差 考選庶吉士高承祚等二十八人

四月吏部尙書孫丕楊疏參大學士張位弄權結黨
有 旨切責遂乞致仕允之

總督邢玠奏傳至蜀中以檄曉諭應龍大畧稱引咎
劉王果事宜 劉威發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 國
家應萬金購而頭若早爲計吾不而欺也會水西宜
慰安疆臣請父國亨郎典兵部尙書石星手札示疆
臣趙應龍就吏得黃華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
世好心疑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

之而輟報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太畧總
督特檄諸茶江趙應龍安穩聽勸太守屬茶江令前
往宜諭應龍乃令其弟光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備
郊迎叩頭致備寶儀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

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秦民也使君幸在
車騎臨貺松坎歡布腹心茶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
松坎亦曩奏勸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
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
比安國亨國亨曩亦被許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
茶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八

二

太守爲請總督委兩贊並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囚服
郊迎蒲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
龍斬以吏法得論賄輸四萬金助採本仍革職子朝
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編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
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
問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撫督
議該撫與同知治松坎從之諭功賞 賜總督邢玠
以下金加升右都御史歸 朝重慶守王士琦即陞
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悅
而次子可棟事外重慶則益心痛分遣耳目置開撫

除僧立巡警搜殺秦民劫掠屯集殆無虛日厚撫諸酋用以掠錄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于是諸苗人願爲之出力矣

五月戶部董漢儒言 皇上頻年深居群臣罕得見面不曰增例金於雲南則曰造花絨於關西不曰蜀藩加貢扇一萬柄則曰楚王加進糧十六鋪穀煩費有羊幾值三十萬而貴之臨蘭殘破之區陝西四鎮主客兵餉雖命奏覆核而葉蓐能仍請四十萬崇文門稅課日爭誇多以示譽利析秋毫商旅困敝九閭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刑贖貨

皇明通紀

卷天 萬曆

三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父並及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後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于漢前十七年夷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因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與都督指揮使督制東夷旋以保塞功至是復加是秩

九月准復建文帝年號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霍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峰玉璽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兩戈崖

騎從陰獻秀吉髮阿里馬女與倭合李宗城故統將子經行之營在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偷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惟中宗城安之後酋數請渡海不允義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必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曰倭奴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

城懼素軍書夜逃比明失道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檄聞於朝臣工聞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常有變正使自爲好人誤耳乃改方亨爲正使惟敬爲副立限渡海

皇明通紀

卷天 萬曆

四

三月丙子虜清坤寧兩宮災

工部郎中岳元聲 奏上天遣及常詠末悉石星乃至封事有三辱四耻五恨五難灑灑五千餘言皆侃侃危言一時傳之蹕入詢爲民

御史馬經綸疏懇聖明優容言官 上方震怒舉朝莫敢言疏入人謂必有廷杖嚴譴顧聖度優容而經給亦直擊大著尋斥爲民

七月楊應龍肆逆勞餘慶土吏毛雲乘稍縱其尸又掠石阡等處焚劫餘慶草莽二司逼及興隆偏徇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貴平縣及重安司長官

張喜家

再請兩京科道耿隨龍三十二人

差內官往河南畿內開礦

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山西巡撫魏允貞懇停開礦之役

大學士許國卒於家

十月左副都御史張養蒙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
家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戶曹三疏
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爭正事則十疏
而九不行還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奈何輕之若此

皇明通紀

卷之六

五

一曰科道漸輕西臺東省列署半空豺狼利於不問
狐鼠便於縱橫一曰擬按漸輕一曰進獻漸重王百
戶捏無影之具竄欲騙久絕之侯張主簿購無用之
白鹿欲復已稅之官一曰內差漸重太祖戒內監
不干外事邇來中使紛然有開礦者有勘寄者
陛下謂幹辦必須家奴豈朝盡誤國臣乎
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十三箇擗勞苦乞
折賞及後董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議
輔臣陳于陞卒溢文憲

十二月遊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浙東趙欽往陝

西各開礦

詔採木於四川

吏部大選廢

河決黃涸口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先是城步元知縣欲清丈苗田以致
激變於是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華祚條議撫
苗方畧順其土俗沿開業諸奸復取苗之驚驚者稍
懲之以定一方之變云

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

皇明通紀

卷之六

六

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坂受封卽以四
日回和泉州然倭貴朝鮮三千不佳謝留釜山如故
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
索驗濟草前折用豐臣圖畫不奏正朔無人臣禮而
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權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
始直吐類未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
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旨勒如律于
是以總督尙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
將軍而經理朝鮮特勅食都御史楊銘
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退兵不許

刑侍郎呂坤源陳天下安危言機密本關礦星店之害

御史陳燧言吏部大選筆義與會典選法背戾以致人地不宜蓋掣籤之法本以杜鑽求之門然法立弊生有力者取缺如寄鑽求反便於昔變法之議所餘起也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將軍麻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畧邢玠疏請募兵川浙并調前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七

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剿而麻貴密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爲首着乃檄楊元趙餉整理南原吳惟忠扼忠州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鐵海分泊釜山等處放炮如雨藏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兵二百出入釜山與倭合後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畧邢玠謂其探事不諧便舉足入倭因譖爲懸藉時楊元駐師南原即以惟敬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管兵後惟敬聞上罪石司馬而倭酋益兵進犯乃爲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楊元聞即

震統之惟敬執而倭獨導始絕

戶科給事程紹極言開礦事變多端於時開礦之害

章濟公車惟紹捕寫宛至凡三四土語無實同

泰山崩裂一里餘

戊寅 皇極三殿災下詔戒勵群臣并下罪已詔於

天下

底吉士劉剛上疏謂天災重見謹告可虞諸使趙志

皇掌院侍郎曾朝節謂其誦及首輔以考察餉秩劉

竟患成議者借之

副都御史張養蒙上言君心與天心相爲感通不先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八

正心而強求於事雖有罪已空言終於矯枉陛下

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堂倦於暗御章奏倦於批覽

臥起倦於聯明一曰好疑疑及廷侍則左右莫必其

生疑及外庭則寒來寒其職一曰好勝屬威嚴而

德惠智喜詭譎而惡忠直厭封駁而崇傳宣一曰好

貨以聚歛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珠玉豐於帷幄錦

綉侈於簪珥環林大畜充爲誰積也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偵帥無固志十

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跳足遁時全州有陳盛

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拒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

相銜角南原告急思裏不發兵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畢某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道三京時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遣役通我師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昊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

京師地震山西河津等縣池塘水溢

御史兄上進給事中楊應文各疏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遍野吏胥假公行私以枹板爲奇貨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七

詔加兩京監生額十名不爲例

順天場中取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開節偏坐副考焦竑調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革然皆高才博學文奇僻有之而開節未也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願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新獲泰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聲益振經畧乃核理中黃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當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旦暮至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弁井巴離王京六百里濟正驗竹嶺奔慶尙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畧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剿而所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時監車爲御史陳效

上復賜經畧尙方劍重事權經畧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擊樞密以輕騎誘倭入伏復殺四百餘倭盡奔蔚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蔚山跡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曰倭艱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一

水道餉難繼第固守之清正可不戰轉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黃紙充饑飯散我師稍怠倭約降緩攻而與行長求援行長亦慮我與金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營寨輜重無算經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國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失師黨欺上罷鎬併勒大學士張位開任以位將楊鎬鎬奔情破倭故也

時楊應龍臨合江索其等袁子升縱城下爵制之石砮宣撫司土舍馬千駒入播先是千駒毋軍其應

龍私單龍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次女為妻

戊戌 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為持久之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以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錦經璘或語經畧曰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為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一一

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一地相機行剿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沈一貫掌院事禮部右侍郎曾朝楨克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黃國鼎等二十一人

禮部等臣奏請 皇元千冠婚日期命太監田義出諭少候時月諸臣要扶意欲何為

四月虜寇遼東總兵李如松襲之於陳詔李如梅

自朝鮮龜還代之贈如松寧遠伯如少保

科臣戴士衡指呂坤閣範圍說上言楚枯之形已分

語使鄭貴妃知縣獎玉衡援引歷代以來嫡庶廢立之事以為鑒戒戚臣鄭承恩疏陳奏進憂危弘議一

書塞士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目為二微以激聖怒

欲併殺張位宮嬪有強諫者 上意釋二臣皆誦成

六月差內監李敬採珠廣東

七月陳有年陸光祖俱卒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通行長營陳璘舟師協堵麻貴抵蔚山董一元進取晉州各有斬獲倭退保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卷三十六

十二

泗川老營

十月十一日董一元分派步兵游擊孝國器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南攻城騎兵游擊都三聘馬呈文等後

應自展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寨數處安兵齊至壕欲殺殺楊泗入忽營中槓破火藥發寇退

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寇奔

還晉州經畧查奏 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彭信

古等兄為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府職三經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人無功泗泗撤兵大學士趙志學

請今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

量留兵將分相、上令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剿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歿各倭首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提督日至

下雲南大理採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經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向數百艘氛甚惡陳璘統蒼曉船追擊并然歿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爲赤副

皇明通紀 卷之四

一三

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銜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賊焉提問上發固金十萬兩犒賞丁應泰再疏賂倭賣國上念將士中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勸勸東征勦功改給事中楊應文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秦營民朱世臣父樂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雙使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樂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好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巖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

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貴州都御史江東之疏請防禦詔令擒獻惡目正法

安南進代身金人黎惟渾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閱驗嫌其偕令改範俯伏焉錮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渾不得請伏天門恭遂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

十二月諭選皇太子婚

已亥 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帥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

皇明通紀 卷之四

十四

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伴走天邦國誘罷我師職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奮跳斬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歿于是黔撫臣生浪戰罷以郭千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成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示九邊二月分差內官監祿等各省收稅

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忤大監李道被逮

三月義勇衛官侮國臣沈一貫於端門詔進問之戶科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鎮店危礦市爲患太烈見捷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不喜隆萬典史未幾臨清百姓擾亂殿稅使馬堂幾欲朝廷之威大衰而見捷言若左券云

欽縣監生吳養廉獻其祖吳守禮家財三十萬命內官魯保追之

皇明通紀 卷之六 萬曆 十五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謂募先撤總兵萬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果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來我師未集大勒兵犯基江十七日許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新獲念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基江城數匝游擊房嘉龍誤焚火礮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龍率師巷戰蜀兵爭謀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外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出基江庫儲師飯舍就食盡取資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風蔽江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基江之三溪

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橋界號宜慰官莊警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結兵清理還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上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

漸張賊亦遲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提以安恐猖狂既覆我師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戾兵然猶畏我如往局曲有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華共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籌許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

皇明通紀 卷之六 萬曆 十六

已上聞破基江追使兩省撫臣請希恩江東之各爲民起驅退兵備使王貽德賜創懸賞嚴旨進剿總督益調各路兵專侯大舉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勸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因題叙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敘三棄終播諸異功亦難展上晉那玠太子太保唐一子世錦衣指揮俞某賜金幣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唐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唐一子世指揮俞事正千戶有差董一元准復獻仍並給金幣都使董漢儒土士

嘉慶元年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

琦榮祖齡等各加賞并賜兵部尚書田樂金等
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
並優擢再叙授爵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企
前經理楊錦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陳効頒命絕
城廢一子錦衣而奔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弃市
八月陝西水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
餘丈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中冲成一池山南平地
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
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
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

皇明通紀

卷天萬曆

十七

九月庚戌太白經天

十月劉將軍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
微聞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
以稅使陳奉所奏遠推官華鉅下鎮撫司打問
十一月應龍屯官囑聲冤蜀以東坡燭橋敘處定楚黔
路梗黔危子果卯總督以東坡燭橋敘處定楚黔
要害一爲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渡不得出楚將無黔
且無濟遠強勁兵萬餘通追因就泰黔帥童元鎮撫
兵銅仁不前上怒是留華職立功以李應祥代劉
提亦以赴師期充爲事官報効

上以楚地遼瀾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
師廷推江鐸往是時徵兵應至總督大頒賞格爲諭
苗雖百廣招慰賊黨頗勞

時倭氛雖靖尚有留戍之議征東經畧疏稱留戍缺
餉戶部尚書陳渠議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
萬折色田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
大京議關白成清行二箇貳倭未能糾聚再來惟對
馬窮倭苦難資生必肆掠兇昔年釜山爲倭戶住種
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
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徵十七

皇明通紀

卷天萬曆

十八

庚子曆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石
砭宜撫馬千乘軍鄒坎賊乘懈于三更時衝劫我軍
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七寨酉陽宣撫并御龍
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跡泉遁
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松稅使陳奉之誘遂擄
入奉署焚燒一空
自徂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
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土司如西陽石砭永寧天全
鎮雄平茶色標水西人在防守爲蒙施州散毛容美

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乃分爲八路蜀分四路

有安人趙古元自稱真人當帝天下往來徐沛開煽誘愚民徐州人獻女爲后齊梁間安人孟化歸王恒海等共擁戴之期以庚子二月作亂張逆示於華山廟沛縣知縣羅士學獲化源等古元亡命

太監高淮等進金銀於內庫

大集文武于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進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玉壘山忽架金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皇明通紀八 卷八 萬曆 九

半前兆云曾未再決旬而基江提至劉觀于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喇

太監李敬等進珍珠金銀於內庫孫隆進銀三萬兩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進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幾爲我獲始基江清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親戚名與首挫其鋒厲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日爾破基江馳南川盡然積聚渠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益爲守禦計而諸路提督相繼南川則西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寇桑木關爲江州壩賜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

寇烏江關翌日赴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實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國賊退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龍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我師無算上怒重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絕

劉綎賊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神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皇明通紀八 卷八 萬曆 二十

四月朔應龍身率各苗決水戰劉將軍親勒騎衝堅以將擊周郭吉宇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發馬城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鋒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圍安疆臣亦以十六日棄落蒙關至大水田然桃溪庄賊勢悉父子相哭亡國水守每路通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給虞疑與應龍舊微無通賊縱披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賊詭令婦人于國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察承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混知田氏詐

降縱攻而所云應龍威乃川兵攻國以火砲擊外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會總督聞計跳而草檄會治軍時又兩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綎身失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寤是夜散數千金募勇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刎其壘見四圍營六燭天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

皇明通紀

卷十八

三

自功應龍舍皇同受安二閭室繼且自焚失廣獲苗子朝棟及妻田氏悉覓屍出烟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廷總計出師至威賊百十有四口入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糧草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恭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縱功冠軍

李鳳王忠王虎等進銀三萬五千餘兩於內庫、五月御史劉日梧奏匹夫假托 聖旨擅置官屬於時礦稅初起言利者舉國若狂徵人程守訓爲罪魁

至本鄉坐茶院召有司行屬禮一方爲之震動云礦使方與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府問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蔡悉教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 皇陵來脉故六安衛官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奉 旨凡係 皇陵來脉俱不許開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

那陽樓鏡自鳴

九月山西稅監張忠孫朝進內庫銀五萬三千餘兩

皇明通紀

卷十八

三

浙江稅監劉成進二萬餘兩通灣稅監張輝進四萬五千餘兩

十月戚臣鄭國泰疏請 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

王士昌科之看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

明旨相背恐陳無窮之禍都給王德完舉漢文帝慎

夫人事請爲厚中官 上震怒廷杖一百發爲民

廣東稅監李敬進金銀一萬一千餘兩張忠進山西

稅銀二萬五千餘兩高崇進福建銀六萬兩潘相進

江西銀四萬餘兩

司設監奏鋪宮下戶部書賈珍珠十萬五千顆猶暗

祖母祿四十塊馬堂進銀七萬五千餘兩丘乘進銀二萬兩張維進銀二萬七千兩李敬進金珠一千四百餘兩

十一月大風寒 泉長子即講廉繁甚詳官郭明龍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系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不肩越太甚焉班役速取火禦寒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擡出奉 泉長子始覺緩適怡顏完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十二月獻俘 閣下大司寇請到應龍屍骸朝棟兆龍等市泉示各夷并殺田氏馬千駟其朱承恩以先絕烟釋免誅

其人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屬二都屬焉者曰達義屬焉者曰手達時司業傳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疏殖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

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馬瑋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許儼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

有差

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夷人利瑪竇所貢方物

以禮部尚書朱廣爲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皋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時奴兒哈赤曰益強潛有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李羅與南關猛骨李羅方爾于關猛苗不支以子女贖奴苗請兵那林李羅恐布飛語謂猛苗且執部夷以激怒奴苗奴苗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執猛骨李羅置案中盡掠其資尋証猛苗姦妄法賴射殺之留其妻松代連代 中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二四

朝宣諭則順歸猛苗次子華把庫及部夷百二十家願以子女猛骨李羅長子吾兒忽答子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至是奴兒哈赤于撫順關外刑白馬督撫忽答係塞那林李羅亦歸原籍初書六十道請補進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勝以撫養旋屬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那林李進白羊骨乃約婚西摩等賽自托奴苗首登旁會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

五月李鳳進銀一萬二千兩又進銀三萬兩陳增進銀二萬五千兩李道進銀一萬四千兩楊樂進寶珠文進銀一萬五千兩高淮進方物銀一萬兩

六月張忠進山西銀二萬四千兩

武昌民役變圖稅使陳奉奉赴匪楚王府執委官六人投之江有旨諱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光弼爲民蘇州稅使委官橫行饑民爲誠倡義殺委官七人

身自投獄

陳增暨祿共進銀十二萬兩

貴州大旱

七月馬堂劉成營保張忠孫隆共進銀三十九萬餘兩

杜茂張忠潘相進銀十二萬兩

皇明通紀

卷八

三十五

冬十月聖冊立元子爲

皇太子

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

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瑞獻皇太后徽號
群臣奉表稱賀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勅曰卿等
贊襄睿務勿懈朕有年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
定待期舉行但因賈直沽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延
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尙鑒于懷今元子氣體克強學
業精進已冊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國本已定慶茲
宮庭念卿等家君係心員切茲遣官肅勸存問以示
優眷卿其加養自愛特諭知之

壬寅萬曆三十年

二月冊 皇太子妃郭氏 上傳失職召輔臣一貫

入諭以輔佐東宮爲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併及罷職
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 上安諸事

遂獲

停稅聖諭已出 上復悔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

行不可反汗 上怒幾欲手刃加義義不爲動一貫
恐亟繳前諭義深啜之

焚感入太獄

各處稅監所進銀三十六萬兩

皇明通紀

卷八

三十六

閏二月漕運李三才疏言 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
粟民有餘食自火酋內江學拜外叛而費用倭矣朝
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狂席之赤子動瘡海之外夷
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其於中昌寧有裨益哉揚應
龍三殺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
以法議勸議撫又撫又勸朝政夕更敗其役焉之志
至於不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哉天不厭
禍黃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如河恐
不足恃實還可憂治之而必復故也百萬之費數十
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夫太倉無一年之儲九邊有幾

歲之性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尙可當此曠稅乘用人之日尙可棄此忠賢乎而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之策尙得其半者也

在籍諸臣王錫爵疏謝存問

禮科張問達奏稱邪士李贊號卓吾者立言乖僻舉止怪異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寄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若狂瀆亂失常莫此爲甚有自述之詔獄火其所著書贊尋歿於獄賈溫陵人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三十七

三月吏科曹于汴劾奏尙書邢玠經畧朝鮮掩敗支吾既事以致禍結兵連成民耗國經畧朝鮮掩敗支吾既稱倭將義弘新殺矣倭將正成生禽矣義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成於兵戰於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幕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譴和之夷誘之爲俘驅之就死不勝感憤削髮辭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金打點之說又見於兵科之疏是益之愆也雲南巡撫陳用賓陷永征廷瑞已犯嚴降之戒究永李先著更增士類之悲冒功

歷歷世錄錄去括伍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欺之厚

土饑之貨敢於藝君寡功之叙滔及稅嗜小八之恩甘心笑罵俱係吃緊之官豈容匪類之屬

內使厚侍郎赦文頑於宣武門詔司禮監查治

陝西黃河竭流二十四日

六月稅監潛相暖厚江西宗室

九月楊用富人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各中書舍人

辛巳夜流星數百出參宿八天苑

十月壬辰夜南京星隕如雷丙申孝陵災

十一月內官奏山西煤窰每年變價五千兩有旨開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三八

取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

正月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勅封琉球舊歲

壬寅當封請于朝時至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議

出使琉球

禮侍郎郭正域奏錄嘉靖間肅皇納諫止抑內官

弊政六條勸上法祖安民收回稅監不報

各處稅監進金銀於內庫共贖金一百七兩礮銀四

千五百兩稅銀十九萬八千八百餘兩

史科項項應祥敬陳八事一內外員缺之極二職官

帶之極三關爵蓋觴之極四逐臣禁錮之極五士風
卑陋之極六國計空虛之極七因國淹禁之極八土
木繁興之極

三月武選郎沈朝煥極言錦衣世官冗濫宜加簡汰
以省祿費

五月御史王藩臣極論徐州稅使陳增之害

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揭時奎襲爵已三十年
而越等二十九人並言奎非楚恭王子禮科張問達
請下兩奏於武昌閩宗詢問物論紛然以爲假王下
廷議禮侍郎郭正域武昌人也右楚宗人言戶尙書

皇明通紀

卷三

二十九

趙世尙書尙書謝本獨謂王非假正域請再訪輔臣
一貫不可正域語倭之輔臣鯉右正域一貫怒比楚
王許正域歸後楚事竟寢楚王遣人奏謝因遣書謝
諸貴人楚宗率衆邀諸途兵備副使周應治鄭人也
恐事露遣兵捕宗被繫之閩宗羣訴於巡撫趙可懷
可懷譙責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擊可懷立斃於是捕
治諸宗人坐以謀叛大辟者七人禁高墻者數十人
七月左都御史溫純杜門求去疏十七上不報
十二月有投匭名書於各署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
子事題曰續憂危竑議輔臣一貫請嚴行逮捕上怒

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危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

子大舉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
字長些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 諭內

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宜皇太子在啟祥宮
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

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
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

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
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言安慰教訓你又有戒

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宜你來面賜與你我還
皇明通紀 卷三 二十九

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
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讀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

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
叩頭請去送至殿簾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回

症傳與先生知道
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疑妖書屬正域爲之

下令大索緹騎四出巡捕給事錢象昇直指正域且
及輔臣鯉御史康丕揚佐之登卒國正域舟捕其僕

陳乳媼下詭獄考訊無所得又圖鯉第長安中人無
敢偶語吳江人沈令舉以疑似捕治詞連郭正域王士

馮于玉立皆坐斥并捕高僧進觀詔欲觀亦被五刑
成錦衣周嘉慶進邊關門檢掠獄久不成罪後得赦
生先禮侍郎延機及趙世卿告輔臣廣印此可以具
獄廣勸一貫如延機官刑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
御史沈祚力持定獄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

正月敘播攻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庵一子
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
兵部侍郎備沅巡撫江輝贈兵部侍郎各庇一子世
錦衣衛指揮使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庵一子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三十一

入監總兵劉繼陳陳陞左都督於一子世本衛指
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建職二級世襲吳廣李
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歷
實有差已故監軍司趙張棟楊寅伙各贈太僕寺卿
庵一子入監安福臣進澄母鳳氏各贈金紵經表襲
前兵部尚書田象庵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
趙世卿等各屬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鳥服
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尚書于原庵加級
世襲賜金葬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前達
治總兵重元鎮已總成得開低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
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
身有差

山東巡撫黃克績奏稅府太監委官解銀子路誦稱
被劫累地方賠償此輩習成癖詐局套攘奪日橫請
通行申飭

江西稅監濟相毀辱宗人謀地

駙馬楊春元棄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

兩廣總督戴耀孫言中官採珠之害初粵中香山海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三十一

九夷貿易番船所賦漸乃聚聚聚室儼然立一番王

文構中官流毒一方云

七月連日大雨都城崩壞武選主事徐鑾上言臣

實意請收西礦使戶尚書趙世卿諫言蒼生東瀾已

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稍稍偏實墓奸子女傳官虐

民咸何世界 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

日以總日更待何日也

河決蘇家莊水濟豐沛

都給事中田大益疏畧曰 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六

代之季屢疏泣陳而 皇上堅塞兩耳不肯一聽一

旦亂作 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目不可必尙何金玉玩好之有哉又疏畧云 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見四方之顛連耳不聞萬口之怨言而宵人奸提妄謂小亂易治搜括奇巧蠱惑聖心遂以憂危爲過計忠赤之語爲惡嚇耳積怨之民窮極計生斬木揭竿四向而起前此爲 陛下倚信者鳥獸逃遁張空拳以禦盜能乎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牛巡兵奪牛黎憤殺數人去黎將倖功聞於兵使姚善率衆掩之大敗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得老弱首顆報

皇明通紀

卷之六

三十三

長

乙巳 萬曆三十三年

正月考祭京官時主祭官屬吏部侍郎楊時喬輔臣一貫怒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徐觀祖以不及降時論籍籍給事錢夢阜當外補特 旨留用於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事龐時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 旨元珍等俱謫外御史林秉漢直指楚潘假王亦坐謫時有吳中布衣在一貫坐夢阜戲之云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

相門事一坐怡然

八月谷稅監梁永等進內銀十一萬餘兩

九月二十日京師地震

十一月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 喜廟帝喜得元孫 諭禮部尊上 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皇貴妃

皇太子正宮封妃餘皆才人

十二月罷開礦內外官回京

泰州天鳴

歸烈婦陳氏卒烈婦者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未歸二年而善世歿方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

皇明通紀

卷之六

三十四

長

無子我卽歿矣爾自歸與母居於爾毋婦泣曰妾無歸理君卽歿妾將隨君善世歿婦哭技劬欲自裁毋抱持奪劍婦謂母曰兒必歿矣已許夫矣自歿歿者四無子宜歿年少宜歿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歿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歿曰趣市棺我婦人歿卽殯不可露尸竟自經歿是年秋 鎮江華山忽裂下視昏黑 留京教場夜隕星或墜地化爲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聲尋覓無迹丙午 萬曆三十四年

正月內官楊榮在雲南發客軍民軍官賀世勛韓光
大糾眾焚燒其第殺之。上聞大怒未幾奏云。陛
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數日有旨榮不足惜首事
者正法中使罷不遺乃捕世勛於獄。
侍郎楊時喬副都唐沂管計侍郎李廷楊署禮部前
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怕開晏
打關惟楊李唐清叔可念。

元夕御宴慎嬪魏氏勸停礦稅取君民同樂同訶鄭
貴妃爲末坦件旨幽之七日卒竊魏縣人好直諫與
李靖相結素爲鄭所忌。光皇七歲時微有水厄廣
皇明通紀八 卷二 萬曆

力得無恙鄭妃恨之遺恨者所矣。必頗著靈異
上嘗念之鄭嚴厚。

二月御史蕭淳劾輔臣沈一貫。
倭酋源家康代平秀吉爲王盡誅其大臣移秀吉子
秀賴於大坂。

三月鹽祿進銀十萬李道馬堂等共進銀十萬高淮
進參一百三十五金。

八月御史史學遷請閣臣兼用外臣
沈一貫沈鯉並致仕。

十月僉真稅監暨 請罷天下稅使不報。

秋奴酋張勳清河沿邊參直復爭入貢未償詔任性
邊吏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回波諸
部落俱苦之兵科宋一韓以弃地哨廣奏劾李成梁
冬十一月長至日南京可官當詣 孝陵上香將出
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殺諸司
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聞城內懼街市不見
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
叙斷非挑腰筋內外年僅會竊擬磔者七人餘皆斬
奏聞得 旨下法司天叙鳳鳳人與其黨三人搜一
小佛像歷各鄉村募錢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矣言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三六

有法術能畫地陷指天問且知人生三事有納
錄者末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于陌上呼而視之
曰末生當爲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南京衛軍某者
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固請則曰
宜齊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
南中有奇樂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
且盡各宜舉過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
得其情即告之孫江豐城侯李李遣人告之内外守
備兵部尚書孫繼武兵捕得之欲以反聞其逸天叙
等數人皆肅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來備路宛人

也時丁賓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詳
既得旨下法司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
千人悉絀其詞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
天敕已外如法臯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柳時方霖雨
柳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歟者沙產其屍俟滿日方埋
丁聞亟往視召錦衣與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
歟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歟之且以骨戍乎天
日在上鬼神難欺巫搭薦蓋生以蒲團湯沐飲食之
餘人乃得全活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八終

皇明通紀卷六十八萬曆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九

太學臣江旭奇訂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

二月朔日有食之

京城守門內官殿發泰典知縣

會試以掌翰林院禮部侍郎楊道賓協理府事禮

部侍郎黃汝良充主試官取施鳳來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

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林欽稱等十八人

皇明通紀 卷三十九 萬曆

雲南巡撫陳用賓督倉庫下信任和曲知州黃楊振

碧祿勸州印荷糧一斗徵二錢者加至七錢而用賓

又受誣捕擢舉急舉遂情誦阿克謀復士官耕集吏

目同時起兵義江直走武定有變告者用寶朴之人

莫敢言賊遂薄城破殺指揮金守仁執推官白明

通切庫放糧屠殺居民一空知府陳典以事在會城

抱印不敢歸阿克即鳳騰霄也

四月戶部言通世卿言用人各有職掌家宰無所不

統而推擇可官反倚耳目於各部殊非六卿率屬之

意

禮科某章甫請崇奉藏之煩言隱語

兵科題免宿衛軍士營操

領憲成作舉語某言貽錫賈大略言近日輔相以模

稜爲工賢否混納於平等而日割破藩籬是非重付

之含糊而日能展落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張

禹而庸豈不恨哉

六月諭兵部朕靜攝宮中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奈

瘴安週詰戎振武允爲愴愴昨見滇夷作孽日久蔓

延任其焚劫撫鎮官平居防守何爲陳用寶沐獻帶

罪殺賊如縱寇遺患併治不貸

皇明通紀 卷三十九 萬曆

御史唐之藥言 皇上遠處輔臣臥病百官屢疏不

下司用人者人材日壅而日消司國計者倉庾日空

而日急司兵事者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之

症候也

閏六月京師大水 詔鑿銀米賑救

七月撤稅使梁永回京永在陝西橫甚惡縣今滿朝

薦之相抗諫之上爲之逮治舉朝論救不應等一

中旨撤回

八月四川巡撫喬璧星請征安免臣貴州按臣楊英

坦言與秋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人學士朱賡言用

兵非計傳旨諭竟臣歸本土而川錢桓奏堯臣身臨
水西妻子尙留鎮雄非征不可又恭貴撫郭子章據
安酋倫詞遺未了之局

十一月葉向高到京

十二月朝鮮王李昫祖

是年召禮部尙書于慎行入東閣未赴卒謚文定

以葉向高李廷機爲禮部尙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大學士朱賡請止礦稅疏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

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齎據官

來卽說礦稅各處書來開絨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

如何抵對

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則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

不過增譏皇上於章疏可以語中而臣等之書揭

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策之冤家日日堦前

刻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詳語橫加輔相之地真

苦海矣

初平秀吉將欲令源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

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西景勝叛據關

東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敗輝元專

國政秀賴因娶家康孫女而薩摩州兵最勁太守平

義弘稍與朝頗及家康老兩酋竟不相下近聞家康

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爲難勢且中變往丙午
朝鮮債報家康已代秀吉爲王盡反前撤追丁未云

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務秀賴于大坂止給

廩食頃則復以兩酋吞攬來報然竟未審情實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

正月賊攻羅次知縣熊尙諤拒却之守備王之瑞乘

賊不備進抵元謀賊潰走賊黨吳良傑來爭游擊裴

希度擊斬之官兵大集乘勝進薄武定偵者馳報賊

午輕請潛師襲之恭將張名世曰何容易也楊兵而

進賊皆銜走官兵入城大掠已復歸賊賊拋金子道

皇明通紀

官軍爭拾金帛逐賊盡走東川川賓送奏大捷

以印與賊復不能以兵索印用恭將張名世屠戮村

民報捷遠近聞然羣盜蜂起者寧一帶城門盡閉

國臣葉向高疏言用人理財

三月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領賞禮部

案驗得實將奴酋二年失貢失職方主事葉世英言

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

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政尙書李化龍亦言遠左危

在且夕皆因高淮擾民敵亂以爲奴酋之資

高淮

四月京師黃塵蔽日，南京大水禾黍俱無。

起劉綎雲南總兵討阿克。

主事鄭振先疏劾朱廣十二罪，主事范汝梓請東官

請學，有旨各降三級調外。

遠東前屯軍變，欲殺稅監高淮，不果。

朝鮮國王妃金氏請立其次子先海君理，詔議之。

五月革陳用賓任，聽勘以薛慶雷代。

稅使高淮差合需索錦州軍戶，軍戶殺舍吏侍郎楊

時喬，力言建首臣測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回京。

上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五

步犯喜峯口。

南京天鳴聲如清鐸旬餘日乃止。

貴州苗仲作亂。

九月宰妾八犯開原，殺掠男婦六百餘，將李如福

不出。

湖廣撫臣張問達疏災民危困，有旨罷稅料銀兩未

解者留備採木，又旨念浙西水災留發淮鹽銀五萬

兩賑濟。諭內閣曰：近來中外候言煩興，是以將諸疏留中正，賴賴臣協心共理，豈因小臣誣害便欲高蹈臣子大

義如是乎？傳諭二輔臣達入閣視事，又諭吏部都察院曰：科道爲耳目之官，近來新進全無公心，妄逞胸臆，淆亂國政，惡言謗語不勝不已，好生可惡。爾部院一體申飭。

十一月命朝鮮王太子瑱襲封。

補贈陳獻章諡文恭，胡居仁諡大敬。

其酋來臺，大入犯總兵杜松率兵從寧遠長山出，搗其巢，獲級一百四十顆。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課儀

真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

上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六

時福州軍蘇九郎妻邵氏一產兩男兩女。

輔臣朱賡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愍可掬，後諡文懿。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揭云：照揭。東宮輟

講已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臣等屢請未蒙

允補，此從來所無之事也。

已酉 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攜幼爭入城避難，因而九門晝閉。

薊鎮督臣王象胤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

能禦虞恐生中變兵部請申飭京營添設哨探關部請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暫移令其日後補還

羣臣請東宮出講時輟講已踰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聞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今章奏兩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各爲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寧不立見其幾此臣之所以懇懇

皇明通紀八 卷元 萬曆

七

請補閣員也

二月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祜遞解至京

吏禮二部缺官掌印閣臣葉向高揭請點用

吏部叅糾擢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

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尙在近郊議處有差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犍牛一隻

兩頭三異四目二口

吏部尙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槩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符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

疏乞休閣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上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臣之所深懼也伏望聖明將吏部推舉諸疏亟賜檢發奉聖旨覽卿所奏其見忠悃餘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況今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俟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卽行檢發上命發餉募兵以涿遼左

皇明通紀八 卷元 萬曆

八

試銀遠嘉靖甲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八人

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

萬曆己酉從言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爲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關是日雨如傾至初

九不絕水漲二尺有咫風隨之垣墻壁壑至初十

日雨漸緩行泥淖中乃以十二日爲初試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募修玉璽

是年鄞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歟人民各半餘萬西曹大旱文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異形狀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摧倒樓

齊一千一百餘大壓軍民八百餘人咸垣衙舍毀壞無算山東旱蝗畿南具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奴酋遣千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已又闖入靖安堡聞那林字羅千金已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住撫順關脅嫁段牛酒已又勾西虜宰養煖兔等窺開原遠陽邊吏日夜告急時按部御史請添募兵及改三協充寺馬屬鎧甲急撫北關收幸煖以折其謀

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爲率車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皇明通紀卷元萬曆三十八年九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議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啖三尺無所復加矣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國光主試官取教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教馬之駟錢謙益等及第出身

是時

有差先是已酉秋閣臣上官庶吉士之選往每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以致翰林官壅滯口甚難以疏通請照往例隔科一選明歲暫停一從之故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朝親係察各官

時京師風靈異常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

四月劉遵總督王象乾揭報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該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飭該部另推就近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邊防

皇明通紀卷元萬曆三十八年十

初二日戊申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朕昨承聖旨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饑饉欲降銀十萬兩予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惠以仰體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

又諭內閣朕見聖母頒降帑賑賑濟賑濟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官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核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鼓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

六月閩臣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

東官輟議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八月閩臣奏請戶禮二部掌印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閩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

閩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

令地方官多方賑恤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讦情迫乞歸

皇明通紀卷五萬曆

閩中不敢擅擬留放閩請恩賜奉 聖旨覽卿奏情

詞切至朕疾雖愈尙爾虛弱不耐勞煩點用大僚及

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

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爲自便相率

忽然求去蕭雲舉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

官不得植黨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

十五日 詔掌院王國廷試貢士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

六尺輿馬不能行人言與三十五年之水相同

上靜攝將二十年臣民思親已久時惟孟冬禮宜頒

層閣臣因上揭請 御殿曰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

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

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無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起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

矣

閩臣葉向高疏曰竊見兵部爲延緩大捷叙疏與宣

大鎮鎮閱視叙疏已經四次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爵賞之至意但事關邊鎮國有舊章非此

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效力且九邊一體不可

皇明通紀卷五萬曆

異同今甘肅之捷功已叙而延緩獨否陝西之閱視

已叙而蘭鎮宣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歎幸而揆之

政體亦似不平又昨遼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三

萬兩給賞亦未蒙 允發竊惟遼東積弱之後有此

一捷稍覺生氣而點首之窺何報復勢尙猖獗甚爲

可慮則夫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勸吏士使之感恩

用命相率而效此亦機之必不寒緩者也前此遼

將遼兵無人肯戰自 皇上上一置修鵠年于重典諸

弁始不敢退縮以有此捷臣以爲有罰則必有賞諸

云軍無賞士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

爲恩是尤重事得失之一大關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也

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秘不外傳越四日閣臣爲請乃宣皇太子生母也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登柱

趙世卿久候不得 命竟歸

十一月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禮臣屢請釋地未蒙 允發問部因言李貴

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並葬

奴酋請遣 諭願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喇個子

皇明通紀 卷元 萬曆 五

卽前李成梁棄地也科議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位

地先許貢校宰東方 上報可

壬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踰期公費完大典以昭

聖慈

二月吏部尙書衛丕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庄田揭云黔國庄田于

粒以庄丁爲盜之故該省撫按屢次疏爭兵部覆奉

欽候今有司代徵西南之人無不慶幸今若復准該

鎮自收則 明目前後相違人情亦將從動生變伏

望留中不必發行則該鎮與地方相安所全寔多矣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二十六疏

五月署吏部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僚考選

代王元配無子御人裴生鼎渭王以其母賤今奏張

氏母之張有寵進爲次妃後生鼎茂王老兩人爭求

嗣閣臣李廷機在禮部署事時主立鼎茂至是人方

攻廷機遂有立長之說主立鼎渭邢賈即李春熙來

斯行等疏請速允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謝言官無

累藩國禮臣翁正春請行勘大同撫汪可受言無可

勘渭滋皆庶也渭母未報封而先誅茲母已生子而

皇明通紀 卷元 萬曆 五

後月此其昭昭者也

六月副都御史許以綱開列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

狀其封內閣

皇貴妃發引

七月廢婦忠順夫人成撫臣言其納貢四十年最稱

恭順宜加褒卹以勸

應天浙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部閣屢疏上請至

七月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

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亦二百餘年所創也

九月內使奉殿駙馬冉興讓於大朝門外與讓及教習官賈之鳳谷疏奏辨御史耿鳴雷亦言國體凌夷之極皆不報興讓將冠帶置長安左門而逃東廠奏聞上大怒下旨切責差錦衣官訪尋奪興讓父官罰教習官俸

三遣官諭李廷機入閣廷機陛辭出都門有旨差官護送賜路費馳驛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夷獍作亂乞速點巡差以靖地方

皇明通紀八 卷之四十五

御史趙官恭代

御史過庭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濡染我君其君子人誰甘爲小人

吏科張廷登恭陳無黨之論以定國是論人者不必爲一網打盡之謀論於人者不必爲三窟藏身之計有觀者亦不必爲黨同伐異之舉

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十二月禮科范濟世奏請皇太子代行裕祭禮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九終

皇明通紀卷四十

太學臣江旭奇訂

癸丑 萬曆四十一年

正月科臣官應震論閣輔獨相之非同高力請推補乞休留中。

乞休留中。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官葉以內閣止一人入閣票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取中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先是向高既入場即有二肘闖入監試御史請以中使送至院門外開中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門今內閣官捧入再開內簾門置本於案中書官接

入票完復開門傳送中使送御日以爲常

科臣官應震言廷對關防空密均二甲而刑部何以

分均三甲而中行推知忽爾忽彼無定衡使排卷

實難得上下其手避五避十取一取六以爲選官地

委屬無謂空率禮闈試法朝各易書以一定後先爲

選法差別庶幾各安其分巧求失矣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過庶吉士曾楚卿等二十三人

四月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御史孫承宗各上疏乞職

六部

禮部言掌印缺官未記冊封謹爲幹理吏部推孫

慎行等請亟賜點用

都察院請點用巡按御史以重地方

兵部請補王之國內傳奉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

今已春暮明春行開臣葉向高封還奏本附揭云

王之國日期欽諭今春借錢糧土地爲蘇挨改

明春雖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紛呶此亦非所以

自明也至如田土則福王地租四萬六千餘兩多

潞府六千矣且河南山東搜括已盡尺寸盡屬民產

豈可強爲便地方擬動王亦何能安享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承宗許弘綱又以人言求去

大學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者固官官之職掌

而保全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推謝之時

苟有可以爲國家用者皆當愛恤謹持執事論事勿

因事而累其人說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唐恒私

念今日之大臣後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

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避今日之言官而他

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易地而居則其

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

亦所以爲官官而繼之者爲世道耳

五月戶科簡周祚諫言曰者外廷所傳宮闈近節必不當意立使自盡路人爲之酸鼻願聖心少加矜恤六月諭閣臣向高曰卿堅意求去朕心何安皇太子與福王太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有之國在明春必不再遲礙稅爲三殿非爲福王養贍田土有前例可比卿爲重臣不得過爲疑忌

七月武人王日乾許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內相莊上軟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咒太子又刻木爲太后皇上像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貴妃福王閣臣葉向高具密揭

呈明通紀

卷四 萬曆

三

恭慰 聖懷云臣訪得王日乾孔學等原係京賊光棍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虛名無可究治故難干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以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是反塵其計中也上先覽日乾疏大怒徇從莫知所處至欺翻御案左右皆辟易莫敢言已見向高默然然容將揭疏積藏之向高復密奏速令福王之圖上納之諫以他事下日乾於理

山東淮南大水

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 旨慰留

都御史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頗多大修相繼引去

閣臣請 嚴旨諭禁

七月吏部尚書趙煥催請點用各省巡撫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

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撫按臺省諸缺一起

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革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

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閣臣乃心膂朕

之任非比他員今九卿奏着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四

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滿

朝薦等既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壽節

在通鄉爲滿弼重臣豈得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

出是何君臣禮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

卽遵屢旨退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

陳

吏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璽

八月釋滿朝薦王邦才下孔時於詔獄三人皆稅監

所誣奏也

方從哲具道南爲大學士

十一月內官邢洪糾其黨四五十人於午門外凌碎御史某御史田春閣不報

皇太后失寐上日夜恭進藥餌皮膚上蒼願以身

代

皇太子妃郭氏薨

延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發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

從存吳道南等回奏云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

數使王之令德既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揆

皇明通紀

卷早 萬曆

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加也

閣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

是年奴酋圖其塔上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金白

二酋匿之而奴酋益壘南關曠土圖窺併紐西虜宰

援而奴兒哈亦已好語謝都御史張瀾謂撫安等區

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壘築罷海撫情形上書稱北關

近開二寨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北關堅拒不與

會東酋塔上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老女下酋遜謝

爲別婚東酋乃忿號謂是匪伊違擇其一金台失有

女爲兄那林李羅及義城宰賽反目頃金酋故殺那

酋妻即率衆之外母率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

失以失守率酋忿相攻北酋怒奴酋賄結請釋二酋

無養應東建也時金白二酋來告急別將曹文煥爲

潛盟給以火礮奴酋計廢我兵北關乃可圖則益遣

子骨里恩不肯漢耕牧無敢淫于異日願質子爲信

井上書訟北關匪婿狀瀾以爲然遣官藉大成往申

諭奴酋遵諭以第七子巴上海入撫順關願留質康

寧或 京師譯巴上海乃奴酋親子妾真奇生親巴

上太弟也謹聽 朝議進止其北關匪奴婿塔上台吉

皇明通紀

卷早 萬曆

初發完聚當永紓遠患時濟甚後其功未幾奴酋度

我曉備即嚴兵圍燒金白十九寨我師援不時發總

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遣失策棄南關不救一之

謂甚北關再折入奴東方憂滋大已克發援時廣子

故在也而奴酋固已易志矣薛三才請募兵三千餘

今原任總兵麻承恩恭將曹文煥分統屯開原諸堡

待其變頃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遠疏稱奴酋意不在

婚與女特借負匪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遽奴酋不

注意之兩事雖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報合名

污而體義前遣通官人奴慢語以部夷低衣充賞

我已甚長子洪巴兒一語罷兵隨奪其共柄囚之
獄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危急救以完開原請今麻
承恩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別遣他將以千人駐清
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報可奴酋又撤兵以
五百騎詣撫順慰負婦明無他意時北關爲西虜掠
撈易糧殆盡部落苦餓投奴甚衆即金酋一人亦往
奴又耳言撫慰給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
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
志

甲寅 萬曆四十二年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七

二月初九日皇太后午時崩逝

聖諭內閣朕每視藥侍膳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
的當赦的赦天下災傷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
回奏待 聖體萬安發旨擬行間 慈母偶爾崩逝
朕心哀切痛悼不已卿等擬赦稿來看欽此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
哭臨

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赦稿并請釋放楚宗人幽禁
從之

上聖母尊諡曰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宣

皇太后

關臣催請點候補科道

三月吏部具題陵工在通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
部署印督理

福王之國河南

四月關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言 詔書內稅
額已減停止有期不當再增但各省稅額多不過六
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賠累多年委爲困苦
即地方向有商船往來今已寥落前蒙 聖恩減去
二萬今又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不無
偏重況黎夷作亂與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垂憐

萬曆四十八年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八

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

初四日頒 聖母遺詔于天下臣民咸泣

四月福建稅監高家率其從人突至撫臣署執撫臣
袁一驥及其子至已署殿之復拘執按察司官

五月十五日潞王胡錕薨後諡曰簡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
邇一切監護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衆見今部寺卿

戚家數員恐分遣無人干典制有虧伏乞盡點會

推謝臣以補入缺

聖諭除內閣張寬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王万因恩慕聖母仙逝感悲未愈偶爾疾火上壅于五月十五日辰時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着該部查優厚例出自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

聖諭

六月葬孝定皇太后發引日大雨傾注皇主跪禮雨止方行微雨少微皇上太子送之承天門外泥深道滑至晚僅到土城露宿百執事踰跟四散次日日晴繞至沙河夫用三千內官折價用八百天雨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九

是散梓宮比舊加大有重疊朕親詣外朝具部撥昌平軍助之四日至陵

謝臣葉向高感觸聖孝上乞休第四十五疏

山陵莫獻禮成駙馬都尉侯拱宸復命

謝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

放餘忠云一東宮議學一瑞王婚期一補大僚

一起廢一點科道一邊餉一罷稅

是年奴酋益勾西虜圖北關而獲免乘機挾老女北

關願與獲免干緒緒當事論姑留老女繫兩酋心奴

酋但詐自喜每發兵以圖報為名志不在小議者率

為寒心而都御史潘綬謂鳳閣多矣潘之言曰北關

開原本親東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匿上酋成騎虎勢

奴酋富強遠人久為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

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為北關守

老女連婿且北酋為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為我

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夫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

邊慮是為無策御史重定策謂潘綬中道官藉大成

之慮以質子為奴所輕聊以解嘲廷議多右聲救者

已而奴兒哈赤復壘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

主聖運會巡撫都御史郭光復新蒞任衙門援兵至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十

者道相望奴開宏慈遠道定界者六堡但退大古

番字平陰自明年永不敢越種七月部夷盜殺陽馬

奴兒哈赤即就碑下示恭敬是歲貢夷減至十六人

蓋奴酋多怨好名類此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暮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抬什守門內

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鞫

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

似骷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為風癲提牢官王之

宋重加研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鹿劉二大監處語多

漢鄭國奏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
上大怒因 駕幸慈寧宮不傳鹵簿不設通贊令中
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聖父
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上卽倚左門柱
設低坐身俯白石欄欄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
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勝而前去 御前不
敷武 上練冠練袍 聖容粹穆 皇太子冠翼善
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 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
上卽宣諭曰昨有風癩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
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萬曆 三

離間我父子理應見刑部郎中趙會祖問的招情正
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印時凌遲處決其
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
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戮乎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見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
光復伏于東中忠愛激烈極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
愛 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
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 聖怒微于色連呼幾結
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令中消禁下彼承 旨者見
上震怒羣臣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上意戒無亂殿

但押令朝房待 旨怒稍爽又以手約 皇太子體
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
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又顧問 皇太子你
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癩之人夾了便
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爾等無聽流言
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 上悅問臣因請
東宮出講 上諭稍待釋後因令羣臣出尋誅張差
於市斃龐劉二侍於內廷事遂寢於是罷王之案官
補何士晉於外
五月命相 皇太子妃墳地及東宮生母 皇貴妃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萬曆 三

縱釋馬三通等者刑部重擬劉光復罪等刑侍郎張
問達傳
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
屬夷虎墩兒惡犯廣寧錦義
套虜分冠延緩孤山副總兵金軍覆沒
京師地震
北關白首以老女婚暖兒子奴兒哈赤發兵爭之御
史王雅量疏稱何故北關恐藩籬一撤奴酋與暖兒
合而達不支今奴暖爭婚勢不駢合而北關奴強援

於職適爲中國利奴或不聽宣諭我督光國陰約
免從南關入奴亡可待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武臣凌應登覆御史凌漢冲於朝有旨會勘
科余慈華御史李養志各以來應登罰俸御史程鳳
神亦以論應登請外

二月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國學士吳道南禮部
尚書掌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名放榜後第
一名第六名以筆發除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鈺等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肆房

五月江西大水

六月時上於萬幾架置不理而殿於御內其敢有
私竊者故推補大寮庶衆之疏無歲無月不上而蒙
閣皆出自上意方從否能以循默苟容獨當上

眷御史出差至五六年不受代而有徑自去者去亦
莫之問中外惟以最座相尙而勤事之吏無不垂首
喪氣

起居注之職尙有一翰林官專任筆向高廢其官而

自領之然尙高便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而
遂廢有以日使史事爲言從哲云異日纂修史官自
甲各部本章閱之內府藏書甚多自焦竑遺謫後史

官避嫌不敢至內府繕閱而書皆爲吏役竊去所藏
漸耗有諷從哲整飭一番者從哲是賴曰此又多事
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首部落殺掠御史王稚

量恭游擊爲有功載罪以需後效
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

坊

丁巳 萬曆四十五年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十四
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謚例疏請應得謚諸臣四十四

人勅下翰林院撰擬謚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崇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奏論陝西房事疏曰看得套虜乞
款連臣許之仍議帶補前經章去七年市賞約以新
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繒之

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
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餉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
長驅虜廷可也何至恣犬羊之求填落堡之欲示我

以弱至此乎

貴州苗仲肆虐黔中生靈塗炭極矣撫臣張鶴鳴集兵分道剿之

二月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子出閣就傳

三月初八日吏部奉 詔考察京官計典例于正月舉行遲至此亦變局也

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問斷監犯淹繫久囚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直隸巡按毛堪疏請近畿蝗旱甚慘懇 恩免稅以修實政以召天和

五月 冊封各藩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五

六月應天等處大旱巡撫王應麟奏請賑賜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

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爲閣務煩重勢難獨任請簡新輔以隆政本

八月顏子六十代孫五經博士顏伯康等慶賀 聖

壽至京

宣府天鳴地震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原平奸

民釀亂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叅云看得嘉

秀里老不遠數千里昧於陳言益爲三縣田糧影射

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

因而叩閭辨訴耳夫田糧卽有推有收而兩縣無過

割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似宜糧歸嘉善田在嘉秀

者似宜糧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抵竊恐田在嘉

秀之三千餘畝視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

多寡不敵甚明也若云三縣始合而後分冊籍相仍

經界難正夫合之日經界自混而爲一分之後經界

安晰而爲兩縱令差錯于初分正應釐革于今日豈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六

可因仍冊籍之混淆而不謂兩縣界之分明云爲子

民者宜靜聽處分若擁衆譁然曉曉追挾則當急懲

也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涇涸徹天三災疊至

萬姓倒懸各官請賑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關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奏報屯田災異海加懸乞軫恤

改折以撫窮軍

十月 命開涓唯封代藩世子先是開涓生千陸處五年開涓生千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因代王溺愛開涓謀黜開涓擅辭以請時部幸通政司宗人府谷疏斥其議經年不結至是始奉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 皇太子第三子薨

路簡王妃李氏懇請 天恩特准襲封以重祚藩時

世子年已九歲 賜名常璚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選李家倭守備魏允高降罰有差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七

修德殿災

纂修玉牒成

漳州大水

延祥宮災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疏曰竊見數月以來政事日蹙而批發益遲事體重大者 皇上既以爲重而慎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爲輕而忽之臣等竊所迫切者 皇上既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容者又因其緩而故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所用徒見臣等日日祈禱而 皇上

且以爲此煩聒也此激擾也甚且以爲市恩沽名也于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凝滯諸疏一概留中夫其所僅請者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請 皇上深思而熟計之

已追獲伏法

江南風旱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叩尾渡江而南

穴處食肉

戊午 萬曆四十六年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八

四月款兒哈赤律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發

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

檄清河言有七事卿悞齊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

翰總兵張承胤後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督

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延統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顏廷

相遊擊梁汝貴處之全軍覆沒而卒燬各營方集遠

河西岸虎堡傳調啊嗎穆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

應勦京師震動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渾血

上特起廢將李如桓總達鎮兵及鐵廠辦杜松屯山

海關劉綎、宋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違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御往經略。詔總督劉遵侍，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積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制例也。

遠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覲瀋陽，請救廷議，懇發帑金，奏餉百萬，大典問罪之師。

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往軍，與項之，謀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海陽，詔斬奴首。

子千金世職總督汪可受疏稱，夷虜更番，疲我征調，未集諸練土著人，自爲守遠，產諸生暫停試，各倡義。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七

族有功，得破格賜封，名并承通，登萊海運濟餉，尋以虜微，劉保撫臣罷移鎮本兵，引征，倭征，擄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暇發。

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賈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衛述，愾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

及三岔柴河，退壘爲難，賈儒紳等以行間謀，最秘，御史李微儀謂，遠必以剿之，規模爲守，以守之餘力。

爲剿，乃爲完算，請速治遠撫臣李維翰。

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經略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寇。

堡報疏，請就近徵調。

上罷練，諭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第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

徵兵萬人，延寧并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上可其奏，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傳調餉。

鎮臺兵，給同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接遠。

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爲民。

偵報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房柳葉，兼與宰變合衆，近十萬，北關備備。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十

不免朝鮮已諸秦，且督匠造船，島飽江，李永芳亦降奴，締刻，命借太工馬價，各五千萬兩，濟遠餉，項之西虜，乃發砂花等，進犯長勇堡。

七月，賜辦事總兵張承胤，識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時奴兒哈赤，從鴨綠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恭將鄒備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謂戰不從賊，肩板挖壕。

自寅五未，應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賊備賢遙見，叛人李永芳，招食大罵，赴敵，亦歿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噬束手待斃，爲賊殺，據萬計，自三岔至旅。

山並遭焚燬唯恭將賀世賢於警陽邊外縱擊得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略楊鎬劄一并諭飭諸邊經略聞傲單騎赴河東環陽寬奠眾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勅從征并乞稍黃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

八月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命下故侍逾期試初場

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又設援遼備司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久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柏以朔三日馳濟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縱毒受款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出尤旗象主兵而星順地震報相連

贈大學士李廷機少保諡文節沈鯉太保

十二月北關吏曹金台失以劣得見華台州贈奴酋一寨來告賜白金二千兩緣段二十表裏時御史

陳王廷按開原知金台失所最腫夷婦爲指揮王世忠始密遣入北關說以虎墩兔懸章且旦夕勦夷受賞銀以千金金酋利之遂有是捷

特旨命鄭養性襲其父右都督

是月遼州遠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日氣直旱城上

已未 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師征調雲集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援遼遊擊佟國新叛附于奴以父勳年在奴也

二月總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督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若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實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清陽攻其西李如柏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稱鴿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經率都司祖天定等從驕馬側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宜原任總兵趙夢麟並謙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

駐廣寧營畢，梟撫順陣巡指揮白雲龍，朔朏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

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酉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

會試以吏部侍郎史繼階禮部侍郎韓爌充主考官。

取莊際昌等三百餘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

身有差。

時際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洗補字，科臣楊漣疏曰：以狀元而別字必三百進士皆不識字人，可以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與白可一時諱其直言。

考選庶吉士倪啓祥等二十三人。

皇太子才人王氏薨。

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字漢賊萬餘忽進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

礮馬馬林改繇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

勝來攻，亦敗績，開原食事潘宗顏及寶永澄麻岩、

外同

李如楨

從軍

之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冠十餘寨

朔四日，賊龍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

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一路李如楨以經略令

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關於東方，松番登

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火，火器盡燬，白氣竟天，

外同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徹乘機挾賞，申

飾前昌防禦，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書

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尚

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

九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皆謂李如柏衰極不堪

登壇，是役迨迴，個全疑有謬巧。

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詔廷臣

會議，終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

出，土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上竟遣如楨往

檄如楨候勘。

諭經略楊銘戴罪視事，迺宜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

關應援。

時宰殺諸酋，並耳奴賄獲兇方，沿河駐牧，奴兒哈赤

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稱，損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遂將

綱探三岔所聯船陸圍金首寨以之奴兒哈赤以寧
騎繞潘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奴酋男貴英失鬼
陣攻來告

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
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還覆蓋登而北圍於朔
三日夕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
庭請獎邱朝蘇諭以一旅屯沿江寨奴酋攻寬奠
鎮江路并劫北關連屯圍原侯奴犯開鐵師襲老寨
無爲所結從之

大學士方從哲疏請遣民爲兵并捐俸濟餉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四

御史楊鶴因上道中使傳牌亡稱士請卹故帥劉

綏家屬及望外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奴酋縱掠鉄嶺柴河撫安等堡

宣武門外竊聞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陽

理或政實善薛三才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殉人

人自危

虎並兇惡據衆數萬臨廣寧連旋去

宜鎮營兵鼓噪不赴調詔逮治總兵劉孔胤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圍鐵嶺撫

安堡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執燕廷弼以

新推背後論

戶科李奇珍論李如相先納奴兒弟素兒哈赤女爲

妾生第三子彼中有女婚作鎮守遼東落誰手之議

漳州民李新自稱弘武老梁黨流劫

朝鮮谷殺奴酋後書聲號借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

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

直薄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寧煖新盟

是以孤城立下

西虜連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四

關鎮西堡濟鐵奔江上乃起林熊延弼金都御史

兼兵部侍郎代楊鶴經畧延弼疏請決策恢復開原

上賜劄令刻期從事延弼單騎疏道可業張益疏請

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

吹差騎史張銓接應

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或謂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擊

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已失宜賜勅撫

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嫌可藉聯屬奴酋奸細在兩

河甚夥可卽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無措且開故令

郡邑捐贖有議晒之

七月，移花衣冠十方寺堡，奴兒哈赤遂窺其隙。水西安疆臣以女妻安效良，效良愛故妻活菩薩與疆臣生隙，陰構烏撒土婦麗氏，買養官保與效良計，甲帶水西烏撒阿地阿梯兵追效良，夫婦殺虜殊慘，上允省稅，誓充遠師。

左贊善徐光祿願使朝鮮，宜諭應援有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遠兵馬。

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盡自開原既越，漸鐵遼東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暗潛，開原一帶堅城。

應時立破。

卷四十一

三

經略熊廷弼時募兵八百，前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集之，熊官兒屯以提聞。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節等散壇，躬祭撫清，開鐵嶺，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

廷弼奏曰：臣至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為鐵陽，南清河，西為撫順，北為柴河。三岔見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陣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

卷四十一

之大畧也。西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江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平例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見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設林菁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盡地而守，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因而轉應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

卷四十一

三

呈明通紀
聖海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畧也。
上度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親騎遠治楊鎮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謂宰養因奴酋陷鐵嶺引兵爭圖被執如楨竟襲西虜殘殺為首功經略能延擄亦擒如楨十不抵一謂賊陷開原淫酗捆載不能遂擊陷鐵嶺與西虜爭殺不能乘其散更慮報西虜三萬合營致迫濟遼廣願急調李攜信代將北關且疆奴酋計搗遼撫盡戮朝鮮降卒防內變。
二十一日奴兒哈赤伴和衷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

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此關相繼淪覆

給事姚宗文奉命閱邊因訪金白部落頗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甚焉奴酋寨而力革二女長述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奈河兒寨大中根兒娶虎壘兒酋虎酋挾賞乃屬接察使袁應泰遣諸虜酋并投書副總兵姜瑄傳諭腦毛大及慈同仇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廣其意科臣并請為金白立廟而前所遣指揮王世忠卽南關喬時隸廣寧為加銜遊擊請陞實職風示四夷

皇明通紀卷四十九

上以邊警告急起程督善徐光祿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

于總督汪可受回籍

經略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退其深入

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為質且連變兇諸營持諭帖激勸花虎慈愛以利及鼓衆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上允部議釋罪弁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

罪往授邊

初諸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道左為甚經略特斬遊擊陳倫以殲因決策中遼陽挑棄築垣借水為防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謀稱奴酋方造奸細詭女裝謀

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連左大雪多凍饒經略

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賊衝以糧

既請撤回遼陽就食

烏撤賊首戈勾連鎮雄水西兵二萬五千越境至樂

農殺安效良活者隱匿薄雲益州城土舍安遠領家

丁防護賊分七路入官兵潰遠及軍官方策僅以身

免

皇明通紀卷四十九

十一月奴兒哈赤掠入龍潭口且往同鐵賊運密

梁

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雨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

司天失占

同原人李文謀亂自稱彌天王天眞混元年

庚申歲四十八年

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為民

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之說屢說不聽矣貴精之說

卒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寧陽寬奠鎮江皆當

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闖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

聚攻而主貴精之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延一百里如何能濟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燬城警援本兵得報張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金謂兵占已而奴酋竟寂然

四月初六日大行皇后崩

經略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近賊巢奴兒哈亦敢深入作誘虜曉河西徐圖乘敵得宰宋會兵遣酋于同次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發傷傍招降誦侮無狀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五月召見輔臣方從哲于臥內諭以故下已有罪古東事在克大察科道宿侯間即簡發

御史倪應春疏曰日者聖躬違和輔臣從哲忽蒙召見當是時不召助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工而汲汲倦倦惟輔臣者豈非以股肱心膂惟此一介臣乎意輔臣仰對天顏凡可憤誠以感動之者無所不至而咫尺龍光寥寥數語俄而人俄而出如枚卜鈐印大察考選發帑諸事十不得一有識者益不勝杞憂焉感遇巷網羅之微素未得于播鳳倉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觀西失之千里宮門

隔者九關豈不虛此良過哉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東經略圍遼離遼陽以萬騎蹂撫順關萬騎蹂撫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桂設防瀋陽却之

上特發帑金三十萬兩

關陝永保援兵踵道嚴檄招撫

兵部疏為夷氛正熾防禦宏嚴奉聖旨云奴賊大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為可慮着各總兵官督率將士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追緝致誤軍機酌據法處治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七月初九日聖諭內閣前皇太子率大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朕問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志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礙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墳之側極為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

十四日聖諭禮部謹中宮皇后丙申上疾大漸召見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希晉張問達黃克繼侍郎蔡

如辭入見于弘德殿諸臣候安畢嘉議以用人請

上俞允之。上問違事云何嘉善曰臣當戮力料理

即日薄平無煩。聖慮。上頷之諸臣叩首而出即

日帝崩

遣詔皇太子嗣皇帝位

司禮監傳皇太子令旨說與普理通海等處稅監

張輝馬堂胡寶潘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

因三殿與兩宮未定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

叔首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

行停止張輝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徵花官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金等銀各解進應用該部知道

又傳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

武官星夜解赴九邊着彼處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

沾實惠

又傳皇太子令旨遣父皇遺言着封皇貴妃鄭

氏爲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禮部以爲無何

奏乞寢之

皇明通紀集要四十卷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一

太學臣江旭奇

光宗貞皇帝

庚申前曆四十八年

八月朔皇太子即位

西僧來貢西僧上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奏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假餉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謂士風方競于斯不以教化隄防之則孔方操權到處搜括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

皇明通紀

卷五

西體其所決裂者大矣

復王昌齡馬都尉從輔臣方從哲請也

三日戊申南直隸巡按奏停織造以濟國用以應

民困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巳酉吏部奏起廢官奉詔書內欵也

登程歸內一款其有事關本按官得罪辭斥請

皮承顯沒身者吏部作違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

起陸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

僕寺正卿宋一桂太僕寺少卿宋國祚南京禮部尚

書馮從吾尚寶寺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防邊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奏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

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引蠹賊不去

嘉禾不生為喻

六日辛亥科臣周瑞奏言慎初三要上諭內閣

朕覽文書見周朝瑞仰獻慎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

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輕如何擅行資奏

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節并典禮等

皇明通紀

卷五

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休指用之知該周朝瑞這

所要應妄言本當拿問朕思皇考親梓宮在殿

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選

遵照舊規行

御史張瀚奏言相臣宜內外兼用謂大聖立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乃今承訛襲弊示錄弟傳子嗣林接

引多出干知已沿習舊規牢不可破然本朝相繼處

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起家何不專在詞林

林黃文簡以中書舍人人金文敏以給事中入黃敕

謬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

嘗卑用詞林之爲拘拘也又謂翰林一路淺薄直至
進步黃扉始爲難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悠悠無
轉身便成軟熟遇事安能把持偶有意氣妻子奪之
所以含垢忍恥寧死不去又謂方從者獨相七年人
言頗多臣方以枚卜致望始不細舉乞 陛下面諭
同奉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舊舊套正用詞臣務
于中外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林並推又謂
尚臣名位既不朝下則首次不可太分蓋一人之聰
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有偏主其間如
沈一貫等卽一日而用十人亦何益哉又謂卜之之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術必有孫石揚之執持而夫其言最居正之作用
而去其驕不然此日之相敵不敵臨於幹局無濟亦
何取于兼用哉
吏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立東宮護遼 遺詔於釋
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
九日親朝
造曆
歲以明歲改奉曆
元年大統曆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諫說言枚卜推舉謂天子之職

在干輪相相道得而天下理 國朝楊士奇李賢張
學敬楊一清皆以郎署起家一時表表如昨歲廷臣
建言亦曾會推一二外臣非老夫老耄庸庸碌碌干草
頭則玩養驕然挂虛名于簡末使舉朝登進之苦心
等干圖餌而 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
抑給外廷之無人此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斷
宜在在搜羅明明啟奏務求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
人強弱虛實其呈已試之効庶無覆轍之患矣
九日甲寅以袁應泰趙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陳紹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言救時切務一曰充仁義謂室復
祖制貯金花千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疏入被降
十一日丙辰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
廷臣者在虛公二字所願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
字蓋欲根究楊鐫李如柏鄭之范劉國縉保舉之人
以破私交以絕賄賂以濟邊事而其最要者則係于
擇相
戶部李如圭奏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 聖志勤視
朝開經筵慎枚卜

十二日丁巳。上御門。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妄去

議論以收真才。十三日戊午。御史黃彥士奏。陳要務。列爲十條。一曰

隆孝思。二曰攝聖躬。三曰備輔導。四曰勤政事。一曰通言路。二曰起廢弁。三曰振吏治。四曰謹閹寺。一曰嚴武備。二曰固邊防。

詔。肅朝儀。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酒金大扇。回至省。忽聽有散班官干

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門後。深恩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奏旨

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謹。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叅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

十四日己未。御史永安疏陳。交濟之道。謂人臣所當自靖者有二。一嚴章奏之體。夫詞尚體要。自古重

之。况章奏乎。惟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如舉劾一人無滋射覆。明白正大。俾萬機

之下一覽無餘。則聽者樂聽矣。一言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泛而涉之爲支。強而聒之爲

躁。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則麟可披。大抵言期于利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是不必附清流。使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

者下之所以承上也。所望于當宁者亦有二。人君尊如天明。如日。喜則和風淑雨。怒則震霆迅雷。形

之章奏。欲言者十不得其七。使之面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是陛下之威宏。霽也。昔設鐸建鼓。罔非求

言。惟揚善隱惡。斯成大智。千數十疏而得一疏。即爲可采之藟。非千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

聽其所可聽。置其所不可聽。是兼收之益。宏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奉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奏旨

有裨交濟之道。知道了。着該部知道。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聖諭到。閣云

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煩勞。明年先開講學。冊立吉期。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舉

行。臣捧誦之餘。不勝驚惶。考祖宗冊立之期。英宗以六歲。孝宗以二歲。武宗幾周歲。未聞年十

六而名位未正。據教未行者。前次奉旨。已明以冠服爲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赫赫王言。豈可反汗

復差。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遺詔不可不遵。明諭不可不信。仍照前旨。期舉行則國家幸

廷欽奉 聖諭臣謹藏之冊中不敢宣揚於外恐又增一番奏報也

清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斬

光祿軍械御史劉光復 神宗結其違例越奏銅
案高橋五載時年已六十七歲病弱
由四京恐天日悠遠行道遠下至是
王總清請省之其疏痛切海內稱快

題諭禮部奏文武諸臣定議以誌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官門恭候 萬

安傳奉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日頭目眩暈
四肢軟弱不能動履且同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時
召卿等來見

皇明通紀 卷四上 奏昌 七

十七日壬戌照用閣臣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

二十人 欽點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諭內閣會推諸臣已點用了朕思舊輔葉向高匡

時傳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

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擬來
行待諭卿知

十八日癸亥禮科給事楊連奏申明禮制四事一日

正 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我
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不邇於日星年來防衛廢

弛使 皇城之內 殿廷之前游閑無賴蜂擁喧嘩

豈成法紀是奉 屢諭肅清衰慢即當責成該部嚴
加整頓法在必行一日道 祖宗遺制凡機宜要務

當與閣部大臣妥商而商諮察詳慎不特傳 旨判
可否而已 先朝平臺召對不徒輔臣即各部尚書

亦皆顧問備極縝密甚有奏事終日跪不能起命近
侍扶掖而與者 世宗肅居而施撰進諸臣不離左

右議論批荅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
絕一有隔絕即開蔽壘請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

問即便修恭矣一日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
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通

皇明通紀 卷四上 奏昌 八

來章奏駁閣裁決希問眾世號為大知大舍與夫頑
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以 先帝寬仁

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寬
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伏乞

勅下部院密處者處密去者去幸無概從落套曲肅
勉留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日申

章疏奏請之體古來文章有體要況於奏對尤貴疏
明旨意皆先臣韓文忠李夢陽具疏草而囑之四是

勿可簡簡則覽弗肯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肯也此
百可為萬世章奏之式今封章眇無顧忌言一事而

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攬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德
捉風捕影若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伏乞申飭
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庶舉次有意勸
懲不爽矣

十九日甲子禮部署部事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
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英國公張惟
賢等恭擬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範天合道哲肅敦
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上依擬
命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上諭禮部議上 皇妣孝端皇后徽美鴻稱

皇明通紀卷一百一十五

上諭禮部議上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徽稱并

還附禮儀引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

尊諡曰孝恪溫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耐華

永陵建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故事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請訓護 聖躬

冊立東宮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書云閣下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

不妨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愼

其初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消官閣之壓致

以負 先帝之託更不可言也方今 國是艱難

憲備閣下謂鋪張過當務爲老成鎮靜之說則增傷
體口難防恐事關 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
兩端晏然一出入風譏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
臣義士有膽願閣下熟思之也職官早言輕妄爲閣
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旦晚冊立 東宮斷不必執
九月初九之成命庶 國本早定官茹清消此系檢
之收諒閣下決無吝爲矣

御史鄭宗周揭稱欽安 聖躬則以至請召見擇醫

爲第一義欽安 皇長子則以速行冊立速移慈慶

宮爲一義防微杜漸使宵小知廷有人有所忌而

皇明通紀卷一百一十六

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機也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謂民之

制也貨官爲甚所以用貨官者則事制爲之濫觴也

朝廷不自取而假手於貨官此與自取何異伏乞一

切事制悉爲停止軍之制也債帥爲甚所以用債帥

者則文職爲之開竅也賄不入軍懸其缺以待其人

其人既列又勸其數以稽其候夫稱貸而益欲無克

制以求償得乎伏乞 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民生

不促將帥得人矣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萬安奏言昔人治病以服藥有効爲中策以不服藥保善爲上策蓋慾寐心清元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害及不可言矣

二十三日庚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及盡甚或鼓家村舍合門婦孺子併命於其焚燬比渡江後甌戶之拾食餓殍民之拾漕粒所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於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洵洵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十而

皇明通紀 卷五 泰昌

十一

猶未已而船盼不到民家皆爲空虛小民垂索偶語思圖一逞爲其小易而約難禁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不然遼左凶殘近在心腹矣然習情無改於奇犖物力日趨於凋落三衢九市非不瀟目繁華閭里窮簷實則兇帝女哭所

理刑千
卷五
泰昌

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索之臣部臣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豈可不爲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作賊誰謂我皇上催科者今日璽財二字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耻可雪也

卷五
泰昌

府改於荊州衛州

卷五
泰昌

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

卷五
泰昌

有旨傳諭著即議議及合行禮儀具奏

卷五
泰昌

上又諭選侍李氏侍朕勤勞撫皇長子如親生厥功

卷五
泰昌

皇明通紀 卷五 泰昌 十一

卷五
泰昌

二十四日巳巳御史王遠宜奏治平第一要務謂欲

卷五
泰昌

安民生無如紓核吏治而紓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

卷五
泰昌

兩端郡邑俱有正賦若苛罰催擾是小民脂膏罄爲

卷五
泰昌

官胥囊橐之資耳凡犯此者當重按其罪

卷五
泰昌

戶部奏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關開專

卷五
泰昌

理運事

卷五
泰昌

科臣楊建業論崔文昇用藥之誤謂士庶偶有疾病

卷五
泰昌

親友見醫無効則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忍以主人

性命付之庸醫何況臣子之於君父哉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丰神清減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語諸臣各相驚駭不知何遽至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鄰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敬問聖安并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得食用藥者之肉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項蒙召見大臣親聞天語兩夜未睡未粥日食不多雖實誤皇上因頻至此臣不願與此股醫俱生矣而此股醫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醫家有皇明通紀卷五十一

保定之矣又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摺爲懇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夫禮上尊稱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於大行皇后有廢尊之以生母則於本生皇后有廢貴妃試思聖母配天育君辛勞垂四十春秋止崇尚此皇后二字貴妃今日奉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不可明之妄念哉故養性請收回成命正所以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也二十五日庚午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經筵日講二十六日辛未上疾大漸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璠尚書同議李如圭孫如游黃嘉善黃克儉御史張問進給事中范濟世傷連御史顧從於乾清宮上御東暖閣侍倡愚凡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上命諸臣前進諭曰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李選侍且論通封孫如游奏曰聖諭臣等自當仰體但前奉聖諭上二后徽稱并郭元妃王才人封監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宏俟四大禮既畢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厥功之懋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爲不可上曰著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諸

臣叩頭退

邊餉御史萬崇德奏請截漕糧二十萬石以濟邊并請造船以運餉

二十七日壬申以李騰芳鄧以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栢李如楨還

題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兩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御史左光斗奏遼東荒旱請截漕二十萬石以爲救荒第一着請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爲救寒第一着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五

給事中李如圭奏冊封 選侍官在四大禮之後

追如曾於互滿

防邊

上再召方從哲等十三員於乾清官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備原下期空舊

近早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

卿等輔佐爲養 舜父諸及壽官輔臣以 皇考山陵

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官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遠及

此上仍諭嬰養者具賜諸臣銀幣燒制

是日李可灼進華

帝崩

九月乙亥朔帝崩遺詔皇長子嗣皇帝位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宜着該部從優厚議合行

喪禮相樺山陵并停止皇極門殿暨廟坤等處工程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於

乾清宮畢即詣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

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外至文華殿先叩慰 皇長子即正 皇長

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

極讀朝服以待奉 令宜例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

行於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六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謂師長之

教不可不嚴提調之體不可不重

吏部等衙門周鼎漢等奏請傳 諭選侍李氏移駐

後殿謂選侍雖有撫愛之心目不無形敬之懼且

歲下年齒漸次漸禮未成雖着粉黛時酒目前萬一

防微緝跡所關匪細

御史左光斗奏請官禁正名位官內廷之有乾清官

額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

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過有大故

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

未之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與制乖舛各分倒置臣竊竊之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見於今誠有不忍言者矣

三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崇禎 十七

封吉期另行選擇 今吉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 今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堂堂 聖體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

言金丹此膽更不見有人矣且倡為妖言精知子平五星天壽莫逃此等妖人重則當罪以妖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 殿下頒以賞

格果酬其藥價乎抑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不通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奉 今旨李可灼於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効殊失敬慎但

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請下 崔文昇法司嚴鞫言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致 大行皇帝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九廟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不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臣竊為 殿下危之奉 今旨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瘁以敢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金未奏効其進學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崇禎 十八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禮儀種種舛錯願三三大臣加意引張居正為喻并論李可灼之罪

上因九卿科道之請 御批移官待擇日即行五日巳卯兵科楊連奏請傳 勅 李選侍立於移

宮言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 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竊疑之故力請 殿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茲 祖宗之宗社為重官幃之恩寵為輕今諸臣靜候五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

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請下 崔文昇法司嚴鞫言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致 大行皇帝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九廟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不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臣竊為 殿下危之奉 今旨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瘁以敢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金未奏効其進學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有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今奉有移宮明旨若
復擇吉就廷堂真欲中外之共主遷還一宮乎人
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
珍藏豈必欲盡取累朝之有而後出官乎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以今日天地神明之
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遂侍非嫡母
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
天下孰能平之前鄭貴妃亦以保護先帝爲名不
離乾清宮左右雖先帝聖鑒隨即遣去而病體所
皇明通紀卷四 泰昌 十

以沉痾醫藥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
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失毋察泄
泄再爲姑聽之說亦在今日若君不思尊天子而
曲徇怙寵之宮人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並
殛之矣

李選侍移居仁壽殿

改元泰昌先是奉臣會同禮科李如珪奏言先帝
即位雖僅匝月而善政已足千秋豈可使年號之不
存臣謂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爲就下紀元今年人不

月初一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偕之
先帝俱稱泰昌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
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之實數又不礙殿下明
年之稱元實至便也○御史張潑揭曰先帝八月
登極以明年爲泰昌不忘皇祖也今上九月登
極以明年爲天啓不幾忘先帝乎當仍以明年爲
泰昌元年再踰年始改爲天啓在 先帝不忍忘
皇祖在今上亦不忍忘先帝事死如生其志一
其事同乃天啓元年之詔已頒而泰昌改元之議方
起明年天啓已難及況今年萬曆遂無泰昌嗚呼思

皇明通紀卷四 泰昌 十

慕寄之何所先帝即位一日權稅益罷帑金大發
大僚既充耳目亦備若紀元事而紀年世遠言遷得
無以中主視之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爲泰昌以明
年正月爲天啓畢竟於先帝不違改元之意不甚
符合然亦於不安中求其近似者以之若欲奉泰昌
之號而不存第曰未及改元而朕於義不忍恐臣子
愛君不敢爲今上作此過舉也○御史黃士彥議
曰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勝書其爲共主明矣而
登極之詔稱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
先帝宴駕踰月矣臣子乃進而改之如八月可改爲

泰昌則九月可改爲天啓矣。或以失紀泰昌年號則先帝時雖未久。大位已正固。九廟一代之宗也。修史者自書其宗。皇帝於某年月日即位。詔以明年爲某元年。所行某事。某政。某日崩。未及改元。修史之體若此。誰能隱之。或以孝子尊親爲疑。夫人子之心無盡。而事勢偶值其窮。亦人子無可奈何者。或以事不經見。不妨通其權爲解。夫權所以濟變也。非於理不通而強爲者也。今改泰昌之號於事無所加。不改泰昌之號於事無所闕。正宜以常禮爲御耳。安用反經而不合於道乎之爲。是乎。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

皇明通紀

卷二 泰昌

一日改元泰昌。臣竊以爲非是。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爲改。崩而不忍。斬削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已改矣。天啓之明年以定矣。泰昌二年。茫無安頓。於是追思

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天下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稱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第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侄兄弟之事行於父子之間乎。以統以世。無一可者。臣竊以爲非理也。泰昌之於萬曆。猶天啓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其親則削之。是隘。皇上於不孝也。卽不恐於祖而忍於其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

皇明通紀

卷二 泰昌

三

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通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者。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沒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父。俯又不能得之子。則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己之有餘。則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皇考之靈。不安而謂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爲非情矣。夫平古禮法史書之宗。無如朱紫陽。則存萬曆而分存泰昌。綱目通鑑兩書具在一覽。可得勿庸聚訟爲矣。嗟乎。嗟乎。是古臨年不收元之非。尤甚於不諭年收元之非。今已

觀先帝不惡敗元之是而又不貽皇上輪年不
敗元之非是在二三大臣主持之力耳

皇明通紀纂要卷四十一

終
卷四十一
終

三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二

太學臣江旭奇訂

皇長子即九月六日庚辰皇長子即位

七日辛巳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奏言內官李進忠等輾轉相攀株連無已科道所指數人外宜令該監與東廠從容訪實徐爲議處庶人心不至惶惑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叅輔臣方從哲十罪三可後言獨相七年妨賢妬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災

臨罪二挺擊 青宮庇護奸黨罪三忤行胸臆破壞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二 奏言

縹緲罪四縱子殺人滅祀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諒撫臣罪七馬上催督斷送全師罪八徇情罔上再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已不容於寬貸之世而況其無君之罪又有素稱虛托所不忍爲者乎 鄭貴妃封后之舉滿朝臣子執爭從哲兩可其間非 先帝其斷明視輟止暗之爲禍何可忍言是從哲拘平日之交連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爲 鄭氏私人麗色藏傾以因緣近幸之故欲抗 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

反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爲

貴妃又欲占住乾清是說 登極爲兇賊從哲何心

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天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

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臺臣論之從哲又何心而

代擬出脫律之趙盾不討賊又何辭於獄君之罪乎

是無君當誅者三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

得以風聞臆度輕誣大臣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

丁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保身一

曰定志一曰講學一曰勤政一曰納諫一曰謹微未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二 奏言

歸重閣臣之主持謂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然非

權何以稱重乎願 皇上子之以權絲綸無從中降

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旁落明良久而德業成豈

不持厥休哉

十日甲申御史孫紹昌奏進繼述二字言用人用財

宜召宜以 先帝爲法

十一日乙酉刑科魏應嘉奏請絕筵早舉大婚早定

近侍得人并諭方從哲等近事多舛當速爲改改

十二日丙戌大學士方從哲奏乞致仕 上溫答不

允辭

御史顧健奉邊左時事言如舊發難以來假令戰守早決未必滋蔓難圖始則諱言於守而以戰爲輕繼以失利於戰遂以守爲定局竊謂援遠之計失於守而成功於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經臣出關驗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師和未聞我兵以一矢相加遠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既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

先帝激勸之秋登邊臣親望之候而今日曰舊將犯槍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也一空專

皇明通紀八 卷四 三 泰昌

制關外胡匪不以聞雖見督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鞭馬而遠張大其詞誦功於部院此何等舉動不亦羞朝廷而貽笑夷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兵折將之辜而尚誇口邊城之無恙據遠以禦東虜竭全力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聖朝必令小醜同心窮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廩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况大帥雲集能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此

段精神不知當何時固結何如就慢若以戰馬驅壓爲勞而以乞身告病爲托非經臣之所以爲朝廷方便也今日之事盡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必無他擔之理也奉 聖旨建夷屢犯內地損失甚多邊陽孤危深爲可慮據延弼着益用心調理多方防禦圖保萬全以紓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制毋得推諉誤事

苗入撫順大掠而去

十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奏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上曰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皇明通紀八 卷四 三 泰昌

十四日戊子御史申廷議奏前 賜以租以四方荒

歉故也

御史鄭宗周再論崔文昇當 勅下法司明正典刑

并論方從哲原春司禮監查明奏處者何心

大學士方從哲再疏乞休 上仍溫答不允

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奏論經畧熊廷弼無謀者

八欺君者三奉一聖旨着九卿科道會議

經畧熊廷弼奏乞罷斥勘問因辨無謀之罪職願承

欺君之罪職不敢承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建奏論經略熊廷弼請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樁幸苦得二載之伴安咎在積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今臣爲廷弼者有二策廣收羣策勉圖後功督當報國以報君父是一策也繳還上方席蒿待罪來賢速代請 旨上裁是又一策也總之遼警日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倣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倣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病遺之 國家至於廟堂之上亦當博採羣謀悉心斟酌若悠悠泛泛今日講明日歇至於商量停當而遼陽已了當矣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元

科臣楊建奏報夷情臣於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總兵李光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已時賊不知其數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存亡旦夕莫必乞 簡督勇大將策應山海關一壯遠左聲援一爲 神京捍蔽仍乞 勅下吏部速擬經畧一二人左右司馬一人其計禦虜援遼作何方略并恭本兵黃嘉善一籌莫展誤封經誤 宗社之罪奉聖旨速督甚急這還禁兵將着兵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與縣設兵部侍郎吏部郎會議具奏

兵科楊建奏劾本兵黃嘉善八大罪

臣等謹將

四

臣等謹將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王疏請安醫藥好黨陰謀言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誅以爭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今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 青當同一森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奸謀一日不破 內庭之森謀一日不被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斷不得以含糊結局也

二十一日本未陝西撫臣李起元奏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寧麟州之間已縣見河水上近白至中時數底在治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河流均清三日時隔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六

二十二日丙申御史張修德奏糾經略熊廷弼一聽幼御史不三月而長之經略是何等尊崇天下勦兵良將任其調取 國家正賦加派任其浪費是何等委任乃無何而村落搶矣屯保破矣虜酋一人而殺掠不相當矣又未幾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一片土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溺乃佳佳欲養病也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報復愛人之氣縱逃斧鉞之典宜加貶竄之刑經略熊廷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遼之功并請 勅賜三元張修德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

謂臣張壽來陳養身養性勸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
惟令恤民補德十事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二十五日御史萬崇德奏議選餉旨

皇祖 先帝

前後特發帑銀內六十萬乃實也非餉也共二百萬
既有缺餉充餉之旨不妨作四分六分之用部臣

經臣各執所見殊失其平當兩酌焉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請保全 李選侍書曰 先

帝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天堯舜之道孝 而已

矣父有愛矣其子終身敬之不忘 先帝之於 姬

皇明通紀六 卷五 泰昌 七

貴妃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隙而但以爲念

皇祖竟渙然水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

輔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涼乎繼云 選侍原非

淑德原有習憾而亦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看 先

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 選侍曾產數胎育有

幼女被 賊情事草木感傷而况我臣子乎受 先帝

多少宏恩而 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愛姬乎願聞

下宛曲調幾極力回天令 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

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

萬載矣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奏 旨會議經臣去電

因奏官侍郎崔景榮張鶴鳴會都御史袁應泰三臣

皆可用請 勅兵臣一人往結廷弼令自度能得

將士共滅賊否能滅則尤或可令佩劍印視事如廷

弼自陳力竭則請令特罪關外再簡一人馳往遼東

蓋廷弼掛衆議者三以變駕爲氣鬼將帥不爲用不

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選入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雖

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騷擾者

姪初不能成功三至於黃嘉善督去三尺童子皆知

不識輔臣留之何故

皇明通紀六 卷五 泰昌 八

則科崇失機諸臣功罪狀然看得楊鶴喪師失地據

法罪原難追而曉曉置辨曰未嘗私李如相也曰杜

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相

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

以清河與如相故今杜松出撫則耶在如相性懦畏

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輕進而縞以令箭招之說

者謂今箭先藏相身託之傳自於縞則縞之私庇如

相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於如

相汲汲也杜松屢勇久養有古名將風聞縞將出關

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縞領未協不便大舉

貪功自用徑行不軌松乃密遣人遂關投揭當事與
縱其歸而如相偵知令人於關外遂回重責十棍致
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經總兵杜文煥抱憤投
揭可問即此舉動已合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相
伴與松酒酒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概
信不疑買勇先登不知如相早已布置奸人爲松縛
導誘其暗人奸伏蓋奴酋素所畏者松與劉珏也先
得鎬告示遠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
果爲鄉導所誘如相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
骨不存劉繼亦復血戰一時死賊是松之死實鎬與
如相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其日和戌之地而乃曰
三路之敗總繇杜松故遠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
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
功松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明旨獨不思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卽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
猶愈於以欺劾伏辜耶卽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
赦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明旨曰開原失
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相俱一體
之人況邊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而李繼
翰之於撫順紅旗僅戰總兵張永胤願叩門一見面

議不得食卒赴戰陷賊以死誠可痛恨如李繼翰
承奉並難免首事同事之條但鎬不可以之知已罪
耳如相雖先嫌經尚當離新鎬等若容免脫是謂無
刑
二十七日辛丑御史左光斗奏安選侍言選侍
既移宮之後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
使官闕不安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乞皇上宣召
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議
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憚中使口傳聖旨仍乞
將劉繼李進忠等正法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繫
從寬政上傳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左光斗具奏朕
避宮之繇朕昔幼冲時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
氣歐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
伸惟祝終天之愆前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
問安有李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
向大臣視顏口傳至今尚含羞恨因避李氏毒惡心
不自安聖居於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繼等傳
每日章奏文書先來索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卽日發
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爲武氏之禍
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朕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

恭李氏於曉驚宮月分午創供給糧種俱仰遵 皇
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誣謗實未知朕心
草敬李氏之不敢忘也其李進忠等田詔等俱係盜
庫首犯賊明証確自干憲典並請誅連法當首給務
將本犯與劉通姚進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
當事播弄脫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院遵行故
諭大學士方從哲等具揭封廷 上復諭曰李氏平
昔過惡多端無量盡悉朕意未伸人言不息昨已傳
諭明白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著遵旨即行發抄
咸使聞之方從哲等又具揭奏曰臣等以事關宮闈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崇禎

上

不宜輕洩於外故未敢發抄茲復蒙 皇上諭責不
勝悚懼除奉 旨發抄外惟望 皇上盛宏 聖度
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五子并 三
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
光矣 上又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
道了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挂念昨已有旨傳諭
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慶慶宮撫養所
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
傅氏居昭倫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
眷各衙門月分午創養瞻鏡俱從優厚俾各得所

崇禎
五
十
五

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知
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遠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
始聖慮卒數百人踰險出關至杏山而鉄嶺報失實
是時河東士民謂還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
謂還必亡各私備馬匹為走討也各道謂還必亡違
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關鳴泰往藩省不行而鳴泰且
途哭而返河西謂還必亡議增海州三全河茂為廣
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還必亡且留自備而不敢轉餉
也通關謂還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為寇資
也大小各衙門謂還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振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崇禎

上

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還必亡不敢守山海都門
則議戍海州為遼陽退步戊金伏為山東藩屏也即
奴賊謂還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
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
安堵舉朝帖肅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
輯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撫兵十
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破民屢
地為彼奴所笑誠有知所執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
於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今簡催而張帥頗餘
馬士僅而三疎喪師虞於今日何敢輕率如猷太

大創小大小創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土兵勢然後進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惟有亟遣才望勿誤壞封疆乃爲急着

遼東經畧熊廷弼獻還上方席榮待罪

太常寺少卿姚宗文揭明閱視揭曰經畧所云轉危爲安者第以遼瀋尚存耳不知岌岌焉憂遼之危者此三路初敗兵將未集時事也今已空九邊之精銳竭五方之物力將敵是求寧止自衛今遼瀋幸存急作收觀或尚可收拾故惶惶計之如必遼瀋既失而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泰昌 十一

後議經畧之功罪亦太晚矣經畧紛紛疏揭朕耿耿不平之甚此但不欲放倒英雄架子耳如果吞胡之畧可期報國之心未遂願鞠躬盡瘁以觀成功何不具疏力請曰臣不敢負國重恩今布置經管大有成績願留一年以恢復疆土再不效治臣之罪則聖明不難轉圜諸臣且爲推救此大英雄之所爲也何計不出此而徒狂呼怒號爲事干職初至遼陽經畧賦詩相逐逾日職亦以詩酬之中二語云羣心係望謝安石千帳傳呼郭令公勦燕相期實出衷念今以議論相差大非初心且職已出符理非慷慨論列

從廷初回

之日也故石具職而體揭上有言經畧熊廷弼解任回籍勸兵部勘議定奏仍科理候代員欽命該部即會推

罷兵部尚書黃嘉善

十月甲辰朔刑科魏應嘉會議奏曰熊廷弼之經畧遼東也雖支撐一年但虜不來耳看近日倉皇殺據隱匿不報不敢謂之無罪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任本兵并協理戎政仍令作速會推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泰昌 十四

初三日丙午聖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五日戊申經畧熊廷弼既數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臣魏應嘉復交章駁之於是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畧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從廷奏

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從廷奏

十一日甲寅敗酋於灰山科臣楊建奏勘事勿違言官謂祖宗設立科道計風聞糾勘未有即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使勘者即言者就今勘得逼真心雖肯服所勘之人與所

古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及漢多口成何政體况日者奴會通處撫順地方舊經事意氣已類新經事經未定若特遣科選三臣往勘道將之精神耳目不無又多照應驚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臣等謹將之功罪小而封額之關係大安者惟遠東新故臣張鎰前來監督者令平心細心勘明公案無開繼至之口無留不了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成命力請收回御史吳應琦奏勘官必須另遣謂兩造具陳必取裁於主者今三臣往勘必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朝廷之心大不便也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五

御史鄭宗周奏上疏論舉朝受不足者惟是兵食以食言之生財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以兵言之一方有事調遣張惶豈謂有制臣以爲間賊時長策莫若申明祖制京營兵固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十餘萬今止十二萬也邊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漸減遠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驟增誠使廟堂之上擬籌獨斷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冊之洪謨一洗近

日之積弊即或事勢難革不妨量爲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用有一餉必有一餉之兵矣未嘗論計臣李汝華憂國有心匡時無家述令自裁以爲因循尸素者之戒

奏請

命行人徵諸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淮何宗

奏請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奏請

吏部接出聖諭今歲皇祖考妣皇考升遐哀

禮相繼古今未有昨山陵襄事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十六

而昔孫卿游以一人而任煩煩竭忠惟恐心勞力竭庸懋勞績可嘉今特茲簡任着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勞臣至意其該司宏

著吏部從優紀錄故諭

御史賈繼春安陳四等合辭辭職禮部尚書孫如

游謂宰相乃第一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入當國賈

之日異必明付廷推公協典論而後宜麻有也拜命

無慚若孫如游何如入哉龍鍾有年孰敢無骨即日

大典勳崇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皇上恩

頒資養已不薄何至以三公爲充實之具九重結

獨笑之知若輔臣者既從諫先帝之中直屬屬而託之持備又稱弄皇上之威福默然而忽以傳宣自此而墨勅糾封無所底止亦可為寒心咋舌矣伏惟收回成命庶政本清而登庸之典重矣

戶科張國祥奏言僻倭不可不預防相業不可不更新將畧不可不早定

二十四日丁卯賊驚官災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最勤官與賊驚相聞甚遠已差人守護今賊驚官雖毀還侍李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十七

編修於謙益復官

南臺御史傅宗皋奏論崔文昇用藥之誤言文昇何心遂忍為此意者幾微與竅之中別有爪牙嚼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未可知也今文昇活口具在可拷而問也

御史馬逢舉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請正典刑

十一月庚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勸熊廷弼揭云日來見為道長張道長暨學科疏意急除奸問罪一得往逮會辦之 旨必朝聞 命而夕就逮矣及昨見

兵科公疏又要收回 成命而為之留行其若三公除奸問罪之慮何察其留行大旨謂勸者即言者就今勸得通真臣必不服而其實不然原曾被告例聽堂上處分今同勸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縣有總兵諸將軍民審一人有一人口辭勸一處有一處結狀經一官有一官勸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增損一字也誠如是而通真敢不服敢不相下臣意氣雖經經營久定即奴會挾眾恃強逢處撫順而藩奉諸將自能應禦道將精神儘能照管不至驚亂也若謂職之功罪小而封疆之關係大則又謂其言矣使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十八

功罪無關於封疆也為用助正惟關係封疆助而是獲守有所持循勸而非當事亟圖改正助而功則寬臣以安眾助而罪則處臣以懲眾如分功罪封疆為兩是欲勸臣於封疆外也或謂臣實勞顯綬彰彰然在地方無可勸者故三公不敢來然而來國無勸也言官有風聞奏事之例即說說欺君誣善皆實有此四字足以蓋之當今之世誰敢何兩衙門問妄言之罪何細縮於來勸之一行哉謹揭此為三公勸駕禮部李如珪奏言天氣尚未嚴寒請席不宜早撤上不聽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通不遵承成何國體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 先帝愚凡言猶在耳豈可忽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毋得資陳有蹈不敬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離黃至隱諷微詞尤非人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忖笑惑聽聞爾部院傳諭大小各官協恭和衷共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經畧熊廷弼交代疏曰臣蒙 恩允放回籍聽勸臣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十九

即可以交代行矣但查前諸臣參臣以破壞遠遁他人臣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清之於 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華城而逃今自遼奉以南不但本城退者復歸而開鐵瀋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成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瀋伊泥等城咸爲賊陷或致自棄雖未遠復而瀋陽奉集寬愛謙陽長承寬其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賊堡也去秋遼陽止騎馬兵四五千入川兵萬人瀋陽成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

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據餉司揭報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科糧并公費等銀正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本色米豆止用過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減廢大砲重二百斤已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者以數百位計百千砲以千計三眼銃馬銃以七千餘計其餘盛甲喇包臂手甲礮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鏟釘板牌桶等項皆以數千萬計詳具冊中而臣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二十

器械也何一件非錢大帑疾呼乎曰聞氣所得來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餐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職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趙充國曰兵戎國之大事老臣何嫌伐一特之同不爲 皇上明言之年來 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弟憑塘賊報緩急以爲說前冬去奉賊以水雪稍捷輒開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嚙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開然急急責職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

事世局
高宗
高宗

事世局
高宗
高宗

至如用杜松用李如栢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
書用閣科議督饒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効地方
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既處內地着重撫自能區處
停受幹辦緊急何用捨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
輒慨然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
矣此臣爲經畧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
給事中忠世揚遇災奏陳上下交修之實謂爵賞
禁當開冗官當議武備當修民窮當念困窮
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宋陸大受
等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三

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李希孔奏糾閣科疏曰熊廷弼罪狀昭昭臣
無庸再贅獨恨險奸閣臣姚宗文人言其生平詐偽
益世神奸臣皆不問只就閣視而言巧借閣視急徵
補科之命而騰落於出關倉忙了事有如遊子之急
急赴家又借閣視捷取清卿之轉而計精於鑽穴俯
仰依人有如賤商之孜孜登陞以夷攻夷之策有何
摩畫盡得虎患之要領否金白之箭有何下落果得
亡夷之種類否四千之金浪擲虜穴反開其凌侮如
此籌畫果有合於欲取固與按挑引蠱之妙否此猶

小者也最可恨者主事錫國籍主用遼人事事決裂
遠廣之恨不啻入骨髓矣而挺身議法絕無一字之
推敵豈非背公私黨自暴賣國之隱衷耶當其報
命謂宜米鹽細瑣鑿鑿入告乃諸弁武功或罪或勇
或懦蔽無一語及見諸臣彈劾廷弼無完膚矣親望
傍徨罷將自及始微答數語且復巧托處鈍而謂叨
轉之後太常之班非慷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諤
諤前此在閣誰禁之而不言耶一切錢糧有無虛耗
不清綱是何主意及見計臣駁查始復之曰吾未有
戶曹之款不知所對是宗文不能任問戶曹乃代爲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三

之任有如戶曹不結宗文將終不報乎前日之問閣
遼事也而閣廷弼亦在其中今日之勘勘廷弼也而
勘宗文已寓於內假令宗文前日之問點陟功過判
若列者何至復煩今日之勘既既有今日之勘又何取
前日之問同上行私宿奸養亂宗文可勝誅耶乞立
賜罷斥以爲人臣陰險不忠之戒
科臣毛士龍臺臣方震孺王允成皆疏奏姚宗文諸
罪狀
給事中趙時用奏官時事謂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
而不必追尋者門戶之說是也有議論未定而不當

科臣
臺臣
給事中

爭鬪者勸導之事是也有緩之實急而不可不讓行者也田之利是也有急之實緩而不可不讓精者兵之制是也有至重至大而當執其敬者郊廟之禮是也有至鄙至汚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人間是也

尚書黃克纘奏曰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於法彼方無詞今美昇鄧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逵捨得珠結還與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駢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聖母不恭過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奏旨

三十三

恕則顯皇上為先帝優容之器父母之恩猶天地也殷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先帝欲冊封麗侍為貴妃其匣中之物安知無出於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屬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於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褻罪遞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營事人等獲送各有轎乘該部如何輕聽奏昇等一而成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新求盡共奏昇等遵前旨各轎該部再不必責奏黃克纘又上言曰

臣於問擬王永福一招欽遵恩於皇上者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而述有涉於忘父之過者必委曲還全使渾然無迹方為大孝此臣區區之愚也上曰卿委曲周全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朕朕傳諭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

試御史方震瀛奏請激濁揚清為第一義謂宇內蕭然景氣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仍民不堪命而其虛實豐凶然不盡陽侯之波祝融之燭也或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奏旨

三十四

者謂民實產巧自致耗損而其資奢者自奢朴者自朴不盡竹輕彩花袖雕鏤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紀疎耳臣請細數之一邑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形驅勢迫即綠林之豪何以加焉然此小者耳稍上而為長吏則有罰無有獎健曰吾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用上言之不諫下聞之不驚然此猶小者耳又上而為方面處帥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異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珍奇始足以下點

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所載者皆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如是而安得不日削日削以至於盡也所恃以視貪夫之魄者惟朝廷三尺是賴而銓司之考成止於罷職撫按之彈治極於爲民夫携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大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瓊瓜之進賢乎又况乎網漏於吞舟官高於金錢間有二三孤寒清一獨臂萊根者又未見有十道徵書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而銅山金穴之子乃相率而嘆其計拙命賔顧影自憐撫心誰賞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最可軟者撫按之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奏昌

三五

白簡職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翁可觀曰甲科可惜曰器使可用曰末路可執不思士之失節猶女之失身士君子已失身而彩筆雄文何益焉幾乎銓部旁轉一番舍巡驛通等官極其誅求而真寶剝民之肉吸民之髓者則漠然不問撫按之糾彈其疎於外者如此水鏡之持衡其疎於內者又如此如是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

十二月甲辰朔給事中尹同舉奏言官聯寔久任以責成功

六日已酉御史張捷奏慎徵決塞爾中官易於親信大臣不宜與中官爲一又謂今日最不可與之大貴真加王昇支吾敗露情迹顯然皇上篤志聖恩加惠懿親不在迹而在真倘爲他人竊日則聖母之根本水源終無見天之日矣今日最不可緩之大刑莫如楊錦李如楨陷族辱國罪在不赦此之不結而李維翰鄭之范劉國縉周永春輩又安望議逮議覆耶又薦南岡臣于士康清品真才留心經濟十二日乙卯都給事中楊漣敬述移宮始末疏曰前月李選侍移官一節其始末情形惟護無諸臣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奏昌

三六

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及今不一昭明將昭懌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景是亦諸臣不言之過矣每憶先帝憲几之言聞亦與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輔皇上要緊官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攫皇上而入復推康上而出隨有異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先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此時主君爲重寔急於請見而守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挺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責與爭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景象也諸臣

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 龍輦至文華殿門行謁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工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世不安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爲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爾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卽當責 選侍託以 皇上者臣思前日機入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三七

推出於象中心不放應亦但云從來冲齡 天子不妄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託 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已刻之光景也 御極之期既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蓋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復返 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臣是以有 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候爭移宮之

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嚮向諸大臣說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豈有調停卽本日緝獲罪端只宜嚴厥辜魁無深求莫引大抵主上冲齡方其 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 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患卽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 選侍徒選跳踰欲自裁處并捏稱 皇八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處罪當過甚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三八

者校以夜憂時之士悵收爲一時感歎之真恐作此日不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宮之事爭在九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時日空然 九廟神靈鑒此血誠若夫無辜罪端等此亦清盡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於選侍 恩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 選侍情者臣謂寧可使惜 選侍無使移宮不逮不幸而成女主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況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如近以職當官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言方知 皇上雖念

及於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於 見帝之嗚
歎海濱天益又盡仁無已。是善處官闈恩禮之間矣
臣區區之愚願 皇上更於 皇五弟皇六妹皇七
妹皇八妹時勤召見 諭安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
及其若 李選侍者請自 上裁再酌加恩款亦遵
愛 先帝之愛于愛女耳當亦 聖母所共喜者併
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上曰登極移宮事情
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
極正極真極切覽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
疑揚邁當日靖公徐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二九

詔曰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託 祖宗默佑向外清
平每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皆朕 臣子間或有公助
勦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妄生猜
疑日至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
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避宮始末以釋羣
疑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
進官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於暖閣卿
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
官設法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懷及
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同如此者兩三大不放

出暖閣司禮監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
方許朕出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
題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
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
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
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選官乎不當選官乎
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
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
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
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三十

考入給選侍又阻朕於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
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從請早回選侍
全然不聽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
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於仁
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朝見選侍
方許回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
不肯必至於再朝乃明明是成扶朕躬垂簾聽政之
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
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
干只每日往選侍宮中行一拜二叩頭禮因不在他

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情懷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聞宮內臣官眷共見而不忍言者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誤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還愚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比于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指付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歌卿李選侍未有憂色選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洩若避宮不早則選侍爪牙成列盈衷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廢崩朕聖母被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薈花等時

皇明通紀

卷五 奏目

三十一

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拿去重處此朕苦數日久難伸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積度過計藉爲口實如果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無選侍之殿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恩母德戴皇天則恩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難因有戚父母之誓不

聖母在天之靈本

共戴天朕不加選侍封錢以慰聖母在天之靈本善選侍優厚敬遵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伸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慎知私於李戴貢備朕躬不顧大義執其小節朕欲出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爲中旨喧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今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擅當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戾御史王業浩上疏奏請安選侍而止以四言進一曰內安皇上之心二曰上成先帝之德三曰克彰母后之懿四曰永除外庭之爭皇上邇來恤周

皇明通紀

卷五 奏目

三十一

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拿去重處此朕苦數日久難伸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積度過計藉爲口實如果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無選侍之殿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恩母德戴皇天則恩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難因有戚父母之誓不

一主討賊同逆已矣而皇上且分目之曰安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職辦方與孽不覺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伏願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箱中

都給事魏應嘉奏言頃南科晏文輝題稱南軍挾賞鼓譟燒燬公署乞行酌議讀之不勝駭愕何京軍敢扞網如此該部應速行看議上曰南軍原無賞例聞說鼓譟法難輕縱卿部行文南京各衙門嚴查首惡并該督各官分別處奏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奉聖旨勉從所請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五 奏目 三十三

二十五日戊辰御史方震肅奉惜人才疏曰談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夫天下何以不平固人心之不平而生也然太平氣象係人才進退之關論才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則不平夫賢奸不擇地而生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土南北剛柔可勿論也各有心知各有識踐父兄不能同之子翁惟其才而用之而其親戚朋友可勿同也人又有脚步初迷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未路全差但用其才足以下當此事而前後設可勿問也如是而後稱公乃若程品每見有一好舉動若

賢

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附之以博名聲一為認理而着牌一為戰身而借義其後日復一日樂其臭味之近者既欲盡收之惡其品類之雜者又欲盡棄之蓋慕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又不平大爭之生皆在於此人有一時之挺動亦有徹底之澄澈合一時與徹底論之而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合於清流亦有生平之好脩無懈金彭合議論與生平論之而後品可程也即如數平年以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有攻東林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瑕瑜面貌不殊精神自別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五 奏目 三十三

非謂題目一正遂可不問其文章說話不差乃至盡寬其行檢以類而推程品者必如是而後確而若用人士有雅負清脩而難言經濟亦有其推遷誘而未必能任邊疆令劉國禪而不為贊畫至令李忠朴之譽周永春而不撫遼尚且錄慷慨之膽豈敢裂遂至於是乎大底使人者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舉人因人授官而一人效一官矣以官舉人而一人且累人矣以類而推用人看必如是而後當微臣有感於紛紜之故而更欲暢言之唯唯靡靡若無所見青烈裂處者不肯授脩而時事過當者有以激發其

不平而議論於是平始有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遂矣者。疑爲弱之續也。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因之以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厚實。羽翼既成。排擄甚衆。雄霸者冲鋒。深密者遠將。同我則雲吞。異我則泥土。其過甚又倍於前。於是有心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夫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來。真可爲三嘆也。夫人臣事主。自已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官別人料理。閑事。卽爲功名計。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各第。患我軀幹不膺氣力。不前不患人之隘塞也。漢思救時。急着有未勘之

皇明通紀六 卷三 奏旨

公案講明。即止而不必重起。有扼塞之高賢。用過卽止而不必感歎。有苗料秦之匪人。論過卽止而不必株連。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今定進賢黜奸。主惡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家卿責也。掌鈐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賜而東北。南北歸之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今之宰相家卿。能無意乎。

二十七日庚午。都給事楊連乞歸。疏曰。臣平生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塞。割世航餘之人。而際兩朝知遇。被一聖明忠直之諭。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

力至此極矣。今日捧履載之。恩論被上方之文。精肅。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平孫。以彰君龍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克。對詩書而共快。卽不幸自先大馬卒。與游登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可以冥目矣。若乃因循保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倍主眷以梯策。挾忠憤以固龍。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向日懷爭。謂何姑奮鷹鷂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蛇蚊逐。遭之情。而陽樹大馬戀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皇上之所以蓄臣也。臣一去或者知止。

皇明通紀六 卷三 奏旨

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有議論。又臣去國之淚。裹所欲自効於皇上者。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治蕩之恩。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

二十八日辛未。上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連承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彌寧。所願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三大臣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孫如游。爲朕首簡。實嘉清慎。將用衆。願何乃以敬言求退。屢論不達。不得任用。一人朕思。果朝列聖薦用。願自宸斷。當時政務。將明直諫。不主亦曾有。

如此抗拒否至於尚書周嘉謨克績一事小嫌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平何必避就毀譽卽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慮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做效封印杜門連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兩朝覃賞之後便爲紛紛求去之圖忘國厚恩朕冲切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卽百度維新輔臣如游尚書嘉謨克績命着卽出視事不得仍有積陳朕又覓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愛

皇明通紀

卷四三 泰昌

三七

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綱紀朕奉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時茲再加申飭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彈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可示傳各官務各遵以圖清白一心恪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諭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三

太學江旭直

嘉宗恭皇帝

辛酉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奉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請開經筵日講奉 聖旨于十二

日開講

初二日申時 穆廟尙妃葉氏薨夜禮命照淑妃秦

氏側行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三

天啓元年

一

御史焦源傳奏上明綱常疏論鄭貴妃李選侍言貴

妃三十年來之行徑何如者然猶曰前此逆謀未有

實迹也至張差持挺打入華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

在呼吸矣况當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

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客逆矣張差之棍不中明投以

慶邑之劍崔文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

哉 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棠不白之冤近見

兩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今

欲爲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以慰 神祖之靈而

鄭養性之舉皆必不可不奉也崔文升必不可不葬

也此鄭貴妃之定案也至李選侍不進一官人耳爾

非貴妃之比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官閣之事

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髮

脫製惟有涕零即欲爲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

曲宥前事量加恩禮而案犯之巨綱罪不在賊必不

可得而寬也此李選侍之定案也選臣因是而爲

皇上危駕人臣無將將則必謀爲司寇者豈不聞此

國法而一疏再疏極爲開釋固廷尉持平之說實兒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三

天啓元年

二

啓漏網之門聞之長安謂李登質百萬錢神有雲

不借安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緣得脫或司寇悞重

其術中而不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是張差當廟食

鳳保則成皆追贈而 先帝宜有此一擊之棍一劑

之鳩矣臣言及此心膽俱顛願閣部大臣毋以 聖

躬爲已安而疎於防護則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衷應泰備陳職守疎曰竊惟遠左係天下

安危而今日之稍可進取者則惟有復撫剿一策是

已蓋撫順爲奴酋出入綏綏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

往是必爭之地而全遼之撫綏也然此言之似易而

行之甚難。枕屨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於進。處
孤危之地而爲久住之計。則難於守。此二難者。臣任
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於手。則戰難。錢糧不
乏而轉輸不及。則勝難。此二難者。廟堂任之。兵
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
糧乏則不敢以三軍爲嘗試。國家爲徵幸也。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因先責黃克績以不可
去之義。謂克績巧於去位而拙於謀國。不去而入言
尙屬影響。必去而物議則爲逼與矣。繼謂楊捷以無
罪去國。殊令忠臣扼腕。李若珪以抄參引義。更令言

皇明通紀卷之三

官短氣。天難進易退。君子固以之行其志。小人亦位
以快其私。其於廢國事而妨國體。何哉。疏入。已
而黃克績周亮讓耿志輝奉旨俱出視事。
戶部接出。聖諭朕惟邊餉一事。該部屢奉明旨。自
當講求長策。不悞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爲
辭。況內帑自有經費。近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足。該
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前後數目。參差何從憑
據。但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腹。深盼朕衷。始雖
發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燃眉。還着經略各該衙
門。如法給放。官軍別項不得借用。

初八日幸太廟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疏明去。閣之意。疏曰。臣恐
初主乘乾。權歸閣宦。故凡有章奏。語常及此。其爲此
輩所側目久矣。故借抄參爲罪案。而竟論言官可爲
寒心。科臣職司封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
帶領推美。又爲希領者重請。勒令臣謂既云帶領。則
一選婚之勒令足矣。何必兩勒令並行。一路哉。臣習
見此輩之騷擾。駭駭。路。慘害地方。無異虎狼。故疎疏抄
參。欲遏其勢。而渠反示權。以籍言官之口。天下事尚
可言哉。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掌。今
皇明通紀卷之三

天啓

四

不得其職矣。言官有氣節。而今爲中官所辱。矣不得其
言。則去不得其職。則去。而况辱其身乎。又况辱身於
太監乎。一官可棄。七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
屈。不知職者。或謂職爲罰俸而去。則不諒之甚也。
御史馬逢聖乞嚴勅會議以定。國是疏曰。臣伏觀
科臣楊捷近來一疏再疏。其說甚詳。總爲前移官一
事先移官何罪。我無罪。即功居功亦罪。此一說也。罪
在攻大璫功在安社稷。功大罪小。宜留不宜去。此
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身。止
知皇上爲重。不知其他。功難終掩。罪宜平分。此又

一說也伏乞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議具見楊廷果否有罪果否居功一具單回奏庶公論既明去者心服耳。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廷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還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部知道

刑科親學嘉上言兵科楊廷之去在移官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請誅崔文昇之一疏當先帝之稱留因賊臣之誤棄人皆痛恨誰敢直言科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手足骨便斷難磨滅若夫選侍移官則公議鴻宣於封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止

事千官鵠侯于殿廷非連一入之力則連何敢萌居功之想惟羣疑難勝則一去非出於不得已總是皇上至仁大孝之昭垂登臣子滿沐承流之敢竊則今後言安社稷與言安選侍者俱可以止矣

十二日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禮臣孫如游為職所糾決意求歸或猶有諒之者乃突爾上疏求入講筵又再奉旨入閣矣似此舉動成何行徑數月以來中旨之異顯見章奏開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天啓首元之初政此為第一義矣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千八百

顯趙煥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二十二日上行冠禮

科臣趙時用折衷議論疏曰竊惟官之發奸摘伏莫上於議論而使賢奸不辨摘發失真者亦莫弊於議論然向來之習氣有變操風聞橫口雌黃有苛求一疵束縛英豪有始屬無心之責備既成有意之排排有顯不敢攻而以微辭相譏諷已無所利而顧為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六

人作鴈鴻此猶一人之彈劾而論易辨耳至若臨路相逢機鋒互競此以為否彼且以為誠此以為不肖彼即以爲大賢使被毀被譽之人不能自明其昂而或斥或陞之柄無從以爲依憑蓋議論至此而品流之混愈甚綜核之法幾廢矣臣有就議論以折議論之法如大臣小臣之被糾也糾者止一人而別無所糾則安如此一糾非出於道路之悠悠也宜勿職如其人後糾其事原無可糾則安知此糾者非陽忿其人而陰借其事也宜明詔如糾者一人糾糾者又一人則亦見被劾之人得失或相半而毀譽各有因也

聖訓之注
不列明公

聖訓之注
不列明公

宜兩存以俟論定如被糾之人已輕衆推而糾之人忽倡浮言則毋乃此浮言者故阻其作用且代人驅除也宜集衆以咨前議至於隱語暗挑使人揣摩於鬼影吞聲告病而去偶事機在便欲坐人以奸欺成心到底不化此皆獨逞之私明白易見萬不可據以爲評者三人占則從二人而況于評論人才有不從衆者乎大抵獨倡則難憑衆同則可信天下之人才須合之天下之公議豈容一二輩妄生軒輊哉故臣折衷之法不外於明公一語公則是非可以立分明則用舍可以立斷惟 皇上留意奉 聖旨近來議

是明通紀

七

論參差幾成聚訟言官所公折衷協公深於國是人材有裨該部知道

御史方震孫奏曰臣靜思日前紛紜擾攘而因爲振本塞源之論大約不越三事第一曰國本之事夫張差一案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擬擬擊之奸化爲烏有也不當因已之調停而益謂論奸者盡小人也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案誠非高品然祭典自有公法而 聖旨奪其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於吸風飲露而必處於腐爛之後可乎至于

聖訓之注
不列明公

傳之禁錮張廷之鬱死又爲甚即謂不夢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其次則分門戶之說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爲竭澤之漁也除諸已經奉 旨會議如清慎之葉茂才經濟之鍾應舉趙南星挺勁之魏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鰲劉宗周等有何罪過而錮之終身即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又其次則移宮之事夫移宮之始末事關聖躬同爲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

是明通紀

八

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居之以爲貴而未嘗取 中旨之閣老將謂居之以爲富而未嘗取罪璫之金錢無功可居也又不知何以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舍幸假令漣能於呼吸之間交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皇上於衽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智耳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會議勿循人情而仍兩可其詞則 聖治與 聖孝俱光而人材與世運俱亨矣

丙戌夜主星逆行并帝

雖科周士接連修德發命之說曰假天法祖崇儉恤

民聽言凡五事遂經于餘言皆實寧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陳八惠一章奏採聽不遺劾免伏

奏難於轉石通在上而滯勢在下此麻絲之患也

一政府獨言護身之恭末而棄足代莽熱中之彈

誰復灰心須在朝而舉必在野此心勞之患也一言

路萬國衣冠咸拜見旋於雙關六垣領袖半投簪綬

於長林此耳目之患也一言議救遠如沃焦釜實不

情百萬金錢發餉盡付漏卮能無憐億兆生命此脂

膏之患也一方輿一隅小鄉騷動中原之土三輔二

聖明通鑑

卷五十五 天啓 九

東鉤苦海陸之衝此偏枯之患也一起用乃旌久育

於巖穴鄒元標猶作江干之叟公車相望于長安趙

南星獨懷向隅之悲豈輿情有未協此底滯之患也

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閒淺任深任而復極咸相

屢為格外之恩鎮輔中尉而下一通請各請婚而登

事及不比於異姓之臣骨肉鑑親之以為忠者此也

一刑獄生入五門之罪擢起日東山死有餘辜之囚

一待時西市一實道而不即逮實決而不即決官之

將屠切齒而共以為忠者此也

候補御史周宗建請議先臣顧存仁暨顧憲成開臺

給王世貞西人

賜三王府莊田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揚為吏科都給事中

復駙馬王昌騰發田租

二月

浙江巡按彭觀化奏奉本省建言國本三臣薦起岳

彭觀化奏

元聲請恤委應麟馬德澄

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慎言條議起廢四說旁搜之道當廣採訪之

皇明通鑑

卷五十五 天啓 十

道當公核實之道當與程品之道當正

起發中玉南驗封郎

武選司鄒嘉通督理清黃

詞臣徐光啓練兵事竣加少詹協理府事尋以病乞

歸

禮科汪慶百敬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一國邦本一

恤忠義一重督學

向南道畫化中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有八一日官

禁漸弛一日言路漸輕一日法紀漸替一日賄賂漸

廣一日邊疆漸寒一日職掌漸失一日宦官漸盛一

史 34-496

日人心漸絕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

敢故縱家人罔騙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覲相奉

差同事忤默不言當重處姑降一級俱着役該衙門

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賈繼泰

兵科明時舉奏言臣於典禮中尋出一本領曰保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慎與命而其要在責

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天啓

禮科都司楊道宣被陳恒始五更勅經廷以慎養德

之始頻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慎內假之始

崇節儉以慎祿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

吏科成明樞酌用人才疏曰起用非考察也察則主

於素垢大糾之後猶有拾遺而起用之事乃違部之

恩光也尤京已碧之血猶欲洗發以琬琰之章支離

不起之身猶欲覆露以浩蕩之施苟有可錄何愛羽

毛倘能服官寧容裁擢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

錦承衛奉 聖旨張道安頂充營務朝儀着令送錦

撫司着實打問卓保王英倫要僱倩蘇真春不行

察都者法司提問十二日 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

甫畢突有直駕被尉闖出西班之前喊稱保 駕來

遲主公有罪二語者再隨該錦承衛員役奉 旨拿

出身邊換出水牌一面前書閱張劉備孔明先生與

夫唐太宗李靖四輩五輩趙太祖劉伯溫等語背書

道東一處亂與夫一是替天行道二是替世祖傳法

等語又手持揭帖一扣上書鳳陽府亳州馬求二里

七家民張道安四十四歲與夫赤心報國老祖傳流

恐君不信籤帖為照等語供係本日侵晨有不知姓

名人將駕承執事與我代伊直 駕貌似頗狂語無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天啓

倫次見在該衙門審問該糾儀御史李九官高弘圖

等參劾下獄嚴加細鞫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案小人之變為今日持議之衝

疏曰臣聞國家之治治縣公論而公論出於光明正

大之途國家之亂亂錄偏論而偏論起於紛紜幽隱

之路臣無論往事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沈一

貫未敗之時在 朝者豈無君子而一極以小人則

沈埋可通邪正域可妄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

鐵筆卓康丕揚等而為之首雖有善諫者不能不謂

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

祿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廉險之銓佐可問直
節可提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緡芳等而爲之
首雖有諫善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
交在 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祿以小人則學差可
稽考遜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
持可一網以爲棄時則有開詩教趙興邦等而爲之
首雖有善諫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翻小
人之種彘即有一翻小人之罪案計其時爲君子者
有心難昧豈不欲一顯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擇便
投類不問國家之利害惟一時尚之題目據爲眼下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天啓

十三

之虛符苟有不合於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時
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昏亂爭先取憚勢在齊則趨齊
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入前後不
同而要其根謂貪賄識力汗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
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方其愚得之賕
車可填門金可成穴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于一朝垂
盡烟冷光殘不身死于賤行辱人即魂消於蛇行鼠
伏嗟嗟諸大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咨並下
衆正齊登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臣竊欲諸
臣之先事而慮其南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所引

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鄒雲中等不
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若光明
洞達容諒無他在用者直提了當無嫌旁摘如必體
此爲題爭相溫引若積穢之食邪亦思櫛架於月且
窺兒之醜類尚留春夢於餘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
衆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棄升反開破綻此
之所謂不得不慮也又以移官一事言之凡所申論
者如方震儒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開釋既明人
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 召用於他
日在臺臣賈繼春質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天啓

十四

若從據此爲名再生議論將後談羽翼者益添臣子
之不安追憶凡建者復來事外之健捷各欲高其聲
價翻似失其初儀欲持疑端愈增滋蔓此又臣之所
爲不得不慮也臣今請將言之餘隙在吏部自非真
才真品每客夾雜以同升 朝論在典評自非大在
大寬每輕出言以佐 國家畢竟以違事爲第一
緊着當共圖後職毋自起堂內之戈今日畢竟以
君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思 主毋使爲將順之節
臣又請平言之一語屬職正可爲恭互之無一人互
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私機儘可置之

說蒙臣更請廣言之時本無事毋以爲意外之張皇用既獲俸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淡而彌長伏乞 皇上明示諸臣閒心定氣細味臣言脫有以臣言爲未然者令更進一言以加千臣說之上臣且請退三舍避之

追首於香爐山大破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危急本官居中調度責任非輕該部請告杜門堂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

着力疾視事侍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五

中仙克讓也若他出來不得藉口人言故恨卿事責

有所歸

司禮監傅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旨增

數選收尚未完數乃敢逞兇持刀擅行擠擁禁門毆

打巡役着京營城捕廠衛衙門即將爲首拿獲具奏

不許容縱還着該監會同該城御史將未完數目選

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增收二百名以昭朕念恤

貧寒之意各宜遵守即赴該城報名聽選不許頂替

攪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里不

許仍前故縱其拿獲見惡王永壽等着錦衣衛拿送

鎮撫司所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退淨身男子撥給各王

府

海運漕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請脩明禮樂以光祀典一日

樂章宜正一日樂音宜審一日八音宜備一日舞位

宜定一日香燭宜慎一日封號宜重一日祿祭宜詳

一日祀廟宜議一日親屬宜親一日庶位宜實

舉經筵領賜羣臣有差

兵科蕭基萬謀臣測廟算宜用疏曰臣見五月中遠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十六

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與夷軍職開關貨總兵放進

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與夷軍總兵放進收留安插

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與夷軍黃把都兒索我投降

夷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惟哉此收降與也何其輕也

反覆忽之有可疑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六何

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方覺

困餒聞經臣懇招撫之令以騎兩月總踪境上而西

夷降者廣至保無借徑倣道者牛其可疑者一也夷

房居依草野生嗽腥膻不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

許車輶如許牛羊何不往牧彼方今乃遠來投我其

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五六千，半馬車，輜若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其真情，惜而索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藏之勢所必至，而昔胡家寂，今乃信信，其可疑者三也。犬羊狼戾，自古難馴，雖驚跳梁，真可製止，今李總兵，阻之則寂，然無譚賀，總兵收進之，又帖然奉命，是何其從容向化，其可疑者四也。即使無可疑矣，降者真矣，而狼于野心，非我族類，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復顧而驚，烏合而起，蕭牆吳越，肘腋甲兵，其可慮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必恣其饑餓，須人人給貨，日日支糧，軍餉尚爾告罄，皇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天啓 十七

萬一或僞欲認爲僞，萬一或真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饑困，真心彼奔否，回鄉陳友良果可信否，見夜市外口住者，等候果無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光景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何方法，能必無匪奸乎，能必無擾動乎，此當問之賀世賢者也。往歲委四千金于金台什之女，固是權計，然聞有殺并王獻詐許歲輪如例者，聞我往諭而首，屬留我使張汝觀者，聞自賣諾而我屬留首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戎心，道路所傳，一切匪不以報所當問之邊臣者也。皇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天啓 十八

預爲不必然之處使彼中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固爲
隔載接壤若夫任議無成豈本末無定計廟堂誤之
邊鄙邊鄙誤之廟堂不幾書併以充饑哉此臣所以
設爲問之之法也

草場火

御史周宗建疏曰臣以爲遠事之壞不壞于無兵無
餉不壞于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于大臣之無識
何也方撫順失事之後特簡楊錦錫之尚方十萬之
師征集塞下誠于此時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
入賊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國者漫無定見徒使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十九

暗河車流吸吸出議而輔臣因以爲崇德之平錦遂
以爲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銳俱亡則宰臣之無識
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已且擊還
此時惟有備開元聯絡北關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
也而當國者復漫無定見所票明旨全無經畫二
三庸流推轂一統稱之李如柏疎莽之劉國縉倚爲
長城而錦乃眼迷心亂然無恃使開鐵繼陷廣夷夷
淪陷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于田
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
中廷弼乃次計自強靈濠使人有固志而後乃

城濠陽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疑不敢深

入獨以大爲得着而固視一遠復亂人志當國者復

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定算則

又宰臣之無識誤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初

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膽志參其峻防守廷弼已效

之規絕奴賊中土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

于大掠持之幾年虜無大利使奴易心希中國市貨

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着

也乃當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人言兵十八萬則

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二十

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且者

入犯一報奴已浸浸蕩上國矣而猶從容迂緩爲

太平宰相之見一旦有警則惟有早閉九門而已嗚

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臣聞宰相上

佐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議大九昭入天下之大

勢而蛇然持之始成爲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

固曉然易見彼以新銳之強儼然大觀而謂二三年

間可能結局臣不信也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

其入犯者仍在也即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共可

長驅者仍在也即令現兵十四萬再加兵十四萬而

大奴之勳絕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守。明計兵食於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於廷弼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爲勝者，則雖盈廷紛議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者，則雖高談介子而亦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國之遠識，審諸曹小臣所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遠之局，則不能出於卑庭之上策，猶不失爲綢繆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禰條而奴退，遽言進取條而奴來，便思退避，不幾爲來趙之復讎也哉？臣請輔臣自今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以佳須先知平章章國乃宰相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獻，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於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萬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至於九百萬者，可細爲之釐汰也。以言用人，懲廷弼之氣吞駟虜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斷牛毛冷宗璿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勳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者也。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議也。今日誠能主張遠事，安

長隆軍

金家馬路
不知何處

經無虞，即他有關遺可從寬略舉，寬爲天啓朝之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遠事，復蹈舊日之轍，即使一此一對事，事協人一身，一家一件件清謹，要一爲相諸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奉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關外機宜，仍當參求。蓋一這所奏，裁定兵餉固守峻防，以待奴酋悔禍及薦舉熊廷弼者，該部詳確議奏。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長陵軍鼓譟內監軍，詔爲昌慶兵備道項良梓立追赴營操練所致奉聖旨：陵軍管轄已有旨着遵舊制，如何輒議紛紜？該部便查該道官果有牌行造冊

日華

參具奏，良梓亦具揭帖

三法司會審楊鶴、李如楨等，議得楊鶴合依臨敵失候軍機者律，李如楨候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偽敵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奉聖旨：楊鶴理率寨謀李如楨退縮欺罔，覆軍喪地，貽禍至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時論與同官王濬穆共督陵工，輸私夫順噴瀟初嚴實欺傷

凌辱漸初飲恨而後遺孤零仃時論大爲不平

免親藩貢馬

撫諭西虜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廕

御史汪泗論請召還諱臣楊漣李若珪

閏二月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絲綸之出當平牽制

之文皆決官府之法當一政刑之明當速保舉之法

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遺佚之材當收起廢之法當核

補官之期當一文卷之刷當嚴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御史江秉謙疏陳虛已奉公兩規爲君莫先於虛已

而以爲學勤政聽言爲大爲臣莫先於奉公而以格

君用人任事爲要

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 聖旨賈繼春暗揭

流毒逆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

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彌奸爭端大報大臣求退小

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

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肆

辨目無君父况遇停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

可否却指逆揭爲櫻鑰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滅

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

姑着照原揭回將話來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纂修 神宗憲皇帝 光宗貞

皇帝實錄

風霍詔九邊嚴加防備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簡戎政之任備邊疆之木固

山海之防設箭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

奸細之禁遠哨探之役

荆王助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卹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戶部主事陳國倫上疏請 旌表七世祖陳榮榮行

陳榮建寧人奉母竭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

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爲之日紙數十遍母一朝

豁然開視又劇火及廬勢甚危逼榮從外奔救抱母

號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無

算榮與母雨地隨流各附一木至福唐螺州潮達岸

卒遇其母扶之而歸螺州官舫內郡守夜夢神告次

午孝子附舟郡守饒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

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遽動天曰予何知孝惟一

飲一念不放忘母而已

大風錄

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如意自愛 上嘉納之

御史魏光緒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而無端奸人構煽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挺擊之謀庶幾着手此時稍有人心請劍殺賊宜何如激烈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此奸黨首捏風潮以爲脫卸張本主事王之棠懼爲赤族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當緣 中旨追奪 詔命主事于儆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天啓

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廷憂死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陸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程鳳繼漏招詞者有罪而抒公憤拚身命者何罪今 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耀於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踪尚爾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喘噓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立賜懷用以爲人臣忘身殉國之勸奉 聖旨前事已明這存沒各官着該部照恩制召用恤錄 吏科成明梃請復行取之制有 旨下所司確議具

命南京諸司預建黃冊庫房慎重國籍

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譟始末奏上奉 旨劉馨着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尚忠既不知情姑免究

營慶陵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石

起董應舉大理寺左寺丞

遼東經畧袁應泰奏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者危事利害存亡介在呼吸况遠左當展轉之餘奴酋席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天啓

屢勝之勢破開鐵不務時禽宰賽如反掌而三韓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後者宜何如哉臣非能知兵者也所仗者兵馬耳錢

議取器械耳將吏耳諸項之中有一可缺乏者乎有一可能延者乎以兵馬言之征調強半鹿縣召募原係白雲連左曹不收半臂之力至淮揚都司金冠江

南營加衛都司王表各領兵一千名迄今三年皆藉口備船不移一步及查修通船隻王表方修得六隻

金冠又稱原座淮揚巡船不堪補用客歲守備王錫斧等領淮揚兵七千名十月到津竟營謀遲擱不肯

渡海在京浙兵三千名皆催不肯再四閱各兵多勇
敢願行乃領兵都司張超儒怯縮胸百計營脫甚欲
變兵鼓譟以遂其計遲遲觀望到遠何時以錢糧言
之馬足專靠糧神今糧已絕斷數月軍士專靠月糧
每至一二月不給然朝廷實未嘗省得分毫雖云
愆期亦須補發乃一愆斯而貸贖千錢幾至強半省
有一兩五錢實得八九錢之患而物騰貴馬安得不
倒士安得不饑軍聲弗振實錄于此以器械言之工
部委之戶部戶部復請歸工部二部相推錄兩未到
各督將領向臣催討而睜目無以應一切器械無不
皇明通紀 卷三 大略 二十七

缺乏以將吏言之將吏間渡遠如湯虎穴如避湯火
臣今參金冠等不必論矣文臣如井陘道臣朱之臣
遂從此挂冠而去臣求甲科推官五月矣求監軍道
臣三月矣而渺無一至夫求者愈急應者愈緩臣雖
藏三牙嘆三足徒嘆曲高和獨嘆無聲也不知諸
臣亦念及皇上金匱之天下否
吏部等衙門會議奉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
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
辯張橫言等身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為
名實乃背公極兌本官草職金輔臣屢為申救始准

從輕張橫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王大年不候會議
急於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主於言官無
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臣奏說
係局外之人心實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不
思國體違章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
必罪不宥

禮部奉 聖旨雨澤愆期朕念春農官中齋禱爾大
小臣宜同加修省以冀感通

刑部主事萬燦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

起孫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
皇明通紀 卷三 大略 二十八

史總覽 儲備朱禧南祭酒

納大分二
納政五篇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開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

大臣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
腹裏與海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其一

保定巡撫胡思仲疏薦原任陝西按察司邢雲路精
於曆法宏棄其精力未衰起用釐正時雲奉年已七

十有三精力強健曾推舉泰昌元年月食臺官失算
二刻驗之果然故人多異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劾劾失事諸將疏曰奉集失事李
乘誠匿不以聞朱萬良聞警赴援一遇賊鋒輒自奔

而反引賊深入賀世賢尤世功羊質虎皮擁衆自衛藉口信地曠望還回伏乞勅下兵部分別功罪大示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

戶科趙時用言違事有三可憂選練之無日調度之失宜招徠之難測

昭和股災

齊東野語

齊東野語

兵科朱童蒙勘遺事後據賈回奏疏曰臣蒙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功罪即星馳彼中備查卷宗實科士馬從公案實爲皇上陳之舊經畧熊廷弼者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二九

方固能據人之所不能據其偏鋒亦有恐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陽驟陷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哀集瀋陽二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峙峙以無恐迄今民安於居賈安於市商旅紛於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逃遁而代之囑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於此而其得勝亦先於此也惟是致辨殺機一節曉曉於有花名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邊疆正有殺機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如

都中所傳爲萬爲千而卽其所報亦非的數惡得云

無罪乎臣愚則以爲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任

與諸臣不同卽捐其頂踵尤不足答萬一乃蕭河之

役見官兵怯弱科後事無成遂灰心卸擔借恙乞骸

以歸奴賊未滅何以身爲廷弼將置君恩于何地

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

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違人素習

怠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況又

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於鄰居採木園林移石

於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於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三十

鄉紳苛待役無制免又細打各升并送諸臣能無屬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遂臆傳入告而皆激於上爲國家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辯旣而一獨出一摺應愈出愈承終成罵詈非所以待言官非大臣所以自待也提之廷弼功在存遠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所莫逃此正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伏乞皇上立賜判斷以結前局奉聖旨這違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嚴及

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

御史賈繼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遣賈繼春回話
揭中無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此二語出于何項
違着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官悔罪無地奉 聖旨移官本
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置之不聞乃
以違忤逼逐輕誣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
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捏造李選侍雉選朕弟
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
八妹入井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朕隱
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
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
入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諱在體國還當替朕
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
話已有旨了

值錄首請建儲舊輔沈經遵例從優

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千八百監

皇明通紀卷之四十四

太學臣江旭奇訂

三月

史科倪思輝被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閱臣姚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

湖州吳金祖叛金祖的名劉光光偽名吳金祖又名吳太真以斥逐么弁鼓煽無知衆南衛空虛盜名逞亂焚屋殺人劫屯攻堡鎮守李光榮討平之

浙江巡按彭鯤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

皇明通紀卷之四十四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移念陣亡諸臣奉聖旨是遼左覆軍陷城文武將士殉難事義烈可嘉這陣亡官兵人木

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升左都督各襲

升三級仍贈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諡立祠加

祭塋並柱松贈少保左都督張升三級仍贈一子本

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並柱松馬林各復原

職贈二級襲升二級從祠附錄宗貴贈光祿寺卿

庶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諡立祠附祭並衛職

文炳俱贈按察司僉事贈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

江萬化歷歲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趙千守志各

伏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

事襲升二級喬一職贈都督僉事襲升四級與本衛

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都督僉事等三百九十二

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

二級黃青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

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世

升一級朝鮮將官金鹿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

皇明通紀卷之四十四

厚贈錄其軍兵丁漢俱照數行各錄優卹祭崇以慰

幽寇遼東巡按張鎰飛騎奏曰奴賊戴鈞梯傾巢而來于十一日夜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二十三日已被賊寇陷矣

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邊挑選精銳兵馬各陳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卽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開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頗多無俾實用大臣止畏讒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燎尚書李汝華都着卽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通覽邇來巡按奏報濟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既孤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通會議具奏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并兵部添設侍郎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啓 三

作速催來到任備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卽由料理不得藉口侍卽毋致推諉誤事工部買辦硃黃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工同心體國各抒蓄畧共濟時艱故諭

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敵陳傳禦之策曰今奴賊攻陷瀋陽指臂斷爲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濟奉潰而賊直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謹職其咎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淹沒境無堅城八無固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能延弱受命田間倉皇赴召四方

廷臣不諫
時勢大變

之征調未集士卒之麀落未定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延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今奴賊終不能得志如今之喇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延弼之才識膽畧有大通人者矣使延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若此然前論延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爲存遼通計至今勘核已明而復以橫據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逞紙上離黃茂聞家之利害寧壞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中之眚域寧甘心以遼陽與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啓

四

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奉聖旨這本說能延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郭肇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冤治偏師疎日遼陽兩急陳策重伸檢二將尚在遲疑釋將周敦吉欲重前謬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卽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戰及知瀋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濟在此三年何爲石在司奉邦屈遲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兵旣渡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

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衝敵斬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饑餒不支遂被衝殺與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當川兵渡河時朱萬良姜衡之兵主渾河不遇數里觀望不敢進動及一與賊遇即被靡不支軍四分散經畧表應泰忠心爲國竭力爲邊死生既已早忘利害詎能逆視但既任疆場之重當宜效安撫之定謀而一月之間失堅城覆裨帥殺名將使遼陽有累邪之危則有不得辭其責者日月恐不相假系綸猶或可收此在皇上酌泉論而獨斷之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

奏明遼陽

奏

奏

奏

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勞益危急該領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諸將重戰捐軀不必待勅着卹卹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營并收集各兵立營訓練俟另調水上將官統領朱萬良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表應泰失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益各緊要地方集兵設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膽見衡其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不銓大亦有三法優劣勸懲在加衡提撥振振在超叙安頓洗滌在本

等起鮑應贊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舉龍光祿寺丞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途左望援甚遠先遣兵將及日鎮挑選兵俱着侍郎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督督戶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閣揭報奉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克兩堅城未開拒堵甚時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

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卿等傳示總督文球巡撫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死守危城以安內地先是奴酋于十九日至四里舖叔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袁應泰親自出城督戰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二十一日賊擡砲車過河在東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礮官兵不知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悉退入城與按臣東兩分強要守又出各營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繼驥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砍落水狀傷而走有馬逆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爲經臣接

經臣等
引刀自
殺臣等
不勝死
之哀

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飲慷慨赴難經
臣日泰不才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聞外
實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詎料泰死且不朽聞各
門并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死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
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廷之者城內大亂經臣
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
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
秀自縊于都司堂上比曉賊酋始入人皆剃頭隨賊
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多縊死者
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而人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七

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礮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
刺至者群擊殺之

聖諭有
不勝死
之哀

兵部接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
弁不啻如隸致令衆無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
東夷萍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即便張掛榜文通
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軫盼
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放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
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皆不次擢用
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
前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

奏掛希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
實用不得仍前冒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
豈容曠廢棲遑家園成何國體朕冲齡嗣位方期大
小臣工竭共修職而因循若此豈朕委任責成之意
爾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
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奏有官品未崇例不疏解的通
政司不得代爲封進本章致滋稽擱其兵部左侍郎
張鶴鳴代歸已久奉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
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八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
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驛方司主事二員范鈞職如祀
起倪斯鳳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蔡酌

前延緩故諭

浙江司主事

王湛初太僕少卿

四月

以宗延爲右金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具揭稱賊寇遼陽以東望風歸附

惟礦兵南衛不從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爲進取計

若此時有兵三萬在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遼外河

漫可寧衆而過然巴兔移化適當其冲我論順以利

虜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至此時奴虜已有瑕隙因

昨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爭親如前日宰殺故事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正可問也若奴悟而使虜無心無幸矣此時第兵

三萬可以濟救日前無奈出關者托故不進奉命者

出關無期朝廷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真可爲痛哭流

涕也

元輝嚴選中貴人三位 中官河南祥符縣監生張

國紀女母陳氏 東宮大興縣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應陽衛舍人段黃美次女母蕭氏

禁發抄單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慮日迫內地防禦

所在需人相逼兵將乃今日急務該部宜遵諭暨旅

掛機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奏糧銀即于前

督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管軍編派保甲緝獲奸細修

城挑濠守禦器械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

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奉治封疆大事至特專在

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

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慢事科道官條

陳雖才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

書兵馬錢糧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

心國事孰能保即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失換過

表應奏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宗有戰計則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懲何以懲儆

彼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孫及參論各官言曰未

看爾內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濯肺腑一心君父其在

時艱如大臣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滑亂國事朕

時雖冲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

息從事諸臣慎之戒之特諭

湖廣道方震霍條陳緊要軍務一摺前道王化貞

得西虜情形遠宜加意操職衛令其便宜行事

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

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

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開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親覽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票發貴成該部以省稽遲一速遣科道官十數員分道募兵一大工宜暫停止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以收驍雄一以散奸棍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一練兵少廢徐光啓向任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哨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天啓

京一以需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行即差丁諫姚通州倉之意也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遞苦累人心洶洶宜頒行順天撫按驛遞不準應付一城外向無軍砲當即日做起以上諸款皆求其直捷可行若再候部復彼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春奏 旨問語奉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 在天之靈禮徵選侍其修宮一事大小臣工運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嬖倖皇八妹入井

播煽流言誣低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詔初次只一揭曉隨再大進條支吾朕欲速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詭風聞無影顯見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鑒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叙用命右僉都御史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祜駐劄通州督漢清備招兵練土刑科重承業敬獻日前至計奏日遼去而金伏海蓋不必言矣爲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分河口一帶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安在臣愚見淺劣有十議焉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天啓

十二

一議嚴守關隘等處一議招天下總兵調遣其分設總兵及各衛所空閒指揮千戶舍人等官願赴兵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操即推守提等官赴兵部戎政聽用一議見任京營副參遊游各有家丁總督及選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適用就開調俸重則革任一議鑄衣衛原額營行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七百今已夥射無存乞 勅令錦衣衛印官嚴查查明令康勇世蔭官一二員統之以備防衛護守一議調莊浪衛參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以備出關之用一議再調南兵一萬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

刻期赴京分任通州昌平密雲以壯鼎峙之勢一議
調延寧甘肅之軍一萬五千發赴通昌平密雲三處以
爲根本之倚重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撥小
不堪備用令宜改折馬價解京俾委本寺官一員往
宣天山西招商易買解京一議器械火藥務求堪用
一議罷內市以清好細

總考通志

兵備起邢慎言任之

最疑李江五府京營諸將到任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三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旦

道登萊廣昭捷卒督見札水兵掉舟浮海直搗奴穴

一議下將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結策應舉事一

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中書舍人郭萬程殺揚

一議止調衛兵以固根本一議裁兵一議撫臣督兵

移鎮一議大臣司伯當速將侍郎李長庚人京辭核

此事一議下振肯守催望臣以安人心一議悉清水

道以備深池之用一議假使遇之門一議整理山嶺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

嶺一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宜令深

兵防守嚴責該鎮撫臣一議調動兵日者調四川土

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兵俱驍悍可以承奴當並

議調用一議招兵以上諸款或擬之使不吾犯或脩

之使不吾棄雖一得之見實應症之藥也

勅諭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軍應毋得互分

彼此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那府奏告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四

山東巡撫趙彥奏日金伏海盜原無重兵即有兵亦

不能守賊蹂躪蓋州而絕糧道再或蹂躪旅順而繞登州

登萊危惡不啻然眉今雅部文調調將沈有容統水

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西共之誰爲

防牛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衛門天津逼近奴

酋有剽膚之患不知登萊益盛一水兵可以運糧舊

即可以寬犯既無重圍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更有察應否赴調天津再

乞裁酌

修山海城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

人

叛臣黃永伏誅

衣廣寧人涼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

干遠遂陷不死乃刺頭投降降廿心臣虜逆芳引見奴

酋酋以大紅蟒衣之與驛一頭同三僕送出招通過

市觀者如堵蓋明以其身為招又賜用而陰圖之也

無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梟于通衢

人心大快

還原任監軍道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

聖明通紀 卷四十五

古遼臣夫用監軍官不能效死且明為卑城哨所之

說公然投遞印揭誑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

尤封疆何賴高出着錦示衛差的當官旗解來京

究問其餘道將姑若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

奏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

衷而已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向論事論人者各

有偏見偏因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不復

知有人禍且移于國此不和之流弊也今論一人當

惟公惟平無遞播筆端論一事須德前慮後無輕試

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

未嘗不平風波奉嘗不息國家享寧謐清淨之福願

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

之矣然臣所知者如徐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

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熊明遇劉

憲龍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推升臣所知

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遠學沉機通政吳可達

端簡純誠大理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劉日

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遠弘猷太僕寺卿

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冲襟實學副使

聖明通紀 卷四十六

馬孟頫澄清為志布政滿近高恬約日如宜在左右

以備前籌此外如磊磊落落慷慨力能任事之岳元

聲廣揚軍務之申用懋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楠

可憐急使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

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謫謝拘拘欲家僻我用不可得

也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承保河真順

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

其去 神京宜計道理遠近詞符與之約聞警如期

而至發兵山東則以董可威寶承武督促至內人府

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孫槐督促至以郡縣

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方面升巡撫遷樞有功臣許以通侯之爵不靳爵者人主所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必有超距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緣而攻之今復發輪不返皇上高拱聽凱歌何從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請陳未議一日推才八才少有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聚短以成長正大臣事臣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融先入無以輪才地作選佛場臣拭目以俟一日聞幽夫人在茲載中有志在謀國遺世忌嫉不遠而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十七

死者有力搖驅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盡臣也陛下麗日當天用能順天休命陳人枯骨何須推鼓一轉念間行骨圓春矣一日楚餉頻年奴酋爲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者慮慮制皮人吮髓諸臣以國之苦爲苦未暇爲小民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爲計何知爲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楚然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諸君前使徒稅顧二十年海內起敗者止罷稅一事今神宗光宗及我陛下慨然下明報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先帝與陛下明報謂何顧計即早爲區

當以當
爲仁義

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撫明一年公費或各區上司各備義助實環海宇如生之日也一旦理財皆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義衆皆訟之不知此迂儒見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爲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消也鹽法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奮勵矣水田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十八

行之太驟致旁蠹四起今宜行有司以漸而行人號不健開稅食之隙令污萊不開也舍此三項言理財卽桑孔無以籌矣一日振武說者以爲奴酋強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不足信也倘不敵我太祖何以驅中原奴酋何以安置勞寒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臣以爲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兵法百里趨利賊上將深入奴巢自坐敗局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算此着着敗道取回官臣又以知酋之無能爲也求也沙米而來破關原挽米而歸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兵機外必令隻輪不返

矣說者又曰無將臣以爲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衆昧之其人多踴躍不顧又過求之武何孫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臾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上亦各結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陛下擇日大閱射者賞中多者優推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武將自然挺出矣一日驛馬夫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稱其士紳得夫得馬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他奴僕不復爲朝廷體赤子必如范涿上疏力參者吏部

自明通紀

卷四十四

天啓

十九

其人在此庶幾可挽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左見有用賢學該部一并議行

罪援遼遼遼鎮將王威達奇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令科道尹阿象等分管簡練

起李茂槍儀制郎中

兵部奏養奸細奉聖旨這捉獲真正奸細供吐託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衆示有功員役依擬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地方懸賞緝捕務在

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如何慢不盤詰并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一體治罪防西虜時伯酋糾合各酋聲言挾貨暗圖搶犯故嚴備之

添設司屬官員刑部主事萬燦調工部管繕司王庭庸改屯田主事

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

以至事狀如犯協理職方應善繼葉震生曾題復本章

起用謀勇將領本兵題薦杜光年顧尚文張成憲等

自明通紀卷四十四天啓

山東巡撫上言謂今日大勢急矣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

日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臣未嘗不歎其根本要

害也自遼瀋失陷河以東抹血心灰河以西聞聲股

栗且將有金湯不足恃則遼之人心宜亟收也京師

五方雜處祖宗爲巡捕設管今日營兵非惟無護

愚之術而且自倒映之處祖宗爲巡視設城今日

城役非惟無責一之守而且滋挑激之授則畿甸之

人心宜亟收也年來遼餉之缺日增月益今海內少

力殫而人心且搖播莫適以養則東復西旱低倘不

詳以南則也。梓輪權造倍徙窮愁。轉令其展難必
不及其常。則山澤之人心宜亟收也。數日來事勢急
若緩。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以當機而發于
遲緩。其未行者。或以整頓而幾于巨制。爲悠悠爲泮
泮。廟堂既無裁鏡。新丁之法令中樞又乏追風。通
電之神情徒使壯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群臣相
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人心宜亟收也。臣嘗觀史昔
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
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率國家之
壞。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而直截
是明通紀卷四 天原

三十一

之伏乞 皇上與一二大臣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者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遼事艱危。卿聯司本
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情爾。請死何爲。各督撫等官
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畏旨抗違。
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督建治。姑着任。俾觀罪。督撫兵
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候的。定以軍法從
事。李達迅報援兵一萬二千名。兩部查果否。督署如
查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札故逗遛。律干軍紀。着錦
衣衛差的官。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建康總辦。詳國用。以病辭。免。奏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親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
以龍飛首科也。

官是所

奴酋變河

兵部請死職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爾雨沒撫按
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良可嘉。嘉獎奏議。確
宜沛恩。卹張銘贈大理寺卿。賜諡。一于錦衣衛指
摺會事。世襲賜祭立祠。坐奠。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
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千本衛指揮會事。世襲賜諡
立祠。加祭坐奠。崔儒秀。何廷魁。俱廟光祿寺卿。廕一
千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董仲樸。頭都督
明通紀卷四 天原

三十二

三級。成金。卹。起龍泰。邦。俱贈都督。會事。襲升三
級。從祠。附祭。陳克甫。段展。俱贈按察司會事。廕一
千入監。從祭。內奉。邦。屏。係土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
與應得 詩。令。千馬。神。離。授。授。授。以示褒錄。一門存
厥忠義之意。陣亡至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
從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
體恤錄。
遼東參謀布衣限恩任。奏言。目擊限危。職日原任遼
東經界表。應泰。過。擇人。言。題。臣。以。布衣。泰。將軍。前。臣

乃十二月初十日戎侶星馳輕裝疋馬以二十一日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報知通陽陷矣經臣死矣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竊念臣爲經臣而出經臣死臣莫適爲主矣臣死何益不如留一身以圖報稱暴莽有心殘軀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爲皇上陳之臣身在逃兵中遇諸問諸遇遼問遼其敗狀頗悉有爲瀋陽之勉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出徑奔西門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爲瀋城外備火器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爲名盡拘砲千人城不許輕放者有爲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

通紀八卷四十四天啓

二十二

川兵無不立時各有爲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代轉動如戰車之制以避鎗砲夫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壑後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爲左右翼殊死戰人莫能當者有爲奸賊慣用青兵前驅伴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奔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過民奴兵伴退以騙我而我遂張皇報捷大爲其所笑者有爲遼城既破李賀二叛將

並攀入賊李賊生都司衙門賀賊生經畧衙門李賊將隨身槍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報患而獻賊之生員無不屏首就戮者有爲李永芳得語遼人去者不留住者不殺西人去者不追住者必戮以放遼人開門納虜甘爲逆党者亦有爲奴賊先年打造船隻誘南人爲向導今將振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扼我海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款衆口一嗾諷問相同非道路談轉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墮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

通紀八卷四十四天啓

二十四

日則放時求食夜則遑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從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兩城而後經者有槍槍擄掠乘勢劫奪者總之草木皆兵驚犬無寐即欲輸流民之歸野亂離之狀恐不能殫寫其十一可痛也西虜乘槍掠實章鬼欲堆壓卑于敵傷校首欲俘妻柩子官舍無通事一到我之將皆甘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款言之事有名無實實布一疋僅三五八貨銀一兩止二三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

起貪心一則日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
所見帶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
馬纔強半一旦聞警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
之料日食九分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每兵求
一飽不可得何暇伺馬驛馬厰駐站而不爲更換經
三日而不與糲料半體無毫無不大瘡者皆有養馬
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糧之車輛牛驢
官買者盡爲烏有民間一息僅存敗壞債贖沿途狼
藉火器兵仗悉爲遺廢不惟費財亦以借寇可惜也
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賊守事宜皆云此間將

十五

士魁猶如楚甲使不完聞奴風聲皆已墜落有救
不死即入日一百里之間逃竄及郡流亡滿日至
有不足之徒明言願效是人試城保全妻子者可痛
亦可懼也長持原行符驗得入小吏兵與
愛天氣氣道而總兵皆以出關爲死地如確大
屠肆步步追死不惟無關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八
關以來光景蕭索旗幟不見一新烽燧幾于斷絕空
地蕭條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主人一家百口踴見
臣行而人主亦率家行矣臣冒死扶病入都以為
報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之議論日

臣聞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弛奴賊之兵勢如
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刺不思謀我聞我
而我以格食自藏奴無一日不思待我薄我而我
延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憐盡爲膏血塗左
皇明通紀卷之六十四

25

三百里江山可憐也摩肩接踵海外外全陸王時之
地方可惜然此一區一縣宗二百餘年柳風正雨之
天下可惜忽忽發動僞臣狂走豈其快惻 天子
憐傷于上群臣奮勵于下如救頭然如振殘消神氣
大振撻衣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海保盡請即以保
神京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斟酌于
遠近情急之間臣雖萬死猶贊于生伏乞 皇上果
斷乾剛自爲 社稷計不惟臣死不朽卽舊經臣亦
當含笑入地疏入 上曰張思任既急遠左情形謬
卽作速撥用

命三法司熱審

防素節

二十七日大婚

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任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

聞警疾至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于武英殿客上

雙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礮大逆劉保于市保遼陽衛人舊爲兵部長班再跟

途中道撫索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進邸報至是事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啓

崇德後伏誅

五月

冊立張氏爲皇后

諭免經筵時以天災故也

兵部遵 旨傳宜照得逆酋狂逞連陷濟遠 聖天

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

何敵不獲乃至 天討之方張復得 天心之默相

提獲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于翰等潛伏肘腋之

地賄結得獲之奴僕郭信而輸我情形利虜財而爲

彼宵穴說言誰惑包藏禍心蓋敵難容神人共憤止

用凌遲處死傳首三韓當與妻李以次誅戮再照軍

提秘密原未抄傳紙上空言何圖 廟算今劉保悞

以邸報爲奇貨而李永芳又悞以朝報爲秘謀小隱

無知自干 國憲爾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敵愾并

力緝奸無蓄友側之情同罹亦族之律有能懷忠抱

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

伯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輸奴

首來獻者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

李永芳與奴酋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酋之地

信賞必明朕我武之維揚化僭歸忠立見元兇之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啓

投首特此榜諭衆知

上諭戶部軍需鈔請內帑急言抗辭不思自己職掌

國家經制仰知違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

目前諸需酌量補湊都不計算祇算帶金豈成政體

朕念邊需費起倉卒防撥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

不及已輕二次給帑茲再新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

部公同確訂陸續支銷務當實用其撥派餉銀並積

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府各官除任俸停陞

倘陞借是公完解的仍移咨吏部分別陞罰斥陞務

在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奏奏處

賜馬德澧太常寺少卿

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火磨事餘光啓上封事曰電錯日暮械不利以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于敵也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

與敵雖背向前臣以爲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

壁消豎惡傳大小火器待其來攻運城擊有一城堅

守必不敢募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連至如都城

固守尤爲至意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連火砲欲以

火鏡磨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午所

取西洋火砲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敵

自是明通紀卷四十四天啓

臺以爲城以鏡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

于此若能多造火砲如前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

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勇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

智即西洋諸國所謂銳城也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

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也

御史單任周奏請大發帑金

冊封王良妃叔淑妃父王學純段黃葵食錦衣千

戶俸

陝西道李達請嚴禁內操

嗣嗣絕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建撫郭子章奏

議優敘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濟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各送投降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

撫御史江采謙糾之謂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逃

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文球關外事

權在捫末聞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貽

表應奉之轍此何心哉伏乞勅下兵部將降夷成

鐵之境上或驅之塞外必不可留之腹心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

臣等宜杜門靜思在衙門辦事此亦臣等及新自

兵部尚書一人已成敗壞適逢東運撫王化良奏

賊次謀化河西情形最惡一切防禦無備谷官如何

尚未到彼者即查照原擬奏請一一將獎補任數首

一賜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乃我

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長憂議議動思引避小臣

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喪

國家優禮臣工兩朝厚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

此難時者亦能無慷慨輔臣劉一燾已着宜論即出

尚書周章等黃光鼎李汝華王佐傳郎戴爾勒鄂元

標會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員印出供職不得論是非奴氣稍平危疆方復再聽高尙以便身置再任紛爭以快恩然此時暫罷私闕專意急公位居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辦明不得執証疾言去小臣印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輝力苦心奮忠盡職其濟時艱如仍前抗違國典具在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諭申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奏爲賊謀愈迫我備全虞懇乞 聖明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三十一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臣等謹將各處情形具奏

着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待令又舍糊圖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小臣常懷情面更重大臣任怨何得如是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狀同排擠致候封疆都着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本當速問姑從輕革了職爲民當差永不敘用該部知道

有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成從少司寇鄒元標請

也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請調水兵多調川兵長河

之險役既不能速求我亦何以輕往若得前帥萬人

海上將猶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爲接引之意

奴見樓船極濶則狼顧必多遊人聞我軍弔民則勝

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於實並利者也故謂水兵

之當亟調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自成一隊

方竟其用故謂川兵之當多調也

遠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將遼事倭僂二臣

先後引去撫臣科道諸臣迭糾之

加贈沈璧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祠額劉純濬宗顏等副名表忠報鉅崔雋秀儼何廷

歷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昭忠各如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撫張銓男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君

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國憤以撫父仇請得勇士

數百千人自爲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從諸將出

關伏威滅奴

杭城火災兇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

督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戮力

艱辛殺者死寇不戢宜有賞賚優卹茲當遣官宣諭

御史方震儒先後具奏請行着他去綠營查照職級

見明通紀卷之六

各千內庫領銀兩着遵前旨帶金內給發御史奉勅

行事銀幣仍另差所官一同前去該部院作速給發

遵行故諭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五

太學臣江旭奏

六月

史料倪思輝奏曰痛自邊藩繼陷忠臣義士恨不剪滅朝食而無奈大臣愛說畏議之意多而當國事之急少夫既以身任天下之重焉得一去以明高數日以來閣臣劉一燝杜門矣家臣周計臣字刑臣黃禮臣周俱紛紛註籍求去矣刑部侍郎鄒元標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皆昔所稱人望者而人朝未幾歸念頗生矣清夜以思邊檄星馳而起秋風尊鱸之興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下略

安平不安乎試看出處之大義不知出臣何所見而來何所見而去也今皇上因遼東之急詔起熊廷弼恨不立至眼前殲厥醜類頃聞廷弼叱馭而前輕千里而赴難已於上谷矣非哉但銓衡堅臥人情皇皇伏乞皇上略念封疆勅冢臣速出視事立題廷弼經畧山海恢復遼陽之事一以委之庶不負朝廷簡用之恩而社稷有所托也閣部大臣受顧命被簡召者當挺樹風節打起精神力排棄地頗虜之議堅持澶淵淮蔡之功豁職人心世道之和舒舒此情敬諫之氣則不動聲色而作周固已遠矣區區

小首何足道哉

敕統兵官毋許援兵譚授地方有司務宜處置得法

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繼輔久旱上於宮中虔禱素服御門勅百官

同加脩省夜半甘雨千里

恩賡輔臣劉一燝韓爌各一子尚寶司丞并紛新銜

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叟吏部尚書諡

命以大婚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

御史丘兆麟樞政料理宜新曉曰前者兵餉并患而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下略

今遼疆大半失陷則遼餉亦大半減矣所患固兵而

已云之所取惟有兩言而決調焉募焉而已用之何

處亦只兩言而決策應廣寧為第一策應登萊為第

二策應山海京師為第三策

浙江巡撫蘇茂相遵 詔舉遺直聞忠貞以備起用

郵錄看得原任都水司郎中岳元聲方排並封之議

宗社賴以獲安獨斥東封之非疆場藉以底定既有

功於國家宜亟登之廊廟又看得已故原任南康府

知府吳寶發丹書七年從與罪囚劉流黃堂兩月頻

遭稅使合沙被逮幸爾生還抱憤泣焉宛切封妻陳

福人懇陳水鹿貞堅金石傷心極慘欲請 賜以賜
寬宥切祈援寬投縶而止盡忠臣殉國發錄殉夫幸
美一門照耀千古應旌表卹錄以勵世風

禮臣奏請視學

初九開館纂脩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典 上曰加
恩既云無例爾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載 累朝常例
備寫來看併此亦無只是典章不存不是無例仍行
各衙門備查或如照別項 恩例推廣具奏

禮部以辛酉爲龍飛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兩雍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五

中額擬於血字號內順天暫加十五名應天五名後
不爲例

敘默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疏題復括取緊要便寬勿冗複

經畧尚書熊廷弼疏曰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已急
而應之愈緩着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構之愈
異懇乞嚴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腑真心實意愛國籌
邊亟計軍實早圖恢復以救危禍以寬 聖憂何謂

事本難而視之愈易賊已猖決極難抵當 國家全
力若兵將若器械等項盡擲於遼陽今投新

計弄極難盡辦而議者但曰守着三岔河用着西北
虜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幾次雲集可
不患募有裕金新舊餉可無虞置砲火器車營與工
製造可戰有具而獨患者大將一事耳何言之易也
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賊勢之急國也在事諸

臣一聞報紛紛送家眷請召募後督撫豈不皇皇
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邊鎮發遣無時募兵則科道起
釋何日土兵則路途遙遠難到錢糧則兵戶爭他
休罷械則工部推諉不管而他衙門之緩又無論也
何謂着宜先而布之愈緩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爲先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五

四

着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
萊天津三路皆先着醫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賊其
宜盡一時財力合諸臣精神全用於此當先緊要之
着此着一定賊自不能飛起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
留兵募兵築壘濬池皆以護京師爲名爭此帑金四
分五裂及其要微先着則金已早盡而莫可措手天
何鮮也何謂心當同而構之愈易胡越同舟遇風而
其心必一者自救也今中外臣工於此不但爲君父
計卽自爲身家性命計亦可以同矣而部堂與部堂
異有司與有司異屬官與屬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

臣與任臣具省鎮與朝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
請討木急而阻之以爲異勞結本就而壞之以爲異
事體本定而變之以爲異情分本諧而挑之以爲異
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臣又非不知心之當同也
祇緣一團自顧之私意頓結於胸中而不能割各部
曰且顧我衙門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
羣轅門戶曰且顧我局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
顧體面顧祿位顧職諱而誰復有一付心腸爲皇
上顧封疆顧宗社也然則今日所當同心先圖者孰
有踰於兵馬糧餉器械諸事者哉昨向職方司取募

皇明通紀

卷五

兵裁冊子內調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科遼外
尚餘十萬了無著落募兵十一萬二千而差官或起
程或木差官亦了無著落乞勅兵部上緊設處催
趨與臣應急如有先保臣不代咎兵部職官馬戶部
職錢糧住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濟豈
可據爲成例借遠東額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其
大半而十四萬援兵尚有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
又半分其帑金何爲者乞勅戶部上緊與兵部通
融措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先保臣不代任咎
至於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委難其人今臺省

皆以登壇爲言必胸中皆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
成臣部者乞勅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
小九卿各衙門各舉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
疏各付臣隨材使用而有如不肯用不能用者則臺
省執筆議其後臣嘗嘆河東之事會錄人情以難爲
易以急爲緩以後爲先以同伐異職舉舉四端爲諸
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
處下手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難返若再因循不改
舊套臣有不忍逆視者

皇明通紀

卷五

六

會部院議復
臣請加恩 仲廟昭妃以選教 三官功也
上以貢途差滿當酌爲疏通恩貢命照 皇考例再
考一次歲貢照舊行
南科徐憲卿條上入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紓
授之罰當重違限之法當嚴至於署篆之人速當議
定署印之考速當議行
停御史張捷俸以効輔臣才庸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蔡抄錄私書揭

雲南道李日宣題爲天潢之后宣寶 至聖之後須
達 恭請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許於本省加
額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 先師後裔於省額中
式外加舉一二人以攸崇 聖學 上曰宗生聖裔
中式名數各加於額外勿拘定人數致滋多礙
上諭內閣朕覽奉聖夫人客氏面奏屢辭出去是朕
留爾等有何權賄勿生猜疑爾侍朕勤苦操勞有知
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冲齡三宮
年幼時賴調護爾辭待 皇考妣梓宮發引神主回
京奉安早擇日出卿等傳示各衙門不得紛紜攪擾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七

特諭

七月

嚴禁匿名文書

降原任按察使高出爲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覆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

遼東西路監軍參政邢慎言中路監軍副使饒士晉

南路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軍會事胡嘉棟登來

監軍康使楊述程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曰奴之謀犯廣寧非一日矣據

此鄉報稱只在六月盡七月初分兩路入寇又報稱

要從黃泥窪直趨廣寧又稱奴酋欲待九月後各飯
將說迄今廣寧兵馬未集容易成功今杪花所報果
于張義竝進兵以二十五日上馬矣其遣人于宰齊
妻所借放宰齊爲名以界西虜并觀之耳杪花雖與
我合然則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不致逆奴頗行奴
之西行誰其禦之出關之兵聽絡河上若不足恃黃
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三萬臣屢 請不得招集邊兵
近二萬皆須馬匹甲仗臣屢 請不得除工部先發
者俱不堪用近 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原
議雇驢馱送至迄今皆及關而返關外驛遞疲累遠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八

送不前即臣欲待而奴不能待也伏乞 皇上勅下

該部速催撥兵及甲仗馬匹星夜進發以濟急用并

催熊廷弼速行出關調度蓋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

惟廷弼一聞其出關必越起而不敢進兵亦不敢逗

遼中外同心協濟而遼猶可爲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莊照 皇祖戴聖

夫人余氏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子贈官

給與誥命

御史劉爾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新于

禮之內則恩薄而禮亦未愜亦有一定之禮使禮盡

于恩之外則禮失而恩亦不暢故恩與禮宜兼重清
與義宜相當則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氏是也方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惟客氏是賴大小臣工莫
不推調護之功今幸釐降之儀舉與閣帷之慶方新
則宮庭之內有皇上主持於上中宮佐贊於
內足以待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所容客
氏住足明矣聞皇祖大婚之後保母即令出常則
舊例不可不循也客氏即云勤慎顧可恩禮所重權
勢歸之則嫌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客氏但欲資財使
富一切身外名利俱係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其
《明通紀》卷一百一十五

宋已膺歸衣之榮其秩亦隆夫人之號前漢已滿
足臣子何敢言功則退還不可不早也
通州報宣大調兵宵遁數百人上命巡撫王國禎
設法招回仍行經過地方緝解梟首正軍法領兵官
一體重治

大學士韓爌以黔提傳恩具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苗
功叙養歲月分明蓋軍興之始未經小州之出山暨
凱奏之時尤為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君之其何以
為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伏望皇上俯垂
鑒照榮逾寵私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上諭兵部朕念經畧尚書熊廷弼特膺新簡奉之聖
專征空垂事權兼陞禮部專劾各賜勅書一道尚方
劔一口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兵餉
額解經費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且起行有日賜大
紅麒麟一品服紵絲四表禮銀四十兩仍賜宴都城
外五府戎政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餞其隨行領兵將
官紵絲一表禮銀二十兩下各軍每名銀二兩即于
前領帑金內領發卿部可傳諭行
經畧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上曰卿行標下需
兵營軍選鋒久經訓練富有紀律聽卿會同總協分
《明通紀》卷一百一十五

十

揀各官併廩糧優厚等事俱如議候兵到標下補足
各軍仍撤還京營以實禁旅陳良弼素得軍心着一
同加意選發不得以攝事自諉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從經畧熊廷弼請傳國以原官駐廣寧理新餉
御史董翼孔廟退祀議議曰竊推古今道德之極莫
盛於孔子每自漢高帝迄宋初何代何君不知有孔
子而性帛誼號止及孔子之身未及孔子之先也
肅皇帝禮樂中興方用輔臣張璠議詔立啓聖祠
祀叔梁紇配享從祀濟濟一堂豈不稱殷禮哉獨是

加恩所自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又進之而防叔俱
 民淚無聞臣實傷之臣謂防叔伯夏合照叔梁紇一
 體追封奉祀壇宇無用別營第就啓聖祠倣同堂典
 室之例增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處左叔梁紇處
 右或並稱啓聖公而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
 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酌定二謚以別於啓
 聖可也此禮舉而朝廷之崇報孔子又寧有缺略
 而不周至者乎抑臣尤有說焉契爲孔子遠祖堯所
 使爲司徒敷五教而遷五品者此萬世教化之宗也
 孔子道統所自來也視稼穡之穡教養開先並垂永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大學

不祀何耶臣按大魏禮契以後稷配春秋尤雨有非
 焉而明倫如契教化所助獨無處與明禋之末何草
 草也臣謂帝王廟傍宜有一祠別祀稷契如謂稷
 已與配別祀所著一契又不宜有祠請部開里爲
 之祭丁分官致奠如啓聖祠禮則功臣祭典之錦補
 塞而無滲漏而聖學淵源亦不至減波而無聞矣
 大學士沈灌上言乘時因地小試上曰卿召募材
 勇捐貲獎率前來具見爲國忠獻朕心嘉尚收管訓
 練授職統領及糧餉等事該部作速議覆

原任長蘆運同丘雲聲慎逆奴之猖獗陳破虜十
 策一曰空車戰行則布八門以爲障止則環周匝以
 爲營車上設鐵離以捍矢石下設鉄積以衛人足一
 日設地雷預置火炮數十埋于地中陰以竹竿穿引
 藥線寇至則遠蕪藥之線頭以潛通地雷一曰立迷
 陣以長鎗居前次最強弩次最強弩大神臂弓更番
 迭射此與車戰相爲表裡一曰掘陷坑一曰毒河水
 一曰用火攻一曰用機軍遠東平原易地輪轂易行
 預使木工造兩輪兵車數十輛安置火炮於前一砲
 可藏數砲點燃一機使運自推入賊營砲石亂打打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大學

畢復回安砲再打打畢又回不用人而車能往返運
 轉蓋畫一虎以潰其馬夜豎一人以駭其軍一曰用
 陷板一曰設伏兵一曰用夾攻朝鮮爲東藩第其兵
 力微弱不足仗以制奴之死命耳臣以爲命用驍勇
 上將將數子精兵泮海至於朝鮮西境扼奴酋之後
 以挑亂之多帶候糧勿發藩國揚言一路取開原一
 路取鐵嶺一路取遼陽清陽使奴酋前顧後疲於奔
 命
 兵科酌議豫備撥兵協濟驛遞之法夫援兵惡其擾
 也驛遞恤其疲也通州以提兵輯轡之路未有師

行路處而不突入民房未有豺狼入室而不肆行奸掠者故經過地方廠棚不備水火不周罪在州縣倘廠棚備而故擾民居罪在兵將

南臺御史王允成論司馬黃克猷定鄭穩山盜內實一案生死不同又辯焦源薄振綱常一疏刺謬特甚遠東郵奏御史方震儒奏河六不足恃遂十有可乘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綱起升登萊招練副使修卜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略軍前替畫

慶陵工報竣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四

出田歸劉朝劉忠陳應科於獄降為奉浦外宋開仕降太監王安為淨軍看守南海子牆舖

南兵主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火軍車戰也水軍海船也

兵部接出聖諭朕唯薊遼屏衛京師向為九邊重鎮尚書王象乾以本兵行邊住應薊鎮行總督事責任事權並重體統禮數宜優一切事宜具勅書中除諸鎮額供并召募新餉急為督發外仍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需賜大紅蟒服一襲紵絲四表禮白金四十兩仍賜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餞以寵其行該

部可傳諭各衙門遵行

經略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上曰經撫職掌雖分各兼軍務三鎮撫臣除大開竅處與經略商求濟安其本鎮應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諉卸以重責成

韓王助餉二千五百兩上嘉其忠義

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薰到京面恩賜酒飯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河南道謝文錦請疏通言路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四

部便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毋得疎虞

廢名臣海瑞子海晏入監

刑部侍郎鄒元標請卹既死諸臣

初五日順天鄉試以皇陵喪事故移期也

初六祭月夕壇

鎮江奇捷先是遼東巡撫王化貞塘報據標下練兵游擊毛文龍報稱於五月十一日蒙差委帶領軍丁二百餘名赴河東等處招降叛逆倭復疆土難以便宜行事至三岔河撥民船四隻行至娘娘官候風十

六日方得長行、二十三日方至磨島上岸、人民盡空、房屋焚燬、止遺無主、牛二十餘隻、當日備軍丁訖、七月初一日、指島外洋、獲民船一隻、水手二十名、船頭李景先、原係鹿島住民、願隨報效、因與千總意相、初四日至廣鹿島、先令李景先進島、探聽訪知、島官胡可賓等、奉房差委、搬運牛馬糧食、勒取寡婦、閭女、逼民剃頭、卑職差守備蘇其民、率領官兵、進島捉拿、島官胡可賓等、安撫一百六十餘家、民丁七百餘名、地方七十餘里、初八日至給店島、差千總根繼善等、獲島官任光先、安撫居民王玉等二百餘名、地方三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五

十餘里、初九日至石城島、島官何國用、盡率民開募、婦閭女、解送遼陽、逼民剃頭、從夷、又將村屯女婦、輪流奸污、民甚痛恨、島民王國順、逆流走報、卑職當與千總根板等五十餘人、當獲島官何國用、斬獲首級三箇、擒獲叛夷一十二人、并獲夷船二隻、銅砲三位、鐵砲四位、收下婦女五十餘人、地方五十餘里、此時有遺左衛康勝生員王一寧、因遼城被陷、父子直往朝鮮投得國王、借兵恢復遼左、朝鮮嘉其忠義、厚加宴禮、著令提督防護、送其歸國、亦至石城相會、卑職急重加聘禮、共襄王事、因至朝鮮肅中堡地方、降令

鎮江避難人民、暗通鎮江士庶、咸共響應、次日千總徐景桓、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偽君游擊佟養貞、選兵二百餘名、抄殺黃菊奴、山歸正人民、去訖、卑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正可拚其不備、城可得也、卑職細觀事機、當在必克、即命守備蘇其民、帶領家兵一百名、要截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等率兵一百餘人、卑職同生員王一寧、督家丁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令守備丁文禮、暗通級江中軍陳良策、鈞為內應、分佈已定、鷄鳴俱薄城下、千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六

總兵陳良策、持總先登、衆人一齊登城、喊聲大震、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陳良漢等、自內殺出、內外夾攻、賊盡皆膽落、四下奔命、佟養貞率夷衆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家丁章得化等、直前奮擊、佟養貞被擊仆地、就縛、其子佟豐年及家丁七十餘人、一時斬獲殆盡、卑職當即進城、安撫軍民、杖毫無犯、民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歸、若絡繹不絕、卑職因以人心如此、正可乘勢進剿、但初下鎮江、屯民不知天兵多寡、踴躍來歸、後因見兵勢勇悍、人心解體、詭言噴噴、其朝鮮請兵咨文、已經投遞、未見

同容催促近臣俱以待上為辭不肯進伏乞本院俯
念垂成之功不可再遲速發救兵數萬糧餉數十萬
速赴鎮江救兵一至則鄉兵可以畢集朝鮮亦必發
兵助勢鼓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上諭兵部朕覽
文書見遼東趙撫王化貞本稱毛文龍領兵恢復鎮
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響應化
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大策但王師貴在
萬全機宜難緩頃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
嚴登萊巡撫陶朗先著原設將校援遼水兵星夜督
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七

劫一面容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
力務收全勝該部速將兵馬錢糧甲仗等項移催濟
接毋緩事機

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寡勢孤昨有旨傳
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
圖進取策之垣著即日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指
發錢糧及升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如議行
禮部右侍郎鄭以備奏曰茲者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挑選
之制臣部始發知舉會議宗室親戚及接太常卿洪

文衡一揭大約肅宗以藩入宜先祧奉玉芝宮太
常題云肅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武宗是議改
而非議祧也臣以為不在入廟而在 肅宗不在 肅
宗而在 肅考不在 肅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
不考 肅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
既入矣可逆祧乎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
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上
疏請先祧 肅宗天下非不趙之乃 累朝終順祧
而不改亦不忍奪 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
于情限于序耳况序不及之時先祧子而後父于跡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八

欠順于序稍違無臣於入而反索祧中若謂毅然改
正書之史冊為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尚書無改
祖之訓制出神 聖聖之數代而以愚賤酌改置
夷所思實於明倫大典無著落臣足以為不願有知
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 制臣竊度數四心有不
敢即謂天理請以此議與太常議並存以備 聖明
林樸上曰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祧廟室
仍照原議
陝西產麟麟臺昌府會寧縣原川星間寡婦家十二
月初二日戌時光焰起野家有黑牛產一犢渾身是

屠備體垂文，天成錄甲，連叫數聲，婦不知以爲怪也。擊之而死，欲瘞之於土。一老人以爲神物，取而供奉。如神禮，凡四閱月，體絕不腐。吳府守知爲麟，擇地置塚祭禮葬之，以聞。

市馬宜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各

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

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廕一千注道春入監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中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馬士將，毛文龍升參將爲

都武駐又州武臣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

經畧熊廷弼奏迭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奏

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

如襲金州奴賊聞我聯給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

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

萊是以發兵戮之以隔絕往來之路

二十二日桃 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設於

九月十六日因喪事故也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

二十九日梓宮至沙河

贈全大敘禮部右侍郎廕一千

廕劉日寧唐文獻各一千入監

九月

地裂湧血廣西慶府六月十七日有西門外王體

積聚店前懸地上微拆處血水噴出加約矣泉狀色

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體積殊足視立于旁血射其

身并其足傷數處地方人共掘深至四尺餘下皆水

並無別物

梓宮奉安陵殿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 明主思不先於室近實必

加於有功不幸遠左破敗三軍之士抱妻棄子披路

眠決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

以拮据於青嶺白州之間則 朝廷凡有慰勞存恤

宜莫先千遠之文武將士近見 明旨一則謂奉聖

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若戶部連行擇給地二十

頃以爲議墳香火之用一則謂親進忠侍衛有功着

工部於陵工造成欲錄在內臣以爲我 皇上先左

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暇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况 梓宮未殯先

臣等

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於

禮為不順于漸為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

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遺事其

難疏中大帽短衣幾同行伍泥頭上面有類聖人等

語深為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儒書有云自來無

逐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

血之早酒以謝知已而已臣又不覺為之泣下臣意

以為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官中

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明旨遣使賞金急乘將師

之會一示不測之恩則三方將士皆知挾纊投醪四

聖明通德人

人心固不欺雲就其奴之戚也何日一會平

直達奉內平聖大人護田填賦前有諭旨令河母此

例不同增款不多如何又來激耶追束文武將士披

路眼沙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係所請有何吝惜且

內廷恩澤與關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屑不

請大體姑且不究

御史姚應鼎上言聖治以忠孝為宗聖孝以繼述

為大誦遵遺命親賢勤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

必慎左右侍御之惟謹即為克舜之實事實功也

會都御史李宗尹劾兇橫內使李添祥王昇命降

續編用

免湖廣災傷田租

鎮江復陷據原差同參將王紹勳等報稱廣寧差去

都司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首大發

賊兵三四萬來鎮江毛都司走入朝鮮去訖被難遠

民無數哭聲震地咸稱建賊已于二十九日將鎮江

等處男婦一桀屠戮燒毀民房不知其數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輜及借援兵馬上

命該部催發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值深秋大雪驟集宜亟

聖明通德人

食部金賜不常以何日東將士

遼東巡按方崇禎請射旗血戰告捷之將張神武

上命本兵議復

撫法神武當建旗號有冬晴漢河則知必無濟而

而不肯進兵即無濟而不知人明知神武之必死

經略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

策遠者專欲取達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略之議

而臣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

不虞會議為是仍即用賊及巡撫臣言山東緩地不

宜增兵又見僅水兵出關疏若皆以津門為經臺者

官山海不能遙制廣寧是三方難說而干遠無益也
 臣於此處極費躊躇欲徑請撤登津兩路仍舊廣
 寧但眼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寨而謂於遠遠者皆
 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之說
 非真於遠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撥臣自廣寧
 行時與撫臣約曰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
 遣人往監其師進長安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
 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事尚未識且自據堅守
 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造完各鎮其馬來完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二十三
 計米策應備完三方而進故直前而西易助軍不敗
 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中馬甲仗
 屢催未至何所待以為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揭
 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至我且得不應乎今撫臣曰
 撫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
 幸矣此決主進者也撫臣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
 少可以成功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
 又決主進者也夫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於此生待
 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急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
 有幸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願權臣慮心以待撫

臣之自決耳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五 終

明通紀

卷四十五

三十四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六

太學臣江旭奇訂

十月

湖廣道徐卿伯奏論事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即請餉之說舌敝顏禿止博計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復而又有倡爲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于今也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焚必禁槍必誅火之燎原豈遠不可稽過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皇明通紀卷四十六 舊去天啓 一

說吾縱之係路苗以撫我我以撫自也卒之苗不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識苗者遺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苗爲盡翻前局始爲之湯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者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 詔使等代巡賊官戈橫道臣之與刃劑同知之指而近日應汰苗於便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輻重阿堵爲之四而豈馬戶店戶發之饒乎又如昔之樂舞曼兒刀刺孕婦裸袒支解不一而足而土官堡一劫一燒絕口者數十家隕生者

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祟乎其最可嘆最可詫者尤在貴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隔山曲水孤懸一線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幾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半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肅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皇明通紀卷四十六 舊去天啓 二

之府縣談何悖乎黔自見州縣至省城近十所皆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衆自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峰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于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時黔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死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逼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爲昔之哨兵也謹爲此策俟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關桑梓慮勿剝膚故敢論及之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着奉
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離左
右自出宮去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
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惚已後還着時常地內
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欽此臣捧讀未畢驚
惶無地客氏朝夕勤侍不遇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母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和
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
當如何珍攝伏祈 皇上以官闈爲重以統天立極
爲主斷絕小恩勿紐于嗟咿嚔呢之言浮約群議勿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任大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 祖宗聖訓式之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
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本內線索事樣指何
事件是何至意且前諭已明馬鳴起如何故不遵承
又來清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輕罰俸
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陽請出客氏疏曰 皇上聰明英睿
不世出之主也豈有不忍一保母至忘寢食明告中
外者乎使 皇上未離職穡則可今年已出勿外之
則有礙丞輔兩內之則中宮叶琴瑟之述 兩宮樂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小屋之養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何其于保釋而爲此
總總耶且 先帝念戴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殞頃
舉升符體成寶城未築有同霄路臣旋繞其際猶泣
下沾襟痛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靜寐與哀極極
飲痛者而反憶泣保母之 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
使天下後世猶宛轉而揣摩也甚矣爲 聖德之累
也憶臣旬旬送喪之日萬姓角崩于官立擁獨一乘
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
不古橋眼張者又 神主進德殿門一老嫗長跪路
旁伏塵號慟驚問之曰此 先帝保母恩寵未逮是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不聽

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味、疏請俾還朱欽、相促恩、
二臣原官奏內引漢文帝中、郎將袁盎引却、橫夫人
坐爲辭奉、聖旨嚴諭、不許、責、王心一如何、又來
激賂、且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任妄、本
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途次、控辭、駭、恩、典、疏、未、謂、臣
從、郎、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
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
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
星、明、通、紀、八、卷、六、天、啓、五

而、完、號、勒、奇、功、也、途、陽、之、矢、似、亦、在、知、正、而、不、知
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
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爲、今、日
計、惟、當、廣、爲、救、援、之、策、以、開、人、心、而、毋、過、爲、危、懼、之
策、以、張、虜、勢、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將
無、復、敢、出、一、奇、以、破、賊、也

兵部尚書袁鳴奏曰、先是、臣、值、皇上臨朝、後、同
九卿公、揖、閣、臣、劉、一、際、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
商、就、皇、上、下、問、修、卜、年、等、事、臣、從、傍、與、周、深、恩、修
卜、年、等、皆、經、畧、能、延、閣、所、舉、用、萬、一、不、知、皇、上、注

意、悠、悠、忽、忽、不、竭、心、力、不、失、志、誠、賊、則、經、臣、之、罪、也

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書、經、臣、使、諭、修、卜、年、等、曰、
皆、勝、賊、誠、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爾、無、期、乃、經、臣、惶
懼、具、奏、以、臣、書、爲、証、極、辨、修、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
劉、國、縉、之、賢、能、而、深、懼、爲、人、嫌、棄、其、心、原、苦、而、其、情
有、大、不、得、已、者、矣、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遠、陽、共
同、甘、苦、同、運、籌、畫、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爲、惟、此
三、人、可、與、共、功、即、廉、頗、曰、我、思、用、趙、人、之、意、也、一、點
苦、心、爲、國、非、爲、私、也、輕、臣、疏、云、將、修、卜、年、仍、舊、同、知
安、置、劉、國、縉、仍、舊、贊、畫、特、罪、胡、嘉、棟、華、任、聽、勘、議、罪

星、明、通、紀、八、卷、六、天、啓、六

奏、書、天、啓、六

官、無、非、爲、遠、事、也、今、遠、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
置、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俟、罪、條、寬、候、用、候、罷、如、見
嚴、然、大、非、銓、衡、之、法、臣、愚、以、爲、修、卜、年、與、奴、同、姓、不
同、族、臣、知、之、不、真、不、敢、妄、定、臣、昨、審、解、到、修、養、其、云
修、卜、年、之、曾、祖、即、養、真、之、祖、也、則、與、逆、賊、修、養、性、近
族、何、疑、王、導、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
卜、年、亦、不、幸、而、生、修、之、家、也、言、官、既、言、皇、上、既、疑
何、必、用、之、于、遠、臣、以、爲、安、置、之、雲、貴、廣、西、使、展、其、所
施、以、報、聖、恩、卜、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

臣曾與經臣言胡嘉棟非五廣寧則何以立功曠罪
經臣曰業已定矣今已趨廣寧任事宜與劉國綽照
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番公案上以釋 皇上宵
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以
昭白于 宸恩矣如諸臣不解事又告病乞歸則無
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白簡隨其後
臣亦得以請司冠正之法矣

大逆佟養真伏誅

遼東巡按方震儒奏曰用兵之法于言萬語總不越
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自有違事以來從不曾見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七

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情情裁裁豈得一人
人皆知進者之心死而逃者之必生彼亦自若又欲
率死乎開鉄既陷且立功于遼瀋遼瀋既陷且立功
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
功于都城恐 皇上金匱無缺之天下不足以當罪
弁幾大立功幾大戴罪也今河西兵將見河水不開
夷情緊急口口聲聲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一匹思
賊來先走而又愁為經臣把住關門不放乃有差人
看一片石者差人看菊花鳥者臣密察之情狀甚真
而諸監軍亦數向為臣言也連日廣寧城中富家大

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
一切兵馬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贏卒幾許亦
不知誰為戰誰為守誰為正誰為奇也臣不得已只
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又站之冲圍而隨路
挑選從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屑為者而臣
日從事焉奄奄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為亦聊以固
軍志而安民心耳臣看河上如平地彼之奸阮不可
盡防而我之教卒量亦所難照只得苦求撫臣破格
代提督都督兵馬今准撫臣手本兵馬已有着落東
奈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馬單弱臣深以
為憂今再無別策關內援兵既罄焦舌不敢再言
惟有棟兒在兵馬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
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奮大將偏裨不排
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
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
係軍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備殺逃軍
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生路可望也臣不勝痛
哭待命之至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 陛下朝講無
聞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邊事岌岌知屢

聖懷朝會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爲憂臣謂彼兩臣不求同者乃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皇上重托被必思昔年一誤豈可再誤爵祿如寄性命爲重性命爲輕山河爲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靈俯何以答士民翹望必有完局以報 陛下惟是朝議論愈禁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不肅聽彼提弄無得遲制此臣之愚見也 皇上業以全邊付王象乾矣諸掌路及虜可入者象乾責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食謂危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三月撐持至今豈其今日垂成而有餘志者昔兵未至今兵有十三萬

皇明通紀

卷六十六

九

矣川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微憾山海豈能坐視提兵互援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中朝會議兵四十萬每年責餉一十二百萬正賦不過三千七百萬此八百萬向將何處人人欲言減兵多關口旁觀私議經撫二臣亦嘗思所以爲天下蒼生計矣今勦賊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了一時事各邊臣罷用諸將赦過宥罪在人策廟之耳頃皇上以客氏故謫言官數人諸臣益切譴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語又謂宋儒知恩恃愛等語膠固胸中

以釋恩必怙寵恃愛必借寵不知

陛下成命獨提

誰不信之、陛下不令之借必有陰借客氏不知者此書生之管見也、陛下如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同一言事而輕重異處似於法不合臣法官也例當執法以寬焉鳴起張提例寬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三人則法平矣雖然臣等顯言不足諸相臣容轉之有餘都俞吁咈責難陳善正相臣今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

皇明通紀

卷六十六

十

大學士葉向高請諸臣講過經書、上嘉納諭以以明春舉行上諭兵部遣左調援川湖等兵啓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近郊朕命各邊赴義從征跋駟勞苦時當寒夏倍軫朕懷特發帑金二百萬兩關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并加賞仍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其經撫官獎賞優敘稱朕體念優恤至意特諭上諭戶兵二部頃因違前檄稱四川土兵內變深軫朕懷爾每虞稱兵餉缺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

已奏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無存而動得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撤甚孤朝廷委任之意今使都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疎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遲退縮三尺具存必不輕貸發出帑金二百萬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道的量緩急得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奏聞以後不得再行奏費故諭

經畧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河西動提萬分危急一晚欲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人心而且引

皇明通紀

卷六十六

十一

郭子儀即日就道之事爲臣勸駕其望臣果厚臣既受茲任出關入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畧時臺省紛紛言廣寧事已成功已就安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畧以撓其權一似多此經畧者及鎮江事出而諄謂更甚即報捷懸俘不令稿不迭揭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却要經畧出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畧不知今日出關又當屬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特議三方布置本圖登津山海兵師甲仗砲車器械一切齊備然後出關此廣寧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

議處又以道臣之壘多求兵餉撫臣陶明先塘報官傳稱樞臣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屬盡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通兵事遂忤樞臣意事事低俯兩三月來樞臣意與所發撥神情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迨至進退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而今相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有六日復到永平撫寧計在關實止四十二日耳明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已久如何全無次第戰料理未久也聖諭于鎮江提至時已謂兩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第者

皇明通紀

卷六十六

十二

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議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至張此一語最屬緊關然臣實不得而至張也議三方而與討兵餉輒生氣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千而置臣輩不役事事類此至張在樞臣不在經畧也分布挑糧城守糧軍車牛諸務無不早咨檄早商量而從違趨避主從又在樞臣不在經畧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以出關一事要臣至要樞臣之所責于經畧者亦微矣初臺臣蔡承經出臣已通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想經臣出關一

特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畧住廣寧之疏而毅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缺臣如臣官臣凡臣所建之議定要說與所用之人定要屬與所調撥之善候定要發及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頓而且代其責之任此自今日安排常套臣飽管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權臣使也臣一出權臣之能事畢矣惟是經畧一出觀望非經畧有兵無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爲輕重東賊視以爲進退兵將視以爲奮怯人民視以爲去留權臣第知經畧一出足以鎮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十三

今盡已出關而求突此外無一卒一騎一械之隨不知第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卽日就道是此光景否原謂近兵承許五千調踰月餘尚無一至今怙愾加調到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遽數死到尚無日不知權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無臣應住何地伏乞聖勅兵部作速議處而無住持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爲戚虜所笑且權臣厚望于臣臣既聞命矣而難于權臣亦不能無厚望焉當時在遠曾無一驛本兵調度此四居中取外之體今既以東方事專責

經畧使督一一應承經畧若奉定本兵腔調或與或不與或倏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室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當不時督啓往來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權臣只室資經無同心協力而權與經不室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兵于邊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山意懸斷權臣等書論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奴兵歸路而以四萬騎卒住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遠撫無一疏臣又無一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十四

疏所以揀書上奏悉失機會而不知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處疎不知奴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此類歷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望三今日與人言易言言是則朕然意言難言難言守則兢兢然恐此官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共同詩張寅人賊被以爲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漏雖犯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詩張之原使朝廷上得外邊真情而顧事實之不巳何也其望四權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以備同于臣則職于

出願之後始得自縣而爲 皇上專任東方事此封

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

十一月

王三善巡撫貴州

贈故輔朱庠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

給遼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六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御史張問達等因

各疏請有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

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巡安時達賊四五萬授黃吉嶺邊邊到安

塞縣并干谷驛人民被殺盡皆被擄店房屋俱用火

焚訖至延安府圍困三日將府學牌樓用火燒燬賊

歸回皆說該署撫院拿了杜總兵便罷如不拿杜總

兵我們過年三月間大兵徑上西安等情

兵科都察院奏恩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驟入左

使右遣將剿賊以贖 皇上宵旰之憂或真病而

細于虞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以廣寧言之提督王

威病矣希求卸脫誰爲提督雖有祁秉忠等才智過

授者固多而貪黷惟怯者不少聞有散糧時每兩起

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飽者有養健丁壯馬留以自

衛不肯令當鋒掠陣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二百折銀

入已以備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

有方分合如法乎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

換王威仍令養病廣寧不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以

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驟入烽火達于甘泉

有言應援不速離賊頗遠者有言邀殺寧廣挑起衆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六

端者有言虜投書不拿杜總兵明春必肆侵掠者

夫虜衆潰邊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驍該總何辭以

解第大府而爲虜所忌平日必非頗虜者若因謬書

而稽所忌則大將之去留矣虜標之如 國體何或

曰文煥不拿則約款必不成西陲必多事斯言是矣

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替成而仍不固不費貽笑

四夷乎死虜既恨文煥爲仇仇文煥更不肯解兵以

避難職同官郭九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文墨竟

爲而臣推出重擔不爲地方眉睫計誠爲確論則

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法令卽出料理探馬勦兵移

保明春無事方可免議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

贈陸可教石應岳南禮戶尚書廕一子

廕趙用賢一子入監

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一子尚寶司丞

送鄭之范于理追駐抵餉

陞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

請以功在國本故也

皇極門成

臺臣梁之棟奏爲湖兵聚眾鬧殺事奉聖旨這調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六 天啓十七

到湖兵毛兵等作逆督發聚鬧首禍的嚴查具奏正

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遷延

觀望的統領官一體來重處欽此

虜酋良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恭將王承恩率兵將

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十二月

四川開首倡亂九月十七日主日樊龍樊虎等僥調

兵至重慶福川撫徐可求點發密受酋長奢崇明奢

寅父子逆謀挾衆煽亂殺傷官民逆據重慶

遵義城陷永寧宣撫奢崇明同子奢寅藉口調兵援

石桂宮
土庫員

遼重頭公命奸徒及播州餘孽一時蜂起遂將沿海
營哨殺擄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無措各自奔逃
時本府杜天培病故本道李仙品督兵提遠止署印
通判袁任只得實印出城賊因陷城

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賊厚遣秦氏

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國重慶節陽撫臣楊

廷中奏聞上諭兵部曰宜撫秦良玉圍城勦逆

忠義可嘉并貴州宣慰司等司檄調協勦若會同該

有撫按便安行事

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眾禦之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六 天啓十八

攻興文知縣張振德死之

賊通成都

吏科給事甄淑請遣公忠敏慎文臣一員駐劄夔

州細密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彼在事

諸臣亦不敢不據實以求底定之策也

上諭兵部曰援遼川兵准行原領李仙品等押回討

賊候事平後行敘賞其賊情將陝西節陽巡撫官差

人偵探不時傳報餘着該部議覆劉時俊既請蜀事

使者與彼中應用

廣東道童翼奏曰蜀于諸夏爲干絕北有劍閣東有

雖地原是割據之勢中原一舉輒有倖處自雄筆左
死而封之者在往代猶可言也據蜀則去蜀耳我
朝幅員四廣蜀之外有黔矣黔之外有滇矣延袤數
千餘里差直當天下藩省五分之一而盡處上游秦
楚江淮皆其建瓴而下者也蜀一失守無論滇黔非
我疆土其爲中原禍豈淺哉臣因謂蜀患不減遠
患而救蜀當與校遠並急也

上諭兵部曰上舍承襲地方官因循陋規大干法紀
著嚴行禁革違的巡按官奏奏重治水西屢從征調
効功安依着卽與承襲各土官宋嗣殷專盡行催
呈明通紀久 卷四十六 天啓 十九

總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上覽吏科疏淑邊情疏諭兵戶二部曰這本說的是
封疆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等語遵旨實
心協謀督撫道將相機戰守本兵調度兵將居中運
籌共拯危疆如彼此偏執內外推諉致誤事體罪責
有歸戶部專司餉餉尚書并總理糧務着及時商確
料理毋致軍需匱乏

贈恤遠藩死戰武臣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
楊宗素贈都督同知庶一子本衛正千戶果仲善贈

贈恤遠藩死戰武臣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

都督僉事襲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
級襲陞二級劉蔭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
陞三級曹登衡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
陞二級張鄧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
一級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彭應騰彭相舟各
贈千戶侯世祿等依擬

吏尚周嘉謨教陳四則一曰願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四曰愛恤人才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 事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謂天下畢竟
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夫
聖明通紀久 卷四十六 天啓 二十

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爭先而義
士輕死至于被 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等以
李邦華等峻節通才入既仰其變化已猶宏急催到
任以無負履穴之聘奉 聖旨時事需才着該部加
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來到任不得任意推
延

纂修寶錄
纂修玉牒
太僕少卿劉時俊督重川湖雲貴軍事
廢馬琦劉夢先各一千人監

建原任建撫李維翰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 皇上再
起經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啻曰疆場之事不
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
尺寸呼號日久辨駁踵至其執爲題目者曰惟日經
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經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
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
可無俟守乎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事勢
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欲一陞之千九天無一言不
聽從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令吐氣豈真盡無心知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天啓 三十一

軍威安上之弊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畧
廣寧戰守悉聽經畧節制如不効則罪生節制者臣
意廷弼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國家必自消
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而紛紛
煩 廷議爲哉若夫會議之指臣有以揣之矣意或
搖于詆廷弼之多而前日旋罷旋僉恐臨往轍意將
信乎碩化貞之口而空言之用廣用閑未必收功只
得付之九卿科道會議目前可以藉口異日可以卸
罪也臣以爲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赤自夫以遠
事出群情無不景仰 宗社無不嘉賴果真有見于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天啓 三十二

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闕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使之
一籌莫展果真有見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遼事之可
以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奏續別有奇才不
必陰棄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交鋒若猶是兩可合
糊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乎竊恐轉眼東
解春回虜騎長驅備禦無策手低腳亂此時再議又
晚矣

九卿科道會議得遼遼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險
守難以言戰離職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

之是非而非半肯不知兵機者也至戰主守經撫二臣
議論甚見參差然勢有緩急者有先後言事未嘗過
守言守未嘗過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
爲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
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
經臣奉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君命既有
專屬每事俱當責成營之同舟而遇風波末有不同
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臣等何容輕議
然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道無由矣伏祈皇上嚴
勅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兵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三十三

遼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虜中問謀未真
前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飭功令務須鄭
重以收萬全建功之日一體陞賞

史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爲吏部尚書鄭元標爲左都御

贈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蔭一子中書
贈諸臣郭正域太子少保蔭一子中書

賜賚良有祭葬

禮科左給事周朝瑛奏日晝風異臣于十二月十四
日早起看天便覺風色漸淡不須常時制意冬月晨

霧未清曉曉國所開有遊曉且向午日輪上值中天
而光不射臣因疑曉觀之但見日上恍有一物其
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歷日上東西磨盤非烟
非霧如蓋如衣惟風揚沙一坐漠漠通天皆赤臣嘗
察後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可
吞其照大雪連朝厥冰在地即微風怒號而久陰沙
重凝起爲難乃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
非常變不虛作願皇上虛已求言并嚴勅內外
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人心大集知微天意庶幾
轉移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三十四

史官蔭其昌奏曰臣伏觀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
望風投降反戈內向竊我國國百姓莫不刺頭乞命
我之師臣與各道臣奔走鄭重經略三授尚方劍加
設撫臣涉發內發通天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
無敢一失東向者幸有毛文龍者持孤劍穿賊中其
其豪傑王一軍等設許盟誓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
賊作善其等獻之關下且不費國家一把銀一
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資
以器械名糧使臣民立成一軍時出掩賊厄
諸關賊之人必有恩漢內應者豈非制奴一奇策耶

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爲恨一不策應今孤絕又虛騰塘報破壞功臣臣切傷之以爲文龍不幸既陷于奴又陷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鄉人又稱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奴令李承芳修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爲難又放還朝鮮人約共縛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鄉人爲奴所道以誘我僭賊多計其事誠不可知然使實有此提而望其來報則事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河東之路紹勳等又謹如其功惟恐文龍不死恐恐大海何處可得達乎臣愚以爲文龍縱無後功但以鎮江

皇明通紀

卷六

一事觀之此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如此駭異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廢遠可復不芳養性可坐縛而蒙之故下矣且可就遠平遠故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鍊成精卒不待四川征兵援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棄文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收不資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魚肉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遠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爲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棄奇策有效之文龍不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紹勳後口三方並攻而索兵索餉無時可成不知存立文龍一軍即成

眼前三方之策含有用錄無功孤忠義精殘賊不顧天下安危但局于一己好惡如此不已臣恐天下耗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社稷已危也伏乞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圖救援或飛一詔募慣海兵即所在拜文龍爲大將錄其民之有功者次第陞遷仍勅衆之坦當冒險曲達將所資銀兩宣諭朝廷德意遍加賜養使益感激立功早收全遼則社稷幸甚

兵部議劾門守禦

經督熊廷弼又奏不和非關節制奉聖旨違事既

皇明通紀

卷六

二十六

委經督但恐心機常虛心料理誰能阻撓近經會議奉旨有以職守機密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中制今却紛紛責朋廷選斷谷將誰據奏與經撫當必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爭言再致敗壞着兵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論朕意知再有抗違不遵的着分別明白指實衆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規避交撫不肯貢心任事的都着會同巡按官指實衆治

補余德衡大理寺右寺丞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六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七

太學臣江旭奇訂

壬戌天啓二年

正月

在京文武官員及天下進表朝覲官等

起葉茂才太僕寺添註少卿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廢一子中書

遣東巡撫王化貞奏辯與經臣議論不合之難疏末

曰臣今與皇上約臣在國如雙鳬乘鴈何足爲

有無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優養遣民賜復

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職歸老山林爲太平逸民丁

願足矣即有不穩亦必殺傷相當奴不復振保不爲

河西憂也稍霽時日經臣以三路蹙之賊必失臣

又願與經臣約懸難可式無權戰士之氣勞勩可念

無厭任事之心但遇河之後將士有不能破奴而逃

回者盡殺之其軍前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

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則無幸矣知以臣言爲不

可行願罷臣事責經臣庶得一意圖賊不至爲臣所

擾亂也

王化貞
明廢勇之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廟笑下有貪謀職自不敢獨行其意而用虜一着實

起于職敢不服罪方遼海之陷西虜乘機搶掠沙領

高平軍民逃散人心洶懼職因遣使謂之曰吾且西

從利與爾絕勢花蘭之困通使要我無西即許納款

蓋粉化之役屢欺不厭今一旦輸情故乘機勦除加

賞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賁

怨惡遣其貴人系阿思來等來詢我國言共殺奴敵

血爲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爲夜

糧之費受約而去粉花蘭之亦率其五大管來言助

兵亦願從糧銀一萬兩留候騎爲我哨探要有叛

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千奴雖重賈不惜當時度勢不得不出千此賈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吳結懇人大管領去銀萬兩小及青領銀二千抄花五大管領銀一萬抄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歲加恩賞之局分外夷使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夷不過數千通計三萬餘兩一一皆有藉記亦無敢取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

起孫后相光祿寺添注少卿

隆成太保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明皇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史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免西蜀加派

臣部奉 旨會議大小九卿 道官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俾其竭力遼事功罪一體者朕同議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畧還劄印另推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劄許以體宜行事者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阜也不許經畧脫卸應制奪職緩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推回經畧廣寧巡撫并經畧者王永光也各自任者何士

卷四十七

晉孫杰汪慶百也專責無臣任戰者太常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發約鎮或召還京或住山海者兵科蔡思充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彰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曜也三說謂停者王遠宜潘汝貞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畧者惠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兌換者餘楊光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奏卸者李靖白也諸臣之單萬耳萬目共見其聞風草豈敢復含糊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候遼事人人知之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變窮至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其操經臣形諸章奏者其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倘差官當而仍不聽不亦棄 君命而設封疆乎臣等再四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夫以卑避尊今日之事當令撫臣退步歸職經臣之所為然議者以為經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西虜必乘虛而去合無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賜上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 國殊思宜可速聽優游是在 廟堂斟酌權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

童彪舉王奔內，思仁、思充、宋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通、知侯震、吳應、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王此說，其餘餘雖小異，無妨大同，皆均從衆，採以上附伏乞。皇上大奮乾斷，則封疆幸甚。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稱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本不結，陳請遼五要：一日用短不如用長，謂用一日用繞不如用精，謂用一日用多不如用火，謂用火不如用專，謂用一日用舊不如用新。奉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該部作速議復。

周順昌轉文選王事。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七 天啓

五

四川、貴州、賊寇犯，此指揮周邦泰先至，貨陽迎戰，戰敗投降，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翟英死之。四川巡按薛敷政疏請募兵拯救。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奏請申飭會場事例，正文體一詳批閱，一禁提越一重後場，一信功令，一建題紙奉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體呈報更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搜舉一卷，紀經伴註及文辭怪誕者，于揭榜日送部奏請參處，如客隱不舉者，部科查明參奏。

御史高推遷，無說，請精學，勸庶政，戒逸豫，詳召對。

親國史看章奏，翰林官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其要尤在于宰輔，諫官如之者焉。

京營戎政右會都史李宗延，上言：今日之最爲凌最，最散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日之最爲弊，最應廢者，亦莫如京營之士馬。謹于九營之中，復陳三事：其一曰管車之當置也，其二曰管臺之當建也，其三曰管牆之當築也。總惟皇上勅下該部于前三事，增用千外臺，築于中，塞以戰車，實以軍馬，講求安確，竭力盡心，至爲修整，腳根既幸，則勇氣自倍，然後戰勝可期。至于臣衰病之軀，無寸豎乞放歸田里，別備賢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七 天啓

六

能奉聖旨：京營重務，歷古整飭，未見奉行，這所奏三事及總督官等項，着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還，同黃克纘用心料理，不必辭。

遼東建撫王化貞，以如泉臨河欲渡，官軍拚命相持，鏖戰，賊乏饑，求可憐，上疏請速發餉銀，并補運用虜銀兩，以保殘疆。

南御史趙世期奏請速援川蜀，速則文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于散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處時虎之勢，既尾大而莫掉，即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備寒而思餉，可勝

言哉

南臺御史陳陽調律奏舉將才薦李懷信素稱忠勇
海內知名雖記遺矢實堪擢較且自奉入蜀道里最
便誠意伯劉蓋臣素饒謀略大有用處已經隨臣戴
君恩保舉合無令其提兵楚蜀之間控扼要害會得此
二將一從雲棧走劍閣直薄成都所謂建鈐之勢一
乘長風破萬里浪居然虎豹當關謂賊不望風而奔
竄者臣不信也

奴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驍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
招虜萬眾至邊遣同知萬有平備之化貞策奴必不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七

敗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山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
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為非計乃止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渡河迫近廣
寧深軫朕念中外一切防禦事務爾部即便條奏施
行仍懸示賞格但有智謀勇略建立有功擒獲奴酋
者封公首子者封侯俱予世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
逆渠魁亦准封伯賞賚有差其賊中有能用計効順
獻出首首併各賊一體封賞決不吝惜故諭
御史林一桂奏請 大駕親閱勞軍欲以破積元而
肅軍容屬人心而寒賊膽也

京師飛報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清河頻危自請視師奉 聖旨
覽卿奏具見為國忠心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蟒
衣玉帶還與尚方劍行事王國琛升總兵何棟如升
太僕少卿贊畫帑金准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
應用諸戰守事務卿與總督王象乾悉心計議便宜
行事即仍上緊星夜前去除俱依擬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一
議備官一議增城守軍一議築堡牆一議浚濬一議
軍器一議給餉黃一議防奸細一議取還車馬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八

奴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貫堅守一晝夜奴眾被砲擊
死者甚眾將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
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
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營陣馬驟被殺卻
棄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城陷
貴自縊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朝頭歸降因
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聞然爭率門走化貞方晨
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
貞股栗不知所為而所坐馬已為心腹將藥去倉皇
登行李四鞭以二藥馳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

門兵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聞乃得此得
功遂顯城附放

廣寧既潰化貞所招騎大陣殺掠逃軍和之難民
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勿小於途蹂踐死者相塗化
貞從數騎走問陽適熊廷弼自右也引兵至止焉化
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遠陽竟何
好化貞頓首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
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
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
賊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振應吾殿後時
宣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九

水騎已集無追逼者故得緩舉以旋總督王象乾
一發放入關

按臣方震樞在廣寧尚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
監軍牛繼履那慎言隨之高山胡嘉棟韓初命隨經
略走關上惟高那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絕
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禮科惠世揚摘卷錄辛酉秋圍大可議者南京
則有高如麟已經被中當事即時糾發矣順天則有
二十九名義惟數文亦相通情雖控檄獨其家傳不
甚便于作奸且發覺即動之親朋謀係動之友有指

表中切惟上爲關飾者又有言王考之添改批語似
有別說者已經海司提問不知得情與否又順天府
中式第一百二名查延楨首場七義聯可支吾但磨
粉及其七草大抵皆順手直書每一草全抹數言其
取註于旁仍于所全抹者二字不異長安噴噴多口
謂場中文字的係買人代筆焉後爲積提踪跡遂
資夜至櫺所囑編其一百八十金以去楨以此深憂
僥倖狼狽南奔試卷明有機關八言復爾嘈切宜急
杏提問以信三尺又浙江第四十三名遺于秋二場
清爽似不難徑擬高科磨粉其首場七義每一作禁
宣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十

尾一字牽強支離及合七作七字順序讀去却是一
朝平步上青天一語批爲開節似亦無辭

二月
起馬孟慎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綸遠義同知暫督府事
內閣大學士朱國祚上晚辭免典試奉 聖旨今歲

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該部知
道

吏科侯震陽乞簡別嚴遵守今既曰夫能使民者守
令也兵二而民百守令動則糧必不支守令果則振

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
爲用故宜重守令今觀九邊郡邑犬約以科貢克之
平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爲守卽如奢首
一朝發難而烏驚兔逝者實長吏倡率以去伏乞
皇上立勅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擇才望卓犖
膽力精猛者立限到任以固宗社此實至緊至切
勿更因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
經撫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
呈明通紀入 卷四十七 天啓 十一

進有錦衣衛差防常官旗令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
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痛惟邊事之壞壞于欺蔽然
未有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如今日之棄廣
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至二十五
日御史方震儒遣舊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閣臣
恐廣寧或爲賊圍當遣求一守關重臣以爲後助以
固神京保障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來見
似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固天已通
漠而過次早 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旨鶴

鳴疑畏當關撤添橫督滿口發污大無人臣體幸聞
臣葉向高數語折之又臺臣劉蘭和爲留行語以解
之方回頃悉臣卽欲糾參隨聞其自知亦有責任且
疏請往既聊慰其救焚之望亦緩其誤 國之罪二
十八日經臣奏報言撫臣已棄廣寧次二十九日朝
早諸臣仍聚語而職方郎中耿如杞言王化貞二十
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及關部進塘報官問之臣
同官又呼口報人間之則明明奉出失城景象特其
口似藏頭露尾又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
也出而聞此口報耿如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
皇明通紀入 卷四十七 天啓 十二

疏特參經畧爲撫臣也及三十初二日連見督臣
疏始知經臣抵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
臣貽兵科書云撫臣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
更爲頃悉臣不覺仰天泣血向使撫臣不嚴言守如
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備雖不設之甚亦決
不至此也或將留許六萬募平之兵固守據武如按
臣許決不能破援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又或將十
三萬之兵固守廣寧以待奴至爲五日十日計如又
不能持久而得和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
在西虜之四萬騎肯揚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

取狼狽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年說議一朝斷送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其愛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懾再曰人言不信其尚敢出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豈有劉參又兵科及臺臣徐揚先并參巡撫督欽奉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巡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說明臣澄叨刑垣不避忌諱一臚列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衆專鎮廣寧不從中制不受旁撓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摘乃以祖宗百戰之疆場爲說謊之戲平時實未一戰而厚功妄言可戰以愚中朝賊未至而奔城先奔一

皇明通紀

卷第七

十一

年之撫綏何在城已棄而猶誦請深身之千膽無雙既能使本兵職方與之挾同說謊以遂其前非又能使舉朝惶惑經略獨奏勅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淵愧不立請正法豈異其羽翼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役公案哉特以欺知犯造捏以報欺詐臣僚遂使臣言而已後耳震世甚抑損表奏楊國忠隱賊敘功隱犯陰謀激變韓佖冒蹟動首禍千古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如斯兵部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橫行一至于此况世宗朝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璈乎神宗朝不

常以誤至封貢建石星于獄手而以遼事論一敗千紅旗催戰而李鶴新遣人止屢責夫曲庇之津要再敗于馬山催戰而楊鶴遣人且論罷夫共事之輔經三敗于出城派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人且問罪干授地即張鶴鳴且恒言屢應泰爲巡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論高出以言兵遠能延溺以控扼山海臺臣且深有欲棄之謀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恃勢朋比之職方喪師棄城之巡撫而寬于評論者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千古有此國法牛乞勅督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速明報與經畧同時

皇明通紀

卷第七

十四

定罪仍乞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巡撫已棄廣寧二十二晚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全報二十九早何以代爲改換直云巡撫尚在廣寧今其明白因詰然提撫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禮實已多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嚴關稍存一綏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邊境猶可爲耳奉聖旨國家多事爾等每天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經撫功罪一體同論爾等言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白請行邊豈得肆行阻撓姑且不維究著調俸三個月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司節制身受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及虜一渡河望風奔潰言守不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進再退諸臣自應立加尚方之劍夫撫臣常與廣寧爲存亡經臣當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缺案何必更煩議論

緣鄉勇從御史梁之棟議也

駙馬王昌招練京兵上嘉其義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肅如燕等分管練兵

皇明通紀

卷七 大略

十五

巡按方寢爲上言山海不可無外護急宜駐兵中廣以爲山海眼目伏祈皇上急勅督臣速遣將發兵驅札勿使又爲西虜所據臣草疏前克忽報虜騎來搶中前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顆維此一創則寧遠之路復通其城中虛金雖聞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有奸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督不復再計矣川師克復安岳崇至二縣四川參政王世仁無云撫臣朱燮元按臣薛敷政及諸道臣日夜籌畫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夜潰賊營恢復安岳縣還戰恢復衆至興斬復頗多近泰良玉兵三千亦至約于正

月十七日合戰共計滅賊只在目前矣臣身到地方聞已與切不敢不報以竟皇上西顧之憂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詞疏曰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驛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開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管玩業已具疏上聞而守定後職又與經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撫臣王化貞仗錢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未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怒外助永芳內應倖倖

皇明通紀

卷七 大略

十六

亦功不覺計乃復催兵浪賊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不暇照管封哨復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督師入告而又不共戴天亦熱腸激烈綽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成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以報其宿憾而望風承拍者移欲取夫新令或請速遣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震怒事外可不問者乎乎不平乎近且流言煽動欲甘心廷而化員仍移前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

二臣之罪
之

後世之人竊竊美經臣責任維重事權實輕不幸與
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餘雖欲固守而不可
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炎威復多
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所請如意雖欲不言
職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
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而
待詔許諾凌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
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
值茲國難方殷需才正亟之時豈敢有意苛求况本
兵自請視師新膺 特眷遼東之事一以委之但亦

皇明通紀

卷七

十七

當在賊軍立功之列設奇制勝收拾殘孽以報天
子庶幾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會議時本兵怒色痛
謂經略蟒衣玉帶迨迨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
廷遣恩禮優隆蟒玉駢錫今當有所以酬 殊恩極
本心者本兵好爲之至于查換失事緣端充當同督
臣至公至直按情定罪勿以偏情偏愛毛髮高下其
間庶足以昭 國法而服人心
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起李懷信總兵大同
總兵楊德基吳守德出鎮延寧軍

經略一策
上

十三日宴卓吳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待
元輔葉向高輔傅助展 上深嘉之
黃崇煥爲職方主事
贈清節名臣包見提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濤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發九
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而兩臣終日開口首
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向經
臣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瀋不足信
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之
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回宜儘力籌
思明通紀

卷七

十八

當即有單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
之職始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揚成何職守臣不敢
爲然巡視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對天地而廣
鬼神汲汲憐四海之困窮未細察牧首之利害未免
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畏我也過信我兵我
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疎
語詎先達成矣撫臣親爲臣言昨之失着全因剛渠
不遵前後計較盡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職益鎮
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
亂德臣離廣寧時撫臣對臣而言曰今年三月大計

待子來進兵臣即叮嚀撫臣言賊幸未必來即來表
官疾趨廣寧幸留固根本總幾計日豈遠志之耶人
心一變賊未而廣寧先潰寧前尾解矣至于出城
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舉軍器等庫迎接
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撫臣嘗言賊
一遇河斷斷不能守故有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
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知過河而進孫得功金
勵等當亦無幸臣不敢爲王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
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
苦而無功者高山胡嘉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略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二

而西者僻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撫道
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而廣
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
郭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皆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肝腹
且諸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
別治罪寧嚴勿寬一按肅皇帝之法亦復何難當
此呼吸存亡之際一而責其死守山海不得以待罪
卸擔候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釋一二人而用
之然非臣之所冀寬也惟恐道高邪佐懷恨自縊于
松山月滿一時之烈其 卹典宜從重若諸將和衆

臣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爲第一劉渠傳聞落馬不
知下落有傳其死者昨奉差史景芳自鎮武走出見
其降戰馬家人忙報其妻渠已墜馬以八旬母爲托
項渠之家屬且伶仃南還則渠固死矣惜哉又奴攻
西平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
平賊半夜布十而雪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
者爲難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
一貴是好漢官降爾乎亦豈招降賊永芳四面環攻
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昨楊玉顯走
山始得其詳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客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二

備細查明另行具奏然臣自又獨無愧于心乎大
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賊臣生亂巡撫走廣寧死
守有志不敵水上一跌臂肋俱折病發悞事無有視
顏官帶之理此時不敢言病危但蕭肅待罪聽 皇
上處分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
法難容羅一貴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
辱勇烈可嘉高邪佐以身殉難足堪偷生併和衷忠
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官幸着戴罪防守經撫
仍候旨定奪該部知道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實以爲常率 聖旨廣寧失

中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實官扣解
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着
樞督廷樞官從公分別具奏情樞的姑准戴罪立功
分派委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着張鶴鳴會同
王象乾用心料理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

神樞營戰兵

舉經廷

搜訪將才

會試取劉必達等三百餘人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二二

刑部主事王之來奏曰請復 先帝之仇奏論李選

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深怨積仇于

先帝而荼毒至今未已臣等伏乞皇上本已犯十

惡之首并當究罪并論方從哲劉廷元胡士相等止

以風顛二字追蓋奸謀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輕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太學士孫承宗戰陳目前切要灑灑千言皆補偏救

敵之要

護守朝陽門忻誠伯趙之龍乘機黃夷不得多人京

城

行邊養童太常少解何棟知揭明經撫定案揭云職

自十五日抵榆關訪問廣寧逃走根籍與經撫從來

治軍之狀大都言奴酋攻西平失利將欲回巢撫臣

用孫得功為先鋒劉渠為主帥正要交戰得功急將

所領兵分為二翼退後讓劉當先出馬繞一交鋒孫

得功帥象先奔劉渠兵見後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

殺此時奴酋尚不信孫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

不進使撫臣堅守廣寧不動或經臣將所帶兵五千

自間陽飛驛廣寧人心亦自鎮定不敢從逆豈意二

臣一自廣寧一自間陽先去以為民望而部道將隨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二二

之民各兵又隨之奔如流水不可復禦矣以撫臣

言失在柔而愚信間諜輕信遼人西虜不得安諸路

各將之心以經臣言失在剛而復不為預備可為同

心協力且放西北軍兵之大然在撫臣匹馬就逃百

姓遮道而哭嗚呼三層經臣單騎夜行百姓若閉門

知絕無一送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二臣之失一

也誰得以意而輕之

給事中侯震賜以 聖學舉祖可駭輔臣將順非宜

祈 皇上自為懷惕亟論輔臣 經筵日講立刻奉

行毋以訓詁了事直取從前禍敗之故從后修飾之

左奏 聽施行庶 君心可清而君德克修

聞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賜原任大學士張位卹典廕其子太朴尚寶司丞

皇明 長要卷四十七

卷四十七 天啓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八

太學臣江旭奇

三月

命另推遼東經畧時已會推解經邦矣連章苦辭上怒其規避革任爲民令另議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津萊軍務

陝西鎖異初二日三更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

隨卽窺視並無人影形迹

經畧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臣以驚材責之千里不

皇明通紀

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

之謀詭而機深其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詆使聞

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迹平地忽生

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帝不敢行止皆難此今

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食捐金反間亦難得此舛戾之

人情國家何負於羣臣必欲復雨翻雲顛倒簸弄

以人主爲孤注哉天下之事失裂至此諸臣尚不

同心濟慮忘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

以自愛也臣行矣可勝悚息之至

原任經畧今章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

疏曰再勘余生沐恩重托豈報効不如犬馬祇緣共

事匪人怨毒並作事事敗壞着着抵牾既憂臣同功

罪又不許臣節制既憂臣往來策應又不與臣兵馬

既駁臣主守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答職既抵職沮

戰及戰演而又以催戰答職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

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者不知撫臣

特以戰哄皇上哄士大夫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

進兵爲虛聲而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

一一看視始悟撫臣爲說護懈已爲悞信又自謂悞

皇明通紀

卷六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然之爲憾蓋至

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卽堂謨撫臣者亦知此說之

不勝而別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

撫臣不逃卽道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

放囚傳令箭放軍兵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

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

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聞陽臣何敢先出關陽二

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臣何敢先抵關

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參破逐日路程開報明

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於是乎撫臣無計而黨議

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其謀代改疏揭絕不相干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紛紛謠言以圖殺臣也願我皇上至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於撫臣則遠於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已分別處治之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密邇行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旨恩逮也大學士朱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典人情遂生猜疑上曰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卽出佐理不必再陳

皇明通紀 卷四 天啓

巡撫方震儒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傑言等密稟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人民鼓蕩船隻器馬無數今和天壽據而有之且久與賊通此山海制膚之患臣卽率水兵都司張國卿率樞部密旨發船浮於海從芝罘灣泊船駕牌論祖天壽曉以利害激以忠義遣國卿往說之天壽一見國卿不覺痛哭遂糾衆投順是役也其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第甲無算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部候震陽疏論輔臣葉向高上曰朕方席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候震陽

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奏恩典不宜濫徵謂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功令較然豈容混越奈何尚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園可作官途攫取其如捷徑以致光祿尚僕尚寶之三堂派注幾無坐處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俸量遷者也至於故官之贈卹自是新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朝有何助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又有何完節爲之子若孫者方具

皇明通紀 卷四 天啓

疏上請乃今濫觴極多求贈米卹既同恩賚請者因緣干利卽揭者亦多出干私情并借國本爲題目則捏造功爲勞助紛紛請乞迄無了期此後遇有陳請該部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爲覈疏經畧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聞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於憂內一曰防內患二曰詰內奸三曰飭內備四曰嚴內衛五曰節內供六曰急內應

御史江秉謙奏罪樞亟宜正法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寸斬不足以贖其欺君悞國

之罪併請究欺如犯如律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功罪獨力籌承不避嫌怨何得遂爾苛求以阻勇往江秉謙欲申請請倉皇獨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調外任用

卷之六

上

方往來踪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察然可恨但下年叨登進士受 國恩豈無一毫大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礫叛逆之罪非為昏愚大無良心者端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 赦之之下皆逆處殊令寒心既有聞見不敢不入 告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杜茂修卜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真速正典刑如枉宜為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好究亦可以消矣

四月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肅廷賴王化貞先是肅廷賴一

就起官後田間起原識住札山海無可奈何出關職見廣寧撫臣不守職恐山海有微罪之難辭先並不曾議職住札廣寧如原議職住廣寧罪亦難解一躬投一招揭次王化貞跪下大哭職在廣寧屢言大戰如經畧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東寬大得戰河西地土窄小難以征戰且奴酋過河廣寧危在旦夕經畧領西兵而來救援職聽之歡喜不盡不幸熊經畧先來次後竟然逃回此罪歸於廷獨不於化貞也投上一揭亦一躬而過各候堂審我師復新都縣

皇明通紀

卷之六

天啓

六

春寅敗走成都圍解復遵義府時賊首符國貞屢為官兵所挫綏陽任知縣督丁文明等進攻賊又聞大兵且至宵遁歸巢涪潭賊降涪潭為川資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方擾害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本西地界倫懼投降

起升張孔教李若桂楊漢吏兵禮科都給事中廷試賜文震孟傳冠陳仁錫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切要事務一安遼民一省煩言一明職掌一恤民困一收人心

軫恤遠民在畿外者安插屯種其流寓京城者查明分派各令安業生備准考試發附科舉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奏釋卒疑銷隱禍以固人心奉聖旨朕御極以來官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繇知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籍當自行奏來保全國戚你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崔文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時以逃兵逃民俱不可用故也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延弼王化貞是日三法

司明通紀卷之八

司大堂都御史鄒元標刑部尚書王紀大司馬應秋同審熊延弼跪下言職起田間發任經署原祿住扎山海並無住扎唐寧字樣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明旨內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公今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言如此反得罪於朝廷熊延弼言職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今不肯進獄叫錦衣衛旗衛暫時同到天仙巷住一且職等上本請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王化貞跪下言職苦職自知

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鄒王云公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一躬而散

原任經畧今奉旨回籍聽勘改聽問熊延弼自請

詔獄

欽差贊畫嚴人孫元化上言下第之後蒙恩留臣

以葛巾布衣同全案難誠職古之希迹也第臣雖一

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銳意

議論戒於二三賞罰期於信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

氣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暖臣之言而後責臣之自

毀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聖明通紀卷之八

聖明通紀卷之八

聖明通紀卷之八

聖明通紀卷之八

聖明通紀卷之八

聖明通紀卷之八

聖明通紀卷之八

聖明通紀卷之八

聖明通紀卷之八

聖明通紀卷之八

竹鼠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騎君大夫不
虞其相關一城軍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結局也
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撐持
八閩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來是
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為虜用用關而
反為關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怒
賊作子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
第一鳴風鶴皆兵聲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垂
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遁若追逃之蹶其後而驚冤迄
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八 天啓

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矣今日具一
明日具一揭筆鋒舌陳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磨
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悉等閑置之迨虜騎動
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欲飛督戰若將日勝可
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也不知前後
矛盾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
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未減其可得乎使廣
寧告急之日廷弼若肯仗義誓師或卷甲疾趨廣寧
提一劍以勸禍亂或堅壁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
復反收為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開大兵既敗先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八 天啓

以警將來素人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內地震驚且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卽殊法難懸異會同覆轍旣明俱依擬

禮部尚書孫慎行疏奏 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愍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 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旣而從哲連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

聖明通紀入 卷四十六

十一

未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等五十餘人議撫西虜

輟寶和店稅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邊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刑部尚書王紀劾罷驛驛司官徐大化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進 聖學三札曰定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

大雨電

張振德附
張廷樞附

矣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契朕心知道壬辰大雨雹時四月念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大著屋瓦磧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

禮部請贈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聞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祠立坊還與他議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英等查照近例給恤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千戶顧美等叙恤有差振德蘇州人坊卽以名節自勵長爲聖明通紀入 卷四十六

十二

青徐有名所交多賢豪長於韓忠義之事迨其舉鄉貢尤授徒糊口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旣謁選得縣令道走巴蜀一家相隨啖蔬茹菜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常三署邑篆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當藍會之變振德甫出轉聞急趨還邑繞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擄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純及其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投裂燭其時童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子張純以應試先歸幸存一息大學士沈淮奏官勇出征疏畧曰臣數千里獎率忠

勇効力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已該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蓋數出征則收管有人部伍不思無約束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誠濟用該部知道

五月己酉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一曰大臣名節宜重一曰小臣忠告宜寬一曰內臣窺伺宜防一曰外臣附和宜化

試御史蔣允儀奏請培養士氣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廢請恤之恩劍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怨惡隨叩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十三

明託病何以不遣之來賈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漸不可長也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銷關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通無可就延而且公然闕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如無設也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降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閱是振 國紀三說一曰立議忌於煩囂二曰票議忌於模稜三曰覆議忌於怙怙奉 聖旨近來章疏頗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速名令疏不必瑣陳依議行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鈴何廷胤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既聞且見之矣何為抱頭鼠竄偷視食息於人間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議者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覲顏任遠白骨再回報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十四

恩有日矣少立微功以益前意竟意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算能西吾國一過頂著一駿蹄以為生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傲憐焉急奔若驚鳥之接林而唯恐後也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數繫河而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臂成灰於節而血化碧為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携手同逃因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也一逃且戮庸可再乎宏服重刑以彰軍律授毛文龍總兵王一軍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
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 明旨若欲盡屏
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爲致小臣沽名賣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
與總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檢閱濫賞 上命各監軍兵
備嚴加稽核
天災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
時裁定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一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何
因撥拾煩瑣無補緩急姑示薄懲意卿奏開陳詞切
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卿與姑免調外任又左
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
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違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
郭聲亦因違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輔弼元臣朕嘉
補贖不難轉圜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
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固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實濟
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

上旨矣仰
多教

法鑑諱諸書刻有西山草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
運至於氣數一篇尤爲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搖惑人
心博爲不軌一時省城流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籍紛
紛士民惶惶旋有移居出城避禍制臺房壯麗設法
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復
定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慶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王文龍密命朝鮮潛踪海島向議發閩兵
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給銀六萬兩以濟其急誠濟
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即發則請准上兵勅期渡海竊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十二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何
因撥拾煩瑣無補緩急姑示薄懲意卿奏開陳詞切
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卿與姑免調外任又左
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
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違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
郭聲亦因違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輔弼元臣朕嘉
補贖不難轉圜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
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固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實濟
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

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

之

川師克復陳圖攻退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先是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時春水泛漲一望彌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所出入必經之要地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札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其爲謀亦狡於是總理四川監軍道丘志充貴州監軍道楊廷程會同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二十二日攻佛圖關二十三日再戰獲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率領親丁直衝賊營石柱宣撫領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十七

兵奈明屏率部兵遠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戰杜文煥奮勇前攻賊衆大敗入佛圖關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深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又重慶府忠州判官胡年表於二郎關發部下衝鋒將士督令宜撫司女將秦良玉領兵秦明屏等併力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一鼓奪關賊兵大敗追殺至城下俘斬甚多給事中張鵬雲引張差移官三案秦恭方從哲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就秦明屏釋疑不允御史張慎言奏論方從哲移官三事之罪

處清冊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便冒奸弊百出於是部科議各省直備造清冊一様二本一送工部一送工科得互相覺察

星變本月二十五日巳時日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面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違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而皇考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請通治可灼猶恐無以慰皇上帝恨而滿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貴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十八

如是夫賞金可諉曰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諉乎錄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錄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計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弑者也昨見黃克纘疏其言進藥時云此藥性熱恐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即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便可灼進藥門臣不能無說皇考在罪官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實有情節督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平乞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皇考在

天之靈！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劾廷元當先帝青
官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官門此
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空何如憤激乃徐徐云述
若風魔以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
幸仗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其信爲風魔俾
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臺臣馬
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實奏皆爲宗社靈
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天啓

十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九

太學臣江旭奇訂

六月庚戌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通國之

翰林院學士方孝孺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

葬伊妻鄭氏准附葬原藉仍 命議謚并所在有司

新其祠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賊以聞香教爲名聚衆二

千餘人十七夜襲應外合攻破二城劫擄庫藏屠

戮甚慘署鄒縣通判鄭一杰勝縣知縣姚文徵俱逃

是明通紀入 卷五十五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曾王捐貨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贈諱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

賜侍郎王德完祭葬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樞臣趙彥奏捷

吏部尚書張問達檄覆恤錄差等擬一等應該復職

贈廕官九員爲應嘉吳寶秀李沂曾學程漢春王

正志華玉王之翰吳應鴻俱諫贖稅爭冊立被逮拷

問身斃者俱擬贈卿寺等官二等應復職贈官共六

十六員順憲成張棟李獻可孟化輝張棟傳好禮學

于仁王教塗本范備何選楊文煥王之棟葉春初錢

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吳之臣陳南象安希范

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弘濟王夢魯顧文選朱維京

于孔兼楊天民喬胤吳文梓馮生虞劉弘寶陳加訓

逮中立張同德時偕行鹿文徵劉仕詹郭廷彥馬經

綸耿隨龍宋壽黎道炳劉爲楫林培載士衡鍾養廉

陳泰來劉道亨穆深王紹先密時鎮陳繼春費必具

王士驥萬國欽劉文卿彭應參朱長春張納陞顧允

成諸齋賢薛敷教榮格俱進諫被謫降者亦擬贈官

卿寺有差

皇明通紀入 卷五十五

命考選勿拘資格印科貢亦一說與應

禮科汪慶百請責成大臣直述進藥情形以定罪案

以信天下萬世

川師克復渝城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鎮盧參政張副

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故有是捷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考選廉吉士蔣德璟等三十六人

禁濫乞恩典

禮科彭汝楨以罪瑄崔文昇陟口肆辨再劾之上

日 皇者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韓爌等皆

知如何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哥休二個月

刑科沈惟炳謹申奏以釋羣疑奉聖旨廷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皇考豈能恕然爾每當體朕意不必多言致留疑議

復郭城鉅野

刑科方有虔奏曰關臣票檄所以宜皇旨即所以定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衡焉近禮臣孫慎行參舊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奉聖旨會奏諸臣或捐或疏幾滿公車直道在人公論在

皇明通紀

卷九 天啓

二

國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疏而崇擬有欲付史館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削實亦人主不能私是非也奉

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發官亦會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館

督臣張我續請起程城守恤錄死節諸臣城守翁登秀楊汝昇吳弘業輔度龍聖學程謝奇舉曹元龍將舉鍾文煥九臣其膽畧才識皆大過人宜加起程死

節震振德徐大禮王顯甫左重洪維翰趙惟聖英翰應泰李世勳都聯芳張羽重盡倫十二人正氣孤忠骨古之烈士夫宜加恤錄

蔣劉元霖一子人監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畧曰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傷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辨說未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臣等據各衙門參疏及各衙門議單

皇明通紀 卷九 天啓 四

容之衆論証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曰論李可灼進紅丸事此進藥之始末英國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視皇考之疾急迫倉皇悽然其切欲進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但以我皇考調攝之身足藥不可以輕進可灼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官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即應重罪乃先聖對德繼惡發病去則失之太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郊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

在文昇
在文昇

期以自白其心卽臣等亦云輔臣爲法任咎是亦大
臣引罪之道所宜爾至于選侍欽廉嚴職政吏部九
卿等臣卽公疏奏請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
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皇上九其奏令
卽日據獲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毅
然先爲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念素微
積如再稍遲則將如我皇上登極還宮何說夫李
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
勝誅乎應卒解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身膺提
督當可灼輕進紅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
皇明通鑑卷之五

卷之五

五

矣并應從重究擬如此則肅法紀而公憤洩因以扶
糾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
自明矣奉 聖諭 皇考遺像原因虛弱朕與各官
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舒各官並無入阻止
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妄處重處皆輔方從
替罪獲失于大輕然心迹自明且察輕議你每說他
諸事連綴姑息優游致邪候干時政掌把持朝政會
賊難設狀念 兩朝舊臣輔政處人事關國體不必
苛求其李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拿解法司究問正罪
崔文昇仍着遣南京此事紛擾多日今處分已定以

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不
得牽纏噴奏再生事端

七月辛酉

蘇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護衛遲道時山東妖賊據長鎮阻絕運河侍郎陳道
亨告急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

川中遊首投遞訴詞多涉費盡到時俊督臣張我續
奏之上以時俊素受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遂賊訴
詞未可輕信着暫回籍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
處分不得含糊了事

皇明通鑑卷之六

六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書後路諸臣以光
治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 賜寬仕盡復班
行與命甫申歡聲雷動然自五臣而外科道則有朱
欽相倪思輝侯震陽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繼
春王心一江秉誅皆以言事相繼降譴雖事各有屬
而憂 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 君則一伏乞 皇
上統 賜錄用盡還原職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
治之本奉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
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

許牽批生事高攀龍不諳事體不曉明旨又來噴奏其選侍觸犯聖母朕豈不報但看皇考優待今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姑問俸一年擇二十四日冊封范氏爲慈妃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聖旨毛文龍因率修養真終十年遂授陶朗先監軍護客毛文龍等劉一獻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奸細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獻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

皇明通紀

卷之天曆

七

法嚴國欺在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品來

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奉聖旨等到奸細劉一獻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疆土官軍其情最大至今不行問理又借升官爲名顯是排故違慢支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了職爲民其餘各官姑且不究還着問明具奏

禮臣請視學

禹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經畧王在簡與行邊尚書孫承宗文章言窮邊水夾堪憐情狀上曰覽奏大水爲災遼人甚苦善城各

處傾塌關係緊要宜急防備行文經督撫臣酌處錢糧嚴飭將吏千分輸處所應需造餉速行料理其傷害人民亦量爲賑助以救災生昭朝廷軫恤至意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遼人奉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撫事宜關臣董應舉亟行招集經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徒驅逐出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綽毛文龍作何分拆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

御史帥衆奏曰臣於前月蒙恩調外復蒙聖恩賜還復任以來惟兢兢思過之不暇又何敢爲陳諫

皇明通紀

卷之天曆

八

第月學強事安能照照不爲皇上陳之今檢閱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脩之險獨一路無一檢閱之扼塞無西虜之掩襲哨枝疾趨信宿而至此入犯之最便者也頃者增兵不過數千將將不迫偏裨設奴分道內犯而無重兵於此路萬一堵截不任爲所關人彼且分兵一枝以綴永平之援而以大師抄出山海之後則東西之勢斷而遼以西皆震動矣所謂一路戰處處皆瑕者也謂宜重兵宿將預也此路奴從此入可挫其大衆之狂鋒奴若趨關并可爲關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督撫諸臣

以不傳
之心而故

以山石二路付主將江應詔以爲世龍駐永春
香東嶺爲山海後勁誠得此意然使兵無固志有聖
風而潰耳與無險無衆同欲固其心尤在統以良將
令其各有所恃而不潰兵心固民心亦因之而固并
將兵者亦因之而愈固矣幸今經督道將俱悉心邊
備而糧輔孫承宗又聞視關上矣知必有一番方畧
以紓主上東顧之憂但謀不厭密將不厭多以不
情款之心用款以不妄戰之心議守以長城之才求
將如杜應奎李懷信等俱宜置之要害與江馬二帥
同心訓練以堅三軍之骨則邊事尚可爲也奉 聖
皇明通紀八 卷四九 下 帝 九

古是不說的是杜應奎等領新兵着卽勒限統領
前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同杜應魁公
同江應詔馬世龍置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其
圖料理同守疆土其間事體或有當議者輔臣承宗
詳議來說
大學士葉向高申故司寇王紀疏曰紀與國臣沈淦
相攻談者亦以爲過 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
體紀自無歸今乃以終卜年劉一燾之獄而遽斥逐
一大臣則從來所無之事
貴州巡撫王三善餉缺堪憂疏曰黔省兵食必仰于

楚遠者四五百里近亦二三百里往返必煩二三月
安能必有司之速應安能必解後之疾趨所募楚兵
必使人黔然後可以核實可以歸伍待糧米運至鎮
遠稍有積聚然後可以親提大兵而上數路並進一
舉蕩平不然有米不至與無米同有兵無食與無兵
同故被圍者雖急而解圍者實不能急且不敢急其
所以不敢者自國臣視臣猶解倒懸若臣自視尚存
孤注會城圍而尚有臣臣奉事不當而黔遠不可收
拾矣故臣再疏止擬住鎮遠非退還非畏縮原爲慎
重而不敢輕發以誤封疆今聞會城之內糧食已盡
皇明通紀八 卷四九 下 帝 十

力難復支會城之外文武將士無可恃者若不進
會城倘有不測封疆之任誰實用之死于法與死于
敵孰勝此臣雖極知力不能進勢不可進而不容不
進者也臣五月二十三日抵鎮遠二十八日即提兵
赴援矣各兵糧支行程糧悉于俸米載道而來臣視之
皆絕米中參和燕麥且半多腐臭畜亦不食何況于
人如此等米卽運至百萬何益伏乞 皇上將新簡
貴州按臣董翌 特賜專勅提督湖廣一切軍餉任
扎鎮遠仍准其不必候旨以臣具疏之日爲始卽便
移文督事則不動聲色而灌輸于不測之源矣

司禮傳出 聖諭諭內閣即令封妃大典在邇所用
冠頂金冊等件錢糧頗多創設等語并納自奴酋發
難以來兼之滇黔等處交變軍民塗炭以至各省直
加派重征民不聊生况內外肅清邊疆軍興不貲朕
特命官于內庫查簡修造至期應用以稱朕節儉之
意卿傳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糧務要各秉
公心樽度不得糜濫仰體朕衷特諭
賊攻曲阜却之六月二十七日鄉縣妖賊領馬步萬
餘擁至城下知縣率兵民極力捍禦殺賊甚衆賊不
能陷旋以援至拔營而去
皇明通紀 卷九 天啓
汝海兵將擒斬妖賊會同賀城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迎道復還
遼陽城火
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自雲從起黑雲
雲成紅雲一塊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口皆
盡燒死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 上曰卿清脩峻望倚
託方殷隨奏情詞懇切暫准回籍調理稍可極按奏
起用
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升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朝鮮陪臣吳允諶等四十一名暨大崇教等七寺喇
麻僧班就額行三十六名入貢
兵部尚書黃克纘回籍
光祿寺卿岳元聲奏爲 國寶輕擲可痛師尾孤搖
宜憐請詔諭毛文龍以昭倚畀之意并請撤勞朝鮮
令慰遠民
皇明通紀 卷九 天啓
十一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

大學臣江旭奇訂

八月壬子

山東巡按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資脩省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天人之言疏曰陛下恩加於

大小臣工亦徵其汲引賢能稽用刑政爲國家計

靈長寧其排方正與刑而置國家於蜩螗沸

羹之場尚不悔其顛倒也一乞骸耳同嘉談劉一煊

願命倚重之大老以攝議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

皇明通紀入 卷五十五 天啟

宗廟以典訓王親法部由之司以章章職

皆不顧惜焉獨聽於三十勅疏之聞而印去而尤

加異數焉挫美輕於鋪蘭屏奸賊於逐臭祖宗朝

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

重爲藉口之嗟周朝瑞愚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

打盡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欽衷索

百萬之資邊臣尤慮其少伍卒乞餉餘之餉度支左

戒其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

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妬節而苛

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平

反無溢條至於遼廣爲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即

萬段何足惜乃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納降夷盡

佔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難遂縛袁撫開門獻

於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

孽起於王化貞齎金以啗西虜而不給使卒偶有聲

息驛之城外杆禦連宵苦雪難爲固守化貞知其不

足悉謬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脚

荒忙抱頭走史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

謀求於奸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耳王紀想亦訪

知的實不欲殺人媚人耳祖宗朝有此顛倒乎尤

皇明通紀入 卷五十五 天啟

可恨者謂諸家居遼過道托駝千金於盧受借

舉起平素入邸而獻受賄則又營窟于奧竈遺御客

日伺內府交歡跋扈之闖借以招寵又助闇以振

威樹黨潰裂之態皆奸輔作之俑焉祖宗朝進流

所必加者也至若戚畹所不當聞何至以聞人銷骨

之私說驚皇親之三僕三官分有長尊何至以

美妹傾國之私昵滑母儀之芳號親姻貴於與臺

麥壘範于履屨此祖宗朝防微所借鑒者也臣之

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

願將臣疏焚於太廟告於二祖十宗之靈庶五行

吏捫其魄督六甲神斷其體臣且甘之矣凡此種種顛倒成於陛下者十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不知陛下何負於臣子乃臣子之忍負陛下一至此疏入奉聖旨落職爲民
貢臣辭歸上曰朝鮮王恪守臣體助餉恤民忠義可嘉着賜文綺一襲銀一百兩仍賜勅諭以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元謙等俱厚資之
御史侯恂按察陞辭條奏十事言廟美不可不定也殿爭不可不和也樞武不可不簡也巡撫不可不擇也恩貸不可不裁也聲威不可不濟也邊害不可不防也
皇明通紀入 卷九十天啓
可不念也其計不可不備也召募不可不戒也賄逆不可不酌也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少卿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歲祀
免磁器等稅
妖賊于弘志糾衆倡亂於武邑諸處保定撫臣張綱期諸增兵調餉以資勦禦
平遠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摘湯站等處賊級械馬有差
平遠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臣一介庸愚在

遼二十餘載謬蒙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擒叛逆於遼民潰散之餘復鎮城於麗國畏懦之後雖至風毓水堅糧置援絕而猶仗皇上威靈廟堂勝義計復寬義術聯南衛而上年十二月內双賊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暨陰陽其志之麗人牽制奴無西犯僅律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期臣張勢寬鎮倡率南衛用報王撫臣知遇之恩卽以報皇上龍興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守慮切剝膚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固以衛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孤處海隅瞻依闕廷未嘗
皇明通紀入 卷九十天啓
不意皇恩之渥也年以得之見爲
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謂宜待以羈縻至於喜峯山海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砲地當及劉草礮石之屬以資城守而更密運神謀以折虜志使彼爲我用而不爲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小國自我有東事以來兵餉喪於渾河之役水卒處於詔使之還既驛我卒於彼之江洋更那彼餉於我之兵士固疲極矣而無藉之徒非諒實經撫咨文則鑽求部府批札訪時官馬滿駝私貨應途擾害舉國盡爲橫眉臣思奴酋發難皆爲市井無賴所激宜速

初登萊無區嚴禁奸人托名咨札以人覓者此登萊
 懸酬鮮法也至千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為正登津
 為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津
 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密運朝鮮但令
 各島聯絡其中島上居民自王撫臣多方招撫而各
 民自多感德應無不效命者夫或招或勦或戰或守
 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
 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為恢復要着然自各
 島布置始查得廟島龍藏島皇城島為登萊門戶兵
 船船隻急宜往守諒登萊撫臣自有成算惟是旅順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略
 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龍以旅順南營遊擊戰衛居之
 從島人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二山島東
 距廣鹿島二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
 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王學易以旅順北營遊擊戰
 衛居之從島人守金州仍令陳大龍應援則彼此牽
 制有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餘里請以
 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略札委參將張學來
 鵬舉以復州恭將職銜居之從島人守復州則斷奴

首之左臂矣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
 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參謀都司劉可
 伸以海州恭將職銜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近小松
 島請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略札委加銜
 都司朴茂春署蓋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即命劉可伸
 為之應援石城東距鹿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人
 船二十餘號用經略委守備程攸以岫巖備禦居之
 入守岫巖鹿島東距鮮鎮寬鐵二百里即用經略札
 委鎮江鍊兵遊擊張忠札委練兵都司署鐵陽守備
 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鐵間并相機直入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其鎮彭越肆是之法孫子懼吳之術虜之逆者榮
 合者分而後臣督率眾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
 山海關更出師威之如臣前捐部院謂山海扼其腰
 三岔截其腰臣等千東南指其背而蹙其尾奴可滅
 也夫招練遼兵既免安家行糧又省日月營間兼習
 典情而後得一人賊即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過慮者
 謂遼民藏奸毋令渡海正不知遼州或多通虜遼民
 反實懷報國且據其壯丁為兵截其家屬過登安插
 遠處何好之有惟速給臣餉三十餘萬差官刻期押

實今不足
以敵臣

付并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又募滿兵精于火
器者萬餘給盛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圖戰守以裏恢
復至計尙正互用首尾火攻豈特奴酋不敢窺山海
即河西亦不敢輕渡矣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
此隨該兵科叅勘前事抄出到部爲照毛文龍接濟
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已腐舌梗如充耳致使
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勝旁紛余之何哉
假令榆關可九泥封西虜可鞭筆使文龍即不妨置
棄於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
以來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
皇明通紀卷之六 登十 天啟 七

之誠其後也文龍誠奴即不足乎奴則有餘乎
東文龍如滿中梗奴一意西向捲甲疾馳危關孤壁
奚以禦之況其列兵旅順改造風帆萬一據海島立
登萊混稱兵船鼓棹迅至彼時即悔接濟之遲悞何
及哉據文龍之確中談奴情甚悉又謂某島該兵若
千統以其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奴先據長後魏觀
之心絕我牽制之路也夫遼民苦奴之虐連俄麗國
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爲中國死者亦且數萬誠 勅
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而往接濟遼遼民勇悍
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

募稽遲之悞又無安家行糧之費敵之客兵不習水
土不耐風寒不勇戰鬪者實倍倍而氣復倍甚是一
兵可當奴百兵也大其不可先泥封鞭筆使者朝
廷且不惜數百萬金錢爲補苴之計而明明能乘奴
者任其疾呼不爲引手臣竊惑焉臣部前疏所 題
閩兵招練渡海有日可無容贅獨准兵前奉 旨過
海而裹足淮揚藉口勦奴牙繡之威稜自行自止
廟堂之旨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共而耶蓋一耶
合候 命下遵奉施行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逃難得人願親督理關城兵
皇明通紀卷之六 登十 天啟 八

略畧得 俞旨

改經畧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
以閩鳴泰巡撫遼東山海等處

三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獻

劉得功等俱斬罪斬承武斬罪

撫兵達奇勲等釋放立功

革逃任總兵薛來龍回衛聽勘

憐才公揭浙江在京大學士朱國祚工部尚書姚思

仁吏部侍郎王舜陞禮部侍郎錢象坤翰林朱宗道

錢士升等請復壬子第二名中式舉人今被革以監

生聽選童學賢

九月

左都御史都元標謹陳其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竊慮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罰賞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臣嘗思之於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庸韓愈諸明之虎不

皇明通紀

卷辛 天啟

九

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至宋而諸儒崛起我明益光大有辯臣等言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其妻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慨謝計僅獨處溪山者三年後人夜即元至滌簪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遑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求皆限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劉孟秋宋洪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舉諸計臣千餘人平書儼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與

皇明通紀

卷辛 天啟

十

至若不敢頌墮自甘者也詩云相彼鳥矣猶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古人求友必有嚆嚆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求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奉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下卿積學真脩方書表率不必介意

右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不勝惶愧伏惟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乎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首爲厲禁今爲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國朝東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于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僞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省此一書謹論奉 聖旨馮從吾品望素著何以人言引咎着照舊供職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奏講學欲贊 聖功疏奉 聖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一

旨朕留心學問豈止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這所奏知道了

太常卿朱光祚遠稽月令除恤之仁兼做周官追神之義請 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按臣于屬壇相近所在另至滌澤園一區收掩道路遺骸分別男女勿容混雜

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

聖諭九月二十二日冊封信王

經畧王在晉恭報屏情嚴防範疏曰西虜以愁爲主

愁之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夷所範爲重輕故

講賞爲愁之費鉅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其部曰

與諸名王狎奉愁之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

二賞職思輕與則多索始不悞則終必濫觴使通官

告之曰廣寧爲受賞之地廣寧失何以賞爲往復論

折虜不能離卽一年一賞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

劑僅與今年秋賞以寓羈縻之意八月十三日令山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二

駱背盟陰合當推惡語益指大爲証也是役也所費

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蓋以來人

之多寡爲盈縮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其多來而先

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聞愁之助我足秋助而次且

矣然西虜難欺而其間隱隱有足虞者拙扣爲虜中

最悞與拱兔反青爲一黨拙扣當設盟之日不肯受

約曰愁部受一季賞我必受三季賞愁不遵爭而拙

扣代爲之爭既強使之鑽刀而其心終未已可虞者

一先是督臣遣使至及青拱兔所適與奴使會羣食

於帳中奴使讓我先食是我欺勾虜奴亦勾虜我

之廣實不能勝虜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損益
或他岐而交或不固可虞有二惡食我之歲實以爲
恩見我拒之力姑與姑就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季
之實可虞者三虜亦狡詐今用遼人遼人益爲喚眾
願諸師亦漸生需索矣雖爲久要不忘之事可虞者
四哈喇慎白顏台吉頗非窮饑之虜窺我之弱往往
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實助不可長而實遂爲倒
我峻拒不與究必生事起釁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
妻子被費英哈所占頭目憤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
寧與海盜間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爲款虜也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三

而不知其爲降虜也能保不與禍患於我肘腋之地
我之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有羈縻之術也
守者自強之策也在關部督撫大臣當克成之
史料給事張淑請文武一例 暇試以別真才以清
實用

河南道御史董應舉揭屯田事宜稱曰自古屯田皆
於兵爭戰苦饑餉難繼之助爲此急盡隨屯卽效未
有待利於他年者臣以今年季夏視事去耕種之期
已遠近到天津歷何家園白塘口製港辛庄羊馬頭
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見在司農往日開河舊跡

猶存可作水田甚衆慮同知分與屯主開墾不及十
一職敬盡開之因開經歷趙繼鑑曰大處荒廢不久
開之甚易一畝農夫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
荒者祇用農夫一兩其挑糶舊河爲力不多其餘農
羅牛種可以數計鑑老於農者也其人忠實可任也
田今光祿署丞陸基善率督卿千總張光宇等照井
田法往丈之通計六處旁近所水旱田可二萬畝有
奇卽雙港白塘口辛庄一帶水田可八井旱田可二
井只須挑濬舊河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卽令
召人挑濬職之管理始自天津天津南北皆以趙繼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四

法陸之千總萬鎰卽在明秋但恐地方官不可不官以
國家爲念職勢不得行直無可奈何耳詳摺
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曰 國初馬額
多至數十萬 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今你定總
兵督欵請以解 京馬額史收買馬不知今日 京
師何時而僅僅六千八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
恐於借價收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邊已失奴陷一境
東省之妖民懸獨之騷動 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
四方之窺伺尚不欲其馬之備也一旦馬不足用
將誰購卽誰養其何濟矣

禮部接出 聖諭朕皇五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
選侍誼育勤劬見在選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
弟已選周氏所有恩典李氏應得封號禮部便查例
來行特諭

上諭禮部 光廟 選侍李氏冊封爲莊妃

內閣接出 聖諭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爾發億
兆之祥但刑獄重犯甚多本宮處決今歲各省直姑
俱暫免行刑其逆叛妖黨強賊所犯情真的罪在不
赦宜應誅戮勿爲姑息

贈直諫吳中行姜鏡廉飲

皇明通紀六 卷五 天啟

十五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 重念貞勞憲臣以勵羣工謂
御史史永安與巡撫李標督學劉錫玄戴燦周者萬
編等因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擢無拘常額俾諸臣履
危之形有生之氣雲貴兩省及山海關當軍與時三
虞按臣宜以一差筭兩差臺臣梁之棟先年拿獲劉
傑今馳驅於后庸山海多事之時亦當作二差奉
旨俱依擬行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毀

朝鮮國王李暉直陳陳虜誣枉時毛文龍生擒直達
五名內有逆稱係朝鮮通使人被抵等情故具疏辨

朝鮮國又馳奏賊虜之因得益甚奉 聖旨據奏逆
奴情形該國擇禦與見爾邦君忠節其一切同仇
角制勝佐天誅以冀藩服該部知道

皇明通紀崇禎卷五十 終

皇明通紀六 卷五 天啟

一六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一

太學臣江旭奇訂

十月甲寅

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擒斬竊據岩城逆賊樊龍張
形黑達頭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何若海周門等逆
共三十一名請依律正法傳示天下以爲土司目
犯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

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夷情事奉聖旨遵義不守賊
復猖獗着督撫各官調度兵將堵禦援勦總兵官就
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鳳雖勤事死雖併冀萬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一 天啓

祥等俱與倭酋該部知道

命魯欽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剿刻期起
程

貴州巡按史永安上言安苗叛逆罪惡滔天萬難招
撫六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王三善題稿一通內有
部咨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邦一語與臣書內
有稍縱征戰視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即內外夾攻擒
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天長嘆恐撫之一字悞緊之
生齒封疆不淺也夫部臣遠在萬里揣摩未真或因
極救無術姑爲此湯語察責無足怪者第撫臣至沅

州不爲不久矣臣告急文移求援塘報日遣發矣
安苗叛逆聞之不爲不悉矣豈尚未信爲與耶撫臣
何爲望臣稍緩征戰視其動靜耶大抵安苗之叛也
安邦彥倡之四十八枝與頭目奢社輝等和之今部
咨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奢氏
未叛也况安之叛在在狂逞處處盤據千里之內生
靈殺擄殆盡臣獨恨將怯兵寡不能一喫賊之肉寢
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聞二月內賊困昔安南
最急該衛未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天常領兵四千
來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妄殺一夷賊首羅應奎等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一 天啓

伏聞起遂致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爲害也近自安
苗逃出據民有言撫臣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死者
有言已送還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饒不知作何伎
倆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來局內之人多
言撫局外之人多言賊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
撫之職何苦言賊况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翅
傾肝吐膽及叛之時臣之撫之者不翅舌敝唇禿如
可撫豈待今日哉圍城之初賊報書云爾城內之人
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蓋賊已笑我之言撫矣况賊

殆已幾何所畏而聽其撫耶夫警備萬分危急之秋
竊恐朝端之上與來援之臣爲此撫之一字號關
稽遲致令黔之生齒必不能保緊之封疆必不能守
也敢以一言道破惟祈皇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
之師則全黔幸甚

上念黔省城守之功陞撫臣李榕兵部右侍郎兼右
金都御史按臣史永安大僕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
機嚴守務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統俟圖解之日一
併優敘

贈延齡副使孫好古大理卿一子銜于戶世襲與

通紀 卷五 天啓

備紅夷紅毛夷部落種殊不可考萬曆三十三年
以兵船泊閩之澎湖島嶼後機智頗開情形漸熾十
數年大舟巨炮載我商于交洲呂宋之間者殆無虛
歲絲綿貨物悉爲彼有而商亦稍稍避之夷從海上
無所獲遂欲如粵夷例住內地而與我爲市之粵不
得轉而之閩初猶泊十二艘于澎湖今日以三舟直
入嵎嶼矣其舟高大堅厚利深濶不利膠淺其人利
水槳不利登岸食糧有限人數不多久亦當自去所
患附近奸民誑其厚利食其高值私載食貨而與之

謹案

通而沿海諸將卒往往多不法受賄膏放以汛守之
兵船咸交通之穴數則閩之憂誠不在紅毛夷而在
奸民又不在奸民而在汛守兵將也故廟建巡撫請
備之

給事薛大中請提督碩以光史典疏薦舊副臣李維
祺并薦原任刑部主事周獻臣如宋啓明事例以翰
林院待詔起用奉 聖旨李維祺學問優長着與推

贈表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筭一子本銜正千戶

世襲

通紀 卷五 天啓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
請免奉 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今雷火示儆
正賴加意調練以安疆圉何必謙讓該部知道
御史將允儀上言賞罰宜新奉 聖旨周若城守有
功者即議起用林宰徐如珂從優議敘其餘道將各
官著有功次被人指抑的都着查明具奏張我鐵屨
奉 勅諭嚴旨督援勸賊不得輕議更章以致推諉
贈章文炳太僕寺卿一子本銜副千戶世襲

鄒城恢復元克徐鴻儒難擒巡撫趙彥恭報湯平完

局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

左都御史鄒元標四疏乞休奉 聖旨卿耆德真儒

忠誠端亮方類總持憲紀表率學僚乃屢疏控陳情

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驛驛回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

保以示眷懷

左都御史鄒元標去 國情溪疏奏論東事當守黔

事宜戰并發帑減餉保身在怨諸事纏繞二三千言

皆一時藥石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二 天啟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爲 國步恭艱 聖哀安啓敬

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阻原事職聞古語有

謂所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

厝火幾于燔屋矣奴賊兇氣正熾羈虜陰兩方深餘

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

楚西楚且虞懼擾之憂寔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

將所在相同此誠大小臣工當膽臥薪之日而因循

格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具爲堯舜之姿亦毫無

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匱無缺之宇宙日銷

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

或得此意
加保其
意

國以至于此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情格以

鼓舞豪傑之心發飾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

也蓋常人之情激于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

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汙腐 皇上昧

爽臨朝寒暑靡報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

也鴻臚引 奏跪拜起立弟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

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馳意 祖宗之制唱

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

次白事奉 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

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制折機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天啟

安臥皆可 皇上慈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

裁決焉由厲風行斷不踰垣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

謀遠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拿

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厭志事外者

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僥倖一紙

長蛇一語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 朝儀安取此

篤行身軀橫玉腰金者爲也經筵日講 臨御有期

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備敘

文辭第如家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廣智

何自周通職聞 祖宗之朝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

子軍國重事問問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疲倚之衆亦怠而欲休也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然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類夫大君臨照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乎是無名溫子而藩封之踰額屢頒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呼佛盆庭以致諸藩之停封恩荷久壅國典家範盡度之爲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宋寧宗之紛紜恣難識者既曰起而論之者知者復曰校而惜之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蓋如山海而關臣一出其倫安于無事全虛廟筭何以張提伐之威慘如鞬圍而撫臣坐視莫敢議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似濁流之援胥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未季可爲承鑒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按日擊時事貽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中宵涕零故不避譴詞臆陳時弊倘蒙

睿覽稍見施行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庶吉士鄭鼎昌言常務跪曰臣頃見修撰文震孟疏私慶有爲明主忠言之意皇上天祐聖明必將進思深惟立見施行矣乃候之淡旬未蒙報可臣竊疑之夫上書不報者是當中之漸也當中之漸者上書遇之明也連道不通者其當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輕御覽而當中則非止繁轉圖之義若不經御覽而當中必有伏戎拔弩之奸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臣願皇上之早圖之也奉聖旨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保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十一月 禮部接出聖旨光廟選侍劉氏封爲貞靖賢妃皇二弟追封爲簡懷王皇妹追封爲悼懿公主大學士葉向高懇有詞臣特疏申救脩撰大履孟庶吉士鄭鼎玉驟纂脩已完初司禮監送館欽賞大學士葉向高等三十四員銀兩綵緙表裏鈔

賈有差

御史蘇瑛奏理財三要：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相稽，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寔以省倉月，三曰速究侵欺虛月之賊以塞漏卮。

御史蔣允儀敬陳汰陽抑陰大義奉 聖旨言官以獻替爲職多事之時正當條畫急務何得浮泛且近來大臣求去皆因科道官露章攻擊朕何成心察典屢奉諭旨臨期自有公評今說丁巳羅織致有夷禍當時部院主察何人何不指名直說一味含糊憑何裁處着同將話來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啟

九

論內閣 聖諭前次降諭科道各官俱因若輩懷行恣肆報復淆亂國是欺義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薄懲示儆况今朕壽冬至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昨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璘各唯役原官都着恪供乃職不許假前安生猜疑逞應玩物如有復蹈前轍定行重究不宥

貴州賊酋竄板角關大肆殺掠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爲適當賊倖之日 諸部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魂疏曰奈商謀叛已非一日尚可謂之激發乎撫臣徐可求厲聲罵賊而死鎮

臣王守忠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剛或肝膽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飴而死至於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成子弟以身禦之者數聞即逆酋叩頭膜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貊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宰知縣段高選陳尸淫夷冠履徒籍也豈不察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啟

人亦赤心投諸于江門而志亦秋霜葉落之前功尚未竟此更堪悲又如懷遠殺賊之楊愈慈尚日責其罪過備危城一解援兵從彼流擊其歸路此時賊可滅矣則愈慈之爲策臣猶悲夫尚晚今不罪逆過而罪經延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然猶曰職守所關也經官重責倫無城守封疆之責者也但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即破格 卹錄猶無足慰忠魂而乃一外衛千戶遂足盡優異之典乎仰惟 皇上惻然憐念勅下該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 優卹其激勸

人心非淺鮮矣

擒獲海盜時浙江海中銅盤洋有大盜吳二等駕船三隻從日本飄來起逐漁船揚人打票販贖蘇撫阮張按臺密令把總楊魁中計擒之生縛三十七人獲有偽票偽印簿籍器械旗甲等項餘賊溺死海洋以

憐才公揭浙江在京官錢士升親大中朱泰順等謹揭爲辛酉科浙江中式舉人錢千秋一事屢奉明

旨自有法司其間竊情弊自在執法訊究然千秋之才而且貧則合郡之所共知共悉者不得不公言

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一一

如情可原高第入獄 聖旨通犯徐鴻儒等着伊處決劉崇喜劉

尸王文臣表示各犯首級傳示九邊昭布天下

定李可鈞遺戍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十二月 丙辰 冊封 光廟莊妃 吳科給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宏

致祭

御史吳銓災異疊見疏曰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垣虛舍頽塌過半人口牲畜殞斃數萬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諸臣以飭武備恤民災爲請而猶俟部覆遷延歲月何濟定

事謂宜卽下詔令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練嚴爲防禦以安反測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遇災傷地

方除賑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派外其舊報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

快出自陛下真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聳窮民感

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十二

立見施行 法方子時艱有濟災變司則伏乞 聖旨 覽奏劉超等深入賊巢燒毀甚多具兄

勞助我續王三善督率有功統候優敘已發援兵

還着備他上緊前進協力蕩平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爲不久自援兵窺城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衆我兵

饑餓連日殆盡不能守營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之木柵墮戶端以坐困我卽烏雀難

千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牧酋之攻城益力使此時糧米未闕則兵尚可驅賊尚可守城而倉米罄于六月矣而餉米罄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派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罄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餓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兵尤日攫其米搶其金士民之苦不堪言矣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符言矣甚有易子而食者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官法無所採矣即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儲餉之卒二千多偃臥不起夫斗米價至四

卷五十五

三

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有之異變雖至金湯力竭賞心以沒對之二祖列聖似可無愧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素經一期當水窮交及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趨兵將幾何所廉費帑金幾何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又未發一錢一粒而濟省直告急之疏報之題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目無國法且天理人心喪滅盡矣至于總督張我續及奉

旨援黔今滇粵各撫鎮並未見遣一將發一回文至黔而總兵杜文燦不知尚在何處俱已怠黜矣此在朝端自有公議在國家自有憲法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之理與張許韓良友于地下足矣但念祖宗故土不可淪沒夷虜懇乞皇上速治撫臣之罪以謝億萬生靈選簡熟于黔事之大臣經略黔地以匡復此千里封疆西南半壁猶有見天之口也奉聖旨王三善張我續着戴罪督兵刻期解圍楊述中協同進剿米燮元相機應援其滇粵援兵作何進發也着作速具奏李榕史永安等候事

卷五十五

十四

原任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山西江西山東巡撫趙彥奏請獎勵賢王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捐資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着嘉勸獎賜加白金百兩文綺十端以見優禮至意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功績茂著加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彈盜安民並着功勞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

左都御史趙南星奏論人臣服官之義當以職業
守二者稱其才品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二

太學江旭奇詩

癸亥 天統三年

正月

史科陳熙昌請召還諫臣熊德昭侯震陽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諸特疏

天地亦爲震怒鬼神亦爲飲泣然饑饉再絕之餘猶

能歷歲月之久攻取之煩而不報夫然後一旅之師

得以從容解圍有臣如此雖致身其所當然而朝

廷爵賞以待有功豈有斬高職所謂黔官功高之宜

賞此也臣聞奏捷之報其披靡大敗者或云十萬或

云三十萬即安邦彥僅以身免亦幾盡賊之噍類矣

然何以不報賊之回巢而曰追至老鴉關也老鴉關

在省城之北離城只五里職前歲北來道出西川親

友祖饒皆集于此然則所謂披靡者則五十步之走

耳武功之根燬固可以悅觀聽而夷情之巨測恐尚

皇明通紀一 卷五十二 天統

費乎綱緝職願撫臣乘破竹之威掃蕩諸醜類以奉

廓清再莫之烈是撫臣之大有造於黔也雖然紳紳

結一援勤之局如前日渝州初復即議撤兵則無策

也臣所謂黔事之計盡宜周者此也黔爲鬼方地稱

不毛力耕火種終歲之力作止足供終歲之生計今

孤城圍困一年高山白骨野燐青燐室廬化爲煨燼

丘隴爲荊榛成者固含恨於九泉生者又將尋夫

丘壑此何莫非朝廷之赤子而忍令其展轉以俱

盡也職願皇上再另發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

督南糧十萬石改運於黔以爲賑恤之資臣所謂黔

之民所宜急救者此也

黔師敗於陸廣鳴池先是貴陽國解王三善三路進
師使張孝出鳴池劉超出陸廣三善不能御軍恣行
搶掠賊皆守險遺財物餌之進士官蒙詔賈陟先逃
賊乘之官兵大敗姚旺等三十七將皆死

二月

鳳鳥集於大鬼翰林院添註待詔宋啓明奏獻鳳鳥
呈祥賦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蔡毅中進字學要覽得
旨進字學要覽有裨考證原本留覽仍舊刊板布行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已刊完恭進成書

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
於敵時之相請一內一外相間而列尤望會批諸臣
去桃李之私化門戶之見勿擁蔽以市恩勿占風而
投弊務求真正幹濟以資爰立

命中使頒賞邊關將士大學士孫承宗疏曰中使關
涉兵政自古有戒竊見皇上命使不遣大臣而獨
遣內臣不遣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俱屬未便天
語既頒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兵不可玩便不可

常武以創而成例或以誓而爲久是皆足以害政
御史霍鏌奏國史期於傳信疏論程學紅九移宮諸
案當直書不諱并論熊廷弼王化貞罪案已成干載
不易誠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

四月

貴州巡撫李棲敬陳新捷救援之功疏曰自貴陽圍
解職有報捷一疏爲新撫臣王三善稍叙其果然從
前半載苦心堅忍之繇及臨期七月拾命赴援之
新撫不言職又不爲之言誰當言者職追憶圍城措
食時幾許心神而日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民之兵盡足殺民之兵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
窟是時不禁殺人不可禁殺人又不能情法並窮
帝俱得嗟嗟此時此景慘動天地孰意新撫臣之
從天而降收此錢山剩水還之天朝援此億卒還
黎山之苦海哉說者曰不有守者援亦無及職則曰
不有援者守終無功嘗試德之職等如水火中人政
援不至有俱沒俱燬耳自遭自受無可奈何新撫則
望洪濟而投足輕烈峭而引手非有一段血誠俠骨
誰能強之此職所以思憶新撫臣之功而不能已也
乃說者因其後舉之捷咎其前事之遲嗟嗟撫臣之

遲得已耶不得已耶職自關塞城之敗每每致書新撫請募以選將擇兵解散苗仲多備火羅為要者然此數事誰非從違中得者退而無及則職等之命封疆之不幸也退而及而有効不至如四月六日援兵勞而功輕而債事則撫臣半載退回之苦心七日衝鋒之定力職烏得不表而出之以為續功之定案哉伏乞 皇上褒揚優異每任責成仍 勅諭撫臣集思廣益併收萬全之効則不負新撫一番之啟職亦不虛職經年之苦守矣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疏曰貴陽之圍

月明通紀 卷五 天啓

事也督練撫臣王三善親身督陣連日向日月無間敵將領事前官軍用命能以寡而勝多而破敵孤軍而勝重圍即此便是奇功何必論斬獲哉第賊潰矣而尚以全力歸也奔渡陸廣失而四十八支頭目惟安邦俊先髮於銳其餘尚偷於食息也河以內之種土尚延至千里也烏得而易視之使此際更加一番慎重振旅河干俾為掃穴或罵言招撫姑以緩督賊必不敢輕出陸廣我可以先固根本一面將續到官兵自龍里以下處處布置鎮壓苗仲疏通道途餵糧催餉充實會城一而期會蜀滇各路

并進賊雖倭能出吾掌握乎初撫臣迫於倉庫之室虛而計因糧於敵遂決其乘勝之險若而希旦暮收功儻 天厭賊惡而奪其鑿一鼓掃蕩之不可奇舉哉無奈士卒不飽採取易窮陰陽未嘗倉皇深入遂使賊得肆奸而有兩河之改也遂至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為占據從龍里以至瓮城賊劫殺者屍橫四十餘里嗟乎如此阻截何殊未解重圍之光景目今省城聞斗米至銀五錢矣雖較之舊時百餘金之價尚遠驚恐危急已甚有續到之兵無續到之米無可奈何而言採糧我日採米而兵則無米其勢岌岌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其勢岌岌之貨當之一聞賊兵起流則則官儲之緊誰之尤甚昔之苗仲從賊尚懷心於貴人今苗仲從賊言撫誰肯一心於我是倘一日未通則會城之生機一自未固糧米一日不運則會城之人心一日不安今日急者惟有疏龍里使道以通會城疏清平餉道以通平越余何都勻聞向未解而同仁之紅苗清州之黑苗羣起為亂臣以為當復遵義議總鎮鎮備以防之銅戶驢不絰而從賊中突至此則兩江九服諸苗當一日而響應者數萬黔事真有不

可知者

建文二年

戶科韓繼思疏請發帑五十萬以救危黔
戶科羅尚忠疏請勅命輔臣編建文年號追復
伍號並復廟祀并贈賡祀諡杖節死事陳迪景清
黃觀黃鉞王良鐵鉉線子寧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
孝忠貞者寔令從祀本廟庶聖朝無缺典萬世
信史矣

御史彭鵬化謹陳時務切要八事欲收人心先減加
派欲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勵在明賞罰欲用人
才當崇恬退欲省議論當息紛囂欲師減事須省煩
又欲興吏治要嚴官評欲計嚴守要擇勇將

皇明通紀卷之七
五月

御史吳性請舉視學大典疏本日詞臣文震疏
落偶儻素志忠孝偶以字句未簡被嚴罰儻且夕
賜環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謬開悟聖聰至於各
省學臣邇年以來求其卓粹清嚴持正不阿自諱昌
言洪承疇文翔鳳而外指不多屈若大驕蹇自恣取
舍任意逢迎勢宦進取徇情則比此而是矣是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廷復遵義時振賊尤朝柄楊繼新鄭應顯據府城
副將秦衍祚會同侯恭將一面親督大兵二千分佈

各路夾攻先將銳手理伏誘戰於九接灘尤朝柄令
頭目揀賽領賊拒戰揀賽被銳擊死又斬獲十三級
賊即潰敗逃走復追南城外羅網渡斬級三十顆并
獲龍械馬匹於二十二日入城分札四門防禦出示
招撫殘民至於城內民房燒燬大半僅存道鎮兩署

安樂率妻子部眾來降
安樂為奢賓右督監軍趙邦清謀所以招之密使
兩總兵侯良柱論安樂亦人丁相說之入便委
命隨即贈功良柱助安樂取妻相和之命
必發兵合人侯國藩等七百餘名多帶糧料火
藥渡河同安部兵於十五夜鉉三營安樂先降
不知我兵多符國所帶兵先走降安樂文叫降

皇明通紀卷之八
安樂率妻子部眾來降
安樂為奢賓右督監軍趙邦清謀所以招之密使
兩總兵侯良柱論安樂亦人丁相說之入便委
命隨即贈功良柱助安樂取妻相和之命
必發兵合人侯國藩等七百餘名多帶糧料火
藥渡河同安部兵於十五夜鉉三營安樂先降
不知我兵多符國所帶兵先走降安樂文叫降

朝鮮國王李暉為其侄李綜所篡李暉原以前王李
聘次子得立素稱仁來李綜其親侄也走馬試劍謀
勇若聞眉豎耳聳表倖異當在李暉左右用事掌
管筆札之役入春則見李暉有疾遂起謀逆先令心
腹陪臣遊說將平山節度使李承恩兵馬五百調
赴王京防變又密約繼祖母王太妃於三月朔日
在於宮中舉火為號李綜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為名
領兵入宮縛縛李暉投裂燭中以死并其世子宮眷

領兵入宮縛縛李暉投裂燭中以死并其世子宮眷

我可不立請
封墓遊

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僞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令王太妃使義執言數李爾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絳遂卽王位。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篡逆疏曰 臣之分等於
大地無上之罪春秋必誅夫李輝之義爵外落也居
皇祖之誥命主箕子之道疆雖稍柔虜未聞大禍
已十五年矣自遼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慕義效順使
臣絡繹奉章恪恭亦足嘉者何一旦違朕置乎振輶
李綜爲該國之嫡孫且爲前王所寵又稱聯立未知
實爲具矣得 允者則大憚既奉 命爲王則該國

聖宣倒置押解事不具奏聽太妃具奏以符天朝之命投獄方置方成注經何卒以臣集君以臣纂伯頌知一天地之大經一旦改數而萬古之倫常遂致泯滅而不顧也所當亟爲聲討以振王綱者也僕爲封疆多事亦當遣使宣怖佈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曉然知君不可易亂不可長亟討罰避之罪復已廢之主天倫大法猶不至廢若果李經迫於妃命臣民歸心亦當令其退避待命而後削延徐顯赦罪之詔令其祗奉國祀如國初之所以

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俾華夷皆知有其主。不敢逞馬弄兵。以圖存名。亂此又不得已之議也。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綜之事。臣以爲不必議討。者有三。不可遽封者。亦有三。李綜篡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孫。李暉之侄。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率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與師。窮兵遠駕。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享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卽位數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卽逆。厭計良左。是不必攻討者二也。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上

三也李紱歸主之後每有公移與王帥往來固非大有
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銀
幣五千亦未出境似無他虞是不必攻討者三也惟
是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膺斧鑕李紱
以臣弑君以姪弑叔既道天誅遂叨封典彼箕
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遽封者
一也李師之事天朝也甚謹助兵於四路進勦之
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之日若中國不爲一言昭
雪而輒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
藩於地下是不可遽封者二也李紱素稱狡猾鑽

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
尚屬巨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國事然而若王之宮
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拱候 冊封之
景誠恐別有肺腸是不可遽 封者三虜以臣愚見
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
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征而或玩侯其請封使至
即令交使言旋賞 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
李暉是否當立候其輪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
不則候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 封之庶幾捺
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 天朝
是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一

之紀大帥而楊國之帝前自貶矣
太僕寺卿重應舉安插造民事竣進呈列各冊并
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寧大捷先是李總鎮於十三夜密命秦國偉等兵
潛至承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鎮同參軍楊應岳等
將潰將房屋亂燒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周邦泰接
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冲大西門出除投降二
萬跳城越北水者無計
黔師自陸廣鴨池敗後賊謀復犯會城巡撫王三善

宋題此

忽遣游擊副繼祖等潛下龍里一鼓西破連花堡連
燒上中下三牌斬首四百二十級忽又遣參將王建
中等收青巖斬首三百零二級王元佐等再進青巖
盡焚賊寨四十八莊斬首三百二十級安苗圖敗大
忿謀糾衆犯會城王三善密遣王建山副繼祖等兵
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八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
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不計其數因乘勝追襲宋萬
化擒之王三善因上疏請兵餉曰大都近賊使何不
過如此只恨兵力不加不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
十萬金一時解到不旬日間可得精兵十萬破賊不
自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二

也但近日人情似此者日多不獨不
以來貞而已言念及此真可痛哭流涕本
奏黔省屢戰多捷道路頗通着會同總督官議心調
度務保封疆糧餉已有屢旨還着該部確議具奏
御史彭鵬化以朝鮮侵出不意空嚴山海之防疏曰
自全遠盡失中外僅隔一關而奴酋不即來者或因
朝鮮國有毛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為牽制耳今聞該
國內變國王李暉一旦為姪所廢使先自亂安能助
我況無 君之人豈肯助力 天朝且為倭婿與奴
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酋其勢益大牽制無人奴得安

意西來矣。今聲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責諭，雖不可少，亦不過存此體面，先自泊而後治人綱。膠隔戶爲保關計，萬萬不容緩矣。

六月

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羅平改土爲州，在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四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見官府，於是設立糧差，議以漢人領之，謂之駝戶。爾時建置上下守法，猶覺相安。十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添派一項，以剝剝夷民而欺戶。又指一科十奪其馬牛，準折其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田土，各夷始然喪其養生之心，遂動矣。值天啓二年，東烏雲梭處，處動搖，益叛首仙餘乘而用之。遂以九月率衆攻城，幸官兵太集，圍城七日而解。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略曰：竊惟國家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謂是是非非，功罪罪，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今者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伏惟特勅纂修諸臣，據事直言，無疑無隱，奉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纂酌務求至當，以

光重典，該部知道。

川師進剿，尅險圍破，蘭州并獲僞官僞勅，再報捷音。

八月

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毀巢，獻俘，獲翼宋萬化，何中爵也。兩賊既除，酋勢孤矣。

九月

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六月中，奴以劉愛塔之故將金伏等處遠民盡行殺戮，逃難人民甚多。守備張盤程鴻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嘴接渡，救出遺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口，因哨探金州城內有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一齊叫喊，放砲軍聲振天。猝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

平遠總兵毛文龍奏滿浦昌城之捷。

防紅夷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頃接邸報，見婦寺子姪累藉世襲者千餘人，不勝駭愕。夫此等爵蔭非軍功不授，當有澄汰之日。今日與之混以爲榮，他日裁之必以爲辱。臣等何予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

乎如以寵幸之愛其實難割惟有優以金帛賜以良田美宅實不犯公議官不壞朝常豈不子孫常享安樂其維名分乎夫諸監以私請皇上猶以為情難遣也適聞面奏懇辭則非諸監之私請而為皇上之特恩明矣皇上何不遂聽其辭免成諸監之美乎夫人各有志誰無遠謀無故之獲不可守也非分之榮不可久也祖宗之法不可壞也國人諸大夫之口不可不畏也誰謂中涓遂無賢者見不及此耶

職方司員外鄒維璉上言臣觀近日刑部主事譚謙皇明通紀卷五

足以致壘專閫且夕提一旅滅奴賊除虎在此一舉臣同官郎中王繼漢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玉帝之勅旨調天關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為難則曰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時倣出一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如所言朝廷何惜一萬之眾不以湯平門庭巨寇但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賊成功者況今日時勢白蓮妖賊所在見告正為可憂廟堂之上豈宜先為左道術赤纓臣望皇上再

勅諭益詳酌慎直極度明時果有真正將畧不為羊公之鶴即築壇推轂亦無不可不然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無人也

再起余想銜南京吏部尚書具疏力辭得允

十月
兵科陳良訓奏言兵民實政宜脩
聖嗣誕生百官慶賀
論停刑

平遠總兵毛文龍奏海外兵民日急亟請兵餉上命給漕糧十萬石其招商等事遂與議役

皇明通紀卷五

加屯政當軍紀嚴之職以重軍也
詔督撫將李繼節等朝審出長安右門抵錄長板
是有人持之上怒其非法命該科參經督等官
免河南進貢附屏

遠登撫陶朗先

閏十月
遼京巡撫張鳳翼以關外邊民所請奏請賑恤滑縣
吏部接出聖諭朕賴皇紀慈佑延育皇子寶深
感慶茲特恩皇親太子太保新城伯王升着准封新
封侯伊爾錦衣衛指揮伊參事三國興升指揮同知伊

孫王國泰升錦衣衛正千戶俱給與應得誥命

冊封慈妃范氏爲 皇貴妃

吏部又接出 勅諭以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各加恩

涼馬個捷報涼馬個地在江夷奴酋部兵俱在個中

放馬安歇毛文龍督領官兵一萬三千分路齊進

夾攻斬獲級馬驗賞有差

牛馬大捷時探奴情蠢動文龍調兵三萬

二十日糧兼程而進分爲三路奮力追殺斬級二百

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一

皇朝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一七

御史周宗建奏劾任奏

南京庶宗詹鑑監生陳

署倉場戶部侍郎陳千庭題請查核積米酌行預放

以免積蠹以裨實用

湖廣牛妖豕怪

辰州沅陵縣民家養牛生前一目二頭三尾當即

陝西怪風

鳳縣民入山刈割忽見長尾大風一草在地旁食

八兩旁肉翅腹下無足凡在肉翅之四角前爪

四爪五毛細長其色若鹿尾其體大人逐之

其去甚速亦覺能飛特不

十一月

御史樊尚燾劾鹽法議曰竊與國准鹽課足當天下

之半無奈私販盛行致官鹽壅而商困商困而虧損

額課而國亦因甚至私販不已加以私國乘急高

招利不在商不在民并不在國亦徒以飽奸究之

腹而國與商民俱困誠能裕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

鹽無如先禁私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慎重行鹽之官

而運使其最要者也一切引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

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清何所不清然而清之亦最

皇朝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八

御史引日有新舊之混淆而實有奸民之混冒此中

銷省乘間伺之所在實實千孔并其真得原明嚴練有

定議定力者於以澄其源而障其淵安能令商賈無

絕稱愉快乎故職詳者無如此官任勞任怨者無如

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自今已後斷

宜酌定成規運使官果有潔守長才能率其屬以臨

商希圖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而運同副判

以下不肖者誠無辭白簡果有清勤自好能效一官

者亦宜照級敘陞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掣鹽斤

一節性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邇來

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耻
國憲昭然誰敢假借在臣等能自持之惟是夾帶私
鹽而同空糧船爲其舳艫百千揚帆衝賊倘搜獲所
悉持挺放火草擁拒捕莫敢呵阻夫百萬淮課尤邊
急需而糧艘敢公然擾賊大損國儲此其日中寧
有三尺哉况名曰回空原取糧便若夾帶太重不惟
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崇所蓋於鹽政漕政者不
小合無申飭各官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私販路絕
國課自寬然有餘矣

成李可灼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十九

上以川貴揭舉解回各官勅勞日久功當先敘
朱受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楊廷
中并俸一級仍候推用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薛良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論侯
翰林宰楊松年俱假升京堂戴燝升二級閻夢得王
世仁李仙品赫奕陳龍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廖國
纘陳堯吉同日升徐濟楊世賞各升一級周若楊廷
程丘志克准各起用楊廷程丘志克仍加升一級徐
侯平賊另敘

平遠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續得奴酋欲集兵

渡河文龍即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進兵牽搗
險設伏斬獲級馬有差

西賊合兵窺我邊永時聞賊奢崇明奢實屢敗心大
慚愧蜀局已將告竣而水西安賊復助兵合謀一窺
邊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愈急矣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滇力已竭請將請餉并請將鎮
臣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情詞迫切

大學士孫承宗奏報鄭素爲崇恭將王樞奮臂當賊
立戰而死臣之爲撫爲剿可見乞賜罷斥

御史李玄奏樞輔遠徵非宜請留輔臣孫承宗當開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二十

以同進勅

十二月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頽無謀蒙
皇上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夫臣無職也以諸卿

史爲職諸御史皆稱職即臣之稱職彼出而趨方以
致一方之太平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劾

之所以不當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臣請以
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通一

一網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
而後爲稱職不則即當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報祿

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也 上曰從史回 考核職在令甲邇來視為文具遂接所屬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概擬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至小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難以公忠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史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着令開戴憲綱永遠遵行該衙門知道

川貴總督張我綰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皇朝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二十一

烏魯人捷

平定總兵毛文龍奏為乞酌安危孰重省費孰真謹請足餉以完糧舉事臣聞遼云兵馬未動糧帥先行是從來軍興以餉為第一着顧議餉出之何項費從長酌算庶三軍無鳴籌之憂主將有足食之虞此在承平皆然況全遼已失乎此在遼腹皆然況臣若海外乎且遼地一日未復兵須用一日奴酋一日未滅兵須用一日夫既用一日兵便須議一日餉臣已謹遵視師開臣所議以山海為正餉首以鮮集為率為尾而籌其巢穴牽其尾而籌其巢兵須用五萬足以

了平奴之局今臣有江淮浙直南北游營征東等處南兵八千餘名擬選遼兵三萬七千餘名再用招練遼兵二平餘名業共四萬七千餘名其募足五萬亦易之矣然以五萬官兵計足一歲之餉并軍器火器盛甲馬匹雜費等項應領一百五十萬兩方能足用今臣止願請一百萬兩權宜運用一切兵馬雜費軍需等項悉皆具足更弗煩廟堂一事是以體貼艱難業為籌著矣但臣屢疏請餉戶部屢以撥乏為辭又以兵民並言為託今即就兵論戶部何不打出算盤明與天下共昭見之也自有東事海內加派新餉每歲四百萬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有遼餉舊額每歲一百萬兩今全遼已亡而此項銀兩用之何地所當行查出給臣應用者也矧登津俱有歲額糧餉臣海外獨無定議三年以來止給銀一十一萬兩雖米二十萬石其穀養官兵設養馬匹乎朝鮮告荒客帳尚欠那餉無地如此情景使臣無力制之奴將西窺號危而執安也海內之民胥並矣得早平奴一日即早省一日費用如將應用之費反吝而不與不早乘機蕩平便奴得遷延歲月勾連岳山內之異種害豈忍言哉孰有而孰費足餉不過百萬若遲一年餉

皇朝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二十一

多四百萬又安知省是費而費是省也使 兩堂果以節省爲心是餉不發卽三年以來給臣數萬銀米不能平奴大捷爲社稷莫安亦屬虛費何不撤回東江兵馬裁職歸田此數萬銀米省之之爲益也今人說至平奴便皆駭愕此是不知奴賊情形心生疑異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則知之矣如鎮江之可克率二百餘人以往知遼民之可鼓招致之而無疑知麗地之可居不猜嫌而竟去知年餘之無應援而不爲害安坐以圖牽制知奴之可以計取屢設疑而獲勝又知明年決可以平奴特請足用之餉題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二

天啓

者大提本可堅據險要以老賊自固不謂臣等得報同以知糧之關係甚大今省之請不謂臣等意無他專欲平奴仰報步 皇上以暨報數知遇了此心事倘即蒙我 皇上昭察憐臣海外微勞充賜給發而職掌大臣又或推三阻四使臣終不能成功臣再無計以將印勒歸歸盡支之 南北中不隻身而去跡不必袖手傍觀坐視山海之恰惟神京之震動今天下萬世笑臣之無長識也

叛逆奸細離宗功等伏法韓宗功係原任副總兵同伊男韓三至登萊州作客代奴酋來京探路聞山海

關有兵馬謹守難以奔入要喜峯口進約在正月六起馬大舉李永芳爲總領奴之第四子俱來奴延哈赤坐老營兵馬十五萬來京犯創令同達首一人進京宗功在振家營居住探聽消息巡視西城御史崔奇觀訪的獲之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二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二

天啓

二五

又蠶豆亦用紅簪爲記者有倉口空厥不預爲修葺而毀傷各斷木至令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者有劉剛劉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地又縱令抗夫挖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畧具是矣乞將臣款諸弊懸之水榜永爲懲戒

大學士蔡向高揭請召還文震孟諸臣不允

李應星疏

御史李應昇補救時事疏曰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吮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主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

聖明通紀卷三 天啓 三

削而神氣盡則病外虛腎門出參黃之劑能投補其和而伐其元則病間是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何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行如鬼域官似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八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應王孫安作外將軍亭斷於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心恢漢孽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應即捐楚以予黔急奴即撤天下以僅奴如派派慘於剝肉征調急於沸羹牌號草澤賦借廣徵以代驅剿掠都門轉粟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箱細磨任其

語天下事

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夷庸醫之手故曰病在膏肓天下原非沉痾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皇上試問龍璫遣而嬖書人者何人馬士儂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婪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裏爲奸而一

聖明通紀卷三 天啓 四

銀餉幾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申常恩傷彼毫毛所幸天瞞聖心劉朝斤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不衆而賞罰之倒置者尚多逆黨漸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癩輕封疆之故輕將廢賴奏金城之趙率救屢棄通勝之誅而萬有乎何以責款議叙方爭國本之何士晉且吝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廢壞滿志矣而轉移愈難坐視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啓愚據骨久沉寒爲昭雪試思中主在上聖廟尚不忍言况權臣在朝禍受是何題且

執紼之巡撫方愷我名山，蠅電之考官妄得并觀。公案狂瀾一倒，誰不被靡？於是新猷四出，伏莽漸興。或勢苦負隅，巧通脈絡；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操戈。慕總方囊，望門搖尾，何怪乎譚謙益之欺騙，明廷揚紹震之混淆，蘭艾趨令，頑劉繼禮之積微見糾，公然反乞臺差也哉！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望諫待之，而有餘，如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猶捕鼠，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於何事？願皇上於深宮燕閑之暇，庶

皇明通紀六 卷五 天曆 五

心靜慮以思，惟四方之艱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批覽章奏，必銷其不正之歸，出入起居必董於進退之成，獨正於羣陰之上，賢立於無過之途。志氣如神，實謂不亂，則大臣効引燭焚詔之諒，羣臣矢竭其備位之義，小人之患見，自消夷狄盜賊之憂，干羽可格，所爲堯舜運天下爲一身何慮，偏之足喻哉。

御史張鎮上言：「請裁添設兵部二侍郎，請添差御史一員，巡歷荆襄岳長寶等八府。」
獲妖首王好賢，山東邪教之熾也，實好賢之父王森

所倡，森家深州，以教一妖狐，狐令斷尾，歲之招人，令人聞異者皆願歸附，謂爲問香教。主遠近响應，俄而森死，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購募，邊塞勇敗之士謀反益急，而景州于弘志、山東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啓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辭，連好賢爲薊州差官所賣，得以拒捕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爲揚州緝役，所獲禍本永絕。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按藉而數，吾法門弟子已逾二萬，更遲數日，吾橫行天下，孰敢撓吾鋒！」

皇明通紀六 卷五 天曆 大

二月
御史請舉諸祀典允之。
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安，法守不盡相信，提督操江熊明遇因地震星變上疏請軫念根本，科臣程註請惜老成以重表率，請起鄒元標南京吏部錄字。」

命優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憲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嚴以清查其頭首而按數稅之，照民間田房稅契，每兩

納銀三分爲率。又限其年月而更替之。當該以三年役滿。一切書辦等役。亦以當該爲準。滿則出缺。聽本衙門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如前。間有兢奉功令。又無官者。或不易其人。必易其契。亦納稅如前。或少補糧餉。額內額外。虧欠之數。照撫王三善被陷。撫臣入大方。曾把陳守愚。詐降赦其罪。予以參謀。令招安位母子。及提兵回省。中途被擄。兇諸苗所截。

兵部以黔禍未弭。陳職守善後九事。一議振士氣。同心一議。簡用才畧之臣。二議設偏沅撫臣。一議任

聖明通紀卷之七

七

傳宗龍爲監視。一議推司道。一議職守勤撫之安。議同治會從一議。竟者以孤安之勢。一議防變銷風竄。上命內外臣工各圖脩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刑科解學龍飭玩。職食疏曰。封疆有萌且之致。不知中外有貪鄙之臣。不可不問。竊惟神京之安。不安全係乎榆關之固。不固而榆關之固。不固全視乎奴酋之來不來。去冬據回鄉之口。傳與撫道之招。報蓋及乎朝不保夕。而今倣倣又復二月矣。噫。亦危矣。職謂奴酋去冬之來。非真來。而今日之不來。非

真不來也。請得而悉言之。奴曉騎有數。盡來不能不盡來。又不能遽有主各之慮。退又有巢穴之虞。故奴不來也。既得河東固形。勢任耕種。不得不用遠人。又不能不防遠人。虜雖不能加奴。然奴不能不防虜。皇馬內謀之不暇。故奴不來也。昔年一取肅撫。再墮開鐵。逼近遼瀋。勢不兩立。其必欲得遼瀋。不待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啻遠矣。明知我不能往。故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真來也。奴知中國防我。畏我竭海內之力。從之可一舉而果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自廣常潰散。而田有倉。亦沒哈等分

聖明通紀卷之七

八

在。但探出入一片石等處。有知何人之舉。此中情形。被知之審矣。奴未嘗忘。中國則奴何以不來也。李佟二賊。雖傾心於奴。非彼族類。終不能召奴之疑。若不日自有事於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有此二賊朝夕窺據。則奴何以不來也。此職所謂今日之不來。非真不來也。此妄何如。綱終以獎。王室乃現在鐵衣。曾有數百數。否收買馬。驟騎黃。臣甲會經驗否。兵馬操演。未嘗不脩其故。事然。不過千把總。領百餘。解手之衆。在演武場。放砲。吟。辰。而集。未而罷。已耳。彼大將不惜病以偷閑。則稱。爲。爲。事。近且遣人於南都。

置買各姝此乾坤何等時而爲此也可農告匱束手
莫支曾有一日不言餉銀石乃三帥各領銀一萬二
千爲治第之資且所貴大將者爲其申明軍令有犯
必斬乃出關之總兵其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奸宿遠
民之妻本婦喊叫反細打其夫以致坐視奸淫而不
敢言廣寧道具揭而該鎮稱病不出此於軍政之律
何如也忽而荷戈忽而掉臂誰司總領而令若此也
乃大司之營逃亡倍於他將有游手而出入於廢地
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爲警馬行動者自知
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臬首警衆何不仁其也
皇明通紀人 卷五十一 天啓

錢糧兵爲工築上爲橋而已如一遇風雨而軍士露
宿如故也馬料厚豆食并視爲奇貨十扣其半以致
朝啣危而入暮伏糧而斃且倒死又不即日呈報開
除錢糧而遷延爲月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
堪此浪擲也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
此而諸將領且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沉湎於金谷流
連於清樓弓矢器械十無一有惟望奴曾一到爲遠
陽廣寧之教場耳天下事尚忍言哉至於撫賞一節
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蓋廣明明缺奴以要我如明

從古無此
惡例此法

明係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氣勢十分完足俟我
東奔西走無暇照管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聲擊使我
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奇或正
欺我之疲乘我之怠不識我之債將單兵羸軍下野
何以應之竊謂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以紓吾邊
鄙之營而未嘗恃此以撤吾嚴守之防若以款而離
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爲我出死力以捍奴三
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勦舍
守言勦不得也一意於款而後可言款舍款言款不
得也從古禦夷深得此法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
皇明通紀人 卷五十一 天啓

又須有治人邇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縮朒以當
幾身在局外則爭泉奮一當事任則競鳩藏密封疆
者多全軀自營之臣而庸主組者乏一絲不桀之守
職竊懼之至於部曹羣差而出既爲廢省耳目所不
知又當機接糾彈所不及而應接既假以體貌而不
盡言州縣又憚其威盛而不敢言以致狼貪虎噬不
顧陞地之譴而徇狗彘營喪心無知之餽如某某者
真士紳所羞稱名教所不齒也伏乞一皇上赫然震
怒天語叮嚀勅邊疆之臣輔躬猛瘠毋以墜著
作急著勅中外各臣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已則

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

大學士孫承宗奏叙毛文龍之功請速發餉以濟之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蘭地以赤水河爲界河以東一路屬貴州以西至永寧屬四川就永寧設道府與義遠相犄角

起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疏辭得 旨在京調理

三月

樞臣請亟推劄總督時舊督臣王象乾告歸

孫居相爲兵部左侍郎

家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五 天啓

秋間在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上曰實與大典雲

意官主考鈔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科暫照壬午

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大學士孫承宗弭邊嚴錄曰臣於視部時曾見捕犯

好細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畧者捕皆遊撫之人左袒

遊撫者捕皆經畧之人此豈好細分費而應抑豈遊

撫得人而捕固不招辭成獄口口爲真甚至啗啞之

孤兒立發受賞賣刀之殘卒以結相獲卽如近日刑

部咨稱臣傳稱將要殺王喇嘛如細草成後從羅城

密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日在京原爲南書

張經世從宜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款款每見臣時有

賞慰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貌何豈盡無

因而番快之機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陷虜者

之親戚極欲招爲警屬可借爲間更可回問用間誠

知賊中陷溺者若屏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

至其携有家口棲頓歲時方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

慘殺死豈擇音擬或走險衣冠大列尚以苟全豈孰

給庸流盡責慷慨況東省之瘡痍未定或併生心遠

西之栖泊甫安時爲驚覺我安聞一面之爾借賊之

殺機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餘哉次之寬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五 天啓

政以歸歸本之路伏乞 皇上南察人

國治寬嚴無以遠民之在苦而疎於防無以遠民之

可憂而苛於誅庶邊臣仰 天恩之浩蕩以安集此

臣等

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乞選

貴州巡按侯恂按警事竣微陳莫安邊荒疏一在部

將領以神職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一在核田畝

以定賦額一在禁兇扣以厘弊政一在增佐令以廣

分理一在酌升除以勵官方

刑科沈惟炳時事百無一恃疏曰年來風塵地震

三精天道恒曜月食再告 屋上孑然孤立於上

而肉庭無可恃也諸臣怠緩悅從於下而外廷無可恃也戎事僥倖拒敗於各邊而長城無可恃也百姓剝肉罄殫於藩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微天之幸祖宗之靈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諸臣乃得以功名富貴粧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奴不悔禍虜且敗盟不知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君臣交儆轉念微桑尚可不爲汲汲也哉

杭州兵與士開道臣吳伯與解散之

密魏忠賢弟侄一人錦衣百戶賜銀幣鈔勅以獲僞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天啓

一三

選印御通同官官項若錫吳守福等并前後擬拿開

被盜換鞘銀版除奸弊故也

應天巡撫周啓元奏參太監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餽辣手講屬吏之體罰府官之俸開密訪之門捉民爲匠又背運成憲侵漁歲收擅增袍船騷動窮處伏乞 皇上嚴諭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撻置恣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也

御史李應昇劾訴民隱請實行寬恤疏曰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

之憔悴極矣與利而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德

役繁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竊竊誣誣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六害也衙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優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彌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誣盜而議者尚中鄉兵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天啓

十四

召募之說則東鄰盡化斬木一反也侵收抵牾而舉指平民以完賦預試工食而搜征民欠以折解三反也邀食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於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閣而丞尉研獄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若夫加派之害勢未倦去者臣不敢言而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征之害今民方制肉醫瘡完天啓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舊欠乎 皇上試思前項積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

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微者臣
不信也惟望 聖明實見實行則民生幸甚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三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三 天啓

七五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四

太學臣江旭奇訂

四月

先是黔師之敗有旨原任總督楊通中四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稱病推避

御史張鑣因上言曰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恩秩太驟繼失於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交錯落馬中道被執其聞而昧于計也不待言矣竊一時總督鎮諸臣平日享國厚恩高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一

牙大轟徑符分間何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當羅見蜂擁之時進不能推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湯越之觀在魯欽馬惻紀律疎于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浮于二弁而仲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眾思泰方明棟于地下哉今三善被擒而述中僅僅以削銜處以聽勘處恐無以服天下之人心也皇上宜遣親騎遠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袖手旁觀者之終難遁夫三尺也必且垂項墮以圖棟復

至鎮道諸臣職雖已無固志後來安望効忠罪不容誅功何能立胡不一併遠治以爲保命全軀者之戒

疏

烏師擒賊將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賊將金重棟原係反叛投夷千總金遇河之侄奴差往平鹿於東歸路口把截順民淫殺男女屍橫如山偵事馳報毛鎮隨差把總王德等于三年十二月三十夜陣擒金重棟把總屠大等共十六名又於正月初三日發兵過江初八日將士王輔李繼盛陳繼盛等與建奴鏖戰擒其夷頭目太余斬獲級馬器械有差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二

擒獲能率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承宗潛運總督呂兆熊巡按劉大受焚尚燦會疏奏曰龍華妖黨李英者發覺於沛邑妖言滿紙令族盈億前科臣李養正題請勘問供有罪兇王道玄丁選安文計果等多人臣隨請大索于天下至今未輟不應其因屢愈聞如江淮間金科馬承宗影響相附而江之南江之北兩浙三吳以及燕齊秦晉甚至聲報之下無處不成伏莽據其供報聽天魔下界真主出世之言移山倒海剪紙成兵之術侯伯具有姓名人馬足于省直傳報聲息有神隱善走之人族惑愚民有至死不移之誓

飛奔德州潛伏已懷寢犯 京邸之謀倘非發覺之
早從此滋蔓難圖 尚安知其所終也葉街 陳市律有
正條

蔡復一以總督兼巡撫貴州 賜專劾尚方劍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 勅事使

以重 冊典合朝鮮文武陪臣會議得廢君自絕於

天昭敬王孫李琮聰明仁孝宜爲嗣君故有此請

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先是張盤保得度

州達賊探掠恣淫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領兵

之奴衆奔竄永寧等堡俱下奴憤益衆來攻盤以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天啓

察無敵前領兵出城伏于山間候其入賊伏

伏兵聞之砲擊刀斬斬獲無數而器械鎗砲

而衆以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隨移兵于旅順三

游口偶有風損南船內有池蠟豆米一千餘石兵

性命賴以存活至是奴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我

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即斬之以殉守

火藥砲石將盡盤與衆議設伏南北兩山夾攻之

大敗而去

刑科傳機奏邪臣比昵匪人把持朝政乞 立賜處

分以消隱憂職職見憲臣左光斗駁陳心險色取行

遵自命爲血性男子人亦現爲聰明丈夫然職久知

其爲匪類也欲殺爲君子而不能欲不爲小人而不

得夫甚之而不顧名簡遂反戈君子而恐爲之且呈

身於小人而甘心矣即如內閣中書汪文育者非即

經犯賊吏某 旨拿問漏網之汪守太平守太初充

歙縣門役役營充本縣庫管竊藏擬成潛逃京師遂

父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爲失出

而且敵易改名字管納今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道

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添諫垣不行驅除而且助

其贊斧自是豚脂潛通機鋒并露相與招搖部市據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天啓

泊升遷甚至小人以從邪爲得計君子亦以此匪爲

無傷世道凌夷害且貽之于國此臣所大恐也請我

皇上大振乾綱立程光斗大中丞之職以爲人臣潛

私人之戒而汪文育即嚴行究處以正其未盡之事

即請奸制亦于職職亦爲世道甘之矣奏入 部下

文官于獄令嚴訊之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傳機論臣及科臣

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者奈何在倒戈于君

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育之邪黨

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

聞也臣于山人異客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第
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以知樞之意矣樞之意不
利於考功有難維連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
於吏垣有親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
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
一網維連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爲銓司亦嘗極
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繳
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故自昧其良心大中爲
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百海內之清
望者也科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殊也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日
削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
司費汪應燮公論不許因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
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
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側得與聞何
事復迫如其納賄拒權引用匪類指有的實當明白
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認東廠理刑傳檄放爲
兄弟麻痺機鋒長安冷觀久矣朝穴深藏布置已定

欲用邵輔忠僧毛士龍故諷此隱匿人者莫科臣若
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入勿欺莫若勿爲願科臣之
慎持之也臣一官忝竊久思去賢且見人心日下落
正難表裏憤填胸臆生起都督有一官伏乞將臣罷
斥以謝科臣臣愚幸甚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
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照舊供職
親大中亦上疏陳辨上曰大中雖吏垣據奏心
迹自明即着到任
臺臣袁化中科臣驥淑相繼上疏爲左魏諸臣剖白
督報已有旨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大中十一年高懸 恩允放歸自十八疏乞歸同
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實臣即去于心何安詞牒
義正臣復何辭願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毋論其他
即如科臣傳樞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
題左光斗親大中善文言尚屬職殊而臣之用文
言則事跡甚明無可往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
參而微指固已及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
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許參奏
不可謂 駕帖之拿人猶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
外惶惶盡懼憂慮伏望 皇上直罪臣一人而釋寬

其他子以釋官府之嫌而消猜嫌之禍其裨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失夫不肯作此言是在聖明詳加照察奉聖旨時報主愛元臣恐去同官即疑乞朕即勉聽卿心亦何能安還聖慨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爲國留卿至意

太僕寺卿王之榮奏言官討賊甚明奉聖旨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再勘王之榮原以功在國本不次微用心跡昭然不必辨

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爲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妃上曰朕體皇考遺意選侍八妹禮待供給有加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聞立何云太子停封其原任官燬根因自明何疑人謀見住慈慶宮何云一總殿范濟世誕妄聖名或有受人指授情節著回將話來

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職死任佐明祥明突回重傷因上疏言仇不共戴義難苟安乞聖明垂憐血戰優卹忠義大振天威盡殄亂孽以主階以慰死魂上甚壯之命急議贈卹而并徵其兵

五月與午

刑科給事中傅振鐸奏臣難大中、大中疏辯未有到任供職之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訖忽

二十八日鴻臚寺面恩起數奉聖旨親大中傳

撫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面恩以後有這

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躬從復上言夫朝儀

報單從來未有旨意此旨之自中出無疑也臣

一見之不勝驚愕蓋朝廷于諸司章疏以累擬付

之閣臣則外廷之耳目不惑以酌處付之部院則一

人之喜怒不私若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而與命之更張不繇章奏以寄發而不惟開臣部

院皆爲虛設人將揣摩于不可知之地臣又安得不

以忠君愛國之公憤轉爲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

大中、小臣也奉旨未有不到任不面恩者乃

明旨忽二怒三令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進退

與微臣之論列俱未曉然明見于天下此微臣之所

大惑也不特此也即如汪文者以亡命之輩作通

天之姦何可倖從寬政然刑章未付之司敗試語徒

恣其游移而么麼既煩擾皇上復兩辦該司

雖本犯罪固應爾其如王言之體何哉臣非敢爲

大中等解也特嚴異恐爾邪之徑爲害不小故觀同
官之誼猶輕今見旁竊之漸爲憂方大故較殷上
之爭更急不然汲汲而內批可罷汲汲而聖勅可封
鮮大中非其人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因不測以
市私將忠臣避中旨而籍口前有議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天下事尚可言哉伏乞皇上曠然遠覽
明還閣部之權特重絲綸之體庶盛治有光國
是定可定矣

臨寧州軍變時舍官林廷柱盜竊軍儲州同徐士遠
受賂張閣王州守又庇佐賊不爲之調解于是刁軍
且明通紀人 卷五 天壽

民張天錫王一經系揭了而起督軍閉城辱官
史國署樹旗拆屋劫財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
朱寅生往視曉諭解散旋就寧議

以許繼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謂途不當拘肝不可聞
不可吝

御史黃夢泰奏薦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氣節清
廉宜勅使到任

大學士葉向高乞歸已二十一疏未允復乞
歸因辭南道黃公賦直致韓臣錢象坤之議

科道周之綱許譽鼎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抑
敘紫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奏良玉馬解鎮銀
二十兩大紅紵絲表裡奏聖明嘉拱明銀二十兩遇
泰遊欽推用其餘將士升大衛等陞賞有差
駱馬德禮子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國本也
麻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以編捕人命一起也
命計部速發驗餉

京師早

舊將李懷信病故議給恤典

貴州總兵張彥方病故

皇明通紀人 卷五 天壽

加魏忠賢原歷類男一人二級奏給銀帛以其糾發
盜侵各犯及冒官假職也

贈石有恒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貴州巡按史未安曉奏學臣劉錫玄獻城費賂賄兩
院而自偷生并請優撫臣李懷錫玄疏陳舉留按臣

太叔諭劾臣罪太誣李懷亦曉辯俱有 旨下部院
會議部院因會議得常震城之敗績也按臣史永安

欲發都司黃運濟出往新添平越催兵既而懼其不
能濟乃欲山城親往督催心極苦氣極壯此正英雄

慷慨所爲學臣劉錫玄欺聽人言以爲按臣真有去

志稟稱板覆過矣然錫玄雖難不避調度支撐厥功不細無論死生嗚咽之際安有懸賞之念頭即云欲護撫按出城然自請留城作質待死有此一語亦足表其心之無他矣獻城賁路陷兩院而自偷生亦按臣誅意之論耳此亦不累錫玄之本色至如撫臣李桂芳應德狀安心死難亦豈真有還國固存之意而大奇錫玄之策之事哉疏辭自明公論自定大抵惡弁黃運清並彼此交構以開此隙遂使三臣始相好終相疑也今合三臣而論永安雄才大略可以泣鬼神全城之功實爲第一即錫玄言語之小過難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一

畏其公忠之大節半性以被論之撫臣抗大難千方縱可謂赤子而收泉輪矣即近有以金盆之說爲言者臣謂當此大難萬死一生從前張瑜俱可恕况乎風聞未必盡然史永安亟宜不次大用以充朕抱劉錫玄亦宜優敘以酬厥勞李樞業已加銜示優選起用以爲人臣當難之勸

六月

辛未 皇太子薨

兵科章允儒請核內地之兵餉裁內地之恩養御史張順直人臣職素當盡大要在止諫疏明職掌

嘉靖別

祖輔孫承宗進呈專傳圖冊上嘉其爲壯猷成畫

紀廣徵創乘謙宋國積宋延禧人閣

左副都御史楊連疏奏道瑞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

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賣入內地初創謬

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爲大大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劉臣責無他卸自忠賢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便自內批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

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

忠賢交通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一先帝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二

一月寅天進師進樂之間實有隱微伏春秋詞賦

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

賢一則退之告病去一則張官官論勅去顧于護黨

氣脈聖母之人曲意網羅終加弄玉以贈其行

親亂賊而化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

紀執法如山羽正清修如鶴忠賢俱文構陷之則轉

去必不容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方臣前推之孫

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網其出是其欲門生宰相

乎大罪五也齊人于朝莫遠廷推去隸南太常北少

案推官蘇陪二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頗倒有常之
益政肆弄不測之機橫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
忠直乃滿朝屬文震孟等九人抗論稔性忠賢傳奉
臺令降斥履經思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
怒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
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
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
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
曰無名封也祿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謂告失忠
賢以抵不附已囑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皇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一

上不能保其妃嬪失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廢已經成男乃純電流虹之祥忽化為彗星
墜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皇上
不顧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
無心處處所以養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皇上
舍幸受命撫衛管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賢
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
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
上老大馬顧忌等無大罪十一也今日討獎賞明日
討詞顧要挾無窮王言屢義近又于河間府設人易

於以建屏坊鑲鳳雕龍于膝橫漢又不止于坐地橫
用朝官規制備極凌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中
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徒粉之館目不
識丁囊朝廷之名器大罪十三也居立抑之法以
示威如輩家入者欲扳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
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椒房之戚又與
大雅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嫌寄傷
其墳脉托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杯土何
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
伍思敬胡遜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命黑獄草菅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十四

士命使青燐赤燄之氣先結于禮官泮藻之間大罪
十六也科臣周士樸統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
忠賢竟停其降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
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備不肯殺人婦
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繁明
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
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
卿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發王
言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令天下後世視皇上
何如至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自忠賢受事

契犬不寧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掣中
書汪文言不從關票不令問知而野子傳應星等造
謠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于典周文之獄刑當錮之
碑不已者當年西殿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
十也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
潛入長安打點實往奉忠賢司房之家事靈始令避
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
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矣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
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
安知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識者屏爲衆心昔

皇明通紀

卷五

十五

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益已集之不
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
旗擁如雲璽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鑿道八
人以爲一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典夫爲送故駕驛
賜羽幢青蓋水陸環衛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
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德聞今春忠賢走爲 御
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
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
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驕遂致收拾不任奈何
養虎兇于肘腋間于此又十情忠賢不足盡其辜者

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
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卽或內廷奸狀敗露又賴有奉
聖客氏爲之蔽護其罪戾而遞飭其回表放殺廷之
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
知有 皇上卽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積積勢之所
趨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官中府中
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 皇上爲名忠
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
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 天顏
咫尺之關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千百里

皇明通紀

卷五

十六

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
伏乞 皇上下大奮雷震立 勅法司逐款嚴訊正法
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 斬令居外以全
恩施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不新開太平氣象者
請斬臣以請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
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懼 皇上堯
舜之名卽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
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選之恩矧於願已畢
死且不恨奉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
祖宗成法惟恐失墮凡事中明舊典未敢逆行各衙

門玩情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本非特從情
率自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
妃并恭妃事情宮壺嚴密况無指責外廷何以遂知
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惡絕結禍是欲併
逐左右使朕孤立干上豈是忠愛楊連使論回籍超
權今官有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欲窮
寃忿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
各官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
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皇明通紀

卷百 天啓

十七

溫論慰留乃徐下 嚴旨切責連一時臣工無不義
憤下是科道則有魏大中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
應昇黃尊素方大任劉芳劉廷宣許夢卿房可壯喻
惡情胡承遠胡良機宋大典陳舟虞學程熊奮清
劉其忠陳繼昌劉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奇舉
胡士奇劉松樞玉珂劉先春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
等兵部尚書趙度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太僕朱
欽相撫寧侯朱國朝南公賧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
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楊廷
之奸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攸分矣

工部也田司郎中萬燦 題爲一段廢用工甚繁權
璫造意故違仰祈 聖明立選處分以謝 先帝以
褒鉅典 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
局中何人見知萬燦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借言
續援陷朕不孝且呈子堯逝便來激貽好生任忤無
禮着錦衣衛令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華了職爲
民永不敘用閣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良祚等各
疏救而燦爲內侍群欲立斃矣

皇明通紀

卷百 天啓

十八

楊思廣加縣序從龍武將王達陳濟民李邦王建中
王得勝並兆霽泰明屏監補袁陳我謀田有龍耿良
張炎宗延齡尤正國周國用蕭應德馬武單天胤李
紹忠譚事君劉象民羅承富曾思敬黃中和劉鹿龍
陳富俞報國張保楊鯨號稅羅承寵劉仲時楊通張
懷邦等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官爲民
上欲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大妹婚期已近。皇八妹婚期尚遠。選侍李氏似不宜封妃當。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紛。封號一節。宜俟。皇八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爲也。惟具。選侍傅氏封號上請。上不聽命。一并舉行。

詔逮御史林汝薪命杖之。先是汝薪巡城有火者。曹大傅國典挾人命搶財。闕于途。汝薪故參之。皆願受杖。免參數日後。萬燦稱作。忽中旨逮汝薪廷杖。薪罷亡去。群內侍。疑棄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私寓辱及婦女。媛屬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十九

林汝薪自詣遵化軍門。獄幕懼未受。廷杖而先殞。命于中涓之壽。故逸出都門。詣遵化撫臣獄求爲代。應各道海雲翼等。皆首孫奉。各雖赦。不允執前。自如故已而後。杖創甚幾斃。

夾蘭首賊首奢史都等。乘夾羅亮洪斬首。答宗碑劉。晨集首。督仲賢等。首款。刑。仍與各犯首級。傳示各邊。昭布天下。

紅夷屢襲關中。至是復勾引日本。使人通連地方。奸滑于西塞古雷。一帶。燒劫。守將之玩。緝不前。縣臣

南居益詣旨申明。賞罰以振。國威。又親閱邊海議口。要之防嚴。通倭之。聞。出有禁。越。原有禁。八國類以安枕。

六科。虧失。火。內使郭光祿等。罪。皆。降。貶。有差。

南禮科楊棟朝奏。論。魏忠賢。種種罪狀。諸臣糾論已悉。銜計其搜括之術。漸及。留都籍。明旨以盜盜行。假傳造以。授公。祭如。龍。旂。如。纛。袋。據所頒式樣。工料。擬要銀五六十萬。費緣之奸。黨。仗爲。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橐。一裁減。則群小必開口而訴。曰。曾與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二十

必。急。走。北。京。魏公。處。產。得。一。嚴。旨。下。來。大。官。禁。判地。崇。擬。何。事。宵。小。大。言。無。忌。改。于。玩。弄。是。陛。下。蓬密之處。爲。忠。賢。監。斷。之。所。惟。祈。勅。下。法。司。嚴。加。勘問。或。疎。或。實。自。有。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爲。忠。賢。貸也。

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神聖。明。神。廟。特。旨。自。內。使。孫。家。就。進。廟。中。奉。祀。禮。曹。不。得。其。計。至。是。果。始。定。正。詔。海。內。諸。行。加張五典兵部尚書。終養。仍。候。起。用。

詔進大學衍義。命行人呂邦帥護送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大學士兼向高陸辭職曰臣聞盡臣之事君也不以
身之去而忘社稷之憂臣受恩三朝所有犬
馬下情豈能默然不吐哉然亦不敢多言以煩
聖聽惟將其最要切者言之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
于寡慾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
廣嗣故昔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皇上春秋
尚盛情實方開通日天顏似微清誠寡欲之義萬
不可不留神也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絕然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君為腹心臣為手足一體相關無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史記未嘗開却一人必以懷急作他意彼此紛
紛將至決裂而念亂無以解于危急之口矣此臣所
忠告于內外之諸臣也
禮科劉懋奏曰皇上登極四年育皇子女臣位
乃一歲之中相繼而逝臣昨詢皇子薨逝之故原
因世醫風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有之若皇子
隱臥于保母之懷有何惡毒疾感而受驚也再三思
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朝侍班罕聞銮轡之
聲銮若退宿傳于天角屋瓦為戰河水為波臣等手
足皆為動搖重門之隔百步之外尚驚如是况官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二

示之地當遇時賊之聞震賊更起尋聞左賊是以知
為內操之故也內操一事原聖心深慮以戒不虞
真如將內操各兵發山城外武場合營合隊並演其
偶被射日展而出自西而歸環衛禁地以養陽和
之勝如是而和氣致祥有不百斯男弄璋弄瓦累累
者臣不信也
河決六月初三年時前河水勢甚大堤岸四散奔騰
平遠總兵毛文德巡星地開并陳戰守糧餉軍實事
宜上曰覽奏具悉海上情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

有在內及各鎮相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
餉銀緊急者遵原旨指處給發器甲火藥并天津事
色糧布俱速解給繪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甚眾以
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得擅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上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師三捷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密分水嶺三戰
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夷二十餘名所得馬械
無數

杖禍首傳國典一百充南游子淨軍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開封 光祿選侍傅氏爲 懿妃李氏爲 康妃

詔附葬懷寧公主于永寧公主墳側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絳等公

疏奏論權璫覬覦忠賢罪狀奉 聖旨是南京九卿公

疏所奏事情屢經論明已有旨了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五

太學臣江旭奇

八月

御史袁化中參韋錦衣陳居恭職

黔師起岩頭寨率苗各修宿怨始而困凱城既而城

岩頭漸大窺伺香爐山推動四街柳寨糧運凱里土

官楊世爵獨力難支飛書告急且欲還城交印察官

他從於是總督發總理魯欽率領官兵馳至清平相

機赴勦一面移會督按二院就近催發新兵氣應并

標道府督催糧餉後援今一戰克復岩頭斬獲多級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九月有險可據賊不敢再窺香爐四街安枕連道不

安

宣大備虜

禮科盧時泰條陳時弊九極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

曰財用匱乏之極一曰仕路蹂躪之極一曰老成凋

謝之極一曰人心渙散之極一曰法紀凌夷之極一

曰名器濫觴之極一曰風俗奢侈之極一曰災異屢

告之極

袁封五經博士孟所參母張氏貞懿

耕籍田

如順天中類五各因視學監生侍班人多後不為備

監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豕妖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

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

士儒孫世祿童天胤學正王永興蔣紹堯學錄蕭雲

翔杜士基典簿萬民慈典籍陳列等公疏參論魏忠

賢

原任大學士沈淮孫如游奉一命各省搜羅誌傳奏

疏文集等書附進表朝觀官齊進以備纂修編輯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禮部右侍郎蔡毅中既與瑞竹回疏請告 令留經

實錄

上簡內運庫併新造軍器精堅堪用的特差太監劉

應坤胡良輔紀用陶文解赴關門收用以備征勦滅

虜之用又諭行邊關臣孫承宗曰卿督師行邊關歷

二載拮据籌畫備萬勞苦朕日在念特賜大紅坐膝

褥蟒衣段羅各一襲采段四表裏銀二百兩以示眷

酬文武將吏効力宣勞新解工賞銀十萬兩各項蟬

衣膝褥段寧一百五十疋臨卿不時賞功一切情形

擬宜不時入告庶借邊籌用資爾輩功早奏飲至

王三
三
三

還朝朕時望焉特論

議死戰撫臣王三著恤典以按臣陸獻明爲之論也

命坐葬贈太常少卿楊繼盛

平遠總兵王文龍獻俘并請飭請加街諸將士請優

恤陣亡官兵

王文龍獻俘至民安兵部以功在海外外未可草草

之資與吏也均當以原非施之律而幼童四名幼女

四婦一婦被賊殺原非施之律而幼童四名幼女

之知管之盜影聖仁之大於是聖臣化天中上

吉臣計律令所戰功聖仁之大於是聖臣化天中上

十五以下而華伏祈皇上開好生之心將此九

望明通紀六 卷五 天學 三

命與免行到生時就令先查其家口今因事出

其家口也下之內也今因事出如投手水旁

文龍或濟事終二賊或得如之父子四告廟宣

而重因典

逆賊陳其愚伏誅其愚與安邦彥之兄邦俊史莽故

逆詳皆出其愚造偽檄發枯塚又僞降以陷王撫幸

監軍御史傅宗龍詳知其隱即擒斬之而水西之耳

目除矣

樞撫孫承宗出關

大學士孫承宗請成昌臣楊鶴起弼王化貞等不

九

南工科徐憲卿奏江南水災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五

月二十四日雨點如拳凡三十餘晝夜不休而麥稻

爛無顆粒矣乞 勅該部亟議災重者蠲災輕者折

詔停刑以甲元建歲仰承 天眷遵 皇祖恩愍故

也

鄒泗盜平山東巡按魏光緒奏鄒泗接連去處游

棍衆各處擾民國聚約有三百餘人時出搶掠該充

州知府曹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紀請賊巢安撫解

散又將逃去賊首戴世魁送至縣縣擒獲其餘賊黨

望明通紀 卷五 天學

無幾見在追逐旦夕可了事治之賊人際定矣

大學士孫承宗疏叙閣外學臣馬副總兵趙幸教肅

棧合同授總兵官等之甲等宜酌賞論休量馬加升

樞撫孫承宗以病乞歸史科許譽卿上疏請留

十月進撫程紹奏報王聖見離瀛疏曰 聖明不貴

異物宜登庸至寶以圖萬世治安臣按史傳泰併六

國得楚卞氏之建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孫奇劄之

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遠漢以還相襲爲傳國璽

至永嘉後沒於列國還不可復得今管河北道臣張

夢鯨呈稱漳河之濱得玉璽一顆觀實至汴臣諱魏

審視方稜無缺依然全壁聞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泰重然恭誦篆文八字歲尚年天子之吉祥臣以祀載所傳陳寶有不在此者如總憲鄧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劉正余懋徽侍郎曹於汴等皆皇國前祥盛朝珍寶臣不能致之朝廷乃僅僅執一古靈先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實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職封疆之內事屬職異道路喧傳恐有聞之者因欲議擇進殿閣踪涉首領亦非臣諂故少緩須臾恭候皇上之命至璽之世代策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五

也得吉命進表官肅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走紅火焚其城獻俘悉捷聞久受夷患但向來驟泊海上挾市搶掠猶可追逐惟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有恃兼以澎湖風濤洶湧難戰官兵彈步雖有中左之別突無退志於是南撫臺力主渡彭島集之舉務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委守備王夢熊諸將士開駕於天啓四年正月初二突入鎮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奇攻各有新獲夷退守風櫃一城是月南院發二次焚應舟師又發第三次接應舟師又授方畧肅北禦大兵

丙初三日我兵直逼夷城破分兵三路齊進而夷恐甚午文來律隨登白旗差通事同夷目至娘媽宮稟乞緩進師容運糧米上船印拆航還地孫游遊恐攻急彼必死闕始許之夷果於十三日拆起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為舊高文律所居尚留繼不忍乃忤王夢熊等直抵風櫃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俱向東帶遁去計解生夷十二名酋長高文律等曾目而論那等

起曹於汴南都御史

慶陵工完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六

改折江南漕糧

命行人姚昌諒覲送故都御史孫瑋表回籍

兗州知府曹文衡以平盜功調陞兗州道右叅政

原任太僕御史王鏊以國本功得贈恤典

進王天瑞承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刑科劉先春請用米盡用之費以暢人心疏薦鄭元

標南鈐家宰

兵科王鵠玉請停買餉以惜名器

左都御史高舉龍疏曰御史同道考覈憲綱至嚴不

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建旅淮安等處崔呈秀

者臣去年奉差而出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化地方大惡也得賄千金輒放不省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支一萬四千兩各縣賄賂不勝其苦則是插山賊獄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墮斷之賤且冒居奸指倭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奏上上命吏部重處已而革職行撫按勘明透支數目具奏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七

吏部選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俱降調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時山西撫臣缺南星見有行覲以求之者故特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爲能稱其調言於員外夏嘉遇嘉遇述於掌河南道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過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善大中嘉善人素知其才守力贊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祥忤大中有所私其間訐辨不已有旨會看吏部與都察院等衙門復疏言臺臣論人失實九疇大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及嚴責部院大臣含糊

倖比於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

大學士韓爌宋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降處諸言官且御批徑發不復到關而憲臣一疏稟帖又蒙御筆改後犬駭聽聞有傷國體具揭請留三臣并有言官上曰卿等奏優禮大臣豈不知但我祖宗設立令推會看原非爲師生禮黨比今蒙臣及憲臣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恃而不知有朝延或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應降調已示薄懲周昌晉疏語稍平是以始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着部院一體申飭卿等心膺重臣不必挺身救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八

亦不可過生猜忤致滋煩擾時趙南星言行御史謝文鼎等請恤國體而祐二臣以有禮謝言既而還沈惟炳以原官吏科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報已有旨吏部文選郎張光前市人署二旬以舉臣後先蒙嚴旨以去諱不自安亦上疏求罷允去考功司郎中鄭維禎亦自請罷斥疏入上諭大小臣工曰朕紹承大統四載於茲仙軍旅頻興封疆未靖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窮黎民生重困所冀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

食真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饔飧
 寧無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享
 國家之祿靡懷君父之憂內外結連呼吸應答盤
 據要地把持通津念在營私事國類倒誅鋤衆正朋
 比爲奸欺朕幼冲無所忌憚過年以來恣行愈甚忠
 貞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無與而後
 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絃口然後滿其無疆之念歎
 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工視若弁毛
 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陳九疇
 會看文書乃國事攸關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九

制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更失罔思從前所爲
 皆是欺瞞但逞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元兇已
 放羣小未安或公相黨敎或交肆情付本當根株盡
 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碎未能辦雷霆詎可驟施論
 爾徒衆始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
 當任用如有怙其稔惡嫉夫善類甘爲指縱之屬大
 罔慮後遺之禍患朕將力行宗祖之法決不寬姑
 息之政矣

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微負罪愈驕疏入罰應昇
 俸一年

十一月甲子

時各衙門奉旨會推吏部尚書署部事左侍郎陳
 於廷等以資望所屬列喬九升馮從吾汪應蛟名推
 上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溺亂已久失祖宗設立
 初意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兩星擬
 用之私人顯是陳於廷楊連左光斗籍制衆正抗旨
 徇私三兇既倡率於前誰敢不附和於後又會推職
 名都察院不曹全列况近日楊連既曾親接聖諭今
 值會推之日豈可倖爲不知怙惡不悛註藉躲閃又
 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黨比不公頗屬楊連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左光斗張主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眞巨滑
 老奸冥頑無耻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利河南道
 榮與盡題袁化中不無扶同情繫陳于廷楊連左光
 斗俱志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爲民
 仍追奪楊連左光斗誥命計典期迫吏部即將堪推
 尚書都察院的不俱見任在籍多會舉六七員或七
 八員各開爲履歷職各來看該部知道已而袁化中
 疏認罪降一級調外任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喬九升引疾求歸

崔景崇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部陳良訓上疏請寬會推諸臣

大學士孫承宗奏請還朝恭賀萬壽仍欲面奏機

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事畢之日歸闕門旋寧

遠以督諸臣爲大計而論所未備奉聖諭遂上諭

亡乃皇祖以來三世之耻朕朝夕痛恨於心督師

輔臣孫承宗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

危茲覽所奏知遠探已至益州登桅見虜騎奈何

未奉明旨親歷前遠且以朕寄館爲名微入京隨班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中實文以爲樞衡不接微而直諫言事最行於之而

須臾時日寧不廢夷虜窺伺之發謀設陷途有姓之

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言而擅

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况三朝仇耻乃不共戴天

之大義辭節躬躬乃平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明

白易曉慳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共一

應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

輔馬首速東亟還山海侯卑廷掃穴盡恢已失之封

疆斯飲至策勳茂著渡河之偉績就武真有容許何

妨便宜封進以闡朕志以威奴爲期必不肯從中率

訓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兵部奉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

行反間升秩賞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

衣一襲銀五十兩加銜恭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

擊陳希順李斌時可達王輔朱家能毛承祿程尤加

銜都司僉書許武元項選李鏞張舉各准實受參謀

葛應良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職銜解倭官周世登

蘇萬良各賞受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卹歲運糧米

務各二十萬實受數目朝廷以滅奴伏遠爲重毛文

還厲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初二忽有奴酋咨文後龍求和文接奉永芳札將

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回叛中分

土地等情乞發餉以濟戰守并宜內防以備其西來

連奴酋來使暨李永芳惡札星夜差官緘封護送進

呈故屢膺隆眷

大學士韓爌引疾歸時有嚴旨款貢遂乞歸賜

馳驛去

戶科常道謹條四事一曰慎起居一曰去疑衷一

曰慎名目一曰鑒下情疏人竟以不諳事體降二級

調外任

十二月

復遣汪文言、臧御史、梁夢環條陳計典，復追論文官得旨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係文言、梁夢環、臧御史以致貞邪混淆，卽廷杖登臺其辜，貶者亦衛差的當，官族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

召還臺臣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五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三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六

太學臣江旭奇訂

乙丑 天啓五年

正月

復賜 勅諭平遼卷兵都督同知毛文龍

禮科劉懋慎請嚴諭典

二月

吏部接出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

福建策問內語言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議

刺朕躬違詭譎之辭是非任其顛倒縱離黃之口誣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朕聞所補是皆詞賦中人其詞賦雖多而才力上

中故各省考官所補古風詩各十司朕思遼東未復

黔省未寧政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忠思吐故

之日令官政而勿詢徒兒人之是悅壞祖宗作人之

至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

八人著降三級調外任用聯存解網之仁月作維

新之路故論

案天下卓異官員

應接陝西將允儀統陳壽通七事一酌移地鎮一易

地面官一選擇有司一積貯爲本一酌補馬匹一統

經宜先一撫實宜議一恤被擄夜

章刑部侍郎王之宗職是奪 諭令時御史傅維超

訪之宋以要差一事倖功職跡誣 皇祖負 先敬

不惟無功抑且有罪

大理寺丞徐大化奏楊進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

賄 詔俟汪文言逮至審明追貶

三月

奴破旅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春

等邀擊其歸路擒斬有差

初六日 上臨學釋奠 先師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擒賊首安應龍安應龍者係六佐縣安京營營長舍

補餘爲亂以天啓二年七月逐如縣封府庫而備六

佐又以本年十一月闖羅平吳河九分普上下五營

而備羅平之半種種逆狀雲南巡撫閻洪學移師

其巢穴繫其妻女進通人普安又逃入烏撒屢發兵

追捕深山密箐莫可踪跡至是安效良具文稱降始

責其獻捕餘賊應龍以誘之康之如是者經年始將

應龍以來事以了六佐恢復之一案

三月殿試賜余維學吳芳吳孔嘉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將舉飲制起等深入水西兵潰督臣蔡復一既到
諸將罪狀自効復疏言協援無實乞專節制以轉攻
局于是兵部請 申飭當事諸臣并進懲前毖後方

署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

遣內使賁捧 詔諭覓服冊封李綜為朝鮮國王進
蘇皮島復 賜平遠總兵毛文龍褒諭及蟒衣銀賞

以策廟之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等勘問汪文言獄
解連趙兩星楊璉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世楊毛士龍鄒維璉鄒汝愚化營夏之令王之宗錢

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大畧曰移宮建議原

為立名職等之資整頓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藉布

買命之金而楊璉之刑停移期賂之門而陞遷之法

議總文言得方于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 朝政

請 赦下法司研鞠已而逆璉矯 旨仍發潛詭嚴

刑究問于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終楊璉

獄入焉楊璉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

奉 逮追賊其餘本內受賊各官趙兩星等俱削籍

無按提問追賊矣

四月

福建巡撫南居益條陳控守澎湖添設大小將領水

總官兵城池臺倉庫餉屯漁事宜

科臣霍維華疏曰頃者邪臣假借題目誣職 宮庭

虧損聖德如所謂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已捏形章奏

實或聽聞更欲竄入禁脔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

據實剖明快 祖宗在天之靈暢 皇上繼述之志

光帝 宮車宴駕 選侍自應移官亦應候旨令選

侍移居何官而後可移也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

移也丙子昧爽元輔以下文武大臣無弗人者何為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楊璉一人獨以排間稱也比群臣見 皇上仰羅拜

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燝楊璉左光斗等後口擁戴

之功哉臣常聞其舉皆王安一人居中為祟故連與

光斗等入禁脔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

楊璉查獲解令選侍自負一皇八公主跟踉後跪而

奔於一號殿吞聲飲泣莫從控額而隨侍之李進忠

劉朝等十餘人且毆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向

非刑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開諭保全得父不得

其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且 選侍之諸封也諸封

祀也妃之未封而况于后嗣之不得而况于自居不

妃不后而兄干垂簾臣以爲官不難後也王安等故
難之也故難後官者用以激怒 皇上而重 選侍
之罪賊威中外而張權勢之功也不然何移官之說
甫出遽使 選侍徒跳奔恐進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尙得謂官之難移哉臣又以爲李
選忠等未嘗盜竊也 選侍之物實 光帝之賜予
也以 選侍之物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
王安風警 選侍百計排擠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
足深怪遽與光斗等請聖賢書受 累朝深忌亦復
甘心蹈亂賊之轍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天啟

五

侯與吳氏然非舊臣則一 聖祖與其間謀去受降
肅政柄迎合崇禎爲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王安
罪狀死不足贖幸 皇上道 先帝遺命加 選侍
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惻然知故
若輩無畏罪孽以大改露自作自受誰怨誰尤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群起而
爭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事出 宸斷以明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愛 震懼
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倫忽變
元良既喪二十餘年 官闈安然未嘗有也

果有奸邪所捏網廢立至疊之謀則 九關運案
必別有詭秘之術乃徒藉一風竊之張差白晝持挺
闖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弒有是理乎獨賊私狼藉
之王之與與同惡相濟之陸大受等無端造奸謬之
說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慈寧之御親賜
剖決其間露骨肉可勝道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
內未聞有纖毫芥蒂疑及張差之事則平日宮庭原
未有嫌疑猜忌之情蓋大彰明較著矣 先帝體素
清弱當 皇祖選升之初哀毀踰禮以致風疾陡發
而悠悠之口致疑于宮掖豈臣子所忍言伊時 先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天啟

六

帝病日增惻慮且不測尤卿科道官問安 寢殿
先帝云 尚書要緊者再此其且夕莫保之情狀群
臣耳聞目見者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鉛正
屬對証時無救于大漸之勢耳不意孫慎行突與大
難之端曾題紅丸詆 先帝以受賜之慘如從哲以
弒賊之罪亦太毒而殺戮噤行之心不遇以丁巳
後察從哲實在政府日以報復爲請一旦死灰復燃
遂爾惡不擇言並恩從借題目以悅黨人可以立取
大拜耳孰知 天監後昭校卜首推竟以紅丸之故
斥而不用人必勢日損亦復何益又聞鄒元標繼

刑正當日亦各有職入告而聽不發決兩臣立名非
其職節不無委身門戶敗壞生平其秘疏不挾必陰
附鬼魅之說而欲明逃非刑之外也韓煥會議之疏
足破一時之說伏乞 皇上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
一應章疏早揭併細搜錄與臣疏一并宣付史館務
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其于 三
朝聖德所裨不小矣

御史徐景濂亦疏翻三案是非詞義與崔維華相近
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疏曰屯之爲利臣同官林
宗載前日曾專言之奉 明旨屯田既有七善何不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七

建冬歲如兵每萬各節弱者三之一以屯入乎旱地
二十畝准糧九月寬其所入以示屯之有利利之所
在人忘其死其誰不竭勉從事第不圖之暇時待事
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農具未備然後
見日求夜疲稍不効而日屯不可爲此非屯之罪也
又屯熟之後獲糧滿家食弁糧索起稅催糧致攻苦
之兵得不償失究必拋荒漸爲茂草而日屯不可爲
此又非屯之罪也信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二百
萬之遺金可省數十萬之人心可固能富強可戰

可字司農得免橫眉中外不至竭澤所謂父安長治
資賴此一舉矣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其策緊事有三着
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妥以坐困爲搗巢之
機括策說事亦有三着 一善御將一審偵探一定戰
守而要以牽制爲恢復之根底

發中官助工銀十四萬兩以佐兩門三殿之工

五月

御史張樞疏陳驛遞苦累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奏挺擊顛末疏入起用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八
王之來建訊通賊

科臣楊所修請 命史臣將三案內前後章奏嚴其

大畧分別編次成書刊行天下

戶科薛國觀上言請慎館選

六月

初一日冊封衡府慶濟周德光澤永和諸王

應科華有聲奏言司牧攸重營缺之情分應杜也冲

疲之甲科應恐也懇限之克期應嚴也交盜之鋒

應核也到任之匪規應裁也上司之參謂應禁也奉

聖旨這本說初選精曉深切民瘼至謂蘇松常鎮興

杭嘉湖土壤相錯瓜李當避不宜易地而官尤爲確

浙海官兵擒賊寇盜

越國公胡大海七代應襲嫡孫胡汝鍾奏爲倭奴逆
命當誅請自督親丁赴勦以襄蕩平以光前烈臣謂
關門爲正兵毛帥爲鹿兵至若居兩軍之中而潛伏
上游出不意攻不辭以直指蕩陽者此奇兵也職願
與何志湯有光李熙範簡選親族胡雷助韓呈策接
應各率親丁當之甲仗自備舟楫亦自備旣無安家
行糧之費又無驛遞供養之需功成之日方受爵賞
皇明通紀卷十六 天啟

惟願我皇上勅令駐軍海上加提選勦定當恢復
故地縛逆奴而獻于闕下于以報累世養養之恩
兵朴陸文康奏陳瀛場積弛之情疏曰臣所憂者不
在夷氛之橫壓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邊事之艱難
而在廟算之未定毛文龍孤提一歲屢奏斬龍即韓
白之賀劉岳之勇當不遇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創十
月旅順失陷數月以來絕無後義豈先後智愚勇怯
爲兩截人與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
不疑非疑文龍也疑就張盤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
用之人則爲文龍者寡職與令教習席文臣一員

張盤

開視一番整頓一番仍飭以寧重毋輕寧寧毋昧乃
以作文龍之執無而杜東疆之瑕也楊聲基于白
連倡殺之時據報稱本將戮力蓋賊掃清二東亦鼓
擊中之鉦鉦者移鎮登州責專海防旅順之師獨不
聞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海殺賊何至差救諸將
禦托海隅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幾月到今不
當若伏精兵于杜磯杜屬諸島伺其來窺潛師夜渡
一舉而盡殲之乎所宜亟勅登撫執中撥量督責建
立通烽火以壯聲援乃以作聲基之馳氣而杜登鎮
之瑕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恃薊門爲護持左臂
皇明通紀卷十六 天啟

兩年以來試看薊門險隘曾有一處堅壁岩柵否倘
旁首忽焉蠢動誰與守禦所宜勤服投事處處固憂
層層列障以基將守其城當某口以某兵援其城今
賊進無所攻還無所掠乃以作督撫之弛氣而杜薊
門之瑕也
張盤
張盤沾益城瀘雲南據臣聞洪學奏云沾益之爲州
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吏之爲督火者四十有八鎮
根站焉悉土官主之而漢官直拱手而受職事焉至
下一之漢人則烏憤后所官軍自天啓六年閏二月
設科合安效長爲亂而四十八營人不如有朝廷

矣天啓二年十月烏撒后所官軍奔城進數而州丘
城矣臣受漢事乃議恢復下令諸夷曰土官安遠死
不若錢糧姑馬姑一切暫領之流官爲之布列條款
三令五申而四十八營火始知有赴州輸納者矣兵
雖不駐城而善後規模固大定也

水蘭烏雷三連合兵數萬窺益敗走之四川烏撒
土酋安效良水西肺臍之親也見黔師出六廣漢師
入雷益隱然有背吮拊托之折而水烏益成騎虎矣
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乘截黔之餘燭遂南面而向
滇也此番之寇水蘭烏雷合成一片安南諸夷三十

國通紀

卷五十六

天啟

十一

九營其衆殆十倍于夷酋將士智足料賊勇足吞賊
以舉寡不如之勢火有死無生之心血戰益城下
者五日五夜屢出奇兵破賊五六萬衆亦足奇矣

下周朝瑞表化中左光幸顧大章魏大中楊應于北

鎮撫司

七月

修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
曰行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勤
撫之要

蜀府長史曹大受條奏制禦之畧大約言安蘭之禁

施之廣臨險夷兵之強弱多寡迥異安不必勦而須
以撫而兼勦之局乃爲得策
詔餉司凡餉有解到各要剋期登報給票以救候軍
時樞輔稱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月解已一半互相
矛盾故有此命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辜 聖旨李邦華
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爲死黨同任李日宣校計
陰謀傾害善良順順日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橫異
常僥倖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
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連過姑蘇雷連十日以女許配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天啟

十二

婚目中聞知因法林枝樹改調署選惟助是聞發于
林克世私藏庵觀收銀賣官鑒鑒有據都者削了籍
爲民當差仍追奪諾命內有賊私恨者還着撫按
提問追贓文餉其私創書院扁額雖去碑記猶在着
禮部即時毀碑回奏以爲植後聚黨之戒

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驛歸候病痊起用

兵部酌議族順駐防定畫日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
豈真相奴要害惟敵是求夫亦騎虎之勢苟安焉以
觀時變而流竄相依漸乃成聚將軍于是乎有生氣
有雄心而歷陞以擇之棄夜以試之聞有新從張子

大之廟堂之上亦不得不通情獎許雖處遠方戎一道也俄而分曹漸廣噴噴漸西因旅順之奔地而嘆息焉見金州之沃土而垂涎焉豈恢復之高名而先手焉意他鎮之坐糜而做視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眇視乎同列局已開而力不副則歸咎于比隣東之于登也卒多激詞而登之于東也認爲諛語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乎傾者撫臣以張振之節制屬登而爲額倘處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爲經費籌科臣王慶尹臺臣汪裕亦認難之科臣李春生則又切切然意之議論幾同築舍總屬旁謀事勢有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假使決要非意者亦自下論于此大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寨起遠以襲新城則諺也以爲牽制之遊兵而練舟師以召水熟海道以通關則不爲多矣以爲撫招之要地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致降民無使爲如用則更不可少矣此東鎮之平論矣若夫旅順之撤張懸置倖功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試觀毛帥孤懸海外不至險然難至勝所以至安今宜令張振暫屯返昌爲楊帥前鋒養威蓄力以待大舉或風日可戢不時遊兵亦不得輕騷擾入致有疎虞其挑諸兵城子驛場口不費多金不

延時日鎮臣輕重已見一班宜定爲張振哨之地第究觀情勢則張繼善實視旅順爲畏途而反托張振之爭駐以速其歸東鎮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乘部題之改局以掩其奔皆可勿問也

賜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奠以酬講讀之勞

選駟馬劉有福尚六公王齊贊元尚七公主

八月

御史石三畏疏請京察三變

科臣吳國華直科部郎曹欽程奉旨曹欽程既已

力攻群黨况見在陵工督理不必苛求周詩雅熊江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一四

自今時天下物議近乃履命諸詞非緣行而定是徇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顯是徇情報復周詩雅熊江吳國華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追奪李朴于玉立誥命

御史張誦請廢天下講壇奉旨都元標孫慎行等

從吾余懋衡俄刺藉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姑

冠帶開任其束林閩內江右復州一切書院俄着拆

毀墮田土房屋佑值變賣催解助工

上諭閣臣等楊建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故未完職

私行彼處撫按立限選比

賜贈國公沐昌祚特建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祭十六壇工部給價差官造墳吏部行文該省覆造極至南京祖塋安奠仍與議

別如盤丁紹斌黃立極馮鈺俱入閣辦事

戶科楊文岳奏海外獻俘中途更換疏曰聞毛文龍春初折木城等處之俘獲多功舉朝言之無

不色動項接登換武之望疏云七月初旬毛文龍差

汪崇啟等各解到首級一百二十顆活夷三十一

名內遊擊董武周所解七名到中途逃去二名當即

拿獲其一名情惡而死又云董武周稟稱所解七名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天啓十五

行到廣鹿島忽毛帥差官已承選解活夷六名趕來

持令箭稱前達係六王子管家今有機密重情者速

將前達換回職讀之不勝驚悚夫以兵家之事類萬

分隱防始保無事乃解官疎虞致俘夷夜而逃進而

死徒斬首以報斯其真偽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事

範圍大異獻俘之事奏之皇上告之宗廟何等

大事乃不覓符信不聞移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

人不同各姓不一前解者不審何以處法候換者不

能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候更換易生既不重殺亦不

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伏乞嚴飭該鎮查審真偽合

速行回奏方議紀錄仍諭毛文龍以從開報軍情須急加敬慎務求真實以副朝廷委任責成之意

樞輔孫承宗法關門兇兵嚴省餉七萬有奇

冊封任氏偽容妃

來德廷稱首九邊

九月御史張繼孟疏陳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二清盜源一

猶載船一嚴倉哨一足兵食一肅鹽捕一嚴操練一

除民害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相樹曰儲經畧曰選將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天啓十六

鎮曰阜軍指曰惜才臣曰尊曰路曰鼓邊吏

罷大理寺卿曹珍以刑科讀士聞論之也

吏科黃承吳進仰佐銓政疏一嚴州縣之舉一疏部

屬之壅一預選才之儲一清吏胥之弊

御史賈體察請蚤定爰書奉聖旨先帝升遐朕

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揚述

左光斗等妄希定策申通王安引為移宮之事想違

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縱聚

恃強不許康妃從後來旨乃通令眾驗出宮先

帝體尚未寒言繼在耳

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跪揭
明斥于前天朕心惻悟確封于後將始終榮祿恩
禮有虧于朕皇考且不得爲純孝卽寸斬楊璉左光
斗何救于事况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
招權納賄罔上行私黨議延弼野壤封疆錄案既定
猶貪其重賄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
園遁竊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及文言事發奸謀
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其罪剪所忌
而肆其兇信口裝謬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彰
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延弼處決傳首九邊楊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十七

將前後事情逐一確審原具招詞從重擬軍限十日
內開結仍送鎮撫司追賊安審既成就依本上說
的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
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並示將來以招
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因循諛妄等語邪正炳如日星
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如等生感 朕紀小說便着
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
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與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
衆之罪

門工成賞敘諸臣有差

大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哨探巡河陷沒大將軍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具在姑令戴

罪立功樞輔身膺重任著一力擔當督撫道將嚴加

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戶科陳序疏糾諸臣奉 聖旨孫居相身賣東林賄

賄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萬一千有奇又索取黃金

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着該撫按提問追贖助工

梅之煥以孫居相爲介紹出趙南星之門贖巡撫入

王安之幕固結私交及楊璉趙麻城盤桓垂涕黨惡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十八

異常并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官

御史卓邁上言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

首周朝瑞楊璉受賄黨議尚在追賊楊鶴江秉兼夏

之令薦赦有據卽係同惡不黨重寃姑從輕削籍爲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蘇瓊余令中林一柱力犯克錄

致遭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貞從重議處該部

知道

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盧謙泰孫

居相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奉 聖旨崔景榮東林

的狐儔奸細劉保爲腹心着削職爲民仍進查諸命

李徵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違著該部查核具奏。李孔虔、耽耽、邪黨、劉職爲民，夏之今極詆毛文龍、秦漢封疆者、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吳世科冒濫兵餉，新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贖助工，一切私記私揭粘貼通衢者，着該事衙門嚴拿究治。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格職追奪諡命

御史趙胤昌、程李瑾、劉慈爲門戶削奪

丙寅顧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爰書從之。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上

遠惠世楊至，許顯純等嚴陳成獄，刑部等同招

十月

初一日，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因而請餉。

上宜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賜上方劍坐蟒玉

帶銀英經，尋還東已而復賜聖諭褒勵之。

詰勅房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時魏忠

賢擅權，懷賢目擊不平，每閱邸報有摘發逆謀者及

楊建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哭，遂加圖謀旁証，當如

任守忠即時安插等語，適有工部異目。

忤瑞徽因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適者稱之在臺。

必及及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縉紳親

友，皆手札往來，輒寓威情，義形于色。同官傅應星即

遊瑞瑞坊也，聞之入告，進瑞瑞大怒，徑差旅尉將懷

賢緝獲，楊宸發雲鶴，泰其投結東林，昭納左光斗等

妄談朝政，腐古學送鎮撫司，僅旬餘已繫杖下。

御史潘汝禎疏奏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

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

十一月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二十

旅順城成

詔停刑

南道梁克順疏奏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贖，趙時用陳

以閹割奪先是論者欲坐廷溺以逆罪之煥，力言以

明其無科臣陳序已泰之謂奪矣，而克順復爲風影

之說，泰以賊私若趙時用則謂其曾屬廷溺陳以閹

則謂其結納楊左故復罪之。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廕

并勅山東鄒滕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

推毀，言妖賊未殲，不應建祠，詔從之。

決致賊勢蔓延民生焦爛乃倉皇入乞若非允守燕
朝而之堅守總兵楊學基合兵破賊彥尚得修口言
功邪京視碑詞適為識者所笑即其在事之勞資惜
亦無足美于之世庶則無以爲軍功歟
尚寶司少卿劉志遠再疏奏原任總辦孫慎行株連
去職禁向商舊家臣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
宣付史館
經畧遼東高第 奏論總兵當照舊制初見軍門必
跪恭恭謁受其節制
部接出 詔選 皇弟信王妃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天啟 三十一
次第三朝曠典于焉乎新舊其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祖宗之顯祐亦內外執事之勞賢輔臣務勿替
襄厘蓋至各官處恭厥職枯槁惟勤朕心實嘉悅特
用加恩賞賚願乘謙加尚書倭仍賜坐幣一葉丁細
就黃立極各賜坐蟒一襲設官如故錫鈐加太子太
保俸官如故各賞銀采段表裏各異街給與應得
誥命以示眷顧內臣魏忠賢欲圖謀碑特奏事况
多祥僭僭者苦心歲加祿米一千二百石其督工官
黃克績等八人俸一級賞銀給絲表裏各異三秀陞工

部右侍郎李養德加通政使楊夢衰改太僕寺卿各
賞銀給絲表裡漕運等各賞銀
通封皇貴妃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上疏自辨并參原任御史胡承
順陸師贊易應昌房可壯并通判歐陽霽則奪
附科臣陳顧昌詞臣陳子壯職還奪 許命時論指
摘試錄內有肅王失權英王擅權等語故也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盤馳驛回藉調理
刻宗藩限祿成書
戊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
皇明通紀卷三十六 天啟 三十二
御史王時英疏奏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順則奪
工部侍郎胡世賞開任
御史梁夢環疏奏唐世濟開任張浚徐如翰則奪
建陽州知府劉鐸僧人本福偶携解職詩三章至
京師爲田僧王蒞民通執懸坐詩詞爲讖詛 朝
政下本福鎮撫司獄而并逮錄
禮科張惟一陳開門積弊六款一日屯田之弊與屯
本以佐餉開門修言之然五丁力作不足償一丁之
餉一日村官之與夫營伍之中累徵徵金者盡官也
委用不諱道臺一營多至百員見子戶科疏奏者

旨周宗建提調追賊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
地方官奸生違玩併着嚴追速辦限次年正月回奏
吏部奉 聖旨肅心湯會稽着聞與韓浚章事極可
觀察處浮疎未盡其辜着削了藉爲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

御史張樞上言奉 聖旨陳伯友附袁化中周朝瑞
而疎明通顯蕭毅中借援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清
華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奉 聖旨李承恩王昇養贍地土盡數運官其
星用通紀卷三十六 天啟 二十五

裁扣見年子粒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
以助大工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奉 聖旨海外頻報俘
數勞績可嘉但不保頭目張魁告獻未可輕舉着該
部酌議行

御史徐揚先奏工部侍郎董應舉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太保賜蔭建坊褒
其好義施仁也

十二月

兵部奏議海外情形奉 聖旨略屬國率制奴酋

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董着朝鮮國自行處
分登萊撫按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照舊內備議察
非常以消寇伺

以楊殿爲總兵鎮守山海經畧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奏太常少卿金世傑撫按提問追賊

副使米萬鍾奏議王繼謀削奪

削奪原任太僕御馬孟貞易州道副使韓奇象原任

吏科方有度

削奪跌陽調律程公補冠帶閑住

御史何可及疏奏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復少卿倪應

星用通紀卷三十六 天啟 二十六

在削奪

削奪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善等

削奪萬邦彥

命楊國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

方

御史陳廉謨疏奏原任吏部稽勳郎中劉廷諫文選

員外孫必顯大理少卿董養劄奪

御史石三畏疏奏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

尚書沈徽升閑任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御史盧承欽疏奏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

兵科給事中李選知奉 旨制奪

刑科潘士聞疏奏大理寺少卿吳之鶴四川道御史舒榮都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制職爲民追奪謫命

御史王拱疏奏方大任國徒追職

吏科趙典刑疏奏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鐵楊新期制奪

御史劉宏光疏奏議自省賴良住張篤敬奉 旨削

奪

刑科蔣光先疏奏周希令蔣允儀趙延慶奉 旨削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今

文書房遞出揭帖奉 聖旨朕弟信王婚禮合用府第着該衙門上緊修葺務要如法堅固毋得滲漏

虛糜工程該衙門知道

賜工部尚書黃克齋馳驛歸

改陸歷萊選撫武之望爲南兵部添設左侍郎以烏帥不受駕馭與之不和故也

御史吳希中再糾閣臣奉 聖旨次輔丁軺職 皇

祖初起蕭廷弼時卽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爲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歎吳希

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敢放恣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虧辱大臣顯與廷弼一樣肺腑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褻亂本當從重嚴鞠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挈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梏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謫命該衙門知道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六終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二十六

明倫彙編卷五十七

太學江旭奇訂

天曆六年

五月

御史陳以鼎劾大僕少卿劉開史部郎中吳維祺工部郎中呂大孝府戶部郎重述先閑在

結事中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營務十一款一會補之制宜復一聽用之課宜勸一火器之技宜練一

勇衛之器宜整一營馬之補宜令一選壯之居宜

老弱之汰宜黃一捕官之任宜重一捕總之居宜

明通記

奏著天曆

定一歲之官官一歲禁之今宜一

刑罰士則此糾不簡之臣奉聖旨謂欽程不簡

治亦宜明簡其長常差仍追奪命其領過陵工銀

兩務要交詞明白方許回籍

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尉宗建張慎言

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遵左光斗顧大章

等家屬奉旨行撫按提問追賍如何久不回報顯

屬違玩還着移文各省重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聖諭朕以眇躬續承祖宗大統而遠

易會陷未見恢復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

一查振創立奏庸功過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

其于山海關已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足維爾經

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預其務毋

心料理盡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

進毋得觀望不前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

心毋相推讓其犯武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

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事機庸功既奏封爵朕所

下詔如再偵事祖宗憲典與朕決不為姑息朕

先故諭

兵部奏進奴商已寧遠塘報奉聖諭朕覽增報賊

文書逆奴志當破城中道將諸臣砲打火攻賊營中

逆奴逆奴然已首降克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特

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

十萬為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

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不可以小勝自滿仍

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

懷欽哉故諭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聖旨屢報捷肯朕心嘉悅

袁崇煥已升食都御史滿桂趙率欽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著查明優敘

順天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 上俱嘉納之勅部議行

諭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期切實要有曾經人道過者不得勦襲實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授承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襲西洋砲以資防禦

刑御史石三畏籍以其條議輕率屬舉欠當故也

建陽陽揮下劉鐸刑部獄時鐸供扇詩為歐陽廨所

明通紀今 卷七 天啓 三

兵部修津六事一廣諮訪以儲將材一搜猛士以備

市買以充撫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 聖旨據報奴酋盡數

國象深慰朕懷恩者累加偵探亟加職守實事以備

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前總大駕工完魏忠賢加恩三等詹第任一人都督

金事賜勅英廟劉忠加恩二等詹第任一人錦衣衛

正千戶外銀賞有差

南道徐復陽疏奏會汝召繼士前都士膏等奉 聖

旨會汝召附邪黨羽翼邪官希圖定策魏士首倚

恃應廷弼同嘉謨必肆貪婪驟躋臬憲都士膏作令

不仁應親無父典試策文誦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

逢年章允儒領錫嘯丁乾學應膏謂李繼貞都着削

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重承業文氣稍平姑

照前旨都士膏賍私狠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

賍以助大工仍據賍從重擬罪

戊張慎言連周宗建繆昌期

前總兵楊嗣繼為民以應接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

明通紀今 卷七 天啓 四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等問成惠世楊

有止 余

緘追太監李實以欺君蔑旨奏誣諸臣奉 聖旨周

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廩題稅段數目又指勒袍價以

中后所失	提督軍務	以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	經畧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禮畢辭歸	朵顏等衛夷人炒朵兒進貢	三月	北之論	新公曾等項千金猶未稱嚴責後致有提家屬近	應天巡撫毛一鷟按臣徐古奉吏部咨文將曹欽程	皇明通紀	特加恩處	下刑部依律從重處罪因獎諭厥臣魏忠賢之攻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	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旌旌	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	其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于請說真	其說周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	其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
------	------	----------------------	------------	---------------	-------------	----	-----	---------------------	----------------------	------	------	---------------------	----------------------	------------------	----------------------	----------------------	----------------------	----------------------	---------------------

以激勸將士	給庫寧伯魏良弼四代諡命	賜魏氏卿養贍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問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	餉兵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	宜俱得與議據實密封馳奏不得參商	詹魏忠賢弟任一人都督同知以獲王用行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恭論閣對禁近之人	奉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鄉儀	皇明通紀	光受前狼藉兄在追離周大成節旌不堪久依門戶	豈得間對大典俱着冠帶閑任其汪汝祥汪汝昌	當汪文宗旂心術險邪笑惑國是招權納賄消亂	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地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	仍進奏諭命該部知道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三	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查	諸姦孽疊疊于骨肉播風影于宮闈詢安林清于	筆端指婦挾嫌其徒兇顯皇上神明洞燭其隱微	視其賊聯今成書以揚祖德而肅臣紀
-------	-------------	-------------	---------------------	----------------------	-----------------	--------------------	----------------------	---------------------	------	----------------------	---------------------	---------------------	----------------------	-----------	---------------------	----------------------	---------------------	---------------------	-----------------

御以辛九官請久任開最官無備道諸臣

以楊國棟梁在朝渠家顧王維省何汝賓充總兵官

鎮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閩中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緩述其

不便者有四、不允

中使由金關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

王鳴玉林宗賡周洪謨彭汝楠張唯一陸文獻臣國

璋黃永吳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

弘昌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慶環

想芳劉德師張鼎謙陳世倌袁麟王瑛盧水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次首應瑞倪文煥王時英劉永謨陳朝輔李燦然等

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場亦弗省

御史辛懋芳劾罷丁詩敬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憲區大倫魏說制等

升舉自肅為恭順代袁崇煥管寧而道事

以王之臣經略遼東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率

聖旨奴報崇煥當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卿在關

內互為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舉朝公議停

妥方行會撫豈是贊員崇煥已奉旨宜即星馳赴任

力籌邊不得疑慮推托今改經署為督師出鎮總理

遼東獨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務以不致其成

至意國鳴奏遼東交代不必套疏

封西洋砲為安國全軍平遠靖虜大將軍道官致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邊才最難儲之宜預備兩兵科袁

玉佩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經

急邊差獨苦處之宜優調雲貴按邊近役優處而奴

氛更惡則巡關一差已兼按邊之役存心呼吸蓋與

撫鎮諸臣共之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處哉

刑科陸文祿疏奏東西倡撫恩所以佐前籌邊後効

而有可早告成事者莫如熙奉 聖旨結駁局以併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力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服遠安前經

次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今當廢論

各頭目計其輸誠勉以忠義有能轉蘇崇明邪妄者

即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黨悉從寬政庶然事便

可結局至于薦起其忝而奏崇煥皆屬未當還着酌

議行

刑部左侍郎沈濟奏陳南北制取方畧曰治西南夷

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遼東為神

京左臂控制諸夷其當恢復斷在不疑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項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准平遼總兵王文龍
揭前事等情到院該職看得奴酋勢依數載海外自
信捧制之能。朝中亦推捧制之力。臣愚竊意其或
然不虞今歲正月奴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
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造內地者重二十有日畧
無踴躍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擁濟瀋陽伏圍再至
一似不知有捧制者然茲續塘報尚叙去年十月間
爭其於大舉入犯越兩月餘聚乎未聞真風馬牛不
和及猶且日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耶惟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五 天啓 九

且口先接而獲八會寨之捷捷挫其西南之鋒名耶
建之手文龍者疑師海外以捧制奴酋為職者也果
能捧制使奴不敢西來即不屑屑然於零星摘斬呈
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捧制使奴無所顧忌而
直縱日擒斬而日解提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伏
乞 皇上責成文龍專於捧制上着精神務圖擊奴
之至計則其功真有大焉者矣今茲停解宜 勅登
撫李嵩研膏的確就敘 奏決非惟重告 獻之
大典而且慰苦累之罪過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
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巢穴不得輕濟今着登萊巡

撫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重遠已經三月
王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捧制據所任頂彌島去奴寨
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王文龍當自己
督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
都察院周應秋奏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劄奪
下周宗建錄目期北鎮德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時有 旨遣攀龍官舫撥于十八日彌瀆
而攀龍先于十七日夜溺國池然有遺疏云臣雖削
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矣謹北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五 天啓 十

百持此以復 皇上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疏曰臣
以書生從督師輔臣孫承宗與舊撫閻鳴泰後方王
恢復時論是之不意已竟有寧前誇及錦右始終共
關外之事則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今 皇上已

勅臣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遠以西便當龍地
分設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漸圖恢復如
總兵趙率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
共六營後勁屬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

俱其信地總兵滿桂則駐軍遠鎮前中後各一軍
馬步亦六營前鋒局之中右一所寧遠一衛中後一
所俱其信地而今其司三路哨探遠出錦右又所以
明一軍之耳目大抵兩鎮更迭而前交相爲援今年
滿桂在寧遠爲前鋒則趙率後爲後勁明年趙率後
東出錦州爲前鋒而滿桂又在寧遠舟師及西虜夷
情隨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又跨而前則錦
州又爲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入萬餘臣每對人言
戰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捷處
處堅牢如此作畏惡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創于樞

臣明通紀

卷五

天啓

上

輔孫承宗然行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伏
乞 勅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開坐一節 勅書兩道
職掌遵照等事

命成蔭明遇黃龍光鄧漢鄒維德徐良友時江西巡
撫郭繼登諸臣擬城旦奏復 不允龍光更發邊遠
急著著伍尤爲慘絕

叙寧前功次開部鎮道文武諸臣俱進階錫陞而服
臣恩蔭尤隆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

應天巡撫毛一鷗疏題犯官周順昌奉 旨下逮臣

等奉赴公所正副謝爾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倉猝
勢甚危迫臣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爲捍蔽力諭道府
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初繫無虞而奉 差官旂
童巡把捉不定驚僞却走東益揮號攘臂直入後堂
致踴躍踐踏板接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臣等速調
防禦官兵以次鱗集衆稍奔散而從役內有李國柱
者因驚竄獨先蹈傷偶繫矣臣等竊念事莫過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
舉國若狂幾于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
巨測至此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縣官往即就

臣明通紀

卷五

上

緊要請令府縣爲促開讀而官旂不應遲迴肅崇訂期
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繇肇也除一面將
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即日解至京外仍次第將
緝犯渠魁另行正法以重 國典以尊 君命奉
聖旨愚民狂逞至於擣傷旂旛離示變起倉卒撫按
等官平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
還著密拿首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該當等
處私造書院置行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道先是吏
科都垣魏大中在被逮則冒聞而哭之道經吳門公與
約婚期奉酒炙相持慟哭以此報忠賢怒李實欲得

忠賢繼起，情緣違事，雖公等疏上，忠賢遂相旨遣
官，請速順旨，即使至郡，據實自詣，至名時，吳已
疾，陳文瑞公所後士也，夜半叩戶求見，繼林而憫公
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
泣，乃悉召故人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
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領神名，自
若，解行所知，曰：司隸屬子，數語千古酸鼻，君獨悲
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勝
曰：此龍樹巷，情屬者，阿已許之，今日可了，不了亦
一負心，乃呼筆題之，字大如斗，體法遒勁，後歲年月

皇明通紀

卷七 天啓

十四

日，援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州號哭，聚者有巴
不下數百人，公因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大牛
羣毛公，自權不協，與情，據有司，數易置，公母使贊聚
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至數百人，皆
官吏，請亮節，何罪而朝廷遽之，如昔人不解
司馬相公爲黨人者，或悻悻若怒，或惻惻若悲，或哭
哭若無言，或音若鼻，而無以自明，相守至昏夜
猶不散，且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者，蓋迷四皇皇
也，開讀之日，鄉中士民送者，無慮數萬，相聚謀曰：吾
憐小人，無歸上達，天子頃嘗投哀，兩墨，覆其麻，救

或曰：此皆東廠陷害忠良，雖據按可奈何，吾輩
耳，相足惜者，諸氣激烈，有諸者，雖生變，稍加慰曰
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爲吏部門戶計
不如乞命兩臺爲得，於是百姓皆執香迎順昌於縣
署，號聲震天，押汗如雨，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
院，時撫按未至，人情洶迫，天地陰慘，諸生五百餘人
公服立門外，私憂曰：人心怒矣，特以 天子詔不致
聲耳，撫按至，事未可知，我輩代爲請命，差足慰百姓
無貽桑梓憂，諸生皆諾，頃巡撫毛公一驚，遽按徐公
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滿川轟轟不

皇明通紀

卷七 天啓

十四

辨一語，諸生王前，謂有儀文，震卓，楊廷樞，度獻臣王
景，哀微，朱陳，郭，郭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於門，痛
哭而陳曰：周給部清忠，竭亮，與望久歸，一旦以觸忤
權璫，遂下獄，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 天子
重臣，何以憊渴渴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
痛哭，毛公流汗被面，慚愧不敢出一語，所尉文之甥
等，妄自尊大，不察吳情，持械擊百姓，且罵曰：東廠
是官，速官，還容，展重，重，重，百姓類，類，等聞之，還問
曰：爾言東廠是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所虎而豹，聲
曰：速刺若舌，自出東廠，將何如，創等不勝憤慨，皆

卷五十五

大呼曰吾輩天子部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
刑百姓使者千計而覆水不收之勢成矣時變起倉
卒諸生皆驚避毛公益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敵讀
至夜分百姓漸散從尉李國柱威餘或匿斗拱間或
升屋走因得全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素者
繼吳人漸消升胥江阿知也登所揚揚暖舞市民一
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獨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
舟蓋其天冠所得輜重悉投之於河諸旂僅以身免
始知城中有變踴躍而逃唯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
情稍定人謂吏部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上九

全者嗚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若吏部嘆曰以我一
人貽禍桑梓而且目不暇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
臣也豈得引高公不屏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成灰則
高公亦得引高公不屏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成灰則
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
神廟榮廟李氏焚祠并于張順燬之墓
賈劉光復太常寺卿廬一子入監
命清查京營軍馬重慶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奏
奏歸地方失盜查捕營額軍一萬止五千人應役管
為盡各樂生建親科道查核故有此 貞

祭巳千時自署古日臣下擅權又曰王兵喪

下李應昇錄德司嚴究追賊

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奏臺臣張祖孟則奪追賊

命浙江撫按解黃尊素來京究問時吳中有開諍之
變于是旂較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
議

下周順昌北鎮撫獄

刑奪吏部郎中李日春

兵科詳國親上言臣於本月二十二日接得偏沅巡
撫周夢得熱省沽危一疏准貴州撫臣王臧咨言三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上六

月初三日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
至初七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回營至二更賊勢
甚眾漸逼營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
止五鼓督兵董敵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利刃成于營
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
將麻地孫官堡焚劫漸逼城下勢若燎眉等情到豫
繼讀之不勝駭嘆曰近報着實被殺竊慶西南事可
漸次肅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謂餉不果應
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錄無餉之致
然亦有難以為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為時幾何豈無

前榜腹能握之千載月者而不推之待旦乎賊執甚
嚴利迫營壘各兵懼不能支紛紛逃散令雖禁止是
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爲歸咎卸
罪之地將服誰乎即偏沅撫臣閔發澤言移駐偏獨
健率現兵數百巡張聲張虛而有裨實用乎招集調
募俟兵力稍勁是馳赴援緩而有濟急事乎徒爲安
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故簡命王城聞亦夙負薄
名受事以來不加作何則度作何練智使將不能制
兵而兵輒恣蕩將賊衆一蹶驚鳥散遁孤將已云
公平日之威令安在傳宗龍識諸酋情選擇而使無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天啓

十一

奈勞勛久而倦怠生任事之心與願息之心交橫于
胸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臣者固有軍旅之寄同
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威則共功敗則共罪伏
乞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合謀分應
以遇賊鋒兩面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
調都左詹事沈演上直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
威治亂何從轉調在彼憂盛危明敝并一得其一曰
寬猛應酌時宜傳曰寬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
則民畏畏則濟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今法紀
事新人心震盪自今以往惟當顯示溫權以與更始

法不勝刑
刑不勝法

果能漸除賈賈不追既往即有風聲亦不深貸無爲
反側自疑故作不端以抒文罔皇上每事必法堯
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以破除陰險曜日和
風乃可昭示容惠曾見上天有竟日雷震者乎其
日祖宗成法宜守太平何象曰衆怒忿苟未當
即以臣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然奸不戢於嚴
刑而戢於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文皇時四有
情重法輕者欲重擬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
之詞雖貴民弗信矣其如律又有冒支官糧者命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天啓

十一

發之比覆奏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發出爲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
職要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猶僞微暖一時
神明獨斷未必悉中情實故直付所司不以臆決亦
虞舜臨下以簡無爲而治之道也其一曰假處經費
以程工作三殿並建萬國觀瞻榮可稍緩第工費
不費兵革未息財賦國家之利將虛實不可以示
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司農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
支左缺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令主者會計每
厥工料幾何經費幾何於司空者舉入幾何前方議作

之需閭閻經采之屬燕享驕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
羨者俱改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衰而息之度可
當王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既積之累歲工自成
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爲焚林而田見
影而餐翹枝太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示人殫匱之
形使役夷好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觀餽之計斯亦所
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較者
倘蒙 采擇施行臣忠已効退就隴畝死無所恨矣
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朝通志

卷五十七

一

卷五十七



皇明通紀卷五十八

太學江旭奇

五月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潘氏係潘者女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聘爲側室時年十七五年而仕身故氏生子敦復僅八月仕先有嗣子包藏禍心謀刃敦復兼備嫁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襁褓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後不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等俱在韶甌值族兄惡棍結連巨室飛禍構之其家幾被氏號天禦侮訓體哀求事難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八

天啓

崇仕竟以憂卒存庚七十四歲年僅五十三年沈氏係沈尚之女卽歸舉人吳敦復時十八歲後敦復身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於時新喪孝廉家却叢起豪橫踏籍義欲取卵破巢氏日與潘氏相對啼咽亦時被涕上慰老姑下撫幼子笑哭在疚不遑寧處後事得解卽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遊庠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秉介上海縣儒學生員係貴州巡撫勳異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刻不離左

右迫弱翼病秉介萬端療治以至迎神買卜等項輒

至垂暮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願爲之烈父病篤

時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嘗自闔戶引刀割股家人排

闥就前抱持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

介哀慟卽絕家人以水藥灌口踰宿而甦是時臥病

床褥不及躬撫父極乃以臥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

上食不輟令人扶掖於床上微作跪拜狀氣息奄奄

有疾而無聲遠近聞而哀之自父歿甫及匝月竟柴

毀骨立以死

緣呂期卒於獄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八

天啓

應天巡撫毛一登勸奏請以奉聖旨毛士龍發還

遠充軍金妻着伍夏嘉過行賄得官口供甚確依律

充徒不准納贖奏志禮制籍爲民道奪諸命其餘俱

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唯一直科寺臣許志吉奉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奉孫瑞刑奪革去恩廣

王恭厥火內有火藥局火起砲發沿近居民已無噍

類計塌房一萬九百三十間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

名

時風雷旱地震火災天變屢作詔百官修省

虜報甚急管師王之臣請發兵馬是械糧餉一切軍需以爲防禦實着

黃單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遣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惟補司空以便料理

改御用監爲安民廠移王恭廠神尾錢糧等項於內免修造也

烏師報會安堡之捷奴賊欽民北上欲還西寇官兵乘機奮勇深入攻尅會安堡接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其夷三十六名

千酋挾貨虜酋于兒罵同母弟言娘子軍衆執舊帖皇明通紀

卷十八 天啓 文崇實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會館諸祭民甚相

京師祈雨

兵部尚書王承允備陳修省之實疏曰刑獄繁生人命重以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累因半歸詔獄

追贓卽以卑命惟其人自不寬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拉律費首與絞斬同難痛

快之事每足干和請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費使罹法者目擊自作之孽比附者幸繼祝網之四

疑惟輕者或開其誦除減免之一線罰當其咎者仍

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賜春此其時

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

土木不如急軍儲諸議被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被無

可被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

竭澤之後能無魚盡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

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朝輸養其肩

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敦大候鑪宇廓清再完堂

構未爲遲也此皆老生之常譚實爲救時之針砭若

夫傳宣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稟擬還歸之

政府甄別品流或以疑而成溺不如以邪正盡付之

皇明通紀 卷十八 天啓

公評此皆舉朝所欲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皇

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端振刷已極苦

心畧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故敢盡血陳之

廟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差之情奉聖

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軍情欠

調督惟因府侯推別用其軍處防禦事務著左輔以

原官管理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還關門內外

大小將領俱聽總率徵調處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斂以謹天戒

朝天官火

削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詳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貴州巡撫王城請勅督臣撫撫黔陽等結西南全

局

大學士顧秉謙進呈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寶錄副本俱奉獎諭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自魯欽驛跌城氣類張助逆

仲苗蟻蜂動費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

聖以通紀

卷六

上

日而十餘至臣與撫臣王城一面告急於督臣朱鏡

元一而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一而會集司道諸

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攻河沙壩之

僱兒畫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之狡夷

爲之奔氣繼遣雲鵬等追逐於趙官堡小戰三日

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算水內水外之賊奔走貴歸

今道路復通城池無恙謹以按聞

六月

工禮二部請給製忠賢魂大用魂志敏製劍等祖先

祭葬時令將命官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日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

倒屋死傷災餘

初六辰時皇子薨逝

發銀一萬兩賑卹王恭廠一帶居民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題請賞卹元化同

部元化以所願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彭訥上嘉

其急公准令回部

周順昌卒於獄

周宗建卒於獄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

聖明通紀

卷六

六

欽天監選擇時已選中大典縣民用全女年十六歲

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即今聖母后也

閏六月

時京師荒旱降詔卹民

黃尊素卒於獄

欽天監欽奉聖諭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二月二

十五日卯時撤祭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

納徵發冊二十一日安祿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

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覆忠實奏曰告人吳崇吉直隸徽州府歙縣人

吳養春家資巨萬爲富不仁一內結交縹紳霸占黃山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先日巡按御史駱駿俊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官卷案見在養春用賄賂藏至今仍舊公行霸占近同大工肇興採取黃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植難以獲利家人文節持書一封前來打點停獲採木旨意養春又私創崇文書院假以講學呼明引類谷立門戶乘機挾詐積有萬餘於天啓二年六月內奉旨拆毀天下書院吳養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改爲書館招聚朋黨仍講道學有弟吳養澤同

皇明通紀八 卷八 天啓

七

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子倚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餓死家資數萬今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養澤夥計因養春將養澤一家殘破心甚不平時懷忿恨吳榮同籍行至懷鎮適遇養春竟將驛行李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逃散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端况官情弊惡榮不甘具告到縣隨將其黨吳君實吳遂叔程慶庚許應章應薦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各供情相同據此稍看得犯

人吳養春父霸山場獨專其利故將奉旨拆毀書

院私改別館欺君抗旨其此爲甚均應從重追擬以管巨蠹者也奉聖旨欺君抗旨父霸山場犯人吳君實吳遂叔程慶庚許應章應薦茅培俱着該縣監候其未義吳養春等着錦雲衛差的當官折前去與同撫按提拏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賣木莊銀數着并着撫按嚴拿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駐解通以助究大工該部知道

浙江巡撫臣疏請建立魏忠賢生祠於四湖允之

賜祠額曰承恩

聖旨朱雙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同夢得

皇明通紀八 卷八 天啓

八

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

李應昇卒於獄

追虜

南道羅萬壽上言罷稅皇仁已普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俞旨這宜顯示見衡使商人等願得爲樂境至帶像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前盡行蠲免已往在官印着扣算過民便在吏書者不得復額花月元年以後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急其新其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榜貼使百姓曉然共見其聞知朝廷與民休戚至意該部

知道

上特勅令總兵趙率教務操軍遂并速遞將官駐札

前屯

南臺御史袁繼勅吏部尚書王紹徽開往陝西巡撫

喬應甲候勘

下周啓元鎮撫獄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奉 聖旨徐紹吉忠得熱中

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平著官帶閑住鄭履祥

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除同輩縮符職方吳殿邦居

鄉多事橫恭公祖立逐身績以快已私都着削籍爲

皇明道紀 卷五十六

民爲差仍追奪該部知道

奴僑侵并西虜部落

太常少卿趙興邦閑住

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魏忠賢救減草場雷火

上賜獎額加原應二級

御史王崇浩上救下疏謹條列五款一曰求真品一

曰收人望二曰重老成三曰化方隅四曰嚴疑似奉

聖旨按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即着依

議行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爲厥疏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

司官責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飭辦溫國奇執法

及爲重犯求寬成何體體卽着冠帶閑住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鐔守

山海關門兼管四路

冊封遼寧長公主

吏部奉 聖旨施恩來張瑞圖李國楨各升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

時北地淫雨爲災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

急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議補冲損兵馬

皇明道紀 卷五十六

糧草極怕災傷死病

晉張五典太子太保廢一子入監讀書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奏

糾章下所司兵科恭看符安効良紳安應龍來 獻

在殺正正 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其內附以俟異

日之捷 獻何曲清道王鎮以爭蘇應龍之故謀殺

安効良紳 獻之使於曲靖城外也致安効良藉口

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釁其此爲甚如王

鎮者急當從重處限以爲邊臣之炯戒抄出版之

刑部奉 聖旨方燾儒原以繫獄不思悔禍又復居

關押法加斬非遇劉錫身雖法網仍肆奸食爲人資

緣加戍永宜李端以錫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

侯樹杜三策徐應秋制奪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

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憂恤至意着作速解

關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樓火

奴酋東侵烏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於大石門嶺七

遼河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十一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鎮

謀擬戍復圖鎮撫重臣方景陽因奸殺妻已干大辟

今又肆行邪術詛咒與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

擬罪要體乾解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

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

例優敘該部知道

東省鹽

東廠奉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吳君實等質對

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

見在舊養木植着差它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

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章應

薦茅培壩廠發落工部知道

兗東巡撫袁崇煥奏陳職守事宜奉 聖旨覽奏具

見石盡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權着關外另設

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心

置腹安有訪訕離間還着殫力防禦一意滅奴勿以

瞻顧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閩粵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奉 聖旨程夢庚等贖銀十三萬六千兩

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贖銀六十餘萬着行彼處撫

按照數足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

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助大工山場地二千

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土未入冊者查出

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廠臣魏忠賢報國赤

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繁極之浩繁省

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助勞茲功更

得諸命仍賜勅獎賜以示優異追賞銀五十兩采段

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所照

例優敘該部知道

刑部奉 聖旨劉鐸曾雪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印
便會官處決辛雲佑造成方景陽雖已物該還官戮
屍可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旆先係徇情實法
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愛

銀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擬
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
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十三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八 終

皇明通紀纂要卷五十九

太學臣江旭奇訂

九月

工科王夢尹奏江東有膏鹽頓之成局奴酋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數陳以圖恢復勝算一名譽之當重也海外參遊等官不下二百餘員而經兵部題授者幾何人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究竟得官易而人不知榮支龍鼓舞亦藉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爲除已經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皇明通紀卷五十九

請片授間與內地互相升調使叨升者感朝廷之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朝廷之寵榮而思

企各升既以爲榮官又以品自砥毛文龍亦得勇士之爲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兵多則難精而況餉不給乎爲今日計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四萬或五六萬就登津之本折逐項酌籌務令兵不浮於食在戶部既不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之虞而勇氣亦百倍矣一南兵之當裁也臣聞南兵出海時名雖難千至萬不及一千陰陽之消廢機寒之零落天不如地幾

矣何益乎乃廣東江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船水手之用外其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遷去姑存之虛名成畫一之紀律庶名實相稱而士伍無倚仗矣一餉運之當登也遼人存活全賴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泮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未免後時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充魚龍之腹矣一部落之當招也自遼陽腹寧潰陷後奴所得子女玉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日用飲食起居不啻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

皇明通紀卷五十九

制各抱妻孥相哭視昔之勇健悍鷲稍有聞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兒哈北關魚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顛懷怨恨欲逃無所此亦奴之短于聚衆也若勅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收其誘二之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慮不然者在奴地爲奴用詎不足煩我國度乎奉聖旨這條陳五款具見方略有裨東江軍務著該部作速酌議施行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九宗實錄并

論廣西副使曾學佺創籌時學佺有野史紀第一
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創爵毀板

平遠總兵毛文龍遵 旨奏報疏曰臣接得兵部
付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職竟不知所往須彌島去
奴寨三千餘里遠不相救者職自己審處奏報以圖
結局而部議又欲職移駐近島扼要反覆復讀且驚
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皇上念及
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於奴非不知者職於上年
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登節前後必大舉入犯謂石
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即經臣高策曾云得職塘報
皇明通紀 卷九 天啓

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雲從山發兵本月二
十日職即督官兵至沿江一帶令易承惠等進攻威
寧營林茂春王維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
擊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盡 擊斬之矣特苦糧餉不
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駐復難堡不能站住
保守 廟堂以奴殺兵徐師便謂職不率制奴以攻
國被敗正是強弩之末又慮寧遠全兵追逐是不
得不為緩兵之計以此指為不知豈不拊心長嘆所駐
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

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則真珠島以陸程
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鐵山之至雲
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又州止一百
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又州與鎮江相對不
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
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
里說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去冬移駐
雲從原為鐵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務以就便適指
為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為異議以誣東江今聞臣于
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親歷又州以悉遠近

皇明通紀 卷九 天啓
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
牽之極切職可不辨自明惟是令職自己審處一節
職請為 皇上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
次則算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終局
矣奴酋吞棟遼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若止
寧遠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失而西兵失東
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
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
則往來接濟容俟凍開直至清明節後八方放渡遼
及冬稍凍前無糧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使能站立

得定亦非易事。船軍遠至建濱俱係寬平坦道。要合戰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惡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順水陸齊通接濟則艱。賊守則得有可據之地。勢人心與地勢既已兩得其所以連剿復剿。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修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之事勢。緣向來廟堂議論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剿之實事。錢糧半饑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遇河便言職不牽制。豈不念全遠不復山海終危。奴賊不滅終爲國患。職于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爲因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上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蓄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更不以職言爲是。致有今日。及至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前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請船隻今方爲工。今都猶言不憚悉索以使之。將使麗人好聽乎。抑以此而赫奴酋也。竊恐東江移鎮卽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斷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處之。愚見歲餉而請二百萬兩。其軍少器械除所請發熟候農具防牌等項。除天津運解外。竟以部銀歲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達海上。以船爲命。沙沈

如尚請造三百隻。登陸造一百隻。今請加沙船十隻。破船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上年六月間職督具疏。請內臣一員并請着撫臣王化貞出海督臣部。督諸臣屢言之。知非東江一已之私。今宜今其出海。督督再加東江隔一標。鹽引照寧遠舊例官貢以補運脚糧餉。足用器械精堅。舟師備具。連路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託膳署之將。授以方略。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從從鎮得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連瀋來從三岔河通駐三岔。便可截在奴之渡。必如是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六

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神京莫陵。寔寧而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復遼平奴之大局。再爲尅期。不幾乎有次第哉。然不自今日始言之也。上年已具疏奏。聞蒙部可。其議謂尅期兩年不爲遠。錢糧百萬不爲多。似乎今日真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己審處之一策也。奉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駭。其請器械船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刑科黃承昊請設餉司奉聖旨黃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又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諡

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黃山木植久爲奸究盤踞差生事呂下開給與專教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陳違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該部知道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道 旨便道詳聞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議事竣隨遵 旨便道沿島詳閱謹先爲 皇上陳述民之情形自被虜遺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七

有來歸者男婦子女不啻十餘萬自鐵山至朝鮮之安州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絕茶皮骨僅存枵腹待斃甚有僵臥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床褥既向職等跪曰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疏奴一饑死亦甘心疏等憐之壯之而未敢擅許也一日獲兵大要選兵即建民其目前堪用者約二三萬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楚而示不殺體若度其年貌僅堪圖攻取陣戰之用惜食不克腹界械不精恐難以操率擊之勝也其南兵因餉不及時固無日不思南還也一日遣官三韓旣

陷遼東等衛捐糧千百戶等官就便而逃歸東江者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發職者有發職而無俸糧者無不顧食 公家一日之俸而効一臂之力孰非功臣之千孫而聽其流離項尾也一日遣生諸島中遺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試之如童朝紳等十餘人皆堪進取實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宜宜終銅海陵令抱向國之泣也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一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據冊借欠計九十餘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不得歸而竟繼死于登者有貧已徹骨而挑水度日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八

者及召爲人役使而寄食守候者此輩照應撫恤爲利而往其涉風濤拚性命不過權子母以求償取今本患俱艱亦不可不急爲之計也一日俘解自旅順至鐵山約二千餘里俱與奴賊拚殺偵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濟少以壯擒賊此當情也獨五月之戰時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回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英威可謂壯矣一日屯田島中之田堪種者而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巖或山坡溝蕩不堪而用力倍數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窘也一日朝濟

受能立

老接濟初歸通國皆山原野甚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實餉不過三道兵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中國之貨以貨易該國之米而該國仍稱皆如總數款而提術斟酌者天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鎮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即不謂吮奴首之精血亦可謂收遠左之子遠不愈於通勝一勝越海而南廣寧一漢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即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

皇明通紀

卷五元天啓

九

用間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道惟在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通民歸秦若何使之生全遠兵備數者若何轉爲精銳遠職之官條作何查支遠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情欠竟何底止統祈一皇上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本年八月初十日

老接濟初歸通國皆山原野甚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實餉不過三道兵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中國之貨以貨易該國之米而該國仍稱皆如總數款而提術斟酌者天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鎮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即不謂吮奴首之精血亦可謂收遠左之子遠不愈於通勝一勝越海而南廣寧一漢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即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

皇極經世

論停刑

刑部擬徐自國等罪名奏上奉聖旨是斬犯徐自國殺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其餘候擬登

奏

兵部奉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間城略地議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丕振數載遁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養弄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

皇明通紀

卷五元天啓

十

以酬非常之勛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應得詔祭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厥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磨第侄一人錦承衛正千戶加陞指揮食事紀用原磨第侄一人錦承衛百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給與應得

奏

諭命其鎮將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旅順將官李鎮貪淫敗俗被害人民揭告毛總鎮差官拘提鎮總與爪牙兵丁計謀十八月初三二更放炮鳴喊鎗金差官藉口兵無放火奪船逃

去

陸霍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鸞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

吏部左侍郎

制奪朱卿相

制奪倪思輝

陸康稜張履端蔡獻臣冠帶閑住

十月

宜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挾賞不遂聚兵千

餘在於清水崖邊住牧謀搶寧疆火燒莊等堡犯路

恭將張承憲戰歿

皇明通紀 卷九 天啓

李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據奏

厥臣魏忠賢恤小民之艱闕不給之資功德被于留

都矣至於捐俸以募造作築垣以固邊陲裁革食常

肅清獎賞雖建祠允順輿情顯類宜昭盛典其名祠

曰仁澤著南京守備李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

虔修築該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制奉

平遠總兵毛文龍奏請遣士一、例應試奉 聖旨據

奏現收遠士亦變夷之微權同文之譴議也科舉有

地禮部酌議奏說

東按察司曰曲阜縣一官廳 聖朝崇光先師條

典而局局生員一途舉青衿而朝墨授 儋輩先已類

之及其稍與事習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亦自輕

矣年來捐奏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以考

選之法未盡善茲當擇官之期可無更絃之鼓職等

集議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司道府會云改用舉監

之便以華廬之路優之舉鄉至頌也以考選之權歸

之銓部至公也以選轉優異之利堅其末路至密也

凡此者所以重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

孔紳之議曰生員可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

皇明通紀 卷九 天啓

一、記異數正為生員而設伏乞 勅下吏部於曲阜

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起送赴部考選一員銓除任

事與州縣官一體考滿陞邊倘舉過缺則以明經出

仕曾經兩院薦舉者陞補庶人知府而事免室嘆

於世職承承有光矣

順天府丞劉志堪奏 聖主寬恩威臣佑惡奉 聖

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首姑令悔過自新以全

國體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洗心洗慮日就今圖冠朕

牧睡威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其嚴禁張

已論此事衙門體訪拿究仍着實申飭行該部知

山東泰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計擒賊首鄭江等東

省以寧

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運廷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殿舉裏

茲經典是皆厥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算有定謀惟斷

乃成經始贊惟王之上用人則裕提銜致將作之勤

開節有方財用贏于久調勞來不怠庶民悅以忘勞

遂使戶牖可銘景宇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厥功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二

茂矣其晉秩為上公仍加恩三等還賞銀一百兩彩

以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十貫賜勅獎

奏

餘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敘或宜一體紀

錄俱依部擬以副前而他後效

直隸巡按榮夢環上疏頌瑞并疏請臣奉 聖旨

據奏厥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慮潛消亂萌

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係門戶居官貪黷程

註附權居間賦私恨籍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參數目

提問追贓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賣友沽名着

削了籍為民追奪諾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

除名永不敘用

削奪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四

制時沈應時周汝弼宣繼良

兵部奉 聖旨厥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謙德益光辭

歷都督同知可勝嘉尚其孫魏鵬翼贈錦衣衛世襲

指揮食事給與新銜誥命王禮乾等應歷弟侄王之

良梁桂石化林徐文弼李文學劉學孟李之榮俱應

錦衣衛指揮食事世襲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應錦

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者俱依部擬都

照新銜給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

係昭微之遺言慎王辰之舊德和協東鎮愛戴中朝

久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遠衆雖處
久客累主生聚會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
外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
牽制之著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芻輓朕
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進難遠民或精壯
可籍或別島可分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
處俾無重爲王累并力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罷
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中所開尹義等
事情一一明辨傳說之言不足介意朕之注念傳聞
當不減王之傾心于朕也王其悉之該部知道

呈明通紀

卷五十九 天啓

十五

十一月

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于宜郭尚賓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

御史梁夢環疏劾南御史梁克順削奪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禮部議覆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差賜謚廕與

建祠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義

僕等應附墓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廕庶

子鍾永千戶世襲

十六

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主客軍兵疏請以宣大山西
三鎮客兵盡行撤回即募無糧之遠人照數克補一
以免省直各鎮征調之累一以堅遠人效死之心
御史張汝懋請追請臣罪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
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溫多費帑金數多具有冊
案可查賍私易訊著行該撫按提問將奏內諸項勘
實勒限遠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賍數着
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

呈明通紀

卷五十九 天啓

十六

行省二勦與撫是也有勞當酌議者一餉是也有急
應撥頃者三壘田營哨稽查官兵是也有速宜嚴禁
者二奸民賣火藥諸夷輪助是也

十二月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奉 聖旨黔事勦撫迄

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意見互異這本議裁撫歸督

即督兼撫便銜制而專責成說的是依着行王璠楚

人不便督楚聞奏得管故未見條畫該部議與別衙

門用另簡堪任總督酌推四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

部知道

東廠照例三年類奏事奉 聖旨都城奸宄叢生

臣竊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網據奏三年緝獲功次

清釐釐殺屏逐豺狼茲至詳明朕心嘉悅着降弟姪

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

銀六十兩彩段四表禮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賜論獎勵以示優異楊寶孫之擒獲奸摘伏能盡

其職着加太子太保錦衣衛堂上命書照舊營東廠

理刑事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照例優敘

兵部奉 聖旨田爾耕緝訪有功着于原陞伊男正

千戶加陞二級以優忠勤其官旗陳國善等俱依擬

聖明通紀 卷五十九 天啓 十一

關中賊首楊六等就撫

陞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肇陞添設左

侍郎呂純如改右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

加總督聞鳴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總理遠餉黃運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胤大理少卿

陳九鸞刑部右侍郎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寺馮三

元右副都御史田吉太常少卿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仍管

司事

初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清

蘇茂相請也

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糧餉

巡撫貴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謂不屯之害有七不便

屯之用有七便

劉其忠徐天衢冠帶間住

削奪真憲時

陞過庭訓應天府丞聶慎行補稽勳主事

聖明通紀 卷五十九 天啓 一八

南京太監劉觀忠賢祠額名崇勳

御史劉徹疏劾諸臣奉 聖旨覽奏熊廷弼侵盜帑

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賊劉弘化黨惡

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賊毛士龍邪黨

梁鳳盜庫納賄有據着法從寬究問追賊房可壯

梁尚樞侵謀賍私即行起解從微底清查追賊具

奏獎尚樞先行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逮王之案成孫慎行為劉志選所參也

督師王之臣恆遠議疏曰切念東事謹條議數款一

據廣寧以魏河東一定軍管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

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
令水陸以張捷伐一用西虜以威東夷一合關寧以
通肺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一絕和議以杜弊端此
皆目前急務合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
遠謂之畫餅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九

終

皇明通紀

卷五十九 終

十九

皇明通紀彙要卷六十

太學臣江旭奇訂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

鳳陽府署戶軍民李光春端忠賢建懷德祠

制奪蕭命官汪輝路從宗開仕

給內臣關防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常思滅虜恢復迄今

奴子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長驅直搗以截歸路作

皇明通紀 卷六十 天啓

役助於關門你部即刻差人傳諭還着水陸倍道速

達 朕責有功之日破格優酬

敘連雲功楊國棟李嵩岳駿驤俱加一級餘陞賞有

差

御史劉重慶開仕

制奪曾先卿

總督閔洪學敘陳進兵形勢請移駐永樂

二月初二日

信王出府成婚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

願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
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僞未可必也還遵前旨從
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

信王離免贍田二頃

制奪陳以瑞孫元化開仕

大理寺寺正許志吉奏請差官從天津淮揚兩浙請

虛嚴追吳養春之贓以養春財散於外也

差太監胡良輔鎮守海外等處

差太監苗成暨金提郭尚禮於皮島等處駐劄督催

餉運

皇明通紀 卷六十 天啓

四川巡撫尹同皋奏水西復叛奉 聖旨據奏水西

兇狡擅殺差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着行該省

道將整兵固守務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作何

奏辦并議妥速覆

制奪謝奇舉張其寶顧其仁周邦基吳姓梁元柱等

贈祭復一兵部尚書雇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逆虜渝盟奉 聖旨該鎮實火

法首兩次入犯誠宜擒剿以伸國威這條議諸款深

於邊防有裨至急補虛餉尤爲緊要着將五六二年

見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擒剿之

李茂芳門戶冠帶閑住

白儲紹冠帶閑住創籍爲民

三月

瑞王奏酌時宜節奉 聖旨覽奏一切樂從裁節嚴加約束愛人節用着溢言表立國之初如此說國之後何開東平之賢不問可知朕心嘉悅卽行與經過地方官民知悉仰體王志以成王美

惠柱二府各上疏言時艱民匱當加意約束樽節

上賢之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三

太和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

爲東江之援得特角之勢兵本陰進難以陽言戰

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意其靜定需時

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

嚴疆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

深慰朕懷屬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

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遲速傳諭毛帥相機應

援無糧宿嫌致悞大計饑軍需餉甚緊着登撫督那

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開帆接濟以勵戎士速

發硝黃以壯軍聲

三王念驛還疲苦辭免 欽賜馬匹 上允之

修築董家口

山東巡撫李精白報產麒麟

賜李如槍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奉 聖旨寧鎮災異深

軫朕懷月餉缺額數多戰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尤

屬可虞除修省申飭葺築城垣外着將天啓五六兩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四

年缺額及援遼未補馬價俟報刻期給發以濟邊急

以承天徵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

折入奴則奴勢益張矣着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

之時挑選關寧精銳輕兵直搗以牽奴後而紓屬國

之憂

下泉臣胡士容於鎮撫以忤宦幸也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遼 旨水陸發兵救援朝鮮

朝鮮告急請援

封涿房等礦洞

叙演提

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糧被本縣百姓登時刺死
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奉 聖旨登輿與海外互為犄
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矧城
應海外正以綢繆為封疆大計宜救急著寬奏說寬
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營戰將士
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著即行
汪邦柱宋鳴梧俱以門戶官帶開住
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撫等祠

四月

皇明通紀

卷之六

五

工部主事呂下問勘查青山拘刷良民虐取民遂作
亂焚其廨求殺之下問通免因疏奏愚臣督撫變出
意外奉 聖旨黃山一舉追出給業平民若使山與
價準不強人以價之不平人必差從有何難事呂下
問不能籌策差使據連無辜致激地方之變不稱任
使者回原籍聽該撫按勘明起事原由量懲首禍具
奏黃山事理歸併許志吉地方人等亦宜靜聽有司
官設法區處保愛身家無聽奸黠鼓煽以身觸法
皇改失火延燒四十餘里
東江將士高萬重李鎮徐敷奏逃官毛文價報請正

為帥毛文龍遣參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於又州延
開口錢山等處

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去秋虜酋三兒台吉入犯為
鎮兵所難及報仇又被創懷恨已久於是套酋土賁
火力赤等矮木素等喇嘛等苗糾約搶犯傳警甚急
撫臣王國報會同總鎮徐永壽副將周士顯等設伏
夾攻大挫虜鋒斬獲頗眾虜遂引去

平遠總兵毛文龍奏使能因疑叢叢奉 聖旨該鎮
孤軍遠懸率枵腹之卒猶能建斬賊之功朕所深知

皇明通紀

卷之六

六

亦所深憫覽奏聖於舊撫進餉餉餉於奸作將逃
兵走深可痛恨高萬重李鎮徐敷奏都照軍法處分
登萊糧催供開洋刻期拼濟俱已有旨了

兵部奏憂時心切奉 聖旨用虜攻奴固是一策然
必我先總自用而後可以用虜近日關寧尚奉却願
未敢輕談虜利財物奉必即許為我用以規近利爾
時我又奉能自用以用虜虛聲空喝將無空增一番
措置乎九卿科道及疆場督撫諸臣中外熟議之苟
有確然之畫朕將採焉
增定大帥杜文煥特加制勅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

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糧兵職銜駐大漠河仍督前
鋒事滿桂照舊駐扎關門節制四鎮及燕遼四路仍
賜餉以重事權

姜曰廣前尚賓丁進俱削奪林鈺莊際昌朱繼祚俱
開住制奪楊廷槐許禹臣開住

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於五臺賜額名

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撫太和山祠額曰昭撫上林

苑祠額曰感恩松江祠額曰德馨

李日華晉尚寶司

皇明通紀

卷六十 天啓

七

五月

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奉 聖旨奴酋狡詐百

端就來歸款之言許也宜順以應之無為危言所嚇

喇嘛請勸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為通言所

愚西虜撫賞國須查清無致虛冒滋惡以生禍二該

撫久勞嚴鎮朕所洞知所奏多備火礮大藥添買馬

匹即與速覆行該婦知道

命禮吏議忠臣張銓母霍氏恤典

恩賜祖塋坊烈婦湖廣人為熊千宜遇死旌典刑

兵部請撫率 並旨東師展捷奴兵雖圍困雲龍島

毛帥督勇自能聯合處兵禦之但孤軍得援可虞至
撫津門運餉尚恐未敷還着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
登津各舟還本色五萬刻期前發以充餉餉務要盡
數起解毋得遲誤關西兵馬着再挑選水兵數千策
應毛帥以壯聲援

毛酋乞盟

宣遠駐虜屢犯邊疆被創認願就戎索

太監劉應坤東哨情形事奉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

海外孤軍增氣點奴撫東退濟南面獲全厥臣林算

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情形甚悉深慰

皇明通紀

卷六十一 天啓

八

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哨若勞侯徐達等回日并行題

敕

平遠總督遵率教飛報提督本年五月十一日辰時

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西北營分兵兩

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監紀用河職及總兵左輔

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總領并力射打砲火矢石交

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砲臺塞滿地不計其數至

夜奴兵拖屍死屍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馬兵圍

城逃走尚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調宣大兵備援山海

戶部段爾琿奏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 上命錦臣作速運發

工部陳職守機宜奉 聖旨奴兵既東戍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連行進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立刻馬

上差人說與他名知會本中救錦州國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着與商確申飭行

升毛堪南光祿卿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議策援事宜奉 聖旨河上之

聲遙紆屬國此行自不可失若老成却顧則該撫持

重之效也冒暑深入奴勢當不能久覽奏知援錦之

意因通紀 卷六 天啓 九

兵第詳息四出疑而援之重兵相援守保寧遠關外方略俱全

廷綏總兵楊肇基請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

山海總兵孫顯祖素有威望題奉填補

兵部奏奴子回巢即裏糧而來其欲撓我修築我

屯種明矣但海暑行兵欲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

堅清野如上年寧遠故事若奴子不擒深入重地頓

兵城堅之下不數日必且狼籍而歸此時伏兵要官

乘其情而擊之此萬全之策着也乞 勅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氣違其情歸最為上策

西府領部報奴遺夷使背英等請賞

兵部復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錦固不容不放發奴

亦度我之必救為致我之策若直赴之正應其計開

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許定國

饒有智略請兵願往忠義可嘉着分兵一枝副以從

將令星馳自效賞英等首不妨便許重賞以啗之此

着最緊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檄嚴催赴

關有遲留者以軍法從事

勅廣西潯州鶴山賊胡扶紀等扶紀負國有年屢撫

屢叛生靈塗炭官兵裹足撫臣王與道臣游應龍等

意因通紀 卷六 天啓 十

合兵攻勦竟以蕩清

山海總兵滿桂塘報官兵於孤峰山大戰破奴斬殺

甚多

時創奪受沂倫壁修沈景初江用世棄有聲李璣沈

王應熊曾陳易錦策杜詩汪起鳳俱開仕

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茂烈祠延綏建祝恩祠

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

奏寧遠之捷奉

聖旨奴犯寧遠竟氛甚惡朝服臣

指授方略派中機權機濟軍需足資戰守該鎮善體

厥臣忠赤嚴明賞罰鼓舞人心內外諸臣協力同應

一日再捷大挫賊鋒振累年之積憤作三年之新銳

提督未至佳信已聞已有勅諭勞苦該鎮及內外

文武諸臣并發御前銀五萬以充犒賞奴氛雖奪夷

情巨測還着相機乘勝以解錦州之困

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挫賊鋒奉聖旨十年積

弱之日乃一當廢挫之狂鋒頑服臣先率綢繆故能

使內外文武收此奇捷覽奏兵已乘勝放行逐虜援

皇明通紀卷之六 天啓

錫可而進具見方略然須步步嚴密首尾相照切

戒輕敵防其詭計宜大援兵着速發出關聽用不許

遲留

錦州圍解奏捷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捷音

寧遠太監紀用飛報捷音竊照逆奴圍困錦州大戰

三次犬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於城

外以是初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

砲火鏖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奴敗回營

大放悲聲隨于焚化酋長屍骸處見天墜大星如斗

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

東行尚在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若非仰

仗皇上天威厥臣密授神機安能保守六年

棄遺之環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異之捷

兵部奏奴賊歸巢奉聖旨據奏奴敗奔錦州將

士勞苦功高急須犒賞着太僕寺借給二萬兩光祿

寺借給三萬兩刻期差官解赴軍前分養三軍以作

士氣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

延緩總兵楊肇基奏請建義士祠

皇明通紀卷之六 天啓

上不諱遣官魏良卿代行孟秋享廟禮

宣廷崇之捷

禮部侍郎李康先太常寺博士汪始亨冠帶開仗

承天建鴻惠祠義南建旌功祠山東建隆禱祠江北

建隆德祠

濟寧祠名表勛湖廣祠名隆仁

七月

刑部請出齊承武賈游於獄立功贖罪

賜罷臣王之臣尚方劍駐劄寧遠大帥以下聽其節

制以圖戰守犁掃機宜時袁崇煥以主偵奴之說物

議紛紛以病乞歸矣

一片石西界忽生鉛鐵可資火藥 上命會同督撫

道府開採煅煉

昌平大同調兵中途逃歸沿途借端擾害科院請嚴治之

大監紀用奏防奴事宜奉 聖旨奴孽挂跡挾憤圖

報勢所必至據留枝順都邑等首以作網羅山海喜峰各口處處當防說得是錦城奴所必爭塔山勢亦相倚既經派定健將戍守今應修築工艱奴騎冲突便當審處緩急商定策防禦要着該部確議回奏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聖旨楊嘉謨院司西兵

招募精銳勒限前來以壯軍聲江堤夏登仕官雜費郊一京都着各帶親丁作速赴遠用備緩急官

賢聽立功自贖俱依議行

傳免獻俘錦州所獲也

命傳示夷首於各邊

禮部奉 聖旨覽奏遼士復還遼土就試順天甚得

掄才寓招集之意但秋試甚邇士從茲來屢涉歸遠途遙試阻及孤士望始着照甲子例中一名於東省

俟庚午秋盡屬順天共中四名關外遼士就試寧前

道委爲要便俱如該部所議行

督錦寧攻勦忠賢加恩三等陸弟姪一人錦永衛指

揮使世襲賞銀八十兩彩段六表禮仍賜勅獎勵以

示優異其餘監臣王體乾等俱恩蔭隆盛無比內外文武諸臣俱加優敘

宣大三軍半載絕糧撫臣奏饑奉 旨着勒限解發

吏部奉 聖旨觀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之功攻雪耻除克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撫烈茂山河寧晉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陸弟姪一人特封爲安平伯世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錫之浩芬與國同休仍賞銀彩段羊酒新鈔賜勅獎

勵以光賞大典風勵忠貞

詞臣楊汝成閔仲儼馬之驥劉珪賈賓達聖科臣劉

先春虞廷陞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創奏

南直隸起按請建瞻思祠於淮揚

大將左輔率

糧部上言軍中之當備尚多而月下之吃緊有四

一曰錦州不可不守也二曰塔山不可不城也三曰火器不可不練也四曰車營不可不備也

建昌路通

八月

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應襲伯爵見任錦衣衛

指揮使魏綱率晉秩少頭

簡訪湯世芳冠帶開住

封魏忠賢弟任一人爲東安侯世襲

叙三殿大工勞事之臣

聖諭奉聖夫人事朕稱稱清弱之時勞澤調護及受

顧託益勤兢業倍加節宣近朕冲齡嗣服倚毗周旋

更着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慎不替兼以捐休

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真可嘉尚茲嚴工提督兩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次叙資宜陸元功着加恩三等賞銀一百兩彩段

六表裏十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勅獎勵外

餘第男一人與徽錦承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詔

命昭朕篤念酬答至意

英國公張惟賢着候萬安

魏良棟准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

三殿告成行 欽恤之政

防奴時警巡 述至或言槍西虜庄承或言槍錦寧田

承

禮部接皇 后懿旨 大行皇帝素乘虛弱兼東事

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於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

日申時崩逝合行喪儀事理着禮部便會同翰林院

計議從厚其儀來看於是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

合詞陳情 附 信府勸進至再至三二十四日今

上登極文武百官朝賀 詔以明年爲崇禎元年

九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

靖穆莊勤慈皇帝廟號熹宗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皇朝通紀集要卷六十 錄